

001 沖虛至德真經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原名《列子》。相傳為戰國人列御寇撰，一說系魏晉人假託。唐代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參校本：《四部叢刊》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北宋刊本（簡稱北宋本）。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

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真人，書為《沖虛至德真經》。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天瑞第一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

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

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爲鶉，得水爲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鳥足。鳥足之根爲蟻蟻，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瞽芮，瞽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爲地臯，馬血之爲轉燐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爪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爰也，魚卵之爲蠱。宣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純鷓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後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

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

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

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粥熊曰：運

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一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

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居按切，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黜眉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瘡音簫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與礙

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共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偁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

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懟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止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眊之。仍吏切。既而狎侮欺詒，攔止兩切，必結切，挨倚海切，枕勇主切，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

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一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二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

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皆不中也。令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嚮，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②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③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④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

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瘿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⑤現^⑥音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瘿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

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

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詭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汙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怗然而封戎，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有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

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舍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鷓、鷓、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

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鬥鷄。十日而問：鷄可鬥已乎？

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聲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

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上

- ① 帥：北宋本作「師」。
- ② 拱：北宋本作「撰」。
- ③ 似：北宋本無。
- ④ 並：北宋本作「益」。
- ⑤ 原本「多」前有「無」字，據北宋本刪。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①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

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②，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方微切。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暫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蒟^{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音義灑主車則造

父爲御，鬻齊紈合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叁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于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常^③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

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子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

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①，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

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⑤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背昔^⑥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過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

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

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

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

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

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

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

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

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

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

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

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遠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

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

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

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上臺

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⑩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⑪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

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鯁丑豸文余普弭三切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同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

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⑫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

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甌甑。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

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攝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明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⑤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

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與骨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篠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

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

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鈎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鈎，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

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

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乎，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甘蠅，古之善射者，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

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自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雖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箛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于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

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鏘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鷓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騫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

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沖虛至德真經卷中

- ① 王：原作「五」，據北宋本改。
- ② 寤：原作「寢」，據北宋本改。
- ③ 常：北宋本作「當」。
- ④ 國：原本無，據北宋本增。

- ⑤ 昔：原作「者」，據北宋本改。
- ⑥ 亡：北宋本作「止」。
- ⑦ 疾：北宋本作「庶」。
- ⑧ 於一家：北宋本作「其一」。
- ⑨ 之鳴：北宋本作「于馬」。
- ⑩ 爲：北宋本無。
- ⑪ 步：北宋本作「千」。
- ⑫ 千：北宋本作「十」。
- ⑬ 生：北宋本作「有」。
- ⑭ 知：原作「升」，據北宋本改。
- ⑮ 必：原作「業」，據北宋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卷下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陣、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逢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

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山宜切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

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菘菘，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

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

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

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廬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廬氏曰：汝

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

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音眉尿救夷女，履二切、單音戰至音啞、暉豈然切、咍許元火，遠二切、慙蒲結切、慙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婬魚、踐午、漢二切、斫夫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何交切、怗午交魚，駕二切、情露、讓許偃、居辰二切、極、凌、諄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莫典切、姪徒典切、誣主藥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

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危危俱爲成者，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

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篋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詎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辨，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

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王矩切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异音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餓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

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枸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

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齒媵儒佳切媵吐火切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

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熟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

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

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緩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

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

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驅圓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絨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螢玄切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屨，僅以過冬。暨春

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語列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寶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寶？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第八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嚴恢曰：所爲問道者

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鷄狗也。彊食靡用，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

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

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郟乞逆切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

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

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吾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

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

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于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躓。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叔孫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孫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叔孫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叔孫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叔孫敖死，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吝之色。盜進而問其故。曰：君

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楡記蓋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渠客叵靳二切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請，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①嘔也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

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了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

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揚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

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人

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從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拍音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校策，鏃張剖切策端有鐵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沖虛至德真經卷下

①文：原作「衣」，據北宋本改。

- ②小白帶鈞：原本無，據北宋本增。
- ③生：原本無，據北宋本增。
- ④反：原作「友」，據北宋本改。
- ⑤言兄弟也：原本無，據北宋本增。
- ⑥在：北宋本作「若」。
- ⑦沉之亦可：原本無，據北宋本增。
- ⑧車：原作「單」，據北宋本改。
- ⑨衆意所驚：北宋本作「聚意所經」。
- ⑩久：原作「人」，據北宋本改。
- ⑪隱：原作「應」，據北宋本改。
- ⑫安：北宋本作「愛」。
- ⑬兼：北宋本作「皆」。
- ⑭和：北宋本作「知」。
- ⑮矣：原作「以」，據北宋本改。
- ⑯□□，原文不清。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2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唐殷敬順撰，宋陳景元補遺。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于太虛而無形，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墮弢解袞，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無爲而任其所爲。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飄乎天地之間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于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繇莊子合異爲同，義指一貫，離堅分白，有無并包也。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

國而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道豈細也夫；書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之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解所闡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水帳之下，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錄。其脫落蠹碎，漫滅棧損，十亡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書，遂草寫藏于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洎盧重玄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同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異一卷，附于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復其舊目。前人所解最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齋罔乃泰丙兩字。古文此其博學而多識者，其有越略惟埃同志損益啓悟。熙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圉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奉旨冊爲沖虛真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真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焉。大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護左都水使者臣向姓劉，名向，字子正，漢楚元王交玄孫。校定此書也。校音教謹歟音與。經中與字多如此作。臣參七南切。劉向《管子新書目錄》云：臣參書四十一篇。校讎音酬。校，謂兩本相對，履校也。讎謂如仇，讎報也。除復扶又切。以盡子忍切。極也，下同。及在新書有棧音剪。謂蟲蠹斷滅也。略作剗，又作簡，皆與剪子同。《周禮》有剪氏，掌除蟲魚蠹書。殺青謂汗簡刮去青皮也。鄭繆公音穆。與魯哀公同時。迂音于。誕徒旱切。迂誕，疏遠之大言也。恢口回切。詭孔委切。恢詭，大怪異之言也。推分符問切。乘背音佩。孝景漢帝，諱啓。亦頗音可切。偶言音遇。劉向《別錄》云：偶言者，作人姓名，使相與語。《史記》讀爲

寓。列傳列傳，經之類。皆音去聲。昧死上時掌切。永始漢成帝年號。湛聞之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真經，劉正輿音余，晉揚州刺史，名陶。傅穎根名敷，北地人，晉丞相從事中郎。並少詩照切。始周姓王，張湛祖之舅。從兄從，疾用切。正宗王宏，字正宗，高平人。晉尚書。輔嗣王弼，字輔嗣，山陽人。魏尚書郎。皆好呼報切。先悉薦切。下同。並卑正切。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陽人。魏侍中。幾將音析。近也。總角《詩》云總角胸兮。謂童子結髮之時也。及長丁丈切。避難乃但切。各稱尺證切。寇虜音魯盡全子忍切。料簡音聊。理也，量也。唯賚音躋。祖玄父咸子集傳玄，字休奕，北地人。著子書，一百二十篇，有集五十卷。咸字長威，有集二十卷。父子俱為晉司隸校尉，鶉觚侯。僅有音覲。少也。比亂必利切。復在扶又切。著物直略切。自喪息浪切。生覺音教。肆任而鳩切。此例稍多，復以意取之。往與佛經相參猶云佛經往往與列子相參。此為文者，辭語互陳也。屬辭音燭莊子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為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為三十三篇以注之。天寶初，冊為南華真人，其書曰：南華真經。經中往往有沖虛真人之語。慎到趙人也。先申韓，申韓稱之。著書四十二篇，其學本師黃

老。韓非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著書五十五篇，其學本師黃者。尸子名佼，音絞，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後，逃入蜀。著書二十篇。淮南子劉安，漢武孫，淮南厲王長子也。招致賓客，作《內書》，二十一篇，多真經之語。又《外書》三十三篇，論《新語》《玄示》道家有王龜胎中《玄示經》四十卷。又陳留韓社作《玄示》八篇，演解五千文。《指歸》漢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天瑞第一

夫音符。是發語之端，後更不音。舛錯昌究切。之分符問切。下同。子列子冠子氏上者，着其為師也。鄭圃音補。園田，鄭之藪澤也。今在滎陽中牟縣。所謁謁，諸也。人无或作亡。同音無。胝古視字也。行无下孟切。壺丘子林司馬彪注，《南華真經》云：名林，鄭人也。嘗語一本作詔。詔告也。伯昏瞀人莫侯切。後伯昏无人者。亦音謀。告女音汝。塊然口對切。而復扶又切。往復依字音。服後不音者，皆是入聲。不殆音待。《黃帝書》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年。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黃帝君臣》一篇，《黃帝銘》六篇與道經相類。玄牝毗忍切。無景音影。綿綿武延切。存邪以遮切。下同。向秀音餉。字子期，

晉常待。注《南華真經》二十八篇。自知音智。下同。瞻羣時艷切。不匱音饋。曷也。大易音太。下同。未見賢遍切。注同。之稱尺證切。下同。易繫胡計切。混成胡本切。渾音魂淪音淪。下同。相離力智切。去也。或作平聲讀。近曰離，遠曰別。後以意求之也。別明彼列切。離散先汗切。卷內同。循之音旬。易無形呼《淮南子》作形埒。謂兆朕也。《乾鑿度》作形畔。今從乎者轉謂，誤也。易變而為一自一經九，大衍之數。惚音忽。怳況往切。以數色主切。迺復古乃字。上為時掌切。所倚於綺切。天地所否蒲鄙切。塞也。造餘七到切。則閔音礙所屬音燭。素分符問切。下名分形分同。燾育音蹈。覆也。貞粹音邃係於音計。嘗呈示見也。能羶式連切。道論盧困切。恃无音市。名之彌正切。與詔同。響許兩切。光景音影。食於道徒司馬彪云：徒，道旁也。一本或作從。髑髏音獨婁。撻音蹇逢音蓬。蒿也。拔也皮八切。過養古卧切。實當丁浪切。種章勇切。有幾居豈切。若鼃户瓜切。蝦蟆也。為鶉音淳。事見賢遍切。《墨子》《墨子》曰：夫物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化，若鼃為鶉也。得水為鼃音計。司馬彪云：萬物雖有

兆朕，得水潤之，氣乃相繼而生也。鼃蟻步田切。

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矣。楚人謂之蠅蟻之衣。陵屯音豚。阜也。結處昌據切。下同。

陵烏音昔。一名澤烏，隨燥濕之變也。鬱栖糞壤也。烏足草名也。蟻螯郭注《爾雅》，云：在木中。今雖通名爲蠅，所在異。胡蝶音蝶。即蛺蝶也。蛺，音頰。胥也《師說》云：胥少也。謂少去時也。生竈下得熟氣生若脫他括切。郭注《爾雅》云：脫謂剥皮也。駒音衢。掇丁括切。駒掇，蟲名。乾餘胥之沫音末。《南華真經》作骨。李頤云：沫，口中汁也。斯彌蟲名，食醯許兮切。苦酒，上蟻螯也。亦曰醯鷄。下同。頤輅上怡，下路。黃輓音況。頤輅。黃輓，皆蟲也。九猷李云：九當作久。久老也。猷，蟲名。瞽茂謀二音。芮音蚘。小蟲也，喜去亂飛。腐音輔。罐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地臯音高。顧胤《漢書集解》云：如淤泥。輔鄰《說文》作旻，又作燐。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爲燐也。音吝。鷓音濯。之爲鷓音鷓鷃之爲布穀木又作穀。陸機《毛詩鳥獸疏》云：鷓似鷓，黃毛，鷓頭，倉身，皆相似。其飛急疾，取鳩鴿燕雀食之。布穀，鷓鷃也，一名尸鳩，一名擊穀，一名乘鳩，仲春雀。鷓鷃之化爲鷓也。音掬。燕之爲蛤音閻。《家語》云：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燕或作雀。《周書》云：雀入大水化爲蛤。田鼠之爲鷓音淳。與鼃化同。《說文》云：鷓，鷓也。《大戴禮》：三月田鼠化爲鷓。《周書》云：化鷓。郭注《爾雅》云：鷓亦鷓也。鷓音韻。鷓音如。朽瓜音朽。老韭舉有切。爲莞音官。似蒲而圓，今之爲蓆是也。楊承慶《字統》：音閻。一作莧，侯辨切。轉寫誤也。老踰音俞。牝羊也。又黑羊也。爲媛音猿。魚卵來短切。宜爰上蟬，下衰。如狸力之切。而有髦音毛。垂髮也。牝毗忍切。牡音某。鷓五歷切。三蒼云：鷓鷃也。司馬彪云：鳥子也。眸子音謀。名稱古稚字也。蜂音豐。司馬彪云：稚蜂細股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而孕以證切。好而呼報切。后稷長丁丈切。注同也。白水音鼻，有莘疏臻切。嬰兒或作纓非。湯相息亮切。厥昭曾子云：孤藜一名厥昭，恒翔繞其木，不能離之。《師說》云：孤藜，蜻蛉蟲也。蜻蛉，音青零。生乎濕失入切。因蒸音證。醯鷓蟻螯也。羊奚比音毗。乎不荀音筍。久竹生青寧《南華真經》從羊奚至青寧，連爲一句。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燕菁，與久竹比合，皆生非類。青寧，蟲名也。生程《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貉。按《爾雅》熊虎隴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貉豹。郭注云：貉是豹之白者。豹即虎生，非類也。據程

是貉之別名也。按貉似熊，毛又黃而黑有光澤者，

貉音陌。馬生人《搜神記》云：秦孝公時，有馬生人。劉向以爲馬禍。生響許兩切。後同。響應於證切。不復扶又切。之稱尺證切。偕終音皆料音聊。終進音盡。下同。虛謨音莫。故迭音篆不久音有。不生者先有悉薦切。下同。而復扶又切。畫其胡參切。計策也。一本作盡。於義不長。精神者天之久音有。下同。作篆文與久字相類。按《漢書》楊玉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玉孫常讀此經。今國子監本作分。本較音角。少壯壽照切。下同。老耄莫報切。氣飄音漂。德殷正也。一本作故。與爭音諍。間古莧切。隔也。大山音泰。乎郈音成。魯之邑名。帶索先各切。爲樂音絡。下同。之別彼列切。定分扶問切。故復扶又切。緝居兩切。保本或作襪裸。《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林類音淚。或本作穎者，誤認。底春都禮切。被裘音備。遺穗音遂。故畦音攜。据之居運切並歌蒲浪切。下同。謂旁畦而行。彼叟西口切。有試往訊之音信。一本無有字。之壠力踵切。曾不音曾不輟丁劣切。止也。叩之丘候切。而應於證切。少不詩照切。勤行下孟切。下同。長不丁丈切。下同。何樂音洛。

語云：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燕或作雀。《周書》云：雀入大水化爲蛤。田鼠之爲鷓音淳。與鼃化同。《說文》云：鷓，鷓也。《大戴禮》：三月田鼠化爲鷓。《周書》云：化鷓。郭注《爾雅》云：鷓亦鷓也。鷓音韻。鷓音如。朽瓜音朽。老韭舉有切。爲莞音官。似蒲而圓，今之爲蓆是也。楊承慶《字統》：音閻。一作莧，侯辨切。轉寫誤也。老踰音俞。牝羊也。又黑羊也。爲媛音猿。魚卵來短切。宜爰上蟬，下衰。如狸力之切。而有髦音毛。垂髮也。牝毗忍切。牡音某。鷓五歷切。三蒼云：鷓鷃也。司馬彪云：鳥子也。眸子音謀。名稱古稚字也。蜂音豐。司馬彪云：稚蜂細股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而孕以證切。好而呼報切。后稷長丁丈切。注同也。白水音鼻，有莘疏臻切。嬰兒或作纓非。湯相息亮切。厥昭曾子云：孤藜一名厥昭，恒翔繞其木，不能離之。《師說》云：孤藜，蜻蛉蟲也。蜻蛉，音青零。生乎濕失入切。因蒸音證。醯鷓蟻螯也。羊奚比音毗。乎不荀音筍。久竹生青寧《南華真經》從羊奚至青寧，連爲一句。司馬彪云：羊奚，草名，根似燕菁，與久竹比合，皆生非類。青寧，蟲名也。生程《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貉。按《爾雅》熊虎隴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山海經》云：南山多貉豹。郭注云：貉是豹之白者。豹即虎生，非類也。據程

是貉之別名也。按貉似熊，毛又黃而黑有光澤者，

能壽音受。惡烏路切。不愈音興以告古沃切。下章同。卒然倉沒切。造極七到切。去彼丘呂切。許處昌據切。於厭於艷切。其墳音曠。墓穴也。荀卿有此篇。翠如音臯宰如言如豕宰也。墳如如墳墓也。鬲如音歷。形如鼎又音隔。伏焉荀卿作休焉。樂天音洛。下同。去丘呂切。離力智切。昧然音妹。之憊蒲界切。疲也。之佚音逸。晏子齊大夫晏嬰。樂生音洛。惡死烏路切。慎行下孟切。無厭一鹽切。之微音叫。人才音哉。下同。種賢世音重形。生名譽余據切。跨張口花切。知己音以。所去丘呂切。注同。為寤音悟。去彼丘呂切。破礪音毀。虧喪息浪切。粥音育。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亡己音無以。操七刀切。隨世音生。下同。省上聲。進音盡。所矚音燭。一本作瞻。自世音生。杞音起。國系本云：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雍丘縣。武德年曾置杞州地是也。崩隧音墜。星宿音秀。下同。勝音升。中傷丁仲切。塊口對切。充塞蘇則切。蹻音除。步趾音此。蹈徒到切。四字皆踐踏之貌。人舍音釋。下同。長廬子《史記》云：楚有長廬子。《漢書》云：長廬子著書九篇，屬道家流。虹睨音

紅倪。之最子外切。大遠音泰。偕全音皆。之見賢徧切。何處昌據切。舜問乎丞謂輔弼疑丞之官。一本作丞。有夫音符。重柱用切。下同。蛻音稅。復扶又切。向氏音響。大壤如掌切。又作稷。施及以智切。延也。亡不音無。下同。以臧音臧。先居悉薦切。曰嘻音熙。哀痛之聲。吾盜天地之時利句絕。之滂音郎切。築音竹。吾垣音袁。植時職切。驚并列切。施尸智切。罔文兩切。過東郭音戈。一作遇字。離力智切。仞而音刃。稱尺證切。復扶又切。為吾于僞切。藏才浪切。大虛音泰。吝良刃切。所厝音措。

黃帝第二

養正音性。焦然音焦。肌色一作顏色。奸古旱切。黜音每諸書無此字。埤蒼作標同，音每，謂木傷雨而生黑斑點也。奸黜亦然也。不治直吏切。下致治同。進治音盡。讚曰音歎。過淫音深。舍宮音捨。去直丘呂切。鐘縣音玄。間居音閑。齊心音齋。下同。弇州音奄。幾千居豈切。無帥所類切。或作師。長丁文切。師長，首主也。嗜欲常二切。親已音紀。知背音佩。斫撻音酌。撻，打也。指撻音倜傽也。無瘡音消。癢餘兩切。癢，謂疼癢也。

也。《周禮》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瘡，酸削也。《說文》云：酸，疼痛也。見周賢遍切。不硤五蓋切。雷霆音廷。不滑音骨。不躓音致。怡然與之切。大音泰。山稽音雞。《漢書》云：大山稽，黃帝師也。帝相息亮切。疲而睡句絕。二十有八年一本作三十有八年。大治直吏切。幾若音祈。假音遐。號之戶刀切。列姑射音夜。山在海河洲中。《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行百里，曰姑射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郭云：河水所經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也。按《西域傳》：黃河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入中國蒲昌海。一名鹽澤，在交河郡。見山賢遍切。上有神人此章與《山海經》略同。吸風許及切。豈復扶又切。淵泉上字讀為深字。自粹音邃。不偃烏恢切。愛也。不愛不偃不愛，謂或隱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人水居。偃愛，隱偃也。《字林》云：偃，仿佛見不審也。愿音願。愨口角切。無愨本又作騫，去言切。常鈞音均。札傷側八切。鄭衆注。《周禮》云：越人名死為札。《左傳》曰：人不夭札。疵才移切。病也。厲音例。鄭衆注《周禮》云：厲，風氣不和之疾也。靈嚮音響。進音盡。下同。泠然青零。寇稱尺證切。數色主切。下同。不省息井切。

因閒音閑。斬音祈。對音墜。怨也。又不與

命一本無與字。女音汝。曩章載乃朗切。章

載，字載，則一本作章載。有憾胡紺切。脫然土

活切。此乎本又作于。姬音居。女音汝。眇

音麩。斜眇。從心音縱。下同。庚音更，居行

切。益也。下同。於匿一本作已。道契苦計

切。橫去聲，下同。縱放也。未造七到切。所

倚於綺切。幹音乾。殼口角切。曾未音層。

浹時子協切。可幾音冀。甚作音昨。屏息

屏氣似不息也。復言扶又切。關尹關令尹喜，

字公度，著書九篇。潛行或作漸，亦音潛。不空

一本作室，塞也。為闕音礙。不慄音栗。列音

例。姬音居。魚音吾。語魚據切。女音汝。

相遠于萬切。之造音作減祚切。注同。者焉

於虔切。深音淫。見賢遍切。養其氣一本作

真其氣。造七到切。至也。無郟音給。閑也。

之隊音墜。乘亦食陵切。逆物音忤。遇也。

一本作還，心不欲見而晃曰還，於義頗迂。《莊子》亦

作還。不惛之涉切。不闕去隨切。為伯于偽

切。無人莫侯切。下並同。窮鏑音的。措杯

必回切。肘竹九切。摘矢音的。本作鏑。復扶

又切。沓音踏。寓音遇。敏捷疾葉切。象人

木偶人形曰象人。遂七旬切。二分垂謂足二分

懸垂在外。至踵音腫。揮斥音尺。郭象云：揮

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怵丑律切。

有恂目音荀。何承天纂云：吳人呼瞬目為恂目。

中也丁仲切。殆矣夫一本作始矣夫。偏肥皮

美切。按《說文》、《字林》並作廕，又作圯。皆毀也。

字從其省。侔音謀。齊也。於朝音潮。相凌

一本作相擊。介意音界。副也。稱也。垆外古

螢切。田叟西口切。先悉薦切。窘奇隕切。困

也。荷胡可切。畚音本。賁。籠也。闊視苦括

切。遠也，廣也。眊之奴草切。《方言》：揚越之

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眊。眊，耳目不相信也。

欺詒音待。《方言》：相欺。本作給。攬故廣切。

《方言》：今江東人亦名推為攬。又肯晃。搥打也。

秘蒲結切。《方言》：凡相推搦曰秘。又扶畢切。

推擊也。挨烏駭切。推也。抗丁感切。《方言》：

擊背也。一本作抗，違拒也。亡所音無。愠容

於問切。技渠奇切。單音丹。盡也。憊於蒲界

切。疲也。俱升一本作俱乘。乘，登也。漫言

莫汗切。散也。償百音賞。飛鳥一本作飛鳥。

揚餘亮切。猶彫物從風也。飖骨音肌。按飖是

古委字。《說文》云：骨，曲直也。於義頗迂。無

礪音毀。偶然五口切。未巨大也。一本作詎。

因復扶又切。之淫音深。隈烏恢切。水曲也。

一本作隅。泳音詠。潛行水中也。水底都禮切。

衆昉分兩切。或作放。難色乃汗切。埃不漫

為句埃一本作煥。吾亡音無。近去聲。響音

餘。唯恐誠之之不至至之之不行行之

之不及一本無至之之不行一句。怛然丁達切。

驚也。危險音嶮。識之音志。周宣王名靖，

厲王子也。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梁鴛音央。

委於偽切。食音嗣。下食虎同。雕鶚音彫鏢。

無不柔馴者松倫切。順也。一本無馴字。孳

音茲。又音字。尾孳尾，牝牡相生也。乳化曰孳，

交接曰尾。搏噬音博逝。毛丘園姓毛，名丘園

也。一本作圉，魚呂切。傳受之一本無受字。

為其于偽切。下同。碎之一本作決之。其儕

助皆切。廣澤本又作曠。操七刀切。下同。能

游浮水曰游。數能色據切。術也。注同。擢舟

直孝切。一本作懼。恐字誤。而謾所六切。《莊

子》作便。能驚音木。鴨也。一本作矜。字誤。

曰謾音衣。與謾同，歎聲也。玩其五貫切。習

也。道與音余。且為于偽切。惡往音烏。

閒音閑。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曰

摳。亦曰藏摳。《風土記》云：臘日欲祭之後，叟嫗

兒童為摳之戲。辛氏《三秦記》漢鉤弋夫人手拳，時

人傲之，因名為藏鉤也。摳，口侯切。《莊子》作樞。

鉤銀銅為之。憚待汗切。殢音昏。《方言》曰：

迷殢也。所要於遙切。愈重音庾。益也。拱

本作拙。呂梁在今彭城郡。《爾雅》曰：石絕水曰梁。並流音傍。《史記》《漢書》：傍，海傍河。皆作並。而承音拯。《方言》：出湖爲承。諸家直作拯，又作澄。棠行音塘。下同。道之音導。下道之同。郭璞注《穆天子傳》云：道從也。承子音拯。曰亡音無。本無此亡字。齊司馬云：齊，汨水。如磨齊也。汨古忽切。涌波也。郭象云：洄伏而涌出者，汨也。痾於禹切。僂音縷。痾僂，背曲疾也。承鼃音條。一本作蝸。蟬也。掇都括切。拾取也。絜古累字。絜音丸。司馬云：謂累丸於竿頭也。錙銖音淄殊。蝸音調。吾處身也。一本作無身也。厥株駒厥，本或作概同。其月切。《說文》作概，木本也。李頤云：厥，豎也。株駒，亦枯樹本也。駒音俱。崔譔音佞。清河人也，晉議郎，注《南華真經》內外二十七篇。槁木空好切。曰女音汝。逢衣《禮記儒行篇》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服寬而長大者。有好呼報切。漚音鷗。鳥水鷗也。今江湖畔形色似白鷗而羣飛者是也。百住音數。汝取來。一本作可取來。去言丘呂切。齊在詣切。忤音悟。駭諧楷切。下同。趙襄子名无恤，簡子之子也。率徒所律也。畋音田。藉在夜切。苒而振切。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苒。燔音煩。燒

也。燼疲刃切。上下時掌切。留之力救切。謂宿。留而視之也。竅口吊切。嚮音向。剗音枯。去丘呂切。有暇本又作假，亦音暇字。大說音悅。强其兩切。著直略切。挂音卦。礙本作核。顛都年切。墜也。偏音篇。神巫男曰覲，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覲亦通稱季咸姓季，名咸，鄭人也。避一本作棄。喜許記切。壺子列子師也。又過音戈。無其文諸家本作既，於義不長。道與音余。奚卯來短切。司馬云：汝受訓未熟，故未成。若衆雌無雄者，則無卵也。和胡卧切。抗口浪切。或作亢。音同。相悉亮切。眇之音視。向吾一本作庸吾。下同。諱音熙。濕灰司馬云：氣如濕灰。罪本作萌。詭音震。不止崔譔云：不詭不止，如動不動也。量音亮。灰本作全。功見賢遍切。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云：機發不旋踵。齊側皆切。下同。大音泰。眈直引切。兆也。鮠音倪。桓胡官切。盤桓也。一本作旋，謂盤旋也。之潘音盤。本作蟠。水之濫洄之濫。今作蟠。恐寫之誤。爲淵鮠，大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蟠，聚也。濫水咸上聲。《爾雅》云：水涌出也。沃水鳥僕切。水泉從上溜下也。汎水音軌。水泉從傍出也。雍水音擁。河水決出復還入也。

汧水音牽。水不流行也。肥水水所出異爲肥也。洄音回。易以豉切。舍之音捨。澹徒濫切。泊音魄。自失而走喪失精神而走。猗於危切。移委移至順之貌。汎芳劍切。茅《莊子》作茅。音類。靡崔譔云：遜伏也。爲其于僞切。鑿七玩切。食音嗣。下同。豨虛豈切。楚人呼猪作豨。適音的。雕琢持究切。本作琢。份然音紛。而封哉一本作戎。音哉。惡乎音烏。饋求位切。餉也。驚己音紀。謂驚其自失也。下處己。同音。不解音蟹。向秀曰：未能懸解。謀音牒。便辟婢亦切。尊長丁丈切。而整子西切。食羹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一本無无字。而知音智。保汝保，附也。履九遇切。關西呼履謂之履。敦杖音頓。蹙之子六切。乎頤音怡。有間少時也。寶本作儻。導也。必忍切。提履音蹄履。一本作履。徒跣先典切。暨其器切。至也。當丁浪切。背音佩。焉於虔切。先悉薦切。搖而本身一本作搖而才本性。易以豉切。覺音教。楊朱解在第七篇。之沛音貝。邀於於宵切。抄也，遮也。中道道中。仰天本作叩，亦音仰。以女音汝。能去丘呂切。矜夸口瓜切。進涓音管《莊子》作盥。漱音瘳。巾櫛壯乙切。脫履本作履。嚮音向。

不問音閑。下同。睢睢許唯切。盱盱音吁。

《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目貌。

高誘注《淮南子》云：睢盱，視聽貌。蹇子六切。

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

衣纂錦，貧人煬竈口。不惡烏路切。過宋音戈。

而去丘呂切。之行下孟切。亦本作易。以致

切。亡音無。鬻本作粥。余六切。倚於綺切。

趣章越。傅翼音附。庖音匏。犧許宜切。女

媯音瓜。庖犧女媯，皆古天子。臆行音億。曼

音萬。頰烏葛切。鼻上也。頰胡感切。相息亮

切。鵠步音鶴。鳶肩音緣。鷹啄許穢切。

幾音異。阪蒲板切。泉在上谷。帥音率。熊

羆音碑。羆丑俱切。鵬鵠音彫曷。一本作鸚

旗幟音熾自熊羆皆猛獸勇鬥者也。而人不知

接之之道一本無人字。行則戶剛切。大古

音泰。介氏音界。數數音朔。六畜朽又切。

解音蟹。注同。之長張丈切。蝟許緣切。蠕

而究切。魍丑知切。魅音媚。蟲蛾《爾雅》云：

有足曰蟲，無足曰蛾。一本作蟲蟻。狙公七余切。

養狙公也。好養呼報切。解音蟹。馴音唇。

茅音序。椽子也。能鄙相籠一本作智鄙相籠。

名實未虧一本作若實未虧也。紀消子姓紀，

名消，或作消。所景切。爲于偽切。影嚮音響。

李頤云：應響鳴顧影行。迅峻信二音。一本作

速。惠盎阿浪切。見賢遍切。蹠足音牒。聲

口頂切。歎音慨。所說音悅。下同。刺之七

亦切。弗中丁仲切。下同。驩然音歡。墨翟

音狄。宋大夫也，在孔子後，著書七十一篇。崇孝尊

鬼，強本節用，亦救世之難。有攻守之術。爲長張

丈切。竟音境。說如字。又音稅。服寡人也

一本作曉寡人也。

周穆王第三一曰化本

俛仰音免。之覺音教。視瞋音舜。况

况往切。惚音忽。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化

幻胡辦切。貫音官。穿也。隧音墜。不核音

礙。腥音星。蝮音樓。而不可饗音享。《周禮

·天官》內饗腥不可食者，馬黑脊而般臂。鄭玄云：

般臂，毛自有文也。蝮蝮臭，今讀者宜依《周禮》。饗

食，按隋秘書王邵《讀書記》云：蝮蝮，古本多作女

旁者。《方言》亦同。饗音筮，般音班。膾惡音羶。

迺古乃字。爲之于偽切。赭音者。赤色。聖

音惡。白土也。五府《周禮》：太府掌九貢九職之

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

藏，膳府主四時食物者也。終南山名。在京兆。

蛾媯音茅。好而輕者謂之蛾。自關而東河齊之間

謂之媯。或謂之妖。靡曼音萬。正娥音俄。

珥音雞。珥音餌。瑱也。晃上垂玉以塞耳也。

瑱他見切。衣於既切。細穀音斛。曳音裔。

齊紈《范子》云：白紈素出齊魯。幾居豈切。謁

請也。祛音墟。上時掌切。暨見器切。廣樂

音岳。注同。秦繆音穆。甚樂音洛。累塊口

對切。積蘇樵人。人復扶又切。之處昌據

切。眩音縣。黛音代。芷音止。瑩烏定切。又

音莖。九招本作韶。市昭切。以樂音洛。不

舍音釋。亡音無。悸其季切。喪息浪切。碩

音隕。落也。嚮音向。拂扶貴切。《方言》：拂乾

物也。又音沸。三月而復爲句。一本作不復。

在覺音教。曩乃朗切。王閒音閑。恒有謂習

其常存也。一本無有字。摸音謨。不恤思律切。

治亂直吏切。駿音俊。乘實證切。下同。嗣

音華。騶音留。綠耳皆八駿名。驂七南切。

赤驥音異。白犧音義。《史記》曰：造父爲穆王

得驂騶、綠耳、赤驥、白犧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略同。郭璞注云：皆

毛色以爲名也。後有渠黃踰踰盜驪山子爲八駿也。

造七到切。父音甫。爲御《史記》云：周穆王乘

驂騶、綠耳，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齊音泰。篆作

商。商音丙。《石經》作風，《字林》云：隱作面。本

作商音。上齊下合，於義無取焉。爲右《淮南

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銜，棄鞭策。高誦

云：皆古之得道善御也。鉗，其炎切。且，子余切。

盜驪力移切。盜驪，即荀子之織離者也。柏夭於表切。郭璞云：柏夭，人姓名。巨蒐音渠搜。西戎國名。以飲於禁切。之漣竹用切。以洗先禮切。一乘實證切。崑崙音昆論。之阿赤水之陽《山海經》云：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也。之止古丘字。黃帝之宮陸賈《新語》云：黃帝巡遊四海，登崑崙山，起宮望於其上。以詒音怡傳也。遂賓于西王母《河圖玉版》云：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爲于僞切。王和胡卧切。弁音奄。萬行行讀爲里。於于音嗚呼。又作乎。追數色句切。責也。王幾音豈。之樂音洛。假音遐。考成子一本作老成子。著書十八篇。室屏必郢切。老聃吐藍切。憤薄房吻切。而復扶又切。淫思音深。幡音翻。校音絞。顧野王讀作翻交四時。蒸爍音鑠。水瀕音洪。不著陟慮切。而已音以。爲之于僞切。覺有音教。義見賢遍切。曰喪息浪切。曰樂音洛。曰蘆音愕。曰寤音悟。所怛丁達切。難譎音決。則濡音儒。燔音煩。炳如悅切。抗則或作亢。藉帶慈夜切。造極七到切。幾虛音豈。南嶠與隅同。古莽莫朗切。亡辯音

無。下同。跨河苦化切。之分符問切。阜落音婦。常燠音郁。相藉音陵。大治音持。趣役音趨。下同。呻呼音申吟。下同。昏憊蒲介切。昔昔夜夜也。遊燕音宴。觀古亂切。其樂音洛。覺音教。下同。吟吾南切。嚙音詣。吟嚙，咄吟並寐語也。惡焉烏路切。思慮音四。少間病差也。相吟音誇。御而音訝。迎也。斃之音幣。諸隍音黃。無水池也。以蕉與樵切。不勝音升。不厭音愜。又於艷切。士師掌五禁之法者。仞人一本作認。曰嘻音熙。將復扶又切。國相息亮切。邪直似遮切。或作邪真。今亡音無。且恂音荀。信也。華子胡化切。病忘音望。不記事也。闔室胡臘切。毒之毒，苦也。著龜音尸。情匿昵力切。泊爾音魄。鑿音鑑。自拯蒸上聲，本作極。行无下孟切。狂辟音僻。疚音救。痾音阿府藏才浪切。脉診止忍切。其瘻丑鳩切。然吾之方密爲句。從之音縱。絕思音四。操戈七刀切。往數色主切。哀樂音洛。好呼報切。惡烏路切。可復扶又切。妙當丁浪切。一本作賞。逢氏音龐。子少詩照切。迷罔文兩切。過陳音戈。鄉使音向。哀樂音洛。之郵音尤。焉能於虔切。遄歸士緣切。辯

争音諍。長於張丈切。過晉音戈。誑之九况切。愀然七小切。喟然丘愧切。涓然音泫。胡犬，胡絹二切。自禁音金。啞然烏陌切。給若音待。欺也。更微少也。作徹者誤。仲尼第四一曰極智。去情丘呂切。一本作忘。仲尼魯國曲阜縣人，顏氏禱尼丘山生，因名字仲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生。間居音閑。子貢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顏回魯人，字子淵。援琴音袁。獨樂音洛。之分符問切。下同。愀然七小切。有間悵然變色少時。意夾音狹。一本作失。亡變音忘。一本作止。曩吾乃朗切。禮樂音岳。下同。遺來唯季切。既治直吏切。治亂。下同。不舍音捨。無閔音礙。將爲干僞切。欲捐音緣。聘魯匹正切。髣髴芳味切。之量音亮。其稱尺證切。下同。泊然音魄。下同。亢倉子音庚桑，名楚。《史記》作亢倉子。賈逵《姚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士族。傳之又專切。唯然唯癸切。眉睫音接。唯豁火活切。有分扶問切。六藏徂浪切。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今六藏者，爲腎有兩，藏其左爲腎，右爲命門，命門者，謂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系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商大音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二名焉。大

宰，官名。示見賢徧切。簡朴片角切。不治

直吏切。下治之同。疆其兩切。爲干爲切。得

徧與遍同。崇崛焦勿切。浩芒音茫。嘿然音

墨。吾語魚據切。訥奴忽切。一行下孟切。

不貳貳疑也。同要一遙切。瞽人莫俠切。乃

居一本作反居。日數色主切。料簡音聊。無

惕他歷切。閱音悅。欺魄片各切。《字書》作欺

類。人面醜也。類片各切。形喪息浪切。思慮

音四。未行戶郎切。衍衍口汗切。在雄一本

作存雄。賊與駭同。進知音盡。能離力智切。

之稱尺證切。一眇音朽。斜視也。從心音縱

橫心去聲。外進音盡。以重柱用切。好遊

呼報切。下同。之樂音洛。零悴疾醉切。者

鮮息淺切。不知務內觀一本作不如觀。古亂

切。下同。諦眇也。口窾烏瓜切。温蒸音證。

自匿尼力切。者難乃旦切。故重柱用切。所

眇音視。文摯音至。文摯，六國時人，嘗醫齊威

王或云春秋時宋國良醫也，曾治齊文王，使文王怒

而病愈。所聽平聲。凡此衆疾一本作衆庶，非

是。哀樂音洛。背明音佩。文摯後向明而

望之一本文摯，下加從及自字者，皆非也。之分

符問切。由死而生不幸也本多無不字，觀上

下文於理有闕，故特添之。失中丁仲切。將眇

亡少切。先睹音睹。聞蚋而銳切。溜音淹。

澠音乘。溜水出魯郡萊蕪縣，澠水西自北海郡千乘

縣界，流至壽光縣，二水相合。《說符》篇曰：溜澠之

合，易牙嘗之。難別彼列切。下同。將僵音姜。

先亟去吏切。《方言》：亟，受也。犇佚音奔逸。

仆也音赴。可渝音俞。亢與抗同。要造七到

切。後還音旋。鄭之圃澤圃田也。在中牟縣。

有治直吏切。行過音戈。鄧析音錫。爲若

于僞切。相嘲張交切。調徒弔切。所願知也

知，一本作如。養養上余亮切，下如字。長幼張

丈切。牢藉本作籍，側戰切。牢，牲牢也，圈也。

籍，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周禮·鼈人》以時籍魚

鼈，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莊子》云：以臨

牢柵。李頤云：牢，豕室也，柵木之也。文字難異，

其意同也。籍音柵。庖厨音匏。從者才用切。

無相息亮切。而知音智。下以意求之。並爲

于僞切。下以意求之。無好呼報切。無惡烏路

切。荀粲七汗切。傅嘏音賈。志局衢足切。

公儀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懦

夫乃玩切。女之音汝。能折之舌切。春螽音

終。一曰蝗也。之股音古。能裂或作分字。

犀兕徐子切。曳音裔猶憾戶暗切。不窺去隨

切。所易以豉切。下同。輿薪音余。撞鐘宅

子牟莫侯切。好與呼報切。不恤雖律切。子

輿音余。行无下孟切。不中丁仲切。漫音

萬。衍以戰切。韓檀不安切。肆之戈二切。

肆習也。桓團大端切。之囿音又。之詒音

待。欺也。下同。後鏃作木切。中丁仲切。下

及注同。相屬音燭。注同。矢造七到切。著

直略切。下同。棚音朋。復扶又切。下同。所

湊七豆切。逢蒙薄江切。烏號戶羔切。綦衛

音其。《史記》云：綦國之竹。晉灼曰：衛之苑多竹

篠。射食弋切。矢末一本作來。眸子莫侯

切。而眶音匡。不睫本作映，目瞬也。下同。

映，且洽切。矢隧音墜。强弩其兩切。能撤

一本作穿。魯縞古老切。與音余。人擲直炙

切。之分符問切。差跌音蹉經。語張魚據

切。焉得於虔切。故借子亦切。見在賢徧

切。孤犢音獨。勝言音升。可解音蟹。下同。

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趙人。之鳴一本作

公孫龍於馬。并注无，異於鳴，亦作无異於馬。云馬

者，白馬論之義也。云鳴者，但鳴而无理趣。取錯儀

則長矣。餘窳口弔切。穢穴也。餘日人質切。

堯治天下爲句。欲治直吏切。治歟，治名，治

道同。道洽本作合。外朝音朝。禪時戰切。

馮古疇字。直留切。誰也。汎然芳劍切。无係

音計。其應音應。道亡音無。違物一本作道

不違物。亡情本作忘。發无知一本作廢无知。下作廢无能。雖无爲而非理也一本漏爲字。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卷上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虚子陳景元補遺

湯問第五

齊所才細切。殷湯殷湯，姓于，或履，字天

乙。夏革音棘。夏棘，字子棘，爲陽大夫。混茫

音忙。今惡音烏。下同。必復扶又切。下同。

故重柱用切。下同。畫然音獲。一本作盡。齊

州《爾雅》云：距齊以南，戴口爲丹穴，北戴斗極爲

空桐。距去也。齊，中也。東行至營今之柳城，

古之營州，東行至海是也。西行至幽與邠同。

四海四荒四極《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戒六蠻，

謂之四海。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

秦、遠西、郊國、南濮。鉛此、祝、栗謂之四極。義

見賢遍切。大虚音泰。下同。籠罩陟孝切。

亦焉於虔切。下同。知及一本作及，恐字誤。

豁視呼括切。無垠音銀。下同。一本作限。皆

拘音俱。桎梏音質谷。自解音蟹。剗斫音

枯。夸大口花切。聃他甘切。老子名。周莊子

名。女媧氏音瓜。古天子。風姓。斷鼈音短

邀。具後釋。共音恭。工氏古帝王。顛頊音

專旭。慮音伏。義許宜切。水潦音老。渤海

今樂安郡。大壑《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

歸墟或作歸塘。八紘音宏。岱輿音余。負

嶠渠廟切。山銳而高也。方壺一曰方丈。瀛

洲音盈。蓬萊《史記》曰：方丈、瀛洲、蓬萊，此三

神山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未至，望之如雲。欲到，即引而去。終莫能

至。周犯一本作範圍字，一本作周旋字。純音

淳。縞古老切。珠玕音干。可數色主切。注

同。連著直略切。波上時掌切。暫時直里

切。仙聖毒之毒，病之。禹強與隅同。《神仙

傳》：北方之神名禹強，號曰玄冥子。《山海經》曰：

大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荷文》云：

此海神也。巨鼈《列仙傳》云：巨鼈戴蓬萊山而抃

滄海之中。《玄中記》云：即巨鼈也。三番音翻。

更代也。盈數色主切。步一本作千。鈞一本作

鈞。而趣音趨。灼其音酌。以數所據切。算

計也。又鑽粗官切。鯤鵬音昆朋。蚊蚋音文

芮。蚤蝨音早瑟。帝馮音憤。浸減子禁切。

一本作侵。使阨烏賣切。焦僥國音樵堯。短

人國名也。《史記》云：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韋

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別名也。案《括地志》在大秦

國西北。至伏羲神農時有國人猶數千丈

一本作數十丈。事見賢篇切。下同。諍人音

爭。《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冥靈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

大椿丑倫切。木名也，一名樛。菌芝其陰切。崔

謨云：糞上生芝也，朝生暮死。簡文云：歛生芝。

蠓莫孔切。蚋音芮。謂蠓蠓，蚊蚋也。二者小飛

蟲也。終髮之北一本作終北之北。溟海《十洲

記》云：水黑色謂溟海。廣數上古曠切，下色主

切。長稱尺證切。下同。為鯤鯨魚也。鵬步

登切。雖語魚據切。名之彌正切。與銘同。

志之記之也。麼蟲亡果切。《字書》云：麼，小

也。焦螟音名。蚊睫音接。拭音式。皆在詣

切。目際也。鯢除倚切。俞師曠皆古之聰耳人

也。擗耳音惕。俛首音免。空桐《史記》云：

黃帝至于河，登空桐之山。今在灃泉郡。砰然普

耕切。雷霆音廷。為櫛音柚。《山海經》曰：荆

山多橘柚。柚似橘而大，皮厚味酸。已憤房吻切。

厥之疾氣疾也。渡淮而北而化為枳《周禮》

曰：橘渡淮而化為枳。鸛鵒音瞿浴。不踰

濟子禮切。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

武巾切。則死矣鄧元《水經》曰：濟水出王屋山，

為兌音，充水東經溫為濟水，下入黃河十餘里，南渡

河為滎澤，又經濟陰等九郡入海。《周禮》云：鸛鵒

案《史記》汶與嶧同，武巾切，謂汶江也。非音問之

《大荒經》云：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

汶。案《山海經》大江出汶山。郭云：東南遙蜀郡，

所浸子禁切。要之一遙切。大歲音泰。其

東北遙巴東江夏，至廣陵入海。《韓詩外傳》云：昔

分符問切。繒似陵切。續音曠。舟車音居。

者，江出於汶山，其始也，足以濫觴是也。又《楚詞》

齊限子細切。喬陟《爾雅》云：喬，高曲也。又

云：隱汶山之清江。固可明矣。且《列子》與《周禮》

云：三山襲陟。郭璞云：重隴也。甌丁甘切。

通言水土性異，則遷移有傷。故舉四瀆以言之。案

甌直為切。甌甌，謂瓦瓶也。神漢甫問切。郭璞

今魯之汶水，闊不踰數十步，源不過二百里，楊厲皆

云：今河東汾陰有水，中如車輪許，大瀆沸涌出，其

渡，斯須往還，豈狐貉暫遊。生死頓隔矣！《說文》

深。无底，名曰漢瀆。汾上聲。蘭椒音焦。醪

云：貉，狐類也。皆生長丘陵旱地。今江邊人云：

醪音勞禮。四埒音劣。亡不音無。下同。札

狐不凌江，是明踰大水則傷本性，遂致死者也。性

側八切。厲札，厲疫死也。性婉音苑。長幼張

鈞已皆至已字為句。一本云情性鈞已。分皆符

丈切。齊居士皆切。不娉音聘。孳息也。阜

問切。大形音泰行。注同。東垣音袁。懲山

盛也。俗好呼報切。迭音姪。謠音遙。倦音

《韓詩外傳》云：懲，苦也。之迂音于。下同。雜

倦。儼昌兩切。數色主切。月迺古乃字。幾

然七合切。下同。猶僉七廉切。致難乃旦切。

剋其既切。隰朋音習。君舍音捨。肆音叱。

曾不音層。下同。魁父《淮南子》作魁阜。謂小

咤陟嫁切。徒卒子忽切。視攝音指揮。仲父

山如堆阜。且焉於虔切。荷胡可切。檐丁甘

音甫。之耄莫報切。偉于鬼切。臣恐去聲。

切。叩石擊也。墾壤苦恨切。起土也。箕畚

奚戀力卷切。之也之適也。祝髮之六切。孔

音本。籠也。之孀音霜。始亂初刃切。《韓詩

安國注《尚書》云：祝者，斷截其髮也。《漢書》云：

外傳》云：男女七歲或毀齒，謂之亂。跳往音調。

絛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恐誤。

躍也。或作跳誤也。可澈丑列切。何若一本作

而裸乎瓦切。謂不以衣蔽形也。鞞巾音末。《方

苦。操蛇七刀切。高峰墜為幽谷一本作高

言《俗人帽頭是也。帽頭，燥頭也。帽又作鞞，又作

岸遂為幽谷。廢舍音捨。砥礪音旨側。夸蛾

昧，帽，亡八切。燥，七消切。茨防疾移切。夷

氏一本作夸蟻氏。夸，口花切。一厝音措。壠

斷力踵切。與嫠音狸。以晒。式忍切。嗤

一赤之切。察與音余。夸父口花切。父，音甫。

取。猪涉切，耳垂也，休美也，蓋儋耳之類是也。諸

家本作歠沐者，誤耳。長子丁丈切。生則鮮而食之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壽死曰鮮，謂少也。啖人談去聲。本作炎。朽其本作曷，音寡。剔肉也。又音朽。迺成古乃字。儀渠音蘧。紫音柴。《說文》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或通作柴。積子智切。聚也。燠則音勳。煙上時掌切。辯鬥都豆切。愴愴初良切。又本作滄。《周書》曰：天地之間，有愴熱，善用道者，終無竭，孔暈注云：愴，寒也。桓譚《新論》亦述此事作愴涼。鼃音嘲。涼《字林》云：涼，微寒也。不爲于僞切。下同。連屬音燭。下同。微脆七歲切。均處昌據切。詹何音占。獨繭古典切。芒鍼音亡箴。荆篠本作條字。剖片口切。粒音立。汨流古物切。疾也。不撓乃孝切。曲木也。芒餌仍耳切。挂微音卦。施舍音捨。頡頏上胡結切，下戶郎切。蒲且子余切。纖繳音灼。雙鷁音倉。放而分兩切。聚沫音末。魯公扈音戶。扁蒲典切。鵠《史記》曰：扁鵲，渤海郡人，姓秦氏，名越人。善醫，能視病，盡見五藏之疾。汝襄乃朗切。府藏徂浪切。下同。偕長張丈切。今爲于僞切。於斷丁貫切。下同。遂飲於禁切。剖胸片口切。華戶化切。他音馳。剗腸音枯。湔則前切。洗先禮切。思議音宜。臆

斷音憶。瓠巴音護。柱指一本作住。鈞音均。舍琴音捨。不應於證切。後和胡卧切。無幾居豈切。何復扶又切。而叩口侯切。涼風忽至一本作總至，誤也。以激音擊。夾鍾古洽切。叩羽王遇切。暴薄報切。汭胡古切。徵陟里切。蕤賓儒佳切。熾烈尺志切。禮泉音禮。爲晉于僞切。鄒側尤切。衍以戰切。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亡以音無。將挾音協。學謳音歐。之技渠綺切。響遏烏葛切。糧過音戈。雍門音邑。地名，杜預曰：齊城門也。鬻歌音育。梁欂音麗。屋棟也。曼聲引聲也。一里一本作十里。垂涕音體。日汁也。復爲扶又切。躍扞音汴。自禁音金。放娥分兩切。峨峨音娥。卒逢村入聲。淋雨音林。之操七到切。乃舍音捨。夫志音符。弁音奄。山日入之所。王薦《廣雅》音進。下同。越日一本作翼日。謁見賢遍切。下同。能倡音昌。俳優步皆切。趣音趨。巧夫音符。鎮驅音切。曲頤也，又五感切。鎮猶搖頭也。其頤音夷。曠音舜。大懾而涉切。皆傅音附。諦都計切。料力弔切。肝音干。膽丁感切。心肺芳吠切。脾音毗。腎上聲。筋音巾。會復扶

又切。又如字。而歎一本作姑歎。幾乎音折。雲梯他兮切。墨翟音狄。飛鳶音緣。禽滑釐音骨狸。墨翟弟子也。敢數音朔。甘蠅余陵切。穀弓音構。張弓也。更古行切。羸音盈。牽挺徒鼎切。機躡女輒切。錐末音佳。倒都導切。皆在詣切。亞學鳥嫁切。次也。一本作必學，非也。以鼈音毛。懸蝨所乙切。浸大子禁切。物稱尺證切。燕角音煙。之弧音狐。之斝音幹。射之食亦切。以強其兩切。拊膺音撫鷹。矢鋒音峰。而墜一本作隊。扞之音汗。剗臂《淮南子》云：中國嬰血，越人契臂，其一也。許慎云：剗臂出血也。嬰，所甲切。造七到切。父音甫。所易以鼓切。吾趣音趨。下同。六轡音祕。僅音覲。疏概音冀稠也。无跌音凸。捷乎疾葉切。齊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輿也。乎轡銜之際此言造父善御，得車輿之齊整，在於轡銜之際。喻人君得民心則國安矣。脣吻武粉切。胸臆音憶。中規丁仲切。下同。目眦音視。本又作眦。識之音志。以暱尼質切。丘邴鄙詠切。能稱尺證切。體羸力爲切。悍志音旱。鉉萼音亡罅。痕戶恩切。撻他達切。鷓助俱切。鷩音寇，生而須哺曰鷩，自食曰鷩。甲佗音陀。或音抱。一本作抱。之易以鼓切。爲我于僞切。童子音

同。泯然亡忍切。淡淡音艷。騞呼麥切，破聲。傳之丈專切。柙而與匣同。至要於宵切。下同。趣而音趨。三招一本作拈。奴象切。指取物也。又音點。我嗑音益。喉上也。支強其兩切。其厭於染切。木又作壓，烏狎切。銀鋸之劍昆吾，龍劍也。《河圖》曰：瀛洲多積石，名昆吾，可爲劍。《尸子》云：昆吾之劍可切玉。火浣音緩。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洲，有木及鼠，取其皮毛爲布，名曰火浣。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音剛。皜然音縞。又作皓。胡老切。章斷大貫切。

力命第六

之分符問切。壽夭於兆切。係音計。之行下孟切。季札吳太伯之後。賢而讓位，棄其室而耕，後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愛惡鳥路切。亂適音的。以殉本作徇，求也。被醢音海。叩其音寇。並行下孟切。菹音豎。褐音曷。《方言》菹，複襦也。許慎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菹。《說文》云：粗衣也，又蔽布襦也。又云：襜褕短者曰菹。有作短褐者誤。《荀子》作豎褐。揚倅注云：僅豎之褐。於義亦曲。粢即夷切。糲令達切。粢稻餅也。聲類乾，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粢。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蓋謂粗春粟麥，爲粢餅食之。連擺音麗，屋棟。

熙然音怡。《字林》云：歡笑也。在朝音潮。諤然音鄂。敖朕音傲。偶偶丘朋切。本或作踣。《字林》云：疏行貌。將舍音捨。言行下孟切。子語魚據切。識夫音符。復言扶又切。衣其於既切。狐貉音胡鶴字。菘菘音戎叔。《爾雅》云：菘菘謂之菘菘，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之岱山，采得冬葱及菘菘，布之天下。鄭玄云：即大豆也。庇其必利切。華音必。輅音路。《左傳》云：柴車也。適音由。然自得貌。後《楊朱》篇音同。以槩古代切。能寤音悟。易以豉切。但當割切。或作悟者非。管夷吾鮑叔牙並穎上人也。鮑牙，齊大夫，塚在贏州。公子糾規西切。嫡庶音的。齊僖公許其切。或作釐。召忽本作邵。奔莒音舉。絀无音黜，又式忽切。秩服音秩。遂殺音試。射食亦切。中丁仲切。擗魯又作脅。治國直吏切。能爲于僞切。霸王于況切。必舍音釋。堂阜音婦。賈逵曰：堂阜，魯之北境。杜預曰：齊地東莞。而見賢遍切。身下遐嫁切。仲父音甫。叔賈音古。嘗爲于僞切。復諱扶又切。惡乎音烏。屬國音燭。欲歟音余。絜廉音結。棄瑕音遐。隰朋音習。賢下遐嫁切。不瞽音古。故僅音覲。鄧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也，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

析。據《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歇殺鄧竹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七刀切。數音朔。難乃旦切。戮之音六或作戮。駟歇音船。產卒子律切。之行下孟切。而重柱用切。无分符問切。注同。鬼媚或作魅。遺喪息浪切。不爲于僞切。弗孽魚列切。不解音蟹。矯氏居天切。診其之忍切。候脉也。女寒音汝。下同。亟音恢。屏之上聲。除也。乳湏竹用切。乳汁也。且食音嗣。之分符問切。重貺音況。自瘳音惆鬱音育。熊語魚據切。下同。算之先玩切。所亡音無。聃他甘切。所惡烏路切。揣利初委切。料倚音聊。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訾即移切。當作貲，財字。一本作言。識之音志。昧昧音晦。亡壽夭音元。下同。愨矣口角切。奚樂音洛。動若械戶界切。本又作戒。不爲于僞切。注同。碣之音礙。墨尿音眉癡。《方言》墨尿，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音目，尿作欺。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單音戰。至戰激之至。暉齒然切，又他丹切。咍音喧，又呼遠切。鄭玄注《禮記》云：喧，寬綽貌。《說文》云：愨，寬閑心腹貌。愨片滅切。愨音敷。《方言》愨，忿，音孚，急性也。胥相居切。如胥，相也，如隨也。謂各從其志。巧

巧

佞巧言邪佞。愚直如愚質直。婣言上聲。斫音酌。婣斫，客止峭嶽也。《字林》云：婣，齊也，久不解語貌。便房連切。辟婢亦切。便僻，恭敬太過也。不解音蟹。相語魚據切。繆口交切。忤口家切。阮孝緒云：忤訝伏態貌。忤，口交切。情露无所隱蔽。讓音蹇。極音棘。《字林》云：極吃也。《方言》說吃。極，急也。謂語急而吃又訥澀貌。又云：疾也。又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是。凌諄旬入聲。凌諄，謂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諄，責讓也，《字林》音聚律切。訥奴忽切。澀所立切。眠眠上聲。姪音珍。《方言》眠姪，欺慢之語也。郭璞云：謂以言相輕嗤弄也。又不開通貌。誣之睡切。諛口恚切。又如偽切。鈍滯也。《爾雅》云：誣，誣，累去也。郭璞云：謂以事相屬累以誣誣也。又煩重也。勇敢勇猛果敢。怯疑怯慎持疑。不相謫知革切。發謫，謂責其過也。發，謂攻其惡也。以行下孟切。無戾無違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廣雅》云：偶，諧也。自專謂自專，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獨狐自立。眇音麪。衆態他愛切。佹佹姑危切。幾欲之貌。俏與肖乎同。有幾音祈。下同。俏之際昧然爲句。不賊與駭字同。其卒村聲。揜目音奄。背城一本作坂。不隊音墜。仆也音赴。貧窮自時也一

本作富貴自時也。夭折之舌反。料虛音聊。度人徒落切。下同。亦中陟冲切。半也。下同。或作陟仲反。非也。全而亡音無。喪息浪切。下同。知全音智。下知喪同。非行下孟切。牛山今北海郡臨淄縣是。鬱鬱芊芊音千。《廣雅》云：芊芊，茂盛貌。若河滴滴或作滂滂並音。普郎切。流蕩貌。艾孔五蓋切。一本作史孔。跪當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駑馬音奴。稜車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書皆作棧車，謂編木爲之棧。士限切。晏嬰萊之夷維人也。寡人今日之遊悲爲句。數君色主切。被蓑先和切。行假音何暇。其迭音姪。獨爲于偽切。下文同。諂諛音卑。其相息亮切。與鄉音向。商趣音趨。遇否蒲鄙切。

楊朱第七一日《達生》
楊朱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楊朱與禽滑釐辯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陸德明云：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而好呼報切。惡勞烏踏切。而復扶又切。關鍵音件。爲衿音今。枯槁口老切。爲富爲貴爲死奚爲焉爲子孫並于偽切。無厭一鹽切。焦其音椒。此難乃旦切。相齊息亮切。下同。君斂收聚也。已施始豉

切。實亡音无。其省思井切。齊得去聲。限也。千亡音无。幾居音祈。下同。所弭綿婢切。晝覺音教。亡音无。下同。介音界。敬也。奚樂音洛。爲美于偽切。厚復扶又切。下同。常厭一鹽切。本或作饜。音同。偶偶丘羽切。慎耳一本作順耳。囚繫音累。枯古沃切。手械也。何以異古異字。大古音泰。卒然七忽切。從心音縱。下同。所好呼報切。下同。所去丘呂切。勸一本作觀。不近去聲。下同。不爲刑所及刑害也。臭腐音輔。伯夷非亡音无。欲爲句。矜清之卸音尤。《爾雅》云：尤過也。以放餓死《公羊傳》曰：放死不立。劉兆注曰：放，至也。寡宗少宗系也。原憲窶其羽切。殖累去聲。焉在於虔切。相損音捐。不含音憾。勿壅音擁。勿闕安葛切。與遏同。相齊息亮切。復扶又切。得嗅許救切。闕顛與羶字同，須延切。廢虐毀殘也。去廢丘呂切。熙熙許其切。縱情欲也。拘此音俱。不舍音捨。瘞之於例切。衣薪於既切。袞文古本切。儉嗇音色。一本作省。之分符問切。二人進音盡。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相鄭息亮切。以治直吏切。下治矣，必治之治同。公孫朝依字。

朝好呼報切。積糶本又作麩。望門音亡。醴漿音遭。本又作糟。有亡音无。哀樂音洛。比房頻密切。矮烏果切。媼奴坐切。眈於本又作妣，丁南切。屏上聲。親昵尼質切。足夜即且切。益也。未愜口蝶切。娥音俄。姣音絞。《廣雅》云：好也。必賄呼猥切。挑之他堯切。《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文》作挑，相誘也。挑，大了切。密速本作造，七到切。析音錫。因閒音閑。事行下孟切。所好呼報切。俟易一本作僕。易及以豉切。下同。跨人口花切。下同。一本作夸。暫樂音洛。下同。力憊皮界切。說辭一本作偽辭。別之彼列切。注同。茫然音忙。逕迂音聽。抑抗苦浪切。欲去丘呂切。之累去聲。先貲音髡。所好呼報切。下同。猶蕃甫袁切。岨與阻同。嶮與險同。行咫音紙。百住色主切。或作往。胞厨蒲交切。本又作庖。堂廡音武。庫藏徂浪切。妾媵以證切。不爲于僞切。之施始豉切。下同。禽屈釐音骨狸。墨子弟子也。德過音戈。以蘄音祈。好惡並去，注同。苦樂音洛。下同。亂治直吏切。既更音庚。則重柱用切。所復扶又切。踐鋒音烽。踐，本作蹈。舍國音捨。不以一身自利一本作以一身利

物。治矣直吏切。去子丘呂子。大過音泰。出語。魚據切。有斷音極。省矣息井切。言當丁浪切。墨翟音狄。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案《史記》曰：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今濮陽雷澤縣。不告古沃切。告上曰告，發下曰詰。已長張丈切。商鈞音均。鮫古本切。禹父名本，又作骸。禹纂音纘。過門音戈。跣步千切。跣丁泥切。禪音善。蔽音弊，音卑。紱冕音弗冕。僅免音覲。與株音誅。塊口對切。從欲音縱。下同。盡驕子忍切。無厭一鹽切。始愜口帖切。樂以音洛。若覺音教。不識如字，又音志。下同。要死一遙切。人俏音笑，本或作肖。自扞音汗。禦魚舉切。不去丘呂切。趣走音趨。是橫去聲。下同。其唯聖人乎從此句下其唯至人矣，連爲一段。爲四事于僞切。下同。謂遁音鈍。不要一遙切。周諺音彦。曰田父音甫。下同。啜川劣切。菽茹去聲。藿音霍。肉羸倉胡切。筋節音斤。脛急音喟。筋節，急也。或作臄疏，上音權，下區位切。腓醜筋，急貌。締幕音啼莫。心痛一鈇切。侔地莫俟切。可卒村入聲。常衣於既切。緼一問切。廢房未切。緼廢，謂分弊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又音汾。暨春

音泊。自曝蒲木切。隩室音奧。狐貉音鶴。之暄音萱。戎菽已解《力命篇》甘泉胥里切。莖泉，胡泉也。《蒼頡篇》云：□耳也。一名蒼耳。泉俗音此，□思上聲。萍子《爾雅》云：萍，萍也。又苹，蘋蘭也。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也。蜚音哲。於口慘千感切。於腹慘蜚痛也。衆晒式忍切。姣色音絞。無饜一鹽切。之蠹音妬。累其去聲。去名丘呂切。下同。者亡音无。下同。逸樂音洛。下同。惡烏路切。夫音符。而累去聲。說符第八 與爭音諍。爲解音蟹。不復扶又切。有和胡卧切。一作知。爾行下孟切。注同。見乎賢徧切。度在身依字讀。人惡烏路切。王于放切。從徑一本作衢，一本作術。而復扶又切。度諸徒落切。量也。爲富于僞切。汝語魚據切。強食靡文彼切。角《韓詩外傳》云：靡，共也。《呂氏春秋》云：角，試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亦猶禽獸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中矣丁仲切。下同。語道魚據切。語道失爲句。一本作矣，恐誤。其相息亮切。爲已于僞切。下同。國易以豉切。有爲于僞切。楮葉敕呂切。鋒殺所拜切。豪芒音亡。可

別彼列切。以瞻市艷切。不好呼報切。官遺
唯季切。下同。佚樂音逸樂字。君遇一本作
過，或作適。作難乃旦切。一作亂。一好呼報
切。下同。說之音悅。而窘渠殞切。從請一
本作謂，恐誤。力爭音諍。別之音月。叩胸
口狹切。投隙音郤。抵時當洗切。屬乎音
燭。智苟不足一本無不字。焉往於虔切。舍
然音捨。无愠一問切。公子鋤士魚切。公
寤音悟。有郤去逆切。雍音邕。貌一本作眼。
眉睫音接。盜爲于僞切。而牀音墻。注同。
一本作殘。大賊與駭同。智料去聲。以擿陟
革切。圜流與圓同。厲之涉水也。並蒲浪切。
涯音崖。錯意七故切。子識音志。不復扶又
切。費无極房未切。勝詩證切。白公名。報
令郎定切。淄側其切。澠音乘。復爲扶又切。
所別彼列切。者趣音趨。非樂音洛。去言
丘呂切。淺知音智。解鮮息淺切。於難乃旦
切。新穉穆子穆子，晉大夫新穉狗也。攻翟音
狄。勝之爲句。遽人音巨。遽傳去聲。飄
風符宵切。德行下孟切。卒然。子律切。之
勁居盛切。力也。能拓一本作招。李善注《文選
·吳都賦》曰：招與翹同。《淮南子》作杓。許慎云：
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公

輸般音班。有好呼報切。不懈古賣切。又
復扶又切。先迂音誤。圍其城許慎注《淮南
子》云：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一本作國，非是。析
骸音錫。大半音泰。蘭子《史記》注云：無符
傳出入爲闌。應劭曰：闌，妄也。此所謂闌子者，是
以技妄遊者也。疑蘭字與闌同。以妓渠綺切。
使見賢遍切。長倍依字。屬音燭。基蹙音
經。之復扶又切。下同。僑人音喬。寄也。
妓無庸爲句。拘而擬戮之一本漏擬字。豫
要一遙切。年長張丈切。善相息亮切。下同。
筋骨音斤。髣髴上音昉，下芳味切。恍惚音悅
忽。弭亡爾切。蹶跡也。一本作徹。共同也。
一本作供。擔丁甘切。纏音墨。九方臯音高。
此其一本作比。請見賢遍切。下同。有過古
卧切。牝頻忍切。牡牟后切。而驪力移切。
不說音悅。其羸與鹿同。詹何音占。身治
直吏切。國治同。孫叔敖五勞切。楚大夫也。
長老張丈切。主惡烏路切。吾施始鼓切。王
亟紀力切。急也。爲我于僞切。人機音機。祥
也。又音幾。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
孟，後優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牛缺
傾雪切。邯鄲音寒丹。曰嘻許其切。矣夫音
符。往見趙君以我爲事必困我爲句。一本

云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至關切一本作闕。
意其兄本亦作億。力爭音諍。仁將焉於虔
切。元量去聲。財貨無訾音髭。言不可度量
也。賈逵注《國語》云：貨，量也。擊博樓上擊
打也。如今雙陸碁也。韋昭，《博奕論》云：設木而
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
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碁十二枚，六白六
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
畧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
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豎之，名
爲驍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牽一魚獲二籌，翻
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
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畧，音側。博者射爲句。
食亦切。明瓊張中丁仲切。反音翻。兩擒他
臘切。而笑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駟
曰：報采，獲魚也。擒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
《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蓋謂兩魚，勇之比目也。
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臘反。
今本云：擒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
用魚不用鰈字。飛鳶音緣。適音隻。隊音墜。
富樂音洛。輕易以鼓切。立音勤。勇也。戮
力音留。并力也。精兵一本作積兵。之行下
孟切。狐父音甫。下同。壺音孫。水澆飯也。
以舖音脯。曰諱音熙。食我音嗣。而歐一
口切。喀音客。伏地而死一本無地字。食菱

音陵。芟奇上聲。一本作芟。食椽音象。有難乃旦切。今死而弗死一本無而弗死三字。不知己音紀。目以為不知己者居海上一本作而去海上。對音墜。以忘一本作亡。唯請音精。《字林》云：精，誠也。一本音情。《說文》云：人之陰氣，有所欲也。徐廣曰：古情字。或假借作請。實反一本作及，非也。戚然子六切。賤畜丑救切。勇於泅音囚。操七刀切。幾半音祈。之迂音于。曲也。之辟音僻。喪息浪切。下同。為亡音无。下同。子長張丈切。之況詞也。衣於既切。下衣。緇衣同。素衣依字。朴之片卜切。鄉者音向。使汝見狗一本無見字。與爭音諍。下同。患難乃旦切。不捷以接切。其使所吏切。自喪息浪切。奚為于偽切。邯鄲音寒丹。客和胡卧切。相為于偽切。下同。蚊音文。蚋音洩。嚙子臘切。其亟去吏切。數也。之既音救。分既符問切。無復扶又切。宋人有游於道一本作宋人有於道。遺契口計切。刻木以記事者。密數色主切。鄰父音甫。下同。人廼古乃字。亡鉄音斧。鉞也。而扞胡没切。古掘字。又其月切。一本作相。非也。復見扶又切。白公勝詩證切。策鏃張劣切。許慎注《淮南子》云：馬策端有利

鉞，所以刺不前也。屬音燭。著直略切。足躡音致，礙也。株埒音坎。頭抵丁禮切。衣冠並去聲。適鬻音育。因攫音鑠。吏捕倡之音昌。戲弄也。一本作得之。子攫人之金何故一本無故字。迷著直略切。泊然音魄。安靖之貌。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3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

經名：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宋徽宗趙佶撰，書成於政和戊戌（一一一八）。原本八卷，存六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見金人高守元編《冲虚至德真經四解》。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宋徽宗皇帝著

天瑞

物有生，化，道无古今。惟體道者為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无容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為盜。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无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化有生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无得而

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无。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舍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變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无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无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无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无形埒者，无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

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辨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

者不能違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无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為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

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则无不该也，无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官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共運无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體，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鶉，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軹。食醯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晉芮，晉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踰之為獫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鶉。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

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无川陸之間也，鱉也，鼃蟻之衣、陵烏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烏得鬱栖，而為烏足。則假異物以為體，烏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則散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掇。則震飛者有化而為蠕動者矣。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頤輅。原黃軹之生乎腐蠶，與夫地臯、轉燐、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鷓是也。燕之為蛤，田鼠之為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踰之為獫，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无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鶉，則無所交而化

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荀，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无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无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无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耳。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

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无始為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以不久為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也？不生者，非本不生，无形者，非本无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

生之長存，以終為界，辨又烏知環中之无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无終始者友，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曰：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无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无樂爲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墳，望其墳，宰如也，壙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

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爲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夫子告之以生无所息，望其墳，宰如也其明，宰如也其高，壙如也其大，鬲如也，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勞，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鐘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

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爲行，而死爲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

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爲得其居者，蓋言羣動羣實莫能闕之也。以取與爲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之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妙不可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烝爾，亡處亡烝。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烝，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烝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務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烝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烝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

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无成无壞。囿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唯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无容心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无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賅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

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則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邪？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

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取非其有，无非盜也。或以公道而无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羨，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

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為合。吾烏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

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以《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疏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

而已。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作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

雖有情有信，而无為无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俛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

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无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俛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願慤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无為而陰陽和靜，羣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无夭惡，物无疵癘，鬼无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經曰：善行无轍迹。御風而行，虽无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脱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

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三年而不惑，故始得夫子一眇；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顏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

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致道者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及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汝。姬魚當作居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无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

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還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无端所化，則獨立而不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无端之紀，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一，養其氣而不耗，含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造，謂造乎不形，止乎无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物无自入焉。此所潛

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懼。至人行乎萬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列禦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止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其審；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於是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眦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捩挨抗，亡所不爲。商丘開常无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

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无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

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范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懼，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僞投之，此以誠應之，烏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肌骨无釋，泳河曲之隅而果得珠，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无犯害，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爲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藏猜慮，其相去如此。若廼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鷃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鵙鷃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並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亦不淫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若問焉，曰：操舟

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譚，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共內。

譚，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譚，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

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无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鈎摳有憚，以黃金摳者昏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籌投鈎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鈎則憚以，黃金則昏。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昏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則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

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沉，以窮乎下，與汨偕出者浮，以擦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自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宋徽宗皇帝著

黃帝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瘿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塈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瘿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志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无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檝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無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

則誠心不二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撥之也。此无它，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无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內本无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金，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而避繒弋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也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无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籍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无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无得傷闕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不能為者也。文侯大說。

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无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能闕？无利害之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能

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不自銜驚，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前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解見莊子。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

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詭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機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矣。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詭不止。不詭，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或作全。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已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

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眛，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莫眛。眛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眛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眛，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也。一陰一陽，冲而莫眛，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

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入，為物澤汙，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汙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分然而封戎，戎當作哉壹以是終。

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

而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齎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无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古之至人明白入素，无爲復朴，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則知我稀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事，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忻懼之喜交溺於心。齎其所患，有如此者，又烏能无驚乎哉？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

將保汝矣。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己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无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无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无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无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则无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爲患。莫覺莫悟，

安能久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外戶，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爲異，自銜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无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白不可教也，宜矣。太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睹一疵，雖受天下之垢，然不脩身以明汙也；盛德若

不足者，德无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自道觀之，物无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己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哉。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

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无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无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无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

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濡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彊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彊則伐而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重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

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

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鷓、鷓、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知，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翻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

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

先儒以童爲同，當以同爲正也。至德之世，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葛介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

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无所施其智巧焉。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善勝敵者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懼，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效，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无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无不懷，義眇天

下而无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也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三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宋徽宗皇帝著

周穆王

道無真妄，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知。通爲一。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核；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躓，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膾惡

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烝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宮室、厨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

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納嘗，皆非人間之所，而王至於不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待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慙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遊者其

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无者為妄，故問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慙亡。著有弃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圃？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灑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鬲肩、上齊、下合、又音泰丙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驂乘，日行萬里。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

傳焉。

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至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无，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窮難終。因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功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異於死生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

自存也。幡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窮，難終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人。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以爲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爲六候？一曰正夢，

二曰蘊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无所怛。

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噩、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

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饑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

夫冥以一真，每與道俱，則夢覺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比，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者天

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一陰一陽，沖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偏而為疾。或晝苦而夜樂，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並少間。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覺而後知其夢，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

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執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辨乎？形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樊然殺亂，惡能知其辨？黃帝、孔子，以真冥妄，果且有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辨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竭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

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枝體而離形，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

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亂其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知而雜，顧顏回記之，則為其能坐忘故也。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友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

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辨？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

舉無欣戚也。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宋徽宗皇帝著

仲尼上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微妙並觀，有无不敵，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極，是謂契理。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

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爲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爲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爲是，以今日之言爲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无止證，曩今故，則束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真樂无樂，亦无所不樂，真知无知，亦无所不知。脩之身，故无憂；脩之天下，故有憂之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

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

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溺心，无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衰，而情性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心。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顏回北面拜乎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无所

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无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賓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无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

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无視无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虚。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與神為一，世豈足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炁合於神，則立乎不測。

神合於无，則動於无方。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炁，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无有入无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无所也，囿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无所成名，雖名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

知。

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无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迹，則其所以聖。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甫於亨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

无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无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无所畛域，故曰：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人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徧，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哉？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瞶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目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

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無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無不充。无人之情，故無聞、無見、無言、無知，無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

偶，謂神不守形。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無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而不知內矣。故曰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者，至言也。無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無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無知，合道之不知，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

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

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外內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象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

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眡則有核，性豈有核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眡。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

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宋徽宗皇帝著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

叔所告以爲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無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至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

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為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死，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物極必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

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齋，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无能相位者，无能相使者。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爲器，治聲樂書數以爲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羣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爲利者，必無之以爲用，迺能總而一之。蓋有爲則有所不能爲，無爲則无所不爲，故曰：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

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爲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

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見，則視乎冥冥，無以異於見與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聞，則聽乎無聲，無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轉檀等隸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問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

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无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無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

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爲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以祛邪說之弊。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關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无為而非理也。

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

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違故也。道若物也，物滋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故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處无服始安道，无思无虑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以有德。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无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无

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缺文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4 沖虛至德真經解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解。宋人江通撰。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另有《四庫全書》本八卷）。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解曰：子列子，古之善為士者也。微妙玄通，其藏深矣，不可測究，故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圃澤多賢，居四十年而無有識者，然後有以見其藏用之深，《易》所謂退藏於密。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解曰：德足以君國、道足以養人者，

宜勞於求賢也。智足以率衆者，宜哲足以知人也。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此所以為深不可識。國不足，將嫁於衛。

解曰：國不足，年饑也。世之學列子者，以其能御風而行，妄意其不食五穀，而以吸風飲露為事，殊不知一涉乎人間世則人道之患均所不免。故其書首言此，將俾後之學者務求其道，而不行怪以駭俗也，《說符》亦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解曰：以虛容為體，以中庸為道，兼覆萬物者，壺丘子林也。此所以為子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

解曰：列子之師壺子，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伯昏瞀人者，年齒長而聰明衰，故壺子不得已而語之，列子

得側聞之也。《莊子》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列子之於壺子如此。又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壺子所以語伯昏瞀人以此。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解曰：天之神，地之富，聖之所以為聖，物之所以為物，一言而盡其道者，生化而已。故《天瑞》之訓，首明此焉。夫形體區別，遷謝不停，此為有生有化。太易未兆，真常不變，此為不生不化。囿於有生，曰趨於化，安能生生？役於有化，終歸於盡，安能化化？生者受化，彼無生者奚有於化？化者終滅，彼不化者初無起滅。紘紘之生，皆其真心之所顯示，是為能生生。擾擾之變，皆其妙心之所發起，是為能化化。既已有生，則不能不生。既已有化，則不能不化。雖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一囿於生化之域，則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或運轉而不能自止。時變歲遷，終

古不息，而況於萬物乎？生者不能不生，則生生者亦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則化化者亦不能不化。生生化化，莫窮其端，且生且化，不知其紀，是天地之所以含萬物而無窮，道之所以含天地而無極也。雖然，所謂不生不化，初不可名，因有形無彊為之名，是以生化者之外非更有不生不化者也，即生化而不生不化之妙寓乎其中矣。故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以言有生者實未嘗生，有化者實未嘗化。而其所以為生化，亦不在外，亦不在我，自生自化而已。觀其首言有生不生，有化不化，既已盡其道矣。不得已明夫生生化化之理，終必歸之自生自化也。若夫寓生化之境而順其生化，即生化之中而不制於生化，則萬物之生皆吾心之真體，萬物之化皆吾心之妙用，此聖人之所以為聖，而子列子垂訓之旨也。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解曰：所謂常生常化者，通古今萬物而為言造化之至理也。即一物以觀，既化而生，又化而死。以氣之暫聚者為生，則不得為常生；以形之遷滅者為化，則不得為常化。蓋造化之於萬物，方生則其化固不停，已死而其化猶自若。化固有常，生亦無間，如俾一物在造化之中，其生其化容秋毫之間，則生化之理或幾乎熄矣。嘗謂物之生死猶日之晝夜，日出為晝，日沒為夜，晝安可以言生，夜安可以言滅，此所謂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也。老君《道經》首章言常道常名、常無、常有，語道而不至於常，不足以為衆妙之門也。

陰陽爾，四時爾。

解曰：陰陽播而為四時，凡屬乎有生之域者，隨其陶運而不能自己，然而道散而為陰陽，其生化特寓於有形者爾。常生常化之妙，不即是而見之也。其曰陰陽四時爾云者，蓋小之也。

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

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解曰：唯獨也故能偶而應，而為羣動之所屬，是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也。然道不偶物，物自偶道，老君所謂似萬物之宗，此之所謂疑獨也。往復，即所謂無端之紀也。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是所以常生常化。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解曰：谷虛而能應，應而不藏。人之生，冲氣運乎一身而出入於鼻口，有谷之象。所謂谷神者，谷之神也，以言得一，以靈妙而不可測也。谷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也。謂之不死者，含生之類，皆命於造化，役於陰陽。其生也，不得不生，其死也，不得不死。唯人為萬物之靈，雖與萬物均命於造化而有生，及其既生，則有造化之所不能死者。蓋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本根，故我命在我，不屬天地。能常存其谷神，則其

息以踵，沖和徧軀，有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是雖有生而入於不死不生，而與道同久矣。故其言谷神，不謂之生而謂之不死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飛曰雄雌，走曰牝牡，牝則至陰而能生生者也。形而上者陰先於陽，是以託言於此物之生生者為牝。谷神之生生不窮，是為玄牝，蓋谷神之妙，用之於身則生身，施之於人則生人。能常存其神，則其為生豈有窮哉？其要妙若此，非玄牝曷足以命之？門以出入往來，為言谷神之在我，出入往來，間不容髮。能常生而不死，則一體之盈虛消息不制於造化，而造化在我矣。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本於此道爾。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則谷神之體也。用之不勤，則存神之道也。綿綿以言弱而不絕也，一息往來乎一身之內，可謂弱矣。能常生而不死，是為不絕。夫唯綿綿，是以若存而非有非無也。用之不勤，則《孟子》

所謂以宜養而無害。其為氣也，不可廢而不用，其用之亦不可以勤。不用則是宋人之不耘苗也，用之而勤則是宋人之揠苗也。唯用之不勤，而復能充塞乎天地之間，而谷神不死也。《道授》云：太素傳者，浩然虛映景中之道言也，老君所謂谷神是也。谷神若是，所以滅生死之根而常生不死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解曰：繼谷神不死而言此者，能存其谷神，則即吾身之生化而有不生不化之妙，無待於生生化化，是為自生自化。由一身之自生自化則知物皆自生自化矣。嘗原生化之道，一本於自然，謂之生生化化，是二生化矣。以為自生自化，若無所緣矣。猶墮言說，蓋生化之道離於言說，無有稱謂，謂之生化，離道已遠，必於謂之生化，亦知其非，然後為至。且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等為生化爾。

別而言之，則有形色智力消息之異，將明道之贍足萬物，而於小不遺，故言其別如此。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解曰：語萬物之生化，必本於陰陽。要陰陽之推遷，則囿於天地。究天地之造化，則統於聖人。蓋天地雖大，未離乎有形，則不能無待以統。聖人雖一化之所待也，其於天地亦不能無所因以統。其統之也，又不能不因陰陽之宜也。且天地之道，初無所待，亦不可統矣。唯天地之化，必因於陰陽而不能無所待，聖人斯得因其所因而統之矣。能因陰陽而不拂萬物自然之宜，萬物各得由其道而各正性命矣。夫萬物聽命於造化者也，得聖人而後各正性命，則造化唯聖人之從非能統天地而何統？言舉此而彼從之也。近取諸身，首足象天地，呼吸猶陰陽，以直養而無害，則一身之氣浩然充塞乎天地之間。莫或養之，則氣馬妄作

而反動其心；養之而不以直，則為益生之不祥。故統一身者必本於我之直養，統天地者必在於聖人之因陰陽也。由是天地之造化雖不變於古今，聖人在上則能俾陰陽常調，日月常明，而致安平泰之俗也。故射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黃帝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豈他道哉？因陰陽而已。噫，人之生也，莫不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陰陽，役我者也，而聖人能因之。天地，生我者也，而聖人能統之。則謂聖人糠粃足以陶鑄堯舜，信不疑矣。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解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萬物皆天地之化生也。天地雖能生萬物，猶未離于有形也。既已有形，則不能無自而生；如亦有生，則知其安所從生哉？莫知其所自生，則謂有形生於無形，亦不信矣。

蓋天地為有中之最巨，而難終窮者也，不可謂其無所從生也，莫能睹其所自生也。能即我之一身而窮其生之理，則天地與我並生爾，又奚為而不可知哉？雖然，太初之無不可以言論也，所可言者，有而未形者爾，故自有太易而下明其序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果何物哉？亦以夫道之自無生有者因其生出之序，擬諸形容而彊為之名爾。

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

解曰：太者，大之甚言也。形名而降，不足以擬其大，故以太名之。易者，變通不窮之謂也。故於其未見氣，則名之太易。萬物同乎太初，而後各有初，有初矣而未形，故以氣之始為太初。萬物成象於天，而成形於地。始之為字，從女從台，胎而

女，可知也。胎者，形之始也，故以形之始者為太始。到於素，則在色為未受采，雖可名以素，而色未著焉，故謂之太素，而以質之始者名之。氣形質之始雖具，而其序可擬，其道猶未判也。為天，為地，為聖，為物，同乎素樸而未離，是為渾淪也。形形而無有，安可視而循聲？聲而無聞，安可聽而知？雖然，氣形質之始即具，則其去太易也遠矣。然猶渾淪而未離於易，故雖不可名之太易，猶曰易也。

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

解曰：一者，水之生數。七者，火之成數。精神既具，火騰水降，坎離交濟，萬化由是而顯矣。七又變而為九，而萬物之變盡矣。九，天數之窮也，窮則變，故復變而為一。數變無窮，如環之循，此天地造化之至理也。於水言生數，於火言成數。水，物生之方；火，物盛之方。且火之生數為次二，二不能變故也。老君

《德經》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言水一而火二次之，精具而神從之。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乎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老君言物之生，列子言物之變，其數雖不同，莫不自一以始，而資水火之用也。由是知聖人之教，一出焉，一入焉，互明於道而已矣。

一者，形變之始也。
解曰：一之為數，雖離於道而未耦於物，故一為形變之始。天一生水，精所舍也。人之生，天一在藏，本立始也。萬物之化生，皆本於天地含精，此一所以為形變之始。《莊子》謂通於一而萬事畢，非以其達形變之始而然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解曰：天得一而積氣，故清輕而覆物。地得一而積塊，故濁重而載物。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沖和氣者為人。萬物之化生，均於得一而不能無待於生生化化，

故必天地含精而後萬物化生。不曰生化而曰化生，則化已而復生，以言生化之無窮也。夫人之與物，均稟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特言沖和氣為人者，有生雖均，而萬物之生則有飛潛動植之異類、羽鱗介倮之異屬，其於陰陽不能無偏係也，則沖和氣者唯人而已。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解曰：論天地聖人之道，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語天地聖人之用，則既已降本流末，囿於形變之中，而各有所職矣。故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聖宜通而有所否，物宜否而有所通。以陰陽求天道，

則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以仁義求聖人之教，則帝王之功可端拜而議；以柔剛求萬物，則擾擾之變可一二以數。蓋一麗於形，則必不能出其宜定之位也。雖然，不違其宜，萬物之微亦各有妙用。求其備，天地之大無全功。能常即其宜定之位而不逆其自然之性，則物物皆與天地同功。雖萬變之殊，莫不融會於一致矣。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解曰：經曰：無無有無，有有無有。蓋所謂有無者，非以有為有也，非以無為無也。由不有中，有不無中，無，即有是無，即無是有，故有生者，有生生者。非生故有，非生生故無，有

生不離於生生，生生不外乎有生。其有不有，其無不無。形聲色味，亦莫不若是矣。是故不有形色聲味，則無無之化不顯，不有生生形聲聲色色味味者，則有有之物不運。由是有生不可以言微，生生不可以言妙，故形聲色味雖有物之至麤，始終相續，其生不窮，資於人者無已也。且形色聲味一體，固足以兼之，所以屢言之者，萬物之生固有偏於聲色臭味者矣。言此以明含生之類，情與無情，無非運於無為之職也。

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解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之職，即萬變之宗主，而《莊子》所謂真宰也。夫唯無為，則不拘於陰陽，不制於柔剛，非方非體，不死不生，不麗於時，不著於物，不屬於聲色，

不主於臭味。出氣物，包形神，萬物皆資其用，而我初不離此，所以無不知，無不能。老君所謂其用不可既也，是以職教化者必本於無為。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鶉，得水為鼈，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烏。陵烏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軛，食醯黃軛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蠶。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鶉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榆之為猿也，魚卵之為蟲。鷓猿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

曰鷓。純鷓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解曰：髑髏至於百歲，其遊魂之所之，更而為人，亦已百歲而死矣。若化為物，則其更死更生，其化抑不可勝計矣。而為空髑髏者，方且髡然有形，則遊魂所更之化亦已衆矣。列子者，獨悟一身之妙，而髑髏既更百歲之變，故列子指之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列子於是即其嘗所見聞而知其種者託問於百歲髑髏，以明萬物之變也。夫萬物之生，或以情而生，或以想而有。因濕而生者，以合而感；由化而成者，以離而應。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或以有情而化無情，若鼃之為陵烏；或以無情而化有情，若脊芮生乎腐蠶；或以小而化大，或以大而化小。鷓之為蛤，則飛者更潛；鼠

之為鶉，則走者更飛。相視而化有，若河澤之鳥，自孕而生有，若鷓鴣之獸。或一種而異化，若鳥足之為鱗，為胡蝶，若龜之為鼈，為龜鱉之衣，為陵鳥，其不同如此。其間若后稷生乎巨跡，尤化之特異，詩之所稱，為可考者。要之，情與無情，或大或小，皆出入於機而均舍至理，無以相易也。所謂機者，果何物哉？萬物若之何而出入哉？《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蓋萬物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化作矣，故非出入則無以為生長壯老矣。然而出入雖異，其機則一；出入雖微，其機則妙。機由出入而顯，出入得機而運，不可謂出入為機也，亦不可離出入而求機也。一出一入，而神機默運矣。《易》以知機為神者，意以此歟？《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此書言萬物之出機入機，亦特言人久入於機，豈不以人為萬物之靈？故舉以該之歟。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臣江適進

天瑞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解曰：寂然不動，常無觀妙，常有觀微。微妙並觀，了不相涉。有感而動，則無不能。常無必入於有，有不能常有，必入於無，自然之運。莫之能禦矣。夫形聲之於影響，未為無也，然處陰以休影響，久而聲消，終亦必無而已矣。以夫無之不可以言生也，故言形聲影響以託無也。《莊子》曰：萬物以形相生。此以為不生形者，蓋形雖相生，實非形能自生。有生生者，自無而生之爾。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

解曰：有則有盡，故有形必終。天

地與我均囿於形，既已明其安從生，則亦宜知其終與否也。體道者謂天地與我並生，則其終也必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是未始有終也。以夫天地與我猶不離形，故其言止於不知而已。若夫道，則離於形生而無始無終矣。始與終，為對者也，道本無始，安見其終也？久與近，為對者也，道本不久，安見其盡也？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

解曰：本不生者，初無生滅；本無形者，初無聚散。有生矣，則必復於不生；有形矣，則必復於無形。消息盈虛，自然之數也。生也，數起不得不生；死也，數窮不得不終。生死之去來，弗由我矣。惑者乃復認其緣塵之體，以為我斬於久生而不死，斯不識夫固然之理矣。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

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解曰：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緣氣暫聚，初非我體，清輕屬天，濁重屬地。逮其終也，精神離形，暖觸斯散，動轉自息，清還於天，濁還於地，各歸其真，所謂我者，尚復何存？所貴乎道之善吾死者，以於物物各歸其真之時，而不喪其我也。於斯而不亡我之所存，則制命在我，而造化不能沉淪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壽夭不貳。顏回曰：回坐忘矣。皆此道也。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

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解曰：人生之屬乎造化也，新新不停，念念遷謝，舉其大較，則有四焉。其序自然，不為貴賤而加損也。嘗考德之與形，內外不相及矣。人之生也，其德之盛衰乃與形體相為消長，其理果安在哉？蓋人之生，氣之聚也。氣專於嬰孩，溢於少壯，休於老，息於死。夫或不能存我，而志不足以帥氣，則內之所存幾何而不為物流轉？方生則唯化所役，已死則唯化是變，不知何時而已也。唯體道者能轉物而不轉於物，雖亦順化之變而不遷流於造化。其在嬰孩，與人同其專一；至於少壯老耄也，終不失其赤子之心。雖有死也，適所以遂其寂靜之常樂爾，是所謂之於息而反其極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

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一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解曰：所謂榮啓期者，榮則英而不實，啓則開以有接。攬道之英榮，形開而接物，期於趨當生之樂，而不造夫道之根深蒂固者也。此其所以處常得，終為樂也。蓋所貴乎道者，豈唯生之獨樂哉？蓋將以善吾死也。若夫人者，雖不汨欲於利害之塗，而無中道之夭，亦已異乎俗矣，語其聞道則未也。是所謂善自寬以爲樂，非真樂之無所不樂也。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

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解曰：少而勤行，以名譽導其前也。長而競時，以利欲汨於外也。不羨名故不勤行，不徇財故不競時。內無名利之徇，外無妻子之累，既佚於老，將之於息，知既死之暫往，謂求生之為惑，此林類之所樂也。子貢方且悅生而惡死，安足以得此人心哉？雖然，林類以死期將至為樂，亦未為道也。得道者，泊然無心於生死，其於死生，廢而任之而已，奚

遽憂樂於其間哉？孔子以謂得之而不盡者，其不在茲乎？又其以營營而求生為惑，亦其所得也；謂今之死為愈於昔之生，亦其所未盡也。所謂林類者，野外謂之林，以言違物離人，處乎廣莫之鄉，而類聖人之道者也。是所以以死為樂，得之而不盡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有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爾。

解曰：子貢，居言語之科者也，聞夫子語林類之可與言者，於是始悟賢於辯之為非，將求為道之日損，故告於仲尼願有所息也。殊不知有生之委運於大化，其序為不可紊。方其勞我以生，安得有夫息？雖然，為子貢者亦易悟矣，一聞孔子之言，則知君子之息、小人之伏也。故孔子許之曰：賜，汝知之矣。

望其壙，宰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解曰：宰如、宰如、墳如、鬲如，則以

言壙之所象不同，以人之貴賤異等也，同之於息而已。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解曰：息，猶氣之息一往而一來。伏猶勝物而伏之，其動止有制之者矣。君子之息，雖化而不亡；小人之伏，昧然而趨化。君子者，仁之成名，小人反是。故晏子亦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老氏之寶以慈為先。超死生之域者，莫先於能仁而博愛，是以言君子之仁。

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解曰：人生世間，如物逆旅，要必有所歸宿，古無以易此也。世之貪生失理者衆，而蚤悟其理者希。衆寡

相傾，行非為是，終莫之覺。列子言此，亦不以一人而非一世也，直欲齊死生於一貫爾。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解曰：狂蕩之人則以去鄉土而廢其家業，智謀之士則以脩名譽而誇張於世。彼其所為狂蕩也，則俗謂之小人；彼其所徇智謀也，則俗謂之君子。殊不知狂蕩之去鄉離親特廢其家業，而智謀之殘生損性乃離其性宅，又烏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莊子》謂臧穀之挾策讀書，博塞以遊為均於亡羊，即此所謂二者之胥失也。《列子》繼此言貴虛之道，以虛靜為得其居，取與為失其所，則聖人之所與所去可知也已。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

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解曰：虛靜者，萬物之本也。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虛靜在我，則萬變雖起而吾心常寂，萬態雖殊而吾心常徹，此應物之本也。故曰：莫如靜，莫如虛。虛而能容，靜而常寂，周旋變故，不出性宅，是為得其居也。有所取則不虛矣，有所與則不靜矣，取與交戰，耳目外徇，火馳而不反，斯失其所矣。所即其居之所也，與老君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之所同意。既失其所，方且鼓舞仁義於物之凋殘虧喪之後，是殆智謀之士所以誇張於世者爾。彼則自傷其性矣，又焉能使人復其初乎？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

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解曰：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百年之間，大化有四，復於其中，時變歲遷，日改月化。雖一息之頃，吐吟前後，新故不同。譬彼風之擊水，前波非後波，燈之在缸，前焰非後焰。俯仰之間，已形萬變。昧者潛移於造化，但睹夫已形之陳跡，而不知大化之密運，於物之成而樂其成，不知虧之之理已運矣。於事之虧而睹其虧，不知成之之理已進矣。楊子於《元經》言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蓋言造化之密移、成虧之迭進也。求之於身，百年之役，顏色智態皮膚爪髮無日不異，亦已明甚，奈何其不自悟耶？此《莊子》藏舟於壑之義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蓋明此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爾，亡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炁，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炁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炁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炁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

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解曰：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則人之一身寄於天地之間，微亦甚矣。又況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江河，而萬物載焉。天之長，地之久，有非人之所能俄而測度者。杞國之人乃有憂其身之無所寄而至於廢寢食者，豈天地之大不足以容其身哉？亦其人無以自容爾，曷亦不思自有天地至于今也，更死更生，不可勝紀，奚獨至汝而憂之哉？其憂之者固悲人之自喪者也，而憂彼之所憂者則又悲夫悲人之悲者。既已憂之矣，而又以物理之鄙近者更相喻曉而舍然大喜。噫，天長地久，何多寡於斯人，而斯人奚遽以妄心而憂喜於其間哉？長廬子聞而笑之，亦似是矣。其言天地為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理無以易矣。且

曰：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是得之而不盡者也。蓋成理所在，無往不一，或彼或此，終無有二，以二致一，無有別一。明夫一之不二，則生死去來各不相知。寓形宇內，飲天和，食地德，泰然終其身而已矣，奚用知其壞與不壞哉？此長廬子所以又見笑於子列子也。

舜問乎丞《莊子》作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彊陽，氣也，又胡何得而有耶？

解曰：道之與我，異名同實，即道即我，無有差殊。有無二境，虛實相形，如可得而有，亦可得而無矣。道不離我，安得復有天道，道可得而有，是道與我為一也。舜之問乎丞，蓋將以道擅而有之於吾身也。吾之

一身，天地疆陽，氣之所積爾，暫聚復散，曾非我有，安可以有道哉？究觀吾之一身，天命而為性，有性斯有生，有生斯有身。性命出於天地之委順，有生出於天地之委和，是身出於天地之委形，至於孫子抑遠矣，是天地之委蛻爾。故或行，或處，或味，常因於彼而我曾不知，是以欲知其身，顧若影則知之矣。身之於我，猶影之於形也，彼疆陽則我與之疆陽。疆陽者又胡可得而有耶？老君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蓋將反於未生無身而同於道也。舜，古之大聖人也，而乃問道乎丞者，蓋舜不得已而臨蒞天下，繼堯之後，明德所自而始，既已離於道矣。故其託言如此，丞，即以道佐人主者。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

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解曰：《黃帝書》曰：天地，萬物之

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蓋天施地生，役萬物之力以更相變化，萬物之生資人力以成其生育，人之生資萬物以為養。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即其所不全而假於外，豈非其盜耶？故凡非其有而取之者，皆盜也。奚必手目所及無不探而後為盜哉？然而天地之生化也無窮，萬物之生於天地也無極，人以私意力取而仞有者有限。國氏之盜天地，公道也，故可以大壤而施及州閭，向氏盜人之聚斂，私心也，彼既以私心而聚斂之矣，汝又從而利之，宜其獲罪併與其先居之財而沒之也。雖然，以有公與私為盜則無公與私，宜非盜矣。蓋一犯人之形而身非我有，安往而非盜哉？雖無心於公私，奈何其不能逃於形體也？且盜一也，公道之盜既已異乎私心，而免人道之患矣。無公私之為盜，雖未能忘形體，亦異夫公道者之貴生愛身也。若夫天地之德，則不有

心於為公也，任萬物之自公。不有心於無私也，任萬物之自私。語至於此，則萬物之盜於人，人之盜於萬物，不乃為天地大盜積者乎？天地生化萬物，始終於此。故《天端》至此而終焉。嘗試論之，一兔適於野，百人逐之，而人弗非也。暨乎一童子得之，雖有壯者力抗百夫，扶手而不敢取。何則？名分定也。悠悠之生，以多駢旁枝之心自私於天地之間，若彼逐兔之流畫為分，守其有，得之於適然者，真以為己有也；莫之得者，亦以為真彼之所有也。由是貪多務得，封殖名利，終身欣玩，唯恐人之已窺，庸詎知吾身之亦盜哉？噫，天地之生萬物，非天地之道也，以夫其生無方，其化無窮，使人盜之，家富而無殃。況天地之道渾淪廣博，苟能得之，則其富可勝道哉。

天端解

六經皆載道而之後世者也。寓精神之妙於形名度數之間，寄心術之微於仁

義禮樂之際。其顯也，雖匹夫匹婦之愚亦與能焉。其妙也，雖聖人之智有所不與知焉。其可能者，以其言近也。其不可知者，以其指遠也。經之所傳，皆如此矣。六經之外，其立言著書，博極妙道之行，斂道之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辯物復性，志靜事簡，表裏六經之訓者，莫備乎老列莊子之書。夫三至人之經，雖均傳妙理，而其立言之旨互明，於道抑可得而言矣。老君九九之篇，明道德之旨歸，纔數千言，究觀其始終，以可道為非道，謂上德為不德，以聖道為不爭。雖言聖人應世之道，蓋未嘗及於羲皇之君；雖著萬物生化之理，亦未嘗及於動植之物。此老君之經所以為至妙而約也。至於莊子之書，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共書連犴而無傷，其辭諷詭而可觀，老君之約得《莊子》而其道益明矣。若夫列子之教，元妙亦在於老君之道德，諷詭亦有於莊子之寓言，廓明老君之要妙，而不為莊子之曼衍。三經之旨同歸於道，而列子之訓

適居其中。必明乎此，而後可以讀列子之書也。夫道果何物也？妙而不可知者是也。所謂妙者，非曰虛無無為故妙也。以其行於萬物之上而不可測知故妙爾。大哉道。元資育萬物，其自然必以生化為先，其範成必以陰陽為原，是以此經首明天瑞之生化也。天者莫為之道，瑞者合驗之物，謂之天瑞，自然之符也。嘗原生化之道，非離物而能明，非即物而能盡，即物則不足以言生化，以生化不盡於有為也；離物則無以顯其生化，以生化不住於無為也。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不化者本於天之自然，有生有化者有若瑞之合驗，生化之道盡於此矣。爰自太易既有，而太初繼之，太始見而太素兆焉，氣形質之始既具，斯可名於易。易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冥冥之中，其序已無毫釐之紊矣。既已墮於形變，則清濁異源，天地奠位，人沖其和，物含其精。天地雖大，其道可符於陰陽；聖道雖妙，其教可驗於仁義；萬物雖多，其變可合以柔剛。故

一範人之形，未有能逃造化之變者。至若萬物之出機入機，有情無情，更相變易，可謂妙矣。化已一定，則亦不能紊其自然之符矣。故均鳥足之所化也，爲蟻螬則不能爲胡蝶；均鼃之所化也，爲鶉則不能爲雞。生化之理，其符如此，宜其杞國之人睹有形之必終。觀天地之昭然有物，是致區區之過計也。且所謂自然之符者，其始也，必有所自而生；其生也，必有宜定之位；其終也，必有所由以復，始而必終，終而復始。一、七、九之變，循環而無端，此生化之理所以終古不息也。嘗謂物之無知，沉淪於造化，固其宜也。人爲萬物之靈，雖未免乎生化，亦有不生不化之理備於我。曷不思所以反身而誠？奚爲甘心於造化之域與彼萬物同其轉徙哉？列子之訓，蓋將俾學者即生化之中而明生生化化之妙，順生化之符而不制於生化爾。故篇終託言舜之問道乎丞，以祛有生之累也。猶以爲未也，直以吾乎一身謂爲天地之盜。雖天地之盜，雖天地生化亦謂之爲盜。

盜，人之所共惡也，而我乃以盜而成。若生載若形，則之人也，奚以貴生愛身而犯人之所惡哉？故《天瑞》至此而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黃帝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黝，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黝，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解曰：生理貴於肆任，有心於養一己，則必蹈其患矣。百姓謂我自然，有心於治萬物，亦必蹈其患矣。是故娛耳目，供鼻口，而有欣欣之喜，是不恬也；竭聰明，進智力，而有戚戚之憂，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德也。雖養身治物之不同，憂喜之有異，其於殘生傷性均也。殘生故焦然肌色奸黝，傷性故昏然五情爽惑。夫合十有五年而一世成矣。憂喜居

半，外以瘁形，內以傷性，亦何生之樂哉？此黃帝所以嘆其過之深而思求至道也。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解曰：放萬機則不與接構；舍宮寢則周行而不殆；去直侍則獨立而不改；徹鐘垂、減厨膳則無耳目鼻口之娛，閒居大庭之館則優遊而寓乎廣居；齋心服形則聰明智力不用；三月不親政事則寂然不動；歷時變而不遷；晝寢而夢則形不與物接而昭然與神會也。華胥氏之國，神之所寓也。疆為之名而無有實，非體性抱神者不能遊也。故黃帝夢之所遊者如此。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解曰：西北為天地之奧，內照之元門，故託以華胥氏之國所在。雖疆

為之名，而寓之於方實，非方之所能制，數之所能拘。故曰：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神游而已。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乘空而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解曰：語有之曰：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慾，以此而已。且國無師長，不以無欲治之民而然也，自然而已。民無嗜慾，亦不以有善治之君而然也，自然而已。道至於自然，則世俗之所謂欲惡、親疏、逆順、愛畏都忘之矣，又奚有夭殤之患、愛憎之情、利害之擇哉？即是可以入水火，忘痛癢，乘空如實，處實若虛，視聽洞徹，其心不滑，其行不躓也。真空不空，乘空有

似乎真而非真也，故言若履實。真虛非虛，寢虛有似乎虛而非真虛也，故言若處牀。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黃帝，古之辯覺夢者，然則華胥之遊，彼直真夢者矣。其託之夢，非以循斯須故然耶。

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解曰：天老者，體天道之無為。力牧者，為人治之工宰。太山稽者，於地類為莫大。得道者，能命三才而役造化，是以黃帝怡然自得，則召三者而告之也。夫道有情有信，而至道不可以情求者，蓋道不廢情而有情，不可以求道也。所謂至道者，道之不離於真者也。安有術之可思以思而求其術？是以情求至道也，終

不足以得道矣。故必疲而睡，所夢若此，而後既寤，則怡然自得也。蓋疲而睡，則肢體墮而智力不用，而夢則真與神接也。唯有得於至道，則天下可不治而治矣。故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二十有八，四七之數也。七七，天癸之數，至此得其中而極其盛。雖黃帝之治不離於有為，故其治不能逃乎數。且七七，陰數也，黃帝方斂華而復本，故特舉陰數之盛者言之。且道不至於真，人未有寢而不夢者，曷亦不至乎華胥？既寤，則怡然自得歟。蓋晝之所好，則夜之所夢，有若黃帝之齋心服形，則想夢自消矣，使黃帝也而有夢，則必至乎華胥而已矣。苟不能齊心服形，則役於思慮，制於陰陽。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且顛倒於夢想，而得失憂喜初無有定，不知去華胥氏之國幾千萬里矣。且晝想夜夢，理之常也。此必託之晝寢而夢者，晝，日之中也，膠擾而接於事之

時也。神遊於形接之時，是神無須與離形也。嘗試論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不得已而有為，雖有為也，而付於物，物之自為，宜無有為之累矣。然既已有為，則帝王之功成而大道隱矣。列子將明聖人之應帝王，始終不離於至道。故即黃帝之始以為言焉，語道至於黃帝則極矣。逮其即位而應世，則擾擾之緒起矣。或治或亂，一喜一憂，其為必不免矣。雖然，黃帝以夫大宗者出而應物，常體盡無窮而遊無昧，是以託之華胥之夢以祛其應世之跡。逮其齋心服形，斂應世之跡而復於至道，幾若華胥氏之治，則所謂黃帝者，世莫得而見之矣。天下之人，徒亦守其陳跡以思無斃爾。故此篇終言季咸之相壺子，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季咸莫得而相，自失而走爾。其說蓋明此也。帝王之道至此而極矣。故《莊子·應帝王》亦以此終其篇。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佞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解曰：姑，且也。射，厭也。姑射山者，厭射世累，不得已而姑且應之者所居也。水幾於道，海，河水之所歸也。姑射山在其洲中，以言居道之中也，非神人孰能與於此？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味於道之淡乎無味。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應物而不倡。不佞不愛，芻狗萬物也。不畏不怒，純氣是守也。不施不惠，而物自足，所謂人人不損一毫也。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所謂人人不利天下也。由陰陽常調而至於鬼無靈響，老君所謂安平泰也。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

解曰：商，金聲也。老商，則反性復

命而無為者也。伯高子，則年彌高而德彌邵者也。故子列子師友若人也。列子嘗師壺丘子，友伯昏瞀人矣。蓋道無乎不在，則亦何常師之有？

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十反而十不告，非不欲告之也，不知其可告也。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知問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頻矣。為章戴者，方且以文之成尊而冠諸首，安足以語老商無為之道哉？是以既從列子，則以懟憾而辭，既退數月，復以脫然而來。去來不

常，懟憾再三，其鄙而不達於道，終不近矣，故不得已而告之。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一眇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烝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解曰：是非在理，利害在事。昔之所是，今而非之，則是非初無定體。我以為利，人或病之，則利害初無常

是。所以有是非利害者，人之生也，因欲有身，因身有愛，以欲發愛，七情交錯，眼逐於色，耳循於聲，鼻流於香，舌嗜於味。一體之內各不相知，雖均於耳目之見聞也，左右異位則明闇或殊，況能無不同乎？由是知是非利害咸出於耳目鼻口之知覺耳。而知覺之生，依於圓明之性，性與物對，物合於我，因以成體，體雖不一，性終無二。夫一性裂為七情，初不屬彼，則反決裂於圓明，亦奚假於物哉？苟能即聲色臭味之中，一有所悟，而休復於真，則七竅俱潛，耳目鼻口融通為一，迴視天下萬物，紛紛擾擾，如雨雪之見睨，無不殞釋而同於真精矣，而況於吾之一身乎？此則子列子履虛乘風之道也，列子於此道生知而自得矣，奚假於學哉？將以垂訓，故必寓於學者，歷階以進之，序而託之於躬行也。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能去智與故矣。此由一年之野進於三年而通之時也。夫不敢，非無其意也，

未至乎目擊而道存也，故始得老商一眄而已。至於五年而來，則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其念其言出於自然而無矜吝之心，則其道莫逆於心，故為之解顏而笑，能無擇於心之念口之言矣。不至乎七年之天成，則未能縱而不守，是未可與權也，安能與壺子齊驅而並駕哉？故必從心之念，從口之言，更無是非利害，始一引之並席而坐。然而從則縱之而已，雖曰更無是非利害，是能無有矣，未能無無也。故必進於九年之大妙，而後橫心之念，橫口之言，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也，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也，無不同矣。道至於此，則不貴其資，不愛其師，故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而內外進矣。夫然後七竅休復於一真，百骸圓同於太虛，其寓於天地之間，猶木葉幹殼之隨風東西，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乎？謂我之乘風，則木葉之飄亦有心於乘風乎？謂風之乘我，則風之吹噓曷嘗有待於我哉？

然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爾。且既曰骨肉都融矣，猶擬之以木葉幹殼者，蓋有生之氣，有形之狀，可使之虛而不可使之無。雖有形體而無形體之累，可謂虛矣。雖猶木葉幹殼之輕，而未離於有物也。此《莊子》所以謂其猶有所待也，是乃道之所以為大妙也。如亦無而已矣，又何貴於道哉？若尹生者，內藏懟憾，以忿瀆之氣自戾於大和，其生也，為天地之疣贅爾。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對憾再三，則積此妄情以終其身，有沉溺而已。雖以坤之厚載，亦不能勝其一節之淪墜矣。噫，有生均命於造化，情想一殊而升沉之異乃至於此，故列子於此特致意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解曰：至人，不離於真者也。真在於內，則萬物孰足以易之？此至人

之所以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登高不慄也。關尹以謂至於此為純氣之守者，蓋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不虧其神，是所以為真也。彼智巧果敢，有心於勝物也。內藏猜慮，外恃盛氣，雖一節片體將不容於天地之間，水火豈復可近哉？唯純氣內守，則知見旋復，觀聽內藏，莫知其為，水火與之為一體矣，此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老君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即此所謂純氣之守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姬，魚語汝。凡有貌似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解曰：貌似聲色，皆謂之色者。凡物自無而生有，必始於流動而生色。太素具而形質始著，太素猶不及於太始，又安能至乎先哉？唯物物而非物者，然後足以至乎先。至乎先，其老君所謂有物混成者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解曰：有形皆屬乎造化，唯造乎不形，則止乎無所化矣。得是道而窮盡之者，離形超化至乎物先，泯絕是非。雖獨正，不足以命之矣。是至人之所以為真也。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解曰：甚易知，甚易行，不違萬物自然之數者，不深之度也。老君以迎隨不見其首尾者為道之紀，即此所謂無端之紀也。行乎萬物，而萬物得之以消息滿虛。其際不可終者，遊乎萬物之終始也。內能處而藏，外能遊乎物，此備道全盡者也。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解曰：壹其性則不貳，養其氣則不耗，含其德則不散，若是則能上與造物者遊，是所謂通乎物之所造也。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却，物奚自入焉？

解曰：由物焉得？為正焉出？而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斯能通乎物之所

造矣。通乎物之所造則能天矣，天則神矣。其天守全，是乃其神之無卻也。其神無卻，則純氣之守也固矣，故物莫得而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還物也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不能自生，神不得形不能自成。神欲不虧其全，其或虧者，以有知也。形欲不傷其完，其傷之者，以遘物也。然神生形者也，愛其形者，神未必守含，其神則物莫之能遘矣。醉者之於車，乘墜皆莫之知，此神之所以全也。神全則死生驚懼不足以動其中，雖墜車也祇能傷其形而不能傷其神也，此所謂犯害與人異，故雖疾不死也。然而得全於酒，徒以沉湎而迷其知爾，非知而忘情者也。至於不醉，則其知歷然不復須臾之忘

矣，故雖不死而猶有疾也。若真知之無知，則雖水火猶不能焦溺，而況於墜車耶？此全於天者所以物莫之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解曰：引之盈貫，言其張之盡鏑也。措杯水其肘上，言其乎之停審也。適矢復沓，言其中之巧也。方矢復寓，言其射之敏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其用志不分而猶象人也。然而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射之所要者在彼，不射之射，所守者

在我。射之射，方可方不可；不射之射，無可無不可。方其猶象人，以外無所懼也。所以伏地而汗流者，以心有所矜也。夫山之高，石之危，淵之深，無心於害人也，登履之者未必皆蹈其患也。唯其貪生，外殉矜吝無所不至。卒之物不能為我害，而吾心自為之害，以至於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其於登履與人無異也，特神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無往而不猶象人爾，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子列子嘗御風而行矣，於進是道也何有？其云爾者，將俾學者不以諛聞為天下之美盡在於己，而務其全也，孔子不居其聖，亦若是矣。所謂伯昏無人者，居物之長，反明為昏，以無為人者也，是所以能登高臨深而不懼，子列子之所受教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

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寤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

解曰：禾生、子伯皆范氏之上客，則其知范氏之名勢也審矣。相與言子華之名勢於中夜，則非有誇誕於人也。商丘開潛於牖北聽之，則知其言之無心而不妄矣。故以其黨之言皆實，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眦之。既而狎侮欺詒，攬摭挨抗，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解曰：子華之門徒以狎侮其詒衆技為戲笑者，求己勝而人辱也。為商丘開者亦以為誕辱而懟憾之，則子

華之志騁而商丘開誠可辱矣。今也一遇之以誠而常無愠容，技雖衆，俄而單矣，戲笑雖樂，俄而憊矣，終不足以為商丘開之辱矣。迴視昔之狎傷戲笑，不亦徒勞而自辱乎？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礪。

解曰：猜慮不存，誠信內守，則其體虛矣。故其輕揚擬於飛鳥投於高臺而骹骨無礪，亦猶醉者之墜車，其犯害與人異矣。

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

解曰：信其言而泳水不能溺，此忠信錯其軀於波流爾。詒以為彼中有寶珠，泳而出，果得珠焉。此何理哉？誠信能感物之證也。且寶珠之為物，體元用妙，每下愈沉，無乎不

在，求以明智，索以喫話，其失愈遠。唯商丘開之誠同於象罔，則其得之亦何異哉？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解曰：泳而得寶珠，亦已異矣，范氏之黨昉同疑之。至於入火往還，而

埃不漫，身不焦，而後以其為有道，而謂之為神人，蓋投於高而無碯，或能因其勢而偶然。泳而出，學泅者能之，若火之烈烈，則物無美惡柔剛，一投於煙焰皆煨燼矣。自非體合於神而同於無，則塊然之形薪火奚可近哉？商丘開以謂吾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唯其忘情而無知，則心一而不二，是所以為道而物莫之能迕也。若夫藏猜慮，矜觀聽，則怛然內熱，已焚其和於中，又焉能入火不熱哉？惕然震悸，已溺其性於內，又焉能入水不濡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

解曰：以子華之名勢而弗輕於乞兒馬醫者，蓋審夫名勢之非道，以君子之盛德，其容貌若愚，故能忘其勢，雖賤弗敢辱也，是亦至信之所感化也。嘗謂商丘開方其誠物而無二心，雖至人純氣之守，無以復加矣。至於藏猜慮，矜觀聽，則猶為蔽蒙之民。由是知至道所在不俟他求，其

於有得亦無漸次。狂聖相去特在克念，罔念一息之間爾，可不慎哉？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解曰：當而以為信，未孚之小信爾。信矣而不期，辟金之至信也。至信之人，內不疑於己，外不疑於物，至虛而無所於忤，至粹而無所於雜，故能參天地之廣大，贊天地之化育。蠻貊之邦可行，豚魚之微可及，此所謂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也。若夫尾生之溺，鮑焦之燔，豈信之罪也哉？是塞以為有信，非至信爾。

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解曰：誠在於我，則物雖偽而皆真；惑存於內，則境雖順而猶逆。處己者唯務於自誠，而聖人之善救必期於彼我皆誠而後已。若《湯問》所謂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於

五山之間者，其彼我皆誠者歟。謂小子識之，則道之在人，無間於少壯，小子之所宜勉也，奚俟而晚聞大道哉？所謂子華者，以榮而不實為名，固宜以名勢驕人也。商則聲之擊斂，丘則地之中高，開則物之啓出，謂之商丘開，是以始則能入水火，終則以謂水火豈復可近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

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解曰：含生之類皆有血氣之性。自人以觀，血者心之所藏，氣者肺之所府，氣運而血如之。一晝一夜，凡萬有三千五百息，血氣周流，寤行於身，寐行於藏，間不容髮，或過或不及，微則疾而甚則死矣。血氣之可順而不可逆如此。由有血氣之性，斯有逆順之境，而起喜怒之情，怨恩生殺，無所不至矣。然而人之為人，雖不能逆其氣，而能帥其氣；雖不能違其性，而能節其性，此人之所以為有道。雖有喜怒之情，其發也，罔或不中節矣。至於飛潛之倫，附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知有生之是利，唯血氣之是使，是以鳥窮則攫，獸窮則搏，欲其柔馴於人雜居而不相搏噬，不亦難乎？然而虎狼鷓鴣，禽獸之至彊者也，既已與人均其血氣，則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苟

能達其情欲，時其饑飽，媚其順而無犯其所逆，未有不可以柔馴者。且達其喜怒而媚之，是養之之術爾。要其所以能使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而不相搏噬者，則本於其心無逆順爾。何則？達其喜怒，未能使之忘喜怒也。喜怒之復，猶陰陽之往來，逆而犯之，固所不可順而喜之，亦非其中。雖暫能順之而喜，終必或犯而激其怒也。唯喜怒不形而於物無逆順，則物亦無逆順於我矣。故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夫鳥獸之所以驚駭散亂，逃竄隱伏，唯高林曠澤、深山幽谷之是趨者，以避患害而從其類也。今而視吾猶其儕，則其游吾之園，寢吾之庭，與人同處，與人並行，亦已樂矣，又何暇趨山林之幽深、慕川谷之險阻耶？意無逆順在我，其不言不為之妙乃默得於禽獸之彊食。靡角者化而柔馴，可謂妙矣。周之宣王知惜梁鴛之術而傳之，至於為治則方且料民，而不知用其術焉，弗思甚矣。如亦

以斯道而牧斯民，其於在宥天下而致恬愉之俗，亦易易矣，所謂梁鳶者，鳶，匹鳥，其性馴耦，梁鳶則進而在梁得其所者。所謂毛丘園者，丘園，蓋羽毛之族，利養之地而所樂居也。此梁鳶所以能養野禽獸，宣王所以令毛丘園傳其術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讒，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解曰：水，負舟者也，學操舟者宜知所本矣。學津人之操舟而不能學其為津人，雖津人之妙止能傳其術而不能使之盡其巧也。有習於水勇於

泗者，雖不學操舟而津人之妙可侔矣。蓋不習於水則顧視水之津涯，方且惕然震悸，惟沈溺之是虞，尚何舟之能操耶？是以輕水者可教，忘水者數能。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未嘗見舟，則非特忘水，雖舟亦忘之矣，是以無往而不暇也。涉水猶涉難也，御世者猶操舟以濟斯民於無難之地也。唯有道者斯能輕忘世故，出沒於萬變之中而未嘗有所困，則其於濟世也有暇矣。顏子用捨行藏同於聖人，故孔子與之玩其文而道其實。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解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心矜則智昏而巧喪矣。夫巧在我，物在外，既已巧矣，以有所矜而拙爾，曷亦定其內外之分？等黃金為瓦甓，則無往而不巧，所要者亦不能捨我矣。然此終不可以彊而為之也，唯有道者其為出於自然爾。且其始也

巧，其終也拙，是以巧而拙。如俾其智巧不存，則莫見其所要之輕重，而遇事未必不巧也。則世俗之所謂巧者，不乃為大拙者乎？故大巧若拙。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黃帝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行當作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解曰：水生之蟲不疾易水性也，若人則生於陵而安於陵爾。呂梁之丈人乃能游於鼃魚鼈之所不能游，蓋其性之所偏能也。唯有其性，故能長於水而安於水。雖安於水矣，不至於不知吾所以然而然，是未能從水之道而不爲私也，則亦不若是之妙矣，故其言終至於命。若夫人者，猶莊子所謂得之以游大川者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瘿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瘿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解曰：學承蜩於累丸者，丸之爲物，可轉而反，莫適爲仄，能累之而不墜，則其處身之定、執臂之審、用志之不分可知矣。以是而承蜩，此所以猶掇之也。夫以蜩翼輕迅，而取之猶掇，則進乎道矣，豈智巧之列？故曰：我有道也。蓋方其處身，若檝株駒，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內能忘我矣。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外能忘物矣。物我兩忘，奚止可用以承蜩？故孔子謂其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志分則神耗，志一則神凝，所謂純氣之守，如是而已。痾瘿丈人則支離其形而無修於外者也，孔子方且衣逢腋之衣而飾儒行於魯，是以丈人者俾孔子修其所用於世者而去之，而後載斯言於其上也。蜩之爲物，捨畢穢，趣高潔，其鳴以時，不食而無求。得形禪之道者，是所以託之承蜩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

知，則淺矣。

解曰：經曰：既有妄心，即驚其神。心之與神，表裏之符也。我驚其神，則物亦驚我矣。海上之人從漚鳥游，以其心無逆順也。既懷取之之心，則驚其神矣，此漚鳥所以舞而下也。且於物無迁，則物物皆然矣，奚止漚鳥而已？唯其好在於漚鳥，故漚鳥從之爾。夫漚之於人為異類也，而人心之不言不為者乃為其所密察，則吾之脩身治物亦何假於言而後信，為而後知哉？齊智之所知，誠淺矣。列子於五漿先饋，所以驚也。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解曰：我之所以為物累，物之所以能為我累者，以形隔而不能大同也。物之與我非本不同，其不同者生於知見。故知其為石則其堅不可入矣，知其為火則其烈不可近矣。雖然，火之燔也，石之堅也，亦非泊然無知者所能亡也。唯其知以無知，湛然不留秋毫於胸中，則骨肉都融，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故物莫之能矜爾。今則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至於問其處石入火之道，則不知也。非特不知其道也，雖石火亦亡之，是真不知者矣。則石也，火也，孰得而矜之？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聞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解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滯於有不

可以為和，匿於無亦不可謂之和，蓋無則無為而非理，有則有矜而非道，唯不廢有無之用而有無俱遺，然後能大同於物。所謂大同者，以不同同之也。同以不同則不毀，石之堅不廢火之烈而不能傷闕於我矣。是道也，子夏聞之於夫子者，雖子夏之未能剗心去智，亦有暇於語此矣，而況於夫子乎？夫子之不為此者，非不能也，不為爾。夫不能者，固不為矣，能而不能不為，是為能之所使，必不能為此矣。唯能之而能不為，或為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斯無不能為矣。竊嘗論之，趙人之處石入火，以其不知也。然則草木之無知也，曷亦不能不焦溺於水火，不窒闕於金石也，蓋麗於五行者，木槁，水弱，金堅，火熯，土均，而布相生、相成、相尅、相制，烏能逃其化？人為萬物之靈，沖和之氣所鍾也，能天能地，能陰能陽。其所謂不知者，非若物之無知也。含和守氣，融會萬物，不覺其有異爾。則其游金石，蹈水火，

烏乎往而不可哉？求之於物，固有雲飛之翰，潛淵之鱗，蟲藏於木，鼠遊於火，皆陰陽之所為也。彼其得陰陽之一偏者猶若是，則聖人大同於陰陽，造化在我，其無入而不自得，又奚待為之而後信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解曰：古者民之精爽不貳，而神降之者，在男曰巫，謂之神巫，則妙於其道矣。命曰季咸，則少而有感者也。妙於其道則我之於人也能洞鑑，少而有感則人之於我也無匿情。凡域於形體者，莫不惑於死生存亡禍福壽夭之數，而季咸能先事以期之，是乃昧者之所謂至至者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

人得而相汝。

解曰：文者事之彰，實者道之真，有文而無實，猶有雌而無雄也，安能居物之先而化育萬物哉？列子以道與世抗，故其為可必而其信可期，是盡壺子之文而未盡其實者，則於何逃形哉？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莊子作萌乎不詭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旦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昧，是

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為茅靡，因為波流，故逃也。

解曰：示之者在我，見之者在彼，有所示則必有所見矣。示以地文，偏於陰也，不震以動，不止而寂，則見其德幾杜而不發，故以為弗活。示以天壤，多於陽也，名實雖不入，而猶有我，氣幾雖外發，而其息則深，則見其德出而為善，故以為有生。所謂杜權者，始見其地文，莫知其為杜德幾也，及見其天壤，然後以其杜德幾為權，時之宜爾。至於示之以太冲莫昧，則至和發越，莫測其涯，氣幾常均，充塞天地，外應萬變，而

終不能撓。其淵靜之居，水之九淵類是矣，故季咸於此莫得而見焉。所謂九淵者，水性無人。雖曰因地

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或旋或止，或流或濫，或下溜而為汰，或旁出而為汎，或雍而復入，或汧而流行，或出同而歸異，雖波流九變，常淵然自若。道至於此，則入於不死不生矣。季咸所知者，有生之後爾，尚安得而相之哉？然而太沖莫眈猶寓於氣而示以幾也，至於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雖人而能天，雖泛應萬物而常深根寧極，此季咸之所以自失而走，列子追之弗及也。夫偽之於真，猶雨雪之見睨而消也，故曰已滅矣，已失矣。且未始出吾宗，則不離於宗而猶有所示者，蓋至道雖妙，未始不示，譬如日光無所不照，盲者不見，咎豈在日？所謂壺丘子者，以空虛為體而居於中高之地，居於中高則疑若可接矣，以虛為體則未嘗與世抗，此其所以莫得而相。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

出，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怫然而封戎，戎宜作哉。壹以是終。

解曰：三年不出絕物也為其妻爨食豨如食人，忘我也。於事無親，則去智與故也。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則復命反常而一真獨露也。怫然而封哉，則萬變雜然而其却常塗也。一以是終，則亘萬世而不易也。列子進此道矣，將示人以復本，故云爾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解曰：人之性猶水也，凝之而為冰，

釋之而為水。凝則其體不易，釋則其用不窮。至人之心，渙若冰將釋而復歸其明，曾何光耀之外鎮哉？若夫內矜實智，不能自解物有，結之便辟成光，人皆得以密察之，有若漿人之權輕利薄者，亦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矣。整，亂也，謂所患眾至也。齊，中央之國，任事效功之所在也。故子列子之齊，中道驚五漿之饋而反也。雖然，驚於此者，與所謂寵辱若驚者異矣。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

解曰：以五漿先饋為驚，是善於內觀者也。處己，謂不遺形也，此戶外之履所以滿也。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解曰：北面而立，辯於物也。敦杖蹙之乎頤，忘我也。不言而出，忘言

辯也。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則未能默悟不言之教，敏於求道而忘其足也。且徒跣而走，則既已異于處已矣。《莊子·德充符》數稱無趾兀者，意幾是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被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解曰：能不失其德而未至乎上德之不德，知可道之有跡而未造乎常道之無心，斯不能使人無汝保也，且以不能使人之無保為患者與夫使人保汝者有間矣。感豫者，先施之謂也。列子固未嘗出異以感物也，其所以人得而保之者，是必有以感之而不自知也。既已感物也，勞汝神，搖汝精，日與戶外之履者相與辯，其果有謂乎？故曰：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俱淪於人道之患，故莫知所告。其小言之詹詹，安能為至言

之發藥哉？若是者，同之乎迷塗，物與我無成也。故曰：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君。老君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

解曰：孔子曰：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進涓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欲得其真而已。

老君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解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蓋離為目而圍二，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其意已傳，知人者每得於眉睫之間，故楊朱之睢盱盱，其視不正，則老君以為不可教也。故《黃帝書》曰：機在目。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解曰：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下愈況，是謂若辱。沖而不盈，故盛德若不足。若此者，其視顛顛，與人相遇，目若不相見者，奚有於睢盱哉？

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解曰：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昔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猶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遇遽若是之異者，乃知至道密庸，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之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於往反之間爾。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

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解曰：貴其美而賤其惡者，情之私；惡者貴，而美者賤，道之公。或美或惡，生於妄見；貴之賤之，亦非真理。所惡於逆旅之妾者，非謂其美也，以恃其美故賤之，所貴於逆旅之人者，不以能賤其美也，以不知其美故取之。如俾逆旅之妾亦不恃其美而無自賢之行，則無往而不愛矣。老君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非惡美也，惡知其美爾。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

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解曰：柔弱者道之本。守道之本，自勝而已，故無一不勝。以此勝一身，以此任天下，有安而無危，有福而無禍。雖未嘗先人而人莫之能先，是乃善攝生者與天地同久之道也。《易》曰：巽以行權。《莊子》曰：於魚得計。義協於此。故老君、粥子其書每致意焉，其稱上古之言則以此道自古以固存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

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解曰：所謂有非人之狀者，其形貌之近似，若蠶目豺聲、虎頭燕頤，載之近史，為可考者。斯言脗合乎造化之妙，特人惑於淺智，不悟童智之奧爾。列子務明至道，故橫口而言，唯誠理之是取，而不顧衆意之所驚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為前驅，鷓、鷓、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

解曰：觀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則以力使禽獸，不誣之理也。

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

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智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解曰：皇步帝驟，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以言世每降而道每隘也。在太古之時，則禽獸與人同處，與人並行而不疑。世降而每隘，乃始驚駭散亂，逃竄隱伏矣。夫異類而與人同處並行，雖曰太古之時則然，亦太古神聖之人有以會聚而訓受之也。且古今之時則異矣，而神聖何殊於古今？後之神聖之人亦有矣，不聞聚禽獸蟲蛾而訓受之者，何哉？蓋世已降矣，異類既已驚駭散亂隱伏

而不可復聚矣。雖有神聖之君，亦能使鳥獸魚鼈咸若而已。故必達乎聖人之時，而後可以語聖人之道。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意。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解曰：喜怒之用皆不中也，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狙公賦芋，名實不虧，將欲限其食，使之伏而喜，必且誑之而使之起而怒，故終得其喜也。如亦遽而與之以朝四而暮三，非特不得其喜，必亦起而怒矣。且衆狙之喜怒非有偽也，三四之數無增損於七也，計衆狙之心，寧飲於朝而餒於暮也，則朝暮之多寡，喜怒安得不為用哉？嘗謂自太易既判，

一變而為七，天三地四之數，一奇一耦，方生方成，萬物不能逃其數也。不明其數則役於數，不惑於數則能用其數。非唯衆狙之喜怒為然也，霸者驩娛之治所以羞稱於聖人之門者，為其以能鄙相籠也。非唯霸者之治為然也，雖聖人之應帝王，未免於以天下為籠也，特其用數有微妙，故其治效有淺深爾。推而極之，雖天地之造化，一晝一夜，一覺一夢，一寒一暑，一死一生，亦無以易大衍七七虛一之數矣。故謂衆狙之喜怒為惑，則物物皆惑也；謂人之喜怒為是，則衆狙之喜怒安得獨為非乎？人見衆狙之籠於狙公則笑之，至於已嘗處於籠而不知笑，是亦惑矣。故以人而笑衆狙，亦猶《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也。且狙之為物，善伐其巧，恃其便，其心難於調御者也，乃惑於三四反覆之數而不悟，而況於餘物乎？是或列子特取狙公賦芋之意也。雖然，狙公以損其家之口而至於匱，故不得已而限

狙之食爾。由是知聖人以智籠羣愚，亦以世降而不足於道，故不得已歟。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爾。

解曰：鷄，木畜也。木與木相摩則然，故鷄爲善鬪之畜。虛驕則有傲物之態，恃氣則有凌物之志，雖未嘗見鷄而求敵無所不至，若是則能無懼而已矣，豈能必勝哉？故問其可鬪，則曰：未也，猶應影嚮，則能不恃其氣，顧影之所嚮則應之爾。猶疾視而盛氣。則弗逐於影之妄，見嚮而應之也。有敵之者至，則致其雄毅以待之而已。然而疾視則其神不寧，盛氣則其心不平，雖弗與之鬪，而心動於內，神沮於外，但忍而不發爾。故曰：未也，及其幾矣。

之後鷄雖鳴而無變，望之似木鷄，其德全矣。蓋內忘其氣，外忘其形，他鷄雖竦立而鳴，而我不聞其聲矣，與槁木何以異哉？則不爭之德莫盛於此，故曰全也，天下之鷄皆莫之能敵，但反走而悅服矣。若太上之降胡俗，孔子之服門人也。心爲絳官，於禽爲朱雀，聖人善養於內，使之足而不貪，飽而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衆人但養於外，使朱雀常饑，翱翔八表，惟利是求，不貪則不足以滿其懷，不爭則不足以充其欲，至於死而後止。悲夫。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悅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

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以。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解曰：宋康王說於勇力，方惠盎之見也，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惡其以仁義之說投於我也，其意疑若不可迂矣。而惠盎因以勇力投其好，屢進其說而終歸於孔墨。宋王將以其言爲然，則既拂其所好矣；將以其言爲不然，則未見其背於理也。是以惠盎既出，則謂左右言其辯爾。嘗試論之，在可言之域，初無定是非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爾。有若儀秦習縱橫之言而遊於戰國，俾

六國之君皆知其為辯，終不能屈其說，信其言而用之，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則辯者之是非果如何耶？雖列子之書亦未免於辯也，其言此者亦遣其著書，陳言之一端爾。

黃帝解

莊子以帝王之功為聖人之餘事，謂之為餘事者，不曰帝王之功，為不足為也。亦云聖人之道博大宏深，帝王之功皆其糠粃土苴之所為爾。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功也。天下之所以仰望於聖人者，以其有帝王之治也。故莊子亦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夫天之神，地之富，必形於天瑞之生化，則聖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應帝王者，安可以已哉？此《黃帝》之篇所由而作也。昔者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道出而為德矣，皇降而為帝矣。而黃帝，為帝之始，雖有應世之務，未至乎堯之放勳也；雖有濟世之德，未至乎舜之明德也。然而既已通天下之故，則思為之端起而吉凶之變生矣。

故其始也，喜天下之戴己，繼乃憂天下之不治。五情感於內，肌色瘁於外，自非齋戒以神明其德，安能當天下之至變，為天下之至難而不蹈於凶咎悔吝之域哉？唯黃帝能齋心服形，而不離於至道，是以雖遊於榮辱利害之塗而辱與害之所不能及，天下之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也。有若姑射神人之所為，即黃帝之治效也；有若列子之御風而行，即黃帝之至道也。至人之守純氣，聖人之藏於天。商丘開之與物無忤，梁鴛之心無逆順，凡皆其鼓舞萬物之所本也。津人之操舟，呂梁之蹈水，痾瘦之承蜩，趙人之處石入火，凡皆其感通天下之功也。以此感通天下，則天下孰足以累之？以此鼓舞萬物，則萬物孰足以撓之？黃帝之所以為帝，其道如此。故列子之論道，數稱《黃帝書》以為宗原缺。

終於應帝王者，亦此意也。且列子既著《黃帝》之篇，至於稱陽朱之言，則以謂五帝之事，若覺若夢，渾賢愚而歸於消滅。其言堯舜，亦謂其與桀跖同腐。

蓋自道觀之，則黃帝之治初不離道；由帝王之功以觀，則大道之體已隱矣。其功名之跡幾何？而不與時俱運，而同歸於盡耶？其稱楊朱之言，豈非去黃帝之功名而存其大道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四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穆王上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臆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烝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

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所據，望之若雲屯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解曰：方外之與方內，其不相及亦遠矣。穆王，方之內者也；化人，方之外者也。西方主金，金爲從革，故化人之來必自西極也。物本非有身，原太虛化人造物之主也，六合所不能拘，五行所不能役，故可以撮乾坤于黍米之中，促劫運于須臾之內，綽綽然猶有餘地，至于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變物之形，易人之慮，皆平常閑事爾。穆王在耄荒之中，見物皆有知，身不虛故驚天駭地，而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惟露寢，引三牲，選女樂，庶幾其歡心焉，而不知化人之所樂者真樂無樂爾，反

以爲卑陋腥膻，困憊中賴而不肯一顧焉。王又改築中天之臺於終南之上，其高千仞，選鄭衛之處子以滿之，奏《烝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獻玉衣，進玉食，而不知化人者居無居，味無味，色無色，聲無聲，又豈悅夫人間之所悅者乎？化人見王有慇懃恭敬之心，似可教者，然未可頓超最上乘道，試漸引之入於下乘之道，使攬其祛而同遊，上中天之半，及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霄之外，上無所攀，下無所據，若雲屯于碧霄而不墜焉。耳目之所觀聽，鼻口之所納嘗，皆非世間之所有。自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上帝之宮闕，乃復從上俯而視之，却見人間昔日舊宮但累土積薪爾，與蜂房蟻穴何以異哉？乃捨卑穢，趨高潔，不願復還於故都，髣髴數十年矣。嗚呼，穆王亦丹臺之舊侶也，謫降人間，塵俗之氣尚未深染，故能安棲聖境。此雖下乘之所居，豈胎生肉人所能到哉？縱使能

到，亦魂警魄喪而必求反歸也。

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常，疑慙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藟，騶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主車則造父爲御，裔裔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

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解曰：化人之道，千變萬化，不出於一。唯其至一，是以真能證其道者，一超而入無有，漸次以夫學者，其才未可告以聖人之至道也。故假示中天之化，使之睹人間之無有，審世累之可厭，而不思其國矣，乃始示以至道之真境也。仰不見日月，則高不足以擬之；俯不見河海，則深不足以命之。光影所照，目亂而不能得視，則天光內發，可視以神而不可視以目，音響所來，耳亂而不能得聽，則天籟自鳴，可聽以氣而不可聽以耳。由此而視化人之宮，亦猶中天之視其國矣。穆王不足以進此，故解心釋神，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也。夫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則初不離於中天，而見聞之異迺至此者，蓋妙道所在，不離當處，頓超羣有，非特不異於化人之宮爾，其所居，其所游，初不異於王之宮、王之圃也。由是知狂聖之所以異域者，名轉而實不轉，人迷而道不迷，亦若神游而形不動也。嘗謂化人之來於西極也，豈從顯奇出異，務駭於俗哉？蓋將俾斯民同之乎妙道而後已。如穆王能先覺其道，則黃帝華胥之治可幾矣，奚止一身之娛哉？方穆王虛五府以爲化人之奉，化人猶不舍然，化人豈真有心於聲色臭味之樂哉？蓋欲其即此而悟世味之無樂也。此而不悟，於是化人與之爲神游，顯示幻化，欲其睹化工之隨起隨滅而悟神理之自然也。彼方假示變化，穆王乃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而樂之，抑又非矣。至於化人復謁王同遊，則示以道之真境也，穆王至此非特不能進，請於化人而求還矣，何則？妙道之行，超於形

體，豈未得於道，未證其理者所能居其域哉？化人知其終不悟矣，故於其求還也亦不制止之焉。雖然，化人移之，王若隕虛，是亦所以覺之也，而穆王終以不悟。故及其既寤，則自失者三月也。然而由此而復，更問化人，化人語以神遊之理，乃始悟變化之理而大悅也。於是不恤國事而遺物，不樂臣妾而離人，肆意而不守其心，遠遊而不局於近。命駕八駿之乘，馳驅無所不至矣。夫造父三百之倫不世出，八駿之乘非常有，一日而行萬里，則其超虛送日之步風雲不足以擬其駛矣。馳驅千里，至于臣蒐氏之國者，蒐，擇也，方且馳驅而擇所徂向也。白鵠，潔白高飛之物。牛馬，任重致遠之畜。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將易其慮而使之趨高也。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則滌其形而使之致遠也。崑崙，西極之山也，謂之崑崙，則擬夫道之高明渾淪也。赤水之陽，水之北也。陰而含陽，元妙之象也。其始也，至

于巨蒐氏之國，則過之而不守。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則猶託宿而不久處也。別日升于崑之丘，則進於道矣。《莊子》以支離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為黃帝之所休，謂黃帝由崑崙之丘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則崑崙之象道可知矣。夫穆王能升于崑崙之丘，則其肆意所遊亦遠矣。然其行不能無假於輿馬，非若化人之神游也。故雖一日行萬里，猶可期以數。雖入於西極，終亦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而不能至化人所從來之國也。黃帝，至聖之人也，雖封于其宮而不見其人。西王母，仙聖之種也，雖不容於不主而賓之。抑與之觴于瑤池之上，而徒歌以倡之，宜能心醉其道而得其樂矣。而穆王之和，其辭哀焉，是止能窮當身之人樂，而不得夫天樂者也。廼觀日之所入者，日，道喻也，莊子以十日並出萬物皆照為德之盛，則日之入於西極，其聖人斂道而歸於大本大宗之象歟？觀日之所

入，則觀之而已，不能造其道也，故終則嘆其不盈于德而諧于樂也。《周書》稱其百年耄荒，是所謂後世追數其過也。然而能窮當身之樂而得壽之大齋，是乃世俗之所謂登假於道者。故考以竹書蠹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縷》《山經》《爾雅》及乎《大傳》，咸紀其說焉。嘗謂黃帝之夢神行也，穆王之化亦神遊也，夢化均矣。而異其治效者，黃帝之夢本於齋心服形，穆王之化殆變易於化人爾。又黃帝之寤得之自然，穆王乃不得已謂於化人而求還爾。此黃帝所以既寤則怡然自得而致華胥之治，而穆王既寤則自失者三月止於窮當身之樂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

解曰：欲學幻者，是欲以幻還學於幻也。三年之久，其幻化之極可盡模哉。三年不告其術，是以不告告之也。老成子莫能洞視不說之理，

方且請過而求退，故尹文先生不得已而與之言，揖而進之於室。其道奧也，屏左右而與之言，則衆不見獨，非所與知也。所謂老成子，則晚聞大道而能有成者也，故其學幻於尹文先生，則始也請其過而求退，終能傳其術也。所謂尹文先生，則內得於道，示斯文以尹衆者也，故老成子學其術焉。

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解曰：生死幻化，槩而論之，如形之影，如水之漚，如薤之露，如電之光，皆幻而已。即其巧妙功深而難窮難終者，謂之生死。即其巧顯功淺而隨起隨滅者，謂之幻化。謂之者，因其用而彊名之也。故微妙雖殊，其

巧均也；淺深雖異，其功等也。則幻化奚異於生死哉？唯知幻化之不異生死，則死生不足以爲大。幻化不可以言淺，死生不能變幻，化自我出矣，故學幻者必本於知幻也。雖然，知不離覺，說有覺者不離幻境，就無覺者亦不離幻，是故由知學幻以幻幻，物雖能幻，物我猶在幻，既有學幻之知，斯墮爲幻之境矣。唯真能以性覺者，諸幻盡滅。初無有心，奚須學哉？然則尹文先生之不告老成子，是真能幻者矣。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解曰：麗於形體，無動非幻。造化雖妙，亦不離幻。造化幻物，常因人爲。人爲之幻，亦依天理。造化之幻，不離陰陽。人之幻化，不離數變。制於陰陽則雖真亦幻，窮其數變則即幻而覺。覺在於我，幻豈屬彼？苟得此道矣，不特能幻物，而不

幻於物爾，遂能幡校四時，更造雷冰，變易飛走，奪造化之幻矣。且所謂幻者，果何自而然哉？要其所本，依於妙心，是生其體，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體雖顯，幻理則妙。顯斯有幻，妙故能幻。唯顯故可得而言，唯妙故必深思三月而後得其道爾。且古之學幻者，非曰幻可以駭俗也，故學之蓋將即幻而覺其道爾。故語其能幻，則飛走可易，雷冰可造。及既得其道，則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噫，幻化之妙若此，故尹文先生亦不自任其道，姑道老君徂西而告之之言爾。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解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幻化萬物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覺幻化之道也。天地之幻物，陰陽迭運，寒暑審度，使萬物莫不由其道而得其宜，不以幡校四時爲功也。如天地亦以冬起雷，夏造冰爲幻，則物

無遺類矣。則善為化者，亦奚以顯奇出異，務駭人之觀聽為哉？是以聖人之化，雖曰密庸，不可俄而測其功，則亦同於人而已。此老成子之能幻，所以終身不著也。孔子能之而不為，亦此道也。五帝三王，皆古聖人也，或遜或爭，因時適變，雖示智勇之功，而默運不言之妙，人能睹其功而莫測其化之之由，未足以語帝王之治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蘊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解曰：覺之證，夢之候，雖神形所遇，不一其理。要其所本，唯其心之自造爾。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解曰：感變之所起，不出於覺之證，

夢之候，理之常爾。識其所由然，且能無所怛，而況於知道乎？知道者，雖死生曾無變乎己，其視夢覺亦未矣。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御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解曰：夢者，神之所遇也。至神之道，陰陽莫測，莫之能測，則莫之能制矣。人之為神，因精而集，寓於形體，因於陰陽，因於彼則必役於彼矣。此一體之盈虛消息，神遇為夢，所以通於天地，應於物類，無所逃也。故夢涉大水，夢涉大火，氣實制之也。飽而夢與，饑而夢取，欲則使之也。或夢揚，或夢溺，則疾癘得以蠹吾之神也。或夢蛇，或夢飛，則物類得以感吾之神也。將陰夢火，將

疾夢食，則夢想之顛倒有如此者。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則憂喜之更生有如此者。夫以一身之微，百年之生，晝夜居半，一不能守其純氣，則與時盈虛，陰陽萬物晝夜為吾之寇，形勞而不休，神耗而不可已，終身服役，與物俱化矣，可不悟哉？嘗究夢覺之理，夜旦之常爾。夢之所見，雖曰神遇，實為形役。形之役我，非我能役，我則自役。由我役形，形反役我，我受其役，反不能制。方其為夢，不知是夢，因覺知夢，俄而復夢，猶以為覺。夜旦遷流而不停，終身覺夢而不悟，雖水火取與等相，初無有實，而憂懼喜樂之態真有於心。然而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真於夢。覺之所為，止存於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見於思慮之外，則夢實靈於覺。旦旦之覺，其云為常有倫；昔昔之夢，其聞見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爾，其差殊之變乃至於此，又況生死為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

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來亦不足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穆王下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解曰：晝之想，夜之夢。夢也魂交，覺也形開。晝夜迭運，物化往來，猶如空華，隨起隨滅。故信覺者不可以語道，信夢者不可以爲達。雖然，神形所遇，雖合於物，究其所生，咸其自造。故夫想夢之顛倒與夫想夢之自爲，非有佗也，亦在天神之凝不凝而已。所謂真人者，不離於精，而其神凝者也，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拒，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儵然而往，儵然而來，不逐於物化之往來，而於夢覺都無

所信者也。故能其覺自忘，而其寢不夢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解曰：西極之南隅，坤兑之方也，萬物由坤之致役而趨悅息之兑，故其國以夢之所爲者爲實。謂之古莽之國，則其道廣莫，自古以固存也，是

亦西南之類也。東極之北隅，艮震之方也，萬物由艮之徑路而達乎震之大塗，方將趨於相見之離，故俗常覺而不眠。謂之阜落之國，則以物生阜而為聚落也，是亦東北之類也。中央之國，陰陽審度，故一晝一夜，一寒一暑，以覺為實，以夢為妄，凡皆不能逃陰陽之變爾。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背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

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解曰：晝夜各分，形神迭用。晝勞於神者其形則佚，故夜則神佚而形勞；晝勞其形者其神則佚，故夜則神勞而形佚。此陰陽消長、物極則反之道也。尹氏與其僕所以有苦佚之復而不得兼於覺夢也。昧者不察夫盈虛之理，信覺為實，以夢為妄，知趨於晝之利害，而不暇知夢之苦佚，殊不悟使夢而無知則可矣，夢而有知則哀樂欲惡不殊於覺，又安可以為妄哉？尹氏知以是為疾而訪其友，是或神者先受之也。至於能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則其理誠可信矣。如俾其誠之不已於己，思慮損之又損，則至神可凝，想夢自消，奚止其疾少間而已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

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按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解曰：人之常情，信覺為實，以其形之所接也。謂夢為妄，以其魂之所交也。今焉覺之所為而忘之，不幾於夢乎？夢之所遇而有實，不幾於

覺乎？蓋覺之所為，每出於有心，故易以忘神之所遇；或出於無心，故夢則靈。要其夢覺，初無二致，冥之則俱真，辯之則俱妄。如勿夢為實，方其夢時，奚不知其為夢？以覺為實，則既已覺矣，奚為復有夫夢？斯人之生，適居中央之國，故其於夢覺，別之如此。如以夢覺之理語諸古莽阜落之民，則其是非特未可定也。鄭之薪者，其初以實為夢，終則以夢為實；取鹿者用其言而以為夢，取其鹿而爭其鹿。夢覺雜揉，真偽交馳，是非相蓋，此所以必有訟也。士師，聽其訟而折之者也，將以取鹿者為是，則鹿本薪者之有；謂薪者為是，則尋而得之。蓋出於夢，是非樊然，莫知其辯，據鹿而二分之，安可以為聽訟之善乎？此鄭君聞之所以歎而訪之國相也。然而覺夢之理，平分晝夜，信覺不語，信夢不達，唯黃帝、孔子能辯其然爾，非黃帝、孔子則是非安可以遽而折之哉？然則士師之二分其鹿，雖為之

不得已，要其至，則二分之者其於覺夢都無所信，而無所不信者也。雖未至於想夢自消，可謂能任之矣。且恂士師之言，不亦可乎？士師，法之所在也，凡有形有名而以法為分者，是非紛然，莫適為可，皆為之於且然而已，不得已而可乎可，不亦可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竭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解曰：理涉於情偽則卦兆可占，為

見於利害則祈請可禱，疾得於嗜欲則藥石可攻。迷忘之疾，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又何占相、祈禱、藥石之所能已乎？露之而求衣，未能忘寒暑也；饑之而求食，未能忘形體也；幽之而求明，未能忘好惡也。由是知華子之忘特以疾而有所蔽爾，非真能忘世態者。故儒生欣然知其疾之可已也。如真忘者，雖造化亦未如之何矣，豈儒生淺術之所能已哉？儒以詩禮發塚，最為害道之大原者。其所以使斯民離實學偽，亦有以密移而罔覺之，使人由之而不知也。故自以謂其方密傳世，必屏左右而獨與居也。與之居七日，則渾沌死，而視聽食息均於人矣。故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故。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

與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解曰：真之難遇而偽之易以亂人也久矣。所樂在於真，則萬物不足以易其好，雖妻子之愛為可割矣。所物不足以擬其尊，雖儒生之道不足守矣。故華子既悟，則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也。華子知忘之為可樂，則宜於世累能忘之而弗念矣。猶恐外物之亂其心而不復得須臾之忘，又況於初不知忘之為可樂而日趨於是非之塗。若華氏方且以華子之忘為闔室之毒，儒生方且欣其疾之可已，則其心之淆亂何如耶？所謂宋陽里華子者，陽則以生育長養為事，華則得陽而蕃鮮，是皆趨於擾擾之塗者也。中年病忘，則落其華而反本焉。及其既悟，則復趨於膠擾之塗矣。反常者兌之悅澤，生出者震之決躁，故華子既悟，迺大怒也。子貢居言語之科，方且以賢於方人，見斥於孔子；若顏子則能忘仁義，忘

禮樂，屢進而至於坐忘矣。故孔子顧謂顏回記之。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如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

解曰：歌哭、白黑、香臭、甘苦，至於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紛紛之名，同一妙本，初無二致。由彼妄情，有於愛惡，物物分辯，種種假名，尋名求實，執着不易，莫有覺者。即其一端而論之，以白為白，是從衆也；以白

為黑，是從我也。從我則衆疑，從衆則我惑。彼我異言，白黑殊名。名言雖殊，體性不動，是以名言之異。衆寡相傾，寡不敵衆，以迷導迷，淪胥以溺而不反矣，安可遽以衆人之同疾為是，一人之獨覺者為非耶？楊氏以為我之道傾天下，方且與儒墨相為是非白黑，故為逢氏病之，而俾之訪於魯之多術者。逢氏則逢物而偶之者也，故少而惠，長而以迷罔為疾。

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而歸也。

解曰：天下本無正是，大道不涉言詮。但聖人垂世立教者，不免於云云耳。又恐學者以衆人之言為非而以聖人之言為是，遂認而不捨，守而不忘，諺所謂黃金雖貴，入眼成翳。故老子曰：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立仁義忠信之教，垂詩書禮樂之文，迷中之最迷者，又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如遄歸，蓋

使之返照，求之於內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解曰：傳教者有真偽，受道者有先後，先入者為主，後入者為客。今之學者，先遇一師，傳以偽法，遂認而守之，謂其無以復加矣。數年之後，忽遇真師，傳以真理，反執而不信，至于終身不悟，良可悲哉。故禦寇設此燕人過晉之喻。斯人也，生于燕而長于楚，既老而歸。過於晉國，同行者誑之曰：此燕之城也。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也。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也。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墳墓也。乃哭不自禁。

同行者啞然而大笑，曰：此晉國也，向吾給若。其人大慙。及至燕國，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遂消沉而不能更發矣。蓋境之感人，初見則動情也，深再見則視猶平常。且父母之邦，本以樂生也，今愈近而愈覺，終至於涕泣而止爾，何生之樂哉？

又其所謂燕者，初非燕國，實晉城爾，彼以偽給真，此以真信妄，自給之者以觀，真足資其獻笑爾。由是知人之所謂內外親疏、喜怒哀樂，未有不猶燕人之給也。從而親疏憂樂之，亦未有不見笑於造物者，猶燕之人也。如亦悟其不真，則亦必思其當悲憂之時，何至而能爾也？然而親疏不在物而在我，真偽不在境而在心，心真則雖偽亦真，心惑則雖真亦偽。向俾晉人終不自言其給，則燕人之情終亦不易矣。及知其為給，雖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矣。何則？人之心未始不真，一誘於人，偽欲復於真，不可得矣。是以燕之人真情一散，漫不可復。其後

彼雖以誠而來，我亦審其無妄矣，欲強之悲，終亦弗能矣，可不慎哉？嘗原老列之教，大抵期鎮斯民以無名之樸，使之不蕩於偽而已，不以治斯民於既澆漓之後為教也。故《道經》終言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而《穆王》之篇終之以此也。

穆王解

由皇而下至於王功，雖曰道之屢降，要帝王之應世，咸本於道，皆聖人之所為也，特其因時適變。居帝者之世，不得不為帝功；至王者之時，不得不為王業爾。治至於王功而末矣，雖賢人可久之德，亦庶幾及之矣，故禹湯文武同為王功。啓之賢亦足以承禹之道，成王之中才亦能特守文武之業也。至於穆王，道不足以傳，化人之妙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周道自是而衰矣。於帝言其盛，於王言其衰，始終之理也。且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或由幻化，直若一夢爾。故此篇劇言覺夢之理，有若古莽之國，以夢中所為為實者；有若阜落之民，常覺而不眠者。

子，之垂訓有望於萬世，且暮之遇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進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

解曰：退朝日閒，閒居則方退食自公，故其憂有在於治天下、遺來世，有以見，聖人雖閒居，乃心罔不在王室，其忠有如此者。問也者，心之所欲為而未達者。仲尼之憂，雖顏子所未喻，況子貢之弗如哉？故不敢問。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

解曰：回之援琴而歌，欲夫子之聞之也。果召回入，有以見聖人之教不倦。

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

役思慮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僕，勞形體於晝則昔昔夢爲人君。至於爭鹿之訟，則覺夢又不可得而辯矣。聖人應世之跡，如斯而已。誠能審覺夢之道，則知病迷者非本迷，病忘者非本忘。是非美惡，同之於道。道化德業，同於一致。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有餘，而況於王功乎？嘗原天下之治始於三皇，方是時也，以道在宥天下，民結繩而用之，卧則居居，起則于于，可謂至治矣。然既已出道而爲治矣，則時運而往必降而爲帝者之德。帝者之治，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已盛矣，然德已顯矣。必至於湯武之王，人皆知王者之功見於夏禹之時，殊不知其闔端乃自於三皇之前，而其未存乎千歲之後也。故譬道之每降，猶水之離源，其流無已，去本日遠，必不可復反矣。莊子謂有虞氏爲招仁義以撓天下，謂聖人爲不忍一世之傷而警萬世之患，蓋謂此也。雖然，有聖人者能以道御時，不隨世降，雖成周之王可使民之攸墜不殊於至德之世，此則子列

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解曰：顏子之樂在道，孔子之憂以人。由衆人以觀，唯顏子為獨樂；由顏子以觀，唯孔子為獨憂。天之所與，樂之而不辭，謂之樂天；命之所制，順之而不逆，謂之知命。能樂天而不能知命，能知命而不能樂天，皆不足以為不憂。雖樂天知命則窮亦樂，通下樂所樂非窮通，是所以不憂也。顏子得是道矣，故居於人不堪之憂而能不改其樂也。雖然，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以樂天知命為不憂，始之所是也。以樂天知命為憂之大，今之所言也。顏子之於孔子，得其行而未得其所行，所以援琴而歌，而不能與聖人同憂也。且皆聖人之言也，豈真有迥而不合哉？因時適變，姑請以今言為正爾。至於真樂真知，則今昔之言又烏知辯？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解曰：聖也者，德之極而道之至也。謂之聖人，則心凝形釋，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當有何憂哉？雖仁者猶能不憂，而況於孔子集聖人之大成者，其果有憂乎？如未免於有憂，則不可以言聖矣。謂聖人為有憂，是不知聖人者也。今而自以為憂之大而形於色者，蓋聖人者，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而自任以天下

之重者也。以樂天知命，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我則不憂矣，安能使斯民皆無憂乎？彼民未盡無憂，則聖人安能獨無憂乎？非特憂在於當年，其憂又有及於來世。方來之世為無窮，斯民之憂為無盡，聖人之憂亦與之為無盡，則其為憂也不亦大乎？又況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求治而其道不行，以詩書禮樂為無救於治亂，思欲革之而未知其方，安得而無憂乎？何則？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雖然，跡雖不可守而履亦不可廢也。故詩書禮樂，棄之則無以為治，即之則不能為治。今而以樂天知命為不憂，是併與其履而棄之矣，又何以為治哉？是以謂之樂天，未免於有所樂也。謂之知命，未免於有所知也。有所樂則必有所憂，有所知則必有所遺，唯得所謂真樂真知，則無樂無知矣。無樂無知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

不為，憂樂兩忘。為無為，俱遣詩書禮樂，亦不必棄而革，而天下可治，來世可遺也。此《易》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孔子所以刪《詩》定《書》，繫《易》作《經》，諄諄於垂訓者，蓋以此也。

顏回北面拜乎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日不輟。

解曰：顏子嘗請行於孔子而將之衛矣，孔子以為若殆往而刑爾，是或未得所謂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而然歟。至於謂其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同於孔子，其以有得於此而然爾。至於子貢，雖曰智足以知聖人，於聖人之道則不得而聞也，故至此則茫然自失。雖然，深思歷時而不變，至於不寢不食而骨立，則都忘我體，融會於理，可告以聖人之道矣。故一得顏子之喻，則釋然反夫子之門，終其身焉。絃歌則得其樂，誦書則亦知詩書之不必棄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解曰：人之見聞，不離形體。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特聖人所以為見聞寄於形體以發其明，不盡循於形體也。唯其不循形體，故能廢心；唯其寄於形體，故猶用形。廢心，即亢倉子之視聽不用耳目；用形，即亢倉子之不能易耳目之用。以亢倉子之為聖不殊於孔子之聖，則知孔子之道無異於老君之道也。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

合於神，神合於無。

解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而神運乎其中矣。太初兆而為氣之始，氣委和而有生，有生斯有心，造化之均付於人者如此。所以有狂聖之異者，以其所合不同也。聖人則每陟愈上而合於無，合於無則無往而不合矣。衆人則每降愈下而合於物，合於物則無適而不礙矣。體合於心則忘其形體，心合於氣則忘其思慮，氣合於神則渾然一氣，聖而不可知矣。然而神雖妙猶未離有，至於神合於無則同於太虛，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萬物莫能逃其鑑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解曰：八荒之外，至遠也，山河布列，萬物紛錯，視聽之所不周。眉睫之內，至近也，腑藏居中，竅穴居外，

知見不能自見。神合於無，則形體融虛，物象銷殞，渾然大虛。雖麼蟲之微，可視猶嵩山之阿，況於介然之有乎？雖麼蟲之聲，可聽猶雷霆之響，況於唯然之音乎？老君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義協於此。雖然，聖人不務多知也，來千我者則知之爾，唯其不務外知，是以莫覺莫知，其知自然，無所不知也。如其所知得之於覺，則不離於體，得之於知，則不出乎思。又焉能無不畢知哉？亢倉子之言盡之矣，莫逆於心而不可以容聲矣，是以魯侯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解曰：道一而已，皇降而帝，堯以是

而傳之舜，舜以是而傳之禹。湯文武皆古聖人也，然而羲皇之簡朴，堯舜之遜，湯武之爭，孔子之素王，皆其不得已因時而應世，所以為聖者隱矣。故孔子於商太宰之問，在己則曰不敢，於人則曰不知。雖然，善任因時則道顯，善任仁義則德著，善任智勇則業富，博學多識則窮理盡性，皆聖人之事也，特不敢知而已。且皇降而帝，帝降而王。商太宰則王者之佐爾，彼其於帝王之治，方且祖述憲章之不暇，遽而告以弗知為帝為皇之聖，彼又烏能無驚乎哉？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解曰：所謂聖人者，即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孔子之集大成也。孔子語商太宰者，亦皆聖人之事也。其所以不居其聖者，蓋所以聖則與於神而不可知矣。聖人作而兆於變化，則為萬物之所睹。而所以為聖者隱矣，可知其治而不知其道矣。商太宰乃欲外聖人而求聖，惑亦甚

矣。孔子動容，將正容以悟之也。動容有間而不悟，是終不能知言之謂也，於是乃告之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所謂西方之人者，亦以聖人之不離於神，天之本宗而未兆於變化者為言爾。蓋西為復命反性之方也，且天道自西而之北，至北而後為復命之至。《列子》語聖人之道每託言於西方者，方祛衰周文勝之弊，欲斯民去華而就實，故言主於西，亦以此言化人之所從來，老聃之所徂往也。如至於北之辯，則又將為震之出矣。此其言之旨歟。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解曰：天下本無事，彼民有常然。不忍一世之傷而治之，斯警萬世之患而莫之救矣。是故應帝王者以道，觀言命物之化所免也。然而有言則必有疑之者矣，有化則亦有拂之者矣，名存於治亂，則其去聖逾遠矣，唯蕩蕩乎民無能名者為足以擬

聖也。老君曰：道常無名無始，曰道不當名。聖人者，道之至也，可名則非道矣。由伏犧而至孔子，其應世之跡不幾於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宜孔子不知其聖也。然而以無能名為聖，既可名以無名，亦既有矣，安得為無能名？蓋終不可得而名者，道之真名之以無能名而託其無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孔子雖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終亦云弗知其真為聖而真不聖也。雖然，所謂無能名者，非以虛無無為離於稱謂為無也，故曰雖為而無為之之累，若可名而無可名之實爾。故孔子嘗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稱堯矣，不廢其巍巍之成功也。觀孔子之語商太宰者，始也不知其聖，終亦疑其為聖，不知其跡於其始，莫知其妙於其終，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

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解曰：有方而後可欺。商太宰於孔子之言，辯不足以屈其理，誠不足以信其道，故心計之以為我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解曰：諸子之德，譬猶陰陽；聖人之道，譬猶沖氣。沖氣微於陰陽，陰陽資於沖氣。語四子之有皆賢於夫子，兼四子之有則不許其易夫子。然則其賢也乃其所以為偏，其不及也乃其所以為妙，此四子所以事夫子而不貳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解曰：列子既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則所以處己者至矣，盡矣。列子

不忍以夫子之道獨善其身也，於是乃居南郭也。南明方，郭邑中也。既已出而趨物之會，則不能使人無保汝，而戶外之履滿矣。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

解曰：謂之南郭子，則體道之妙，居塵而不染者，是所以與子列子為連墻也。二子之道圓通妙合，常相與以不來而來，不見而見，又奚以相謁請為哉？非特不相謁請也，雖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夫學道者至於目擊而道存，亦已至矣。然待於目擊，猶未離見，唯相遇而目若不相見，則離於知見。無相無作，彼我都忘，列子之道盡於是矣。故曰：子列子亦微焉。微以言不離於道，心之小而妙也。然則朝朝相與辯，無不聞，豈好辯哉？以夫從之處者故不得已爾。門之徒役方且見列子於言辯之間，故以其不相謁請為有敵

而不疑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解曰：貌充者，修身而形不衰也。心虛者，忘心而物不留也。耳無聞者，自聞而已。目無見者，自見而已。口無言，出言不言也。心無知，真知無知也。形無惕，都無所畏忌也。若是者，師資兼忘，其往也，將奚為哉？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解曰：列子既已言南郭子之妙矣，恐其徒役之重惑於至道，故與之偕往，閱而實之以見也。弟子四十人同行，猶所謂與人偕來之衆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

解曰：神生形，形成神。形神偶合，人之所以有生也。形神不相偶，所

謂有人之形無入之情也，是欺魄之類也。欺魄，土偶人也。若是者，遺物離人而立於獨，故不可與接，不可與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解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衍衍，言其和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則言若體乾之道，尸萬物之化，而納之大和者。俄而指弟子之末行者與言，則遇感而應，非有心也。其道大，故駭之。信不足有不信，故反舍，咸有疑色，與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異矣。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解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得意者無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進知者亦無言。然而以無言無知爲

當，是絕物也。以不言不知爲是，則未能忘我也。以有言有知爲是，則其所得亦淺矣。言乎言，終日言，而未嘗言。不言乎不言，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二子之相遇，如斯而已。是乃道之常，非有異也，又奚以妄駭為哉？列子凡言，如斯而已，與老君所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同意。學者由斯足以悟至道矣，外此而二則非真矣。由是知列子之訓亦昭昭矣。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

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解曰：狂聖異域，究觀差殊，止存毫忽。心欲凝也而放之，形欲釋也而結之。心馳而不反，形隔而不通。心為形之所使，形為心之所役。雖一身之中，眼不知耳，耳不知鼻，鼻不知口，肝瞻有楚越之異，而況於萬物之理乎？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以其形釋也。不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以其心凝也。如是則耳目鼻口互相發明，骨肉都融，而合於神之至無。來于我者，我心知之，理無所隱者以此。列子嘗以是言其御風而行矣，復以此言理無所隱者。御風在我，燭理在物，其用雖不同，苟得乎此，則無適而不可矣。且語道而至於視聽不用耳目，骨肉都融，可謂妙矣，疑非學之能至也。要其所以然，乃出於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歷階以進而至於九年之大妙。然則學者安可以至道為若登天之不可及而不勉哉？

初，子列子好游。

解曰：游之為道，不在內，不在外，不居乎兩間。行於萬物之上，而逍遙乎天地之間，道之全盡者也，故禦寇好游，而壺子以游為至也。

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解曰：觀其所見，則於彼物象，昏明通塞，山川人物，見其體之不一也。觀其所變，則即彼物象，觀大觀小，觀有觀無，知其化之不停也。然空不成見，見不離物；有見皆變，變不離見；觀見觀變，均囿於物，奚有同異：且見與所見，等為虛假，皆轉於

物。展轉物變而求其備，離道愈遠，故外游而求備於物，不若內觀而取足於身也。所謂內觀者，亦非外於物而求見也。即我一身之物，任彼物化之遷，物自轉物，我不逐物，即彼逐變之體，不易圓明之性，於一性中該全萬化。不假周視，則其為游不亦至乎？昧者不知取足於身，以觀物之變為愈於觀其所見而止矣。列子欲明至游之妙，故自處於觀物之變，假壺子之言以祛其蔽，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眊。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解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內觀取足於身之謂也。能內觀矣，不離性地而徧含海寓，安知其所適？不離秋毫而洞觀萬化，安知其所視？是物物皆游也，物物皆觀也。夫以一人

之內觀本原，乃能俾天下萬物皆游而皆觀，不至矣乎？其所以重言游其至矣乎者，妙之中有妙，言不足以盡其至也，與《易》之乾言其唯聖人乎類矣。《莊子》之書，其篇首之以《逍遙游》者，豈不以其至乎？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七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仲尼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解曰：龍之為物，降升自如，不見制畜，能變者也。謂之龍叔，則未若《莊子》所謂老龍為能盡變也。龍叔以聖智為疾，或由此乎。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解曰：道也者，無不通也。既已得聖智之道矣，真以治身，緒餘以為國

家，土苴以治天下，無不可者。而龍叔之道，榮辱憂喜不足以累其心，生死貧富不足以易其慮，內忘我，外忘物，不威勸於刑賞，不變易於利害，不推移於哀樂，其道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今以其道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是蓋以聖人之不離本宗與夫兆於變化離而為兩之過也。夫內觀本宗，外兆變化，一出一入，非異非同。嘗試以道之大本大宗之在我者推而行之於天下國家，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雖將迎成毀，無所不撓，而終不失吾太寧之道，而萬物亦無不得其治矣。而龍叔乃欲守其治身之真而勿撓，思求萬物之治，安見其可哉？是所以謂聖智為疾也。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

解曰：命之背明而立，使之內觀也。自後嚮明而望之，察其不能無心於應物也。

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

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解曰：人之生六根，與我而為七，皆其心之所自為也。龍叔之道，等夷萬物，可謂六孔流通矣，猶持其治身之真而未能推以有應也，豈非一孔之不達哉？嘗謂心之與形，一身之表裏也，常相與為矛盾，七竅俱鑿則渾沌死，七竅流通則聖智盡矣。體道者以有身為大患，不以此乎？所謂文摯，則持其文以應物；聖人，兆變化者也，故龍叔必求術於文摯。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主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解曰：既生，則廢而任之，不貪於生，是為無所由而常生；將死，則究其所之，以放於盡，是為有所由而常

死。謂之常生常死，則雖有死生，實未嘗死嘗生，而入於不死不生矣。此其所以為道。由生而生，此達生之情者，故死而不亡；由死而死，此貪生失理者，故雖生猶死。此理之常也。由生而亡，顏之夭是矣；由死而生，跖之壽是矣。此則幸不幸者也。或死而謂之神者，以其得道也；或死而謂之鬼，以由其常也；或死而謂之物，則由死而生，雖生猶死爾。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解曰：季梁則不居物之長，其道上足以承，下足以庇，超越波流而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者，則其於生死之道進之矣。故楊朱於其死也，則望其門而歌。所謂隨梧者，梧之為木，橐鄂皆五，而子不絕其所自生，若能受中以立命者。隨梧則隨於物化，實不能受中立命，而淪與物忘者也。故其死也，楊朱則撫其尸而哭。隸

人知悅生惡死，莫知其所以生死也，故歌其所宜哭，哭其所宜歌者，皆是也。且歌且哭，自有道者歡之，等為可哀爾。噫，人之生也，物物分辯，唯一嘖笑之微，其中節與否，莫不從而是非之。至於死生之大變，且歌且哭，而莫覺莫悟，可不為之大哀耶？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納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解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自然之理也。故明極則眇，聰極則聾，味極則爽，臭極則窒，健極則僵，識極則迷，是以收視反聽，絕味除馨，黜健去識，則精神為之不衰，雖千萬歲可以深根固蒂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

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所爲牢籍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弗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能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皆爲之使焉。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解曰：賢者畜精神，才者銜名器，然則賢之與才，其相去也遠矣。伯豐之賢，鄧析之才，相遇于塗，鄧析銜名器而舞伯豐，伯豐畜精神而距鄧析。其從者未能忘言，故越次而應之曰：大夫不聞齊魯多機巧之士乎？善土木，善金革，善音樂，善書數，善軍旅，善宗廟，皆小技而受役

者也。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無知無能者，帝王也。知之與能之者，人臣也。帝王者，無爲之道也。人臣者，有爲之職也。以有爲之職事無爲之道，能方者不能圓，能白者不能黑，能高者不能下，能玄者不能黃。以無爲之道統有爲之職，則方圓、白黑、高下、玄黃無適而不能。物各以其質而得形，而此無形。物各以其聲而得名，而此無名。然則鄧析謂養人而物爲我用者爲執政之功，不知執政者乃爲人之使而不能使人者也。才奚足恃？才奚足矜焉？故其聞伯豐子從者之言，雖辯無所開其喙矣，目其徒而退爾。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解曰：公儀伯，則閑於在公之儀，所謂善爲士者不武，是謂用人之力也。堂者，高平之基，肯構之所臨，人所尊仰之地也。堂谿公，則其德如堂，能守雌而爲天下谿者也，此所以能知公儀伯之不用其力。周宣王，中興之主也，將任人以事而效人以功，故其所取有在於孔武有力之士也。商丘子，則體性抱神而示中庸之常德者，此所以其爲力雖六親不知而爲公儀伯之師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則其力不足恃，故不用其力而求用人之力，此其力所以不可量。裂犀象之革，曳九牛之尾，則力足以有敵，故必負其力，則力不加增而勝已者至矣。然則不亦懦者勇而力者弱歟？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

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解曰：以死事之，則肢體墮而聰明黜，可謂有其質矣，故乃告之。所謂見其所不見，得其所不得者，非以窈冥而難見而獨見之也，難能而不可為而獨得之也。見不離於衆人之視，衆莫之窺。爾為不出於衆人之能，衆莫之為爾。故視莫難於秋毫而易於輿薪，聽莫難於蚋飛而易於撞鐘。竭目力於秋毫則見不出於秋毫，窮耳力於蚋飛則聞不過於蚋飛。借明於衆則目力不用而見有餘明，借聽於人則耳力不竭而聽有餘聰。衆人見物不見道，故常攻其所難。賢人見道不見物，故每為其所易。有易於內，斯無難於外矣，無所難則無非易矣。夫孰得而名之？故名不出其一道。由是能用其力者，雖力

旋天地而世莫睹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也。古人有言，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此之謂也。且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雖曰以弱為彊，亦既有所折，有所堪，其跡可得而睹，其為可得而名矣。故公儀伯猶以此為顯其能，而違師之教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

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解曰：公孫龍，辯者之徒也，公子牟以其言為至言者。夫至言去言，雖終日言而未嘗言，則雖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不害其為言之至也。觀樂正子輿以為給孔穿之言，是其未嘗窮理也；以為誑魏王

之言，是其未嘗聞道也。何則？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則知其所以中，鈞後於前爾。矢注眸子而目不睫，則能度遠近之宜，審弓矢之力，盡其勢而不使之有過不及也。是皆理之可推而知也。若夫言在於道，則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意在所忘，指在所非。盡物者常有，則不有一物，與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同意。有影不移，則前影非後影，與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同意。等物之勢，則千鈞非重，一髮非輕。離於形名，則白不可以命馬，馬不可以名白。孤犢未嘗有母。則犢之與母軀命不同，理非相代。其言之妙，一至於此，非知言之要者安能知其解哉？故方其未能窮理，則笑其給爾；及其言在於道，則又以為負類反倫。雖公子牟為之疏其說，子輿終莫之悟。方且忿嫉而加鄙倍焉，公子牟知其不可與語至道也，故默然告退矣。雖然，公子牟亦仁於子輿至矣，猶冀其一日克己而悟。

至言不醜抵，固拒而深絕之也。故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且公孫龍之辯，公子牟以為至言，列子稱之，而莊子則以謂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者。列子之稱，稱其至也。莊子將假其說以祛著書之跡，故於其書之終篇既取其辯又惡其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悲其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也。言之不同，各有攸當。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解曰：聖人之世，不治而不亂。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之治不治，是乃所謂至治也。當是時也，為左

右，為外朝，知靖共爾位而已；為在野之民，知日用飲食而已。故自左右而至於在野，顧問而咨詢之，皆莫知其治否也。然帝堯之用心，以天合人，不敖無告，不廢窮民，終欲知之也，於是微服而游於康衢。微服則外無以鎮人心，康衢則九達之會，四方之情所通也。兒童之謠則其言出於歡忻之自然，而非有偽也。其言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以夫立蒸民而會于有極之地，其道乃本於天德而出，寧進於智矣。是言也，童兒聞之大夫，大夫以為古詩。夫古詩而童兒謠於今，是今之治有以符於古矣。夫堯之為治者，務若稽古而已，則堯聞此言安得不與斯民同其喜歟？此堯治之大成也。書言黎民於變時雍，此其時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解曰：在己無居，不留一塵於胸次也。至虛在我，則萬物之理無所隱

矣，故曰：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則趨變無常，而所適常啻也。其靜若鑿，則應物見形，未嘗攬物也。其應若響，則有聲必答，無所將迎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解曰：道之在物，於大不終，於小不違；其廣包眇，其纖入蕤；稱物平施，無欠無餘，適可而止。其若物如此，是所以有鑑水之論也。故譬道之在天下，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莫之或違，而盲者不見，咎豈在日？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其證若此。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解曰：非聲非色，故若道者不用耳目。無體無用，故若道者不用心力。

迎隨若知其首尾，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則見道不見物，故彌滿六虛；廢之則見物不見道，故莫知其所。然則若道者，果如何其善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則以道不住於無為也；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則以道不盡於有為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默得則不假於言，性成則無待於為，則其所謂得，非得人之得而自得其得者也。夫唯有得於此，則不溺於虛，不着於有，在我者無為而無不為，在物者無用而無不用矣。

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解曰：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以其有知與能也。人之所以役於造化者，以其為知能之使也。所貴於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無心者所能得近也。所惡夫知之與能者，為其為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也。知而忘情，則無用智之鑿，其知自然，無所不知，是為真知矣。能而不為，則無

有為之累，其能徧物，無所不能，是為真能矣。蓋有情有信，然後為道。發無知，則非忘情也，不能情矣，豈道也哉？能陰能陽，然後為道。發不能，則非不為也，不能為矣，豈道也哉？是聚塊積塵之所以非理也。若商丘開之蹈水火，此知而忘情者也。若孔子之於游金石，則能而不為者。

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解曰：聚塊則不為野馬之飄鼓，積塵則不為塵埃之飛揚，可謂無為矣。雖無為而生理息矣，何貴於無為哉？聖人之無為，則猶坤之厚載，充塞四虛，無心於物，未嘗有為而萬物生化，終古不息，是真無為者也。由皇而降帝王，受授至孔子而集大成，其道咸本於此。故《仲尼》之篇以是終焉。

仲尼解

孔子之道，譬猶大明東升，無愚智皆知其明。質諸聖賢之言，然後足以探其妙爾。子貢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且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楊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子貢，智足以知聖人者也。孟子，學孔子者也。楊子，自比於孟子者也。其所以譽聖人者，是乃天下萬世之所取法者也。質之於經，而求夫子之道，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不倚於一偏。時清而清，時任而任，時和而和，而不膠於一曲。能仁能及，能辯能訥，能勇能怯，能莊能同，不拘于一道。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而後之學者方且倚于一偏，膠於一曲，拘於一道，而不見聖人之大全，此《仲尼》之篇所以而作也。顏子止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顏子，亞聖也，尚且待教而後知，況子貢之徒，宜乎其淫思而至于骨立也。關尹曰：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惟默而識之性而成者可以得之。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之

謂集大成。此皆知孔子者也。觀此篇之義，則知孔子之最深可見矣。庚桑子遠見于八荒之外而耳目俱廢，列禦寇學進于九年之餘而骨肉都融，非窮神極妙者孰能與於此乎？商太宰深惑于西方之聖，而謂其見欺于列子，不謁于南郭之墻而信其有敵，豈世間淺識寡聞者所能議哉？心閉一孔而龍叔之病難痊，髮引千鈞而樂正之疑莫解，鄧析侮伯豐之侶而見困于從者，帝堯聽童子之詩而取信于大夫，公儀伯力堪蟬翼而名譽滿于諸侯，商丘子力敵天下而功用沉于六族，季梁之死，楊朱倚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若此類者，豈容易而窺見之哉？皆謂孔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今之學者，讀《莊子》至于《漁父》、《盜跖》遂擯而斥之，以為毀訾孔氏而莫之觀也，是豈知莊子尤尊孔子者也？《列子》之於是篇，前後發明，使孔子之教流光萬古而不窮者，深有力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然而謙謙自晦，商太宰問其為聖，則遜而不居也。若夫關尹喜言善若道者，以知而亡情，能不為為真知真能，是又所以明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應世，周旋變故，不離於真，既不為卷婁藥瘍之彊聒，亦不為聚塊積塵之無為，常居於真知真能，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爾。故此篇始言其真樂真知，而終言其真知真能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湯問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解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原其所生，同於一氣。一氣之運，其際不可終，故萬物之生相續而無間。由彼物化，遷流不已。日改月化，假名今古，物之有無，何殊今古？成湯以天錫之智而乃問是於夏革者，蓋堯、舜、禹三聖授受至湯，而革夏為商，雖出於因時適變，而其為則古之所無有也。以今之所

有驗古之所無，推而上之至於羲皇，其道浸，入於簡朴，則及於古原缺

□□□□有無於物也，此則湯問夏革之義也。

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解曰：以形見物，散為萬殊，先不識今，後不識先，雖一息之往來，不可紊其先後之倫也。以性見物，同於一真。始或為終，終或為始，雖天地之覆載，亦不知其先後於物也。究觀物化，若鷓為鷓，鷓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鷓之所終，鷓之所始；鷓以為終，布穀以為始；布穀之終，鷓復始之；以至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其生也，莫知其所從來；其化也，莫知其所從往。譬猶日月往來，四時代謝，將先晝而後夜乎？將先秋而後春乎？則亦莫能知其紀矣。蓋一囿於造化，均於沉輪，尚安有先後之別哉？欲知其先，其唯外於事物而混成者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窈窈冥冥，昏昏默默，豈智之所能知哉？故曰朕所不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

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解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知此則上下八方可不言而喻矣。然計天地在太虛之中，雖未離於物，而為物之最巨，雖曰最巨，亦已有物矣。故其為有，異乎物之為有也。不可言之為有極，以其大也。不可名之為無盡，以其有也。謂之難終難窮，難則難識者幾是矣。故夏革之言曰：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夫無極無盡，亦已至矣。於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極，無盡然後足以見天地之量爾。雖然，此所謂無，非真無也，因有形無爾。謂之無者，以遣有也。以夫天地之未離於有，故假無以顯其大爾。要之，既已有矣，會歸於盡。故始終寓之於不知爾。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

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解曰：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營則居日之東，而景夕多風；幽則居日之西，而景朝多陰，地偏則風俗異習，而人民之情乃無以異於齊。幽之西，營之東，其偏於雨露益遠矣，而人民亦不殊於齊，則四海之外，雖非足跡舟車之所通，以情度情，又奚待於見而後知，言而後實哉？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解曰：一身之內，一毛含於肌膚，肌膚含於一體，百體含於一身。雖一毛之微，亦具一體之全；用一體之用，亦不廢百體之俱用。其於物也，

焦螟則宅於蚊睫，鯤鵬則遊於天地，焦螟無不足於鴟鵂，鴟鵂不有餘於焦螟，大小相含，如斯而已。然而物量易以窮，故其所含有極。天地至大哉，其所含無窮。天地猶有形，未若道之含天地為無極也。且其言大小相含，大固足以含小矣，小如何其含大哉？蓋謂天地含萬物，雖可以形見，其所以含之，則有道矣，即道而言，雖一芥之微，莫不含天地之妙，故曰：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其言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列子將擴學者之見聞，使之不囿於範圍之內，要使覺者自知其道爾，終亦存之而不論，故曰：亦吾所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解曰：由大小相含以觀，則知天地亦物而已。既已為物矣，安能無成與虧哉？此所以有不足而可補也。五色者，五行之英；石者，石氣之堅精。練五行英妙堅精之氣以和陰陽

之盈縮，此謂補其闕也。方是時，裁成輔相之道，既已見矣。斷鼈之足，以立四極。

解曰：天地在太虛之中，浮遊至微，直猶巨鼈之戴一物爾。既已不足而可補，則所謂浮游者始跲而不動，故鼈足可斷，四極始立，上下八方不可易位矣。

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解曰：天柱，天之所恃以中立而不倚者，地維，則地之所資以四維而不虧者，此道之未離於渾淪也。嘗原道降而一，見一兆天地生矣。天地莫位，人辟乎兩間，於虛無自然之中，妄為明覺，是生同異，同異既立，愛惡交起。愛惡起而爭競立，則忿懣之氣勝，而道之周徧咸者毀矣。此共工所以與顓頊帝爭而觸不周之山也。折天柱，絕地維，則天地析，其渾全二氣交而生化顯矣，故天傾

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西北，萬物歸根之方也，日月星辰就於西北，則至陰之精并於下而奉於上，萬物得以資其氣而生。東南，萬物敷施之方也，地不滿東南，則至陽之精并於上而降於下，萬物得以資其澤以成形。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能為萬物之母。其在人也，則右耳目不如左明，左手足不如右強。其於物也，雖形體萬變，未有能違其化之宜也。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

解曰：水以喻道，道之為物，其大不可圍，其深不可測，而衆善之所宗

也。故大壑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道之大原該備，天人沖而不盈，故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山居之象不離道之大原，而為萬化之宗，仙聖之所居如此。輿者木之為，嶠者火之銳，方者金之體，洲者水之類，蓬萊者土之所以然。山之名，或指事，或象物，不一其義，要皆不出乎五行之理也。萬盈數，以象道之備也。凡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一三五七九，皆數之陽也，變化之道也。故此篇數稱以喻道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解曰：仙聖之人，真精不蕩，故其所感變者，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木皆叢生，華實也。且其華實感變於自然，不甲拆於春而就實於秋也，故食之者不隨變遷，而老不逐化往而死也。仙聖之體至虛而無

累，故常飛相往來。由是觀之，丘陵荆棘。險惡不一，安知非人心之所自為耶？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乃命禹強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解曰：既以不得暫時為毒，以夫峙而不動為安，故必假於人，資於物，而即其安也。此所以訴之於帝而帝為之命禹強也。禹強，北方之神靈。龜為之使，故禹強使巨鼈舉首而戴之也。雖巨鼈也，其力必有量，其用力也必或匱，故必合衆力，迭為三番，而後能舉焉。既已為物，而我所資以為安矣。則物必有為之害者，而物又將為我害矣。是以有鼈若此，乃有龍伯之國，人得以一釣而連六鼈，負而歸，灼其骨以數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

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解曰：岱輿、負嶠，東南之山也。地不滿東南，故二山流沉焉。於北極沉於大海，則復於本原而歸於至道。故仙聖失其所居而播遷，後世之治顯也，此帝之所以憑怒而古人之大體隱矣。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

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眇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鯨俞、師曠方夜摘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解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其生殊方，其化異時，其變異數。動植飛潛，萬形萬狀，其可勝窮哉？究其所目，造化之於萬物，一本於自然。萬物之於造化，又焉能有擇？以之爲蟲臂，以之爲鼠肝，唯其所寓而已。其爲人也，生於龍伯之國則不得不大，爲僬僥諍人則不得不小。其於植物也，爲冥靈大椿於荆則壽，爲芝

菌於朽壤則夭。其於動物也，爲鵬於終北之北則大，爲麼蟲於江浦之間則小。大者不以大而有餘於性，小者不以小而不足於性。雖壽必終，不能增其性之所無；雖夭亦生，不能損其性之所有。柚之不踰淮，鸚鵡之不踰濟，貉之不踰汶，皆地氣之使然也，若其性則無以相易矣。《莊子·逍遙遊》之篇蓋明此也。竊嘗論之，物之大者，莫若巨鼇，觀其能舉首而戴岱輿、圓嶠之山，靈亦甚矣，而不免有灼骨之患，則物也又奚以大爲哉？物之微者，莫若麼蟲，雖離朱、子羽、鯨俞、師曠弗能聞見其形聲，至黃帝、容成子以神視而氣聽，則更見其有不可量之大，則物也又奚必惡夫小哉？然則物之巨細、脩短、同異，亦不足識矣。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

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解曰：渤海之尾，隱土之北，則信足以容太形、王屋之高。子孫無窮而山不加增，則平高險，通豫南，達漢陰，其理亦可信矣。既有其理，又盡其誠，故雖操蛇之神，至勇者也，聞

之而知懼。上帝之崇高也，亦感其誠焉。是以雖愚公弱子，能使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且以其為愚公弱子，此隴斷之所恃以除也，蓋愚公則欲慮柔而其誠至，弱子則志專氣柔而不雜，是其所以能動天地、感鬼神也。如俾其內藏猜慮而居血氣方剛之時，則計其力不足以平魁父之丘而止矣，此其妻所以獻疑，河曲智叟之所以笑而止之也。人生妄計我體增長已慢虧隔於道奚啻二山之塞？如俾其亦能忘智慮而無矜其血氣，誠之不已而不以死生為間，未必不於一息之頃能頓釋諸有而通於道也。其或不然，則亦誠之不至而已矣。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解曰：日影果何物哉？不量力而追之，役於妄見爾。由有妄見，是生愛

渴。愛渴內存，雖竭河渭不足以止其焦炎之熱，故卒渴死於道也。逮其既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乃生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以一身之澤浸潤所棄之杖，而生數千里之林，乃不足以潤一身之枯骨，妄見蠱身，有如此者。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進

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解曰：唯聖人能通其道者，非聖人樂通物也，其道無不通爾。非聖人之所通者，非聖人不能通也，其道自然無所事通爾。然而必有非聖人之所通者，而後有聖人之所能通者爾。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

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解曰：北，朔方也，萬物之所藏也，真一之所舍也，至神之所寓也。濱北海之北，其國謂之終北，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者也。不拘於方，故無際畔之齊限。不役於氣，故無陰陽之化。不假於物，故不生動植之類。四方悉平，其道甚夷也。周以喬陟，其外無卻也。若是則非神禹安能之其國哉？雖神禹也，非迷而失塗，亦莫之能至，以非足力舟車之所及故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擔甌。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

衰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解曰：居中在上，中虛不窒，其循無端，其出無窮。能常滋澤萬物者，滋穴之神瀆也。臭過蘭椒，味過醪醴，則其道發聞惟馨悅可人心如此也。經營一國，無不悉徧，則其道無不為而無不在也。物亡札厲，至和不散也。人性婉而從純氣內守也。柔心，則神凝也。弱骨，則形釋也。長幼儕居，男女雜游，人不婚宦也。不耕不稼，不織不衣，人不衣食也。百年而死。處常得終也。其民孳阜，生生不窮也。相携而迭謠，則各得其真樂也。其所以能若是者，以夫飲神瀆以易其中，沐浴神瀆以染於外爾。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

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撓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杜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解曰：周穆王嘗與化人俱為神遊，故其後肆意遠遊，嘗過其國也。三年忘歸，神者受之也。既歸數月，而復進酒肉，召嬪御，且又為不神者求耶。夫自神禹至穆王之時，治變有忠質文之異尚，而穆王之游與夫神禹之至其國，見聞曾不少異，豈非神之所為獨存而常全歟？若桓公之霸與夫隰朋之賢，安足以知此？故區區睹齊國之近，而以為莫之或加，乃更以仲父為耄，是猶培井之蛙跨跖培井之樂，而不知東海之大樂也。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

農或商，或佃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解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故其人冠冕而裳。農商佃漁，冬裘夏葛，水舟陸車，其所云為，無非中道也。地偏於陰陽，則其習俗亦偏矣，故南國多暑則被髮而裸，北國多寒則鞞巾而裘。其偏於四海、四荒、四極之遠者，則又有若輒沐、炎人、儀渠之國，其習俗乃有非耳目之所見聞，而人理之所甚駭者。上以為政，下以為俗，居之而不疑，是皆陰陽為之。寇習俗足以亂人如此也。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解曰：日麗於天，而隨旋者也。上下八方，無極無盡，難終難窮，安可以俄而測其遠近哉？《元命苞》曰：天不足於西北，陽極於九，故天周九，九八十一萬里。《歷記》言：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里。二家之學，其有所授之也，如信其說，不亦近者熱而遠者涼乎？至於驗之車蓋盤盂之說，則不合矣。故方其出於扶桑而為朝明，則滄滄涼涼，可擬以車蓋。及其對於昆吾而為正中，則猶之探湯，而可擬以盤盂。宜大而小，宜涼而溫，宜近宜遠。大小溫涼近遠，雖

小兒之智亦知惑之。究其所以然，雖孔子之智有不能辯者。蓋日猶道也，以為遠則或能悟之於一息，以為近則人常迷之於終身，言其大則用之彌於太虛，言其小則廢之莫知其所。故視日於大小，不知者也；求道於精粗，不知道者也。嘗試以夫燧求火於日，則不旋踵而至矣，又焉有初中遠近之間哉？然則大小遠近，終不可期，是乃日之所以為妙，而其運行終古不息也。孔子之不能決，豈真不能決哉？存之而不論爾。小兒遽謂孔子為非多知者，孔子常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孔子而多知，又奚以為孔子？區區較日之大小遠邇，真小兒之辯鬪爾。均，天下之至理也。

解曰：均齊萬物，無有高下，則物我同而合乎一，合乎一則同乎道，是為天下之至理。莊子所以有《齊物論》。

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

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解曰：連於形物者，寡不能以勝多，弱不足以制彊也。審矣。苟得至理之所謂均而用之，則一髮之微足以引千鈞之重而不絕。以為不然者，累於物也。知其然者，達於理也。連於形物亦未矣。苟得其均，微可以制大若此。矧夫得至理之所謂大均，惡乎往而不可哉？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鶻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親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解曰：以弱制彊則弱必絕，以輕致重則輕必壓，何則？勢不等也。我誠弱矣，因彼之彊而制之，則彊不與我敵而為我用，是彊反在於我而弱在於彼也。我則輕矣。因彼之重而致之，則重不與我爭而為我使，是重反在於我而輕在於彼也。則弱之於彊，輕之於重，夫孰曰不足以制而致之哉？此詹何以絲綸鍼鈎引盈車之魚於千仞之淵，蒲且子以弱弓纖繳連雙鶻於青雲之際之道也。噫，鈎弋異事矣，治國者抑又不同焉。詹何之鈎，乃學於蒲且子之弋，又以教楚王之治國者，蓋得所謂至理之均，則物雖萬變，烏能逃吾之至理哉。此《莊子》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是乃聖人以眇然之身土苴以治天下，而運之於一握者也，奚啻楚國乎？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

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

解曰：謀慮存乎志，果斷屬乎氣。志者，氣之帥也，志足以帥氣，則其發無不中節矣；志不足以帥氣，則其役於氣而反動其心矣。故氣彊則傷於專，氣弱則寡於斷也。嘗謂志在於我，初不屬化；由其認有於我，貴生愛身。有愛於身，斯役於身矣。此公扈、齊嬰其志慮所以與氣體而為彊弱也。夫以我之志慮而役於氣體，誠可悲矣。扁鵲乃能治二人之疾而移造化之功，又何妙歟？扈猶跋扈也，故公扈志彊而足於謀。嬰猶嬰兒也，故齊嬰志弱而少於慮。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

訟乃已。

解曰：昔者孔子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是故苟非其類，豚子真見其母棄之而走矣。苟得其類，雖公扈、齊嬰歸異其室而不疑也。嘗原公扈、齊嬰既為扁鵲易置其心，唯使形者之是役，各反其室而不自知其形之非也。為二室者，惑於形變而不知二人之為類也，故弗識焉。然則二室之於二人者，果索之於形骸之內耶？亦索之於形骸之外耶？如在於形骸之外，則何以遽信扁鵲之辯哉？如在於形骸之內，則方其反於室也，安得而不識？奚必求辯於扁鵲哉？噫，人自生至終，大化屢遷。自老耄而視嬰孩之時貌色智態，奚啻公扈、齊嬰之易形哉？然大化之遷流也密移，人常由之而罔覺。扁鵲之易置其心也以遽，故莫不駭其變焉。且以公扈、齊嬰志氣一易，則其人與其室俱不能相知。又況造化之於萬

物，已化而生，又化而死，更死更生，莫知其端。彼人也又烏知其所以然哉？昔楊朱之出也素衣，其反也緇衣，其狗之不知迎而吠之，楊朱所以止楊布無扑其狗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

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爾。

解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不可見故不可受，可傳斯可得。善教者止於可傳，善學者斯能有得。師文之學，將違其器而覺其道；師襄之教，將由其器以傳其聲。是以師襄既命之歸，師文方且求小假之也。逮其既有得矣，則力迴造化，幡校四時，翔景風，浮慶雲，降甘露，出澧泉。曾不離於發乎動弦之間，是陰陽之運不出吾之把握也，豈不妙哉？師襄於此亦撫心高蹈而歎其微爾。向俾師文循師襄可傳之術而為師襄之所知，則終必不能得師襄之歎也。是以務學者雖曰不如務求師，而君子則欲其自得之也。噫，一技之妙，其致若此，則有得於道者以之治天下而致安平泰之俗，信無難矣。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解曰：學道者固有若鄭師文之於師襄，莫知其所存所志而命之歸，其後乃歎其微者；亦有若薛譚之於秦青，自謂窮青之技而去之，卒乃謝而求反，終身不敢言歸者。此學者之不可不辯也。

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櫺，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云。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解曰：真悲無聲而哀，真親未笑而和，謂哀樂之不可偽以為也。以鬻歌假食，則其歌或不出於心之誠喜；因人之辱而哀哭，亦未足以言真悲也，特以其技之妙遂能俾一里之老幼未嘗有憂，徒以聞其哭悲愁垂涕相對而不食；未嘗有樂，徒以聞其歌喜躍抃舞而不能自禁。夫歌

哭之偽乃真能動人，況彼我皆真哉？雖然，其術能施於雍門之里而已，使至齊而歌之，必有辯其不然者。故效其遺聲，止傳於雍門。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解曰：有聲者，有聲聲者，聲之所聲者，聞矣。既已有聞，則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番其宮羽之清濁而稽諸人事，將安所逃聲哉？則子期之善聽未足異也。且伯牙之琴，得子期而名益彰；而子期之聽，非伯牙亦無所施其巧。列子稱之者，貴知音爾。若季札之觀樂，進此道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上進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與若俱來者何人也？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警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首，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

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解曰：雖傳會之物，既教之倡，是誨之淫也。故能歌合律，舞應節，則其瞬目也不足異矣。夫人之巧固有若飛鳶玉楮之妙者，是物而已。人為萬物之靈，疑不可以傳會而象之也。偃師之所造，乃能使趣步俯仰不殊於人，歌則合律，舞則應節，千變萬化，唯變所適，夫然後為至妙也，故雖班輸墨翟之巧亦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也。噫，人之有生，奚啻偃師之巧？人常由之而不自悟，至於偃師之造倡亦未矣，乃更羨其巧，不亦外乎？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

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簞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附膺曰：汝得之矣。

解曰：學不瞬者，不以物易己也。學視得，將以轉物也。我不易於物而物為我轉，故能見小如大，視微如著，射之所以中者在我矣。此紀昌之所以能貫虱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村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

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解曰：孟子言矢人豈不仁於函人，以謂術不可不慎。故紀昌既盡飛衛之術，於是謀殺飛衛也。蓋幻昌之學，飛衛之教，幾在於唯恐不傷人也，必終於此而已矣。逢蒙學射於羿，既盡羿之道，於是殺羿，亦以是也。孟子以逢蒙之殺羿為是，亦羿有罪焉，為其取友之不端也。有學射若庾公之斯者，則安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哉？幸哉，飛衛之生也。曩非得棘刺以扞其遺矢，則必不免矣。故君子之務學者，不射之射爾。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

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所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解曰：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疑後而先。愚者之所暗，智者之所察也。故習御之道，人莫不以為先於掌握之執節。泰豆之教，乃先使之觀其趣，亦猶學射者之先學視，為弓者之先為箕，為冶者之先為裘也。由是知雖一技之微，學不由師，則終莫識其為之之先務，雖有智者不能無因而造其妙也。造父學之三日而

盡其巧，何其敏也？然而自非執禮甚卑，三年不告，而執禮愈謹，則其學不誠，其思不精，亦安能得之如是之捷乎？以其所得而推之所御，無餘術矣。且以馬駕車，以轡御馬，六馬之衆二十四蹄，一足差所投，則六馬之良皆棄矣。御之難也如此。是以習御者不用目，亦不用策，視以目則見愈亂而不周，驅以策則力愈勞而不整。唯內得於中心，外應於銜轡，則險夷急緩而其心常閑，進退旋曲而其體常正。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無餘轍非無餘轍也，以言輿輪之無所於窒也；無餘地非無餘地也，以言險夷之無所於擇也。御至於此，乃不知是我之御馬，馬之駕車也，視之若一矣，豈不妙哉？此造父所以能主穆王之車，肆意遠遊，過崑崙，觀日之所入，一日而行萬里也。噫，執御者微亦甚矣，其術之妙一至於此，技安足以命之？使造父也投其銜轡而施其所得於道，夫孰曰不可？楊

子曰：有天下者審其御。審此而已。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曰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

解曰：黑者，陰之色。卯者，陰之類。魏者，高顯之所。魏黑卯，老陰之象也。邴者，明之盛。章者，文之成。丘者，中高之地。無邴章，老陽之象也。丹舍陽，來丹，則少陽之方浸而長者也。《易》曰：陰疑於陽必戰。陽常居於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而陰則退伏矣，是於陽不能無暱嫌也。故至於方冬用事則賤物，入之而殺丘邴章焉。然陰方盛，而一陽之氣已潛萌於黃鍾之宮矣，是為來丹故謀報父之讎焉。陽體剛，是以來丹氣甚猛，形甚露。方且潛萌，是以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唯其體剛，故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也。

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鏖鏖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鷓也。

解曰：陰以刻制為事，又方用事堅冰之時也，是以志悍力抗而皮骨非人，承刃受矢而痕撻無有，視來丹猶雛鷓也。

來丹之友申佗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佗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

解曰：寶劍，神器之能宰制者也。殷，中也，與以殷仲春之殷同。殷帝之寶劍，言冲和之氣，宰制陰陽，審諦而不妄也。其祖得之，則其道自古以固存也。神器至妙，以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故一童子服之，而却三軍之衆。申佗，則能申人之不直者，故為來丹謀焉。孔周，則能周旋

於人理之至者，故申佗使來丹求劍於若人也。執僕御之禮，致所尊也。請先納妻子，質其誠也。

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且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則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火麥切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

解曰：含光，則葆光而不曜者也，此神之妙萬物而為言也。視之不可見，以無形也。運之不知其有，以無用也。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則其道密庸也。承影，則既有影可承矣。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皆陰陽之交際於是時，反本而求之，淡兮似或存，終不可得而

識也。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則鼓舞萬物而無迂於物也。宵練，則既有體矣。方晝則見其影，役於陽也。方夜則見其光，制於陰也。然見影而不見光，見光而不見影，猶未赫然有物也。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則行於萬物，生之育之，代謝，其化無窮也，使夫生化者不得不生不化，是或物之疾也。然神之所為，以無有入無間，是為隨過隨合。雖覺疾也，於物無所傷，而物亦不能傷我，是為不血刃焉。傳之十三世，則言周歷陰陽之度，而其存自古也。無施於事，是謂無用之用也。匣而藏之，則其藏深矣。未嘗啓封，其神無卻之謂也。

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解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即其寓於生化之序，擬諸形容，有若三劍者焉。至於宵練，始兆於太素，

而為質之始，故來丹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不絕其相生相配之道也。與齋七日，則一其志而忘其形體也。晏陰之間，則昏明之交，密傳其道也。

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解曰：牖下，陰陽之際也。醉而偃，則迷而罔覺之時也。陰方隆盛，必於其交際罔覺之時，始足以害之爾。雖然，宵練之劍能使物覺疾而不血刃而已。故來丹以之斬黑卵，則怒其妻曰：使我噬疾而腰急；以擊黑卵之子，則曰：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來丹知劍之不

能殺人也，歎而歸而已矣。然而黑卵雖承刃而不覺，亦已噬疾而腰急，其體自是而日消矣。故雖有一之日，而小往大來矣。人皆睹夫四月維夏，不知其本乃自於來丹潛移於一日也。嘗原陰陽之道，相生猶父子相偶猶夫婦。其迭用也，則更生更死，其交戰也，則更怒更讎。囚則為疾，用事則旺。其道雖無待於外，其用則寓之於物，此陰陽之情也。凡物之情態，人之云為，皆陰陽之役也。嘗試以人情物變求之，陰陽之情，義無一不備。故有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誓手劍以屠黑卵之事也。然而陰陽之理，更王更廢，終不能相絕，是以來丹雖有屠黑卵之志，而不能殺黑卵也。如黑卵而可殺，則生化之理或幾乎息矣。若是則魏黑卵何以能殺丘邴章乎？蓋丘邴章已用而為旺者所勝，故可殺也。若魏黑卵則方用事而旺，安可殺哉？且方是時，非獨陽氣潛萌，

為來丹而已，為魏黑卵者亦既有其妻與其子矣。是以原陰陽之道，雖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而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其生其長；其消其息，有不可得而測究者。明乎列子之斯言，則其道思過半矣。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解曰：鍬鍬之劍，火浣之布，得於西戎之獻，而非中國之有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乎物理之變異，遽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非誣理而何？列子此篇，妙及於天地之表，若女媧之鍊石，愚公之移山，夸父之逐日，扁鵲之治疾，偃師之造倡，來丹之手劍，几皆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妙理，以開視聽之所闕。如俾膚識淺

聞之士皆自局於見聞，而不能深求至理，又焉能解其桎梏哉？是其以此終篇之意也。

湯問解

萬物之出機入機，隨其種性，因其情想，更相變易，萬形萬狀，則有大禹之所不能見，伯益之所不能聞，夷堅之所不能志者。其變可勝窮哉？雖然，其形則異，其性則鈞。龍伯之國，其人雖大不殊，焦僥之心智，焦僥之人，其形雖微，不殊龍伯之悅惡。焦螟為細矣，生理亦無不足；鷦鷯為巨矣，性量亦無有餘。大椿之壽，亦終於死；芝菌之夭，亦既有生。昧者惑於物變之不一，齊，不明夫其性之不易，由是矜壽而傷夭，就愛而避惡，樊然殽亂，終身役役，莫之能止。故列子，假《湯問》以別其大小、同異、巨細、長短。要之，以至道也求之此篇，有若日之遠近，小兒辯之，而孔子不能決者；有若扁鵲之治疾而使公扈、齊嬰與其二室俱不能相知者，是皆惑於形變，而不知其本無不同也。苟知其所同，則無往而不一矣。

故蒲且子之弋可用以鈞，弋鈞之道可用以治國，鄭師文、伯牙以此而妙於琴，子期以此而善聽，飛衛、紀昌以此而名於射，造父以此而精於御。偃師之造倡，秦青之善謳，亦以此道而已。使數子者投其技而進乎道，夫孰曰不然哉？凡此萬物之化，皆不能逃乎陰陽之運，故終以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來丹謀報父之讎焉。雖然，物之不一，齊，物之情也。將欲齊之，必得其所以齊之之道而後可。如亦蔑然於萬物之變而弗顧，以為能齊物矣，是猶掩目塞耳者自以謂莫之見聞，何能制其坐馳之情哉？終之以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蓋為此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一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力命上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比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解曰：力者，人之所為也。命者，天之所以謂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力之制於命，命之因於力，未易以差殊論功也。取力之重者與命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力之功多？取命之厚者與德之薄者而比之，奚翅命之功厚？主於力者雖命也，以為有性而不謂命也。主於命者雖性也，以為有命而不謂性也。是皆一偏之論也。嘗即其一端而考之，彭之壽，顏之夭，疑若制於命矣，然彭之為不必皆壽，顏之才不必皆夭，是或因於力矣。然則謂力為有功於物而無預於命，則不可也；謂物皆制於命而無預於力，亦不可也。雖然，莫之致而至，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既謂之命，則命萬物而無所聽也。如亦有制之者，安可以為命乎？故直而推之，亘萬世而不窮；曲而任之，成萬物而不遺。雖曰推之，無有推者；雖曰任之，無有任者。直者自直，曲者自曲，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

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致者其誰耶？唯其自為，無為之者，是以之八者之在人，猶草木之生根在苗。先實從花，後嘉穀之實，以其美種，雖有惡卉，生必從根。究其根源，曾無毫厘之繆，安知今之厚於命不因於昔之厚於德耶？又安知今之厚於德不為異時厚於命之積耶？：是皆不可知也。若是則命未必非力，力未必非命，若之何其有命耶？若之何其無命耶？雖命亦不知其所以然矣。是所以為命也，安可遽以當生鬻卷儉囊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而貧惡邪？其不通乎命亦甚矣。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財俱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謂樂天知命，而《列子·力命》之篇所由而作也。《莊子》於《大宗師》以子桑之言命終焉，以此為《大宗師》之至也。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

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弃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

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菘菘，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解曰：天道之運，自西而之北。西為萬物之闔戶，故謂之西門子。北則萬物之所藏而化精之所奧也，故謂之北宮子。西門子方嚮於室處，故為厚於命而薄於德。北宮子則其藏深矣，故為厚於德而薄於命。東郭先生則既勞乎坎而復出乎震，是不住於無為，即動而靜者也，故能釋北宮子之愧而使之寤也。嘗原命出於莫之致而至，有生者之所不能逃

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宜乎北宮子以德厚自愧，西門子以命厚自矜也。然而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致之者本無物，則其至也，孰受其制哉？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夭，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是以北宮子一聞東郭先生之言，而識夫固然之理，則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若是則命果能制之乎？此則能至於命者之事也。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

能用讎，不得不用。

解曰：天下之事，凡非智慮之所及而成，虧於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方管夷吾、鮑叔牙相友之戚，其心可謂無間矣。及夷吾事公子糾，鮑叔事公子小白，所奉雖不同，其心未有異也。至二公子之爭入，戰於莒道，管仲射中桓公，於斯時也，夷吾安有事桓公之心哉？及桓公既立，脇魯殺子糾，方且請於魯，以管仲爲讎，願得甘心而醢之，則桓公安有用仲父之心哉？鮑叔至此雖能忘莒道之異志，而不替昔之善交，宜亦以桓公之讎而不敢舉其賢也。抑管仲之奉公子糾，既不能立其功於前，又不能死其節於後，其賢不足尚矣。今也鮑叔弗顧齊之嫌而舉之，桓公忘其無功於子糾，且不念其讎而用之，管仲亦不以向之幽囚受辱爲恥，不辭其位而盡忠於齊，忘其向之奉子糾也。是皆非智慮之所可期者。及管仲既爲齊用，務實倉廩，明禮節，富國彊兵，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遂能九合

諸侯，一正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故孔子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則管仲之有功於天下後世，豈淺淺哉？夫管仲固不守匹夫匹婦之諒，而爲溝瀆之自經也。向使鮑叔之言不行，桓公之讎不解，則鮑叔安能全其交？管仲安所施其功哉？雖然，管仲既終有合諸侯正天下之功，使民到于今受其賜，則鮑叔之舉讎，桓公之用讎，管仲之忍垢於魯而盡忠於齊，皆有不得不然者矣。由此觀之，世稱管鮑善交，小白善用能者，實無善交，實無善用能者，皆命之自爲，非人之所能爲也。如曰有善交者，則方其莒道之戰，管仲之交情何如哉？亦曰有善用能者，則桓公之用管仲，奚必俟鮑叔之言哉？其言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以爲非特桓公管鮑爲然也。凡朋友之信，君臣之義，罔或不若是矣。然而究觀數子之爲，皆能公其心者也。心存於至公，故交不期於全而自全，讎不期於棄而自棄，忠不

期於效而自效矣。此桓公所以成霸業之本也。噫，人苟能公其心矣，則其於天命之自然無往而不合矣，又焉，以屈身枉道求合於物情之屑屑為哉？且以霸者之治成於智謀而力取，猶以為非人力之所能為，則推而上之，皇之道，帝之德，王民之皞皞，其莫為而自然，抑又可知矣。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解曰：人常以管仲不許鮑叔之屬國為言，蓋管仲知鮑叔之才不可以屬國也，恐其得罪於君也。與其使之理國而得罪，孰若不屬之國而俾其自全歟？是乃管仲之全交也。

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為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則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此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及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為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

曰：唯是褊心，是以為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為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疆國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上進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為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不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顛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誤。夫列子之

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為天福，或以為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

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也。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

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為；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為，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

二曰俞氏，三曰慮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為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為衆醫。俞以順從為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為其弗可已也，是為良醫。盧以總合為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為神醫。夫季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死，自厚自薄。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為天地之委形，生為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增厚薄，生於有見。妄為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為順，以異為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為，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成本於自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夫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

重本，欲為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為其輕薄也。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鳧鶴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奈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為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迎天意，揣利害，為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

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徵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為大惑，殊不知命之所為。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為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為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為而為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頰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為壽而彭祖為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為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為，故無所為。隨所為，故無所不為。斯可名於真矣，慤矣。真言，精而不偽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

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為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然則至人之不離於真，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力命下

墨尿、單至、嗶咥、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婣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繆忤、情露、讓極、凌諛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挺、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一。繆忤、情露，則多數淺中之殊情。讓極、凌諛，則訥澀辯給之異狀。眠挺、誣諉，則或暗於疏通，或樂於煩重。勇敢、怯疑，則或喜於奮厲，或安於畏懦。多偶，則雷同者也。自專，則任己者也。乘權，則假威以尚人也。隻立，則自奮而無輔者也。爰自大樸既散，斯民馳騫於是非利害之塗，情態百出，不可勝窮。列子姑即其情之所鍾，術之所傳，才之所施，行之所著，時之所遭者，概言其別有二十焉。情者自以智之深，術者自以巧之微，才者自以其有得，行者自以其無戾，時者自以其適宜，紛紛若若，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胥如其志而窮共年，衆態之不一如此。究其所以，則是非成敗均於有生。美惡好醜同之於盡，是其所以感之於道而同歸於命也。雖咸之於道而不能知道，雖同歸於命而不能信命，任私智，執偏見，唯小己之是徇，忘天下之大公，若是則其比形於天地也，與夫夔蛇風目之

相憐無以異矣，何貴於有生之最靈哉？唯體道而至於命者，則心凝而形釋。心凝則內無有於智態，形釋則外無有於貌色，是乃衆態之所資，而衆態無得而名者常逍遙乎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俯視衆態，不亦悲乎？

危危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解曰：天下之理至微而明，其未兆為微，而其理為至明。賢人睹於未萌，衆人暗於成事，於事之成且或聞之，而況於成敗之幾乎？宜其昧然而莫之知也。雖然，所謂俏成俏敗者，初無有俏也，理之成敗默定於未形之先矣。雖曰因俏生迷，其實因迷有俏爾。唯不能睹成敗之未形而惑於俏之際，雖成也不敢必其成，惴惴然唯恐其或失也，雖敗也不自以為敗，望望然猶幸於有得也。若是

則安得不駭外禍而喜內福哉？苟能於俏之際而不昧然，則其成自成，其敗自敗。視禍福之至，猶晝夜之往來，寒暑之迭運，見出可以知入，觀往足以知來，又奚以憂喜於其間哉？若然者，進乎智而與乎道矣，雖死生之大且無變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者也。

解曰：商丘開之蹈水火，自以謂物無迕者，心一而已，則信命者者於彼我無二心可見矣。不知信命，則執著於我，我立而彼是具矣。彼是具而好惡立，好惡交起，則憂喜迭用，雖未嘗背坂面隍而常有墜仆之憂。揜目塞耳者，非真能忘聞見也，然聞見暫窒，雖真背坂面隍亦不墜仆。此知命安時者所以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解曰：量利害之成敗，料虛實之有無，度人情之好惡，此多智之人也。不智者反此。然而智不盡中，愚不盡亡，是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皆無以異矣，然而不可謂智不盡中而廢其智也，亦不可謂愚不盡亡而守其愚也。唯無所量無所不量，用智而不役於智，任智而不恃其智，則得喪兩亡，常能全，而亡喪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矣？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

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解曰：罰爵，所以養氣之不足也。景公臨其國城，羨美外慕，將常守之而無術，至於悲泣而不可已。及聞晏子之言，始悟其所養之不充也，故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二觴有副焉，所以甚其不足也。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

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解曰：有人之形，未有無人之情者，唯太古之人則能忘情，其下則不及情。苟不至乎忘情而泊然無憂，則不及情者爾。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雖以孔之涉世，其於顏子之死也，則哭之慟，以謂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其不能忘情如此。然則東門吳之子死不憂，其真能忘情者歟。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仁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解曰：此《力命》之篇也，列子既極言有生皆制於命矣，又惡其以力為無功而溺於莫之為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其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有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

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為無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為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無，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為者，命也。人之所不為者，亦命也。為之而成者，命也。為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非自爾。夫既謂之自爾，無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為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無所鈎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為命矣。為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

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為，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隰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用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為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祝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迥然。是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

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四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若其身，樵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心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僞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

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

解曰：道常無名，名之生在於物成數定之後。智者惡事物之紛錯也，不得已如事物而彊爲之名爾。名非自然也，凡在可名之域者皆僞而已矣。雖然，名以出信，必依於實；實不自顯，必假於名。君子無惡於循名而蹈實也，但惡夫守名而累實爾。悠悠之徒，不知身之非我有也，故趣富貴於當生；不知子孫之非我有也，故競虛名於既往。其始也，將徇名而求實；其終也，乃徇名而妨實。且以實非名，則管氏之奢奚無益於子孫？以名非實，則田氏之廉何乃因有齊國？蓋名不可去，名不可趣，趣名則實斯毀矣，實聚則名斯立矣。且趣當生，則夷齊之遜不若堯舜之僞；將恤我後，則管仲之奢不若田氏之廉。若欲名實兼之，惡可哉？列子非有貴乎世俗之富貴也，非不知堯舜夷齊之不與名期而名歸之而為天下後世之所共美也，蓋雖聖人

之應世，日與接構則名亦既有，均在可議之域矣。列子言此，欲學者務造乎道之無名而已。如或矯情乎仁義禮教以盜當世之虛名，非特不得名，併與夫利而失之矣，曾不若盜貨者之猶得肆情於當生爾。此殆矯枉不得已之言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狀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

解曰：百年之生，憂患所瘁，陰陽寇其外，嗜慾蠹其內，無疆無堅，為疾

為惱，夜眠而神勞，晝覺而形役，計人之生，安得無介然之慮於斯須之頃哉？然而介然之慮，存之則憂懼，釋之則逸樂。存之在我，釋之在我，人之所以每蹈於憂患之域者，彼豈甘心於憂患哉？由其以美厚聲色為可樂，是以競譽規榮，慎耳目，惜是非，偶偶遑遑，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日懼於憂患而不自悟矣。是則百年之生，既不能內得於天樂，又不能自肆於一時，而兩失之矣，其與重囚繫梏何以異哉？莊子亦以此為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夫列子之設心，豈欲使斯民自肆於聲色之娛哉？蓋深醜夫遑遑競虛譽者之無益於身，不若縱脫而趨當生之樂者為猶愈爾。是亦矯枉之言歟。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解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爾。太古之人，大樸未散，渾淪之質不雕於人偽，故能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由是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無往而不適然自得矣。性於心為體，心於性為用，去性而後從心，故從心而動，則能不違自然所好之在我者爾。從性而游，然後能不逆萬物所好，且動或迫之，不若游之適也。從心而動，不去當身之娛，是不為近名之善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規既往之名，是不為近刑之惡也，故不為刑所及。若然者，其視死生之變，直猶夜旦之常爾，又何暇計其名譽之先後，量其年命之多少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

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

解曰：生死交謝，初無同異。小智自私於大，同中妄見成異，因異立同，由是生死之同異昏擾而無辨矣。楊朱欲齊生死之變而一之，故即俗之所見，以生為異，以死為同，要其終必歸於無同無異也。或遽而語之至道之所謂一，則彼將殺亂於滑疑之際，而其惑終不可解矣。此乃聖人之常善救人也。且齊萬物之變，必以堯舜桀紂為言者，將祛世之重惑，宜以狂聖之極、天下萬世之所共信者為之言也。且謂堯舜同於桀紂，非苟然也，堯舜應世之跡，因時合變，未免於有所殉，則其跡安得不同趨於腐骨哉？若夫堯舜之所以為堯舜，是乃孔子所謂蕩蕩乎民無能名，又安得與桀紂同腐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棄宗。清真之誤，善之若此。

解曰：人之生，因情有欲，以欲發愛，欲而無以節之，則盈嗜欲，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是所以為誤善也。所矜在於清正，則能抑其情而節其欲矣。安得為誤善？雖然，伯夷、展季既有矜清正之名，而存心於矯枉救弊，則其跡未免於有卸，是亦為情欲之所役也。放而至於餓死寡宗，則謂之誤善，不亦可乎？是以聖人緣督以為經，而不為已甚也。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解曰：人之生也，必將資物以為養，則耕而食，織而衣所不可已也。雖太古之民亦莫不若是也，特不欲左右望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司隴斷爾。由前則不窶，是所以為樂生也。由後則不殖，是所以為逸身也。蓋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醮而求益，安可

以言逸身？身以是知列子之道不為已甚，於世道之安危未嘗都忘之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解曰：立后王君公以治天下之民，欲其不懈于位，是乃生相憐之道也。至於死則略矣，雖有良朋不過，況我以永嘆而已，是乃相捐之道也。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

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解曰：子列子之學於老商子，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則於口之所欲言，意之所欲言，莫得而恣也，故老商見之，始一解顏而笑。至於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則於是乎得恣而肆之，勿壅勿遏矣，故老商許其內外進矣。所謂恣耳之聽，恣目之視，恣鼻之向，恣體之安，亦若是而已，非曰翫足於聲色嗅味以犯人理之所惡，然後為恣也。能進此者，是所謂聞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雖一日一月之生，亦足以為養矣，又奚以戚戚然久生為哉？此列子論養生之至理也。管仲、晏子、曾西之所不為，曾何足以進此道乎？蓋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躬儉者也；管夷吾三歸

反坫，是好奢者也。晏平仲、管夷吾其問其答，固宜若是矣。二子之問答，譬猶果蓏之理，其言適有與道相當者。故列子取其說以寓夫至道，非欲學者為管晏之所為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柩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裳繡文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先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解曰：得道者之於送死，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以星辰為珠機，以萬物為齎送，則其所遇烏乎往而不可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楊朱中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趨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媠媚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耶？將

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

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佗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爾，非子之功也。

解曰：肆情於色，人情之所惑着，人理之所甚醜者。恣口之飲，人情之所同欲，先王之所誥戒者。常人之情，目欲視色，至於闕明而不得恣者，非真能黜嗜慾也，畏夫性命之危，有所拘而不得逞耳。口欲美味，至於闕適而不得恣者，非真能忘好惡也，惡夫名聲之醜，有所避而不得恣爾。由是尊禮義，矯情性，終於其身，視其外若能恬淡無為者，語其坐馳之情，則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志念所在，無所不至，亦無所不為矣。若是則百年之生，內愁其心智，外苦其形體，何生之樂哉？若夫朝穆之所為，則真而已矣。其所謂恣口之飲者，非荒酖于酒也。其所謂肆情於色者，非沉湎冒色也。蓋朝穆於世道之安危、人理之得喪，

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故恣口之飲，肆情於色，雖名聲之醜，曾不遑憂性命之危，亦不暇恤，此所謂治內而不治外，無愧乎道德，不為仁義之操而敢為淫僻之行者也。以其道之真以治身者，推而行之，天下可土苴而治也。子產方且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為治未免為國人之所非，鄧析之所屈。所謂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若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者也，安足以知二子之真？其不能知則亦已矣，又以說辭亂其心，榮辱喜其意，則其為誠可鄙，其意為可憐矣。以是相鄭而專國之政，雖曰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初不知其所以為治，是殆得之於偶爾，豈其功哉？子產之於朝穆，適居季孟之間，其趨操之不侔，內外之異治若此，故曰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也。且為鄧析者，其初於朝穆之道為未察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同其戚；其終於朝穆之道為有

得也，故聞子產之言則與子產異其知也。噫，微鄧析之言，則後之觀朝穆者幾不盡同子產之戚而終莫能知其真矣。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墻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之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

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解曰：子貢，以貨殖累其身者也，方其貨殖，財積而不敢用，服膺而莫之捨，滿心戚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夫以子貢之富，豐屋美服厚味，姣色以終其身，無有於不足也。其所以求益而不止者，爲子孫無窮之計也。噫，孫子非汝有也，認而有之，亦惑矣。抑又苦體絕甘，約己之養，以貨殖見棄於聖人門，務求適其適，可不爲之大哀耶？爲端木叔者，藉其先貲，初不知貨殖之勤，而有萬金之累，既已有之，又能用之，由是放意所好，無不爲而無不玩，其適意而志得，擬齊楚之君，非特能用之，至其氣幹之將衰，又能散其有而盡之。以俗觀之，薄於子孫之遺甚矣。其後受其施者相與反其子孫之財，是亦不爲無所遺矣。噫，爲木叔者，

其生也，無貨殖之累而盡一生之歡，其死也，不爲子孫留財而不失子孫之財，其所行所爲，是乃衆意之所驚而誠理之所取，誠理所在，非聖人不足以盡之，此束於教者所以不免於驚其神也。意狂聖異域，奚啻天壤？達而以為狂，惑亦甚矣。楊子謂大聖為難知，不以此歟。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解曰：囿於有生，生不難形，形終必

弊；役於有化，化常流形，形安能久？是以百年，壽之大齊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理或不能久生，而況於不死乎？究其生之存亡，初不屬我；察其生之憂患，爰以久生。方其有生，汝形之內，五情之好惡汨於中；汝身之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一世之間，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不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又安以久生為哉？雖然，死之與生，猶彼旦暮，生奚足喜？死奚足悲？亦不可以其不足喜而厭於久生也，亦不必以其不足悲而樂於速亡也。是以得道者之於生死，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不為溝瀆之自經也。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雖無心於久生，有若彭之壽，亦不厭也。雖無心於速亡，有若顏之夭，亦順化也。無不廢，無不任，如斯而已。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解曰：於易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蓋益必有損，損終必益。損益，盈虛消息之理也。若夫萬物之生，均舍至理，無欠無餘，增之一毫，性無餘地；損之一毫，性無餘物，則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皆不中也。名曰治之而亂孰甚耶？唯無以損益為者，則物我兼利之道也。《莊子》言自容成氏而至於神農氏之時，民皆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可謂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也。若此之時，則至治矣。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

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

解曰：世之語楊子者，以其道主於為我，因謂雖拔其體之一毛而濟天下，亦所不為也。《列子》稱其言，則異此矣。楊子之言，蓋曰一世之大，必非一毛之所能濟，一毛既不足以濟一世矣，又安以假濟為言乎？禽子之問亦不豫矣，故楊子不應。夫楊子之設心，以謂一毛之於肌膚，雖若多寡之不同，而肌膚固一毛之積，均我體則均所愛矣，柰何輕一毛而重一節哉？能使人人尊生重本而不輕於一毛，則天下有餘治哉。楊子之愛一毛者，非愛一毛也，愛其身

也。人皆愛其身而不知一毛之惜，不惜一毛，積而至於殞身而不之覺矣。人於愛身則是之，於愛一毛則非之，弗思甚也。嘗觀人之有生，貴則治賤，卑則事尊，終身役役，無非為物，曾無一毫之為己，曷亦不思我之生也，其以我耶？其亦為人而生我耶？如其在我，則我奚為而不自為耶？且將以為人也，我之不能自治，又奚以為人哉？列子深醜夫世之逐萬物而不反者，故其書每託於楊氏為我之言。禽子終不能達其況，方且謂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是特見大禹墨翟之跡爾，非特不知楊子，亦不知大禹墨翟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佗事，以其言之不類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

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

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解曰：舜為帝之盛帝，禹為王之首王，周公之忠聖，孔子之明道，皆聖人之極致，天下萬世莫不尊親者也。而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考之虞夏商周之書，稽之孔子之言，其理為不誣，謂之戚戚然以至於死，不為溢惡之言矣。至於桀紂之逸蕩放縱，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此可謂熙熙然足於從欲之歡矣。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而謂之四聖；天下之惡歸之桀紂而謂之二凶，四聖被萬世之虛名，二凶享當身之實利。實固非名之所與，名固非實之所取，要其所謂毀譽，徒傳于萬世之下，毀譽之者，何能知其前？為其毀譽者，亦何知於

後？雖有毀譽，與株塊何以異哉？謂美惡為同歸於死，不亦宜乎？列子言此，不欲天下之人去四聖之名，趣二凶之實也，使求道者審名實之俱非，知憂喜之均累，故以天下萬世之所同是非者為言，俾之遺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道也，且為四聖者，樂天知命，未始有憂，其所謂窮毒憂懼，皆不得已而應世，與民同吉凶之患，而憂民之憂爾。其所以有聖智之名者，亦人與之名而弗拒爾。必知此而後知列子之言，是乃與四聖同道者。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六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十七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適上進

楊朱下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解曰：治天下者必知所謂如運諸掌而後可以語治也。楊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信斯言也，則不下帶而道存，奚啻運諸掌哉？苟能此道矣，則我無為而

民自治，我好靜而民自正，是以不治，治之也。如欲治之而治，則一妻一妾已不勝其治矣，三畝之園已難為其力矣，是使堯牽羊而舜荷箠之類也。故曰：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解曰：可言可為，無非事者。不離於言為之域則不逃於時數之運矣。雖太古之治，必有事焉，皇之道，帝之德，王之業，世每降而事愈叢矣。以耳目之見聞計所識之多寡，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推而上之，至於皇帝，則存亡覺夢，或有或

無，及於太古，則已滅矣，已失矣，孰誌之哉？由是美惡之跡均在所遺。謂善為可趨，則善名久亦滅矣；謂惡為可避，則惡聲久亦消矣，但遲速之間爾，安可致惑於遲速奔競而已哉？然則為皇、為帝、為王，其應世之事不離於可名之域，其果是耶？其果非也耶？蓋帝王之跡出於感而應，迫而動，無心於名而人以其名歸之，與夫矜毀譽而要名者異矣。故其應世之事雖與時俱往，而所以為聖者則獨存而常，今不然，何以貴於聖人之治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性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

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解曰：人之生，必將資物以為養性，是乃養生之主、衛生之經、達生之情所不可不為而其為不免矣。蓋身固生之主，故有生必先無離形；物亦養之主，故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故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故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世之人不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也。橫私天下之身以為我，橫私天下之物以為養，是務夫生之所無以為也。形木必全，而生理滅矣，則世奚足為哉？能棄事遺生而至於形全精復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猶兆於變化，未能忘我也。若夫至人之不離於真，則公天下之身而身不異物，公天下之物而物無非我。此《莊子·達生》之所謂精而又精，而此之謂至至者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解曰：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秉彝而好德，則名斯賓之，名立而位至矣，名位立而資財有餘矣。此四事之序也。人之壽固有若彭祖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者，則人之貪生奚有已哉？至於烈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未得則患得，既得則患失，苦心勞形，終身遑遽，豈復須臾之寧哉？四事之於人，每不得而兼之，有一于此，雖終身役役，曾不足以充其欲，況於兼四者之有而徇之，又安能償其無厭之求哉？此生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也。有此四者，則進將以有求，退將以有避。恐懼於幽，畏鬼貴也。矯情於俗，畏人非也。威不必為我施，恐恐

然唯畏其我及也。刑不必為我設，惴惴然唯畏其我犯也。一身之微，無動而不制於物，而在我之真宰喪矣，此之謂遁人。殊不知齊死生之變則壽夭可忘，審知足之富則貨財不足徇，車服不維則刀鋸不加，理亂不聞則黜陟不知，在我者一無所羨，則在物者都無所畏。其寓於天地之間也，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天下無對，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解曰：饑而食，寒而衣，有生者不能免其欲，有欲而不足則爭興，君臣之分所由以辯也。民莫不衣食，而不盡婚宦也，婚則人道之患衆矣，宦則羨慕之心起矣。生民之不得休息，其本於此乎？人不婚宦，雖未能都無情欲，愈於凡民遠矣。所謂君臣道息者，是乃君臣皆安，莫知作上作下而無有於親譽也，是以君臣之義不可廢，而其道則可息也。

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憊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熟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解曰：均是人也，為田父而享國君之奉則病矣，為商魯之君而與田父侔地則憊矣。夫捨膏粱而從茹藿，固人情之所難；以茹藿而易膏粱，疑人之所易。而不能易田父之安者，習之移人，不可遽易也。矧夫汨於外物，恬於俗學，而欲俾之易其習而安於至道，宜其未之思者以為遠也。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黹，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

衆晒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解曰：衣緼黹者不知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之溫，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不知有膏粱之美。暖暖姝姝而不知道之衣被萬物，惑於世味而不知道之淡乎無味，亦猶此矣。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解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皆分外之物也，苟務此而求之，亦無厭之性也。奚必外此而有求，而後為無厭哉？孟子以目之色、耳之聲、鼻之臭、四肢之安逸為性，列子之教，蘄於順性而逸樂，惡夫矯情以招虛名，故以有此四者而求於外為陰陽之蠹也。且言有此四者，是或為富足，以有此四者為言也。如亦必待於求四者而有之，其為無厭孰大焉？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

也。

解曰：忠則敢於犯顏，義則果於制物。忠或過於厲己，人則反蓄之矣。義或失於刻核，則不肖之心應之矣。若夫以道事君，則身荷美名，君都顯號，不亦君臣皆安乎？以道應物，則我常無為，民皆自化，不亦物我兼利乎？老君曰：大道廢，有仁義；國家昏亂，有忠臣。亦此意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君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寶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寶？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解曰：鬻子之去名，非無之也，不守之爾。老君之寶名，非去之也，不主之爾。蓋有生，斯有身，有身斯有累。物我交構，事無非名，名無非實。性之苦逸，名則係之，名胡可都

亡之耶？悠悠之徒，羨美虛名，趨之不已，因失其右實矣。故慕仁之名者，有至於殺身，慕義之名者，有至於滅親。子推死於忠，尾生死於信，是皆守名而累實，恤危亡之不救者也。列子此篇，於名實之理反復告說，盡之矣。慮夫學者遂以為其道欲盡去天下之名也，故又為之說曰：但惡夫守名而累實者。夫苟能不守其名而無累其實，是乃鬻子之去名，莊子之寶名，聖人之所謂無名。而處身應物之道無餘蘊矣。

楊朱解

子列子之經，明大道之要，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正統也。楊氏為我，是邪說誣民者，蠹聖人之道，莫此之甚。故後之學聖人者以能言詎楊墨為聖人之徒。觀列子以禦寇為名，是亦以閑先聖之道為己任也。其書乃務引楊墨之言以垂訓，嘗以孔子與墨子均為天下之所願安利者，至此又為《楊朱》一篇之訓。為列子者，其以楊朱之道為不乖寡於聖人而可以

垂訓於天下耶？抑知其為充塞仁義者，又何以取其言哉？列子之旨，亦可以意逆矣。蓋楊氏為我者也，列子悲夫世之人逐物喪我，不知存諸己者。其生也，為壽、為名、為位、為富、無一有益於我者；至其死也，猶需利澤於子孫。子孫，天地之委蛻爾，奚有於我哉？由是慎觀聽，惜是非，禁勸於賞刑，進退於名法，遑遑偶偶以終其身，不殊於重囚繫梏，曾不悟造化之生我而我而已，則吾之生宜知，為我而使之勿喪也，又焉以苦身焦心求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喪其為我者耶？以是知列子不欲天下皆為楊氏之邪說也，欲其不役於物，知存我而已。人能無喪其我，則以之治國家推之天下，皆其緒餘之所為爾，豈不盛哉？雖然，子列子之訓抑微矣，其書明羣有以至虛，為宗藏穀，均於亡羊，故取楊朱邪說之尤者，合聖人之道，並為一談，斬於學者不徇聖人之跡而求聖人之心也。故凡寓楊朱之言，無非至道之旨，其言至以四聖二凶為同歸於盡。後之誦其書至此，

罔有不疑列子謂堯舜爲果外乎道，而真與楊氏同爲邪說者，是讀其文而不達其況之過也。殊不知此篇正列子之所盡心，而與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爲始終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列子·楊朱》之篇類是矣。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七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說符上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解曰：《說符》，明聖人應世之事也。聖人之應世，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以物爲形，以我爲影，影常隨形而枉直，我常任物而屈伸，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曩行而今止，曩坐而今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若無持操者。至於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乃所以處先也。子列子之師壺丘子林也。嘗以弟子之謁而語之曰：壺子何言哉？至此則道其持後之言者。

《天瑞》則著聖人之道由天而之人，故謂其不言。《說符》則言聖人之道由人而之天，故不免於有言。始也，不言而之天，蓋聖人之本心；終也，言而之人，殆聖人之不得已爾。且列子之道生，知而自得，奚假於學哉？將以是垂訓而爲萬世之師，故始終必假師資之道以爲言也。與孔子不居其聖而曰好古敏以求之同意。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解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君子慎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解曰：出入往來，一機也。人常昧於至微之明，必至於物成數定而後能知其爲出入往來。能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者，其唯由本宗而兆

變化之聖人乎？《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也。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解曰：太易未判，萬象渾淪，兩儀既分，物物定位。毫釐不能紊，一二不可差。聲動則響應，形生而影從。在我者，其度可擬；在人者，其稽可決。適堯舜則帝業可循，由湯武則王功可襲。神農有炎之德，得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辯此而已。雖至聖之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一出而應物，未有不由此道以治也。孟子自謂知言，則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其言閑先聖之道，亦曰：聖人

復起，不易吾言矣。於聖人之未生，逆知聖人之必行者，以其不外乎稽度而已。夫所謂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聖人不以人之愛惡我而有憎愛於人也，蓋曰人愛我，必以我有以愛之也；人惡我，必以我有以惡之也。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解曰：莊子嘗以玄珠喻黃帝之道矣。珠之為物，至圓而明，寶之至也。圓則物莫能窒，明則物無不鑑，故以得珠喻道之富。且唯得道者，萬物皆備，莊子所謂有萬之富也。重利以為富，終於危辱而已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解曰：射者非前期而中，不可以為善射，為其不知所以中也。知其所以中，則其中在我，而甘蠅、飛衛之巧可能也。治國治身亦若是矣。能察存亡之所以然，故以道御時，常存而不亡也。如存亡之體已著，則雖察之無益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矣，一本作失而況行之乎？

解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安可以語道？至於班白，則欲慮柔而體將休焉，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雖然，此以人之役於大化者為言耳。亦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其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耄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解曰：不為事任而材者盡其力，故年老而不衰；不為謀府而智者用其謀，故智盡而不亂。雖以堯舜之聰明，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治國之難，如此而已，安以恃自賢之行為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解曰：刻玉為楮，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則人之智巧可以侔造化如此。然刻玉者三年而成一葉，造化之運，陽氣潛迴，悠然周天地，遍萬物，榮枯而拆甲，雕刻衆形而不為巧，且有若宋人之巧僅得食於宋國耳，況於巧不盡若宋人者哉？故聖

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解曰：聖人之於辭受無所苟也，非其道，雖身死而不受也，寧以妻妾之奉而為之乎？以涉世，是以免於難。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

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則勿重言。

解曰：齊之國氏，宋之向氏，其貧富之不同者，向氏不喻國氏之道也。北宮子，西門子，其造事之窮達不同者，德命之厚薄或異也。若魯之施氏、孟氏所業既同，則非若國氏、向

之智。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解曰：人之心見，不殊遠也。我之所欲，人亦欲焉；我之所知，人亦知焉。將騁己之志而不顧人之情，是亦感矣。

氏之不同道也，亦非若北宮子、西門子德命之厚薄也。齊因太公之俗，繼以管晏之治；衛封自康叔武公嗣修其政，故衛多君子。而齊衛之國所務者仁義而已。楚居蠻夷，武王嘗欲以敝甲觀中國之政，莊王觀兵於洛郊而問周鼎；秦自孝公以下，蠶食六國。秦楚之王所務者兵食而已。施氏以孟氏之所以事衛之術而事楚，干秦之法而干齊，故無適而不利。孟氏亦以干衛之術而之秦，適秦之法而干衛，則亦與施氏同功矣。奈何易置其術耶？故施氏以為其無適時之智，孟氏亦釋然無愠容矣。仁義為治之德盛，故其得罪也。大兵權疆國之術淺，故罪止於刑耳。雖然，投隙抵時，應事無方者屬乎智，天下之事固有智之所無奈何者，則二氏之窮達是亦有命而已。而列子稱其言者，蓋《說符》之論不離於形名之稽度。如以物之窮達一切委之於命，則學者將趨於聚塊積塵之無為而非道矣。故於此特不廢適時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

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解曰：恃伺察者得盜於既盜之後，明教化者禁盜於未萌之先。既為盜矣，仁將焉在？故郟雍之視盜，則不得其死焉。化已行矣，民斯知恥，故用隨會知政，則羣盜奔秦焉。夫使羣盜去而奔秦，猶治水者之以鄰國為壑也。以道治天下，則其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羨志不存，夫孰為盜？晉國方恃伺察，故即其失而救之，使之知政耳，不遂而語諸道也。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

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子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解曰：忠則從水之道而不私，信則安於水而不疑，若是則其出入於水也不知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能入而復出也。《黃帝》篇嘗言此，以為順性命之理而然也，此以為忠信。錯其軀於波流者，蓋忠信即性命之理也。前篇明帝道之自然，故云性命。此篇明物理之符驗，故云忠信。孔子嘗語子張，謂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其言主忠信者不一矣，故於此亦俾二子子識之也。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八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說符中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解曰：音之之所不能該，則識無與焉。可言則可知矣，我以有知而能言，彼以有言而可知，蓋形聲既見，雖若淄澠之合，疑難辯矣，易牙能嘗而知之。故白公方問微言於孔子，孔子既已知其意之所存而不應矣，

言之不可隱也如此。然而無心於言者，雖言而無言；有心於言者，欲微而益彰。是以言非不可微也，欲微則不微矣。故有言則有為，有為則有爭，我以怨往，彼以害來，猶爭魚逐獸之濡走，其勢不得不然也。若夫知之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無言則無為矣。視彼淺知之爭，直若蠻觸耳，不亦末乎？白公雖聞孔子之言，其終死於浴室者，豈非以父之讎故不得已歟？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

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解曰：以我彊攻彼弱，以我衆敵彼寡，以我無釁攻彼有罪，此萬全之道也。盈極必虧，成極必壞，盛極必衰，此必至之理也。故勝之非難，持之為難。語其勝，則齊楚吳越皆嘗勝矣；語其持，非鳧鷖之君則不足以為能焉。何則？勝者以彊，持者以弱。抗兵相加，雖以彊勝，非以彊故彊，蓋有至柔之道運其彊耳，勝敵城下，必以弱保，非弱能保彊，亦以至柔之道積而剛耳。故《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唯有道者達夫天地消息盈虛之理，雖甚勁而不肯以力聞，雖能服物而不肯以兵知，以柔弱謙下為表，而常處于不爭之地，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非特莫之爭也，又將樂推而不厭矣。持勝之道，孰

大於是？此孔子所以知趙氏之昌也。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拆骸而炊之。丁壯者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解曰：黑牛生白犢，理之常也，唯其無故而生，則天其或者必有所示矣。夫牛者，祭天地之牲也，則其無故而生，是所以為吉事之祥也。牛，水畜也，黑者水之色，白者金之色，金生水，黑而生白，則反其所自生，而其生無窮矣。此行仁義不懈者所以恃

此而免楚圍之戰死也。且黑幽而白顯，是亦始失明而終復之類也。聖人之言皆窮理盡性之說也，故無往而不合。其或迕者，非不合也，持其事之未究耳。後之讀聖人之書未達聖人之旨，安可遽而施之於事而求近效哉？嘗試論之，家無故黑牛生白犢者至于再，又孔子以為祥而教之薦上帝，其發祥且異，則宜有介福之佑矣。乃止於父子，免於乘城之役者，蓋自道觀之，禍福之異別於小智，故其至也亦視時而為輕重。方周之衰，六國之務，兵權而已。雖孔子之生當是時也，幾不免陳蔡之厄。則宋人之免於戰而死者，自非行仁義不懈於三世而有以感動天地，未易以得此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

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擬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

解曰：技之妙非不同，而賞罰或異，外物不可必也，故君子務求其在我者而已。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性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於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檐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於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

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曰：相馬，技之末者也，雖以伯樂之妙不能告之於其子，其子亦不能受之於伯樂，何則？可傳者不出乎規矩鈎繩，可相者不出於形容筋骨。至於天下之馬，則若滅而隱於存亡之際，若沒而處乎恍惚之間，超軼絕塵，不知其所。自非遺其物色，觀其天機，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體，則國馬可求，而天下馬不可得矣。故九方臯之求馬，牡而驪，而以為牝而黃，夫九方臯豈不能知色物牝牡哉？牡而以為牝，為其所用者牡，所守者雌也；驪而以為黃，為其所驪者黑，所存者中也。此所謂見人所不見，視人所不視，乃有貴乎馬者也，是以穆公聞其言以為敗矣。伯樂則雖是而知其千萬臣而無數，馬至，果天下之馬也。蓋九方臯之於馬，默得於不言之妙；伯樂之於九方臯，莫逆於無聲之中。非九方臯不足以得馬，非伯樂不足以知九方

臯。夫沙丘之馬，未嘗無也，而伯樂、九方臯不世出，雖有天下馬，不得與良馬同驂，而齷齪與駑駘並馳於轅下者或不免矣。噫，天下馬難於知也如此，又況於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乎？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馬，此武侯所以大悅而笑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解曰：黃帝問廣成子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廣成子以謂而佞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至於復往邀之而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則善其問而語之以至道。蓋得其本則末不足慮矣，故莊王問治國於詹何，而詹何對以治身

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解曰：爵高者，人妬之，為其軋己也；官大者，主惡之，為其逼己也；祿厚者，怨逮之，為其多藏也。爵高而志下，則人莫見其高；官大而心小，則主不嫌其大；祿厚而施博，則人不厭其多。此其為遠怨之道也。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解曰：處衆人之所惡則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果故可以長久。夫孫

叔敖，爵祿足以榮身而遠於怨，利澤及於子孫而能長有，豈他道哉？亦於富貴之中審盈虛消息之理，使高不至於危，滿不至於溢耳。此所謂雖富貴不以養傷身者也。若夫顏闔之真惡富貴，則又進此矣。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解曰：牛缺以真能無吝而被害，燕人之弟又以憶其兄之戒假有所惜而受禍。雖曰安危之變出於莫之為而

為，要二人之為，是皆已甚而致然耳。何則？牛缺之遇盜，歡然無憂吝之色亦足矣，及追而問其故，則又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則在我之跡著矣。憶其戒者力爭而不如，亦可以已矣，又追而以卑辭請物，則在彼之跡著矣。彼我之跡著，則盜慮其反害於己也，此二人之所以見殺於盜也。然而彼之跡顯，則其為害也遠，故所害者牛缺而已。盜之跡顯，則其為害也近，故有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擒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解曰：滿盈之道，天之所虧，地之所變，鬼神之所害，人道之所惡，唯聖人睹萬物之變遷，故去甚而無益生，去奢而無侈性，去泰而無踰分，游乎券內而已。虞氏之富，既以不仁而斂怨矣，而又登高樓以要鬼神之所瞰，臨大路以犯衆人之所惡，設樂陳酒，從事擊博，恣其逸蕩，安可長也？故雖大嘗有陵物之心，而禍敗之致乃出於飛鳶適墜其腐鼠。夫飛鳶之得腐鼠，忍棄而墜之耶？衢路之人不一矣，乃適中其俠客，豈非其驕奢為神人之所共惡，默有俾之墜而中者，將啓俠者之怒邪？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叔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請，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客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若寶者也。

解曰：方其未能視則就而舖，及其既舖之而能視，則因心妄見請盜之食為盜，至於隕其身而不顧。由是知心目之知，則其於利己也少，而害己也多矣。謂之爰旌目，則以目能旌別也。《莊子》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眼。《老子》曰：聖人為腹不為目。豈以此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志其身者也。

解曰：柱厲叔，以有知而忘其身者也。人之有知，生於妄見。以身為我，貴而愛之，以蘄不死，由是慮物之為己害也，其於萬物，欲無不畢知而後已。既已有知，知見內惑，怨懟

積中，至於忘身而不悟。是其始也將以知而愛身，其終也乃以知而反害其身，夫則知之不若不知也明矣。君子之於死，有輕若鴻毛，有重若泰山，若殺身以威仁，則以其輕也，懟以忘身，何益哉？故聖人之所尚者在乎知不知，而其所病者在乎不知知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德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解曰：觀爰旌目、柱厲叔，則怨往者害來可知矣，而謂賢者為之乎？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十九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宋杭州州學內舍生臣江通上進

說符下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

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解曰：《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思以有歸也。殊塗同歸，則何思慮以有致也。百慮一致，則何慮？譬猶之燕者北轅，適越者南路，審燕越之定位，信道而不已，雖有多歧，亦不足惑矣。唯其學者見道不審，信道不篤，要淺功而求近效，捨大道之夷而好徑，自以妄見而為差殊，迷其同歸一致而惑於殊塗百慮，如亡羊者終不知所之而反耳。此楊子之所以惑亡羊而損言笑也。

羊之辰未，土之正位，其屬則脾而意之府也。亡羊則害於守意者也，故楊子感之，莊子謂藏穀均於亡羊，亦此意也。心都子則能存心而守意者也，故知以學仁義者同師而異術為問，而楊子則以學泅而半溺為答也。孟孫陽則雖居物之先，趨於動出而支離於道矣，與莊子所謂孟子反者異也，是以謂心都子之問為迂，楊子之答為僻也。其以學泅為喻者，蓋學道者期於越生死、流濟斯民於無難之地而已，而學者以多方喪生，不幾於學泅而溺乎？雖然，溺死者非水之咎，喪生者非道之失，以鬻渡為利則不免於溺矣，以多方求道則不免於喪生矣。從水之道而不為私，則奚有於溺哉？遵道之夷而不好徑，亦奚有於喪哉？此則楊子之志也。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

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解曰：緇素之衣一易而狗莫之知，則人將扑之。外物遷變，已莫之悟，從而喜怒之者不一矣，咎將誰扑哉？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足以語此。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解曰：始於爲善而終及於爭，則所謂善者果善耶？果不善耶？故君子必慎爲善。所謂慎爲善者，非以善爲不可爲也，亦不爲近名爲善而已。苟無近名，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言非也。凡人有術

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解曰：《莊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故燕之君不能使之不死者獻其道。又曰：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故衛之善數者以決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然而道可傳而不可受，唯可傳故能行者不可無其術，唯不可受故或有其術而不能行。列子之著書，亦此類也。以夫道之不可告，不可以與人也，故不得已而寓之於書，將使覺者用其言，行其術，而與其道無差耳。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

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解曰：《陰符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空，適以害物。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之以自然，而無愛利之心，一視以芻狗者，蓋此道也。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一，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解曰：《莊子》曰：萬物與我爲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徒以狀而見疏耳，豈相爲而生之哉？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同於人民，以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始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矣。如以人之食肉謂爲人而生

物，則蚊蚋之嚙膚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早有知也。即是有以知道之所在，無間於少長，若鮑氏之子，可謂千人之遇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眾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解曰：役馬醫之辱愈於乞而假食矣，然齊之貧者初不以乞之辱而易志也，徒以眾莫之與，故不得已耳。唯其安於貧如此，故雖有戲之以榮辱，不足以動其心矣，又況於真能辯榮辱之境者，其視得喪利害如何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解曰：遺契不足致富，猶陳言之不足以得道也，此桓公之讀書，輪人所以釋椎鑿而上問，以謂古人之糟

粕也。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解曰：鄰父言枯梧之不祥，不必以欲為薪而言也，因請以為薪則踐可疑之塗矣。其人遂以為險，特不知果鄰父子險耶？亦其人自險耶？要之，險不險在我而已。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解曰：鄰之子常自若也，亡鈇者猜慮內藏，則見其無為而不竊鈇也，猜慮一釋，則見其無竊鈇者。由是觀之，萬物分錯，皆自吾心為之耳。學者苟能誠其意猶亡鈇者，則無往而不在於道矣，物奚自而入焉？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鍬上

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解曰：《莊子》曰：至人無已。不知道者認有於我，顧視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若之何其能無已歟？胡不觀諸白公勝？邪慮內藏則至於忘，頤頤之忘，將何不忘哉？又況內能致道，則形軀合乎大同，而無已者其理亦昭昭矣。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解曰：見物猶攫金，則物外無道；見道猶攫金，則道外無物。列子之書終於此者，蓋八篇之訓皆假物明道也。後之讀其書者，其悟不悟，亦在夫欲不欲、見不見之間耳。

說符解

語道之體，不立一物，離於言說；語道之用，不廢一物，寓於形數。有形斯有

名，有數斯可紀。成虧之不易，如符之信；始終之可驗，如符之合。莫神於天，其道符於陰陽；莫富於地，其理符於柔剛；莫大於帝王，其德符於仁義。如影之於形，枉直隨形而不易；如響之於聲，高下在聲而不差。神農有炎之德，備此而已；虞夏商周之書，載此而已；法士賢人之言，明此而已。是以列子之教，由《楊朱》而上既已盡言至道之極矣，必終之以《說符》也。夫所謂至道之極，豈徒爲是窈冥昏默而已？將以此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爲《說符》之事也。故《說符》之義，在我者有度，在人者有稽，處世者在于重道，爲治者在于知賢，應事者屬乎智，持勝者本於道。治國先有治身，遠怨由乎謙下。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故賢者慎所出。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慎爲善。凡其所言，皆世道安危，人理之得失。凡其所爲，皆言之所能論，意之所能察致者。是以言道而不在於《說符》，不足以爲道也。雖然，列子以《天

瑞》首篇，以《說符》終訓。《天瑞》即自然之符也，《天瑞》言天道之妙而合符於生化，是爲自天出而之人也。《說符》言人事之顯合驗於至道之妙，是爲由人入而之天也。大道之行，如環之循運而無積，其際不可終，其道不可窮，常生常化，以此而已。嘗考列子之書，自《天瑞》而下次序，大道之體可得而言矣。天道之運必先於《天瑞》，聖人之應世莫大於帝王，故以《黃帝》次《天瑞》，《穆王》次《黃帝》也。三代之王，莫尚於文武，至穆王而王業衰矣。不云其盛而言其衰，以明大道之妙既開其端，則不復純常而終至於弊，有黃帝之治於前，必有穆王之弊於後也。有帝王之治矣，自非孔子之元聖刪詩定書繫易作經，則帝王之功業不白於後世矣。是則帝王之道集，明帝王之大成者孔子而已，故以《仲尼》次《穆王》由仲尼而來，傳道之序無餘蘊矣。列子抑慮後世（原缺）變之不齊而支離於道也，故假《湯問》以盡其變，使人不以物妨道也。要萬物之變，其爲莫不

出於力，其致莫不制於命故設《力命》之問答，要其終歸於自然，欲人之不制命於外而已。至於《楊朱》之篇，則遣萬物之虛名而要於道之極致，道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然而道不可以終無也，故以《說符》終焉。由是觀之，列子之教，一出焉而爲《天瑞》一，入焉而爲《說符》是乃傳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而所謂古之博大真人者也。其自名爲子列子者，蓋以其爲子矣，與孔子同，異乎諸子之子也。後之不達其書之況者，因謂不與帝王同道，而以其經並於諸子，是直用管窺天，其見者小耳，何足道哉？學者宜盡心焉。

沖虛至德真經解卷之二十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5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

口義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
南宋林希逸撰。八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參校本：明萬曆何汝成刻本（簡稱明本）。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開元封沖虛至德真君，書爲《沖虛至德

真經》。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

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沖虛至德真經虞齋口義卷之一

虞齋林希逸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瞀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

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適不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跡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壺字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

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

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氣和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為天，陰氣濁重而下為地，陰陽之氣和合而為人。沖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

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曲者不可以為直，小者不可以為大，鹹者不可以為酸，涼者不可以為熱，是

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

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為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鷄，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陵鳥得鬱栖，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食醯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贅芮，贅芮生乎腐蠹。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草之中有此枯髑髏，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彼，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髑髏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予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為過，恐聲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

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觸體，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小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孤峰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及《莊子》，若龜為鶉，龜化為鶉也，龜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無，亦與下句不相入。鼈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也，亦有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龜蟻之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鳥，車錢草也。鬱栖，糞壤也。車錢草生糞壤之中，

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而為蟻蟮，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蟻蟮，蝸蟲也。胥，胡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生者竈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駒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駒掇之虫又化而為鳥。乾餘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蟻蟻也。頤輅黃輓，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箇食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瞽芮、腐蠶，亦虫名也。《莊子》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鷓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踰之為猿也，魚卵之為蠱。宣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鶉。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

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踰為猿，如老鼠之為蝙蝠也。宣爰，獸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其名也。鶉，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腰，龜鼈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釋，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蟲以衆陽而宗陰，陰為君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

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處，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多寡，至校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典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

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有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不與我偕終乎？若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

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詆之太過，

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富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之日則有

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天地之性，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隴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

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

爭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為我惟不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

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名之也。死之與生，一往一返，言自生而死，猶往之必返。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今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為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墮，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

老之億，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間，而夫子乃以墳墳之事答之。畢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據此一段雖為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天^③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

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微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為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為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為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貴虛者，以虛為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知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

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礪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

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循環相接而不可見，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長逝^①；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柰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

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跂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

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蹠步，躡蹠也。蹠蹈，踐蹈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奚謂不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烝字《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

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己，欺己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

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勿與認同，認以為已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天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段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為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比等處，似非《列子》本書。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一

①再：明本作「載」。

②獸：明本作「山」。

③天：原作「大」據明本改。

④長逝：明本作「日度」。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二

虜齋林希逸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旣居按切，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旣眉回切，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官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

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音簫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與礙同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於無心，始於有為而終於無為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為正，音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淫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

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瘡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礙與礙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力牧、太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佞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佞，不佞曲也，與不愛同。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缺也。字育，禽獸生育也。札傷，疾瘡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逍遙游》篇同。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

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聲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

去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之殼也。木葉榦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以乘風也。汝之懟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況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為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

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炁，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關尹，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為後人所雜，而中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姬，居也；魚，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

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

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為隱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也。一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遇物，不為物所迁也。不懼，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己也。故以此喻之。此數語極為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盃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

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怵，猶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

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眦仍吏反。之既而狎侮欺詒，攔止兩反，必結反挨倚海反，抗勇主反，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骹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

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

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言惡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禾生、子伯、二客名也。垆外，野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眦，輕視之意。攔、秘、挨、抗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憊，言戲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骹骨無碼，無所毀傷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眩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迕於己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爲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觀聽已惑。回

思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意蓋言心纔盡，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慮之思，則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偽，謂信人之偽言以為誠，猶且若此，而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

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

謂也？仲尼曰：譚，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没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譚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愒，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此以為摳，字異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為輕內，此以為拱內。拱者，拱摳之也。鉤，帶也。鉤重於瓦，金重於鉤，謂射者之巧，於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扞格而憚而惛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

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竝流，汨流而掾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癯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琬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

之知。吾不反不測，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癯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蟬者也。累丸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停審字，亦自好。檝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檝，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測，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檝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為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癯者，背曲也。逢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更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也。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

同。現，《莊子》作丸。疑，《莊子》作凝字，從莊子為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心此喻無言之言、無為之為、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為、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至為無為。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

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藉苒，藉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開處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胸中與造化為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刳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夫子能之，能不為，便是黃檗與異僧

度水，黃檗以為興妖捏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當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

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合作萌。乎不詭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詭，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

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眈，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太冲莫眈，亦觀名也。太冲，太虚也；莫眈，不見端倪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

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某喻信為某淵，某喻信為某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為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失本意，以此觀之，二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

出者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沈水，一作汜，合作決，水從旁穴出曰決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汧水，泉之潛出，水停成汧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此處，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頽。茅靡者，拉扱也。波流

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扱莽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忼然而封戎，壹以是終。

爲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爲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爲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隳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忼，合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爲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乎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

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己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謀，形容舉

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老者，老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為君者？身方榮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效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效，獻也。瞽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為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

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瞽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履滿，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履而後入，急於迎瞽人，故不及穿履也。廢藥者，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也。用，為也。言汝之所為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為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汝何也？相孰相^⑤誰，何也？相

借問之意也。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

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同，但涓字《莊子》作盥，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此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楊朱為為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為老子之學，豈楊朱初學老子，後自為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

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強者視彼不己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為強，則又有強於我者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以柔為尚者，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弱常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常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

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任。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久也，以強為勝不若己者，忽其若己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此舉粥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

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為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童，同也，聲之訛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羲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

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為前驅，鷓、鷓、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虫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

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至大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桓穆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虎前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鷓鳶為旗，隨其所指而縱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獸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

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渚子爲周宣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

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驕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耳。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蹠足擊效，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

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驩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擊效，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沖虛至德真經虞齋口義卷之二

① 脱：明本作「悅」。

② 一：原作「節」，據明本改。

- ③而：明本作「而已」。
④強：原作「雖」，據明本改。
⑤相：明本作「同」。
⑥久：原作「人」，據明本改。
⑦舉：原作「學」，據明本改。
⑧太：明本作「上」。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三

虜齋林希逸

周穆王第三

周穆王時，四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萐莆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

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袂，勝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方微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慙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

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螻，皆臭氣也。娥媯，姿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睇，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間於恒見者，而疑其暫亡者，適之神游暫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暫皆非真也。變

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暫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音義。主車則造父為御，鬲齊鬲合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此事詳見於《穆天子》，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藹騮，即

驂騮也。白灤、鬲鬲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天，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也。日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謙也。諧者，足也。德有謙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過，祁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歎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耳。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

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眇，見於夢者，正

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

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炳，火盛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舞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舞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

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爲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爲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

而一覺，故以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暫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暫者反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爲實，以夢爲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脾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

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①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②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唵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唵嚙，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

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汲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途^③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④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切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真妄也。恂與恂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

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崇而

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末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

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

啞然大笑，曰：予昔給^⑥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三

- ① 昔：原作「者」，據明本改。
- ② 沿途：原作「沿途」，據明本改。
- ③ 言之：明本作「豈知」。
- ④ 吾：原作「而」，據明本改。
- ⑤ 給：原作「給」，據明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四

虜齋林希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

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天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知憂樂之為憂樂，不若併憂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抑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

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為動用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衆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

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復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

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

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久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莊，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兒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人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衍衍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群。形神不相偶者，言形神相離而

未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衍衍然，和也；專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為言，以無知為知，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一節。此即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

今禪家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辯義處語句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

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如斯而已，但如此無所覺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為游觀之

樂，故人未有能辯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眠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

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旅，親猶疏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不可以事君，交友，御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罵說也。背明而立，可見其心；扁鵲隔牆見五臟，亦有此

事，但此章乃喻言爾。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苟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然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生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

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不知者乃謂之道也。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辯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本一，而歌哭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物極則反。

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

者，伯豐子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各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爲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爲役於我者也，彼又何能養我乎？奚矜者，何以此矜詫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

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鍾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

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用其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好^②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③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設為此喻爾。長息，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以屈惑時人，而非正理

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弦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矢^④則無墜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銜弦者，括之受鏃，如受弦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名者。睚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眸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有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弟，安得不強為文飾其疏缺乎？闕，疏脫

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欲子牟必知其妄也。意生於心，今日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心，曰心則不得為意。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不為心也。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苟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纔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改，變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勢至等也。此雖強辯，亦可通。

白，色也，以色而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孔叢子》、《公孫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莊子》亦有處同。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鄙穢處也，謂其言若出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來日也。愠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

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⑥，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己無居，無執着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默^⑦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發，向

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為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家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見《大慧語錄普說》中。

《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沖虛至德真經廬齋口義卷之四

- ①亦：原作「一」，據明本改。
- ②好：原作「雖」，據明本改。
- ③師之教：明本作「師教之傳」。
- ④矢：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⑤動：明本作「變」。
- ⑥鏡：明本作「鑒」。
- ⑦默：原作「嘿」，據明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五

虜齋林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自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安得謂之古初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

後終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爲始？後豈爲終？紀，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堅問之也，不得已而後答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與《莊子》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一樣語脉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湯之問棘，此曰夏革。棘革音近，恐傳訛也，然大抵皆寓言爾，名字異同，不足深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皆不可知。譬如在於營者，但見營之人

民；在於齠者，但見齠之人民，豈知營之東又有如營者，齠之西又有如齠者？以中國之所見且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高遠廣大之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瓦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詰。萬物既如此，則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太虛，含天地者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唐，亦自有

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何以為晝為夜？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有上下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

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汎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尾閭是也。八紘，八方也。九野，九州也。純縞，純白也。珠玕，珠玉也。峙，停也。毒之，苦之也。禺疆，神名也。合負以六者，

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使阨，使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鼇之三番，龍伯之釣鼇，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十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龍伯之減小，猶長數千丈。僬僥之尺五，諍人之九寸。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以耳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冥靈，木名也。終髮，即窮髮也。北之又北，愈遠之地也。稱去聲，其長與其大相稱也。翼大如此，身亦稱之，則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之。世言《山海經·大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騫窮天河也，其意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眇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鯁丑豸文余普弭三切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①之上，同齊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因諍人之論，又生麼蟲之說，小之又小者也。鯁俞，亦古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

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檮，橘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之不定，所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得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脩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端正。已，語終之辭。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②。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

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太行，即太行也，聲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土，北方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易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將下山，遇人於水邊

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大士大悟，再歸補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某嘗以為有味，有益於學者，若人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學不可成也？東坡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恐此意不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甚淺近，若研究得來，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又日新、文王之純亦不已，即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隴斷者，言其地皆平，雖小坡垤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日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古來相傳有此怪異之

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之資耳。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革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兩夏革邪？一夏革邪？一夏革，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月陰陽太歲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可見文勢。禹曰：有形之物，或夭或壽，皆有道存焉，唯聖人則通知之。革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石卵、石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朝菌、蟪蛄，豈殺戮而夭？松柏、南山，豈導迎而壽？竊脂、剖葦，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

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而，非常理可推，雖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亦用此則自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以常理推者，又不可以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嶺，狀若甌甄。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

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終北，窮北也。齊，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喬陟，高山也。壺嶺，亦方壺、員嶠之類。甌甄，瓦器。滋穴之水，名曰神瀆，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埒，猶際也。經營一國，言此水遶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争也。孳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輕旬乃歇以上，言禹之所見也。

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尅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視搗則諸侯從命，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

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遵海而南傲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幾尅舉者，言幾乎尅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叱咤也。視搗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不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過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見耳。越之東有輒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殍與冉同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孝子。

秦之西有儀渠，文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輒休、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鬥，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爲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荆蓀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蒲且子之弋，與偃僂丈人之承蜩旨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柔能勝剛之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⑥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

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他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⁷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

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矣，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也。不在絃，不在聲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遺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聲而秋氣應，當秋為春聲而春氣應，當夏為冬聲而冬氣應，當冬為夏聲而夏氣應。商弦屬秋，角弦屬春，羽弦屬冬，徵弦屬夏，官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弦，一弦主一聲。此曰叩某弦者，非調其一而廢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聲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

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子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鬻歌假食，賣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迭⁸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

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山^①。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聲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乎知其聲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

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①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①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弇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進之也。《漢書》摺紳，摺亦作薦。日以

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歎其工能之巧也。鎮，摩也。摩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爲實似人，既久則宛如實人也。盛姬，羣多之姬也。招，戲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既剖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猶可也。聲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況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爲之也。此與雪峰木毬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輸、墨翟自謂極巧。比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輪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爲，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賈、禽滑釐，兩人名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挺，機下之挺，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皆，而不瞬，《孟子》所謂不目逃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也。虱既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之角為弓；朔蓬之簳，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也。視虱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互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於地，塵亦不起，亦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來矢，亦相值而無差池也。剋臂者，削其臂以為識而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一條短木槍，呼辛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為光州武定都統。及某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事，與軒語一同。軒忘其名矣。

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裘；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

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弓先學箕，皆竹器也。冶，攻金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恐當時所職或有近於冶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胸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衽不蔽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軌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不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行，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履者，

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況學道乎？

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趣，雖怒，不能稱丘以報之，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鏗鏗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雞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焉

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騏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暱嫌，私怨也。氣甚猛，威甚銳也。形甚露，骨立也。順風而趣，其行弱也。悍志絕衆，其志勇悍過人也。痕撻，痕跡也。雞鷄，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名，方

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騞，合作騞。騞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三擊，彼以為三招，如兒戲也。嗑疾，喉急也。支彊，肢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況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鍔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

其色赤也。如切泥，言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嘗見之，世間自有此事。果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誣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五

- ① 峒：原作「同」，據明本改。
- ② 居：原作「屋」，據明本改。
- ③ 齟：原作「齟」，據明本改。
- ④ 鄧林：明本無。
- ⑤ 耳：原作「言」，據明本改。
- ⑥ 干：原作「于」，據明本改。
- ⑦ 鈞：明本作「鈞」。
- ⑧ 迭：原本無，據明本補。
- ⑨ 原本「高山」前有「登」字，據明本刪。
- ⑩ 招：原作「指」，據明本改。
- ⑪ 青：原作「書」，據明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六

虜齋林希逸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柰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柰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

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若出於人為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

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櫺，櫺屋之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為之事也。或窮或達，窮則為厚，達則為薄，厚薄，能否也。偶偶而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為汝釋去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固有自然之理也。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

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

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甚戚者，甚親也。國氏、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人事也。不得不舉，不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鈎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甚矣。諱云者，言不

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己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鈎乎君者，鈎絆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忘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貴己甚周也。哀不己若，特人甚怒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己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垂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曰爲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

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詭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子產之治，言於子產為治之時數有扞格也。子產屈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扞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不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乎之寧之，將之迎之。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冥無際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沖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遺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孽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蓄孽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湏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

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餽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反常而非反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顏夭距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己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

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綬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又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慤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為哀？以何為樂？以何為可為？以何為不可為？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

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居若死，即《莊子》尸居之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是也。動若械者，猶影問罔兩，有所待而然也。如偃師之木人，其動也，自有機械以使之。既不由我，則亦不知所以居不居，所以動不動。人之所見我之情貌，何嘗變易？人所不見我，亦何嘗變易？耳目之外，皆已忘之，所以往來出入獨得其妙，孰得而拘礙之？是乃忘己遺形以與造物者游也。

墨音眉尿敕夷女履二切、單音戰至音啞、暉豈然切、咍許元火遠二切、愍蒲結切、愍芳無切、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胥如志者，四者之人同游於世，各如其志也。而其情彼此雖窮年之久皆不相知，此其用智之深也。此下五段，撰出此等名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莊子》所謂徭佚啓態之類。墨音眉，尿女履反。墨尿，軟弱也。單

至，不安貌。暉，恐懼貌。愍，急速貌。

巧佞、愚直、婢魚踐午漢二切、斫夫約切、便辟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不相語術者，言其不以術相告也，自以為有用巧之微妙。磬斫，不解悟貌。

繆何交切、怗午交魚駕二切、情露、讓許偃居展二切、極、凌諄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此又四等矜才之人。繆，獠，獠，獠也。情露，今人言賣弄之意，讓極，吃急之意。凌諄，詰問也。《莊子》曰：

哲士無凌諄之事不樂。不相曉悟，不相曉喻也。

眠莫典切、姪徒典切、誣主藥切、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無戾也。

此又四等異行之人。眠，姪，瑟縮不正之貌。誣，諉，煩絮之貌。怯疑，拙退也。不相謫發者，不相決別也。

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

多偶，多可也，易與人合也。自專，自用也，與人不合也。乘權，得勢而有權者，隻立，孤立而無所憚者。不相顧視，皆自以為得時也。

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衆態者，以上五項之人也。道，自然也。咸之於道，之，往也，言皆出於自然也。其情貌態度雖不一，皆不得自由也。命所歸者，皆歸諸命也。此意蓋謂人情世態種種不同。亦皆其命為之。

危危俱為切成者，俏仙妙切成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

故迷生於俏，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

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侷侷，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言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其俏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因有駭有喜。時動時止，偕行偕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背峻坂而立，面深隍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

容心，則亦不危。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亦中，亡亦中者，中半也，言多算亦算不盡，至愚者亦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全，亦非知喪。上句本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②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

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披篋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疏^③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木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奚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論。臣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勢要而或遇或否，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故之所使，不容自己也。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六

①聽：原作「聽」，據明本改。

②疏：原作「跪」，據明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虜齋口義卷之七

虜齋林希逸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樵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名乎？名乃苦其身樵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況子孫乎？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處合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必讓。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利反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謙也，斂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仁，自求聲譽，此偽名也，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

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辯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王矩切。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音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

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焉，至微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頃，亦無之。美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偶偶，俛俛也。汲汲以競虛譽，俛俛而避是非，與囚梏何以異？異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則不然。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

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無、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盃。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飢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

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貞之名能誤為善之人如此，故曰：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保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

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闕，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

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槨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雉齒媵儒佳切。媵吐火切。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

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咨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

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媵媵，美女也。娥姣，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人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銜刀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

禍福在天，脩為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為，而况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捭闔其論，而又為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辯其真偽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為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樹，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

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于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斂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怪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陽問陽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

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

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一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

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汝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

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絨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

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為窮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遽者也。遑遽，逼迫而不得自閑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為善者亦徒自苦而已。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

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為貴，侵物者為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非我所有則為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有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者是也。若以物為有，以身為有，皆逆天理而自

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騰驅圓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梁肉蘭橘，心痛縈玄切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遁人者，遁天而背理之人也。

如此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為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必至生病痛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縲，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

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語列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他也。緼縲，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莖芹，絲芹菜而為羹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蜚，螫也。蜚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

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兼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

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為切實利害之言，雖欲去其名，烏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烏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沖虛至德真經虞齋口義卷之七

①因：原作「因」，據明本改。

②是：原作「者」，據明本改。

③久：原作「人」，據明本改。

沖虛至德真經虞齋口義卷之八

虞齋林希逸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掇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

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

也，猶曰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者，言以身為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為詭說而此為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鷄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彊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為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義理却甚正也。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以中之道也。再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以中之道也。關尹子以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非所謂不知之知矣；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

此等議論，皆非莊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勝也。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況欲行之乎？自奮，自用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自賢而貴於知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

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減削處也。毫芒，葉上之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徒信他人之言，安可

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固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

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官別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拈起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己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晉國苦盜。有郟乞逆切。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此章蓋言擿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便是此意。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

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遊，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難可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為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此章前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兩以字

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化，豈能涉此境界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

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我，則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為道。至為者，道也，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為道。若以蹇淺之智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③自己，所以終於作亂而殺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己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釋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新釋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人，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昃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自喜者必禍^④，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為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為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為藏勇於怯，持勝如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迨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為凶，凶未必不為吉也。先迨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

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為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檐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

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弭蹶者，無迹也。檐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者，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

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

棄，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蒂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

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楡託盍切。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僅渠客、臣靳二切。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為勝負也。楡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為楡魚之采。劉毅之爭梟盧，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懂，立勇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

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乞格切。嘔也。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此意也。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曠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己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

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楊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泅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真。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

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岐則亡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未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況，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爲外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而爲黑，亦安能無怪？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

忘己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為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為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一，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虫食小虫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螳之類是也。非相為而生之也，天非為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

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墮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甕算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此言世情之難

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鐵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鐵也，顏色，竊鐵也；言語，竊鐵也；動作態度⑩無爲而不竊鐵也。俄而叩音掘其谷而得其鐵。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鐵者。

此章猶諺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鐵，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鍛張剖切，策端有鐵也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埒，頭抵粗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頤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鍛，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埒，陷也。意有所屬著，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辯。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辯之。

沖虛至德真經膚齋口義卷之八

- ① 妻：原本作「妻子」，據明本改。
- ② 固：原作「因」，據明本改。
- ③ 能：原作「得」，據明本改。
- ④ 禍：原作「驕」，據明本改。
- ⑤ 下：原作「不」，據明本改。
- ⑥ 孫叔敖：原作「叔孫敖」，據明本改。下同。
- ⑦ 王：原本無，據明本增。
- ⑧ 具：原作「且」，據明本改。

⑨ 且：原作「是」，據明本改。
⑩ 動作態度：原作「作動態」，據明本改。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鄒新明復校）

006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經名：沖虛至德真經四解。金人高守元纂集，約成書於大定乙酉（1189）。二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列子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沖虛至德真人。書爲《沖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

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並張、盧二家，合爲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躉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爲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爲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

麾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爲進，以賢爲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謹第錄。臣向

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並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

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興爲楊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

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敘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

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

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神無死，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為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為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隳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不求於名則縱心為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為不善耶？是知神為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為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為凡，居清淨者則

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生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感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

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為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蹟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爲宗；而屬辭設喻，駸駸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闔闔，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爲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爲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命龐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爲之注，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

雖欲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燮理之餘，親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

張曰：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虛曰：夫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徒愛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爲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政和釋云：物有生化，道無古今。惟體道者爲能，不化而常，今所以應物，無容心焉。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國氏之爲盜。范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一流於生死之境，一墮於出入之機，終始相循，變化相禪，死生壽夭，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也。體道之人，超出物表，即萬形流轉之域，冥一性不遷之宗，晝夜不能役使，陰陽不能陶鑄，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

妙玄通，深不可識。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行哉。

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虛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

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無應。體道者，默而

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瞽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

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

子何言哉？

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

免於言者，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

言；於此言之，特為汝言其大略而

已。伯昏瞽人，則體道而為物，長葆

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

所以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

也。故聞則曰，吾側聞之；告則曰，

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

今存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

於衆生，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

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

常遷，安能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聞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蠕蠕、

肖翹，無非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

物者，乃能生生而不生於生，化化而

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者，待是而

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不

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

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

化亦不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

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

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而不知其盡。以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生化之本也。盧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

無物能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圍範，無不可者。故因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內矣。楊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

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囿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

方其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

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易。

易變而為一，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

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穹隆而周乎上，地磅礴而向乎下，人昏瞽而處乎中。天，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遍交會而氣和，

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變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

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

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奚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溫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

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隕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

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

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鷲之小大，何足以相笑？夔、蚘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烏，不績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

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盧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奚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自應。雷震、蚋飛，彼奚自而生耶？

惟大音希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疇克尸此，故曰皆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

知，無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暑能涼，則不囿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能

以浮，浮者不能以沉，能沉能浮者，殆猶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叩商而商應，能宮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香，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為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為，皆在是矣。古

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撻蓬而指，撻，扳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鼃為鶉，事見墨子得水為鹵，得水土之

際，則為鼃蟻之衣。衣猶覆蓋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鳥。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末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掇。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

食醯黃軹，食醯黃軹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瞿芮，瞿芮生乎腐蠶。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鷓之爲鷓，鷓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鷓也，鷓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鷓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踰之爲獾也，踰，牡羊也。魚卵之爲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亶，音釋。《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鶉。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鶉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釋，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鶉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者，

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白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潤而生。醯雞生乎酒，

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荀。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

生程，

自從豨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

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

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盧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鼃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豨也，蛙蟻之衣、陵鳥也，一種也。或

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胡蝶。則散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掇。則震飛者有化而為螻動者矣。駒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頤輅。原黃輓之生乎腐蠶，與天地臯、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鷓是也。鷓之為蛤，田鼠之為鶉，朽爪之為魚，老韭之為莧，老榆之為猿，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日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釋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

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醢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冶。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敵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髑髏，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味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奚足畏，生固奚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鷓也、鷓也、蛙蟻之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鳥足也、蟻螯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駒掇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醢頤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食醢，黃輓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贅芮，贅芮生乎腐蠶，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

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火，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鷓之為蛤，田鼠之為鷓，朽爪之為魚，老非之為莧，老踰之為猿，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亶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釋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醯雞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荀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漻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為之幹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為之職，繼

之以此，良有以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失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盧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為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為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盧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囿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

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為終始？除日無歲，孰為久暫？謂道為，可終邪？

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為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

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惑於數也。盡，亡也。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

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人之初生，精神魂魄具而後形成焉。魂，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營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魂

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魂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為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

去本遠矣。無則生有，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為至道，終乎本，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為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為界，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

乎生而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其真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物無目而入，深其根物無得而搖。不壞之相，自古固存，是謂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蓋進乎此。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炁柔，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真常湛寂，亘古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不能無遯。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則形

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停燈於缸前，焰非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為能通晝夜，而知古今不代，為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地以趨靜，是謂化而不化於化者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其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沖和內固莫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形不虧。

《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

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惑於情則喪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焉。方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充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人則外化而內不化。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

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測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

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

盧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運其功，形爲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未形，已知

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

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底當也。拾遺穗於故畦，

收刈後田中棄穀，捃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汝亦何怪於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跋，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

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夷，而實無所遣。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群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樂為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營營求生者，可謂惑矣。然亦安

知其為惑乎？自生之勞死之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墳，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

見其墳壤鬲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墳，畢如其明，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鬲如，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憂。子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烏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謂所絕學

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有孳孳，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衆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

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

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遯之地，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謂之不死奚益。今有人焉，去

鄉國，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蕭然疲役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賣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

己，則自然真全矣。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屈矣，有屈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撓，真宅在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而暢然，指先廬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所，得乎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以井為居其所，艮為止其所。井者性之原，艮者性之止，惟

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

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礪，音毀。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闕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礪，乃始斲斲為仁，踳跋為義，斲以慰天下之心，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槌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烝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倏超倏滅。壑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疇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

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宜言生。往

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栽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於彼。損己而益，成己而壞，生死相循於無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間不容櫛，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喻，必日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音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麤者，新故相換，猶

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已？故含德之厚，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終始者為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

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跚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

喜，此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盧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隕然而下者，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夫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

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認識休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盧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喪，不有大於天地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為細物。又曰，天地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為最巨，以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者，既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

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盧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囿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

在水也。水自為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為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

氣之偏後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積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

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玄默而已耶？然《莊子》曰：上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

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為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夏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

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羨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禾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

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

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

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仞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眾，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本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小大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為盜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

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侵眾者，皆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違於法者，則為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盜也，況違法封己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羨，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與天地為

合。吾烏能知其辯哉？故天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氏盜天之所生則為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人之有則為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不盜，烏能知其辯？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黃帝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盧曰：此明忘形養神，從玄默以發真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焉。此其大旨。政和，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繼之以《黃帝》豈謂是歟。范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通；執有物之為實者，觸途生礙。然則有而為之其易耶？必將泯是非利害之心，去智巧果敢之烈，猜慮不萌，俾物無得，而傷吾宗不出，俾人無得而先，崇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子以襲諸人間，則人道之患庶幾其息矣。華胥之國，姑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喜耳。養正命，正當為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旣黝，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祇足以焦形也。

盧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豐厚者，則為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為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昏然五情爽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嘆。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己，自私以為生，不知所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為能，亦不知所以

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以為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為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烏至而愬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供口鼻，其患既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心為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三月不親政事。

盧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

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曰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徹鐘懸，則耳不綦聲；減厨膳，則口不綦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

為事，神遇為夢。盡之所為，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官者，以夢而遊；執尹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

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烏往而不暇哉？

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疏，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疔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疔癢，酸痛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

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盧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為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生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疏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擗無疔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

破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夭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有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破，乘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和。剗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政和：勞形怵心，知而辯焉，故其術弗獲，齋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假當為遐。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輟。

盧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

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

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求之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擾人心，而繼以問道

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人，所謂攫人心者，是宜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

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佞不愛，

佞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恩無所偏。

佞音隱佞。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

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蹇乏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

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灾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

《老子》曰：以道蒞天下者，其鬼神。

盧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佞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生不傷，故不施不惠，

不聚不斂，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足以攫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尊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佞不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畏不怒，則非作惡，以疏也，而愿慤實為之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己無所取也；不聚斂，而已無不足。道足以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灾。道足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字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

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夭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礙；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鑿，無礙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靳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

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義，尹生之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者，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

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懟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

也，故眄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觀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胸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哂明矣。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元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爲念，無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盡矣。

盧曰：都無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則心無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顏而笑。則心冥於莫逆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庚無是

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無念；縱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無數故也。

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無心，故云無不同耳。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

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辯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無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眄；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顏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何容心焉？

令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

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

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懟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徹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攘，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昭然如一曾無所開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榦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烏能知其辯？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

有為闕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難危哉？

盧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

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

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盧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無終，則所止者無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盧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寶真合道者，止乎無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無終始之迹者乎？

盧曰：至人者，言無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無失迹也，故藏乎無端矣。常歸其本也，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閔，然後通濟群生焉。造，音操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者也。

盧曰：竇道則性全，去情則無卻，無眇無迹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沖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之餒，唯純氣之守，專而無所於雜，和而無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與耶？何則？貌似聲色，無物不同，則物與物固無以相遠。夫奚足以造乎？先以其

釣，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乎無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無有過也。藏乎無端之紀，無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塗卻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茲所以潛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

此借麤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忤物而不愠。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況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

順至理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

但為酒所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純素之道，惟神是守。

守而勿失，與神為一。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

果敢之列也。貌似聲色，有名有實，

名實既有，麗於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遠？而獨造

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

為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

焉？至人於此，處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則運而不

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一，養其氣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其審，發之，鏞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捷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至人者，上闕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豈特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也？列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夫。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鏞矢復沓，則前矢方發而復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

止是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志耶？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黃帝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鄙晉國黜之。肥，薄也。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盧曰：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與。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盧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

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寤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眴，音奴隔。既而狎侮欺詒，攬摭挨抗，攬音晃，秘音扶閉。挨音烏待，枕音排感切。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盧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攬者，觸撥之也。秘者，拗揆之也。挨者，耻辱之也。抗者，違拒之也。

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盧曰：以愚侮之衆，故偽爭應命耳。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飢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

復從而泳之，水底潛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昉，始也。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爲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

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淳備，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忤物而不

懼，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偽投之，此以誠應之，烏往而不可。故商丘開乘高臺自投其下，飢骨無礙，泳河曲之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猜慮，其相去也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

則不以為愠，墜高臺之上而無礙，泳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迕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主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違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盧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瞻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鷙鷃，禽之攫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並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也。謾，所六切。

謾，起也。向秀曰：能驚没之人也。驚，音木。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盧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會，彼不能違。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

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譖，音衣。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没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間暇也。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愒。

互有所投曰摳。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投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

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譖，與噫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譖，則或有救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摳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昏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摳，蓋探籌投鉤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鉤則憚，以金則昏。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昏則若亡矣。故曰重外

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剗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烏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齋汨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

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沈，以窮乎下，與汨俱出者浮，以擦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逆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己，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

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大夫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乃能蹈乎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適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坑二而不墜，則失道錙銖；

向秀曰：纍二丸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槲株駒，

崔謨曰：槲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槲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而蕩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

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不可。其處身若槲株駒，其執臂若槁木之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其專彌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掇之也。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言爲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海童任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有高飛以避罾弋之害。然則漚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爲也，無爲之之迹。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范曰：漚，海鳥也。出沒若漚。夫機心存於胸中，則海上之漚徒舞而不下，況於人乎？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爲無爲。雖爲而未嘗爲，猜慮不萌，純白大備，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愆爲有成虧，曾未免夫累，烏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大畋曰狩。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

而人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闕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己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興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爲之耶？

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彊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礙，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遍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

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盧曰：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群鳥獸焉。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和之以天倪，鳥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奚物而能闕？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奚物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則曰剗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

天而不自銜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范曰：石則實而能礙，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礙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將以剗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咸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入之心，以我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然獨而藏於胸中，是由無雄而卵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請，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

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諛不止，罪字或作萌。

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濕灰則不復然，

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詭不止。不詭，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

政和：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嘗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此。

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筦窺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

向秀曰：居太沖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藩。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

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爲也。

盧曰：心運於太沖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太沖，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沖莫昧。昧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其昧也。且沖者，陰陽之交，太沖莫昧，則見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沖而莫昧，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淵也。鯢旋

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水之潘爲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夫出。與物交濫，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入，爲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其三者，蓋別而爲九，合而爲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沖，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沖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

向秀曰：無心以隨變也。

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茅靡

當爲頽靡。

向秀曰：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爲，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咸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爲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沖莫昧，則

又名之以不齋，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之以太沖莫昧，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爲其妻爨，向秀曰：遺耻辱。食豕如食人，

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怏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字。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爲宗。藏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

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爲未始學而歸，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爲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

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萬緒擾擾，雖攫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

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己？

曰：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惡。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

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溺於心。整其所患，有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

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整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

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

《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誨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履滿矣。歸之果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堅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保

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

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而脫屣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

為人毒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澗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

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箴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

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銜自驚，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

有意於異衆，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睹一疵，

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也。楊

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

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

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衆人之所惡；盛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

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己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

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己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

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己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

所勝在己下者耳。

柔，先出於己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

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求剛而自剛，保弱不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己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極則毀。柔弱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者。蓋道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

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沖和喪矣。故曰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

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頰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鸞肩、鷹喙耳。

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疏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羆、虎爲前驅，鷓、鷓、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其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

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爲同，當以爲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固有遍知之所得者。然

此喙鳴者，非工發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馴，音脣。先誑之曰：與若芋，芋，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盧曰：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為靈智耳。智之尤者為聖人為賢，才之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故善為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為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為智籠。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己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己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己無心，乃使外物不生

心。郭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懼，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繇於大者，則所養不能無待矣。故虛僞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有鳴者，己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盜惠盜，惠施之孫，見宋康王。康王蹀足

警歎，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

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衆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遍，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

常勝之道亦在是故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塗一，雖萬變交陳，未關神慮。愚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為真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哉。盧曰：天地成器，無所不包，人生其中，但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以養其本，愚者但知養其形，約以為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以為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為凡人，悟者通聖智，惑者多矣。故先說悟者以辯之。政和：道無真妄，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紛錯，唯大聖知之。通為一。范曰：滯於有者，一毫成隔；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浮游乎萬物之祖，造形而上，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與造物默契一死生之理，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無所別。太虛無物，還性宅之，自然，又孰弊弊以物為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礙，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蛄臭也。王之嬪御臆惡而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厨膳，臆

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者，娥媯，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首飾，珥，瑱也。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

《九韶》，舜樂；《晨露》，湯樂。

《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奚辯？化人以王之宮室、厨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

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蠅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膾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焉耳。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

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思其國，

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碩虛焉。碩，墜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惑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著有棄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

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既寤，則

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默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耽翫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藟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灑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鬲高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

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又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爲王謠，徒歌日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東歸》。其辭哀焉。乃

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辯，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

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驂乘，日行萬里。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爲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官，窮天地之所有，極神知之所

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爲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爲幾神

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爲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

何殊於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播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瀕。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俄

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異於生死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播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鑪錘者，為造化之所始，設於機緘者，為陰之所變，生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之化，謂之幻。是二

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自然，故巧
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形，
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
滅。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
生，亦未嘗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
能與造物同功歟？苟明是理，則汝
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亦幻而
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
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
生之言，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
得也。然遂能存亡自在，而不累於
物，幡校四時，而不拘數，雷冰反用，
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况夫體
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
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
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
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
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
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

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
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
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
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
者，言其功之顯諸仁。五帝曰德，三
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
嘗不一也，然既已為智勇之力，而未
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
流者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
同人，顯諸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為
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
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
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
諸仁者，雖曰為徒於人，亦未嘗不侔
於無也。為化若是，則塵垢粃糠猶
足以陶鑄帝王。彼智勇之任是時，
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
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
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
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

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
見《周官》。

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為，作為。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
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
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
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
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
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之遊，似至非
至；老成之子學幻，似真非真。審
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
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
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
故與為則涉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
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
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為可驗，故謂

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為正夢；驚愕而夢，是為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誠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盧曰：夫虚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礙，化被含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

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感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藏理，故占之以六候。所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其六候而占之，未

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惑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足以患？心已怛，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曖，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火性猛烈，遇則燔炳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爲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爲之寇，或以物變爲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

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爲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

此情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以為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為夢爲實者，同呼爲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陰氣壯則夢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者憂，歌儻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爲夢。其覺也，形開，故接而爲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不知蝴蝶之夢爲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者，孰能爲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至於真

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別。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黃帝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已矣。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辯；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辯。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疆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

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范曰：雞晝明而夜昏，梟晝昏而夜明，彼物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隅，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夢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

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吟，吾南反，嚙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

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

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為疾。或晝苦而夜樂，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孰覺孰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君乎，牧乎，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爲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爲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

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迎。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聖人之辯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

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辯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

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繁然殺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真冥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則非趨寂矣。故薪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失，遂以為夢。

聞其言而取之者已而俄得，亦以彼為真夢也。迨歸而告其室人，又復以為夢，何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夢者，唯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

今忘者之心，泊爾釣於死灰，廓焉同乎府宅，聖人將舞所容其鑒，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無狂躄，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令有心，反令有慮，蓋辭有左右耳。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

先奪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

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曩之忘懷，實幾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廼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

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況體極乎？

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妙賞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辯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黜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昏然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

方且化其心，變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顧顏回記之，則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奧，華則敷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欲之病，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後先，是忘時也；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乃

闔室毒之，毒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知，卦兆奚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測，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寇，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孔子顧謂顏回而記

之，以其造於坐忘之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喞然而怒，未能兩忘而化於道故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惠非迷也，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水火者，非俗人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

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眾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眾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

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

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北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辯。饗香以為朽，則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為能己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諍者，蓋其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衆寡相傾，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郵者？蘄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遄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

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惑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范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蕩恣睢於轉徙之途者，多矣。厥有繕性，俗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己，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於燕，

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燕國之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喟然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涓然而泣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藹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無所知，用智則無所能，知體神而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也。盧曰：此篇言證無為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為，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

政和：或使則實，莫為則虛，微妙並觀，有無不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是謂契理。范曰：惟忘乎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乃能不名其聖，若然者，入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胸次，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此也，出而外觀，則毀譽，憂喜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在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不自用，辯雖彫萬物而不自悅，真知真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名。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愛樂、吉凶。與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

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彙今故，則束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

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日間。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間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所激焉。

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不辭。命者，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也。

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

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

《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豈異？唯圓通

無闕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溺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未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

乎？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違如愚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擯禮樂，

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者歟。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一身也。不榮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不得而賦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翹然無憂耶？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來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

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蒿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顏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古郎反，又音庚。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閱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己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

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刳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己。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

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

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遠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朗然自照，豈運其耳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

以不答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內，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囿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所闕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

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罔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為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

體合於心，則其體墮矣，乃無謬心之獲。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為一矣。彼辯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而應，則為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為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內，可在為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神之所為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

曰：聖則丘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

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黃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羸跡，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無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

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羸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

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崛，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哀然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遣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為夫子誑之耳。

政和：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衆甫於亨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

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畛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示恬淡無為而悅夫噶噶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于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

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此，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莊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

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況不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道中庸，或過，或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遍，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

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己，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己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雖或不違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于貢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者耶？乘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持嚶嚶之志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廢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讎。

盧曰：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

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為辯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宜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不能得闕之矣。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閱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衍衍然求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

夫體道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剗而無物。耳之聞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彼且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偽，故曰：往將奚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足者偕至於丘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則熱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答然似喪禍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則又採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衍衍然以道自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偕來之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

驚乎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遣知，希言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即復是遣無所遣，知無所知。遣無所遣者，未能離遣；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無所不言，無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麤，至高之所

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非妄驚如何？

盧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

若優劣不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

無言之言，無知之知，亦何異乎？言

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辯之，則未

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

知。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

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衆，

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

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

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道不可聞，

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

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

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

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賅而存焉，

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之不見，

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

口形貌無不充，無人之情，故無聞、

無見、無言、無知、無惕其室虛矣。

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謂象人

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衍

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

而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

如此，此其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

也。言者，所以傳道也。言所以在

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無言。

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

矣。故曰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

言亦言者，至言也。無知為知亦知

者，至知也。以我之無言合道之不

言，以我之無知，合道之不知，由得

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

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

之有？

范曰：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故得意者無言。知之所不能知者，

辯不能舉也，故進知者亦無言。無

言者，道也。用無言為言者，亦未能

忘言，無知者，道也。用無知為知

者，亦未能忘知。雖未嘗忘言，有所

謂未之嘗言者，亦在可言之域；雖

或未忘知，有所謂未之或知者，亦在

可知之域。曰言曰知，本無所遣，亦

無所累。應物而言，亦無所不言也，而實無所言；即物而知，亦無所不知也，而實無所知。嚮之所謂道者，如斯而已。汝將何驚耶？

子列子學也，上章云，列子學乘風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眄笑並坐，似若有褒貶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為度，豈定於一方哉？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詳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

而無窮；後明順心之理，明無幽而不照。二章雙出，各有攸趣，可不察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訥。人徒知言之為異，不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無矣。

政和：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無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通常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睹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矣。

盧曰：翫物之變，遷謝無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無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無以為異者也。

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窾，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溫蒸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

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無。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無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辯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無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

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辯。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眊。

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眊。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

我之所是，蓋是無所是耳。所適常通而無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

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無所適，目無注視，則物無不視而物無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

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

所適。有所眊則有矺，性豈有矺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眊。無所不游而實無所游，無所不觀而實無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無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無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無故，不知我亦無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無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

者，則由勝之內，行乎無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執掌以觀無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無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眊，則內眊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無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者，庶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無往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為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無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通者，寧復以聖智之道為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所告以為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無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制

於人。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為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無彼此之擇，衆態一齊而無親疏之間。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馨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無所喜；失自是也，吾無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以

家觀家而無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無不同矣。夫若然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弗能禁，盛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能移也。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焉，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為心者，欲其趨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以治人為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圓明之府瑩無纖埃，而造乎剗心之妙矣。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盧曰：俗聞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

者也。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為道。衆所安者，衆為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存而常今，亦無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曰：無所由而常生。無往而不存，故曰：有所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

也，故曰：不幸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為變，故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耳。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無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而生，而雖考終厥命，而不亡之理，此其所以為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已，顏子之夭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為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無所用而生者，任

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無所哀也。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

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為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為不足哀故歟？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

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為不敢樂故歟？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

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為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

雖撫尸而哭，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

與夫隸人之生死，而眾人且歌，眾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辯淄澠；

爽者，差也。淄澠水異味，既合則難

辯別也。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

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

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辯；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

心迷至道，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闇昧衰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

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

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戾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

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能，欲反於真，何方所致也？故《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

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辯淄澠者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悞中穎。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

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無所役；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縱。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于己，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有道德而隱默者也。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脩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無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

世或謂相嘲調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於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下上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癢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譏而不應。

盧曰：嫌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

不能知眾人之所知，不能為眾人之所能，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

地，而無惡無好，無彼無此，則以無為心者也。故明者為視，聽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無事焉。荀彧謂傅嘏夏侯玄曰：子等在世，榮問功名勝我，識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耶？答曰：成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固非識之獨濟。我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盧曰：夫任群才以為理，因眾物以為用，使雞犬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眾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使形者也，治土木

金革以為器，治聲樂書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無之以為用，廼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不能為，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囿，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無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有為也。彼且以是為犬豕之類，宜乎伯豐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莫能相兼，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

下之治能者多矣。百家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眾人之所知，而有知者為之用；不强能眾人之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休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候，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蟲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女折春蟲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

以至柔之道御物，物無與對，故其功

不顯。

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無對也。

故學昧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輿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神全則無為之功著，則外物無不通。故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為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為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見，則視乎冥冥，無以異於見輿薪也。自有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無聞，則聽乎無聲，無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

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輿薪者不為明目，而學昧者必先見輿薪；聞撞鐘者不為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鐘何？則先行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無難矣。唯其無難，故名無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無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

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

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

曰中山公子牟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

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

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

統例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

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

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

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衍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无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

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固。

盧曰：行不因師，獨學無友，辯而不

中於理，漫衍而無所宗，其道能屈人

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也。韓檀，《莊

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相近者

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

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

故責其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

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

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

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棚，後

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

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

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

號之弓，綦衛之箭，

烏號者，黃帝弓也。綦者，地名也，

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

地而塵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

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

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

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

有人擲五木，百擲百盧者，人以為有

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無奇，

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聞之，

曰：王公之言聞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

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

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者蹉

跌。今設令至拙者聞射箭之所至，

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

進。聞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

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彥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睨不睫者，矢勢至睫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輿之聞，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尤甚。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無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為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

因我以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無指矣。

有物不盡。

在於麤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山之崇崛，元氣之浩茫，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盡也。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積而不輕也。

白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孤犢未嘗有母。不許此義。

盧曰：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輿。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也。無指則皆至。志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

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

謂龍之言，無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

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為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為無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睫，故不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無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若無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為至達，則詭辭數萬固無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為至言而悅之，苟卿並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以此也。夫龍之為人，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輿所以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超之射其妻，矢注眸子而睚不睫，斯謂之盡矢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

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以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無私焉。夫能無私也，禪大位而不悛，受大位而不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己與不戴己，所不知也。問之左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范曰：有心於為治者，天下未必治；惟無以天下為者，乃能治之。不能為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無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無為。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無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

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己與不願戴己，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無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為帝也，以黃屋為非心；舜之為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受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為堯舜哉？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況然無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盧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盧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盧曰：欲得善為此道者，墮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盧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無。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無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無先後，其於天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無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無心，人自異耳，道無遠也。

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無假者，則無所失矣。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無情，能盡則歸於不為。盧曰：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無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無為而非理也。

盧曰：夫無為者而無不為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無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

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無處無服始安道，無思無慮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無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無心者皆未能忘心也，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無所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無知之累，是謂真知。能而不為，則無能之巧，是謂真能。若發乎無知，又何以能情？若發乎不能，又何以能為也？道常無為而不無為。聚塊也，積塵也，雖曰無為，豈道也哉？故曰：雖無為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至人無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物之著，咸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響。順物自然，無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違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違物。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無乎不在。瞻之在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睹其端倪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窺其眇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

道之在我，其無所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為真知，乃無所不能；能而不為，是為真能，乃無所不能。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蔽於莫為，豈所謂道者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晉張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

張曰：夫智之所限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盧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注。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政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湯之所問，革之所答，固未易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士，怖其逕庭，乃以是篇所議為迂誕恢詭，昧君子之言，豈俗學之弊歟，與拘虛坎井者奚異哉？

殷湯問於夏革，革字，《莊子》音棘曰：古初有物乎？疑宜混茫而已。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矣。設令後人謂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光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

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

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廓然都無，故無所措言也。

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無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無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無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其

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徙不留，物逝無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今日則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氣母一判參差，萬類充物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無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無始無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微，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烏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上下八方，豈

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齊，中也。

盧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脫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間，則是是矣。

盧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幽，人民猶是。問幽之西，復猶幽也。則西至日所入從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四至於幽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

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

六合之間者，將謂寫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乎？

盧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未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為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大於天地者矣。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天地為能覆載萬形，惟太

虛為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雖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大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雖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鼈之足，鼈巨龜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疆，與顓頊爭為帝。顓頊，是黃帝之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

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為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練石補闕，斷鼇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練石補闕，斷鼇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綸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

其下無底，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暫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著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慮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恐流於四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禺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禺彊，靈龜為之使也。

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鼇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

《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

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安矣。五

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

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

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戴，而此六鼈復為一釣之所引，龍

伯之人能並而負之，又鑽其骨以卜計，此人之形當百餘萬里。鯤鵬方

之，猶蚊蚋蚤風耳。則太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盧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鈎，負六情以自

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

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盧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困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

焉。愛溺深重喻之大海神識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憑，大也。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河圖玉板》云：從崑

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盧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

國漸小。然神農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

東注無底之谷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紘九野之

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不以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

海中，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而去。

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帝恐流於西極，乃命禺疆之神戴以巨鼈之首，而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

國有大人焉，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負六鼈以歸，負嶠之山遂沈於

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侵小其民，至伏

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

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

一尺五寸。事見《詩含神霧》。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鼈，一釣連於龍

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僬僥國之短，人一尺五寸；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仙，下及螻蟻，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蠓蚋，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覺此而冥焉者，遙而不悶，撥而不跂，則衆人安用知彭祖之爲久而匹之乎？

終髮北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

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鯤化爲鵬。

世豈知有此物哉？

翫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聖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禹、益、堅豈直空言譎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遣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炎舛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鯤者，潛也，麗乎陰者也。羽炎亢乎上，能飛而不能潛。鵬者，飛也，麗乎陽者也。鯤鵬雖大，尚未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以爲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麼蟲，麼細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眚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

魍魎、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魍魎，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

山，聚蚊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范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鯢俞、師曠，古之聰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向也鯢俞、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孰知其所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鯢鵬也，麼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相過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櫛，音柚。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

矣，地氣使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

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造乎微妙玄通之表。睹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此。夫物生天地

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歉。巨細也，脩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跂，奚必致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逍遙遊》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盧曰：形，尸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僉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
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懇壤，箕畚
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
寡也。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
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
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
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
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
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
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
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
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
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

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
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
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
大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蛾氏二子

也。

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
也。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
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
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
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
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
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
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
別，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嫠
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
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
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
慾所纏，從生至死，生既流蕩無已，

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
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
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
之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
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
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平
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
弊。帝感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
河曲之叟累乎形之有盡，而不知夫
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不知純純之
愚為大智也。

范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綆斷
榦。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
然也。體道之人審燭厥理，以古今
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篤強行之
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之
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
萬事，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
屋二山，峙冀州之南，跨河陽之北，
方七百里，其崇萬仞，可謂高且大
矣。然未離形數，可得而平焉。北

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險。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遠矣。許之者有雜然之衆，助之者有始齷之男；獻其疑者有所弗聽，笑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懼操蛇之神，感夸蛾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為愚公者與？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真。若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真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丘隴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為秋栢，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此所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渭之間，卒焉北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日照，星辰成列故曰經，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假也。

非聖人之所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自此章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鳥識所以然，任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革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唯聖人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槩而論之，若物之外，若物之內，烏睹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逮，故寄

言迷謬耳。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至也。其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壘也。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形器之礙。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甑音擔。甑音槌頂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山頂之泉曰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喻心，水為慧用，蓋神所瀆出者。

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遍乎百體，以周形器。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

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

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矜誇；含陰含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衣不食，衰老所不

逐，夭壽所不拘。上士勤之，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携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神瀆而沐浴焉，則能已饑倦而澤膚

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漢，是其所以為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慄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姒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陬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

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陂也，周以喬陟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漢，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國，無不悉遍，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

傷，物無疵癘。婉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娉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溫適，不待繒纈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夭傷之苦。飲神漢而力志和平，則疏淪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漢而膚色脂澤，則滌除塵垢，蓋若洗之以善。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慄然自失。數月乃復。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擣則諸侯從命，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戀？隰朋之言奚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達於此耳。夷吾云：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蔽無廢有，勞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無，微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

意，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為得也。

范曰：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為可以屬國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北之游遂以為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涯而反者，若桓公是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力果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慎到曰：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貊，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島》夷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鞞巾而裘，與《書島》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所資

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備。然皆默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鞞巾，中國之冠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而已。

越之東有輒休又休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殄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又康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眾是則為當，眾習則為常，故至當至常，人所不辯。彼習俗者眾矣，寧知其至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禮，下無學，然且行以為政，習以為俗。此亂倫者也，不足為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不能相通。故上之為政，下之為俗，有不可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門，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為多，聖人以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未離乎形，以圍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子不能決者，豈真弗能決哉？是直存而不論耳。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為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不絕。世人以為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羣目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為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為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

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鈎，荊蓀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鯤魚其大盈車。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撓。

夫飾芳餌，挂微鈎，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舍，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施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乎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鈎，乎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論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微餌，因波而

運之，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彊則制弱。道以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得遜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

范曰：楚王聞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

性弱故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佗能剗腸易胸，湔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

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為疾，性失其平亦為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強弱相反。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強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為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故志譬則帥也，氣譬則眾也，志強而氣弱，雖有帥而莫為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眾而莫為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儻不為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佗有剗腸易胃、濯洗五藏之術，則是

篇所言，亦無足怪。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瓠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嫌其難教。

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

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

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

而動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

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

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

精。若極聲之能、盡形之妙，理須神

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

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

以通乎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

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羽，水音，屬冬。黃鐘，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涸。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

頓變四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

可知，且欲並言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

浮，甘露降，醴泉湧。至和所致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

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

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

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晉國

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或吉

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

吹律煖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

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

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況

風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

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

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

因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

物，而四時迭起，萬物循生。至其妙

也，二類相合，兩者交通，或謂之死，

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留散徙，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鐘，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鐘，而冬氣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義深，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大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瓠巴之鳥舞魚躍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之妙存乎其間。

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官而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風雨應；鄒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此哉？是宜師襄子為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饒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謳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

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常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瓠巴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則其出音之勁、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一里老幼，或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此其謳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遏行雲；韓娥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誠己而發有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

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鐘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言心闇合，與己無異。

吾於可逃聲哉？

發音，鐘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爲識心所傳；善於聽者，警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安可不辯耶？

政和：在心爲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

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輒窮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薦，當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俳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瞻心肺，所以能外爲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爲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麤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宜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

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視聽言貌、趣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為之者，則其巧妙，

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亦奚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弇山者，日入之所。越崑崙而不至弇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功同造化。領其顛，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鳴；棒其乎，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穆王驚而視之，信以為實人也。曾不知其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

機躡。二年之後，雖雖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瞬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鼈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箠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

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者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祕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瞽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恇目之志於中也，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

曰：自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昌以釐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毅，而學之者亦必志於毅。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主，接於物則目為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衛，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懼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棲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毅燕孤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彎射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

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己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

泰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

慮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冶之具也。老子以為橐籥，今之韠袋也。彼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韠，非弓冶，而弓冶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既得安脚。計步而置，

疏槩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

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

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盧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馵駿，當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

必先為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者也。故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蓋引而不發，開而

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輿輪之外無餘徹，馬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奚往而不暇哉？道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卯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夭物者，皆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

有膽氣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銕鏑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雛鷇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

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騞，伏墮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授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物。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繫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

曰：醉而露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不移。宵練晦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故晝見影焉。為其處晦之時也，故夜見光焉。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囿於有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豈在於擊鬥為哉？故

莊子以斬領決肺為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卵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郗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卵，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卵之醉，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綱亦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火浣布者，

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盧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纊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火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可以耳目所不及者遂以為無哉？

范曰：切玉之刀，火浣之布，理固有之，而拘耳目之用者必以為無是物

焉，又烏能知極盡之際哉？是篇必終之以此，以明前之所載皆即當至理，非徒侈空言以駭世故也。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張曰：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知力，此感於天理也。盧曰：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非命不就。有其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或副其命。亦有力之不能致者，无命也；恃命而不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信命者，亦非當也。政和：力有智愚，命有窮達，得喪之差，莫相爲對。不貳其心，所以立命。范曰：古人有常言曰：莫知致而至者，命也。又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者，命也。夫命之在天，未形有分，且然无間固，豈力之所能制哉？唯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非有德者不能與此。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

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

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盧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迂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夭之所不同也。分無常

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

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子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聞理而服。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怛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北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孰覺之？予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衰樂不能入也。北宮子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闢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之色，聞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願人之文繡也，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温，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願人之膏粱也，進

其茂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蚋虻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子。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

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

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烹醢之。不然，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盧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

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爲貪，謀事窮困不以爲愚，仕而三遂不以之爲不肖，戰而三北不以之爲怯，幽囚受辱不以爲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哉？是則莫之爲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

可。曰：不可。其爲人也，潔廉善士也，清己而已。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子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無棄人也。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矣。不如己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聾不聵，不能成功。

勿已，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

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為厚，不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踰及。其為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踰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己，則清而失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

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己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隰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隰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喘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

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喘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

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騁於一己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己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

也？

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如鋤麈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薨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

此二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

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如？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

運，力不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

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

而死，皆順其常然，故謂之天福。言

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

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然，

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唯達者知通焉。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

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盧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

蕩而難名。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

而其道以自然而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而運。若

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

所不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

魅不能欺者，言鬼魅雖幽，而自然之

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者默而成

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平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

於有；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故將之迎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

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

言天道窈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

自會而已。無有際限，天道漠然至

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乎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贅虧也。平之而已，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撓勿擾。有以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至命者疇克爾。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

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盧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

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

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

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疾勿藥，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為之謁三醫焉。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醫；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盲者，而神醫皆以為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

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比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脛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脛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

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咸有定分，詎可以差數睹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天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

而也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灾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巫醫，技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醫，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也。蓋曰寒温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湏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

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范曰：疇於人者，侔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迎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俄而度哉？故曰：不如其已。

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

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昏昧昧，日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為是為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注。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

為奚不為？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為，何所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昏昧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已，無所於逆。隨所為，隨所不為，吾無容心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之為一條，信

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之為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真則止一而不妄，慤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所復分。何為乎？何不為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為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乎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

也，壽夭貴賤名譽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莫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為自然，又莫知其為使然也。昏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為，隨所不為，言其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窮理，故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為至真矣，則無妄慤矣，則著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至人居若死者，寂然

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為靜者，有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為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槁木；成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徹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蹇而觸途生患者哉？

墨音眉屎勅夷、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戰至音啞、

盧曰：輕動之狀也。

曄齒然叵許爰、

盧曰：迂緩之狀也。

愍妨滅愍音敷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辯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婬魚略斫齒略、

婬斫，不解悟之貌。

盧曰：愍駭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為巧。妙也。

糝苦交忤苦牙。

盧曰：頑戾強幅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譏音蹇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諍音碎。

此皆多諍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問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為才能。

眠莫典。涎、徒爾。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誣止累諉、如僞。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涎，不開通之貌。誣諉、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譎發，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專、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盧曰：變詐巧辯，愚拙佞直，眾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慮，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政和：墨屎言其質無所通，單至言其行有所達，嗶咷以言性之緩，慙慙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

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婣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繆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讓極者吃訥之至，凌諄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挺者若不力於行，誣誣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自以為行無戾，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眾，自專者異於眾，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眾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眾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眾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趣殊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舞戾者，窮年不相譎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盼。紛紛之眾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危危姑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俏，似也。盧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俏者，似也。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儗者，幾欲之貌。肖者，肖似之稱。儗儗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肖成也，初非成也。言似成而非也。儗儗敗者，幾欲敗而非敗也，故曰肖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觀之，毫釐之差，速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於肖，肖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見獨。所以於肖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於己，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若是則非智所能

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言凶悔吝不生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志於力求，而不能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倏起倏滅，成敗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肖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肖敗而已。肖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睹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一無所迁，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彼我無二心；莫之為，而常自然而已。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戚生於肖似，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間矣。有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故有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仆，蓋揜目塞耳者，黜其聰明；背坂面隍者，無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胸次，所以亦不墜仆也。此雖未

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夭壽不貳，君子俟命而已，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時在彼，而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此知命者也。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任智之所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茲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為必得，是無天也；必以少智為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逆，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夭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為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豈嘗弊精神，妄億度，以鑿為智哉？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

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髣髴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生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故以流涕為不仁。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趣利而逐勢者，力所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之，是收其

操楡是不損護也。世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者？是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力焉。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不過此四者，赴時趣利，追術逐勢，我所能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不能也。所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趣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闢土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所趣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遇否，則非勢

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張曰：夫生者，一炁之暫聚，一物之暫靈。暫聚者終散，暫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復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樂為衿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趣也。盧曰：夫君子殉名，小人殉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為善不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為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俱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政和：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察焉以自好。列禦寇知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裂，故辭而闢之。范曰：恃智詐以干時者，或以權力亂其素分；拂天真以殉偽者，或以矯抑虧其形生。惟茲二者，皆非中道，故《力命》之篇一推命分，《楊朱》之篇惟貴放逸。或以為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旨，兩存而不廢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

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身為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鈞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己。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僞而已矣。

不僞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僞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僞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僞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謂名者多取以僞。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尸，惟恐名之

累己也。名亦既有，則實僞奚辯？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僞而得名者，有以實而為僞者，有以僞而為實者。而管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僞之間，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

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爭則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實僞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僞名富，田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僞之間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

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何以異哉？

異，異也，古字。

盧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所減矣。泰然稱情者無多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疏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纍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則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遑遑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

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己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卹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遑遽，措一身於重囚纍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

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

異，且競當生，不暇養所生，故有道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緘，範於造化之鑪冶，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音尤，以放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責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

以體真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盧曰：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

貨殖而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窶損生，為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窶。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窶可知；子貢鬻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贍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贍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是失其

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楊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闕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顫；

鼻通曰顫顫。音舒延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廢，大也。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極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主，振頹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忽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譴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

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痠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

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媵，烏果切。媵，奴坐切。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啗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

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

雖支體具存，而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

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辯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

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其身之不治，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與真人居而

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為事？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偏邊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之非我之功也，具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又屈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縱而勿闕；知分之定者，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爲，無不爲也；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闕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禽骨釐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爲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爲

過祖。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理所以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心也。范曰：體道之人睹物，寄之儻來，知貨財之暫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爲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爲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

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理也。貴身愛生，以蘄不死，是豈達於理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厚。若是而蘄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動吾行。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料而逆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蘄久生之為乎？此孟孫陽所以聞

楊子之言而遂欲速亡也。然蘄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己，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賊，以役於物，疑若能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賊，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是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所謂不羨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為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撓拂，非以生為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而無所覲

覲，非以死為惡也。無不廢，無不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遽遲速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為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為人者也。為人者不可以失己，為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為。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為人太少，其自為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楊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是，此一曲之士也。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為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為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況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況悉天下乎哉？楊朱之行，失之為我，不拔

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為辱，殞身不以為怨，漸清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楊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而然耶。

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

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答對也。

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察。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

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墨翟之道術，忘己而濟物。然為己者固不失人，而為人者固不失己。楊朱學老子、關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然皆非道之全也。孟孫陽有見於楊朱之道，禽骨釐有見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僖侯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遽為之耶？楊

朱之行過於為己。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已，若槩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為有蔽。故禽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己故也。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故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

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既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不攬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

海，未始愜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同。然則名實奚辯？憂樂奚擇？此遊方之外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窮毒，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烏睹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莛撞起音。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睇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

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

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

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務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還，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遠，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

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遲速之間，同於泯絕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時之虛譽，規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纏繳，終身役役，曾不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哉？

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

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

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當容，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

并以為公。惟公則能合并。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胸中。而以自營為事哉？惟至人無己，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

不敢恣其嗜慾。

二為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為位，

曲意求通。

四為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為壽，干譽者為名，尊爵者為位，逐利者為貨。內有違遽之心，則外有怵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役役，不須臾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烏往而不暇。謂之遁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

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威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無畏刑乎？若然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歆羨之心，故畸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斡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乎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藟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憊音區位切。急，一朝處以柔毛綈募，薦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目然乎？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黹亂麻，

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絃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

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是愚智相譏，而歆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楊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蠹者，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之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可易。故無夸跂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乎期費，則盈嗜慾，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矣。陰陽之寇，奚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弊之旨而以是為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

義所以利物也，義而反愁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物者，欲物我兼利。此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寶。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寶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寶？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與名，還與衆人，非所以蕲無憂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可勢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廉士之重名，奸人之盜名，又

烏知至人以是為己桎梏而有所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終以此，所以遣其言之累耳。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張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攝乎變通之會。盧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言人事以合之。此書名篇始終之義。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相因，倚伏之相禪，言而驗之，豈苟然哉？契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之人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老子》之書終於信言不美，所以總叙其作經之意。《列子》之書終於《說符》，所以自祛其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

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為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盧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辯，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為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為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

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譬之影響，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

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盧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

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為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綿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

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不可不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為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粲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為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己之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

矣。是故人之愛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為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為決者，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己。湯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未存，存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及身，欲人之尊己，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己，而危辱及之。

范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

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內，行乎無名，有萬不

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

莫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固未嘗重利輕道，而以富為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

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為。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奠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己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昧，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己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

酬酢萬變，無往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

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己智，則物願為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班白，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

乎？故守單弱者道必親之，自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烏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而不衰。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

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贍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運量萬物而不匱，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

於天地之間者，幹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剗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

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三族之位不足易其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猶富也。因從謂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

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別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不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窘才，明道者

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遇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睹蟬鵲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侔物者物亦侔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粟林虞人以吾為戮，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撻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雖賞之不竊也。以苛為明，抑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郟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又曷嘗務機巧，滋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郟雍者，不足以知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

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

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不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在言，至為者無所為也。淺智逐末，常失其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水，而善喊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謂者，不可也。又況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幾事不密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夫淺智之

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釋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釋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遽人來謁之。

遽，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

故貪不以忻，賢者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矣。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戒之深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矜伐。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

盧曰：矜功伐能，所以亡也；憂得誠強，所以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含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強梁。唯有道者所能行也。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勁者，力也。拓者，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

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

公輸般善為攻器，墨子設守能却之，

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
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得為攻之母也。

盧曰：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之善能制敵。不以力謀顯而以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役，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化者也。

政和：盈而處之以冲，成而處之以缺，持勝之道也。剛而守之以柔，彊而守之以弱，常勝之道也。江河之大也，有損焉。風雨之聚也，有息焉。日之中也，有昃焉。觀諸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惟始於憂勤者終於逸樂，此憂者所以為昌。般樂怠敖者是自求禍，此喜者所以為亡。知此則福及後世，此之謂持勝之道。力足以制衆而無勇功，兵足以勝敵而無威名，柔弱處下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此之謂常勝之道。然常勝之道，是乃所以持勝也。

范曰：戰勝易，守勝難。故非有道之主不能持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

也。吉祥之應，為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衍，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福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柎之祥也，其父以為不祥；巫祝所以為不祥者，神人以為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為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為能知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蹻，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僑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故。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德行之為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微利之心，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繼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髴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蹶。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

負索薪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單，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纏薪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

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臯。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

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

千萬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辯也。伯樂歎其忘形而得神，用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無數倍也。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臯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若亡若失，搏之不可得；絕塵弭蹶，逐之不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聖人之道。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

其內則忘其外，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末從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為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

狐丘，邑名。丈人，長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君，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為高官益大，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為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逮而無失。

其為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字，巨衣切，又居希切。《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畿。畿，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

何適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唯處衆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衆人之所惡，不以自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吝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檣吐合切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

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懂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

爰旌目曰：請，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人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雙失，又喀喀而吐，偽愚也哉。

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噉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

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己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己，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懲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己者哉？以對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獨往，怨不遍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

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略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為達生，以任義為桎梏，以屋宅為禪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真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

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

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踰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失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喪無得，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是矣。

政和：自道術爲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天下之人各自爲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人之大全，此多歧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以貫之，豈以多爲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

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真歸一，則海鷗可馴若失道變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

爲善無近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不伐者，慎爲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而利自至。貨財聚而睹所爭，則其流生禍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

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而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況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偶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

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睹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一，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嚼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

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

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況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舐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水契，計刻齒之數

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丐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厝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

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處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音掘字。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惑，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鳶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

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藏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況虛明之中，有物採之，沈淪性真；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鍬上貫頤，

鍬，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蹟株埒，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速著外物者，雖

形聲之大而有遺矣。況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為？所言無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己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為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頤，齊人攫金而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7 通玄真經

經名：通玄真經。原名《文子》，相傳為戰國人撰。唐代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原本九篇，已佚。現存河北定縣漢墓竹簡本。以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簡整理小組發表於《文物》雜誌1995年第12期的《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墓竹簡〈文子釋文〉為底本。原文為簡體字，此處轉化為繁體字，重新標點，並對一些竹簡的排序作了調整。因已公布之簡文與今本《文子·道德》對應最多，故將這些釋文依今本《文子·道德》中的次序刊列於前，其他簡文按其文義刊列於後。但因為該竹簡散亂殘斷，整理者稱未發現篇題，所以此處也一律不加篇題、不分段落。竹簡編號均

列於釋文之前，如一簡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編號者，則一同列注於釋文之前，其中包括簡頭殘損的竹簡。簡文中的通假字、異體字以「」注出其通用字，不辨字迹者以方框□表示。釋文中未識的文字，保留其原字。參校本：武英殿聚珍本《文子續義》、守山閣叢書本《文子》、明《正統道藏》、默希子《通玄真經注》。

2482 脩「修」德非一聽，故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
0756 學在肌月「肉」；以□聽者，
2500 不深者知不遠，而不能盡其功，不能
0581 產于有，始于弱而成于強，始于柔而
2331 于短而成于長，始寡而成于衆，始
1178 之高始于足下，千方之群始于寓強，
0871 聖人法於天道，民者以自下

0912 卑、退、斂、損，所以法天也。平王曰：
1181 元也，百事之根
0792 生，侍「侍」之而成，侍「侍」
0590 子有道，則天下皆服，長有
0629 □社稷。公侯
2218 道，則人民和陸「睦」，長有其國。土庶有□，
0619 身，葆其親，必強大，有道則不戰
2462 □。弱小有道，則不諍「爭」得識。舉事有
0625 則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間有道，則
2445 間有道，則慈孝。土庶間有道，則
1179 之，道之於人也，
0937 □□，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
0929 則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
0990 者，天住「往」也，天下不適「敵」不住「往」，□□
0798 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

1194 1195 徒暴□，廣奢驕洩「溢」，謾「慢」倨「倨」陵降，見余

2437 為兵，始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殃」，大人行

0582 □為下則守節，循道寬緩，窮

0615 則敬愛、損退、辭讓、守□服之以

2466 生者，道也；養□

0600 不媿「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

2259 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也。此

四

0591 踰「逾」節謂之無禮。毋「無」德

者則下怨，無

0895 0960 則下諍「争」，無義則下暴，

無禮則下亂。四

0811 □立，謂之無道，而國不

0904 □之□而知之乎？文子曰：未生

者可

0896 1193 知。平王曰：何謂聖知？

文子曰：聞而知之，聖也。

0803 知也。故聖者聞

1200 而知擇道。知者見禍福

0765 刑「形」，而知擇行，故聞而知之，

聖也。

0834 知也成刑「形」者，可見而

0711 未生，知者見成

2262 王曰吾聞古聖立「莅」天下，以道立「莅」天下，

0564 □何？文子曰：執一無為。平王

曰：

2360 文子曰：

0870 地大器也，不可執，不可為，為者

販「敗」，執者失

0593 是以聖王執一者，見小也；無為

者，

0775 下正。平王曰：見小守靜奈何？

文子曰：

0908 也，見小故能成其大功，守靜□

0806 也，大而不衰者，所以長守□

0864 高而不危，高而不危者，所以長守

民

2327 有天下，貴為天子，富貴不離其身

2246 文子曰：一者，萬物之始也。平

王曰：何

2288 □□萬物也，國家

2419 平王曰：王者幾道乎？文子曰：

王者一道。

0829 王曰：古者有

0850 以道王者，有以兵

2210 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

1035 以兵王者

0572 者，謂之貪兵。恃其國家之大，矜

其人民

2217 衆。欲見賢於適「敵」者，謂之驕

兵。義兵

2385 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

王

0885 平王曰：為正（政）奈何？文子

曰：御之以道，□

0707 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

以□□

2205 □言。平王曰：御

2324 □□以賢則民自足，毋加以力則

民自

2325 0876 可以治國。不御以道，則民

離散不養。

0826 則民倍「背」反「叛」，視之賢，則民

疾諍「争」，加之以

0898 則民苛兆「逃」；民離散，則國執

「勢」衰；民倍「背」

0886 上位危。平王曰：行此四者何如？文子

2255 平王曰：子以道德治天下，夫上世之王

2376 觀之古之天子以下，至於王侯，無□□

0877 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賢

2252 □使桀紂脩「修」道德，湯武唯「雖」賢，毋「無」所建

2213 以相生養，所以

2206 相畜長也，相□

2212 朝請不恭，而不從。令不集。平王

0567 □者奈何之？文子曰：仁絕，義取者，

2321 諸侯倍「背」反「叛」，衆人□正，強乘弱，大陵小，以

880 王曰：人主唯「雖」賢，而曹「遭」淫暴之世，以一
0837 之權，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
1172 0820 然臣聞之，王者蓋匡邪民以

為正，振亂世以為治，化淫敗以為僕「僕」，□德

2208 之師也。上者，下之義法也。

0575 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治矣。

2248 道德，則下毋「無」仁義之心，下毋「無」仁義之

0737 曰：積怨成亡，積德成王，積 2315 天之道也，不積而成者寡矣。臣聞

0569 有道之君，天舉之，地勉之，鬼神輔

2442 之德也；以毋「無」道立者，天下之賊也。以□六曰君

0579 一人任與天下為讎，其能久乎。此堯

2469 而生，侍「恃」之而成

2481 毋「無」刑「形」、毋「無」聲，萬物□ 0766 此功者天道之所成，聽聖人守道□

0899 下，先始于後，大始于小，多始于少

0818 令遠者來，令□□□□

0916 江海以此道為百谷王，故能久長功

0724 國無有賢不宵□不□□□ 2219 道。平王曰：請問天道？文子曰：天之

1184 □，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難言于天□

2404 何故難言？文子曰：臣竊聞傳曰：不

2371 □，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能文其□

0585 胡象於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

0926 大者，損有「又」損之；持高者，下有「又」下之。

0813 □曰：何謂損有「又」損之，下有「又」下之？文

0822 □曰：此不生而喜□，不□而□， 0887 道。平王曰：此天道也。

2470 乎是。平王曰：吾不能盡學道，能□學人，

0689 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

0918 □請問人道。文子

0595 觀之難事，道于易也；大事，道于細也。

0696 不道始于弱細者，未之有也。百一十八字

0901 □□□□□□□□平王曰：何謂□

0890 平王曰：□□□□□□□□公侯之上也，吾

0740 乎？文子曰：不然，臣

0873 □□□□也，非君子之所聞也。平王曰：

0976 □者。平王曰：善。好乎道，吾未嘗聞道也。

0993 道哉乎？文子曰：其稟〔稟〕□不1054 也。文子曰：

2336 文子曰：□

2220 之，以□奈何？文子曰：

1024 道。平王曰：□
2214 □平王曰：吾未明也。文子曰：

古□
0917 平王曰：用仁何如？文子曰：君子

0920 是謂用仁

1097 不仁者，雖立不□□其

0208 理事，故必仁且

0874 茲謂之無仁，淫

0869 耶。平王曰：用義何如？文子曰：君子□

0852 有行義者如是

0759 義而兄

2436 □□是胃〔謂〕用義

2236 □也，義者以之象德也而艱

2373 不義是胃〔謂〕

2356 足佳生義，義

1188 之所義，唯

2201 之。文子曰：用道德。平王曰：

1812 無道之

0717 矣。故有道者立〔莅〕天下，則天下治

下治

0695 治矣，毋〔無〕道而立〔莅〕之者則亂。故治亂

2273 毋〔無〕道以立〔莅〕天下者，□□□，故曰

1007 行，道所以立

0573 一道，昶〔昶〕其不行奈何之？文子曰：

子曰：

0588 美壹，至於此之大耶？文子曰：然能

2391 辭曰：道者，先聖人之傳也。天

王不齋不□

2204 用道

2446 之道也，故命曰

1086 王者無道，如此而威□，以子之事

0780 無道。平王曰：請問無道之過？

文子曰：

2309 德而毋息，鄰國之兄於竟內乎。

上有道

0892 之天。王若能得其道，而勿廢，傳

之後嗣

2339 天下者，有失其國者，故其所道者

□

0607 萬物。文子曰：萬物者，天地之

謂也。

2240 曰：何謂萬物，何謂天地？文子

曰：王者

0772 爲本。平王曰：天地之間物幾，

獨人者□

1171 □□□人也。平王曰：諸物幾

0868 子曰：臣聞，道者萬物以

2364 仁？文子曰：□夫御以道者，下之也者

0755 □而□乎？文子曰：不然，王

2389 □何可謂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

0815 世必無患害。平王曰：請問其道

0723 亦用德，用德則不

2397 德。平王曰：不脩「修」德

2293 有道而上下親矣，上下親則君

0712 □鬼，鬼則服矣，是謂王德。

0631 者是殆德也，

0647 是殆德也，人□□

1130 □德□□□□□□□□

0747 者，□德則士女

0624 者必殘亡，德義在人者

1773 兮「兮」何而德加

0952 有殆德，王若知

0565 之也。文子曰：臣聞傳曰：致功之道

0574 地之守也，故王者以天地為功

0754 □□善，致其功□□□功，不以

2438 以養其神，故功成名遂，與天地歛

「款」，窅窅以致

2390 □曰：王知者先王行成敗功謂之

2461 民何如？文子曰：教化之。

2310 教化之。平王曰：何謂以教化之？文子

0694 古聖王以身先之，命曰教。平王

0570 □不化為之奈何？文子曰：不□

人

0635 反本教約而國富，故聖

1803 □焉，已必教之，所以

2260 猷。故民之化教也，毋卑小行則

君服之。甚

2278 道也。然議兵誅□□□，不足禁

會

2243 主國家安寧，其唯化也。刑罰不

足

0865 而無諍「爭」，心亦可得耶。文子

曰：等

0992 文子曰：聖人

1176 □。平王曰：□□□□道。文

子曰：臣聞

2265 道。平王

2312 也，其用之也，物異。平王曰：其

用之異何？

2439 道產。平王曰：道之於人也，亦有所不□

2444 禍「禍」福。平王曰：何謂禍「禍」

福。曰：。

1157 夫以文王之賢輔

0204 禍「禍」福得失之樞，而

0211 □天子執明堂□中□，天子

□□□

0222 足以□所欲，□□長史□□□，足

以

0251 謹「歡」愉而無憂者，

0300 積碩，生淳德。淳德與大惡之端

以□

0379 而義可極，所必不可隨，所立不可

□，□

0571 矣，故王道成。聞忠而陳其所□

言

0583 而民毋「無」維；毋多積，□，而民

毋「無」病，毋好味

0587 □親隨，是以國家之昌而功名

0613 然也何失於人乎，以此觀之，道德

0614 □從時也。由是觀之，人主若能

脩「修」

0633 言則分爭，鳳

0699 百姓。百國之君，皆驩「歡」然思欲愛

0716 子曰：君子之驕奢不施，謂之無德。

0741 聞之傳曰：道者博

0743 王曰：請問

0773 毋驕於臣，毋敬不肖，毋賢

0809 佳「唯」未嘗之有

0830 □不能富，不能貴，□

0836 純則不矜其

0902 道德之力也。夫宿其夜取務循之，後

0907 □則行下，行下則畏其威，下畏其威則不

0909 □經者，聖知之道也。王也不可

0919 王曰：王天下者，宅

0925 盡行之。帝王之道也，

0940 以矜其賢則□，則□下不□□養，養則

0962 □則息津湯下，息津湯下，耳目說「悅」□；耳目說「悅」□，則

□□□□

1002 □□遠者。曰：未富□□

1018 子曰：天地之間

1145 □王者以友，為佐□□

1180 中，是胃「謂」上章下塞，忠臣死傷，萬民

1841 所不得言焉，言而得之，則其人

1858 其對曰：所曰脩「修」者，

2326 未嘗不然胃「謂」之信。

0584 輔細弱，公正而不以私為己，故□

0883 □也，外各物耳。世而適「敵」過，

是則不必

0914 也，兵之門，天地之間物。

2211 曰：主哉乎？是故聖王務脩「修」道德，

2216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至今，未

2249 積之乃能適「敵」之，此言多積之

謂也。堯□

2329 七十里舉伊尹而天下歸之，故聖人之治□

2341 知所親，不知所信。今余何脩「修」何昭，使□

0198 以壹異知足，以知權彊「強」足，以蜀「獨」立節□

0616 者□之實也，文之質也，□□之□也，

0645 如四時之□受，如風雨之

0651 □□灑灑□，□者懷其離心，唯

0674 □而□□□不生，禍亂不起，

0749 □□仁者取人，百

0753 □□聖□□子成

0846 欲足則貞廉，貞廉則無□心，無□心則

0856 □臣於物不可生知□

0978 王嗣後

1015 之王者，期于此矣。

1061 □文□對曰：我自有立，何下之有？

1068 損而下。其君子者，□有此

1196 □□富□□天子□

1198 □可以無罪矣，請問師徒之道。

1805 傳曰：人主

1816 問言不當義行

1827 工器左右□□，不□□□

1828 □平而先，知人

1843 不敢惡，所以無怨。而容□以
2209 曰：不可□此言甚淺，用之甚隧，
行之□

2215 不敢者，所以自□也，天子居中央
者

2242 不敢作驕暴之人，不敢起比臣之
□

2322 子自愛也，小人自氣也。

2353 故天孰不樂，則天下

2359 □，是以聖人周徵誰舉過

2366 □人喜，故□者，毋□毋行，過喜
則□□

2379 其失□生君不死，六畜不潘「蕃」，
人民不

2477 已聞道矣。請□

2485 □□理，則禍亂不起。

2486 不得意焉。賞則虛府□毋□

1182 □國之道也。

2501 平王曰：何謂□□？文子曰：

2502 讎龍慶

0451 聞所□□□

0722 子曰：道產之，德蓄之，道有博

0735 無為信，不足以□其心，故胃「謂」

0984 者，□得失之胃「謂」也，故斯人得
失者，

1739 耆「嗜」欲者，

2472 非見，聽之不聞。

2475 於天地之間

2502 夫受之□之，行□□□□

2504 子子可而□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8 通玄真經「注」

經名：通玄真經注。唐人徐靈府（號墨希子）註，約出於元和十一年（816）。十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簡稱瞿本）。

目錄

- 序
- 卷一 道原
- 卷二 精誠
- 卷三 九守
- 卷四

- 符言
- 卷五 道德
- 卷六 上德
- 卷七 微明
- 卷八 自然
- 卷九 下德
- 卷十 上仁
- 卷十一 上義
- 卷十二 上禮

通玄真經序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史記》云：文子亦曰計然，范蠡師之。姓辛，名妍，字文子，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兩遊，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已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

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剗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峰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爲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默希子序。

通玄真經卷之一

默希子注

道原

且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獲而朗照，裂愛網於通津，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衰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真，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冶萬類，故言混成。先天地生，首出庶物。惟象無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廣无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寂寥淡漠，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非聲可聞，非色可觀，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既非聲非色，即无名无字，无言无說。今所言者，即非真號，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既无形象可睹，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泚泚，音骨冲而不盈，道範圍天地，故曰苞。事稟受虛靜，故曰无形。其原產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泚泚，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博施而窮，豈止且

暮？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言之幽間，明齊三景。言之柔彘，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无可无不可，變化无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麟遊鳳翥，宿離不滅，升沉遂所者，至治玄感，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皇、伏羲、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天運，動也。地帶，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雷動風興，雲行雨施，生蓄萬物，應變无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真慎行，所謂琢磨，絕待虛凝，自然復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無爲。夫生者，不得不生。生者自然爾。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爾，故曰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

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調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俛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應不作，以至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殞，音讀。道之行^②，各遂生成，無相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无天枉也。婦人不孀，皆得相保。虹蜺不見，邪氣自匿。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化无窮，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存焉^③。焉不宰之宰，而真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離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畜之不盈，散之不虚。忽兮悦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恍之間，應用无窮。窈冥之際，變化无方。原之似有物，尋之乃无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道者。恬然無

思，惓然無慮。與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大丈夫乘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無盡之域，游無窮之道，豈不盛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掌握。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豈有馳於遠近而坐致勞弊？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無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之。雖變化多端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內正一心，外斥雜伎。厲其精神，使內明也。偃其知見，止非道也。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無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无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

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不得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静、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元形之形无象之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静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反者道之常也，俗用有為，道用无為。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静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无飾智也。滅其文章，存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虚之道，去迷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无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約以知微，寡以御眾者也。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

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無對。以外制中，或達或窮，知中知外，萬舉不敗。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唯能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爲大。失其道，則天下雖大，无所容其身，則天下爲小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無窮，萬物不終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夫道寂寥，洪鑪埏埴，始於無象。中而有物，終於無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深閼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至大不可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無之總名也。言其

無則觸類森羅，言有則形兆莫睹，是無爲之精，有物之妙，總言萬物之名，生於有無之間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體同虛無，德合天地，故曰真人。真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下爲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爲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心非物動，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無道則見，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無道，則勤而修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爲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

懷天道，包天心，嘘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宜，動靜有節，屈伸從時也。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挂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真，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存。其能久乎？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

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真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正之情，養恬漠之性，故得形神相持，憂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一形正則四體皆端，一心平則群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皆真，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無他知，守常度，則神無不應，德無不包，道无不在也。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謂專氣致柔，唯求食於母，更無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爲形，心之爲心，枯木邪？死灰邪？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無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誥，不可以處所尋。蕩蕩焉非可謨，度而得其唯四達，能無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事來必應，變適於時，所貴知機，豈有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隨時而應，豈有定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書者，謂《詩》、《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陳之芻狗，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寫之簡

素，絨之金賸，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真偽，故書者，不真名者，不實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力屈，守一无勞。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止非道絕，標顯去偏，知任一原，故有百倍之利。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亂真，好憎是生，損益斯起，不能反照真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外物者，故無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寂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游乎无門。循天者與道游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玄契。不慮而得，不為而成，得非役慮，成非有為。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奸衰伏匿。萬姓戴之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

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為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誠之？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真，衰之蔽正，惑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終身不遷，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水性本清，穢在沙石。人性本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己，其唯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烏貫切。以樂為樂，樂極則哀。以憂為憂，憂不忘也。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慮傾危？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尚知向慕，而况賢德者乎？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悅慕者過萬，進修者無一。所以然者，擊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饜滋味，桎梏名利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

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

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一者，无也。言无定形行於天下，周於萬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絕無聲，安可聞見？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遂失其常。極於淫靡，固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已上皆宗一為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主而化光。道通為一，萬物蕃昌也。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同。一之礫察於天地，明得一之人，知天地造化之本，萬物之性情也。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其若濁。迹晦於俗。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濁而能清，虛而能盈。澹然若大，

海漠然無涯。汎兮若浮雲，飄然何適？若無而有，若亡而存。非無非有，能存能亡，自若樸已下比。體道之人，能若是者也。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萬物萬事，皆出衆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因其常。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之不處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能知飛金鍊石以祈久壽，而不能節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妄作，樂石奚？救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无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不與物競。堅強而不匱，用柔不乏。無所太過，無所不逮。所欲不過分，所爲無不遂。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爲道也，假言通理，借水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

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音紫。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蚊音岐。螻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水者，五行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類，仁迨草木，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无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強而无敵。散爲雨露，積爲泉原。用之不匱，施之无邊。污之不垢，潔而自全。曠哉水德與道合焉。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夫萬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爲物之祖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

獨如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內得一心，外通萬有；潛浮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老子曰：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得者，謂無爲。無爲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得其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聚塵成嶽，積流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虚心前物，是无力而強，所之皆遂，无敢陵侮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也。動與道游，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剛知柔，厥德允修；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己。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用強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觀夫齒舌之理，可察剛柔之道，是剛者無斃，柔者獲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持後則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夫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拒，後之則雅合其宜。先後俱制，動靜無爲，此執道耦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適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實，而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攻天下之強者，其時不爭乎。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夫機未忘智巧斯存，則玄道逾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夫欲害忘于中者，雖踐飢虎之尾，處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道得者，沒身不息。任數者

勞而無功。窮數術者，勞而無益。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濫民怨，筆繁馬佚。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求民之禍，惡者去之，小懲大誡，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如大禹治水，因下民昏墊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斬水通道，救時濟危，俾无有害。巍巍乎其有成功，爲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改程，從今者賞，違法者誅。一日之間，戮七百餘人，渭水爲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爲之者敗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夫之耳目，竭心慮，則曷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無心而爲，不慮而成，此真人之所貴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過則力分不及，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齊，萬物之衆，必究其極也。聽失於非譽，惑於好憎。目淫於彩色，禮亶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唯心可以照微也。故兵莫憚乎志，鎡錐爲下；寇莫大

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遜於民間。五兵，道之末者也。陰陽，寇之大者，道也，鎡錐枹鼓，有形而利，有聲而威。至道无利而能斷，无威而善服，故鎡錐雖利，道爲下，枹鼓存聲於道而細。夫陰陽爲男女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將緣情，取捨之間，必有生殺之患。故大寇藏於胸掖，小寇藏於民間。故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亂者，亡之兆。治身法繁則刑勞。勞者，弊之徵。去彼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至人以智爲賊，世人以智爲德。用之則爲害，不用之則爲福也。夫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无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少則形爲小，是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则无多无少。无少则无形爲大。是大因無，形也有形者遂事也，本乎無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爲器也。有形則有聲，无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道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體存即无。是聲出無間，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

此言有者，即无名之名，非求有名，若求有名，何以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此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絕，不知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有道即尊，无道即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自非用牡，豈全有名？自非守雌，豈全无名？晦明隱顯，在我有无寧滯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修其名為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道不虛應。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自无而生有。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須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為難於其易。然物不孤運，事在相假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即照。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道德既修，功名自有。有非我有，有自有耳。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功名長久，終身无咎。全保功名，自无咎悔。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唯聖人能立无功之功，无名之

名。有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雌柔復樸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有功利物而不顯，无名常用而无窮。古者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無分別也。貌不離情，天和順也。言不出行，行出無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也。其衣煖而無采，不增華飾。其兵鈍而無刃，不治凶器。行蹢蹢，詳徐之貌。視瞑瞑。音緜。若嬰兒之視也。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衣食之外，餘无所求。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求報，內不祈德，潛符道真，闡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令不施而俗自整，人无欲而事自簡也。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夫詐偽為事，坎軻而行，斯迷世惑衆，聖人之所不為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 ① 琢磨：瞿本作「珠礦」。
- ② 道之行：瞿本无。
- ③ 存：原作「三」，据瞿本改。
- ④ 有无之總名：瞿本作「生有无之間」。

- ⑤ 正：瞿本作「帶」。
- ⑥ 欲：瞿本作「害」。
- ⑦ 出：瞿本作「沐」。
- ⑧ 曲因其常：原作「曲因其直，直因其常」，据瞿本改。
- ⑨ 得：原作「德」，据瞿本改。
- ⑩ 民：瞿本无。

通玄真經卷之二

默希子注

精誠

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非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无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言君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鄰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无形，寂然無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韞精神，外無人物，都无兆。眈，豈有形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苛政，無佞人。無隱士，無逸民，朝廷皆忠烈巖野无遺賢，无勞役，無冤刑，使民以時，用法無濫。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君有其道，人賴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是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與信，莫能賞善伐惡。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如禹伐有苗，不伏然後退，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明，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生，死者，至時不得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福謂用賢，除禍謂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進。是賢者自進而非我進，暴者自誅而非我誅。故福非

我起，禍非我生，莫知所由，不見其形。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謀細，日用似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无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夫聖人其靜也，天下无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譴。有諸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聖人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故龍鳳翔集，河海清澄，非无清誠，曷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喜祥，此明逆之致咎灾。故知禍福无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必不差也。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灾害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將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悔慢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夫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况強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體至道，合天心，故德无不備，明无不燭，靈不虛應，信不逾時，有能

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非體沖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其唯神化。變忌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夷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德加乎人，若出諸己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夫人識道體，合天理，在物無害，於身不虧也。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無違。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身齊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泯，安可脅凌也？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者，法天象地，含陰吐陽，分布五材，包羅萬品，獨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表，未嘗有生，孰云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育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无言，玄功不宰。故君臣相保，誦詠其德，止達于天，幽通于神，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言

天之高遠，唯無爲感之而應，無事親之，則近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勤行，如夜行，未迨所詣，陪行不息，所以精神內發，上達于天。故却走馬以糞，却者，罷也。馬者，心也。心如佚馬，難可控御。人皆馳心，遠希名利，以榮其身。我則不然，罷走其心，保將虛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隱而不發，謂之陸沉。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無私，有德者則就，無德則去。觀夫去彼取此，涉於有私，及乎捨惡親善，理合自然。無欲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已。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无私無爲，故无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已釋上經。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唯全大和，自然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虚。夫韋革爲鼓，擊之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聲應莫窮，神化无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虚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而不傷，其心若鏡，所鑑无遺。不迎物而求照，必恒照而應物，物无逃像，所遇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

有得有失，斯爲不實。无得无失，斯爲真一。故通於大和者，閻若醅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含和，忘形遺累，如飲醇酎，甘樂其中，混然而同，可謂大道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此謂悟道以无生，如因醉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德化如是。慮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蹟蹟，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此明慮犧氏之治天下也如此。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

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無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未詳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真人之道，絕浮囂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反聽內視，則真人不見，真智不生也。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貨，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仁而建物，義以存誠，人无不懷，事无不濟，此蓋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冥外順，藏精育真，無為逍遙，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既散

純精，空餘糟粕。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溢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寧免害。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絕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聖人內守真旨，外應物宜，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無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大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無所不通。游乎太無，則無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滑昏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真聖異迹，功業相懸，由祀不得，庖各司其位。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未有居榮顯不役精神，既受其祿，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矣。既受羈係，則命不在我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

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道之主，不勞神慮，不炫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絕。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奸心，此聖人之恩也。公而无私，威而不猛，法約刑緩，人從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攸同，殊俗一軌，此聖人恩治天下。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天下也。若以此治，即亡无日矣。夫水濁者魚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持末以求本，則身勞而天下亂。由決渠水溢，益薪火熾，莫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應響，影之

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恣之無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體。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璇璣以觀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發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麻之。彼聖人以治天下，陰陽無情，聖人無情，爲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往未嘗遣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無虐刑，豈煩於言哉？不視而治，晉國無亂，政何假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令，故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

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

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民化其上，如水順下，宜杜其原本，慎之細微，故秦莊有祈魯之禍，夏桀有妲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無偏僻，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奸，可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其死也，肅然如秋物終於死。故生不祈報，死無歸怨。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文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如射也，發矢之際，期於中的，及其至堞，以懸尋文所。毫釐之差，天地懸隔。

老子曰：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不可以禁民，唯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

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之治天下，民從其化，有若轉丸。禁奸忒，其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神鬼无不悅服。況於人也？故太上神化，歸自然也。其次使得不爲非，立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既廢，賞罰始行。進賢之路開，則不肖者亦有居。其位去，暴之端起，則賢者亦有受其戮矣。故知非法不明，守之者濫，衡非不平，用之者弱。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無爲者，爲而不恃，故曰無爲。無言者，言而不矜，故曰無聲。無形何聽？無色何視？可謂神微。獨立不改，綿綿常存，爲天地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字爲名天地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有生於無，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無形，尋末則惑於多數。故知返則以無爲爲宗，感多則求一爲主也。天子以天地爲品，言廣大也。以萬物爲資，無不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

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軌以亂乎？天經者也。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不行小惠。除害即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無灾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時有灾害，聖人平之。國有禍亂，賢以定之。今灾害不生，禍亂不作，雖聖無作聖之

陛，雖賢無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鼓腹擊壤，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無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

天下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

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體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神化者，不可說以非道。聖人不能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諛呼。夫呼聲可

聞，不過數少。政令一出，天下咸服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與民同憂，故言至而信，信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與民同利，故令行而誠，誠以外發，無有違者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

縣得彼意，所應如神。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利食，寒者思裘。今飢者與裘，寒者遺食，上令既乖，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

赤子之心，豈言飢飽？慈母覘候之情，察其燥濕而恩育之。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不平？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言則小。

言無言，言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君子本意非有忘也。故形於內而動於外，雖賢聖無不從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特以恩覆之，甚而忘其身，直趨其難，誠發於中也。君子之慚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慚怛，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聖人不

慙於景，貴不爲非。君子慎其獨也，謂不欺閭室也。舍近期遠塞矣。近不求己，遠而求人，不謂室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勇者一呼，萬人皆駭。賢者治世，天下所望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異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等，故省諸己，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精微，可仿佛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不以狀貌詰也。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百無形，至精之精，無不生形，而形見焉，照不求精，而精存矣。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爲宗，以德爲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者倖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絕其不可得也。由道在心，明非閑言，得若貴言，爲道不可冀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閉爲局，鑄夫至巧，故善以智閉

也，莫能啓，拙者專以力捍，雖壯必開。比諭知用窮微。力不足任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今古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唯聞已，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聲氣相應，悲歡相召，故歌雖異國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己，澤乃遐臨。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言無爲者還是有爲，有爲即非，無爲而治也。唯有爲而不爲，即無爲。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無言，聖尚不作。言則迹見，爲則人之粗，唯兩無傷，能全於道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趯老子弟子。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

靈，屯閔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

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群疑，頓銷若太陽回照，閭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自庶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勵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大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無不聞，進無喜容，退無慙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怵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遇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憂樂共之，民不戴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德義無方，終始無際。處於不傾之地，立身無爲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既，戴於不竭之府，運之

而無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無訟。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之令，動必有益，作則興利，不處不久，不求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其政教，順之以凶爲吉，逆則以大爲小。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革其故則俗難安，循其性則人易治。草之從風，無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謫見于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守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通玄真經卷之二

- ① 兆：原作「爲」，據瞿本改。
- ② 自：瞿本作「罔」。
- ③ 不誠：瞿本作「以誠」。
- ④ 求：原作「忘」，據瞿本改。
- ⑤ 瞻：原作「瞻」，據瞿本改。
- ⑥ 衡：原本无，據瞿本增。
- ⑦ 詰：原作「結」，據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三

默希子注

九守

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終。明極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亢龍无悔，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牝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固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形質已具。離而爲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分而爲陰陽，剛柔立矣。精氣爲人，粗氣爲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從是萬化，至乎無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入無窮之門，反造化之根，莫誠其真，孰云有我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翱翔天地，復蹈紀綱，逍遙於自得之境，放曠於無爲宅，俗不能拘，世不能誘也。天靜以清，地定

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天無心於逆順，人有生於禍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默，神游於虛極。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爲精神，地氣重凝而爲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也。一生二，地也。二生三，人也。三生萬物。變化廣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皆柔和氣而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一月而膏，凝也。二月血脉，形兆胚也。三月而胚，定府靈也。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開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以定精也。十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此唯四，形今說不同，未詳。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像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

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心爲身主，總統五藏、六府、四支、九竅之要，上通於天，下應於地，中合於萬物。所謂神。百姓日用不知，知此道者，鮮矣。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拆生災。天有日月，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爲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脈，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爲病矣。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犯，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閔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緯，護其神明。況乎人役耳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精神，外全形體。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夫見表知裏，視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彫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肌膚充乎外。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夫聰無不察，明無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任能正定其

心，五藏不受於邪，則悖之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微無不照，幽無不察，事無不濟，爲無不成也。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內精不蕩，外邪莫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即易因小以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決戶牖，精神洞明玄鑒，通使俱，則五藏疏達而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安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識之矣。惑於聲色，役其精神，忘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平也，則毫髮之微可睹，人之蔽也，雖丘山之禍莫之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務在節宣，不析分也。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无所誘慕，意氣无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止亂，守精神而不越，則內外之情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徇於物，近貴其身，所棄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爽。外有所欲，內有所

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精氣泄漏，則形神日逝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餐无厭。只求快心誠自疏也。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無以生爲不厚生，不厚生者，不處必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無窮皆乘一而有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爲一，理無不悉。不知萬物爲一，則觸事皆失。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無主。故云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爲一物，何以相物，物我兩忘，是非安繼，故游刃虛宗全真大橫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事不可繁。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宜，好憎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此一節總叙九守爲治國修身之至誠，向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守虛九守一數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

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道者則無。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非我有，故謂天行。死非我終，故謂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生也，神者心之寶也。神，心之舍也，人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斃，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主，相違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无而生，无所不有。天地以虛而受，无所不容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無所疏，無所親，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疏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死生无變於己，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死生，福之不能祐，禍之不能傾，自非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无不得，所為无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无以天下為萬物盜，則神何累？不

為萬物盜，則心何惑也？齊生死則意不憚，同變化則明不眩。知死生以假名，不足以恐懼，誠變化以虛誕，不足以驚怛。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不撓之柱，道也。無關之途，德也。以道為柱，所以无傾。以德為途，所以皆適。稟不竭之府，神用无極。學不死之師，本乎不生。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死生无迫於己，利害安足介懷。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義者可以仁道，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寧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死義以忘生也。又況於無為者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影柱，虛無也。既無形質，安所係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脅之，況有道者而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羞，進也。觀古視今，抱道守德，深明旨趣，足以進修也。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無不以天下為己，不思至道，公然有為，其由擊鼓而欲無聲，不應者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賤身。修道者，貴身而輕貨。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未始出其宗者，謂本來虛寂，无无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為穢累。故遣滌除，還原復樸也。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内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為之也。無外之外至大，無内之内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其出無外，其入無内，無之不通，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貧賤之品。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有欲則所欲者不足，無樂則所適者皆遂。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

不以滑和，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慎，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惟體道知足者，故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從欲害奪其性命也？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所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鑒无遺物。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動不私己。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濁而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謂有无相成，形神相保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明則不垢其身，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

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心无靜躁，神明虛遊。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絕貪汙而情可適，節衣食而性可全。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能有大名，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處。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有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物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无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真人之遊也。神之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惑。雖勢傾王公，利積山嶽，聲駐行雲，色能傾國，辯若連環，智若流水，勇絕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况真人者乎？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不化，故能爲生之本。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

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危微之機，樂氣吞宇宙，辨吐江河，雖曰神奇，而臭腐矣。奈天下何？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自非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育之有質，歸乎自然。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暢，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譽安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况無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載一逢，所謂稀矣。今才可經世，時非有道，心宜逾迹，无復干求，是以文種就戮，范子汎舟。故賢愚相縣，眇然千里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專視則廢耳，專目則廢聽。至雷霆之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謂聾者。太山之形非小，目不睹者，非謂瞽者，以心不兩用，志不兼功。故知見利忘道，徇物遺

身多矣。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撻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滋味之美，金玉之音，惑眩情性，昏翳精神，相發監觴，浸成巨壑，非夫至人，安能奮翅冲霄，揚馨慧海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凡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凡人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無為。其次尚賢，形教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危亡无日。尚賢者，癡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為之。矯性者非正真，故曰癡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天下之行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萬物之主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故物不亂。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是，則萬姓萬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雖大必亡；憂其危者，雖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恃強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唯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鎮以道德，一以好憎，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聖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淪九幽之不昧，騰三清而不皎，本乎无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為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道以小而成大，物緣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

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能成其大。治身者，不棄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為大，聖人以謙濟為尊。虚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日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唯人不驕侈，執雌牝而英雄，歸之為群雄之王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忽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為之，故

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卑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縱辯則害正也。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秉亢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弊陋，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況於一身也？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可隱則隱，可顯則顯也。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鏗鏘，八音，端妍殊色。所貴清虛澄澹，無爲絕欲以爲至樂

而亡。內樂外者，以樂樂人，而與天爲儔。外樂內者，以樂樂身，即與身爲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爲天下要道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皆。修之於身，與德爲鄰。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无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係？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僞不能遷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尊道富德，輕勢委利，志氣清疑，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逝，形氣亦凋。一失其所，三者何依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養神爲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爲主，欲害傷乎未，則形斃而神遁。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

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開兌，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復無躁，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强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無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履真返樸，即遊天地之根。無爲無事，即逍遙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真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無疑，禍福素冥，升況何累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脩然无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知於无知，見於不見，爲而不爲，辯於不辯，明无知爲真，知知之爲

偽，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處而隨意。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廓然獨處，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亦無謂。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千生雖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湛然，外无役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真育神，樸渾精粹。其寢不夢，絕諸想也。其智不萌，无他慮也。其動無形，神用微也。其靜无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者也。今以存爲亡，以生爲死者，謂隳體黜聰，離形去智。故能出入無間，役使鬼神，是登假於道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元者，精氣也。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遷際者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无，神无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唯不化者能化，故隱顯无窮，變化无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

化。萬物受生化，不得不生化。故淪於無形，天地不生化而能生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途，故曰真人。

通玄真經卷之三

- ① 愛：原作「授」，據瞿本改。
② 者：原作「也」，據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四

默希子注

符言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奧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无上，下乎无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平乎准，直乎繩。非衡能平，无處不夷。非繩而直，无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无圓。非方能方，而无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无外，其細无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破，大圓无涯，大通无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而爲賢，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喜之喜。趨俗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無功，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乘時則用力多而

見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息，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動不爲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息，無息故無未來之禍也。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爲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困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有分，而爭奪生。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希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爲愆，先聘華辭，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若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前。且君子攸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時人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縣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

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爲蓋，覆無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無窮而莫害。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攻。襄王遽作。天之所覆無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矜誇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必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道无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者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

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無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

无尤人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造不能要。必至之禍，來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生非我，雖福而何恃也？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怡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以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而制於外也。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剝。本固邦寧，行周不辱。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无禍之福，福之厚矣。无喪之利，利之大矣。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唯无禍福，則无損益。夫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道者不可誘以利，无利則无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

无禍无福，无罪无功，是謂大通。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爲身以无，爲心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任其自得。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身應物而无窮，道居中而獨運。故處衆枉不失其直，曲全故大。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至氣流轉，真精常存。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天无心不言，而萬物生人。无爲不謀，而百事遂。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爲人賊害故至德，言同輅，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爲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免其爲善矣。若以己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

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希人譽也。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人有求而不得道，无爲而自周。有智而无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无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无，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庶，不如無欲者也。探籌絕疑於无心，庶士見待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爲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无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无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

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擔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內秉真淳，外無虛飾。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為利者不乖分。此聖王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為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偽已惑真。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善不外求。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客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開，至幽能察。地之利，育於萬物，廣濟無違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崑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不動。以其常足不受賜，脫其所取，輒亦無害，故與之不德，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喜怒之

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絕善譽，將無毀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為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衆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用無則無滯，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足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

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无非分。自明无非，故不驚懼。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濫，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無耻，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喻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其河水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三者不脩，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言己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己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目不睹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其聞聾，有鑿凝鹿馬，智昏椒麥，此人之聞聾也。即事不辨，况大道哉。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爲親，无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穀與氣爲君，非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師而師焉，其爲明，至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事，傷有深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曷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也。不聞與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聞聾。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德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

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即幾之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職不稱，危亡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也。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爲利，利從而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

遇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所見不周，拘於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邪，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道而行，動不乖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正不可革，心苟无二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進不以為幸，義得之也。不遇不以為耻，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若貧賤？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

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亡無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己而制也。難以事涓，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必臻，有如影響。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雖暫解，猶慮患生。病且瘡，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汗而異泥者。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汗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无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喻死生。

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灾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當，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德不勝。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惟保謙柔衆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①「□」，底本不清。

通玄真經卷之五

默希子注

道德

此篇上問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起問，以其玄與，故宜精審，將成後學悟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疑則有問，聽則須審，亦猶撞鐘，聲不虛應，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无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譬若風過。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道德高妙，如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凡聽之理，虚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忘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①，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此為神聽之法，

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聽不忘，善抱不脫也。夫道者原產有始，欲聽其理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況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失人之所尊。聖人後己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則群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厭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道為生化之主，德為畜養之資。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夫道無為無形，无為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修身治人，无為无形，與天為鄰，與道俱冥，合乎无為，而无不寧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察，非真可識，然窈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

國、睦民、全身、保親。强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所行，皆原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處其位，何能久乎？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爲本，本固邦寧也。得人失道，亦不能守。有人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者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亡之故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

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使人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行道者，勇，刺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聾，俗則爲神，奇在至道，謂之兒戲。不若使彼不起刺擊意，我无愛利害之心，忘詭世之迹，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庚桑尸羽俗，孔丘稱素王，即其人也。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文子問德，向已知道，今更問德，兼之仁義，次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

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畜之成之，无爲无私，澤滋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憂，慈惠不偏，博施濟衆，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傾極溺，固窮守節，隨宜順理，所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

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敬尊撫下，卑己先物，兼謙柔之德，无怠傲之容，此之謂禮者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敗國，以修身則喪生。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修，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攝御群類。君子無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忘者，未之有也。夫道既隱，四經乘之。文子問其本末，老子陳其得失。若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

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八卦，書即洪範九疇。

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斂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壅无百蔬。季世之君，隳綱敗紀，誅賢任佞，聚斂不時，荒怠无厭。逆氣陵沴，上達于天，星辰乖殊，下應于地，故山崩川竭，人無聊生，昆蟲草木咸失其所，唯爲人主者，不可不做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邪。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梧自然接靈鳳，尺瀆不能容巨鱗。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爲，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監於已兆，故不游其門也。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

非聖如何？睹已形之禍，非智如何？无聞无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③而用惠。人生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大道之數，矜巧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指杯爲海，短綆汲深，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眩所知必致窮屈，專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止，若多斂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竭之物給无窮之費，亦難爲恒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况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爲仇。是以志人絕取捨之心，守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取與之分，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問先王之道，諷當時之主；言今時之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夫上古帝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

地，執一無爲，與時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執者非也。微而无狀，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總衆以御物，唯大故能見小而不遺。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動不逾分，靜不滯方，此靜之至也，故能爲天下正也。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夫理契无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履高位而不危，澤濡品物，德貽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譎僻之俗，澆薄之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妄爲，不馮位而濟惠，能全五者，

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无不適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數變，君數易。是君无一，則民物勞弊，天下不安。君无恒法，隨時遷變，固無恒主，亦廢與也。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凡爲君者，宜鎮以道德，不妄好憎。恣其胸臆，逾於賞罰，不當則下吏斯懼，懼則刑濫，何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天下所以戴君上者，以君有道故也。今國有君而無道，是民无主。雖有其主，使奸臣竊柄，賢者受害，微斂无厭，民物勞苦，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无升降，時有澆淳，理在變通，義非膠柱，故適時而舉，因資濟物，大矣哉，其誰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夷暴殄逆，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逾正，靜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爲至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

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國有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賞善懲奸，其理不差，仁者慎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捨平夷之道，專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聘譎詭之才，抑本趨末，得不危亡也？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出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爲賞罰，必當遠違其理，近失其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帝王之理，何以得百姓歡心？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湛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施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絕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

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有欲人之不上矣。先人者，非有允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執一隅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典節之能全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救時濟物，衆人仰止，猶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革，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政已治，衆有可觀。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用也。不可形者，不可以當時之言，爲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薄也。細萬物者，非簡賤也。言非有欲取天

下，而天下歸；无心利萬物，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懼不能入，同變化則詭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為鏡，照无不得。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上與道交，下與化游。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夫存其典籍，行其法制，實賴玄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貴其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政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教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清虛為體，欲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剷，正不割物，廉不傷義。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修，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上言謂道，下言為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善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謂證父為賢，死女為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不然，其矯性而求直，節行以存誠，乃末世之詭法，非至德之真意，則故不足信貴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理在稱機，事无定體。祝則名君，溺則挫父，勢使然也。挫，祚骨切。名君非禮在祝即當，挫父非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誰云適禮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迁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迁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譎而後通。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之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他殃，在於失道。有道德^①，則夙夜不懈，戰戰

兢兢，常恐危亡；无道德^②，則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國无餘殃。安時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有道即王，无道即亡，固知善惡无王。興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昧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鼈聾无耳。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灾何由生乎。夫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盡申諸己，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蟲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灾之生也？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釁已萌於茲，陵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威力為政也。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灾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絕義滅，有君非君，為臣非臣，尊卑失位，强弱相陵，故即秦之二世，漢之季主，此國毀亡之時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難奉，奉之不逮，則峻之以刑；刑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冒禁，以死抵法。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人多事即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煩揚，水不可數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頗僻之刑，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即理无不鑿，法平則民不遭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迂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善己所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是既

非是，善亦非善，即善惡無定，是非安在？然愜其情者，雖惡以爲善，善其所善，非去衰也。迂其意者，雖是以爲非，其所非，違其心也。則无是以不非，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亂政？小鮮何堪數撓？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君。所言且當而身疏，則君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正身而待

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爲人規矩，人亦爲我師匠，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也。夫虛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无窮之原也。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嘗適，心居中而常寂，不馳言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无窮之路，游於絕冥之境。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聖人內以反真，外能應化，觸情不染，動用无爲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

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主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周平王也。言一人者，王自况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不能化之，子有何道，而能治之也？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哀正存心，治亂由君。心哀則衰，君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貴在諸道。道彼一人，則淫俗可變，醇德復興，何憂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顛顛，莫不上師於君，望爲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毀身，故王者順所積也。積道

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積道德以感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莅，臨也。人君以道莅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重。無道處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

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他。故平王修政，周道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謚爲平王。

通玄真經卷之五

- ① 專精積蓄：瞿本作「專精積蓄」。
- ② 和：瞿本作「知」。
- ③ 棄數：瞿本作「秉智」。
- ④ 有道德：瞿本无。
- ⑤ 无道德：瞿本无。
- ⑥ 不馳言外：瞿本作「不地方外」。
- ⑦ 境：瞿本作「實」。
- ⑧ 染：瞿本作「深」。
- ⑨ 久：原作「從」，据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六

默希子注

上德

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匡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則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則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無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無憂虞也。

老子曰：學於常縱，老子之師，姓常，名縱。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不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亦作舌字，亦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因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下即上，物之常然。夫求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狻猊之捷來

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持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通途論。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猶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執熒耀而方太陽，非迷者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愚者何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心塵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陽，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

川韞珠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晡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饑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也。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不可不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愚不並立，清濁不同器。天二炁即成虹，地二炁即泄藏，人二炁即生病。三才之道，所貴生之。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道不可以無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螫蟲，猶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通於

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前已釋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以釋符言篇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獾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臣相爲用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壞在山。此善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潤在山，君厚歛則民貨財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水靜則清，清

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夫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鑿物情，善惡之狀无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璧鏗之器，磻磻之功也。鏘鏘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方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蛇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也遠，疾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必然之勢。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爲，爲出於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是非，故內視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却照本性，而无聲无形，无怒无爲，所貴見於无非，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

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犬豕不擇器而食，兪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百內而不能自椽，陟壞切。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皆。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即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蓄之則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各利一原，莫能相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藪音藥。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紼。音未。言所用不定也。冠則戴枝之，紼則足履之。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論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

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節，霜雪庶庶，碑休切。義鹿乙。日出而流。冬雷夏電，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日照，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斲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斲，其事易染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斯皆有用而見害，曷若无名以全身。案萬畢術，蟾蜍五月中，殺之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精泄者中易殘。精華發於內，而枝幹凋於外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雖屈而正物。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形端必无曲影，言善必无惡響。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使倡吹竽，使工撿竅，雖中節不可使决，君形亡焉。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撿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乎莫應，何能所决，言其主君形忘也。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聲不通於耳，絕想其樂，色不見其目，息觀於心。步於林者，

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步林不求阡陌，務於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絕，用而无窮，故爲大也。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驚鳥不雙。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爲百獸衆禽之長也。蓋非橈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弓雖勁，无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無以濟於業。及爲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猶干祿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乏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喻貪者无厭而莫足由器之无底而難滿。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无不當。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滯方則亂。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鳥感切。黜音昧。

必留其謀。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無疑焉。聞見鹵莽，自難情曉，宜留謀矣。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户之明，小人雖多，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人无全能，物不雙美。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明人才不等也，於彼則通，於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助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見善蒙惠，遇惡有傷，而况躬行。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道，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絜。處昏翳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場，必從所染。霜霰交下，蘭蕙難以保其芳，沙壤汨流，河源无以全其絜。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為珠玉。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弱，謂愚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為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穀虛而中立三十幅，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

能至。為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相召，同類相求。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機，豈无道而居之也？凶凶者獲，提提者射。凶凶，惡也。提提，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為人誅獲也。提，音時。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明唯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屈少。君子有酒，言其過量。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缶為醜，在小人由不可好，君子固可為醜也。人之性便衣綿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御寒即假繒纊，臨兵即被甲冑。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三十幅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此意不殊前解。善用人者，若蚌音賢。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蚌，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蚌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才也。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由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

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者故也。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己，相去千里。此言邈然懸殊，孰云一致者也？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再榮不實，陽極自零，汗其准^③，粉其頰，准，鼻也。鼻有汗而粉其頰，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常也。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腐鼠猶姦佞也。言君暱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溺，挾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論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質的不求中而矢射集，村榦不祈用而剪伐至，自然之勢。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顧恩育者，所以不覺忘生。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舟因水而浮，亦能沉之。人因利而生，亦能溺之。唯審止足之分，庶免沉溺之禍。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民疲已極，君斂无厭，驥困更驅，難規遠路。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

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由波生平水，正起差心，兆乎愛憎，迹生禍亂，非君上无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木藏於火，土藏於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於人，不學不知。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由不止，丘山從成。凡為學者，非貴疾於初心，所美久於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機之要也。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无所施其功。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无由諭其意也。使人無渡河，可，使河无波，不可。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无波即難。無日不辜，甌終不墮井矣。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无辜。甌終不墮井，安得无出也。

刺我行者欲我交，咎我貨者欲我市。欲動於中，見形於外。行一棋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一惹，裁通，未能盡理。一弦始張，何足備妙。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榮枯迭興，衰樂相反。上有羅紉，下必有麻績。浮費切。君上驕侈，以輕綺羅，下民凍餒，不周於衣食。為人君，可不察焉？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君以民為本，高以下為基。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金石簫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由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成者也。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无窮故也。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天行一而不差，君守政而无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咸遂，君臣說睦，上下康乂也。君子用事，小人消亡，

天地之道也。去邪任賢，合于天地，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天地之道。鬼神之道，驕溢與下，時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人之道，多者不與，不增有者。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終不為上，故人尊也。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四明既備，萬姓俱化。天道為文，日月星辰。地道為理，山澤江海。一為之和，融乎沖氣。時為之使，應而不亂。以成萬物，命之曰道。生畜萬物，不自為宰，故名曰道者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內修其真謂之真，外育於物謂之德。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

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

養畜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孰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無德也。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

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故能治和。陰

難陽，萬物昌；陽復陰，萬物湛。物昌無不瞻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

則天下和洽，臣勝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

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芴。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道，無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畜而

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

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

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邪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

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

舜屈伯成，文王師尚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

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

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盛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聾和氣順，故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

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何遠哉？風不動，火不

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

真，何往不成？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

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

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天之道神高舉下，唯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

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悖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依。音依。

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依陽者，親忠良，故和同。依陰者，親姦佞，故沉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間以快意，終致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澆，又誰咎之者？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殊類異，言其為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自加卵。而因變化所為者，即須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奔馳之勢，衡均，則物无輕重之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穫稷，以怨報德。

通玄真經卷之六

- ① 辟：瞿本作「深」。
- ② 擒：瞿本作「攝」。
- ③ 准：原本作「治」，據瞿本改。
- ④ 哀多：瞿本作「損盈」。

通玄真經卷之七

默希子注

微明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篇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羸，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无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夫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云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

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而知自知爾。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駟，火乎切。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所用者必有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事務崇樸素，又何煩藻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大道无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无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

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立教也。故民

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

衰而機械設，政教興。而姦濫甚矣。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

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使有轉者，乃无轉也。瑟无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无聲而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節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

凶。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无日矣。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上有平正，下无險詖，上有清簡，下无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默，有功者懷其叛。故察於刀

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

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

爲之堂，非督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

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聖人先福於重關

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關之內，冥冥之

外，謂无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

鑒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

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

見忘大，得利忘害，速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

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

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猶己，則刑不濫。知

人盡誠，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

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

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德无所積而

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

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

爲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

而不祇，以憂爲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

爲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静恬和，人之性也。

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

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

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

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

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

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發號謂使心不

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歸根，應萬物冥一，謂之術

也。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

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謂言凶縣料。

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使人高賢稱舉已

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

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

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謗譽因人。

衆口所稱，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

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

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

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

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

静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

至人所爲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

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

動静无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

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權

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

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静，因資而立功，

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爲，終身不辱。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無慮爲愚，愚者有備爲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

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大至聖高真，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

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寧懼鬼神？由懷兢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將敗。物簡易從，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綿綿，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睹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爲君子，動用乖分，即爲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玄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亦勞。下士心服昏滯，精神迷到，故勞愈甚，病愈焉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

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而箕子唏，唏其華侈也。魯以偶人葬，偶人，刻木似人，爲盟器之類也。而孔子嘆。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爲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得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敗亡，豈爲周達者也？五帝貴德，無爲而治，三王用義，誅暴寧民。五伯任力，任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鼓瑟，療渴飲鳩，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知天知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以道游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爲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之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

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失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寧論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卿，自然而神。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道本無爲，今云順道，即是有爲。有爲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爲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者所爲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爲者敗之。理可明也。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太清者眎大明，謂睹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眎於冥冥，聽

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睹日月之光，游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無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無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喪德亡，仁絕義薄。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無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爲禍，小人欲利以爲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

避。聖人者，先迎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解難、驕王尊己、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无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愛積智昏。故治國樂

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繼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邪慝，任賢能，則上垂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則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兼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一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得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澤无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

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自贖，育梟自禍也。故持而盈^⑤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肩固筐筐，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无極也。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身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

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修真，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為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孰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斂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微也。亡國困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无為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土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為後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其為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遠來者^⑥，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

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言後之於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寇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珪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畜曰德，仁愛曰賢，明慈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也。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衆，伏役曰奴，昏味

曰患，无慧曰肉，无識曰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聖人者，以目眇，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滯隔，猶有因假。真人者，不眇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无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抗以矯俗也。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无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為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 ① 知：原作「之」，據瞿本改。
- ② 禁：瞿本作「止」。
- ③ 時：瞿本作「祀」。
- ④ 病濕而強食之熱：瞿本作「病濕而強食之」。
- ⑤ 盈：瞿本作「備」。
- ⑥ 近悅遠來：瞿本作「近訥近木」。

通玄真經卷之八

默希子注

自然

自然，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寄^①，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無爲自治，萬物乃成也。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即賢无所尚，愚无所愧，洪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心既虛矣。无所不通。德既充矣。无所不容。故能神用而无主，周行而不怠。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遞遷，進退有時。生殺存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

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无窮，與天相爲終始也。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

狀，天地至廣无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敬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勾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繩无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在指勾絃。寫神故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遂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況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沖氣，正性命，內保精微，

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遺，明極則無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有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衰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迷導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道德玄微仁義淺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涉通衢而无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爲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

故無新，無疏無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

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兵衆心欲一，今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尤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鬥，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恃，一

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已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遊而投於水，則飛沈得所，由賢愚並用也。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變理陰陽，爲天子股肱喉舌也。后稷爲田疇，教民播種。奚仲爲工師。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潦四海，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臯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則

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道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由風之過蕭，而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爲殺，然爲以隄防也。然愚人

不守其令，而多幘之，是有取死之道焉爾。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

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不濟，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爲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无其資不可使遵道。由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佛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賞，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佛其性，即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非有道德，无以樹功名也。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公正。修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

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沉而无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爲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迁。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尋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禮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无爲，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

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

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⑤於理。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於機數。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智出亂真，刑生法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任於茲也。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亂。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智，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慧，重爲暴，即道迕矣。爲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

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

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燕而無迹，田墾辟而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驕與之危，刑者无哀惻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争訟，田野滋稼穡。故太上知而有之。言

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

度而不徯，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王者非大不能

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絕於好憎，敦乎樸素。狹而不親，文无害質，物類衆，咸歸自然也。天氣爲

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魄者，陰也，殺

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靜唯默，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虚无之間，常後不先。冥冥能曉，故曰至真也。其聽治也，虚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

以明矣。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争戴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

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強。用衆力，則山

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

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

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夫機權已張，而匹夫

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

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

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

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

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

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因其材而使

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

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

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唯能變通

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爲。謂其私志不入公

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

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

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

用舟，沙用隄，乃鳥切。泥用輻，敕倫切。

山用櫟，音贏。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

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

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

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

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

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

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

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

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

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

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

時无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

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

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

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

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風，君

臣一意，官无僞祿，市无邪利。故《詩》云：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鰲

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

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切。賣，管仲束

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

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

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

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

以下，形體癯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

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穫黍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

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

反本無爲，虛靜无有，忽恍無際，遠無

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

之經。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

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

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

明。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

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精耀

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

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

長無計量。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

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

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

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

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

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

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

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

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

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

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而為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為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誦申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為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為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為己有。

通玄真經卷之八

- ①寄：瞿本作「假」。
- ②條：瞿本作「循」。
- ③貴：瞿本作「奉」。
- ④公正：原作「王公」，據瞿本改。
- ⑤通：瞿本作「迫」。
- ⑥知：原作「之」，據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九

默希子注

下德

時有澆醜，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玄古之君。養神，以清虛為本也。其次養形，以嗜欲為本也。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土。上古務本不順末，在乎適中，下世遺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太上之化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下世之治，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祥。故知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令興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无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傳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言不世世而立，但明哲居之也。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法者防其未然，刑者懲其已遇。然法不可亂，刑不可濫，亂則難奉，濫及无辜，雖殘賊萬姓，終姦暴不止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重累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並興。猶居閑曠之地，志騁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違志，兩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祝壽，信不虛語。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

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為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凡人不易於為善，而難於為惡。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苟知足者，

雖一瓢而有餘，然厭者，富有天下而不足也。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心既保於平和，物奚汨於情欲？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強者也。強主衆力不在己，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己，故人皆我心，乃得人心之心。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謂君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榮華之情，非體於虛無，道德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知生知命，何憂何懼，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

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在守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夫聖人處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走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戴之，無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己，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開尚賢之路，寧無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

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通德，非德無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久湛於物，即忌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爲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己。反己者，見本性之衷欲，即萬類都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修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凶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無以復其真也。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炁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爲天下命。得諸己者，在於平意。意之平者，

心不私外物，目不視采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塵不起，欲浪不翻。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離心，炁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一人，天子也。一人正，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萬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真，雷霆迫而不恐；明以照物，陰陽惑之而莫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萬。炁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積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咎。然氣類相召，善惡無差。勿謂混冥之中無報應之效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仁以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斷之。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正之。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

和，是以貴樂。樂以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己，不救弊之謂。非爲至德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瞻，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謂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憫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節其性，和樂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真人。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

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易繁辭》曰：乾以易知，

坤以簡能。聖人無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俱樂其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其所即貴，失其勢即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聰敏給數未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敖世忽俗，不可爲儀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此數者治世，士不可不察其才而用，唯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

則與爲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在適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無煩飾辯。但量能處位，無世無之。豈待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用其法而求其遇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由鳥獸窮蹙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弊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

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出，樸散亡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道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滅，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搖光斗標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萬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

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無跌，故禍害無及於身，止死不係於懷，是真人得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況常人哉？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藉於無私，故平為之立，正為之存，令為之行；不殞德於外，不匿怨於內，任道而死，百姓不知。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為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即不亂，忘心即不險，絕視則不眩，皆忘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

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誤耳。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為也。斯道致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量，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無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無正道故亡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為而不恃者，德也，無為之宗應於無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獨賢於己，不修其道，立見窮屈。夫入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度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衆者，可以傾河真海，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

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無勞厭。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無為祖，清靜為宗，故帝王宜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宜。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舍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

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為正，攘險以為平，矯枉以為直，明於施舍^①。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為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為威。夫三者不得恃，唯有德者王也。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音御。善戰者，無與鬥，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⑤，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

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政術，雖小必昌。存萬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驅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九

① 失業而賤，得志而貴。瞿本作「失處而賤得勢而貴」。

② 君臣：瞿本作「居日」。

③ 喜：瞿本作「瞋」。

④ 舍：瞿本作「令」。

⑤ 也：原本作「者」，據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十

默希子注

上仁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則民不歸也。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鬥。明主者，修身以靜，養生以儉，上無亂政下無怨民。則賢自為謀，勇自為鬥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之財，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惔漠無以明德，非寧

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眇，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①，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②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達。故軒皇感牧童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邪？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佐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

非明無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恣口以害生，雖家無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己，無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身苟未治，而況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無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能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

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隱浮僞。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通明，洞見未然，不以小蔽大，不以煩易簡也。河以逶迤故能遠，非一勺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朶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勻絃大小適中，治國者貴賤皆當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炁。同炁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同炁者無德而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

利。无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無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無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

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己。則智有所因，明有不照，則守職阿上，有司正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償，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坐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夫人主居上以御羣下，所任忠正，不必形神。其由乘馬，假在相御，可坐致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制人，不爲人所制。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無欲無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

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丁戀切。尸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馭跳，上襖下滔。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罟音浮。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臯；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鷇音遘。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飢。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晏害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炁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炁發動上達于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養之有宜，取之以時，不乖其道，所以富國寧家。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忌乎心，則民自備矣。以心揆物，以身觀人，何假揚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

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憫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天下也如此。閻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音隻。禾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閻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萬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

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操。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興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

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失欲名之大，而求之，不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凶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

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能普。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瞻，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興於仁義，節以禮樂，各使明其分而不相逾。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

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安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敏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背音寺。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主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亡，有臣如此？何憂爵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

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則禍患無由生。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貴不斯驕，富不辯奢，奢自至。處乎貴，不明道德，使不爲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觀學知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圃，必染芬芳之氣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不生民事，故曰無爲，因民所利，而無不爲。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貌也，治天下者兢兢業業，不敢懈怠。下文並釋。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

鄰者，恐四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

① 修達：瞿本作「條通」。

② 聰：瞿本作「通」。

③ 下：原作「天下」，據瞿本刪「天」。

- ④ 以：瞿本作「遂」。
- ⑤ 蒸：瞿本作「抄」。
- ⑥ 君：瞿本作「道」。
- ⑦ 妄取古：瞿本作「取安古」。
- ⑧ 知：原作「日」，據瞿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默希子注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唯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紛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爲本，形體爲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身保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重法令，遺仁義，是遺首足而貴冠履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

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夫事不師。古，不遵道，不可爲國法。便說撥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恢怪譎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造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邪隧^①，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舜爲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紂爲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爲人所制。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爲務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執言爲道，即言而非道也，持石爲玉，即石而非玉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

調不可更；音律以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曲節既殊，故宜變易。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登閩峰者，非凡^②乘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即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慮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民從，末世峻法而民詐，故無爲爲化易，有爲爲治難，盟誓不禁，刑戮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達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乖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

籍，守文法，欲以爲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自以爲治，猶持方內圓，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主？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未。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己，則民禁於彼也。縣法者，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

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立君宜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守正術，下無枉法。天下之治，何足難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爲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河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無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

也。下必行之今，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慎其舉措乎其愛憎，利无偏賞，害無偏罰。

老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面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元問其小節；人有大譽，元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爲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言人之才不能盡善盡美。固當無疑其小疵，乃全其大用。閭里之行，謗黜之言，不足信也。故小謹者元成功，訾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論用臣之道如此，則不失其人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人無全能，量其才力而任之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

不責備於人。以力自脩以道，而不責於人，易賞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自修者，不責於人而行於世，世可爲之哉？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無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几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才也。富即觀其所施。濟物也。窮即觀其所受，非義不爲。賤即觀其所爲。非道不處。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因其患難，方見仁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逾濫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妄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仁。如此，則人情可得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

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

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爲其可爲者，殺其可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爲善，至人稱之；桀紂爲惡，其名不成。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慎爲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且爲稱孤之客，夕爲暴屍之人，皆愚瑣之輩，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此傷時無仁義？故切論君子死義，小人死利也。

行矣，無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濟傾弱立功名者，睹其機厄寧容瞬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寶貨，去其殘賊，安其人民，爲天下除其虐害，不得已而用之也。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之，桀、紂是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蝨蠃，養禽獸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

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道莫大乎誅暴，德莫加乎安民。凡爲人君暴虐無道，萬姓不安，若不除之，猶縱猛獸以害人物，畜魚鼈以食螭鱗，罪莫大焉。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此至治之世也。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音底。文者，逐煩撓以爲急；事爲詭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此衰世之理也。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故天子耕田所以勸農，皇后親蚕所以勸織，而況匹夫匹婦惰於耕織而受於飢寒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危暴不作，何

用之有？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存其亡者。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禧衆，以罪問敵，亦非容易而動凶器。百姓悅戴，唯恐不至。殷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也。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

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恃大侵小，戮無辜，害有道。雖屠城萬計，掠地千里，其由項籍威鎮海內，氣吞宇宙，勢拔丘阜，終爲高祖所摧折者，以其不循道理，雖大必敗，雖強必亡，圖霸尚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者乎？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⑤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修德而勝者上，守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

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鬥。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敵不懼，雖死不顧。恩義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無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之十一

① 隧：翟本作「道」。

② 凡：原作「九」，據翟本改。

③ 誅：原作「殊」，據翟本改。

④ 行而：原作「而行」，據翟本改。

⑤ 矢：原作「天」，據翟本改。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默希子注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玄古之君也。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內韜明德，外和萬物，天下無事，各乃遂其性，無相侵害，故並優游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時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以類萬情，結繩以爲綱罟，以畋以漁。離蒙覺悟其君於天下，漸失其本，德煩不一，比玄古之時，以爲衰世也。及至神農黃帝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伏羲作耒耜，以教民播種；黃帝造軒冕之服，覈領，謂陰陽壅沈而通之，逆氣戾物絕而止之。造書契，建律曆，紀四時，和五行，恐失其所，使萬物皆竦身，莫不注其耳目，聽視德化，以嚴其上。故言不和也。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

至夏殷興嗜欲，則誘於物外，眩聰明，則內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至於周室，道德全喪。澆醜彌甚，以僞險爲道，以華巧爲賢，顯道矜德，賈名求譽，以失大宗。時之衰薄，從義、軒已來數千載，故云久矣，非周室頓爾也。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撻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譎乃巧切。喧呼也。名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撻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至人者，無代不有，但稀爾。萬中有一，爲多也。至人之學，反性於華僞之場，沐神於虛靜之域，不矜其德，不伐其才，死生無變於己，利害不經於心。今之學者，佛性命以求達，走聲譽以高名，遂使姦衰競起，忠正伏匿，欲求世之治，欲求身之安，不可得之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

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玄古之君，不冠不櫛，被髮而卷，以王天下。而安其生，不奪其利，故四時和，萬物理。是以巢鳥探之而不驚，走獸係之而不懼。德之至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世之衰，物不淳一，各生異情，遞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五帝、三王，不同法度，猶師曠之調五音，道樂之情，知音之主。夫五音以宮爲主，萬姓以君爲主，無主於中即亂，故立主以一之也。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禮非禮，乖於道也；制樂而樂，失

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逾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墪古堯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此治天下之六綱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囿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

以罷音皮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音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

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此擇才之道，知人之因。有一如此，即可用之。若兼而有之，即聖人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治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囚。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

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樂之弊興，矯飾之情見者，不本其無欲，而節其所欲，不原其無樂，而防其所樂，則欲不可止，樂不可禁。樂不可禁，必至淫；禮不可防，必至怠。而由開圈縱獸，決河止流，一失其真，羣迷不返也。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菌。咽欲吐也。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爲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爲之，故不終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謂不開嗜欲，何假隄防？不積貨財，無防盜竊也。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欲之爲害，其甚如此。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爲塵垢矣。直爲無用，天下之物化爲糞土。故道備無爲之事，害歸有欲之人也。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莫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

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道德既亡，仁義不足以制其情，禮樂不足以禁其欲。一人尚之，百姓爭之，則亂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僞。猶揚火以自焚，投水以自溺。且禮義本無害人之性，其由水火也，亦無害人之心，用合其道則吉，乖其道則凶也。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燉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

玉、擿礪蜃、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雹霜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蚌求珠，焚郊竭澤，剗胎毀卵，恣情性之欲，快耳目之娛，遂致乖戾，萬物失所，雷霆以恐之，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故夏桀、殷紂，城池非不高，玉帛非不多，妖艷非不足，倉庫非不盈，俄而覆宗絕祀，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豈不痛哉？故曰：天鑒不遠，在夏、殷之世也。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微而沙鹿崩。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也。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物不得不災危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

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壁襲無贏，穀龜無腹，蒼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勢，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錐刀之末，伏尸流血，無時暫寧，以至今日。豈爲有道。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

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聖人見其機，得其時，勃然而起，整頓乾坤，撲滅殘暴，大庇蒼生。天將降大任於其人，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游，人至察衆，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大得雖均，人率衆者勝，力雖敵，智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無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

也。

通玄真經卷之十二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09 通玄真經「注」

經名：通玄真經注。宋人朱弁註。《宋史·藝文志》著錄作十二卷，現殘存前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通玄真經卷之一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原篇

夫本相待者有原，體相證者有歸。大道無原，至理無歸。今推之，道原反在乎物象之內，但復物之性，原其遠乎。

老子曰：

蓋惟生已白首，老在物先事始。

有物混成，

夫道之為義也，理宗自然，體本虛寂，不似於物，何以寄言？今偁有物

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為能舍清濁，成為不遺纖介者也。

先天地生，

天地以玄黃為色，方圓為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

惟象無形，窈窈冥冥，

可以理會難以目見。

寂寥淡漠，不聞其聲，

應則無響，聽則無聲。

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

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及也。將欲示旨，非強而何？今聖人字道之由，

義取乎無所不適也。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

仰之彌高，俛之彌深，故知有極者非

高，可測者非深。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

周合二儀，資興品物而無迹可得也。

原流出，沖而不盈，

自深而流，不絕其原，當虛而受，不

溢於物。

濁而靜之徐清，

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汙之體，徐

以會之，則本自清矣。徐也者，含理從容之謂也。

施之無窮，

隨用而火。

無所朝夕，

萬古千秋，而今而後。

表之不盈一握，

真無纖微之質。

約而能張，

在乎至簡，從事則廣。

幽而能明，

雖寂默之幽，亦顯應之明也。

柔而能剛，

不與物爭曰柔，能終不挫曰剛。

含陰吐陽，

藏用為陰，昭化為陽。

而章三光。

日月星辰稟之，故能各麗其所。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

之飛，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歷以之

行。

皆在自然之道也。夫高深之宜，飛

走之勢，游翔之精，經緯之象，斯不

行。

期而然，不會而至，無代司以成勢，皆畢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稱大道也。

以亡取存，

夫有質者，未嘗不亡者也，今以無質之亡而成虛體之存也。

以卑取尊，

夫有位者，未嘗不黜者也。今以無位卑而成不黜之尊也。

以退取先。

夫有爭者，未嘗不退者也。今以不爭之退而成無敵之先也。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

三皇者，天、地、人皇也。言體道之君，全於純和，不治而自化，德配天地，御物為一貫，是能寄中樞以應用，恣旁行而不流者也。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乘變化之理而以神游，則四方之人各安其性。

是故天運地帶，

陽性剛運，陰性柔帶。

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

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

夫德合自然，治通大順，則天地不虧，運帶之理，風雨不乖，燥潤之節，五行無剋，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如地，其令如風雷，其澤如雲雨，雖萬物生化不知所窮，而執一無為，與之並也。

已雕已琢，還反於樸。

使萬物復其性。

無為為之而合乎道，

任其自為，則無所不為。故物暢其性，我常無為，是以與道而符合也。

無為言之而通乎德，

德者，道之用也；言者，人之表也。無心之言，言乃通物，物暢得所順而保其安，則終日言之，未常離德也。恬愉無矜而得乎和，

以無所矜而合大和。

有萬不同而便乎生。

萬物異，宜各便其性。

和陰陽，

二儀交泰。

節四時，

時不過節。

調五行，

不相剋伐。

潤乎草木，浸乎金石，

德澤廣被，至堅斯洽。

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

盡其生成之氣也。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

人無中夭。

婦人不孀，

合配得類。

虹睨不見，

氣之和也。

盜賊不行，

未知苟得之利。

含德之所致也。

至哉，三皇之德也。能使陰陽不愆，

品物咸若與道為友，與化為人，不可得而名矣。或曰昔在太古，玄風正淳，民惟之生，器未雕樸。是以五行

不伐，四節各司，專氣自柔，盡年為

壽。誠以君聖牧良，人由其所化，非三皇之不德使其然乎？嘗試言之曰：且天下者，形也。君主者，心也。心亂者身病，君靜者國安。致治全生，功有歸矣。然三皇生於淳古，時也付之，自治道也。向使非任治之道，不因其然而然，則誘惑漸生，物性滋失，今之各治，乃彼玄功，功在無為，莫彰其德，此則不治治之，蓋非治之治者也。

天之道，生物而不有也，化成而不宰也。

無心以生而生者自生，故不有也。無心以化而萬物自成，故不宰也。

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

將無愛惡於其間，亦何所措其德怨耳？

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溢貧。

冬陰固畜，春陽發散，而生殺之氣未嘗虧盈也。

忽兮恍兮不可為像兮，

出入於有無，往來於變化，不可一象而取。

恍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用之不可窮也。

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應之而無迹也。

遂兮通兮不虛動兮，感之而後動也。

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隨彼以成體也。

老子曰：大丈夫自得之稱。

恬然無思，淡然無慮，物莫當情。

以天為蓋，以地為車，同乎覆載。

四時為馬，陰陽為騶。因而乘之。

行乎無路，廓然皆通。

游乎無怠，神不可極也。

出乎無門。

直非所由。

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以；以地為車，即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即無不使也；生化之功恒運爾。

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消息之理乃全爾。

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神馳者無所搖動，任適者不至勞怠。

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

且夫欲之存也，萬類紛然而未極中之得也。六合洞然而皆通，是知形

性所接，未可盡於一方，神性之游乃能照於天下，執道之要，斯非謂歟？

往而無窮，固亦宜矣。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

事之廣矣，不可力為。唯因自然之勢，乃能與之偕矣。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

物變無極，不可智窮。唯執不遷之要，乃會機化之本也。

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

性順為本，形勢為末。

厲其精神，偃其知見，

確精瑩神，暢達其性，不縱心悅目，而係滯於外物者焉。

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

同物為性，則皆盡其為耳。

無治而無不治也，

棄我之智，則同萬物之自治也。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

既不先物，明非不為，蓋因之而為也。

無治者不易自然也，

不易自然，亦非無治，斯因之而治也。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物我通順，相然之義。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

循事而治，因動而應。

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偶也。

無心乃能盡之。

故道者，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

樸，此五者，道之形體也。

化迹為形，理本為體。

虛無者道之舍也；不礙故能集。平易者道之素也，

任道，故無飾也。

清淨者道之鑒也，

明正，故能照也。

柔弱者道之用也，

體順，故皆通。

反者道之常也，

反情歸性故得常。

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

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

純粹素樸者道之榦也。

用此為體。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

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

不變，靜之至也，

變當動矣。

不與物雜，粹之至也。

雜則不能。

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至德之人樂天，故不憂。齊物故無

樂矣。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直盡耳目之功，即未能至矣。是以開通七竅，

不止一用而動，未嘗役者，乃盡治身

之至。

滅其文章，

尚未以樸素當情，而況此外飾？

依道廢智，

依乎坦然之道，廢其間隙之智。

與民同出乎公，

不異，故無私也。

約其所守，

居簡要也。

寡其所求，

淡於欲也。

去其誘慕，

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

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

居要故明審。

寡其所求即得。

不取故常得。

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即

外能牧之。

神全情性者，則盡養形御物之理也。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

氣而不悖，性而不撓。

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

道無不在，寧遠我哉？

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惑而求之，往也。得之自我，反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

夫以治人之治，皆以事濟事，而未嘗無事。不若內治其性以至自然，則天下皆然；各正性命，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也。

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

且一至自得，則天下未有不得。任之各治，則萬物得我之得。內外玄同，天下悉得，斯不亦興貴而光勢位之貴乎？

樂忘乎貴富，而存乎和，

富與貴者，憂役兼之，亦何以為樂矣？唯和而自得者，乃游恒樂之塗

也。

知大己而小天下，即幾乎道矣。

大己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是以近於道也。

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夫物之芸芸，莫不復其虛靜之本矣。

故性虛通者，可法天道之極；身安靜者，可同地德之厚也。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

且埏埴為器，始乎有由而能極，形數亦非無故，則終始之迹，居然可觀。今以大道之治，陰陽之鑪，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未嘗不續，莫究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之形，不可復得也。

寂然不動，大通混冥，

混冥，猶陰陽也。夫動則有息，靜乃不極，唯其寂然，是為生化之主也。

深閔廣大不可為外，析豪剖芒不可為內，

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

無環堵之宇，

非六合之所能舍也。

而生有無之總名也。

雖無出處之迹，而寄有無之用。

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淨、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

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

至德天下之道，故謂之真人。

人者，三才之一也。性得純和以合天下，斯真人也。

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

義已見上。

不以物滑和，

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治也。

不以欲亂情，

是以全其真也。

隱其名姓，

不欲顯迹。

有道即隱，

上德忘德，故不見也。

無道即見，

未能忘德，即自彰也。

為無為，事無事，

虛心順物，故所作皆通。任彼衆材，而羣務自濟。知不知，玄鑒而同塵。懷天道，抱天心，

體乎自然，無私無宰。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

流五藏之穢滯，延六氣之和奕。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

順時而消息也。

無所樂，無所苦，

形遇一味。

無所喜，無所怒，

神遇一統。

萬物玄同，無非無是。

夫游於迹者，物則萬矣。體物之性，性則一矣，今我亦物，奚得獨物於物哉？是以真人虛真齊性，物無不同。

居異能同，同之玄者，則是非之滯，可得蕩而適焉。

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

虐者，陰陽偏毒也。生者，精氣共感也。夫神以精感形，以氣生氣，和則

神清，形勞則精耗。一犯寒暑之虐，而遂失其所依。故形有所究屈，神隨而杜塞也。

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夫陰陽之神，生化不測。稟受之者，涯分有期。靜與理冥，則通而未極。動為物役，乃困於所終。且人之生也，止在形神；時所遭也，未離動息。而役之思慮，往不知歸，遂使兀然之形假氣而餘生未喪者也。

故真人用心伏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寤，覺而無憂。

真人心無所欲，性有所適。無欲以保性，任適而為心，斯乃用心伏性之義也。所以神依之形不虐於冰炭，形賴之神不患於欣感。和靜相濟，不乖憂罔之始，形神各理其理，可得乘化而終，故其無物接之憂，而絕魂交散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與物屈伸。

一汝視，

無所異見。

天和將至；

乃得自然之和。

攝汝知，

勿知仁義，可觀於人也。

正汝度，

勿修規法，以為自正。

神將來舍；

精神方全於身矣。

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然後舉措，莫非在道而成德也。

童兮若新生犢，而無求其故；

所謂氣能之至也。

形若枯骸，

無復雕飾。

心若死灰，

無復起滅。

真其實知而不以曲，

直信所遇而應。

故將自持恢恢，無心所謀，

但自廣大，不知所期。

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

四向明達，而不載乎知也。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

物變我動，然後事生。

變生於時，

生所極之時也。

知時者無常行。

以應變之故也。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道以稱可萬物，故不常於一道。

名可名者，非常名也。

名以可物為名，故不常於一名。

書者言之所生也，

書以載言也。

言出於知，

知以立言，載之於書

知者不知，非常道。

但約所知以立於言，而不知應變，非

常於一道也。

名可名者，非藏書也。

書者載所知之言耳；而可物之名，

不常於一名，故非書之所能藏也。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

多聞立言之書，滯之者，數至窮屈。

唯抱守中和，則常通矣。

絕學無憂，

俗學教以經術，諭以禮義，將存乎表

飾，以別乎賢愚，誘慕大行，將失其

性。聖人立教以全性，故絕之而無

憂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法制之首，智者謀慮之始，以其

肇迹亂物，遂傷性命之原。絕而棄

之，利百倍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天道靜故生也，性自天故靜也。

感而後動，性之害也；

因感遂動，發害於性。

物至而應，知之動也。

物以多類，知辨所起。

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

接物以知，必生愛惡。

好憎成形而知怵於外，

知以辯物，生好憎之欲；物以感知，

為美惡之形。一至內著，遂有外喪

也。

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

夫天理，性也。

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

不以人欲易其天性。

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

情猶性也。

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

於無為。

反性則與道通，無為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

靜之自鑒也。

以漠含神，

虛故神正。

即乎無門。

義已見上。

循天者與道游者也，

任乎自然，則神與化游，未始離乎

道。

隨人者與俗交者也，

順乎人事，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

耳。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

是全其素。

不謀而當，

不先為謀，故得隨事之當。

不言而信，

應不失機，故不在言而信。

不慮而得，

虚心內徹，故無慮而理得也。

不爲而成，

因任端居，則無爲而各成。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衆不害，

覆之以道，則庶類斯安。故不重也。

導之以德，故羣性皆適，故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衷畏之，

歸其有德，畏其無私。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柔服萬物，以道自勝，孰能與之比德

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

以治身即穢，

欲之在身，勞形汗行。

以治國則亂。

欲之在國，勞人亂政也。

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道以示性，性以反欲。

不通於物者，不能清靜。

得理則通，不撓故靜。

原人之性無衷穢，

推究本性，受之自天。

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本，即合於若

性。

若猶彼也。與物接而生欲。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

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

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己。

是故聖人不自身役物，

體乎妙者，物不能累，安受役哉？

不以欲滑和，其爲樂不忻忻，

恬愉之樂，無所忻悅。

其爲憂不惋惋。

濟治之憂，亦何嗟惋？

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

忘位而同民，則不危其高也。忘位

而同患，則不傾其安也。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偁聖德

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

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

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也，

夫人之生也，莫不欲通鑒萬類，孤高

一身，順教善之言，晞必然之策。雖

在鄙昧，豈無是心？以其日與物遷，久而從俗，義且未勝，夫何及我？

故曰：哉無爲而民自化，

因其爲而爲之，即我無所爲，民自化也。

我無事而民自富，

無賦斂之事以擾之，則民自富矣。

我好靜而民自正，

不設法教以誘之，民得任性之正也。

我無欲而民自樸。

無情欲以撓之，則民自全乎性之樸也。

清靜者德之至也，

至德不德，常清而靜。

柔弱者道之用也。

能服剛暴，是爲道用。

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

物生於無而育於和。

三者行即淪於無形，

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

可謂於無形也。

無形者一之謂也，

以彼無形，寄之在一。

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

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通合萬類爾。

布德不已，

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已。

用之不勤，

無勞無息。

視之不見，

無形可見。

聽之不聞。

無聲可聞。

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

道體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

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

官徵成文，則亂於耳。

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甘酸相和，則爽於口。

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玄黃閑雜，則眩於目。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

宮為音君。

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

甘為味主。

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

白為色本。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一也者，無之謂也。夫數之衆寡，皆起於一。物之巨細，本生於無。原其無者，可得天下之形。處其一者，能總萬名之本。故立偁一，萬物生焉。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無遠近之不達，無上下之不明也。

其全也敦兮若樸，

混成而無飾也。

其散也渾兮若濁。

與物而同塵也。

濁而徐清，沖而徐盈，

義已見上。

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

深廣無涯，去來無係。

若無而有，若亡而存也。

謂其形無體有，迹亡應存耳。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

道為生化之閱。

百事之根，皆出一門。

莫不由之。

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循天道之軌轍，不以事變而失常性也。

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

以物性多宜，無捨於道之綱度，則能曲全其性耳。

夫喜怒者道之衷也，

過當非正也。

憂悲者德之失也，

不能自得。

好憎者心之過也，

係執之過。

嗜欲者生之累也。

養生之過。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

陰主肅殺，陽主和憚，施之為喜怒

矣。夫沖氣以為和，生之本也。而喜怒將過，二氣傷焉。

薄氣發暗，聲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暗矣。

驚怖為狂，

精神散越，則舉措狂亂也。

憂悲焦心，病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通於神明。

形之能和，神其王矣。

神明者得其內也，

內靜乃安。

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

奚不亂也？

堅強而不匱，

精不竭也。

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神明之功，所適皆中。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為道也，大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

以其能浮天也。

遠淪無崖，

以其能載地也。息耗減益，過於不訾。

不訾者，不可訾，量之謂也。然推其所過之理，當為尾間。不訾，訾名未嘗所出，且夫屬乎形性，莫不有相制之力。則水之為大，孰可制哉？故偁尾間洩之，入于無底之谷也。

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

因雨露而資生，以潤澤而成遂也。

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蟻而不求報，

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穢，不求報也。

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無費，未嘗耗盡。

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虛順之至。

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

至柔物不能犯。

淖約流循而不可糜散，隨所往之曲直，體委順而常全。

利貫金石。通乎至堅。

強淪天地，勢在不可制也。有餘不足，

故滿東南之地也。

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

素且無私，何公之有？

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

氣輕浮以同天，體潤澤以同地，斯與大塊之玄合，故可謂至德矣。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無不入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物各有祖，道能總生，故偁大也。

無音者類之大宗也。無形故無聲。以無形聲，乃能為萬類之妙本矣。

類之妙本矣。

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靈府者，精神之形宅；造化者，自然

之妙本也。精神玄達，則與本實體。道為人自有將無纖芥之欲，得非至真者哉？

執玄德於心而化馳於神。

無為之化，德迹不彰，故云玄也。真人無心而物順，則其化不疾而若馳矣。

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

夫號令之由，生於德化。故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俗自移。是知玄道在乎無心之心，而行也。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

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

故能窮無窮、極無極，

夫唯清淨無物，則能窮而極之。

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止。

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

志順之弱，事濟之強。

心虛而應當。

中不載，故應之無失。

所謂至弱者柔毳安靜，

道者，以不變為志，非自強之至矣。

故如毳毛柔弱，附體而不揚也。

藏於不敢，行於不能，

於行藏之間無為無迹，

澹然無為，動不失時，

動在於應，復何失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

皆謂處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

在中以制外，

心得則物得也。

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

守柔者，直不可屈耳。

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非有揆度，而因時以應，故時不我

失，物不我害也。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

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

知存亡。

理勢然矣。

強勝不若己者，

強之所勝，在不如己也。

至於若己者而格，

至與己同，則格而齊矣。

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柔之為用，其誰與爭？故其所勝出

於若己。且夫強之所勝，勝不如己。

今柔之所勝，其若己，則明柔之為勝

也，大矣，而強能之力，安可比哉？

故兵強即滅，

強則驕驕則滅。

木強則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之

斃，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堅強者死之

徒也，

氣以柔弱為和，形以堅強為病，況乎

人道好惡，亦利害之可知也。

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

導事多窮，因物常達。

夫執道以偶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

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執道全中以對流境，則因之而可自

正矣。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

後；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

斯皆制之在我，不復為俗人之所遷也。

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

順必然數，偶可動之時，乃得持後之妙耳。

時之變故，間不容息，

變，時變矣。理無息，不容其間。

先之即太過，後之即不及，

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

日迴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機宜之時，惟聖乃得。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事隨可以盡舉，功易可以常立。

守靜道，拘雌節，

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拘雌順之節，能因於物。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

居恒德而從容也。

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

有而若虛，物乃順耳。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

夫因動而濟，用之莫窮。虛已無佗，由之乃素。載乎智巧，固不靜而雜焉。

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

神全可以極化，德全可以復物。歸遠之美，莫非在身也。

欲害之心亡乎中者，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

同則不異，避則以志。今曠然無欲，與造化者為形，雖猛毅之徒，以無感而不害也。

故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

數，術數也。

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

法刻以良於刑，足明神德不全，無以服化於天下矣。

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

箠策以至於繁用，乃知控御失性，無以任力於脩途矣。

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

作也，所因也，

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銜其能也。

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

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

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

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

人君明四目，達四聰，乃致垂拱之化也。

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

謂獨任耳目智慮者。

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

力知止此。

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

且夫順物與之理合，必然之數。即天下雖大，不勞智力而萬化自平。

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

任耳者必失於聞，任目者必眩於見。禮稟不足以效愛，誠心可以懷遠。

稟乎禮者，但整其儀，歸愛之心，未

果能效，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之也。

故兵莫憚乎志鎮鄒爲下，

志者害和，兵之毒者。

寇莫大於陰陽，而抱鼓爲細。

喜怒相攻，寇之甚者。

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

教令之言不節，是害於民也。

中寇藏於山，

持險潛身，以乘隙便。

小寇遯於民間。

苟竊爲事。

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起，

智過則巧，巧則矜能。雕樸飾偽，以

惑於物也。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不絕其利而止其盜，雖繁法嚴令以

禁之，則至乎竊法爲盜，惟增多也。

去彼取此，天殃不起。

去彼巧智之法令，取此樸素之無爲，

則天之咎殃不復起矣。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

獨任己智，固爲民害。

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因而治之，物得其性。

夫無形大，有形細；

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

無形多，有形少；

莫測為多，可見為少。

無形強，有形弱，

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

無形實，有形虛。

恒久為實，遷變為虛。

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

成器也，作始作樸也。有形即有聲，無

形即無聲，

散而為器，則有可名。反之於道，名

不可得。

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

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

無名者賤輕也。

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也。儉薄者，

道家之清德也。物之所重則舉其

名，我之所遺乃任其實。聖人守道

謙薄，自為廣厚之資，執德不遷，反

在功名之本。下之數句，亦同此耳。

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

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

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

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

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

即無名。

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

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

無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

為美，道以無名為德也。

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

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

備矣。

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

形性者，有無之相生也；事理者，難

易之相成也。不知其然，是徧天道

也。

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

謂執無名之道，乃成大德。

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

名，有名即復歸於道，

忘濟世之名，復無為之道。

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無功之功，故可久；忘名之名，亦何

咎也？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也，

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為王公之偁者，

蓋以謙為本耳。

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

濟物之功，假羣生以為利，無名之道

寄大人之成用也。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

淳樸之至。

貌不離情，

形與神合。

言不出行，

言與行一。

行步無容，

去飾。

言而不文。

任質。

其衣致煖而無綵，

禦寒而已。

其兵鈍而無刃，

未知巧害也。

行蹟蹟，

猖狂之貌。

視瞑瞑，

不瞑之貌。

立井而飲，耕田而食，

無妄外之求。

不布施，不求得，

各足。

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

無是非之心也。

風齊於俗可隨也，

言風俗齊同可隨矣。

事周於能易為也。

言事業堪能，易為矣。

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

民俗。

夫人君矜尚偽迹以亂政教，軻軻常

行以迷庶類，則俗分齊化，事不周

能，是以聖人不用此以為治本者也。

通玄真經卷之一

通玄真經卷之二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

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精誠篇

精首研幾至性，誠者全素至明。濟此二名，則可感於物，通於道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陰陽和，非有為焉。

斯至精之感也，亦不知其所以然，如有真宰存焉。

正其道而物自然，

萬物各有天然之道，但能成順於彼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皆自治矣。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

天之恒德，物之常生，不知所生，各自生耳。

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

神交則機感，氣合則形生。欲妙其原，而精誠可察也。

夫道者藏精於內，

絕欲之故。

棲神於心，

去累之故。

靜漠恬淡，悅穆胸中，

和而無懷也。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體乎道者，則有無迹之化，不言之教。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

各治故無事，無為故無人。

無隱士，無逸民，

治與道合，何所隱逸？

無勞役，無冤刑，

無為無私，豈至冤役？

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旨，

聖人在上，天下皆服其清靜之德，效

其無欲之旨也。

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

見之也，

德以順成，故遠邇皆化也。

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

心誠則物應也。人君推誠，罔有不

應。

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

誠信素著，則政令將行；賞罰無私，故百姓知勸。

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也，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不包也。

精者必良，誠者必應。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

三光四氣，未始相待，稟乎自然，皆獨化耳。

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

物稟自生，無所養者。

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

物稟自化，無所殺也。

此謂神明也。

不測其由之謂神，變化必然之謂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

而福起；

天下之福，在乎聖人之道行也。德

與時合，安有迹哉？

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

將存道行之福，理有蒙否之禍，及聖功養政亦無得而見焉。

稽之不得，察之不虛。

考無除起之由，察有禍福之實。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近計其功，則日不足徵。終濟其事，若歲之成德。

寂然無聲，

潛感而已。

一言而大動天下，

謂精誠也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無心能感之。

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

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

不波涌；

誠至於明，故有此應。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

謂氣過節。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診氣上蒸，故有此變。

天之與人有以相通。

災瑞因所感也。

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

形之牽連，氣之侵薄，皆失位之象也。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

至精至誠，方可爲治。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

無其私心。

抱地氣，

順靜爲氣。

執沖含和，

執沖以定萬機，含和以御羣有。

不下堂而行四海，

德澤之遠。

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致之在我，非以神化，孰可任哉？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

斯人之常道也。

遭急迫難，精通於天。

夫上玄之鑒，無私孔明。至誠感之，復無不應，則遭爭迫難，莫不以誠而通。雖未全乎自然，斯亦一時之得耳。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

謂以精誠爲宗，則無不成也。

死生同域，不可脅陵。

能齊生死者，不可以死脅也。

又況官天地，懷萬物，反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乎。

夫知死生同域，尚不至輕懼，而況體道之士，包總天地，復化合和，與造物者爲人，而有不亡壽者矣。

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

精誠內著，外合人心，斯乃發自深衷，固非言傳所及耳。

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茫乎大哉。

夫中虛則物順，身正則民效。日用之化，不其茫乎？

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

君爲治化之道，臣爲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休戚同運，而異心滋詐，使戾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應者也。

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

上謂不言之教，下謂不道之道。

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

政教多方，賦役多事，則近者不安所務之業，遠者不懷所務之心。故天道無爲，不呼而自應；聖人無事，不就而自親也。

唯夜行者能有之，

默用之與陰，德最近於道。

故却走馬以糞，

夫嗜欲奔流，亦走馬之謂；糞者，可以肥養萌芽也。故明君外却戎馬之走以肥農圃，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也。

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

端拱坐治而化馳遠方，默用無迹是居陸能沈也。

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

無親疏私，故不涉去就也。

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

能順自然之理，則動有餘利；在乎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也。

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目然應者，為能有之。

天道之心時理俱協，斯大和之謂也。人君絕智巧以同和，持無私以應物，則可任乎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

夫道德者，用寄於有無；韋革者，聲之於虛實。感則自應，求乃無方。固心智之莫量，況耳目之能及也。

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

無私任物，理化將迎。因彼應之，故

不傷也。

其得之也乃失之也，

存所得於胸中，則失其妙用矣。

其失之也乃得之也。

至虛乃鑒。

故通於大和者，闔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

夫甘醉醇酎，尚全安息之分，冥順中外，固通天地之和。若放心於自得之宗，游神於混茫之際，雖迹與物接，復何礙哉？

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

世以恩情，智為不用，今假此不用，以偶千變萬化之用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

斯制作禮法也。昔黃帝之代，民喪真淳，情偽攸生，智力將在，遂至仰觀俛察，治變無為，誠乃利於當時，莫知萬世之弊矣。

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

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然而所治之功著也。

當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然而有為之德應也。

慮戲氏之王天下也，枕方寢繩，殺秋約冬，

夫玄聖動用不越天網，故籍寢皆方繩也。秋物成實，冬物伏藏，則反本耳。是以聖人因二時之殺，約成全孝，復本之德耳。

負方洲，抱園天，

道周天地。

陰陽所擁。沈不通者，竅理之。

德合大和，氣自治矣。

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

天地既泰，災自滅矣。

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行蹢躅，視瞑瞑，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

已見《道原》篇。

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往。

未親其親，故寄物為本。寄即寄，故本無所往，浮游罔養者，皆泛然無係之貌。

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

未知相任。

功揆天地。

無為之功，故比天地。

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

不彰其功，功已彰矣。不揚其名，名已揚矣。且黃帝伐蚩尤於涿鹿之野，雖除害物，歸乎太祖，而恭讓之迹已著於將來。要繆，卑小之貌。

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

天尊地卑，春生秋殺，蓋自然之理也。而黃帝法像尊卑以垂衣裳，揆度時序以行殺伐，明真人之道，而已隱喪聖人之德，日新於世矣。

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若同德于天，則智巧之類自為棄物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

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

唯身之安靜，方能自正，是非之理也。

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

去俗之妄知，而真知見也。

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

夫持世俗之妄知以明真知者，難矣。所謂真知者，無是非之知也。則世人是非之知，何能真知？是不知哉。積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

儉用則重貨，厚澤則積惠耳。

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闕，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

此皆裁斷以合其宜。

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夫若是者，乃盡攝生保性之理。

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茫然無知，在乎名利之外，隨遇而適，得喪不能累也。

含陰吐陽而與萬物玄同者，德也。順陰陽之太常，與物性而同得，乃德也。

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

溢猶失也。

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夫體離真淳，而使物得道散，為德之謂也。故出於自然，方月太上之位矣。夫德之將立，則所依之迹著矣。著而保之，使不溢者，未之有也。是以過由仁義焉。夫由仁義以治物，則誘慕之教大懸於世，而自然之道無得之德，斯不虧乎？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

夫神以鑒物，德以全行。故神之忽越，則言之失實；德之流蕩，則行之虧真也。

至精亡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

一至越蕩，則中無情實，而觀乎外物，發言成行也。若然者，故為物役，不能自全耳。又曰，中無精誠而言行居所觀之地，則蔽偽百姓，使彼

循無行之政，效苟利之法。賢者以多諱而避迹，愚者以日習而成性，斯乃有位者之不恒而以身役於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

愁猶耗也。役於物故有耗盡之時矣。且舉楷皆行，何可窮極？以不全之精應觸類之行，本且未定，寧免淫於俗哉？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其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夫體道以成心術者，則仁義之功外自著矣。保精而以神遇者，則形骸之宜內自安矣。且一物將間，未可偁游。今內外俱順，斯聖人之游也哉。

老子曰：若夫真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

不知所礙。
游心乎大無，
不知所有。

馳於方外，

不知所累。

行於無門，

不知所由。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惟寂惟默，游之真者。

不拘於世，不繫於俗。

物繫者乃非游。

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

濟世化民，有為之迹。歸德遷善，豈

非動哉？故體真之士不過至於是矣。

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

高行清節，情性外飾，上誘下慕，得

非矯哉？故大化之聖不窺觀於是矣。

夫人之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

形繫者，禮法所拘也。神洩者，智慮

所散也。洩而巳，神將喪也。繫

而巳，質將困也。既困且喪，寧非累於生之大本哉？

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信然也。若使我定為禮法所拘，則

天命之分全屬於外物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

恬神自化，知則民詐。

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

君能誠動於天，仁澤於下，故天為之

應，民為之順，百官不曠有司之職，九州歲致任土之貢者也。

養民以公，

無為乃爾。

威厲不誠，

不嚴而肅。

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

夫適於民性，安於俗業，則姦何由而起也？

此聖人之恩也。

聖人治民，蓋盡於此。

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

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名者也。

民貧苦而分爭生，

稅斂多端，民貧苦也。困迫，固分爭矣。

事力勞而無功，作無用之器物也。

知詐萌生，盜賊滋彰，

知詐所以萌生，上好利之故也。求利無止，欲不盜不能濟矣。

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喁政苛者即民亂，

水塵濁，魚不能游樂，故幡喁以求息。政煩苛？民不復安業，故苟生以成亂也。

上多欲即下多詐，

遂設詐以奉上欲。

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不以道德為治，而以刑法為政，斯增亂之術者也。

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

簡則易從，故可治也。少則常得，故

皆贍也。

不施而仁，

靜則各全。

不言而信，

順則自應。

不求而得，

足則無爭。

不為而成，

任則皆成。

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

修身則民正，內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

人以形氣為生也。形以藏精，氣以

安神。若動為物役，則反害精神，以

資智慮而形虧，生理固亦宜焉。

神之所用者遠，即所遺者近矣。

自遠越其神，則近遺其形。

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

言其神全者也。夫以氣聽，萬物之

情可知。以神觀，萬化之理可驗。

三才之內，精誠感通，寧假戶牖之所

窺觀也？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役動不已，彌喪真知。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亟，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

亟，數也。冬陽夏陰，物性歸之。而

四節數遷，未嘗不爾，盡自然相感之道也。

窈窈冥冥，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

夫可得其由者，非窈冥也。謂陰陽之功日新莫測也。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為治難

矣。臯陶暗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

貴乎言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

亂政，有貴乎見者。斯不待目而照見也。

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為師。

推誠者不召而應，任能者不察而明。

聖人御天下，宗師於是矣。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

行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實

之華，故未信於下也。

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

上化於下，理之然也。

故聖人精誠別於內，

以其內著，故稱別也。

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

內無精誠，法令不能行於外也。

唯神化爲貴，

貴乎無迹而化。

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

精之爲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

二氣之行焉。

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豪末，於彼尋丈矣。

發矢有豪末之差，至的則爲尋文之失也。言精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

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

夫人君推誠於外，則物信而無犯，恃智爲治，則民詐而苟免。雖復縣法以禁暴，設賞以勸善，亦未足變於澆風薄俗也。

故聽音則知其風，

情動則聲發，成文則善著。然聽音取聲，察聲見志。志有怨暢，而國風可知也。

觀其樂則知其俗，

樂之爲體，和民導政，官徵不雜，以斂事物。然有治亂之所感，氣候之所宜，則方俗因可知矣。

見其俗則知其化。

百姓所好尚，直由君之化耳。

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

抱至真，效丹誠，則天地隨感而動，況於人乎？是能化備八方之外，法在心施之地也。

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

誠能通達是道，雖幽暗異類，孰能不與之相感哉？

故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治之得也。一至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爲，

體寂寞也

無爲即無有，

體亦無形。

無有者弗居也，

無定方所。

弗居者即處無形，

無所不在。

無形者即不動，

虛故不造。

不動者無言，

理絕名迹。

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

名迹既無，影響何有？

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耳目者，唯止於形聲之上。

是謂微妙，

體則幽微，用成玄妙。

是謂至神，

為能善貸生成，而特不得其朕，斯神之至者。

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

道體虛寂，生化無方，綿綿不窮，故為大塊之本也。

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句為名。

夫道本無質，聲何立哉？蓋聖人強取途路之形，以字無名之體。一以指歸萬象，一以通貫性命，雖一句勝言，而形聲輒具，天下所適，莫不由之。

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

天地至大，以微為本。象物至多，以一為始。

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

上天降聖子臨庶類，因天地以定尊卑之位，假萬物聿成貴賤之資，則可以至德。聖人功濟區宇，盛名威勢肅服寰海也。

二德之美，與天地配，

且而與天地為品，萬物為資，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比配兩儀矣。然其子於天，莫非立德之地，而偁此位為德者，亦所宜焉。

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既德位配乎天地，即動用侔於造化，安可不軌法大道，處無為之中，使夫天下日用而不知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利起，除害即功成。

夫功名生於動作者也。振恤窮困，補救急難，固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

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

向使天下各得，則聖人之德何所施為也？

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

君臣父子各當其分，則賢人之功成立無所也。

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無窮之知，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

夫有立德之迹，非含德也。循道而

往，非抱道也。以其至乃稱至人。蓋推誠於中，任之自正者耳。雖知鑒無窮，而寢言玄默，故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自化。豈天下碌碌能貴其玄默之道哉？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可物之道者，非自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

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

功名書於竹帛，典法刊於金石，皆有迹之功，非無為之道。較而論之，信粗矣。

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

同濟治之心，異政化之路。

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教其迹者，固不周物，徒敬其遺言耳。

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多聞禮義者，適足感時，非致治之要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

精之為用，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也。

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譏呼也。

任乎精誠，其化如響。故端天下正矣。

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同立言而獨見信者，此以其誠信素著也。

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

同出令而獨施行者，由其誠副於令，民皆從之。

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

以其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其化如神之速矣。

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

情猶誠也。

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

嬰兒豈知親疏之利害也，然其慈愛

彌厚，則交感之道明矣。故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

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

言教之化，不能變俗。

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

精誠之感，天下皆化。

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

由信儻智，莫不順其言。以誠至明，莫不副其意也。

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夫感道內著，化功外應也。賢謂君子，聖謂聖人，此所以同舉成章者，聖人抱君子之能，君子闡聖人之化耳。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

夫為臣子者，豈釣忠孝之名以赴君親之難？然恩義感中，則自有忘生徇節之事矣。

君子之慚怛，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

君子懷仁，慚怛於世，非苟尚之直自中出，然不察其俗而教導之，則失於政矣。

夜行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

聖人無私，君子居政。故雖處幽闇，而未嘗懼，且不負物，寧愧影哉？

舍近期遠塞矣。

自得為近物應為遠舍其自得遠豈通哉。

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聖無私屬而以當濟為志，以濟之無極，是稱志焉。然亦非立志之志也。故其在位居方，百姓莫不安其德教，慕其誠素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

勇者，氣也，氣出乎誠，而三軍衆心為之僻易。向非義勇之氣，感激之分，雖臨敵執兵，然未能衛一身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中謂內外感會之際也。夫我唱彼不和，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

也。

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

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傲。

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

夫言說之教所不及者，則正形之化而可及矣。

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

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矣。

感乎心發而成形，

內全而外自化。

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

形謂容貌，精謂情感。二化之道，期

可接乎形類，而不可懸解而自期也。

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

純，形之未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

化於物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

言有立教之宗，事有制作之本。

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若寡言。

既喪宗本，則旁行為害，固不及保其

靜也。

害衆者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

可爲也。

班倕之巧，有爲也，則名著而指斷。

造化之巧，無爲也，是以用成而體全也。

故匠人知爲閉也，能以時閉不知閉也，

故必杜而後開。

順於變化，與時成功，任乎知巧，必

資終敗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

同歸，

事異所順，化同所歸。

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處此四異之際，不忘乎利人之忘也。

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

狄之哭，異聲而皆哀。

哀樂者主於中，固非殊俗所能異也。

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

中，應於外，故所在以感之矣。

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道，

順其生則皆樂，抑其性則皆哀，而羣

物怨暢之由，莫非君上之所感也。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

所及亦遠矣。

故華夷皆化也。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

性靜而安。

有爲者，即傷無爲而治者，

加知以事，故傷性本。

爲無爲者，不能無爲也。

將有所存，斯有爲矣。

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

既失己之靜性，安能治於物哉？

人無言而神，

神，精神也。虛寂乃全用耳。

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

言以辯物神理而係之，故傷也。

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

存無於胸中，乃心之不能虛也。以

是而礙，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

榮疇恥聖道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

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

屯難閔疾。

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

味道而飽德也。

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

察分秋豪，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

事具《亢倉子》。

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沒世無名。

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為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強學，故歷舉以為誠也。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藏，

其迹不見。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適於時變，合於物理。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休若有喪。

性與理冥，且無得而無喪；形與物順，故哀樂之若是也。

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以我之同物，物亦不我異矣。

故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唯無心以冥天下者，故可為天下宰。

至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

感以內誠，故始不可見；絕其陳迹，

故終不可及。

處於不傾之地，

以安靜為本。

積於不盡之倉，

以厚德為宗。

載於不竭之府，

以自足為資。

出令如流水之原，

利物而常順。

使民於不爭之官，

虛柔而治之。

開必得之門，

由易故不失也。

不為不可成，

不易物材而為也。

不求不可得，

不企所無之分也。

不處不可久，

去乎驕盈。

不行不可復。

離乎執繁。

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致大，命逆即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大人政簡，莫不悅以化行，理自光大而煩苛之政反此宜焉。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所不覆載，日月無所不照明。大人以善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

任道立德，則善之可示也；因時順性，則令之可行。

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

唯修德者無之。春政不失禾黍滋，

天時人事合也，故順和生之氣，故得五稼滋茂也。

夏政不失雨降時，

則降雨以時也。

秋政不失民殷昌，

穀果成實，民自殷之。

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冬陰安靜，政以順之，故寧康也。

通玄真經卷之二

通玄真經卷之三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

括州縉雲縣令朱井正儀注

九守篇

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極，則物無不在其域，事無不與其成。此篇自《守樸》已上，至於《守虛》凡有十章。各標守字，唯一章各隱，九數之中，文著於一篇之內，今稱九守者，蓋在用九之義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為一，

混同元氣。

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

一至清澄，則自有輕重之比。

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

氣有滯躁，故生陰陽。數有終始，故

為四時。

精氣為人，煩氣為蟲，

是以人得最靈之名，蟲為庶類之數

也矣。

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剛陽之性也。柔陰之體也。二氣推接，乃資生矣。

精神本乎天，

稟輕清以虛通。

骨骸根于地，

稟重濁而係滯。

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夫有生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歛爾為形為神。其化也，則寂然反本歸根。來非所尚，去非在我，則我

尚之見，馮何立哉？門者，復化之蹊也。

也。

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

不敢我尚，推彼自然。

以天為父，以地為母，

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

陰陽為綱，四時為紀，

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乎大順

也矣。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死，順

者生。

也矣。

天地尚以安靜而成其德，况夫所生

之物欲躁動而可求存者乎？

故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

精神營定，安乎天之靜漠；大道宗體，在乎心之虛無。

夫精神者所受於天，骸骨者所稟於地也。

所謂貴神以存形耳。

故曰：道生一，

夫道無所生，一無所立。今觀肇有之前，強名曰道；數方混，故謂之一也。

一生二，

啓泮為陰陽二氣也。

二生三，

陽清上為天，陰凝下為地，二氣交和，中為人也。

三生萬物。

三才既立，萬化能生，故品類日新矣。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背陰面陽，物之順生也。沖之為和，生氣之本也。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

受氣以變化，而生此形神。

一月而膏，

結聚之始，貌如脂膏。

二月而脉，

血氣道而成脉也。

三月而胚，

內未堅，但有胚段也。

四月而胎，

微有狀貌。

五月而筋，

全生十月，五得其半。筋者，堅肉柔骨，處剛柔半，故此時成也。夫精血之變，以成骨肉，而骨堅肉滯，則生氣不通，故肉藏其脉，骨連其筋，以通洩生氣，連綴支節也。

六月而骨，

精凝結，變之為骨也。

七月而成，

內全五藏，外具九竅。

八月而動，

動於支體。

九月而躁，

動之數也。

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

中外各正。

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

此之所主，或與諸說不同。雖五藏七竅定有所主，而勾帶開通，無所不應。故此獨不言心者，以其衆藏之靈者，故外之一竅，主所不及也。外為表，中為裏，

四支九竅之表，五藏六府之裏。

頭之圍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

天園而地方，故其上下各以類也。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

九解者，天之九宮門也。

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骨節；

皆法象於上也。

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

風散之，雨施之，此取與也。寒主

殺，暑主和，此喜怒也。

膽為雲，

勇威之象。

肺為氣，

皓素之象。

脾爲風，

證動之象。

腎爲雨，

陰澤之象。

肝爲

震怒之象。

人與天地相裨類，而心爲之主。

心爲感變之主，亦類乎造九之機本也。其餘支藏，皆有所應，則天人之際相裨類矣。然心者，本主於舌之一竅，不受外裹，將無所牽，故爲衆主耳。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目象日，耳象月，氣象風，血象雨。

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灾。

夫日月差度，則至薄蝕；風雨不時，毀折五穀。施之於身，斷可知耳。

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五星所鎮，各有分野。天時人事，交感而生。故諸侯之國，方伯之州，一至失德，則象變於上，下受其灾。是

知人與天地相裨矣。耳目，日月也；血氣，風雨也。氣悖則風飄，血沉則雨滯，耳目不節，則日月差度。蓋其然矣。

天地之道，至閔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聘而不乏。

夫天地廣大，不可際極。日月章耀，未嘗不臨。尚以虧蝕之損，節其全功，寒暑為恒，愛其神明，況乎居分劑之人而能用之無節者也。

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

善守其內者，不為外之所失也。

夫血氣者，人之華，

華猶顏色。

五藏者，人之精也，

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脾藏意與智，腎藏精與志，皆內藏為精，外用為神者也。

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

凡喜怒見於顏色，勇怯變乎喘息，皆血氣外越之候也。夫如是，損之與

益，自可明矣。故血不逆於中，則肌骨充實；氣不遊乎外，則情欲寡省。藏氣不足，乃有偏嗜和而調者，何有嗜欲哉？

嗜欲省，即耳目清而聽視聰達，嗜欲之來，多在耳目。故其寡省即自清矣。清則耳聽不惑，目達不眩也。

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

五藏皆有所象，神氣各異，唯心為百神五藏之主。夫能使有所屬，不聞不應，則神全氣專矣。然其膽勇脾驕，動成越悖，非心所制，豈可正哉？

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

心之全功，能用皆可。

患禍無由入，衰氣不能襲。

夫邪氣犯中，由其無主；患禍生外，以其味機。故氣正者邪不能襲，神全者福至著也。

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唯寧心則治，五藏自見，乃知天下也。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

假是以通明，藉之以出入。

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

意氣為使，則五藏可候也。

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

應之有司。

血氣滔蕩而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

神以形累。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

靜則鑒微，亂則迷著也。

聖人愛而弗越，

愛守於形神，不越於聲色。

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

所謂物誘於前，心慕於後。

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

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往世之外，

來事之內，禍福之門，何足見也。誠能

備前之德，則玄鑒無渾。而況禍福

已形，無不見也。夫辯類以相名，明

數以相生者，事可觀矣。繕性以符

本，極神以冥遠，則往也可原矣。外者迹之前也，內者兆之間也。往者有迹，過迹以至，外來者未形，當兆以稱內。蓋明機迭之衰，可得而知。禍福之門，何足偁者？

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

外淫則推蕩在佗，不能鑒之自我也。

故五色亂目，使不明，

色視乃眩。

五音入耳，使不聰，

聽雜乃惑

五味亂口，使口厲爽，

遂失正味。

趨舍滑心，使行飛揚，

中有所亂，自無恒業。

故嗜欲使人之氣淫，好憎使人之精勞，

弗疾去之者，即忘氣日耗。

以是而往，其能久乎？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

之厚也。

皆隨其所嗜好，厚養以傷生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

忘歡故樂足，遺生故身存。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二氣交運，所以相通。萬物大生，其原一也。

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

知其一原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

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

不由道本，觸類皆昧。

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

同生天地之間，則吾身當萬物之一

數也。

物之與物，何以相物。

唯其同者，不至相與彼此。

欲生不可事也，

時之自生，不能使生。

憎死不可辭也，

時之將死，不能惡死也。

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

非悅貴而得貴，惡賤而去賤，直自然

耳。

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

至樂極矣。

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固非極也。夫放任所極，非樂極而何也？

守虛

以不惑其累為虛也。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因所遇之時，安所處之位，遭世治亂而不患其隱見，斯可謂樂天之業也。

夫哀樂者德之衰也，

不得道之正用。

好憎者心之累也，

中之不虛忘，而所係為累。

喜怒哀樂之過也，

過越中和之道。

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天道常生，處無為者，時然則然。

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

妙用之神，聖人所貴。

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即竭，是故聖人遵之，弗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

心之無私，乃能窮彼所有之理。

以虛受實，必窮其節，

唯其虛也，能盡於彼，所來之限也。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

任此四德，而乘化以終也。

無所疏，無所親，

過之一也。

抱德煬和，以順於天，

抱安靜之德，煬和生之氣，以順乎自然。

然。

與道為際，與德為鄰，

涉虛以應者，際極皆道也。御有以順者，左右皆德也。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夫福非福也，而安以為福。禍非禍也，而躁以為禍。能安於禍，則寧異其福；不安所福，則福在於禍。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於躁靜者也。且先始之義主於動作，言凶生乎妄動，倚伏在於動時。是以聖人無為無作，無禍無福，脩然而往，脩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入也。

死生無變於己。

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恒，此己之未嘗生死也

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用之無方。

守無

游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

夫曠然神平，無累於靈府，以輕脫世榮故。

細萬物即心不惑，

心存物外，則以太山如秋毫，安小大之域，遺巨細於彼，夫何惑哉？

齊死生即意不懼

夫覺以夢盡，夢以覺知。死生動息，各在春分，齊於是道，保所懼焉矣。

同變化即明不眩。

我亦物也，同乎變化，能知此者，不眩天理之明。

夫至人以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

德主而不替，道行而常通。

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用備天下，未嘗勞神，宗極道原，未嘗喪體。

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之。

委抱天命，宛轉隨時，遭乎禍福，不足以為內患也。

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也，

受命之巨，心盛之士，雖蹈白刃，守節不移。唯示之以仁，不可迫其行也。

可正以義，而不可縣以利也，

可以義正之，而不可以利誘之。義在素利也。

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

伯夷、叔齊之類是也。

為義，不可以死亡恐也。

齊大夫陳不占之類是也。

又況於無為者乎。

能守一義，猶至亡身，浩然無為，寧以形累？

無為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

柱。

影柱者，立之而不礙也。至人不宣於天下，則萬物居然自立矣。無累於適，則天下洞然皆通耳。

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著也。

因可明之。

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凡學者，本欲復其性耳。能無以天下為者，常學所未及也。若建鼓求子，足明子已先往，求之不及也。

守平

去其所為，道自夷矣。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即賤，

夫身也者，以清暢保安為貴耳。衆人徒知勢以舉身，利以資我，而莫知居此者，不全安暢之分。是以賤彼所奉，而固其本也。

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

果腹則安，周身則足，自此之餘，為性命患。故聖人外之也。

不貪得，不多積，

理然自得，非貪所得。物勢自積，非多所積。

清目不視，靜耳不聽，

不主聲色，自然清靜。

閉口不言，委心不慮，

不妄勝口，迫而後應。不先企慮，應而後定。

而後定。

棄聰明，反太素，

不由耳目之前，而歸形質之始。

休精神，去知故，

故，事也。休謂外而不馳，去謂中而不惑也。

不惑也。

無好無憎，是謂大通。

平施於物故通。

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

成。

若存乎此，得道之宗，即心穢其除，

心累斯去，而平和耳。

故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

利在於和善，養者知之也。縣依則

往，喪生者之利也。

通外內之符者，不可誘以勢。

符，合也。且我有理然之道以徇彼，則彼有物然之理固在我，而以合之，何外勢以能誘耳？

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

夫出入無間，玄同物我，是無外之大，無內之貴也。貴且大，不可偏，由而已。

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易

得自任之理，則易也。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

夫欲不遇節，則能盡情性之生理；不妄喜怒，則能正心術之雜亂也。

養以和，持以適，

和以養生，適以任情。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

道以勝，故自責，德以充，故自富。

性有弗欲，無欲而弗得，

自足者，常得也。

心有弗樂，無樂而弗爲。

不樂一境，故能爲天下之樂也。

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

欲非性益，德以靜成耳。

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

靜則便生，和因欲亂。

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

夫德之大者，舉指不踰閑也，則縱身

肆意，皆可以爲哀儀。

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

而行，

斯聖人之守簡易也。

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貧

富貴賤失其性命哉。

物之自有，未知自全。

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清而不撓，可鑒嗜欲之妄。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

色也，口鼻之於香臭也，肌膚之於寒溫

也，其性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

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爲制者異也。

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適耳。若外不

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

歸物。若聲色以蕩志，冰炭以加身，

自然與死爲徒，與妄爲迹。豈非天

受人喪，所制異宜者哉？

神者智之淵也，

以萬神深靜，所以智用無竭也。

神清即智明，

但不爲物濁，則舉事明審。

智者心之符也，

心有所至，智則舍而辯之。

智公即心平。

心能使，智能謀，虛應當，則可見心

之正矣。

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者，以其清

且靜也。

不外受故清，不中撓故靜，鑒照之者

自然而明。

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

形其情者，唯心之靜也。且好爲則

有遺，勞擾則無鑒。清平如水，即物

至自形矣。

故用者，心假之於費用也。

役之以至勞，用之無用也。澄之以

成鑒，不用之用也。

夫鑑明者，塵垢弗污也，

鑑鏡。

神清者，嗜欲弗誤也。

神清則智明，智明則不失常性，故無累耳。

故心有所至，神即灑然在之，

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意行則神往，意止則神住。可不澄定乎？

反之於虛，即消燥滅息矣，

虛者神之宅也，反則剝心而任神，忘欲而能鑒矣。是以陰陽水火不復牽變於己也。

此聖人之游也。

神與化游。

故治天下者，必達於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夫有生之域，唯性與命。情所同保，類所異者，非神而不可達，非大順而不可治也。

守真

適形而安，則安而無佗；適性而往，則所至非妄。然大名大師，亦自此而生。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

生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周身量腹，餘為佗物矣。但內外無汙，謂之聖人也。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

聖人不以天下奉己之嗜欲，而忘天下者也。故有能治之，名寄於天下也。

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者也。

大名譽所求，不飾於妄，而區區之行皆妄。

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

通性命者，譽指自成仁義之行。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無事，

內無累，為虛通。

勢利不能誘也，

無貪。

聲色不能淫也，

無染。

辯者不能說也，

無惑。

智者不能動也，

無易。

勇者不能恐也，

無懼。

此真人之道也。

淳粹之至。

夫生生者不死，化化者不化。

夫道常存，能化於物，故順天不可見，同道不可窮也。

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

辯解連環，

《莊子》云：惠施之辯，連環可解也。

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

夫冥順於天，玄同於物，則變化之機可驗，性命之理可通。然後在家在邦，未嘗不達。若以智謀明察，辯說德澤，蓋一曲之功，非全治之道也。

故聖人不失所守。

謂守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為治，故天下咸若，百姓謂我自然也。

守靜

聖人安此，以為生根德本也。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盡其生分，始可為養。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

受物以虛，接事以和，德居此而為成。

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

聲色俱為棄物，性乃全也。

內不動和，即德安其位，

不以愛累虧接物之和，故德有所寧於位。

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

夫性之未全，為欲所牽也，不可經綸世也。德之將敗，為物所累者，不可終天年也。而外有物，傷中唯性變，雖欲勿困，其可得哉？故靜漠保生，乃堪涉動，和愉然後保終。體道之人，此之謂矣。

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

形和性靜，此患何施？夫血脉鬱滯，在乎厚養。五藏積氣，由之喜怒也。

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埃，

撓性亂和，沽名求福者，傷生之士也。

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此聖人與道之辭也。夫靜聖之道，

與治相符，與亂相反，故無明王，則自全之道未之能保矣。

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

此聖人勸道之辭也。且有堪任之才，未適權變之用，則多事之世未能脫離。況非守靜而踐危機哉。

夫目察秋豪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者，大有所忘。

一淫聲色，失性之遠。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撻取吾精，若泉原也，

聲色之類，左右不可盡，故至天生竭精也。

雖欲勿稟，其可得乎。

以在耳目之前。

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

澄心之鑒唯有，靜者能之。故一至嗜欲，雖禍如丘山，亦未之見。

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法之上者，在乎法天。法天之法，未有無所法，而同乎大順者也。

老子曰：上聖法天，

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教而自化，棄智而成功。盛德日新，故無得而稱，玄功莫朕，是以不知帝力也。

其次上賢，

以賢德之道為上也。

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

謂獨任致危也。

上賢者，癡惑之原也，

上賢則爭，爭為亂本。

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

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

虛靜為主，

天之體也。

虛無不受，靜無不持，

持猶制萬物之紛撓。

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

未嘗抑物，付之自極，如四時相謝無盡也。

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

靜則各正性命。

故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

纓謂多方，駭謂設苛政也。

守弱

居衆所不敵之地，故成其大勝之道。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逸而志驕，

所謂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

大者用兵侵小，

晉滅虞、楚、伐隋之類。

小者倨傲陵下，

曹共公、衛獻公之類。

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

夫強盛之氣，天地尚不能久，而況奢

僭之君？

是以聖人以道鎮之，

非虛柔之道孰能安？

執一無爲，以損沖氣，

沖中。

見小守柔，退而勿有，

見小自成其大，守柔能制其剛。

法於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

夫處下衆歸，體諫物與，故不求而名遂，不爭而功成。

弗強，故能成其王，

德歸者寧，力制者叛。

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

牝者，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

自愛，故能成其貴，

將欲貴位，在乎愛身。故以道自勝、

則身可長保，身存者，貴其亡乎？

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

功名小大，隨位而立。

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

《莊子》曰：輕用吾身而亡吾國也。

自輕則功名不成。

未有身不治而國治者也。

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

大之資者，一豪耳。多之要者，一筭

耳。

故聖人以道涖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道以微妙爲大，德以損缺爲美。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

其猶張弓乎？勢之均也。

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

故聖人卑謙守靜辭讓者，見下也，虚心

無有者，見不足也。

法江海之故也。

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致其賢。

心之常下，德之彌高；身之常退，行

之彌進也。

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

者亡。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

臾盈。

小谷褊狹，若注之須臾，則至乎盈

溢。

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

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

奪其歸，奉之德。

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

之氣，

遵天地之戒也。

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泰，故

能長久。

唯能雌者，故能有立健之德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

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日進以牝者，推柔以御物也。天道虧盈益謙，聖人能法。故盛德日新而無所替。

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

夫物宜更變，理勢大均，果且而有成。果且而無得。設使居其位者，亦素定分，豈好惡偏執而能得之者哉？

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乘彼自然，則與時而成，與物而得也。

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

同所適之情，異所從之道，反其愛惡之私，乃成長久之德。

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沖

則正，其盈則覆。

事具《周與》。

夫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極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

至察無徒，匿耀守衆。

多聞博辯守以儉，

矜能有辱，持後無失。

武力勇毅守以畏，

輕敵多敗，虞慎保勝。

富貴廣大守以狹，

驕盈日危，謙損日福也。

德施天下守以讓，

自伐乃喪，推物乃全。

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

夫有天下者，位之極也。若以極欲

而持極位，則傾覆矣。非此五德，何

以守之也？

服此道者，不欲盈，

蓋順中為常，如彼戒器者。

夫唯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以謙虛之故弊，資道德之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

所謂大順。

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

無可無不可，則常可矣。無樂則常樂矣。

無樂，即至樂極矣。

言樂之所存，哀之所順，唯忘所樂者，何待而不極焉。

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也，

內樂外者，我暢於物外；樂內者，物

變於我，故同於失者，失亦得之矣。

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

冥然萬物之上，真自貴耳。

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

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

身，身得則萬物備矣。

自得者，天地萬物莫不得？

故達於心術之倫者，即嗜欲好憎外矣，

盡為棄物。

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

萬物玄同，無非無是，

是非之倫生於愛惡，心既無矣，物自

玄同，故不知所以遺，而是非都盡

矣。

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雖未忘所存，已得自安自道也。

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

苟定其分，何所假待？

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四者同在，一安之道遂不至相反也。

且士女節操，尚能如是，而況聖人全

德者乎？

夫形者生之舍也，

居舍在形。

氣者生之元也，

元本在氣。

神者生之制也，

由制在神。

一失其位，則三者傷矣。

一失所養之位，則並傷之也。

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

制之使不犯，故利也。

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

恣輕煬，充口腹則害。

貪叨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

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由入矣，

形以剛強爲閉，中無和氣爲距。

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

夫外誘中募，久乃顛冥。往而不知

歸，資盲忘之患也。

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

神全則兼物，由其靜也。形困則支

策，在其動也。豈可失盛衰之節

哉？

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

雖物之往來，莫不順道也。

如此即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與所化而合，與所變而通。

守樸

不加欲於性命之分，而渾乎變化之根，謂之樸也。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

不自動用，與造化者為人。

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

雖事物皆實，而真性不知所存也。治其內不治其外，

未有內治而外欲者。

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

夫無爲之爲亦樸矣，則體真之士靜

動亦出乎虛白之域。

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

體元氣之本，抱變化之神，居物象之

先也。

茫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

性離所污，直以無事爲常。

機械智巧，弗載於心，審於無瑕，不與物遷，

審猶委也。不載於心，復何瑕哉？

則物之自遷，奚與同往耳？嘗試論之，曰，且夫物也者，一時之所也。

向非今也，理不至遷矣。而評世之

士，定論之人，尚正彼形，不復隨妄。

況乎性與道合，牽之遂流者哉？

見事之化，而守其宗，

不與物遷之謂。

心意專於內，通達偶於一，

專氣無雜，通而不異。

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

無為無故。

弗學而知，弗視而見，

與物同和，與物自見。

弗爲而成，弗治而辨。

順天下而自成，隨品類而自辨。

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

未嘗先始。

如光之耀，如影之效，

純粹之體，清而能照，虛而能應也。

以道爲循，有待而然，

循之則如待也，此寄言耳。

廓然而虛，清靜而無，

是其真體。

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

居原者，同之也。

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用，

不使而同，可謂至精。不行而通，可

謂至神也。

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

無所想象。

其智不萌，

不先其物，

其動無形，

玄應之迹不可見也。

其靜無體，

非有依而立靜。

存而若亡，生而若死，

不自存生，非無神妙之用。

出入無間，

不礙金石。

役使鬼神，

無心合虛故耳。

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者也，

有上之德，乃能登至道乎？

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

謂得所受之本。

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

和氣接物而無間息。

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

心不自生，合時而生。

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

形同於物故化，神同於道故存。

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

夫水火之功，不能自制，其類故化者

不能化物，不化者方能化耳。以不

化之體化無窮之物，故不可極也。
化者復歸於無形也，

物之生也，各歸其根。

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

道在象先，

故生生者未嘗死，其所生者即死，化物

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

義已見上。

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通玄真經卷之三

通玄真經卷之四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

括州縉雲縣合朱弁正儀注

符言篇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上乎無上，下乎無下，故能高能深，能上能下也。

平乎準，直乎繩，

非衡能平，無處不夷。非繩能直，無處不正。

圓乎規，方乎矩，

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

包裹天地，而無表裏，

其大無外，其細無內。

洞同覆蓋，而無所礙，

大圓無涯，大通無滯。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

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公。

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

倍，背也。背道祈譽，非善之善。趨俗求名，非賢之賢也。

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

順理則用心寡，而成事大，逆時則用力多而見功鮮。

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

動不為主則無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唱而方應則無怠，無怠故無未來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

治未兆之事則為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

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

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寧，則固矣。失所治者，謂遺身而求治人，則惑矣。

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玉石分而爭奪生。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

物有美而見害，人晞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為愆，

先聘華詞，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

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招禍。默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其妄議國家典法之言故也。

且君子攸戒，尚亦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

爲禍。時之從，動以行，不知道者以福亡。

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懸料得失，故舒卷靡定，寵辱不驚，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昧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

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

以天爲蓋覆無涯而皆善，以地爲軫運無窮而莫害。

陳彼五行，必有勝，

金火相攻，衰王遞作。

天之所覆無不稱，

天道包弘各稱。

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知無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

名顯道喪，事起害生。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未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垢其身。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

爲禍。

矜其能，喪厥功。騁其伎，喪厥身也。

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

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

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

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道無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

又非形體，難以雕刻，故爲之則敗也。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

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

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兼得四句者，上爲皇爲帝，偏得一言，則下爲霸爲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

言非命，人自取之也。

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

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

故死生在我，禍福無門。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明此四者，可謂大通。不因於人，省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

無譎詐之行，人何非我？懷仁恕之

情，我無尤人也。

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

自修己德，不求人譽。

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

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命不遺。不能要必至之福，來者當受也。

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

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至非我，雖福而何恃也？

是故閑居而心樂，無爲而治。

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止，循其所有即所欲者至。

已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祈未得之方術，未得者夫至，所得者已忘。不保得一之由，難追兩失之悔。故至人守其本，不尋其末；貴得於內，不制於外也。

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

未免於無非，而急於名者必挫。

本固邦寧，周行不辱。

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

無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

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唯無禍福，則無損益。

夫道不可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

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來也。

故嘗無禍不嘗有福，嘗無罪不嘗有功。

無禍無福，無罪無功，是謂大通。

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

道曰，道君也，芒昧謂道窈冥不可得見。今但法天以虛，為身以無，為心

不慮而成，不勞而物積也。

來者不迎，去者不將，

任其自得。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

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

故處衆枉不失其直，

曲全故大。

與天下竝流不離其域，

至氣流轉，真精常存。

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

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爲，不謀而百事遂。

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

凡有福即有禍，今禍福已冥，孰爲人賊害。

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進退章之於袞，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偏見不足以化俗，正道而可以誘民。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

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爲善，當

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爲善矣。若以己

爲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勸爲善而不善矣。

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

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

進不飾智以求名，退而修身以自治，推之自然，豈希人譽也？

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

人有求而不得，道無爲而自周。

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

夫志德內充，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也。

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

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

探籌絕疑於無心，廉士見猜於有欲。

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即自喜，

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媒而為善。

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先人後己，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弊，必以卑辭，弊單而欲不厭。

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無厭也。

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

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

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術，內秉真淳，外無虛飾。

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厲其民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名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濫，爲利者不垂分。此必全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

心勝則道全，欲勝則身危。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六情所欲，一心為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衰於外，則偽己惑真。故知衰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言不外求。

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忘爲賢者，必困其性，

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

百步之中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

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全和，使必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慎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朽株之患；須臾之間，卒過非意之事。安可怠哉？

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雙美，事能兼濟，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

天之道，明照大閔，至幽能察；地之利，有於萬物，廣濟無邊也。

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

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巋然山峙，以其常足，不受賜與，脫其所取，輒亦無讓。故與之不得，奪之無怨，故能長久也。

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

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

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譽者，人之所美善者，人之所慕。但不欲顯，顯則有毀有怨。非待絕善，譽將無怨。若不矜不伐，自然無禍無福，道德自全。全身為常，富貴若寄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服不驚眾，行不異人。

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乖，

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隱，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

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用無則無滯，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

正身俟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

此言先之大過，後之不及，唯迎之無前，隨之無後，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

前已釋也。

中心其恬，不累其德，

非譽不能垢，寵辱不能驚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

自明無非，故不驚懼。

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

知道知命，何憂何懼？

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

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濫，示民知嚴也。

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依神形全，縱欲神逝，自非明達，莫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

道德備身，貧賤無恥，心志不虧，名利不惑。故能謙之樂矣，靜而澹然也。

以數集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論人不憂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滴之淚，欲增洪河之流，無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

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元吉也。

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二者不修，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

所以通人於己也。

言己情以達人情，得人意以通己意。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

目不睹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之聞聾。有鑒疑鹿馬，智昏菽麥，此人之聞聾也。即事不辯，況大道哉？

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

生以道為親，無形而形焉，其為親也大矣。穀與氣為君，非壽而壽焉，其為惠也厚矣。智以學為師，非師而師焉，其明至矣。

人皆以無用害有用，勤無用之事，傷有涯之情。

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遠，渴日不足以自勉勵也。

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

移博奕之功，而專道德，可致深妙

矣。

問與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聞聾之人也。

老子曰：人之情，必服於德，不服於力，

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

德施於人，不望來報。

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尊於人者，先尊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德歸諸己，故推而不厭，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

才藏不稱譏危，必至損益相隨，禍福斯驗者也。

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

衆人知利爲利，不知以利爲病。聖人知利是病，以不病爲利也。

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後必有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日苟得，君子日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

小人從事，以苟得爲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爲期而名歸之。故受利同而遇害異也。

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得無常宜者，小人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

所見不周，拘於一域。

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默姦去哀，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

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

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不恨。故視死若歸，猶生之年也。

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

依道而行，動不乖正。

故生受於天也，命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

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怨也。

君子能爲善，不必得其福，不忍而爲非，未必免於禍。

君子爲善未必要福，去非未能遠禍，終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如是性不可草，心苟無二故也。

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君子進不以為幸，義得之也。不遇

不以為恥，悔何有焉？所存道義，豈苦貧賤哉？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

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衰。正則道隆，邪則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既濁且亂，亡無日矣。

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以道而制也。

難以事消，可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

人能行之，天能鑒之，善惡心臻，有如影響。

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即無敗事也。

官敗失於正法，孝衰匿於私房。憂

雖暫解，猶慮患生，病雖且瘳，仍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

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污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

聖人一死生，不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異死生，利在得失，故淪死生。

道縣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道係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也，地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洽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愆，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

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尊，和璧非寶。

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忘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道不御。

能勝敵者，必德者也，

非德不勝。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

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也。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唯保謙柔衆不能勝，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之四

通玄真經卷之五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道德篇

夫道也者，通自分之常理也；德也者，備所得之總名也。且《文子》總有一十二篇之目各異，唯《道德》再舉者，何也？夫道德之道也，即可物之道也，由可道而成德者，亦可據之德也，但非至道與玄德爾。所以首篇《道原》後篇《上德》原稱道本，上乃德極，唯原上之用茲一篇。唯道德之體各歸本自然，人間之世，行道立德，修身核名，生且有倫，死而不朽者，莫若此篇耳。

文子問道。

夫道絕學，至理無問，斯所問者，蓋觸類之道也。

老子曰：學問不精，即聽道不深。

人之學者，欲復其性也。因好問而成待問，假修學以至無學。若不精於此，何窮深旨矣？

凡聽者將以達智，

達聖哲也智。

將以成行也，

成仁義之行。

將以致功名也。

致同佐之功。

不精不明，不深不達，

精則明，深則達。

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

淺深，比也。

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誠。

聽彼不深，則無今知之明，斯未造其極者也。夫未明於中，行誠於外者，未之聞也。

凡聽之理，虚心清静，損氣無盛，謂損其氣以處道。

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內外各息所能事，奉彼之旨也。

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專一所得，意無分想，則明納理本，盡其精妙自然，物不能遷，與時俱精矣。

夫道者原產有始，

肇生有形。

始於柔弱，成於剛強，

始於道母，氣皆柔弱；成乎形質，性乃剛強。

始於寡短，成於衆長。

生生故不寡，是以衆也。資生故不短，是以長也。

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

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

夫道以包小為大，天以配下為高；察始察成，可尚微本。故聖人法之也。

卑者所以自下也，

禮下之卑。

退者所以自後也，

持後之退。

儉者所以自小也，

小足之儉。

損者所以自少也，

少欲之損。

卑即尊，

親下故尊。

退即先，

不犯故先。

儉即廣，

是用故廣。

損即大，

成德故大。

此天道所成也。

天道虧盈益謙，聖人則之，自然成其衆利。

夫道者德之先，

因乎道體，方成德用。

大之根，

兩儀宗本。

福之門，

安靜之由。

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

皆假無以為耳。

夫道無為無形，

不為事先不為物迹。

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

夫用道者，內可以修身，外可以治人，而所濟無迹，皆若自然，則與天之功未始相遠也。

無為而無不為，

此義已見道原篇，

莫知其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隨感而至，得非信乎？

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

道也者，隨位分而各通也。故堯舜

有之，則至德可侔。湯武有之，則神

功不朽。可道之道，斯非謂歟。

諸侯有道，即人民和睦，不失其國；

古者諸侯有國。

士庶有道，即全其身，保其親；强大有道，不戰而剋；

夫晉楚之類，有道者霸，非在料敵而剋。

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曹衛之類，有道者附，亦非率先而得也。

舉事有道，功成得福。

順於時者功必見，修於正者福必應。

君臣有道即忠惠，

君惠臣忠。

父子有道即慈孝，

父慈子孝。

士庶有道即相愛，

無相奪倫，理自容愛。

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

夫各正性命，則異俗可和。苟踰位

分，則骨肉自虐。而有家有國不本

道者，不其殆哉？

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小大之用皆可。

夫道者，小行之小德福，大行之大德

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即懷之。

隨器而受酌焉不竭。夫能盡是道

者，天下執不歸之也。

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

適往一也，皆歸德之辭。然適者通

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

取其會理，優劣乃殊。

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

有位而無德，非此宜也。

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

不能守。

既因兆人以成其位，則獨任於己，其

可守乎？

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

自顯，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辭

首，

此舉失道之狀。

小人行之，身受大殃，

以至於刑戮耳。

大人行之，家國滅亡，

侯伯失國，卿大夫即亡家也。

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

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無道者逆于天，無德者暴於物。理

為罪怨之首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

夫能制彼氣敵，善應機端，道者之

中，蓋有此小術之用。

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

雖不我傷，而能攻辱，亦皆已顯矣。
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

謙柔自守，則勇所未陵。出處無機，則巧者不及。

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

未能使彼之無意。

未若使人本無其意。

將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浩然無得，與彼同波，則天下之人何意加此也。

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

未能使彼之心，而反愛利於我。

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

夫道者之功極，則天下攸歸，物得而利。故雖縣解外患，亦未足備。為以反同衆流，游雜庶類，以我為利愛之主，待我於性命之場，我無所存，將自化妙，可言其至矣。

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自昆蟲已上，莫非願就利者，故不待位地而可君長天下。

故勇於敢即殺，勇於不敢即活也。

勇於擊刺者，心殺於彼。勇於柔弱者，道活於物矣。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謂之德。

夫人之生也，形與物接，心與事交，固不可暫無損益於外矣。唯內忘愛惡，迹絕利害，則能御羣物而不抑，涉萬方而成化。苟非此道，利不兼焉。能使乎物，得以宜。夫加暴，則各失全性之惠，豈合德於一儀也。

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羞其病，

未能退。

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

非夫至性，安可久而不衰？故賢聖難之以稱五教之首也。

何謂義？曰：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

理正也。一，常也。順正以為常度，不容私撓，乃可存終矣。

何謂禮？曰：為上即恭嚴，為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為禮。

所謂內和外飾，非止揖讓登降也。

故修其德即下從令，修其仁即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即下尊敬，四者即修，國家安定。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德能安之，天下莫不貴其安全者也。

仁者民之所懷也，

物情莫不歸其惠愛耳。

義者民之所畏也，

方割無私，莫不畏正。

禮者民之所敬也。

威儀叙列，莫不敬奉。

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

若非正順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驅御矣。

君子無德即下怨，

以抑其性故怨。

無仁即下爭，

以無所惠故爭。

無義即下暴，

以踰我分故暴。

無禮即下亂。

以失常叙故亂。

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德被於物，故陰陽和合，動植各遂其生。

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

毒流蒸人，下結煩怨之氣，氣能逆天戾常，故生災饑之變。

故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

賢愚之功未能加於時也。

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

未嘗憂躁以虧性分。

志得道行，命也，

以能知命，故窮達皆安。

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

命遇道行，時宜則功著。

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時無明王，則聖賢無措其乎足。故

《九守》篇曰：非有其世，孰能濟焉？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心見者聖，目見者智。

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

擇平靜之道而守之，則無因以為朕

兆。

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

擇正慎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萌漸。

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

聖人知不足者吉，有餘者凶，皆禍福

之所由矣。故平靜以守之，不為先

始也。

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

智者不惑於萌盛，故免乎奄忽而至。

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也。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思。

謂信所愚之時，因以為已知；棄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

物博智淺，以淺瞻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

物宜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瞻，以至多失。

好知，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

必窮之術，必亡之道。

好與即無定分，

以其好故不定。

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

君上錫賚無度，臣下希冀無已。

若多斂即與民為讎，

重賦斂則反樂推之道，故怨之始讎。

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

十一而稅，則不給無恒之用。

故好與，來怨之道也。

不均於土，則庶官怨；重賦於民，則

卒士怨。

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涖天下，爲之奈何？

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

執一者，謂無所執也。無爲者，言不敢爲也。夷如是，則循彼性而治之，得非因天地之所宜，而與萬物同變化。

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能爲一事，必敗於萬物之事；能執一性，必失於萬類之性也。

執一者見小也，

不載纖芥之能，豈非謙小？

見小故能成其大。

且無所載，因彼而成則無之，不通反成大治。

無爲者守靜也，

不先動之謂也。

守靜故能爲天下正。

夫好動者，傷物性也。故大順天下，與化推移，則物有所宜各性自正矣。處大滿而無溢，居高貴而無驕。

見小守靜，故無驕溢。

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

夫道然也。

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唯上此道，可立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皆慕義道而懼典法。

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

之。

民不能永固所義，專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

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

亂生於無恒之政也。

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

治道貴靜，豈先物爲？因民爲而化之，亦非以爲也。

智者不以德爲事，

以政治之德爲己之能事者，非君上之智也。

勇者不以力爲暴，

以威勢之力而爲暴雷者，非人君之勇也。

仁者不以位爲惠，

以露天日之位而爲己惠者，非王者之仁也。

可謂一矣。

備此三者乃謂執一。

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

清靜守一，動而不知。萬物宗本，不出於是。

君數易法，國數易君，

數易法度，民不堪命。國之無本，君能久乎？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

天子恃尊以位，不約所欲，任達好憎之性，因成取舍之私。法令滋彰，下多岐路，不可勝理也。

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

夫無君之時，猶義以相扶，咸以相服。以其不能固乃立主之。今君反爲亂階，則不如無君矣。

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

得一而已。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

上以道得，下以義得。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拯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

故事。

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

合天下心故王。

應兵勝，

以其後動故勝。

忿兵敗，

小不勝忍故敗。

貪兵死，

不能自守故死。

驕兵滅，

盈反天道故滅。

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

釋，捨也。數，天之常數也。凡捨道任智，則靡日可安。棄數用才，則劣而莫濟矣。

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

夫守自道之分，循必然之理者，適委天命，靜安所遇，雖成之與得，付在偶然。故無憂喜，關其內也。

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

懷道以容萬類，則雖有受，非貪取也。抱德以施羣品，則雖有授，非私與也。

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得，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忘情於中，順時行令，豈容德怨於中間哉？

文子問曰：王天下得其歡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是已。

謙而不溢，容而不擇，可謂歸萬物之道，盡羣下之心也。

淡兮無味，用之不既，

虛靜淡泊，而應之無盡也。

先小而後大。

先以善下之小，後成深廣之大。

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

凡由下致上，持後取先，蓋順天而成。物之所與，則歡愛之道自得彼之誠也。

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蚺飛蠕動，莫不親愛。

夫理順於正，物就其愛，然以仁愛義正，則殊俗異類知有所親，欣戴樂推而無馱也。

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執此道者，有前無括，旁通皆可，得非天下之貴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調瑟也。

五音合變以成文，百代合宜而制法。調之在變，不可膠柱，治之在宜，不可執法。

聖人者應時偶變，見形施宜，斯不膠執之謂。

世異即事變，時移即俗易，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

兆庶情偽，風俗不一；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立事與時，非聖者孰能盡哉？

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也。

已成之法，如已祭天祝地，一時之用，奚可格哉？唯因化推移以爲法者，不可不法也。

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

法施於外，則可觀睹，權在於內，不可原究也。

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法度之言則可傳聽，而立意之由固

難顯著矣。

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

遺位而忘懷，一遇而大順。

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

道法誠明，故可通鑒。

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

往復皆道，道友已也。動靜在化，化

治於人也。

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

未俗清變，不復清明之道。

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

治矣。

響使玄古聖君處於今世，猶施古法，

固不能治也。且夫執古御今，不合

時變；以今學古，不得清明。蓋取

隨時以爲光大者矣。

文子問爲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

以德，

以道御之，民得所適。以德養之，民

知所歸也。

無示以賢，無加以力，

國君尚賢，則爭名於朝；加以威力，

則結怨於一。

損而執一，

消損賢力，秉執道德矣。

無處可利，無見可欲，

處可利者必遺博愛之義，見可欲者

必亂恒政之心也。

方而不割，廉而不剡，

方不因割，廉不因削，皆使自全其

性。

無矜無伐。

無矜能，無伐功。

御之以道即民附，

親附。

養之以德即民服，

懷服。

無示以賢即民足，

各足。

無加以力即民樸。

莫知所怨，民自全矣。

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者，不敢

也。

君儉用則天下無不足矣。君不敢則

萬物全自然矣。

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

得親下之道，聚而能和。全給養之資，歸之以利。夫儉足則無欲，是能全德。不敢自安則無怨，故可自安也。

不下即離散，不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民爭即輕爲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君能成修衆德，絕此四患，雖曰德政之道，斯亦近於淳古之風也。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

納下言，從諫如流；奉上言，其出如綸。

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也。

立教由君，是以常用。諫而必納，所貴知權。

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

言信者終而有徵，期當者反而必合。

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

能貴之？

父攘子證之直躬，期女溺身之存信，若此高行，誰當見哀矣。

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

聖人因事之宜，用爲表式，動在利物，寧係滯於一時？

祝即名君，溺即摔祖卒反。父，勢使然也。

摔，提髮也。夫以君父之尊，處祝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敬，不摔其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

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機權至微，凡情莫及。

夫先迂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迂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嘗試論之曰，體夫權者，庭乎機變之兩間。慮變之前，動機之後，變在於

事，機在於心。唯權可以內發於機，外制其變，反經合義而扶正教之功，

後順先違乃盡曲成之道。君有體理，動有損益，使民謂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以《易》讚重巽，

《詩》美棠華，非夫聖智，孰能獨見？且機事不密，與身爲害；權事不中，以善爲醜，可不慎哉？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

所謂墜祖宗之功德，而盡一世無禍敗者，以其前代有此之類。故不得不發斯問，以政後代疑道之君矣。

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薄厚，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

言雖有沒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亡國破家，莫不因無道而失者。

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

有家國者，誠慎若此，故曰：子臨先人，若朽索之御六馬也。

縱欲怠情，其亡無時。

直不可保存耳。

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

夏殷之末，非獨桀紂之無道也。然

其或沒世而無敗當時以致滅，誠有
薄厚之異，同為覆亡之資。向使二
主依道據德，則成湯、周武何因建其
功業矣？蓋為失道喪德而有幸免
者，未有居道立德而延禍敗者也。

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
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

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

夫聾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
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灾何由生乎。

天下聾愚，豈非蠢動之類？尚能避
害向利以從自宜，則百姓之情，斷可
知矣。誠能道化德被，感彼親愛之
心，禍灾之端無由生也。

夫無道而無禍敗者，仁未絕義未滅也。

以其未絕相愛之仁，未滅相扶之義，
雖危而未覆。

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已輕其上
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
順。

凡恭順之至直，在乎中感者也。

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强者
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為業，灾

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
也？

夫無道則據德，失德則依仁，仁絕則
義扶，義滅而亡國。其所由來者漸，
通為禍敗之資。故當其無道失德之
時，則有輕上違命之弊。乘彼絕仁
滅義之後，則有亡國辱身之憂。但
身有命分之薄厚，國有危覆之運數，
厚者居危以終世，薄者當覆以陷時。
將立本以觀之，莫不由失道之故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
則下多態，

必多端態以承其事。

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

以其失多故寡得，以其犯多故少勝。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
使無焚也；

夫無事止事，事則止矣。以事止事，
事止復生矣。止彼所生之事，生此
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無焚而更
焚也。

以智生患，

謂上智生下患。

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上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
止乎多端，既因智以患生，復設智以
防患，不撓自清之道，由此遠哉。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
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

夫仁以慈濟為功，刑以加罪為用，苟
有所好，則賞懲刑濫，不可君御於兆
人矣。嘗試論之曰，道也者，莫非萬
品之貴也。事也者，莫不用好而成
也。然而立好以求道，則好存於胸
府，道背於所求，而反以迕其理。又
云，不失德者是以無德。且道之與
德，猶不可專好而成，而況乎偏尚餘
事而至當於天下者也。

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

如天之春秋，物何得怨耳？

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
覆載。

任乎常度而無心者，能與二儀合德
也。

合而和之者，君也；

合衆和義，在乎一人。

別而殊之者，法也。

犯者自有輕重之殊，是國之常法也。

民以受誅，怨無所藏，

君無容情，清縣天下，則抵罪者甘蹈過地，而無所尤怨焉。

謂之道德。

然後國有太平之道，君有無私之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

彼亦非爾所善，而是爾所惡，直非公當，故不可定也。

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

推道之理，則萬物玄同無非是。

求合於己者也，非去衰也，去逆於心者也。

直有所合，則偏係於物，豈得謂之去衰哉？但自去所惡耳。

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

夫求是者，不能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今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則何知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合己之是未出於衰，此

明是非之治，未可為天下王也。

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

小魚撓之則糜碎，兆人煩之則潰亂。

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

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

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為是耳。故言佞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

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

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

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若我之正世，亦世之規我，遽走爭正，莫能去衰。譬猶逃雨，隨其所適，皆濡溼也。

欲在於虛即不能虛，

以其心有所存，乃不虛耳。猶乎正取，則動未嘗正也。

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

夫汎物乘理，不惡於有，則不存虛而自虛矣。因世寄安，不非於彼，則不爭正而自正矣。今以無勞而得虛，無擇而常正，豈非向者所欲，皆坐而致之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

處中不動者，則與物偕往，無格於遠近。且萬化周輪，未嘗有極，而我之體應，無所不窮焉。

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

夫體道者，其常存而不可變也。以不變化能御千變萬化，而此妙用，豈涉有為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亟數戰也。

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物極則友事極則變。

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缺文

通玄真經卷之五

通玄真經卷之六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

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上德篇

彼物無宰，由道有常，用與佗倫，玄功自積。

故柔服天下，我未始有，知和合生靈，彼無不

理得者也。然上德之體，無所不得，故此一篇

之內雜而沖之。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

為存亡定傾之所由。

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

身之百節，如國之百司耳。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

君臣相忘也。

支體各安，則自得也。故遺其所恃，

君臣各倫，則無事也，故忘其所從。

老子：學於常縱，

老子之師。

見舌而守柔，

齒剛舌柔，剛者先斃，則柔之為利，

實所宜守也。

仰視屋樹，退而目川，

樹柔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因以

舉耳目之前，遂為謙小之龜鏡也。

觀影而知持後，

夫後動者未嘗失宜，如影在形後，不

窮俛仰，以物之不與爭，故恒處爾

也。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

薪，後者處上。

此謂因其德而成其功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

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

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

此皆以所長而自害。

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

但有智知之能，而莫知不智之用也。

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

與廣應也。

唯不載於智，不敢於能，乃可與應千

變萬化。而一曲之士，將何任是說

乎？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

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妙本以無有入於無間，未嘗須臾離萬物也。體即幽昧，用乃顯著。故雖強名，亦無所主及耳。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

遣欲反素，則冥然自得。自得則天下莫非得也。

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唯執其知覺者，未能反於不知之大也。

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也。

夫初不以物蕩心者，然後可以照應羣物矣。

月望日奪光，

言對躁立靜，靜體不全，唯無敵對者當自靜矣。

陰不可以乘陽，

卑不犯尊，乃可保其恒位。

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

大德居世，小德自掩。

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

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顛沛也。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則定，兩即爭。

夫是非不可同穴，唯戰勝者定矣。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道居中而形自治矣。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晞堞，乾土塊也。夫形無所恃則心無所待，且無所待則全水土亦可以保生也。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

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假形器之大小也。

蘭茝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有之也。

夫草之與木，果有天然之性也。而行道則日損，小人非可比者，必爾僞性者，則天下又可學哉？此聖人之意，舉其習以成性，亦侔天性，則安可付之定分而不進修者也？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

非其世而仕，賢者必困。非其才而進，愚者必覆。

天二氣即成虹，

陰反在上，戰而不和，遂虹蜺也。

地二氣即泄藏，

陽及在下，施不同德，必洩藏蟄也。

人二氣即生病。

喜怒交於胸中，故病。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夫陰陽日月以無雜二，乃成化育之功，定晦明之德。言君臣之位，男女之節，固不可配其倫也。或曰，形氣之大者，莫大乎陰陽日月，而尚不能全德，況於衆物乎？唯道之爲用，行而能常，故可稱至耳。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地廣者德厚也。

苟非立本，未不茂也。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

欲濟其事，先備其資。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越不敢伐吳之類也。

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

夫萬物晝夜自運，終莫之究。唯虛無而不動者，乃能與之偕能耳。豈若味道之士勞而不能致遠哉？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此義以見《符言篇》。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

聖人設教，非有多門，以物性殊宜，遂張衆目。然入真門者，斯至于一起妙也。將治家國，取納羣才，亦倣此耳。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所謂畜備應之道，待機感之時。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但識彼性而釣之，雖異類亦不會合也。

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也，爲蟻德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德施物者，不苛全彼自然，非貴設法以檢其性，故曰縱所爲而已。

足所踐者淺，

淺少

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者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擬足於未至，方得致遠。進心於未知，方可明道。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

凡牽累有處，則我性莫能自全。

水靜即清，清即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能併，故可以爲正。

唯內保清靜，則自然通鑒，應之大常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

所謂欲能害性。

璧瑗之成器，監諸之功也，鏌鄒之斷

割，砥礪之力也。

不琢不成器，不磨不利，用論強學進道也。

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饑。

凡得所附而能委質無佗，則名實不求而皆遂。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且開國建功，身死名辱，古多此類，不復勝舉。故能知天道者，善始終耳。

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

明見事本，固當不貴其末。故聖人處無爲以貫之此義，非因昔所不怒，使物慢易，而至於怒昔所不爲，使事廢曠，而至於爲者也。

視於無有，即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

視所見者常眩，聽所聞者常惑。豈可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守丘，寒蟿

得木，各依其生也。

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則父子相危。

善用其術，則異類可為和資；苟害其道，雖天性亦可浸變也。

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

夫仕不擇地，雖祿富其家，轉危其身。

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孰有增繳之害？

椎固百杓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

世之從事，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近鑒於身。

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

居所尊之位而積之以德，則高不可傾也。處不可爭之地而加之以謙，則物之所與也。

溝池澇即溢，旱即枯，江海之原，淵流而不竭。

夫未得其原，即變蕩由物，故江海有原，乃能自全其常矣。

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用有所宜，不相妨奪，亦謂精之不分，乃精於一用耳。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

世昏昧可隱身遁迹。

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世昭明可沐浴登仕。

絲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紼。冠即戴枝之，紼即足履之。

同一縞所製，輒爾有上下之異；同一氣所生，亦俱然貴賤之殊。推此

察之，復何企怨？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栢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贍者，僅若無益於事矣。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庶庶，日出而流。

冬至之前，陽下復成雷；夏至之前，

陰上結成雹。雖在大寒大暑之月，亦未絕變也。若施之於霜雪，則見日而自清沛矣。此所謂中有必然，

外不能制，時有必制，物不能然。唯明哲之士，辨此以為宜耳。

傾易覆也，倚易附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

故賢人因而成之，乃偁其業易簡也。

蘭茝以芳，不得見霜，

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夭於采掇。

而才者可不慎也？

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以五月半取而灰之，能辟兵傷之毒，此乃以才見害耳。豈不謂能神於物而不能自神於身？斯亦白龜見夢於

宋元君之類，可不哀哉？

精洩者中易殘，

動為外表所害。

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但非正氣所資，設使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

舌之與齒，孰先弊，繩之與矢，孰先直。

齒剛先弊，矢直先折。柔而婉者，乃

全剛直之德者也。

使影曲者形也，使嚮濁者聲也。當慎其本。

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

是知君上當可受藥石之諫也。嘗試論曰，凡稱難者，猶可嚴戒精釋以涉之，不可正者，容可合權適變以佐之。物無棄材，理無棄事，取旨會意，或在斯焉。則所謂君御臣，臣事君，各宜慎其所以者。

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刑亡焉。

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矣。如君臣亂倫，代司致業，則刑法雖當，不足施立。若因位考法，可謂君刑，雙得也。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心有所期則形聲自至，故靜其心者，外無物也。

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

嬰物不可免亂，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棄逝之夷路，游至直之通衢也？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言含德之所致也。夫不杜耳目而包聲色，不肩真性而一夷險，如斯之道，方與大海同其容，應出納之德耳。

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鸞鳥不雙。

夫一君之德，一用之材，尚無儔匹，而況聖人大化之道，獨運之功也？

蓋非檠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檠輻未足恃也。

凡有能及於物者，莫作相假，考驗由實，未足恃功。故聖人濟世利用，推能於物，乘勢因人，成事而作其功也。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命中，十分之一。

夫射本在中，不中何射？百發一中，功過不補。而天下建功從事，莫不然矣。既忘其屢敗，獨宰其一成，豈

不謬於處實行權矣？

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血氣之類，未嘗無欲。故不見可欲，則心不爭亂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竹而足。

小人狹志，以無厭不滿；君子器宇雅大，當分而足矣。

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直奉於道，即不過於是非；平施以德，即不差於厚薄。

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

治今執古法格異宜，雖繩衡同，亦未足定世，唯審時知變者可。

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法順於時則定，法背於時則廢。

農夫勞而君子養，劬勞稼穡以奉上祿，是知苟修其道，則無賤役之弊。

愚者言而智者擇，博采與頌，擇善而行。苟有其智，則

能因彼成立也。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

夫見理歷然者，如玉之在石，明白可取也。

見之黯暗，必留其謀。

見猶昏昧，必不能行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户之明，

積小智自以為明者，未能通鑑於萬類也。

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

天道虧盈，寧肆兇毒，則天下為物害者，可不畏之而誠哉？

今有六尺之廣，

古之六尺，今之一步。

卧而越之，下才不難，

既在一步之內，又處人下，將欲過，豈難跨越？才與材同用也。

立而踰之，上才不易，

取向者六尺之度，隨卓立之將踰，上材即不易其得也。

勢施異也。

同此六尺之材，而異所施之勢，即難

易將隔，上下懸殊，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自強不息也。

助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

且輔相善惡，猶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效，足可明矣。

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

苟失所依，雖不遇刑誅，亦未免所累。故君子擇處其地也。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

當慎所好惡也。

蒙塵而欲無眯，不可得潔。

未聞犯聲色而性全者也。

黃金龜鈿，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物無貴賤，唯合宜當用為貴耳。夫不能佩，不能富者，自可謂失治地之宜，曠進德之道也。

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

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所能至。

凡人君虚心延士，則仁者為之處，義

者與之立，各盡其力矣。將任一材，固不可驅御天下也。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雖雜糅無窮，唯同之者可治也。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

君能度時布政，因情設教，而兆民自戴於己，亦何難之有哉？

兇兇者獲，提提者射。

謂其有勇有捷，來彼擒射。

故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至素者，容忍常德可不溢。

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

君子有酒以成禮，小人擊缶亦為樂。雖節奏非度，世之不傳，而適歡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備適

賢愚，未可醜小人，獨美君子也。

人之性便衣絲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

既而有所貴者，當在乎時，則知常所

賤，未可定棄也。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能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

善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礪而不相敗。

善用臣下者，百官雖衆，近無奪倫；

文武雖異，親而成業也。

石生而堅，菹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愈明。

夫萬物之其宜者，治之則遂。抑背其性，勞而無功矣。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同用異宜，至近而遠，世多此類。故聖人歷示以為誠也。

再生者不獲莘，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貴適中也。先之則失常，後之即虧分。

汙其準，粉其頰，腐鼠在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

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以巧取成濟也。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天下事理，無難無易，有得時失時之難易，是以重之過於尺璧也。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順於天者，將易其功；任於己者，徒勞其力。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也。

行標於世，必來衆妬。祿豐於家，莫不傾奪。

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世莫有量其力分守所愛者，唯信情騁欲，以至於自害耳。

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將以利溺人矣。賞彼登溺，待之以利，則天下莫不願溺而拯拔矣。

如簡子利於放鳩，反多捕者，是以為治之本不貴當功，而在絕其原。

舟能浮，石能沈，愚者不知之焉。

聖人知沉浮之理定矣，故不妄動也。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求道里。

賢俊雖有才而忠不奉上，則不可為治也。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

雖法教齊平，執而用者未免失當。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

夫內懷精誠，外無法教，則民之倫叙日知所由。然其法教大張，精誠不副者，斯亦不信於民，不得於世矣。

故能用規矩者，直在規矩之心。是以《精誠篇》云：同言為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豈不謂

素有誠信，乃能施用法教也？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物無巨細，但反之則迷，審之則明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

不出。

雖性之有道，唯精研乃可得也。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世不止，丘山從成。

將欲致遠，在乎久而不在動也。故

綿綿者用之無盡，若愚公之類，而山可移焉。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術其本者，乃可自期也。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志素求飭，不能飭矣。保質遺華，文自生矣。

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琢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

勿致意於不能之外。

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

無所涉去，則彼我自寧。涉之欲求不溺，不可無也。

無日不辜，甌終不墮井矣。

將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甌之在竈，無由墮井者也。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皆我貨者欲與我市。

未知其本，不可定怨於物。而本之難知，故其忽直可者耳。

行一棋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爲悲。

遽責於物，難盡其能。

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

夫氣類雖同，積德之異者，固不可輒偕其動用耳。

有榮華者，必有愁悴。

若素安其實，即能一味於世。

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

夫主飭其貴，必民苦於賤。下苦於賤，上難保其貴矣。

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貴立本也。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

懷而存之，固不能常保。虛而靜之，

則自然備應也。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聖人含應而不唱，如彼金石也。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而無過矣。

常居自然之運，故在不替之德。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齊受和氣，同一生成。

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天地交泰，故君子輔相以成功。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

謂物不蕃息也。

小人得勢，君子消亡，否則反常，故君子儉德以避難。

五穀不植，道德內藏。

內藏即不昌，消亡之義也。

天之道，損盈而益寡，地之道，損高而益下，

歸於均也。

鬼神之道，驕溢與下，

害盈益謙。

人之道，多者不與，

惡盈好謙。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由謙以致上，則天下不能得上。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久長。明

君臣之明，非貴相察。謂其不昧治化之道，斯與天日同功比德，天下乃寧，四時而安也。然君臣未正，則雖天日之明域中，未免昏亂。人法天者，乃長久也。

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所施之明，直能化下。

天道爲文，地道爲理，

星緯之文，川瀆之理。

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一氣以和生，四時以信長。推變萬類，名昊天之道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

身者，天地之一物，豈非道乎哉？

修之身，其德乃真，

唯順安命不知其他，則冥符真體自然成德也。

修之物，其德不絕。

由接物恢弘精，順理本動，而因萬物之無窮，故德之莫能禦也。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

夫養物之生，莫非天德也。然無狀係物，豈外取哉？精神者，初稟輕清之朗廓，故天有不德之德，所以上也；精神有虛通之能，所以貴也。以貴歸上，理從其類耳。

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

無迹而成功，不德而居上。

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

澤當如地。聖人法天地以叙尊卑，故君臣父子各正其所，古今不易，是偁大定。

地澤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

天有長物之形，地有資與之德，然在方係物矣，安取其功哉？骨肉者初稟重濁，終委塊壤，故地有執德之迹，所以下也。骨肉有滯礙之患，所以賤也。以賤歸下，理亦然者耳。

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全乎有迹之功，固非上德之位，是以聖人玄德同於天也，立德同於地也。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形猶生成。

地廣厚，萬物聚，聚載其上。

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原入聚，地道廣方，故能長久，

廣有大林，方有大德。

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卑則物歸，寧則自得。

陰難陽，萬物昌；

陰為陽所制，則萬物昌盛，謂四月節前也。

陽消陰，萬物湛。

陽為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

物昌無不瞻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

氣生於形，故瞻也。無勞於生，故樂也。處其靜者，將自治矣。

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動靜有時，故違天，必有大咎也。

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

所謂順時而行，乃能得欲舉，無違事也。

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

化周彼者，物無異也；物異我者，化未周也。

故不失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無節成；

物也者，所宜為性，時宜為情。布政

設教，不失二宜，則萬物全其潤澤，

咸有信而成熟。

污澤枯，萬物無節葉。

英華及節而不生矣。

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

山無法道，抑否失時，則蒸人不粒，

荒亂流亡也。

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

位高而德謙也。高則物奉，謙則物

親，故可為之主矣。

弗長有，故能終而復始，

其道消息，故不窮絕。

終而復始，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

母天下者，非有是德，如何也？

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

夫自體未全，不能立事，況勝任萬

物，非乎蓄積之大哉？

故聖人慎所積。

唯積德合和，堪化天下矣。

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

王公尚陽道則萬民昌，

謂和氣洽民矣。

尚陰道即天下亡。

謂殺氣滅國耳。

陽不下陰，萬物不成，

陰體卑靜，故陽德不降，則不能成

化。

君不下臣，德化不行，

臣道代終，故君恩不施，則不能行

政。

故君下臣即聽明，

得天下耳目視聽耳。

不下臣即闇聾。

一人聞見，不可勝用。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

大人居上位，則道洽德被於民，如日出地，蕃息萬物。

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

物逃匿。

小人居上位，則無方御下，使之離散，如日入地，萬物當廢息乎？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

動以啓蟄，潤以發生。人君行令，若

天作雷雨，未有不從其令也。

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法天應時，所以動而無失。亢極於

物者，則抑性而有絕也。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散。大

人去惡就善，

天地布德除穢，大人革弊施政耳。

民弗遠徙，故民之有去就也，去尤甚，

就尤愈。

民皆樂土，不願移徙，唯苛政之甚，

不得不去。惠澤少及，不得不就。非謂性分之所易也。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

火因風出，民由上教。

火之出也，必待薪，火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

夫火之依薪，言之在信，所以炎熾。若能法教有恒，真而不渝，所往皆遂也。

河水深，壞在山，丘陵高，下入淵，義已見上。

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

盈則覆，極則反。

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能審報復之道，而不先犯以招其咎，是謂保安之計得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雖舛錯萬類，而同其方者，莫不得之。

聖人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溺沉。

陽道生暢，陰道肅殺。若然流布德澤，則民和洽；全用荆楚，則民墊溺

也。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

高行厚德在乎積修，首辱重變在乎積犯。

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汲汲自強，日以成德；快快從欲，以至身辱。所積之異。

其消息也，雖未能見，

言君子之心，亦未能消息。倚伏之道，但慕善直，前自成輝耳。

故見善如弗及，依不善如不祥。

見彼善事，欲速循進；處不善事，如在災禍也。

苟向善雖過無怨；

且有向道之者，雖為物所咎，亦無加怨於物。以明君子之道自有常行之矣。

苟不向善，雖忠來惡，

素無向善之心，雖有物忠順於己，而必有不忠之時；雖來其惡，遂生怨於彼者也。然物與我期，理難常順，責彼以恒，固未之可。乃知怨之所

起，直在自無恒德也。

故怨人不知自怨，

怨由自作，奈何非物。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

自得即物無不得，豈非不假求他人？

故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

已上四者，皆由己得也。自官，謂賢愚所贍之位耳。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

害物物報，怨可自怨。

故君子慎其微。

慎機發之微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夫二氣交盛，乃曰和也。萬物之形，雖背陰向陽，而虛靈之氣則稟和也。

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

英亦草心。

卵胎生於中央，

皆和居中央，而生其草木胎卵。雖情性殊別，然其稟氣受類，莫非以和

居中之故也。

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自溼自燥而化生者，須伺春秋溼燥之節以感生也。斯亦與和俱生耳。

地平即水不流，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陽盛即生，陰盛即死。如彼衢水，隨感傾波，得乎中和，平而正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

道之高深，固能流德。

夫有陰德者，而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夫陰德無機，乃德之真者。隱行無求，乃行之實者。既真且實，雖欲報之不明，名之不顯，亦未之得矣。

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種黍得黍，樹怨得怨。

通玄真經卷之六

通玄真經卷之七

宋宣義郎試大理寺主簿兼

括州縉雲縣令朱弁正儀注

微明篇

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宜中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真宗，非明無以契玄旨，微明之義，體用兩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此與《道原篇》意同也。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夫道絕形聲，非聞見能辯；德非藻飾，豈善惡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

不知，其至已矣。

文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

微言，謂至妙言。唯忘其言，可與言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而知自知爾，執云吾知。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

音乎。

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夫所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咸池之樂。治國寧民，

務崇樸素，何煩藻麗之說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夫道無正，正出於道，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方。唯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

造恩，謂制法立教也。

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斯數者皆由大道而後興，隨時而立制。制之逾謹，違之逾切，是知實信衰而機械設，機械設而姦濫甚矣。

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

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使有轉者乃無轉也。

瑟無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轉在於輪。是無聲而能有聲，無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即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也。

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尊於君。上下乖亂，亡無日矣。

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稍傷德。

矜小惠而蔽大道，縱小忿而傷至德。大政不險，故民易導，至德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上有平正，下無險詖；上有清簡，下無巧僞。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

獄訟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叛。

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

治亂者，謂垂拱無為之化，非督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

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

重關之內，冥冥之外，謂出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安能玄鑒也？

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

小見忘大，得利忘害，迷倒之甚，弄愚若何？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愛人猶己，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無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上。

言人為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

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

滿也。

愚者執迷而不返，以憂為喜，則速亡；善者守道以全樸，轉禍為福，則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

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牽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

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

發號，謂使心不競。使心不競，即混百節而歸根，應萬物而冥一，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

至人者，行藏有時，吉凶懸料，若其不然，何以為道也？

使人高賢僞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

善惡由己，謗譽因人，衆口所僞，莫之能禁。一行有虧，無遠不至。

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夫至人所為必謀，始克料於終。且名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閉禍福之門，即智慮自通，而動靜無變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

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無窮，相時而為，終身不辱也。

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

者，僞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唯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興智者同功。

賢者無慮為愚，愚者有備為賢。

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陷於利害由愛憎。愛憎不生，毀譽安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

曲備而終禍。救於已形，成則難脫也。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

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真，莫能兼也。

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有成也。

外不負物，內不慙心。何須巫覡？

寧懼鬼神？由懷兢傷然可保終也。

愚人之智，固已少，而所爲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不量得失，坐致危亡。事繁難治，雖勞將敗。物簡易從，必成而不爲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縣縣，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

福如鴻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睹。

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

明主賞罰在於公正。益於國，便於人，則行；利於己，不利於人，則止也。

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

君子小人，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為君子；動用乖分，即為小人。

通智得而不勞，

上士縣解。

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倦。其下病而不勞。

下士心眼昏滯，精神迷倒，故勞逾甚，病逾篤也。

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

不舍，不居也。味，道味也。古人味道而不居，今人無道而自伐也。

紂爲象箸，箸以象牙爲之。

而箕子歎，

歎其華侈。

魯以偶人葬，

偶人，刻木似人，為盟器之類也。

而孔子歎，

歎其非禮。

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小人見象箸、偶人，以為其生也榮，其死也盛；君子觀之，其道也衰，其德也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

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敗亡，豈為周達者也？

五帝貴德，

無為而治。

三王用義，

誅暴寧民。

五伯任力，

任知力也。

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不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左右。

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療渴以鳩，實亦難矣。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

經治常也。

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

知天和人，知俗知時，可以治世，可與道游也。

直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適我志即乖彼心，必為強堅者所忤。徇於物即勞其體，猶冰炭之相攻。陰陽謂躁靜也。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

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適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無方也。

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既滯一方，寧論大道。

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而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

物我之間，居然已泯；寂寞之際，自然而神。

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道

之所施也。

道本無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有為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無常容，事無常順，為事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斯作，故云非道者所為也。施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其真實，不可執之。執者失之，為者敗之。理可明也。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說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

鏡太清者視大明，

謂睹日見月也。

立太平者處大堂，

謂在宇宙之間。

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初。

反未生也。

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

言真人在天地之間，睹日月之光，游

乎太平，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無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無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無形，而羣形見。則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

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也乃不知，不知而後知也。

前已釋。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

四者，所用以處世修身，不可失也。

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喪德衰，仁絕義薄。君子無義，無以全其道，小人無利，無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以為禍，小人欲利以為福也。

老子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

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濕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快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為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為害。先迂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迂，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

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也。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爵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為人臣，圖國之難、驕主尊己、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

用，奇計不行，戴君盡力，雖不見察，終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無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

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

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昏。

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

虐國樂所以亡。

縱其欲也。

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屏衰慝，任賢能，則上垂拱無為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

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

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

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兼愛天下，天下雖大，俱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猶萬方之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此謂德澤無私，所附者衆，棄義用武，即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

取之不義，積而不散，所謂養虎自斃，育梟自斃之也。

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然局固箱篋，終爲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

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充備，與變化無極也。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爲不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爲禍始；見禍而遽爲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糾纏，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

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衰說，必亡之兆。

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

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而不救，察可存而爲謀也。

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宮長。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有餘；脩之國，其德乃豐。

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脩身，在於全德。

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

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於身，君臣長保於國也。

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而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時有興廢，運有休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要理，言刑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

帝王富其民，

敦其本也。

霸王富其地，

務其廣也。

危國富其吏，

重斂則困。

治國若不足，

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徵也。

亡國困倉虛。

費用無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

亡何待？

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

安其居，樂其業。

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

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煩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

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

夫和怨者，謂主不明。黜有功之臣，削有士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之患。君赫怒於上，臣憤驕於下，奈何

其爲不善以積餘怨？

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者來。

近說遠來者，在德不在言。

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言，

附傳也。先言後傳之於耳。

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寇有所愛者利，禍有所起者言。然言者無足而走，無翼而飛，白圭之玷，駟馬何追？言禍之疾也。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

四方中央。

地有五行，

金、木、水、火、土也。

聲有五音，

宮、商、角、徵、羽也。

物有五味，

甘、苦、辛、酸、醜也。

色有五章，

青、黃、赤、白、黑也。

人有五位，

五臟也。

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

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

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真，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

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畜曰德，人愛曰賢，明慧曰智，通

恕曰善，文辭曰辯。

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無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愆曰信，合

宜曰義，恭柔曰禮。

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

事上曰士，監器曰工，掌山澤曰虞，

治田曰農，通貨曰商。

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庶類曰衆，伏役曰奴，昏昧曰愚，無

慧曰肉，無識曰小人也。

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

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

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

在世聖人，六情滯隔，猶有因假。

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

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無隔。

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

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高亢以矯俗也。

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迎之無前，隨之無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為道。

通玄真經卷之七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0 通玄真經續義

經名：通玄真經續義。元人杜道堅撰，約出於至大三年（1310）。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二十二子》影印光緒三年重刻明武英殿聚珍版本（簡稱聚珍本）。

目錄

- 文字
- 序
- 卷一 道原篇
- 卷二 精誠篇
- 卷三 九守篇

卷四

符言篇

卷五

道德篇

卷六

上德篇

卷七

微明篇

卷八

自然篇

卷九

下德篇

卷十

上仁篇

卷十一

上義篇

卷十二

上禮篇

通玄真經續義釋音

文子

文子，姓辛，名鉞，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怒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爲《通玄真經》。

通玄真經續義序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義軒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探易老之蹟，合儒老之說，每以著書立言爲心。其行于世者，有《道德原旨》若干卷。初居吳興計籌山，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創白石通玄觀，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轉六合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至大三年六月旦日，玄教嗣師吳全節敬書。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

爲之師，磨礪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爲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彊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與諸子爲道家。柳子厚芟除冗駁，掇取精微，自爲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瀰。既爲之築室肖象，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韋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鏤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

之末？去之千載，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登門問道不少，乃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至大。庚戌仲夏，廬山道士寓南真館黃石翁序。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爲，其次有爲。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鉞，字計然，文子其號。家睢之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鉞。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禹之

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脩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爲《通玄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謹序。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章別其旨，題曰《續義》，以便觀覽云。

道原篇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澹泊，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源流泔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舍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鱗以之游，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

道原於天，萬物斯長。道且強名，何

名非強？是故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帶，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並應無窮。已雕已琢，還復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道^①。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殯，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上古之君，法天道為治本，與造化以同游。故道純德全，民康物阜，靡不各遂生成之性。道不悖，則物無傷焉。

大^②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

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能生生而不自生，能化化而不自化，夫是之謂大常之道。聖人則之，君天下而子庶民。化行道合，盛德之世也。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游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所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

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道在吾身，與天爲一。夫國之有臣佐，猶天之有歲時也。大丈夫出佐明君，爲民司命，察天時，明物理，循自然之道，行無爲之化，則吾之身修，而政無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

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爲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豈其象哉？惟不以形象執而造虛玄之用者，乃可與言御民之道也。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慮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

不憂不樂德之至也。

太極中虛，神明與俱，人能心虛而道自居。一有所載，則嗜欲窒；好憎生，神將去矣。神去道喪，形有不亡者乎？惟至德之人不與物雜，一而不變，心虛氣平，憂樂何有哉？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欲，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欲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文滅質，博溺心，外重則內輕，是以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至人之治無他，恭默無爲而已。返身而求道，豈遠乎哉？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聖人無名，未忘其功；神人無功，未忘乎己。至人無己，非無吾身也，大己而小天下也。唯有所待而後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

夫道者陶冶萬類，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宏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真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

道無形，故能陶冶萬物；道無名，故能總括諸有。真人體道，虛心靜神，則天地之道得矣。

真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大道，包天心，嘘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

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外曲者，人之道也；內直者，天之道也。內直外曲，天人相應，未有不濟者矣。是以真人隱其姓名，有道則隱，不奪人之功也；無道則見，將救時之弊也。惟能與天同心，與道同體，故能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矣。

孔子問道，

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道有體用，聖無二心。玄聖素王，體用二而道則一也。孔子天縱之聖，豈不知道？而乃問於老子，必有得於言外之意者。故有猶龍之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

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書載言，言載道。貴書所以貴道也。是故知時者，事生而變，應變而動；知書者，言出於智，智者不知。惟不泥於書而滯於事，絕其學，棄其智，始可與言應變之權。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游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天性本靜，物欲滑之。靜者動，則天

性鑿矣。惟聖人外與物化，心與天游，物我玄同，何爭之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於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於物而繫於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心靜則明，水靜則清，理也。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遇賢師而聞善言，心有所悟，則可復其性。初之天合於大道，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治國則國治。是以聖人之道，上無爲民自化，上無事民自

富，上好靜民自正，上無欲民自樸。

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於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暇察於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道無形而生有形，始乎無始，終乎無終。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一生二而陰陽分，五炁布而萬化興。聖人之心合於太易，清靜虛無，德被四海，萬物歸焉

而不為主，道大無形，與天為一。若夫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則是與人同者也。聖人何容心哉？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之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直。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

包衆妙，總萬物者，其道乎？神而明之，感而通之，顯幽闡微，無乎不在。是故物得之而昌，民得之而康，時君得之則可以體皇極而御四方。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蚊蟻而不

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

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繫之不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天一生水，善利萬物，功至博也。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水不生，民不得水不活。雨露四時，潤澤羣品；淖約流行，處下不爭，禹德似之，故能順水之性，而地平天成。

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太宗。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惟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

知。

道無定形，隨物賦形，變化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體用得矣。故真人者，蘊乎道德，通於神明。物有所生，獨知其根。事有所出，獨守其門。無窮無極，而與造化者爲人。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於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

物備於我，道存乎心。知我之天，知人之天，而物之天者，得矣。水至柔也，載舟則剛，民至弱也，戴主則強。善用道者，可以守柔弱而勝剛強。

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及，日回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

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是以聖人出處以時，先後有度，夫我不失於制人，則人亦不能制我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

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

執機械，逐飢虎，幾不免虎口之患。惟我無機心，虎亦無傷焉。是故體道者佚，任數者勞。天下之理有不可難見，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夫法無刑誅之刻，則易於治；御無筭策之繁，則能致遠。是以先王之法，因而不作，禁非止惡，守而不爲，故可以成久大之業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而爲理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禮亶不足以防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憚於志而鏖鄒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

之德。

視聽勞則心不明，智慮重則事不理。任一人之材而求爲治也，難矣。志誠心可以懷遠，衆力可以成功，即六合不足，均也。夫病乎身者，陰陽冠之；賊乎國者，奸宄冠之。不以智爲治，乃爲國之福。

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德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

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

天下之物，無生有，有生無，故無形爲有形之始。道無名，物有名，而無名乃有名之母也。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是以聖人執道以成其德，功成身退，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容，言而不文。其衣致煖而無采，其兵鈍而無刃，行蹢蹢，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民俗。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言無文，衣無綵，耕食鑿飲，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故王公大人自稱孤寡，而有道者不以名殺身，不以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不以學術殺天下。

後世不以功名利祿累其心。孰肯以矜偽惑世，軻行迷衆者哉？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一

- ① 道：聚珍本作「德」。
- ② 大：聚珍本作「天」。
- ③ 則：原作「即」，據聚珍本改。
- ④ 究：聚珍本作「救」。
- ⑤ 事：原作「年」，據聚珍本改。
- ⑥ 慮：聚珍本作「累」。
- ⑦ 類：聚珍本作「物」。
- ⑧ 大：聚珍本作「天」。
- ⑨ 同：原作「爲」，據聚珍本改。
- ⑩ 言：原作「聞」，據聚珍本改。
- ⑪ 夫：原作「天」，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精誠篇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澹，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枉，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致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

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

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於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

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人之生也，受命於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真，不虧其身，精通于

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者，夫是之謂真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故却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大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足。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於大和者，閭

若醇醉而甘卧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捐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

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慮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洲，抱圓天，陰陽所擁。沉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蹢躅，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六紀將終，二皇不作，而後太昊^④氏出。當此之時，大樸散而人事萌，天下始有為矣。觀象制器，結繩為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冶金為釜，庖生為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為功，尊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

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積惠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

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德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蕩行偽，鮮不喪於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於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衆人乎？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見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

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思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求治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

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噉，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興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睹，自然孚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於內，則神氣動於天。人心虛明，天光發揮，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所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暗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大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

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陽燧召火，非日不燄；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成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鬥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其所以感之。

表正景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者精神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刑罰不用，而奸邪服，本根既固，國家

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實，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縣縣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道。大以小為

本，多以少為始。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為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為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貴，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也，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

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諛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

也。君子之慚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於景，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避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於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寡言。害衆者倅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為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大匠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楗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肩鏹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為而為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

情則一。情於中，發於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

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趯恥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閉條達辛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强，困倉不滿；官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强，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

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越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越恥聖道而獨亡乎已，於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休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處於不傾之地，積於不盡之倉，載於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於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

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

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今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康寧。

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於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於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不可慎歟。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二

① 罰：原作「伐」，據聚珍本改。

② 致：聚珍本作「政」。

③ 天：聚珍本作「無」。

④ 太昊：原作「天皇」，據聚珍本改。

⑤ 違：原作「遺」，據聚珍本改。

⑥ 志：原作「忘」，據聚珍本改。

⑦ 屯閉條達辛苦：聚珍本作「屯閉條達勤苦」。

⑧ 御：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

南谷子杜道堅纂

九守篇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混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地，骨骸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九，究也。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道在我矣。一即心，心即天，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知

古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肺主鼻，脾主舌，腎主耳，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圍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

物之所始，一之所起，變而化之，萬物生焉。父天母地，陰陽交感，胚胎孕育。雜糅之氣爲物，純粹之氣爲人，是故天地萬物備於吾身。夫翕張與奪，天之道也。逆之則死，順之則生。

天地之道，至閔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①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而不

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

天之生物，不動則植。動者橫行，植者直立。人兼動植之用，故靈於萬物。四支百體，精神血氣，可不自愛？胡可以多求？王公大人，受天下之寄，則又兼乎人，兼乎物，愛之畜之，不異其身，然後爲盡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泊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神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②而不

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

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滑之。未有不消滅者也。聖人玄達，無所誘慕，精神內固，形體外便，心室空虛，神明來舍。往世之外，來事之前，靡不洞燭，心虛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去其害馬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物有不待使而生，求而養，天也。必待使而生，求而養，則人矣。人或過，有使之求之之心，則揠苗助長。反致傷生失養之害，不能全其天年。聖人，天地相通，與物爲一。不益生，不外死，賤而不憎，貴而不喜，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則至樂極矣。

守虛一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衰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蹙，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聖人虛己以游世，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以利害動其心，不以死生變

於己；以虛受實，抱德煬和；禍不爲先，福不爲始；事至而應，響答如神，應己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二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則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同變化則名不眩。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無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俛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縣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於無爲者乎。無爲者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無不生無而生有，有喪則復歸於無。有不可以無無，無無則有，不能以自有。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富不以有，貧不以無。齊物我，一死生，而

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在是謂守無。

守平三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縣以利，通内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内之内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道貴乎守，有守則成；心貴乎平，平則不傾。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故聖人食取充腹，衣適被體，無厚積之貪。是以心平氣定，神不外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守易四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

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⑤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多易必多難，此以事言也。以道言則不然。夫古之爲道者，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爲難能之事。故制度有法，容止可觀，安而行之，是謂守易。

守清五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香臭也，飢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⑥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⑦心平。人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夫鑑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神

即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水清則鑑物，神清則見道。人之受氣於天者，固若同然。吾之見道於心者，夫何獨異，心清故也。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物去則靜，曾何滯於吾心哉？澄鑑不撓，是謂守清。

守真六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引真人之游也。夫生生者不生，變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夫聖人者，循自然，守至真，順其時

宜，達其衆心，惟不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純一不己，是謂守真。

守靜七

老子曰：靜漠恬澹，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撻取吾精，若泉源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見眉映，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天地之道靜，故物不使而自長；聖人之治靜，則民不教而自能。一有喜功生事之心，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矣。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八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

上聖法天，百骸理，萬化安。其次尚賢，法由己出，惑之原也。其下任臣，法出衆口，危亡之徵矣。修身無法，則事惑而精神喪；治國無法，則政亂而民人傷。惟體道為主，是謂守法。

守弱九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為天下牝，故能

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弱者道之用，非怯也，守其冲和而已。天子以天下為家，公侯以國為家。視民猶己，不以勢位自強，不以兵甲暴衆。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大資小而成衆，戴寡為主，往而不害安平泰，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故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虚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驕奢，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驕奢，故能長久。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惡盈好謙也。以力者霸，以德者王，弱勝強矣。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是故聖人謙卑，惟弱是守。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中則正，其滿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道極則反，物盛則衰，理之常也；卮滿則傾，刃剛則折，物之常也。人能觀乎物理之常，不以勢力暴衆自強，

則無顛蹶之害。柔弱保身，可以長久。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極樂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是非，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

天將雨，礎先潤；時將春，凍先解；人將死，舌先強，炁使之然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強死之徒；強梁而不得其死者，則又強梁之尤者也。惟氣形和弱，與物玄同，並育而不害者，其殆庶幾。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

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神依形生，精依氣盈。交相養而不失其和者，養生之主也。若夫虛囂恃氣，與物爲鬥，則將精耗神斃，時有盲忘之失，近死之徵矣。是故聖人弱其形，和其氣，韜其神，而得九守之道。聖人豈欺我哉？希聖亦聖，希賢亦賢。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游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

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以能登假于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真人之游也，純粹之道也。

真人守大渾之樸，游天地之根，同乎大通，廓然無眛。惟不有我，故不無物，人笑亦笑，人哭亦哭，千變萬化

而未始有夫極也。化者復歸於無形，而有化不化。不化者，與天地俱生，而有生不生。前之九守，後之守樸，則是一變爲九，而十復爲一。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三

- ① 愛：原作「授」，據聚珍本改。
- ② 骸：原作「體」，據聚珍本改。
- ③ 世：原作「時」，據聚珍本改。
- ④ 守：原作「中」，據聚珍本改。
- ⑤ 制度：原作「席制」，據聚珍本改。
- ⑥ ⑦ 則：原作「即」，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

南谷子杜道堅纂

符言篇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蓋，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違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息，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夫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夫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爲愆，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為寧者，寧失即危。求為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

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

天為蓋無不覆，地為軫無不載。天地之於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天地人物更相盜而為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戴主，亦能悖主。夫士之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於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

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

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

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

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閑居而樂，無爲而治。

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閑而樂，治不以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

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事同福，上下一心，無歧道，旁見者遣退之於衰，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爲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爲善即勸，爲不善即觀，勸即生貴，觀即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

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不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即危亡。

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遺臭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造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監見其醜即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即免於累矣。

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於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必以卑

辭，幣單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事人以寶幣者，幣單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

則所為皆天，欲勝則所為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為，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而衰氣無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須臾無忘其為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真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

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聖人明照海內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真。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素隱行怪，君子不為。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劇，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

中心其恬，不累於德，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以數筭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貧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為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

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即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也，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

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於人，非言不達；通人於己，非言不聞。言其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

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

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

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並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圓顛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為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為非，而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

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受命于天，賦形為人。生有所假，死有所歸，所遭於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為善，福無必得；不為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得道則心治，失道即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即有德，爭即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禍積則怨至。學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瘡，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於其身。氣

逆乎時，則賊於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己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憂解之患，且瘡之病哉？能慎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污而異泥者。不曰舉枉措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於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污異泥，處小人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則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

人明於理，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③，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強，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

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四

① 飾：聚珍本作「適」。

② 無害，不求福即：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③ 由：原作「田」，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

南谷子杜道堅纂

道德篇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盈并，既已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

天性即道，性善即德，道德之在我者也。故聖人不學而知率之謂道，修之謂教，則是在於我者，施於人矣。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皆得而學之，聽乎耳，悅乎心，如鏡得磨，光明

內發。豈非吾心之固有乎？因其學而明之，以之修身則道德著，以之治國則事業成。此以見學問之精而吾心之明。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杞，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以成也。

氣形道德之體用乎？氣乃無形之物，物乃有形之炁。炁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強。則知炁者形之始也。道生德畜，由微至著。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

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即忠惠，父子有道即慈孝，士庶有道即相愛，故有道即和，無道即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

道德根于心，精神著乎外。功成事立，與天爲鄰。自天子至於庶人，有道則亨，無道則屯。

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王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故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身之本在德，德之本在道。無小無大，行則得之，天下服之，服則懷之。帝適也，王往也，天下適往，是謂帝

王。然得人則成，有道則守，無爲兵主，無爲亂首。失道則亂，失德則怨。天道然耳。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

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擊不傷，未若懽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君之，無官而人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即輔弱，爲下即守節，達不肆

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即恭嚴，爲下即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即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即下怨，無仁即下爭，無義即下暴，無禮即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德者，五常之總名。有德之人，五常備焉。仁則慈，義則宜，禮則敬，知則明，信則實。有之是謂五常，一曰五德。君子未有無德而能爲國家者矣。文子之問，爲天下後世發也，其德博哉。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於市，農樂於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蟻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故聖人和愉寧靜，生也；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天之視人，猶父之視子，其愛均也。君者，天之元子，民，天之赤子。上不恤下，天必示儆。夫至德之世，愛均合天，萬物遂長，民樂其業。世之衰也，苛政干和，天怒震發，地見其災，國家多難，流毒民人。惟聖人和愉寧靜，志得道行，民物遂生。是之謂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

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聖不曰生知而曰聞知，何哉？生知道在我者也，聞知事在外者也。聖人聞於未然，禍福先知。智則必待事成而後見，愚則溺於聞見，終不自知，迷亦甚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即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智者不爲其所不能爲，強所不能，則非智矣。然則智可好乎？好智則術易窮，好與則分不定。多斂民讎，來怨之媒也。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蒞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一者見小

也，見小故能成大也。③無爲者守靜也，守靜故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期於此矣。

以道蒞天下，曰執一無爲，何哉？一則定矣。是以古之王者，因天地之變化，無爲而治，見小不棄，守靜不爲，大器安而天下正矣。是故處大不溢，居上不驕，富貴可守，子孫可久。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之一。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基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爲，民所同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道爲治本，君以道王。本喪亂生，兵革興焉。然則古者有以道王，有以兵王，雖若不同而同歸于有德。故五兵之用，唯義兵可王，是雖兵，亦道也。故曰一而已矣。其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戰國之

事，非王者之兵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即幾於道矣。

道在乎治，數關於時。任智釋道，用才棄數，危困之階也。惟守分循理，得不喜成，失不憂退。物之入者，有受無取；物之出者，有授無與，因時而行，生不爲德，殺不爲怨，則近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懽心，爲之柰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懽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

者法之以為治。容民畜衆，故得百姓之懽心，樂共推戴，天下歸往矣。草木昆蟲，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上與道為友，下以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一炁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者，若出人為，實由天運。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為傳代之治，惟隨時而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夏不可裘，知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剡，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斂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即離散，弗養即背叛，示以賢即民爭，加以力即民怨。民離散即國勢衰，民背叛即上無威，人爭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即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古人以道德為政，後世以功力為政。以道德則民服而風俗淳，以功力則民怨而戰爭起。故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則無為而天下治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祝即名君，溺即粹父，勢

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迂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迂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下言上用，權者，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迂合。若夫執中無權，則不能隨時而適變。膠柱鼓瑟，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也，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蠶蟲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灾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

未滅，諸侯已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强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灾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古之治天下者，道德衰而仁義次之，仁義衰則禍亂作，戰爭興焉。上世嗣王，如桀紂之主，國未云亡，諸侯已有輕上之心，則道德喪而仁義衰矣。故湯武起而夏商絕，若周之幽、厲視桀紂，才一間耳，故不免大戎之殺，驪山之死，諸侯力政，强陵弱，大侵小，六國從衡，與周俱亡，可不鑑乎？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則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興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者，是猶強之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好仁而不知爲政，賞及無功，釋及有罪，猶能害政。好刑而不知爲法，廢及有功，誅及無罪，其害深矣。惟至公不偏，合於道德，賞不致濫，刑不致酷，則百官盡職，萬民服業，天下隆平。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喜，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去衰也，去逆於心者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遽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

無不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穀致于千里，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也。

名分法理，辯是非，別善惡之道也，不求公道而自取己見。以是爲非，以惡爲善，而望名分正，法理明，難矣。惟正身待物，不廢公道，猶車行陸，舟行水，無往而不通，惡有陷於不平者哉？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兵不常勝，敗亦隨之，反覆之道也，惡可亟戰而求數勝哉？主勝而驕，民罷而戰，伐國之斧矣。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其是之謂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

子曰：夫道德者，匡衮以為正，振亂以

為治，化淫敗以為樸，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即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即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鳥翔其庭，麒麟游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家睢，與亳為鄰，久師老子，聞道故博。平王聘而問道，文子對以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以是觀之，平王若有志於為治者也，何不能修德釋怨，而乃信讒懷疑，輒誅伍氏？此文子所以去楚而適越也。子胥勸吳伐楚，遂致鞭尸之辱，甚矣。有國者，怨其可不釋

乎？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五

① 聚珍本此句後有「故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

② 志得：聚珍本作「至德」。

③ 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大也：聚珍本作「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

④ 期：聚珍本作「具」。

⑤ 反：原作「返」，據聚珍本改。

⑥ 細：原作「總」，據聚珍本改。

⑦ 玄聖：原作「時君」，據聚珍本改。

⑧ 必：原作「不」，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德篇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為德，是以有德。

老子曰：學於常樅，見舌而守柔，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樅，猶孔子學於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舌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

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士之勇死於強，智困於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於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莫鑑於流潦，而鑑於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于^①本，枝不可以大^②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墜，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道以無有為體，故可並行；物以有形為用，故不兩立。無有為體，一則定矣。有形為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為哉？

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太山。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之有也。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螻蟲，葵藿為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

往。

水清鑑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並行。時並行則灾癘生，勢兩立則禍患作。雖然，為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獮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徧，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即易，易即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為正。

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眾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

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興，未有不為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璧瑗之器，磻礪之功也，鎡錚之斷割，砥礪之力也。蟲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饑。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即得所聞。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蟄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道可獨行，事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於不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椎固於柎而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眚。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淵，則

魚鼈歸焉。溝池潦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聽也。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豹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冠即戴杖之，絺即足履之。

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即既濟之功成。父王慈，子主孝，讒人間之，即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於死，鳳凰高飛莫能致。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己，而為物污者，可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刳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即，霜雪庶庶，日出而流。傾易覆也，倚易駘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精泄者中易殘，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生剋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

有不返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電，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於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折焉。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使倡吹竿，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難矣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於為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為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強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鸞鳥不雙。蓋非椽不蔽日，輪非軸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發矢之為射十分之一。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

石而有塞，百斗而足。循繩而斷，即不過，縣衡而量，即不差，縣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日不並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於人乎？棹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饑馬爭芻，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以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黹，必留其謀，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蝮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助祭者得嘗，救鬪者得傷，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潔。黃金龜紐，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己。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為萬民上者，難矣。兇兇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皇極居中，資八輔而後建。車穀虛中，籍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觀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縣帛，或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善用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己，相去千里。

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車穀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蚘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汗其準，粉其穎，腐鼠在阼，燒熏於堂，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冬冰可拆，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所致。乳犬之噬虎，伏鷄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求道里。

時難得而易失，民易困而難蘇。故物再生者實不逮穫，華太早者落不待霜，時不順也。的張而矢集，林茂

而斧入，勢之所致。乳犬噬虎，伏鷄搏狸，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沉，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斷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無日不辜，甌終不墮井矣。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為其所可為，而不為其所無奈何。刺我行著欲我交，皆我貨者欲我市。

行一棋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也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紈，下必有麻績。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

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著欲我交，君子循義也。皆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侈，木大者根瞿，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天行不已，終有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遠。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哀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

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為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聽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

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倣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無不瞻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污澤盈，萬物節成；污澤枯，萬物節芩。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

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

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聾而德化不行。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火上

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俛陽天下和同，俛陰天下溺沉。

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於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於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莖，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

其心志，日汲汲以成輝。小人汨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①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無報德。

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六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七

南谷子杜道堅纂

微明篇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知力求。惟知不知，為不為，言不言，則得之矣。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

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

道不可言，可言即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唯知言為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於言而著於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為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為國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於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章其法令者，適以為盜法賊民之資。

① 于：原作「為」，據聚珍本改。

② 久：原作「又」，據聚珍本改。

③ 陽：原作「陰」，據聚珍本改。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即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稍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聖人立教施政，弗獲己也，必察其始

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券契機械，則是有心於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藉臣以爲治，猶瑟之有聲，輻之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於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僞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

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爲之事，推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秉政者，惡可自隋，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慮禍過

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無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爲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爲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於前，而求救於後者，雖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

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轂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其勢易而必成；以衰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

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心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

少則約而有守。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福之起也縣縣，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啼，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己，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而

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於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於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定一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不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

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於物，內不有於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太平者，和其可失乎？真人歸居於物之初，必有獨見於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

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而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温^①而强餐之熱，病渴而强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迂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迂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

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圖，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食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於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養

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獻其忠。祇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己也，及恃其力，賴其勳，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強，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不可不察而辯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

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梟為子，寡不自害。利害之機，反兮覆兮，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

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於衣食則可活，不足於衣食則罔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柰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往，戰國之世無

富民。

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中黃子者，古之真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馬牛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① 温：聚珍本作「濕」。

② 者：原作「之」，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

南谷子杜道堅纂

自然篇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即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

自然者天理，不自然者人欲。夫清虛而明，天之自然；無爲而治，人之自然也。自然，賢不肖者齊於道矣。是以聖人神而明之，光宅天下，而物無宰焉。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凡事之要

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宇宙之間，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氣而已。有神焉，莫可得而識也。一爲之始，時爲之紀，古今不忒，是謂天理。道生萬物，法度有常，有物主之，莫知或使，是以道之尊而德之貴。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

至於神和游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樸大無形，道大無量。天圓地方，道在其中。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則是為巧之具，非所以為巧矣。師文之琴，有類乎是。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

古人質樸，其俗同，故不待教。後人澆漓，其俗異，故聖人憂道之不明而教立天，天地之道，以德為主，而道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聖人何庸心哉？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

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古之教者以道，今之教者以利，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夫聖人立法導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生者自生，死者自死，德怨何有哉？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也，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門，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

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天之命者一，氣感不同，性隨質異，變有萬殊，不可率而齊也。聖人憲天法道，不以殊方異俗為之間，而覆之載之，養之育之，一而已矣。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故聖人養牧民也，使各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

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反而置之，則生道失矣。然則莊周之謂《齊物論》者，豈齊物

哉？齊物理也。天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之。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仲為工師。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陸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阜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①，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古之君天下者，君逸臣勞，無為而治。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百官分職，各以其能。惟

官得其人則民安其處，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聖人因人性而設教，觀風俗以為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以民心歸往而無敵於天下矣。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

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道德非釣名之具，而名隨之。古之善為君者，守無為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能與天地相為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之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②，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順無為也，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周於道而殊於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

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道其天下之始乎？無形而大，不言而信，變化無方，莫知其理，唯聖人知之。是以日應萬機，無與道迕，反而合之，爲道之紀。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通於理。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通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以事上即弊。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

開物之初，帝者爲誰？太古三皇，民如嬰兒，呼吸太和，無思無爲。上古

三皇，民如孩提，含哺鼓腹，爲無所爲。下古三皇，民童時，樸散道行，爲所以爲，庖生粒食，天下親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王尚義，天下畏之。五伯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立言垂教，爲萬世師，聖人復起，無以易之。

道之爲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褊。是故重爲惠，重爲暴，即道迕矣。爲惠者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爲衰行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即生姦，爲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至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無迹，田疇辟而無穢。故太上下知有之，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人主法天行

道，爲臣子者，知所懲勸。刑賞之來，皆由自己。莫不務功修業，無僥倖之心。朝廷正而田野闢，太上之風宜可復矣。

王道者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定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運轉無端，化遂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其聽治也，虚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則王者無爲乎上，守而勿失，上通太一。運轉無端，化遂如神。羣臣

並進，各盡其能。是知國之治亂繫乎人。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鳥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物無棄材。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好問則裕。合衆人之智，用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去，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

容。事成而身不伐，功成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駮，泥用輻，山用橛。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無爲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動也。聖人應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勢，曲成萬物，夫何爲焉？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凌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帝王者天地之心乎？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無君以主之，則強凌弱，衆暴寡，智詐欺愚，民不安處。故立天子，設三公，作民父母，撫之育之。

《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則天地之心可見矣。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餅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

古之聖人，耳目口鼻與人同，飢餐渴飲與人同，其所不同者心也。爲天下萬世生民立極。凡在聖人之列者，鮮不勞其心志而後成其功，功成復不自有其功，此所以爲聖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天地者，人之大父母也。凡有血氣者，皆天之所子而君爲之長，代天作子焉。故稱天子。天子視民猶赤子，不廢所與養，則天視天聽，此感

彼應，夫是之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之一^⑤。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道生天地，天地生人，猶祖生父而父生子。氣神感化形萬殊而道一焉。道無形，身有形，夫制形者無形，役物者不物，其神矣夫？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誦申不變五度。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

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為鬥。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⑥，其為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日月奪明則蝕，陰陽失和則戰。戰則物必傷焉。廟戰者，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也。神化者，王班師振旅而苗民格也。使桀受修德，則牧野鳴條，何得因民之欲，用民之力，而故其主哉？惟民有皆亡之心，故不曰弑君而曰去殘除害也。悲夫。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八

- ① 聚珍本此句下有「以所長易所短」，六字。
- ② 當：聚珍本作「富」。
- ③ 定：聚珍本作「度」。
- ④ 貪祿慕位：聚珍本作「貪位慕祿」。
- ⑤ 之一：聚珍本作「一之」。
- ⑥ 用：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下德篇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開^①嗜欲，養生之末也。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霸王之功，不世立

也。順其善意，防其衷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從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出^②。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湖^③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任以此道，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夫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易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篡弑驕淫^④，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矣。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適授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授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⑤，即怨不犯矣。

善惡異跡，同出於心。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避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恒滿而不溢，常虛而易

瞻。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圍寒，足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禦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禍不倖免，福不妄就，達不自驕，窮不易操，樂乎天真，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⑥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故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⑦知之所無奈何。目說五色，口惟^⑧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衰欲，竭其天和，

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

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

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為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為之臣，天下失道，諸侯為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

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剄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已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范蠡。越欲伐吳，蠡引以為諫，勾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以道本人之性，無衰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而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

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惟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能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彩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而波起，氣亂則志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王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

古之學者為己，為己之道立，而後為人之道行。聖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於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

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爲一同。氣蒸乎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殘也，非通治之道也。

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下陰陽從而包之，是以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

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彩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修也。

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於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機巧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叙，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

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同乎人。是以不出戶

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農士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窳，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賤，得志而貴。

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吏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文強志，口辯辭給之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法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也。末世之法，高爲量

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衰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於人；聞博而有辯口之佞者，明主不求於下。傲世伉行，責人以重難，強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睹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也。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於鍾鼓，風雨之於音律，皆

得象而爲之。至若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盡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爲萬世之師。

老子曰：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得，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搖光居北斗之杓，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祿，生民罔食。舜察璇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正五道^①，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氣反於真，

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可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而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於心，精藏於腎，魂藏於肝，魄藏於肺，意藏於脾，神明藏於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真人。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衰，方行而不

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也。

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無不通，故無爲者，道之宗。得道之宗，並應無窮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不相厭也。

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耶？國有亡主，

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一者明天地之情，通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並賦而無私；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戴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風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衰以爲正，攘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施舍開塞之道，乘

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鬥，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制者廣。廣則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

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

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夫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為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九

- ① 開：聚珍本作「供」。
- ② 出：原作「立」，據聚珍本改。
- ③ 湖：聚珍本作「海」。
- ④ 淫：聚珍本作「詐」。
- ⑤ 和喜怒：聚珍本作「喜怒節」。
- ⑥ 失己而得人：原作「得人而失己」，據聚珍本改。
- ⑦ 務：聚珍本作「憂」。
- ⑧ 惟：聚珍本作「肥」。
- ⑨ 天子：原作「天下」，據聚珍本改。
- ⑩ 人：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 ⑪ 之：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 ⑫ 正五道：聚珍本作「止五遁」。
- ⑬ 此句下有「者無為，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據聚珍本刪。
- ⑭ 積：原作「即」，據聚珍本改。
- ⑮ 其：原作「有」，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仁篇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則下不擾，儉則民不怨；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賢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鬥。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養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饑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寒凍，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民，君子之所當為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為矣。肯作無益以害有益，畜無用以蠹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

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誅罪。法令督而不苟，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

淡漠寧靜，寬大正平，仁政之事也。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視耳聽，則聰明廣；以天下之智慮力爭，則功業大。故賢者盡智，愚者竭力，近者懷恩，遠者服德。此三代之所以久，後世無以及之。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差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群臣盡誠效忠者稀，不用其身也。而親習衰枉，賢者不能見；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

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造物假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為用大矣哉。夫輿馬之代步，舟楫之濟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其力也。君假臣以為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借之用，獨夫而已。惟明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貴以身治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莫重於生而曰尊生。尊生者，無嗜欲殺身之害也。人受父祖之澤而不自保守過，有求於所養，反至喪身傾家之禍者，惑滋甚矣。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語以本在治身，則是身治而後家治，家治而後國治矣。身猶國也，國猶身也。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之，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商夏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舜有善行，天下慕之。文子問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語以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善即吾畜，不善即吾讎。則是君之視臣如犬馬，臣之視君如寇讎矣。民能戴君，能覆君，斯可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理，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

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量所能理。況任高治大，其可以叢脞猥惰為哉？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君子不為矣。

河以透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曲說，不可廣應也。夫調音者，小弦急，大弦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故

有道以治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雖衆，足以亂。

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得其壽。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亡。故有道以理之，則法簡而易治；無道以理之，則法煩而易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蟴；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自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爲刑，即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即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即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即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也，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傷其手矣。人主失道，受制於臣，猶鯨魚失水，

為蟻所制也。夫為君之道，在乎命賢，擇相而已。相得其賢，百官未有不正，天下未有不治。一失所守而與臣下爭能者，不待下之所制，將自困矣。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使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治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袞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夫與馬逐走，是君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是任臣以成治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唯神化者，凡用可節，私謁不行，官盡職而事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穀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富國者民養。民者，食基本之論也。因天時，盡地利，用人力，三才之道備，然後羣生遂長，萬物蕃植，民賴以食，國藉以富。豈不謂生財有大道者乎？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

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不罹於饑寒之患。憊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則天下無哀民。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堯之爲君，視民猶己，取下有節，自奉有度，故人無惡逆，比屋可封。是以明君之治，必計歲豐歉，量民虛實然後取。奉民無怨，咨天亦無譴焉。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慄，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

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即悞，悞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氣以和為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存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捨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

天下通行之謂道，萬古不易之謂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國家者，得道則昌，失理則亡。夫務高位地廣而不務道德仁義，猶木之無根，槁仆可俟也。

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之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於天下推己，勝在於天下自服，得在於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雌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天也，譬猶江海也。

道德、仁義、禮智，根于心者，一夫行之有淺深，施之有厚薄，名從實立，六者分焉。雖然，同一善也，上者善則下者莫敢不善。後世不修道德，專以勢力爲治，而國危矣。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

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即用兵，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道德，而不用重兵也。

天道自然，有為則失。名者，實之寶。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雄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爲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貨財，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

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薄於道德，老子語以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夫哀樂取與，涉於有為，海宇之民可哀者衆，可樂者寡；府庫之財，取之有限，與之易竭；道德無為，任萬物之自正，而天下贍足。

夫養生，不强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權，不出於和，明於生死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濁於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

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妄取。

天下之生久矣，得其養則生益蕃，故賢君不强人所不能及，亦不絕人所不能已，俚民均得其養。是故安貧而樂道，不以欲傷生，不違義而取其可，多欲乎？

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土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厨，骨貴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饑，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困。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

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有一於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貴，無罪不誅，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⑥。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鑒，而能無為非者寡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有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賢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知恩義而忠孝之本。立能崇貴，尊老敬長，可謂知本矣。能知賢、愛賢、尊賢、敬賢、樂賢，則求賢、養賢、用賢之道得矣。

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

谷。此謂天下之容也。豫兮其若冬涉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客者，謹為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而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謹於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無為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也。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

① 非寬大無以制斷：聚珍本作「非寬大無以並覆，非正平無制斷」。

② 乃可以：聚珍本作「所以」。

③ 位：原作「仁」，據聚珍本改。

④ 量：原作「重」，據聚珍本改。

⑤ 服：原作「勝」，據聚珍本改。

⑥ 也：原作「色」，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義篇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上義者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於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輯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胸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音旋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與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妄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袞隧，音遂暗路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

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逃亡，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

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爲道者，塞邪隧，治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爲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於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

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言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右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爲其束於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

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聖人立法，本爲禁奸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以自爲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

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於義。義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爲檢式，所禁於民者，不敢犯於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

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法者，人主示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令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

之道也。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為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於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所得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為乎上，臣有為乎下。論是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

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於治亂，為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也。成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

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衆人之見，位卑身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為。視其所處難，以知其所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

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蟄奮。善言善行，潤澤群生，皆自屈身養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於天下，義重於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趨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間不容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

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

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趨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係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顛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獮獪；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

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邃於刻鏤。求貨者，爭以難得爲寶；詆文者，逐煩撓以爲急；士爲僞辯，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夫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

無偽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為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尚，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為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受其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侯以鄉；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瀆米而儲之，唯患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求者，不能

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文子》十二篇，三而四之。先皇後霸，帝王在焉。霸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衰道，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

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兵法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為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之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四海；視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即不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鬥。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如歸，恩之加也。

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為哉？不得已也。強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強國而置民於

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強，世固有之矣。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一

①不：原作「于」，據聚珍本改。

②士：原作「事」，據聚珍本改。

③侯以鄉：聚珍本作「封以鄉」，其下多「以縣聽者侯以縣」。

④仁：原本無，據聚珍本增。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

南谷子杜道堅纂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不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慮犧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覲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視聽，故治而不能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連^①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知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誕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反性於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耀德撻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諂名

聲於世，此至人所不爲也。耀德自見也，撻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生死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真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群生純樸，萬物大優，慮犧氏逮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伯、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俛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夫民迫其難即求其便，因其患即造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此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

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天道靡常，世變愈下。古者之君，被髮而無卷領，天下不非其服者，民物蕃息，同懷其德矣。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法度器械因時而變，由是兵革興焉。

老子曰：昔者聖王，仰取象於天，俛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叙，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

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即舉，失道即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成而不衰。

天地一元之理，人身一生之理乎？知生之始即開物之初，則知生之前乃開物之前矣。人之幼而壯即元之會而運，壯而老即運而世也。知少化即壯，壯化即老，老化即死，則開物之後可知矣。若夫化化而不化者，其唯聖人乎？

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不以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以殺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尚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及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文子之書，萬世之龜鑑也。聖人建

事之初意，樂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囿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偽，囿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

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天地之大，非人不立。帝王之尊，非民何戴？四方之衆，非禮義廉恥不能為治。是以聖人革弊更制，必以禮義廉恥為之四維。賢者在職，禮義修而刑錯不用矣。

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雋，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雋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雋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古者選士之法，道德爲上，仁義禮樂次之，書數法度又次之。英雋豪傑乃以智取之，豈戰國之法歟？夫天下之理，小不足以制大，弱不足以制強。從衡捭闔之論行，雖嚴刑不能

禁其姦矣。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其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意，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園獸不塞其垣，而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閑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啞噎，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勿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

禮者，檢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也。如顏子之視聽言動，以禮存心，則非禮者自不能入矣。夫禮之用，以和爲貴。君子之心滿腔，是禮誠於中，形於外，而自然之和，盎乎天地。人情以之洽，陰陽以之和，萬物以之育。

夫使天下同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

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變爲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茅茨不剪，樸桷不斷，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瓊室玉門，桀紂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即生相食之蟲，土積即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即生詐僞。

事物之用，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

道之可循，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爛熳，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人以食爲命，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病，七日不食則死。古者，國有十年之儲，故能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不死也。末世之爲治，不積養生之具，蓋由人主多欲，不能省事，上不足贍，則必取於下，下不足養，則必爭於時。食其重矣哉。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摘礪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剗胞焚

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游。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霜霜爲害，萬物焦天，處於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陰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殊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無罪，於是興矣。

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繆戾，四時失叙，雷霆毀折，霜霜爲害，萬物焦天，川絕不流，是皆虧盈、變盈、害盈之所致。不能省愆，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可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令逆四時，春秋縮於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群臣準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表人諂而

陰謀遽，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⑤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緩步，金積折廉，璧襲無贏，穀龜無腹，著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⑥。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陽生陰殺，二氣更遷。國運興衰，固若有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肇始，洛水示儆，九年爲災，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出，噍類絕矣。是故興衰有數，治亂由人。

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

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溟，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古人立教，三公論道，變理陰陽，存其亡，治其亂。有聖賢者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黜邪佞之臣，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混天下為一家，子孫相代而治。

老子曰：艷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蔭庇也。故為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者，譬猶廣草也，大敗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水太清者，魚鱉不入，懼網罟之害也。山不毛者，麋鹿下游，失蔭庇之安也。石上不生五穀，無著根之地也。末世之政，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尅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者，明主不取焉。

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

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饑，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即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即有數者禽無數。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則是政復為奇，善復為妖矣。於戲，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尚何足以多筭云哉。

通玄真經續義卷之十二

- ① 連：聚珍本作「達」。
- ② 職：聚珍本作「國」。
- ③ 君：原作「尹」，據聚珍本改。
- ④ 準：聚珍本作「拒」。
- ⑤ 君：原作「群」，據聚珍本改。
- ⑥ 往：原作「姓」，據聚珍本改。
- ⑦ 敗：原本作「即」，據聚珍本改。

通玄真經續義釋音

卷一道原篇

洙音汨。流通之義。滯音埤。止也。殯音讀。胎內敗也。訕音屈同義。滑音汨。溼音濕。衰音斜。湛音沉。溺也。惋音腕。驚歎也。嘏音假。大也。汜音泛。訾音紫。內容不辯。蛟上音岐，下音饒。小蟲之類。創音瘡。淖音鬧。和也。毳充芮切。志柔也。亶多旱切。信也。憊音慘。毒也。枹音桴。擊鼓杖也。躡音顛。徐步而行。瞑音眠。平目而視。軻音可。志不平貌。

卷二精誠篇

暴音曝。譎音決。詐也。賈音價。數也。螫音釋。蟲毒也。繆音妙，同義。仿佯倘佯同義。囹圄上零下語。獄名也。噉魚檢切。魚飲水也。諛呼上音叫，下去聲，大呼也。景音影。形景義同。倅音垂。工輸也。亡音無，同義。困區倫切。圓廩也。

卷三九守篇

便寧上毗連切。安也。影柱有若無也。不為物累。建鼓實若虛也。不為聲動。撻音蹇

同義。映音睫同義。侑卮上音宥，欵器也。登假下音遐同義。

卷四符言篇

倍音悖。同義。要音邀。天下雙雙兼也。兼者霸。屈九勿切。屈奇也。懾音摺。瘡音愈。

卷五道德篇

稽聚也。蓄同義。刺七賜切。賈便上音古，下平聲。螟音軟，端螻，蟲也。蛸音淵。飛蟲也。劇妙衛切。無傷也。粹存兀切。扯也。趣音趨。亟去利切。疾也。罷音疲。

卷六上德篇

縱七容切。狄余救切。猿屬。晞音希。乾也。堞音課。塵土也。瑗音院。璧也。磁力甘切。礪音諸。磨礪之石。璿音將。蟬屬。柎而銳切。椽音卓。治木之具。皆疾智切。目匡也。藪音藥。絲麻之屬。絺音未。履屬。蹶女展切。踏也。庶音瀟。盛也。駟音勇。推車之謂。海內下音納。鷲音至。鷹屬。僚音老。椽屬。黯音闇。黜音味。蝮孚六切。虺屬。萑音尤。蘆屬。提音時。羣聚貌。兇上聲，惡貌。蚘音賢。蜈蚣也。準鼻頭曰準。跬犬蕊切。半步也。出音塊。同義。眚音嘗。辯也。緇浮費切。靡同義。哀

音杯。聚也。湛音沉。芩音孚。物不榮也。倝音依。

卷七微明篇

軒音孚。喝車聲。苛悄上音何，下音峭。猛急也。倂音稱，舉揚也。覲音檄。男巫曰覲，女曰巫。煦吁句切。暖氣育物。

卷八自然篇

徼音邀。同義。窳烏瓜切。地四也。褒不褒不為大也。褊不褊不為小也。亟去吏切。急也。縣乃鳥切。推版具。輶音椿，阪與之與。櫟音羸，肩輿之具。痠音瘦。同義。餅胝上胼，下脂，手足皮厚也。訕音屈。

卷九下德篇

圉音禦。同義。脅音協。同義。窳音愈。勞也，病也。敖世上音傲。伉行上音亢，下去聲。

卷十上仁篇

蝮蟻同義。跃跳上於倒切。下乃倒切。獸之長大者。罝罟上音噬。下音浮。兔網也。罟罟上音網，下音古。漁網也。隼音筍，鷲鳥也。鷩音寇。鳥初出卵。蹠音隻。跳也。躍也。便軟同義。痠瘦同義。髻前賜切。骨粗惡。困淵同義。

卷十一上義篇

璜半璧曰璜，美玉。刎音吻。割也。徧音邊。徧類同類。邃隧曰深也。詆音氏。訶也。

卷十二上禮篇

懋音同義。目不明。撻拳同義，撻取也。撻音撻。呼也。墩音境，同義，瘡也。疢音越。病也。錯音措，同義。置也。圜與圈同。養，獸閑。雍音壅。塞也。囷渠隕切。哽同義。礧音蚌，同義。除音住。開也。

通玄真經續義釋音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1 洞靈真經

經名：洞靈真經。原名《亢倉子》。唐人王士元撰。摘錄《莊子》等古書改編而成，假託戰國人庚桑子所作。唐天寶中尊為道教四子真經之一。原本三卷，合為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參校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簡稱宋刊本）。

庚桑子



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

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游吳，隱毗陵孟峰，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為《洞靈真經》。

洞靈真經

全道篇第一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鴈啜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鴈啜曰：不者，夫尋常之污，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鰭音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音為之祥，且也尊賢豈音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况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諱，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鱉居

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矣**音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言未**矣**，南子榮之樗色蹙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欲清，土者扣^②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③壽，物者扣^④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矚音共歎音射^⑤一招，招无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愠，此之為全道之人。心

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⑥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污；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污。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污哉？由是不生物之潔污矣。夫瞽視者以黠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赭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夫音長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⑦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眇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⑧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

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⑥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今夫墮^⑦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灾疾朋釁，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唯道可信。天墜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蘇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⑧音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鬻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剽情尚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⑨其志

度，不替^⑩音塞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家^⑪音尅此^⑫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疏，疏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⑬音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⑭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⑮。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才多^⑯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屨之所行，若知天之^⑰四時寒暑、日月星屨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⑱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臯也。吏之有臯，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若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

國政類德，人事類盈^①。楚以爲凡遭水旱^②，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爲^③，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敝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返其賂，而益善鄭焉。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

其欲；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携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湫音流摺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勿^④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⑤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⑥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⑦，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州則移之；不改是爲惡^⑧戾。於國則誅之。

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胸懷，無有干背悞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繁音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撓游飾益來，而謬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

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辱昧，無能斷明，徒唯菽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滋固黨。於是弃左右近習三人市，貶庶司尹夫五人，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繁，憲令寬簡，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繁，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疏闊，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恥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蘇，貴德知恥之謂正。

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蘇；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蘇、正三者，理國之宗也。暮音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禳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禳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道。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恥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道，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恥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寔，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寔；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寔、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弃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僞隱，

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朴？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朴。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螻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簞鏃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之掎箠，則其與槁朴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虞音衝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二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刳穫，則其與刷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天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

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眚灾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為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貞良，闊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姦音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撻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官²³之

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²⁴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²⁵。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砮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鍤石也。今夫²⁶以隼翼而被之鷄，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

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

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效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效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豈，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覓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

化。夫不傷貨財，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自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人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拒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拒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患不信，適恐盡信之而莫能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豈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齷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豈，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掎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

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乃今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慕義爲義，人^①義而不俟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誥，超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凶音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②爲也，莫可爲者；有可用也，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③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④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

公直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⑤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才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⑥者黃帝得常仙、封鴻臚音鬼、容丘音丘、商主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寧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⑦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寤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

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齷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順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

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

必嚴龔。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弱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

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己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声音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何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爲疏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謂叢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

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泉音克究詳？時有不可不應豈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豈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豈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蹉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迺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迺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

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丁產約，丁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⑤本而事^⑥音事末則好知，好知^⑦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⑧留人。留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⑨其志也。人^⑩留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留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留則丁^⑪音其產複，丁產複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丁處無二慮，是天^⑫下^⑬一^⑭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蘧之理不足^⑮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產也，后妃率嬪御蠶^⑯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⑰蠶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留也。黃帝曰：

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墜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穰，耘之容手^⑱，是謂耕道。留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豈不龔，敝之以土功，是謂大^⑲。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⑳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豈留之道，見生而執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墜產財，不與人^㉑音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丁時而薄之，此從豈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墜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耨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丁行，通其中，疏^㉒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竊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使傷之也。苗丁弱也欲孤，丁夫

也欲相與居，丌熟也欲相與扶。三以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是故其耨也，夫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燒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秕，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飴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秕而青藹。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團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醇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是故得

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留，王不務留，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景主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天鮑戎必致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虧眎曰：朕以主豕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豕故，抑者亦隨丌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懷而嘘，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

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貴賤、夫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揆，兵也；侈鬥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鬥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舩，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

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斂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復狠凌傲遂，^④若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⑤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⑥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

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翫音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鯁音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笈音關，白晝行道。

洞靈真經

且：宋本作「且」。
② ① 扣：原作「滑」，據宋本改。
③ 欲：宋本改。
④ 歎音射：宋本無。
⑤ 躬：宋本作「龔」。
⑥ 序：宋本作「防」。
⑦ 此：宋本作「全」。
⑧ 靜：宋本作「靖」。
⑨ 然也：宋本作「使然」。
⑩ 才多：宋本作「多才」。
⑪ 若知天之：宋本作「知天若」。
⑫ 若：宋本無。
⑬ 類盈：宋本作「盈類」。
⑭ 早：宋本作「干」。
⑮ 為：宋本無。
⑯ 勿：宋本作「多」。
⑰ 天：原作「夫」，據宋本改。
⑱ 宋本缺「上人疑」三字。
⑲ 靜：宋本作「靖」。
⑳ 戾於以則移之，不改是為惡：宋本無。

② 順：宋本作「領」。
③ 官：宋本作「立」。
④ 愛：宋本無。
⑤ 材：宋本作「術」。
⑥ 夫：宋本作「大」。
⑦ 豈知哉：宋本作「豈不知哉」。
⑧ 名：宋本作「死」。
⑨ 肆：宋本作「四」。
⑩ 人：宋本無。
⑪ 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故，宋本無。
⑫ 宋本「而」字後有「不至」二字。
⑬ 昔：原作「若」，據宋本改。
⑭ 自至而：宋本無。
⑮ ⑯ 殺：原作「煞」，據宋本改。
⑰ 捨：宋本作「末」。
⑱ 好知：宋本無。
⑲ 行：宋本無。
⑳ 人：原作「人人」，據宋本改。
㉑ 足：原作「是」，據宋本改。
㉒ 蠶：宋本作「絲」。
㉓ 手：原作「乎」，據宋本改。
㉔ 多：宋本作「生」。
㉕ 咽：宋本作「用」。
㉖ 兩：宋本作「相」。
㉗ 傲遂：宋本無。
㉘ 救：宋本作「敬」。
㉙ 國：宋本無。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鄒新明復校)

012 洞靈真經「注」

經名：洞靈真經「注」。原題何璨註，約出於唐宋間。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簡稱宋刊本）。此書另有《四庫全書》本九卷。

目錄

卷上

- 全道篇第一
 - 用道篇第二
 - 政道篇第三
- 卷中
- 君道篇第四
 - 臣道篇第五
 - 賢道篇第六

卷下

- 訓道篇第七
- 農道篇第八
- 兵道篇第九

洞靈真經卷上

何璨注

全道篇第一

夫心冥虛極，德洞玄微。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顏三年，

羽山，《尚書·禹貢》在徐州。《舜典》云：殛鯀于羽山。蓋在東裔，後屬魯。顏，山之南面也。《莊子》引此章云：北居嶺壘之山。即此山是也。

俗無疵癘而仍穀熟。

賢聖之居，天祐神助，近^①無疵癘而五穀豐稔。頻熟曰仍也。

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始來，吾鮮然異之，

鮮然，驚異之貌也。異其虛懷寂泊，不在^②近情

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

驗其利益，故疑之為聖人。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

盍，何不也。既蒙厚利，欲立為君，何不建置宗廟，並及社稷，尸穀祝祭，南面事之者乎？

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鱣啜從而啓之，

鱣啜，亢倉子之門人也。欲允衆心，故從而啓之。

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

至人冥心絕慮有類於尸，無事蕭然獨居環堵。蒼生欣慕，共往歸依，察其所歸，非由知者也。

今以羽俗子父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耶？

竊竊，私議之謂也。我本棲隱，全道任真，今乃俎豆相尊，反成人之標的也。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老聃言，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足，我好靜而民自正，今乃反此。故不釋然。

鱣啜曰：不者，

不者，猶不然也。

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音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音爲之祥；

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汙，池也。還，迴也。鯢，小魚而有脚。制，猶

專擅也。六尺曰步，七尺曰仞。夔，祇也。祥，善也。言小水不能容巨

魚，小丘不能藏大獸。喻亢倉道德既高，必須厚祿也。

且也尊賢豈音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

亢倉子曰：請來，

諱，歎聲也。怪其不達己志，故發諱歎。將欲告之遠致，故呼之曰來也。

夫二子者知乎？

二子，堯、舜也。知乎，言豈知也。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

居欲其高，魚鱉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渺而已。函，盈也。介，孤介也。渺，遠也。

吾語若大亂之本，祖乎堯舜之間，其音終存乎千代之後。千代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

若，汝也。夫事有先成後敗、始吉終凶，胡可必耶？故堯舜禪讓，光一時之美，迹流後代，成篡弒之禍。故

《莊子》云：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斯

其效歟？夫唯不立善名者，則事跡宜絕，無所企慕耳。

言未矣，男子榮之檇色蹇然膝席曰：檇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豈斯言？

榮之檇，莊子所謂南榮越也。既聞高義深欲，蹇然變色，斂膝于席，願垂告示以敬事此言。

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

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虚心冥寂，道自居之。若此終年，可及此言也。

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

聃，老子之字也。

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

謝，猶遣也。不釋羽俗，潛遁而遊，如龍變化，與時昇降。

水之性欲清，土者滑音骨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欲壽，物者滑之，故不得壽。

滑，亂也。人性壽考，為外物所亂，故使不終天年。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

衣食養性，不可一日而無。而惑者乃損性以求物，物愈積而性愈傷，殊不知性重而物輕。蓋倒置者也。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

萬人操弓，鬻音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捐，棄也。操，持也。招，射的也。章章，猶擾擾也。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

聖人抑制萬物，不使傷性以全天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

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墜。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愠，此之為全道之人。

神全之人，智慮充溢，精明照於無外，志氣凝乎宇宙，覆載之德同乎天地。雖貴為天子，賤為匹夫，不以窮達而迴其志者也。

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亢倉子哭之。

秦佚，古之有道者，蓋老子之友也。

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也？役，謂門人，充使役也。死生之道，

古今是常，達人體之，不哭可也。

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順物而哭，雖哭而非哭也。

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

未始，猶未嘗也。世人之哭必生哀痛，今先生雖哭不見悲傷，敢問何故也？

亢倉子曰：舉天下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

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夫有樂必有哀，人之常情也。達人大觀，豈有疏親？既不與為樂，亦無所取哀。

蛻墜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蛻虛之謂道。

蛻者，免脫之謂也，夫脫地之謂水，脫水之謂氣，脫氣之謂虛，脫虛之謂道，猶至人不係情於哀樂，然後為極也。

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

言至人能虛能靜有識有理者，則能契道之形體，知道之綱目。

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弘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

四者皆可以資身，不可暫無也。

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

汙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汙矣。夫瞽視者以黈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頰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

瞽，風眩也。黈，黃色也。頰，赤色

也。夫有風眩之疾者，視物不能審也。故以黃為赤，以青為黑，亦猶凡俗之情妄執潔汙。雖有大聖，孰能正之？故不主一其潔汙不流遁於衆色也。

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夫音長矣。

果，決定也。保，猶懷也。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

懷君，謚也。柳，名也。禱陳大夫之名也。

叔孫卿私曰：

叔孫氏，世為魯卿也。

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

聖人，謂仲尼也。

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

聖境超殊，非凡情所測，徒見其能應接世務，便證以為聖人，豈知其所聖哉？

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

門人之中最為稱首，故曰偏得也。

其能用耳眇而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

亞寢，公之次殿。

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聽視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迺不知也。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心形混合，神氣冥符，洞然至忘，與無同體，然後心彌靜而智彌遠，神愈默而照愈章，理極而自通，不思而玄覽。非夫至聖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斯固靈真之要樞，重玄之妙道

也。

用道篇第二

無非利物，上合天心，克己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墜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可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躬於道，天奪其國以授周。

與，猶以也。祖，猶主也。夏桀、殷紂，耽淫奢縱，自云有命，稟於上天。窮凶肆虐，不修其道，故天奪其國以授於湯武。

今夫墮畱音農信墜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墜竊其菓稼而荒翳之。

墮農之人信墜生穀，不勤耘耕，稂莠荒蕪。故不能獲菓稼。

齊后信人之性酬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

后，君也，齊簡公也。信人性不明酬讓，為陳恒之所弑，而取其國。鴟

義，喻貪殘也。

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讐，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人自師心，不遵聖教，營欲熾盛，百殃斯集。此乃心為身害。朋，猶群也。讐，猶動也。戕，害者也。

故曰惟道可信。

道者，坦蕩恬怡，無所染著。人能虚心歸道，則身命保全也。

天墜非道，不能悠久；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材，不能蘇理。

賢材皆用，道以理物。

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歸功無有，

潜功密濟，百姓謂我自然。

神融業茂，靈慶悠長。

融，通也。神理通達，德業榮茂，積善所鐘，慶流後裔也。

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

識以理人，道以安人。

辨析事物，使人去惡就善，所以理人

也。含弘沖寂，無所毀譽，所以安鎮浮競也。

夫雞厄音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墜，夜分僅息，留夫之道也。

雞晨，謂雞鳴之旦也。夜分，中夜。負日，為日所曝也。僅，少也。

俯拾仰取，銳心錐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

嚙氣，胎息，五牙之類也。谷，養也。

宰，割也。日精，吸日精也。鍊仙，鍊質專而乃昇仙也。

劇情尚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臣之道也。

專情正想，盡忠於所事之君；導理揆度，效功於所司之位，是人臣之道也。

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才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

清心，寡嗜慾也。省念，無私也。近習，謂近臣。

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寔音塞其業履，是為天下有道。

農夫賈豎，各保其業，明君賢臣，各修其道，則天下順序而業履安定者也。

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蒙音尅此三全，是謂清賢。道德盛，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堪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疏，疏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然也。

王本云理，勢使然也。

同道者相愛，同執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

情通無求則相愛，爭能尚勝則相嫉，勢使然也。

才多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貴富而益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順天行令，不擇親疏；異域同歸，望風而靡。

人無法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若知天之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若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罪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民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

息壤，是周地名也。

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

靈王，周靈王也。祭公，周之卿士也。璐，美玉也。靈王慕亢倉之德，使祭公致玉帛之禮以聘之。篚，盛帛之筐也。紉，所以貫玉者也。

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若何以禳之？

靈王云：我淺末小子，不明其德，忝君寶位，致使水旱失時，人遭飢苦，故請問禳辟之方也。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

沴，亂也。水，陰象，陰主刑。水，又潛流私匿之類也。若刑獄不直，人事多私，則有沴。水之災也。

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

旱，陽象。陽主德。陽，為顯盛驕盈之類也。若君不修其德，人事盈侈，則有大旱之災也。

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楚，亢倉子名也。後皆放此。

鄭有胡之封珪、戎弓，胡，國名。封珪，大珪也。戎弓，弓名也。二物本胡國所有，後為鄭所得也。

異時失同於荆。

異時，猶他時也。諸侯殷見曰同。荆，楚之舊號也。蓋時楚大，諸侯共朝于楚，為會同之期，而鄭後至也。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

荆恃強大，欲行非義，因鄭後期，脅而迫之，將求二物。

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胡，綿代功實傳章翼嗣。

病，患也。綿，歷也。翼嗣，謂後嗣。先君得此二物，敬而藏之，欲傳示子孫，以爲有功之寶也。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

他封珪，別珪也。

亢倉子曰：君其少安，勸君少安，勿懷憂懼。

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亢倉以信義為寶也。

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為，
貫，賒也。偽以他珪欺誑大國，取我
誠信光飾而行。雖罪可延賒，終致
後戮。陷君於罪，虧我信義，故我不
能為也。

君必致夫真。
勸鄭君勿以他珪往。

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
直以耗敝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
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
義，固存鄭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
福？

淺，鮮小貌也。負，恃也。逞，快也。
倫比，猶等倫也。姑，且也。鄭之失
期，實為小過；荆恃強大，欲肆威
刑，脅迫珪弓，侵奪與國，無德貪取
必失諸侯矣。

於是，以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郢，荆所都。
荆人聞之，
聞亢倉之謀也。

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
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
返其賂，而益善鄭焉。

暴，猶露也。遽，急也。賂，即鄭之
珪弓也。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
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
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
放其欲，則百吏庶夫具展其欲；

放，謂放縱也。百吏，百官也。庶
菓，衆事之長。展，申者也。

百吏庶夫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
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
士農工商，失其次序。

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
則相與携持，保抱逋逃，隱蔽漂湫音流，
摭采以祈性命。

摭，拾也。采，取也。拾取野菓求養
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
群聚背叛之心生，若群聚背叛之心生，
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
走；勿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

窮者日窮；刑罰且二，貴者日貴；科
禁不行，國則以傾。

中，平之也。

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或與百姓爭
利，由是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
知。夫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
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
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靜，此由官
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

力，猶勤也。

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
士能和比一鄉，則委一鄉之政以任。
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
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

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

各得展其才用，則無隱伏之士者矣。

人有惡戾於鄉者，則以誨之；

戾，罪也。人有罪惡者，則一鄉之長
先教誨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

在鄉不改，則送上於縣而撻之也。

不改是為惡戾，於州則移之；

撻之不改，則送州而流移之也。

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迺能無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胸懷，無有干背悞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

賢材獲用，暴惡遷善，則天下之人安靜也。

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

人主通達聖教，則士歸之。衆賢共治，莫善於靖人也。

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文章浮華，矯而不實。今以文章考

覈靖人之才，百中無四五也。

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

有言者不必有德，有德者不必有言，故十中或有一二也。

以神氣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賢良心廣體胖，神氣沖和，動靖態度必合儀，則審而察之，十得八九者矣。

是皆賢王慶世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外雖有賢才，而主無明識，亦不能以裁擇。

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濫益至，而正雅繁音素實益藏矣；

末世文章尚於綺靡，則雅素之士不來矣。

以言論取士，則浮撿游飾益來，而謇諤諍直益晦矣；

浮游華飾之士^⑤貴，則謇諤忠諍之才伏矣。

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

內無明識故任，擇不得其人也。

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

用非賢爲賢，乃益所以亂。

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人主勞於求賢，

逸於任使。於呼，守天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誠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

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

一物失宜，明主之所深恤，況刑獄之

大乎？夫察獄問囚，務得其實，或有隱匿，則設威以脅之；或導之以實情，或苦之以刑戮。雖權變多端，而終無枉濫也。

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

理自當生，故生無報德；理自當死，故死無咎怨。

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有違順陵逆，安得動哉？平王反正，既宅天邑，務求才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

平王承幽、厲之後，天下板蕩，無復紀綱。於是撥亂返正，東遷洛邑，改革前非，務求賢哲，得聞一善，累日歡悅。宅，居也。天邑，即洛邑也。等，猶得也。

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

侍僕，左右小臣也。見王悅喜，承意阿諛也。

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仄媚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徒唯菽音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

仄媚，邪媚也。權任，大臣也。階，昇也。孱，弱也。依違，相依也。邪媚小臣稱揚權任，階緣左右，共相蒙蔽，謂我闇弱，不能明察。若不遏絕，黨固滋深也。

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市，謂殺之而曝尸於市也。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共棄之。

貶庶司尹夫五人，庶司尹夫，謂權任大臣也。

曰：無令臣君者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疏闊。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

不相企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疏闊，則

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

服，從也。從於所役之業也。

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

凡所抑閉，皆由忌諱；今既無忌諱，皆得開舒也。

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

貴德則不犯，知耻則易避。

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輿服文巧，憲令襍祈，襍祈，煩多者也。

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

俗尚文巧，則下人隨流，遞相企慕。

如火之上炎也。

憲令襍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道。

道，猶逃也。

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朴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道，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朴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寔，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寔；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寔、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熊，荆之姓，圉名。

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

堯時九年洪水，湯時七年大旱。

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

《秩官》、《周書》篇也。

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

一云豈因水旱。桀紂之君，暴雪奢

淫以滅亡，非獨水旱也。

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

一本云遵修。遵循，退行也。荆君

敬重亢倉子，故稱之曰天。不棄不

穀，王公之卑稱也。亢倉子不棄於我，故得及聞此言者也。

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弘璧，大璧也。十朋，十雙也。亞尹，小尹也。

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違之他邦。

瘳，差也。違，去也。

至理之世，山無僞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

國產，鄭大夫公孫喬，字子產也。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

法令滋彰，盜賊多矣。

政省一，則人醇樸。

其政悶悶，其人醇醇。

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蒼則身蒼，食黃則身黃。

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

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

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句粵之斨鏃

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之掎箠，則

其與槁樸也無擇。

句粵，東粵也。斨，箭斨也。鷙隼，

鷓鴣之類也。掎箠，打擊也。《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夫句粵之斨，以精金爲簇，以隼翎爲羽，用之打擊，則同於槁樸。無擇，猶無異。

及夫蕩寇爭虞音衝，覲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排蕩寇敵，爭衝決勝，加此句粵之斨

於強弩之上，則前無立敵矣。

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封獲，則其與刷刃也無擇。

蜚景，神劍也，刷鎌也。神劍雖利，

以獲稻則同於鎌刃也。

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

凶邪流毒，謂瘟疫之氣也。此神劍

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則千里之

內未嘗留止也。

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

耳。

槁樸、刷刃施於常用耳，粵斨、蜚景

以禦凶災。材分所當，各因時而貴

也。

昔者明皇聖帝，天下和平，萬物暢茂，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是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大於忠言，

巧偽亂真，不能辨也。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

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

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

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而

百姓富。史刑曰：眚災肆赦，赦不欲

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

惡者得計，務益於姦；平人生心，亦

爲不善也。

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

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良良，闊遠牽率，

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

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

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

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

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

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

道行義者被姦音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

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

訖，猶終也。快，喜也。毒，苦也。肯，可也。

人怨若，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益怒。

洞靈真經卷上

①「天祐神助，近」宋刊本作「在天祐之福，故俗」。

②在：宋刊本作「存」。

③弑：原作「煞」。據宋刊本改。

④診：宋刊本作「大」。

⑤士：宋刊本作「事」。

⑥義：宋刊本作「善」。

洞靈真經卷中

何榮注

君道篇第四

清靜無爲，以身帥下。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①。

萬物之始生者，由乎天也^②；助天而養之，由乎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天子。

擾，擾也。人能助天養物而物馴，擾之者是謂天子也。昔舜有聖德，三徙成都是也。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

天不自治，故聖人代天以治物者也。聖人不能獨治，故立官以輔之。立官之由，本以養物，貴全天氣，不使有虧傷。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

後世惑主，務在多官，官多則政煩，

政煩則害物，是失立官之本意也。

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

鬱者，氣未通^③之謂也。官多政煩，事有擁滯，如草木之成腐蠹也。

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

姦臣蒙蔽，故主德不下宣；黎庶枉屈，故人欲不上達。

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克，損也。復，反也。人君能以謙損反禮，則賢良歸。

君耕后蠶，蒼生自化。

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身率人，則天下化之也。

由是言之，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

君有禮讓，賢臣自歸，故可待也。君無禮讓，雖復求賢，賢至，乃非賢也。

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

君耕后蠶，人自效之，故可化也。身不自爲而使人爲之，人必不從。雖

復刑之，刑行非至理。

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天下各得濟其欲；

勤，謂勞心以養物；欲，謂私身以奉己也。

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

位，謂居位而治事；心，謂求安以自適。肆者，申也。

士有天下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

竭公忠而養天下者，則天下愛之；狗私情而媚一人者，則其主愛之。

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愛者，當制其情。

聖人以天下為安危者也。欲天下之安，則人主不得縱其愛憎，當抑制其私也。

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

天下以萬物為多，邦國以人衆為富，

憂國家者不可不任賢以輔己也。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硜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

硜石似玉，鑰石似金，猶姦人外正內邪，亦難辨也。

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而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

隼，鷹也。鷄，雀也。

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為君子也；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

奇技，異藝也。通說，雜說也。

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

人主明者，以言行取人，盡皆理也；人主昏昧，雖以言行取人，盡皆亂也。

夫聖主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

夫賢良之治世也，不顯其名，不彰其用，不稱其能，潛功密濟，理自玄暢，

名迹不生，人無企尚，故聖主貴之也。

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

若人主貴聞臣下之功，則姦人運其財貨隨逐便利以市聲譽也。

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

恢，誕形容，奇異技藝，夸企爭進，愈亂天下矣。

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利口便辯，虛而不實。

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爭名尚能，則正理之道衰矣。

人主皆知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也。

鏡知形之好醜，士知心之善惡。正形之功細，正心之功大。今人主乃貴其細而失其大，豈不惑哉？

於呼，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世或難之，吾所不知

也。若人主方寸之墜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

方寸之地，謂心之所居也。動，謂含氣之類。植，謂草木之類也。

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

取聞見之功，則飾偽者衆，爭進者多，主不能辨，故官多而政亂也。

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

用心愿神識而得人者，其官甚寡，其政甚治也。

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嗚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效數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目化；吏效數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音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謀效所司。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

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

醜，惡也。怡，悅也。厲，嚴厲也。

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怨，黜退不愕，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墜不乏其利，人不亂其豈，鬼神開贊，蠻夷柔同，保合大和，萬物化育。

國之興也，朝廷祿位務盡其忠，各竭

其能，力行公正，無有阿私。故天時

不忒，地利不乏，人事不亂，鬼神祐

助，遠方柔服也。

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

亡國之臣，外雖和順，內懷猜忌，各徇其私，闇相謀害。

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相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墜生反物，

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祆。

人作凶德，鬼神間禍，

閒，猶伺也。

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

傷貨財，不妒人力，不損官吏，而功成

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邾龍覩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心莫若公，

無阿私也。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靈，和不欲雜，正不欲犯。

君不見察，亦不欲犯顏而諫也。

古之清勤爲國修政，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修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

以道爲主，公心也；以事爲主，私情也。抵者，觸也。

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

瞻，賙給也。

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主不忠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

事事，猶用事也。

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豈肆其所為；

上等之人，謂賢良也公平正直，無所阿私，使之莅職，信能匡贊。雖權變有時，必歸於正也。

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中等之人，謂藝能之士。見善則遷，見惡則染，故人主以賞罰制之也。

賢道篇第六

克己復禮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眾也，齷正而不狎。

親之則彌莊；疏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

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閑。

諷，謂刺君之過。譽，謂稱君之美。龔默，靜慎也。辦，治也。閑，謂防閑。

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眾，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疏，言遜而理不可拔。

謂遇濁世不變其志，行雖危而色常和，言雖遜而理確然。

凡謂賢人不自稱賢，自伐者無功，故非賢。

效在官政，功在事事。

驗其官政，察其用事，賢不肖可辯也。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陪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

振，濟也。獨立，謂德行孤標不可傾拔。

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游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為乘時夸毗者所蚩給，

如，往也。本作所蚩往。給，音待。一云始於是也。寡合少諧，偶也。夸毗，矜恃也。蚩，笑也。給，欺也。

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至人虛懷，與道合體，故忘情也。

黎人不事情，黎，眾也。智力愚昧，不能用情也。

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曹，輩也。中人存情，以信義為尊。

吾乃今不知為工，工，猶能也。躬行信義，所往寡合，不知其所為能。

受不信為信，世有受人之不信，將以為信也。

信而不見信為信，有實為信，而不為人所見信，乃自以為信。

為勤慕義為義，

人有本非義，而以慕義為義，乃為人
所稱義也。

義而不俟義為義。

有實為義，而不待人稱義，亦常自為
義也。

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
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
循衽，仰而誦，超然而歌，

衽，衣襟也。誦，歎聲也。超然，高
舉之貌。

曰：時之陽兮信義凶音昌，

時之陽喻君有道也。有道則信義昌
也。

時之默兮信義伏，

時之默喻君暗昧也。君暗昧則信義
伏藏。

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
不知其讀。

汨，亂也。羌，發聲也。讀，猶云也。
夫時有治亂，故用有行藏。陽則與
時俱昌，默則與時俱伏，隨流任運，
寧有私耶？今乃問我，不知其云也。

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
行也。夫真且不行，謂之道喪。

信義者，正性之用也。真者，正性之
本也。

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
虱音為也，

時有可為⁶，莫可虱者也⁷，時有否
泰，莫得長為。

有可用也⁸，有時而用。莫⁹可用者
也。

用有行藏，莫得長用。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致？亢倉子曰：
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

材在求而擇之不慎，無材。

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
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
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
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
化，鬼神不能靈。

天下醇和，故鬼神不能見靈怪。

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
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
靖人之才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

之求士也，則**四**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才
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

則奇姓異名、仄媚怪術之才至；若天
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

譽、貪濁浮麗之才至；若天子依違、大
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情毒言

和之才至。故曰才慎在求不慎無。昔
者黃帝得常仙、封鴻廐音鬼、容丘音丘，

三人，黃帝臣也。

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

中興，周宣王也。甫，仲山甫也。

申，申伯。

齊桓得甯籍，

即甯戚也。

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
明，寬厚昌正，而衆賢自至而求用，非
為簡核而得之也。

邁，行也。輯，睦也。簡核，猶擇也。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

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
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
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
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

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異耶？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

窘，迫也。言所問切迫。

夫功成事畢，不徇封譽，恭退朴儉之謂賢。

徇，求也。功成不居其位，守恭謙以自牧也。

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可以理國。所謂鎮者，斲寧無爲，人不知其力。

至德潛化，人莫能知之也。

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

人賴其功，故推德於己也。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

一賢雖少，統領衆材，尚有餘德；衆材雖多，比度一賢，猶不能及。

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也。

言求賢不可不察其邪正矣。

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一；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有九。

言賢人難得也。

夫不鍊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寶，可謂有識者也。

不待流言毀謗而知其惡情也。

洞靈真經卷中

①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宋刊本作「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也」。

②天也：宋刊本作「天地」。

③氣未通：宋刊本作「氣擁不通」。

④吏：原作「文」，據宋刊本改。

⑤猜：原作「情」，據宋刊本改。

⑥時有可爲：原本無，據宋刊本增。

⑦莫可爲者也：原本無，據宋刊本增。

⑧有可用也：此句前有「莫可爲者」此句後有「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據宋刊本刪。

⑨莫：字前原有「故」字，據宋刊本刪。

洞靈真經卷下

何粲注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

疑其相去遠也。

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

窮於本始謂之道，施於人理謂之孝。

道能通生萬物，不知其所由然，故曰妙用。孝者，善事父母，盡敬盡順，通乎神明，故曰至德。

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類形，布丕性壽。

性者剛柔之質，壽者一期之盡。

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眇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雖曲成萬類，彫刻衆形，尋求生宰，莫見其眇，故字之曰道。道者，虛通

之謂。

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孝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乎，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道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為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按《史記》稱：舜父瞽叟與庶母弟皆欲殺舜。使舜修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扜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孔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填井，舜匿孔出，去。是其事也。于時天以休美之德，震動舜心，神明①赫然，令其免害。及出之後，

事父彌謹。堯知其聖，歷試諸難，後乃禪其位焉。

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②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何如？

寺人，奄③官。主在左右侍君也。

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

謂侍者進食於君也。

太子必視寒暖之節，食下必知膳④。養所進，然後退。

知所食之多少。

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

君有疾，故太子嚴肅衣冠而齋齋者，

虛心專志以祈神明，使救護者耳。

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衣之貢衣必親賞之，

饌，飲食也。貢，進之也。

嘗饌⑤善，

謂君嘗饌者也。

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乎復初，然後亦復初。

君病間，而太子亦復初也。

君后有過，怡聲以諷。

怡，悅也。謂下氣怡聲，幾微諷諫。

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

不敢慢君父之所愛。

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

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雅》，《詩·大雅》也。陟，升也。帝，

天也。左右，助也。言文王所為，天

必助之。

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

贊，佐也。文王事紂，為天所佐。故

殷紂雖暴，不能輒害。

夢啓之壽，

《禮記》云：文王有疾，旬有二日乃

間。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

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

汝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

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

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文王九

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也。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

父母之所致也。

《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幸既聞之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

視，猶示也。

樂所以修內，

和其心也。

禮所以修外，

檢其容也。

禮，樂交修，則德容發揮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易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真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

三王，謂夏、殷、周三代之王也。

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上事父母，下順兄弟，盡善盡美。故人無非間之言也。

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壯侯他，

壯，燕侯諡也，他，名也。

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言玉珮之光交相照也。

太子讀書不視，壯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壯侯他應聲解劍而去。

聞義而服也。此言君子尚德，不尚

華飾也。

嗚呼，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乎？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

惡乎，猶何也。

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言，音克有以正之者，君子耻之。

言爲人臣不能有所匡正也。

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

言。

君不納忠諫，則罕言以避患也。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己正乎哉？此之謂反

明。

先審身之善正，然後責人之邪惡也。

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余其子何將行仇。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

覘，視也。恙，憂也。舉，皆也。

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咎口，謀將煞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煞。

此章戒人輕言致害。雖愛子，猶不信之，以至見煞，況他人乎？

謂多言之人爲疏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躁者；

輕佻，猶輕躁也。

謂藂雜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識，孰泉音克究詳？

殫，猶盡也。

時有不可不應豈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

謂外見利貪而逐之，愈得愈貪，故身勞而難靜。

時有不可不求使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

謂內興情慾，緣境思求，心有所待，故待得而復樂，不知心搖而傷性。

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唯泊然無情慾，而不為名利所誘者，然後身安而性全也。

人生於世或有豈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

不能危行言遜，干犯時君，無異負斬首之罪，待時行戮也。丹，血色。

其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遑歟？

遑，猶是也。

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翦制其情之所由起，是彼此開進，親敬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暗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釁日積。兒童之所簡者，迺耆耄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己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己之未明也。

賢明者當恕，愚迷而勿責。

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愚迷之人無所損，健責者徒自傷耳。

農道篇第八

夫穀者，人之天。理國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

本謂農也，未謂趨浮利也。人趨末利，則奸詐多端，故一令不能制也。

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趨利多端，人心不一。故不可以固守，不可以攻戰也。

人捨本而事末，則丁音其產約，

人貪浮利則產業薄也。

丁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灾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知，好知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留人。留人非徒爲墜利也，貴行其志也。

志在安人。

人留則朴，朴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留則童，

如童兒無異志也。

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留則丁產複，

複，猶厚也。

丁產複則重流散，

不流散也。

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下豈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蘧之理不足過也。

軒皇、几蘧，古之有道之君也。

古先聖皇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火夫、

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墜產也，

第，次第也。《月令》云：正月中氣，

天子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

右，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是以功級勸人也。

后妃率嬪御蠶於郊，桑公田，勸人力，

歸教也。

《月令》云：三月中氣，命有司無伐

桑柘。乃修器。后妃齋戒享先，蠶

而躬桑，以勸蠶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

蠶室，近川而為之，君卜三宮之夫

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世婦親

蠶，奉蠶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

人練，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

婦之吉者，使練之。此勸婦教也。

男子不織而衣，歸人不耕而食，男女貿

功，資相蠶業，此聖王之制也。

貿，猶易也。

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

埒，量也。

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

食之。

上農夫，食十人。

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

出御，女不外嫁，

一作大嫁。

以妨留也。

興土功，治師旅，行婚嫁，皆謂妨農

業也。御，迎也。謂男子不親御。

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

耳。夫稼，為之者人也，

稼，謂種也。

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

容足，耨之容耨，

耨，鋤也。又，耨，謂鋤器也。

耘之容手，

耕，除草也。

是謂耕道。

種苗可使容足，耨之可使容耨，耘之

可使容手。

留攻食，工攻器，賈攻貨。

攻，治也。

時豈不龔，斂之以土功，是謂大飶。

君王不恭，則大凶之道也。

凡稼早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

節，稼乃多災。

言太早太晚者，謂不得中和之氣也。

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

旬，十日也。五十七日在立春節中，

而草木昌發。

於是乎始耕。豈留之道，見生而藝生，

見死而穫死。

因天時而興人事也。藝，種也。穫，

刈也。

天發時，墜產財，不與人百音期。

產，生也。

有年祀土，無年祀土，

有年，豐年也。無年，荒年也。祀

土，祭社稷也。春祭祈豐，祥也。秋

祭報成，熟也。不以有年則祭，無年

不祭，所以祈地，利重人命。

無失人時，迨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

之力可使盡起。

迨，及也。雖老弱可使盡，耕所以趁

時也。

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

謂與農太早也。

既往而慕之，

時既過，往而慕之，是大晚。

當丁時而薄之，

雖當其時而用功寡薄，所收亦不多。

此從使之下也。

此三者，雖從農務，不得其時，故云下也。

夫耨必以旱，使墜肥而土緩。

夫鋤必用旱時，旱時則草易死，而土脉肥緩也。

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

殖，長也。下種欲其土細如塵，則地虛而根深；及苗長也，得雨則土堅，堅則莖固也。

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

數，為煩也。

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

施土，謂施種於土也。種不足則傷疏而費地，種有餘則傷密而損穀。不費不損，取其中也。

𠂔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

端，正直也。𠂔深直則水流疾，畝沃平則潤澤勻。

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

下陰謂水潤，上陽謂日氣。

立苗有行，故速成，強弱不相害，故速大。

苗成行則長疾，強不害弱則易大也。

正丁行，通其中，疏豕冷風，使苗疏而通風。

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疏，是墜之竊也。

由地瘠薄也，苗不茂盛，若被竊之狀。

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是豈傷之也。

除，治也。草盛而後除之，苗則虛矣，是人事傷之也。

苗丁弱也欲孤，

欲一一孤生不併聚也。

丁夫也欲相與居，

與衆同居，共相蔭映。

丁熟也欲相與扶。

無倒折之害也。

三以易族，稼乃多穀。

三者，如人之宗族，共相扶持則多收。

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

生不齊則大苗凌小，小苗不茂。

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粃。

強者凌弱，故後生者不實。

是故其耨也，夫其兄而去其弟。

以人喻苗也，先生為兄，後生為弟也。

樹肥無使扶疏，樹瘠不欲專生而獨居。

瘠，瘠地。專生，獨居，不耐風旱。

肥而扶疏則多粃，瘠而專居則多死。

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

時之禾，長稈而大穗，圓粟而薄糠，米飴而香，春之易而食之強；

禾，謂粟也。稈，穗頸也。圓，圓也。

飴，謂味甘如飴也。

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藹。

深芒，長芒也。銳，細也。青藹，其

米青也。

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

搏，謂以手揶穀而出米。

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

本，根也。華莖，莖傍有華也。膏，言肥大也。

得時之稻，莖葆長稠，穗如馬尾；葆，大也。馬尾，言長也。

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苗死。得時之麻，疏節而色陽，堅臬而小本；

陽，光揚也。堅，牢也。言皮堅勁。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

蕃柯，謂枝柯多也。岸節者，高節也。

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菽者，豆也。族，聚也。息，猶盈也。

失時之菽，必長以蔓，浮葉虛本，疏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豕行，薄翼謂醇音屯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薄翼，謂糠也。醇，黃色也。其麥穗一行有二七粒。

失時之麥，附腫多病，弱苗而莢穗。

附腫，謂莖根麤而且蟲。莢穗，多芒。

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殞氣不入，身無苛殃，四衛，四支也。

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疾疢；人無疾疢，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留，王不務留，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主將眅強兵於天下，秦恃峻亟險固、兵強士勇，故欲示強於兵，使天下无敢與之敵。眅，猶示也。

使庶夫鮑戎必致亢倉子，庶長，秦爵號。鮑戎，人姓名也。

待以壞邑十二，周實迫之。

周，密也。欲問亢倉子計，故以十二邑待之；恐其不來，密使鮑戎迫之。

使必來。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館。榮泉，秦地名也。景主三日弗得所問，

謂欲問之而不得也。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北首頓珪，盡禮也。

亢倉子油然虧盼曰：朕以主豕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豕故，油然，微動貌。虧，側也。眇，顧盼也。朕，我也。我以景主有遠異之問，而何為弊弊焉？言景主以兵戈斫刺為故乎？言其所問下。

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言景主既以兵道問我，故我抑亦隨其所欲而正之，非至理之可也。

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衽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黼衽，黼襟也。抑首，低首也。惟天所命，願垂告命。

亢倉子仰榱而嘘，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

榱，椽也。仰榱，仰面屋椽也。噓，

歎聲也。嗟其不問至道，故仰面而發噓歎。夫兵之所起與人俱生，本始有之，非獨今也。

凡兵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

人有喜怒之性，本受於天。怒則威生，威生則兵起之由也。

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不用，少選，猶少時也。喜怒之情用之無常，故無少時不用也。

貴賤、夫少、賢愚相與同。

同察怒氣之動，則知兵起之原。

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揆，兵也；侈鬥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

恚，怒也。作色，厲色。揆，亦推也，謂相推盪也。四者雖有大小之異，皆有怒心，故為兵也。

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鬥矣。

蚩尤，黃帝時掾諸侯，兄弟八十一人，銅頭鐵額，與帝戰於涿鹿之野，造兵器，後為黃帝所滅也。

黃帝用水火矣，

或引水注邑，或縱火燒城。

共工稱亂矣，

共工與顓頊爭天下。

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用兵之道，有廢有興，皆以順天而勝者，得用耳。

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答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罰不可偃於天下。

答，鞭杖。偃，息也。

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

義兵者，順天應人，所以誅暴亂也。

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

振，救也。隸，僕隸也。強弩之射深

谷，言救之疾也。

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

兵之勝負勿徵驗於他，反求人情，則

得之。

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

人君與三軍之士同其死生榮辱，則三軍雖衆，可使一心矣。

凡君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

古之至極善用兵者，蓋重慎其令也。

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

夫料敵制勝，必先自料。若與衆同死生，而三軍一心，則勝於彼矣。

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奸詐之與義理反也，

言奸兵與義兵，逆順之理相反。

其勢不俱勝，不兩立，

義兵勝，奸兵敗。

故義兵之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

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斂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

先示之以義也。

若此而猶有復狠凌傲遂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

復狠，猶惡戾也。宕，流宕也。先行義以示之，猶有惡戾不聽服者，用武誅之可也。

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矣。

獨誅者，暴君也。

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

孤疾之人拯給之，長者致敬之也。

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①，不私其物，曲加其禮。

不私其利，與衆共之，曲加其禮，聘以求賢也。

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

生，猶活也。言有人以義能活一人

之死，則天下咸能事之矣。

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

既聞義兵之道，鄙其奸傲之心，故氣志盈滿，充塞宇宙，志知所如也。

於是步前稱鴛音鶻爲亢倉子壽，

舉步前進稱獻壽，所以嚴師重道也。

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

天關，即天綱，謂辰時也。行道，行弟子禮也。

洞靈真經卷下

⑥ 交相：原作「祠」，據宋刊本改。

⑦ 臣：原作「口」，據宋刊本改。

⑧ 足：原作「是」，據宋刊本改。

⑨ 生：原作「主」，據宋刊本改。

⑩ 春：原作「春」，據宋刊本改。

⑪ 穀：宋刊本作「秩」。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鄒新明復校）

① 明：原作「功」，據宋刊本改。

② 門：原作「問」，據宋刊本改。

③ 奄：原作「問」，據宋刊本改。

④ 膳：宋刊本作「饌」。

⑤ 饌：原作「膳」，據宋刊本改。

013 黃帝陰符經

經名：黃帝陰符經。簡稱《陰符經》。撰人不詳，傳說出於戰國黃老家之手，一說係北魏寇謙之或唐李筌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

殺，道之理也。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寢，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4 黃帝陰符經集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集注。原題伊尹等七家註。約成書於唐代。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另有《四庫全書》本、《漢魏叢書》本等。

黃帝陰符經注序

蜀相諸葛亮撰

所謂命者，性也。性能命通，故聖人尊之，以天命愚其人而智其聖。故曰天機張而不死，地機弛而不生。觀乎《陰符》，造化在乎手，生死在乎人。故聖人藏之於心，所以陶甄天地，聚散天下而不見其跡者，天機也。故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五霸得之以統諸侯。夫臣易而主難，不可以輕用。太公九十非不遇，蓋審其

主焉。若使哲士執而用之，立石爲主，刻木爲君，亦可以享天下。夫臣盡其心而主反怖，有之不亦難乎？嗚呼，無賢君則義士自死而不仕，莫若散志巖石以養其命，待生於泰階。世人以夫子爲不遇，以秦儀爲得時，不然，志在立宇宙，安能馳心下走哉？文夫所恥。嗚呼，後世英哲審而用之，范蠡重而長，文種輕而亡，豈不爲泄天機？天機泄者，沉三劫宜然。故聖人藏諸名山，傳之同好，隱之金匱，恐小人竊而弄之。

黃帝陰符經集注

伊尹、太公、范蠡、鬼谷子、諸葛亮、張良、李筌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序首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太公曰：其一賊命，其次賊物，其次賊時，其次賊功，其次賊神。賊命以一消，天下用之以味。賊物以一急，天下用之以利。賊時以一信，天下用之以反。賊功以一恩，天下用之以怨，賊神以一驗，天下用之以小大。鬼谷子曰：天之五賊，莫若賊神，此大而彼小，以小而取大，天地莫之能神，而沉於人乎？筌曰：黃帝得賊命之機，白日上昇；殷周得賊神之驗，以小滅大；管仲得賊時之信，九合諸侯；范蠡得賊物之急，而霸南越；張良得賊功之恩，而敗強楚。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太公曰：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生，食五味而死，无有怨而棄之者也。心之所味也亦然。鬼谷子曰：賊命可以長生不死，黃帝以少女精炁感之，時物亦然。且經冬之草，覆之而不死，露之即見傷，草木植性，尚猶如此，況人萬物之靈，其機則少女以時。廣成子曰：以為積火焚五毒，五毒即五味，五味盡，可以長生也。筌曰：人因五味而生，五味而死，五味各有所主，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勝，久之則積炁薰蒸，人腐五臟，殆至滅亡。代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之厚矣。是以至道淡然，胎息无味。神仙之術百數，其要在抱一守中；少女之術百數，其要在還精採炁；金丹之術百數，其要在神水華池；治國之術百數，其要清淨自化；用兵之術百數，其要在奇正權謀。此五事者，卷之，藏於心，隱於神；施之，彌於天，絡於地。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萬物榮枯，可生人

之身；黃帝得之，先固三官，後治萬國，鼎成而馭龍上昇於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亮曰：以為立天定人，其在於五賊。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范曰：昔伊尹佐殷，發天殺之機，克夏之命盡而事應之。故有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太公曰：不耕，三年大旱；不鑿，十年地壞。殺人過萬，大風暴起。亮曰：按楚殺漢兵數萬，大風杳冥晝晦，有若天地反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良曰：從此一信而萬信生，故為萬變定基矣。筌曰：大荒大亂，兵水旱蝗，是天殺機也。虞舜陶甄，夏禹拯骸，殷繫夏臺，周囚羸里，漢祖亭長，魏武乞丐，俱非王者之位，乘天殺之機也。起陸而帝，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權臣擅威，百姓思亂，人殺機也。成湯放桀，周武伐紂，項籍斬

贏嬰，魏廢劉協，是乘人殺之機也。覆貴為賤，反賤為貴，有若天地反覆，天人之機合發，成敗之理宜然。萬變千化，聖人因之而定基業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良曰：聖人見其巧拙，彼此不利者，其計在心；彼此利者，聖哲英雄道焉。況用兵之務哉？筌曰：中慾不出謂之啓，外邪不入謂之閉。外閉內啓，是其機也。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巧拙之性，使人无間而得窺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太公曰：三要者，耳、目、口也。耳可鑿而塞，目可穿而眩，口可利而訥。興師動衆，萬夫莫議其奇。在三者，或可動或可靜之。筌曰：兩葉掩目，不見泰山；雙豆塞耳，不聞雷霆；一椒掠舌，不能立言；九竅皆邪，不足以察機變。其在三者，神、心、志也。機動未眛，神以隨之；機兆將成，心以圖之；機發事行，志以斷之。其機動也，與陽同其波，五嶽不能鎮其隅，四瀆不能界其

維；其機靜也，與陰同其德，智士不能運其榮，深聞不能窺其謀，天地不能奪其時，而況於人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筮曰：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奸生於國，奸成而國滅。木中藏火，火始於无形。國中藏奸，奸始於无象。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使奸火之不能發。夫國有无軍之兵，无灾之禍矣。以箕子逃而縛裘牧，商容囚而蹇叔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良曰：機出乎心，如天之生，如天之殺，則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鬼谷子曰：三盜者，彼此不覺知，但謂之神。明此三者，況車馬金帛，棄之，可以傾河填海，移山覆地，非命而動，然後應之。筮曰：天地與萬物生成，盜萬物以衰老。萬物與人

之服御，盜人以驕奢。人與萬物之上器，盜萬物以毀敗，皆自然而往，三盜各得其宜，三才遞安其任。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鬼谷子曰：不欲今後代人君，廣斂珍寶，委積金帛，若能棄之，雖傾河填海，未足難也。食者所以治百骸，失其時而生百病。動者所以安萬物，失其機而傷萬物。故曰時之至間，不容瞬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是以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神所以神也。

筮曰：人皆有聖人之聖，不貴聖人之愚。既睹其聖，又察其愚。既睹其愚，復睹其聖，故《書》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勃。一明一晦，衆之所載。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仲作革，百里奚賣粥，當衰亂之時，人皆謂之不神，及乎逢成湯，遭文王，遇齊桓，值秦穆，道濟生靈，功格宇宙，人皆謂之至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

出焉。

鬼谷子曰：後代伏思之，則明天地不足貴，而況於人乎？筮曰：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之有數，月次十二，以積閏大小，餘分有定，皆稟精炁自有，不為聖功神明而生。聖功神明，亦稟精炁自有，不為日月而生。是故成不貴乎天地，敗不怨乎陰陽。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諸葛亮曰：天子太公，豈不賢於孫、吳、韓、白？所以君子小人異之。四子之勇，至於殺身，固不得其主而見殺矣。筮曰：季主凌夷，天下莫見凌夷之機，而莫能知凌夷之源。霸王開國之機，而莫能知開國之源。君子得其機，應天順人，乃固其躬。小人得其機，煩兵黷武，乃輕其命。《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機其神乎？機者易見而難知，見近知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

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尹曰：思之精，所以盡其微。良曰：後代伏思之，耳目之利，絕其源。筌曰：人之耳目，皆分於心，而竟於神。心分則機不精，神竟則機不微，是以師曠薰目而聽耳，離朱漆耳而明目，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師於心，舉事發機，十全成也。退思三反，經晝歷夜，思而後行。舉事發機，萬全成也。太公曰：目動而心應之，見可則行，見否則止。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筌曰：為天下機者，莫近乎心目。心能發目，目能見機。秦始皇東遊會稽，項羽目見其機，心生於物，謂項良曰：彼可取而代之。晉師畢至於淮淝，符堅目見其機，心死於物，謂符融曰：彼勅敵也，胡為少耶？則知生死之心在乎物，成敗之機見於目焉。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良曰：熙熙哉。太公曰：誠懼致

福。筌曰：天心无恩，萬物有心，歸恩於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是以施而不求其報，生而不有其功。及至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蠢然而懷懼，天无威而懼萬物，萬物有懼而歸威於天。聖人行賞也，无恩於有功。行伐也，无威於有罪。故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良曰：夫機在於是也。筌曰：樂則奢餘，靜則貞廉。性餘則神濁，性廉則神清。神者智之泉，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平。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不安於至靜，能棲神淨樂之間，謂之守中。如此，施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禍於重開之外，慮患於杳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者哉。

天之至私，

尹曰：治極微。用之至公。

良曰：其機善，雖不令天下而行之。天下所不能知，天下所不能違。筌曰：天道曲成萬物而不遺。椿菌鵬鷄，臣細脩短，各得其所，至私也。雲行雨施，雷電霜霓，生殺之均，至公也。聖人則天法地，養萬民，察勞苦，至私也。行正令，施法象，至公也。孫武曰：視卒如愛子，可以俱死。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溪。愛而不能令，譬若驕子，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禽之制在炁。

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尹曰：炁者天之機。筌曰：玄龜食蟒，鷓隼擊鵠。黃腰啖虎，飛鼠斷猿，蝮蛭齧魚，狼狽噬鶴。餘甘柔金，河車服之无窮化玉，雄黃變鐵，有不灰之木，浮水之石。夫禽獸木石得其炁，尚能以小制大，況英雄得其炁，而不能淨寰海而御宇宙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太公曰：損己者物愛之，厚己者物薄之。筮曰：謀生者，必先死而後生。習死者，必先生而後死。鷓冠子曰：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孫武曰：投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吳起曰：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恩者害之源，害者恩之源。吳樹恩於越而害生，周立害於殷而恩生。死之與生也，恩之與害相反糾纏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太公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筮曰：景星見，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揚波；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錯，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愚人以此天地文理，為理亂之機。文思安安，光被四表，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六府三事无相奪倫，百穀用成，兆民用康；昏主邪臣，法令不一，重賦苛政，上下相蒙，懿戚貴臣，

驕奢淫縱，酣酒嗜音，峻宇雕牆，百姓流亡，思亂怨上。我以此時物文理，為理亂之機也。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愚，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

筮曰：賢哲之心，深妙難測。由巢之跡，人或窺之。至於應變无方，自機轉而不窮之智，人豈虞之？以跡度心，乃為愚者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良曰：理人自死，理軍亡兵。无死則无不死，无生則無不生，故知乎死生，國家安寧。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推勝之。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良曰：陰陽相推激，至於變化在於目。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良曰：大人見之為自然，英哲見之

為制，愚者見之為化。尹曰：知自然之道，萬物不能違。故利而行之。

至淨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良曰：觀鳥獸之時，察萬物之變，鳥獸至淨，律曆所不能契，從而機之。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神機鬼藏。

良曰：六癸為天藏，可以伏藏也。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亮曰：奇器者，聖智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推甲子，畫八卦，考著龜，稽律曆，則鬼神之情，陰陽之理，昭著乎象，无不盡矣。亮曰：八卦之象，申而用之；六十甲子，轉而用之。神出鬼入，萬明一矣。良曰：萬生萬象者，心也。合藏陰陽之術，日月之數，昭昭乎在人心矣。廣成子曰：甲子合陽九之數也。卦象出師衆之法，出師以律，動合鬼神，順天應時，而用鬼神之道也。

黃帝陰符經集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5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唐張果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並序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玄。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无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參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無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

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玄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黃帝陰符經注

張果先生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自然之道，无所觀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无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唯深微而能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无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无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照之以心，契之以機，而陰符之義盡矣。李筌以陰為暗，以符為合，以此文為序首，何昧之至也？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命、物、時、功、神也。《傳》曰：聖人之理，圖大而不顧其細，體瑜而不掩其瑕。故居夷則導道，布德以化之；履險則用權，發機以拯之。務在匡天地，謀在濟人倫。於是用大義除天下之害，用大仁興天下之利，用至正措天下之枉，用至公平天下之私。故反經合道之謀，其

名有五，聖人禪之，乃謂之賊；天下賴之，則謂之德。故賊天之命，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黃帝所以代炎帝也；賊天之物，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堯所以代帝摯也；賊天之時，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帝舜所以代帝堯也；賊天之功，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大禹所以代帝舜也；賊天之神，人知其天而不知其賊，殷湯所以革夏命也。故見之者昌，自然而昌也。太公以賊命為用，味以取其喻也。李筌不悟，以黃帝賊少女之命，白日上騰為非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傳》曰：其立德明機用妙，發之於內，見之於外而已，豈稱兵革以作寇亂哉？見其機而執之，雖宇宙之大不離乎掌領，況其小者乎？知其神而體之，雖萬物之衆不能出其胸臆，況其寡者乎？自然造化之力，而我之有之，不亦盛乎？不亦大乎？李筌等以五賊為五味，順之則可以神仙

不死，誣道之甚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傳》曰：人謂天性機為人心，人性本自玄合，故聖人能體五賊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傳》曰：天機張而不生，天機弛而不死。天有弛張，用有否臧，張則殺威行，弛則殺威亡，天殺之機息。然天以炁為威，人以德為機。秋冬陰炁嚴凝，天之張殺機也，故龍蛇畏而蟄伏；冬謝春來，陰退陽長，天之弛殺也，故龍蛇悅而振起。天亦有寒暄。德亦有寒暄，人亦有寒暄。德刑總肅，君之張殺機也，故臣下畏而服從；德失刑偏，君之弛殺機也，故姦雄悅而馳騁。位有尊卑，如人有天地。故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寇亂所由作；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尊卑猶是革。太公、諸葛亮等以殺人過萬，大風暴起，晝若暝，以為天地反覆，其失甚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傳》曰：天以禍福之機運於上，君以利害之機動於下，故有德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无德者萬化而愈衰，以至於亡。萬變定基，自然而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傳》曰：聖人之性巧於用，居窮行險則謀道以濟之，對強與明則行義以退避之。理國必以是，行師亦以是。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傳》曰：九竅之用，三要為機。三要者，機、情、性也。機之則无不安，情之則无不邪，性之則无不正。故聖人動以伏其情，靜以常其性，樂以定其機；小人則反此。故下文云：太公以三要為耳、目、口；李筌為心、神、息，皆忘機也，俱失《陰符》之正意。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傳》曰：夫木情靜，動而生火，不覺

火盛而焚其質。由人之性靜，動而生姦，不覺姦成而亂其國。夫明者見彼之隙以設其機，智者知彼之病以圖其利，則天下之人彼愚而我聖。是謂生者自謂得其生，死者自謂得其死，无不謂得道之理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傳》曰：天地以陰陽之炁化萬物，萬物不知其盜；萬物以美惡之味饗人，人不知其盜；人以利害之謀制萬物，萬物不知其盜。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有若時，然後食終身；无不愈時，然後動庶績，无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

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傳》曰：時人不知盜之為盜，只謂神之能神。鬼谷子曰：彼此不覺之謂神，蓋用微之功著矣。李筌不知

此文意通三靈，別以聖人愚人為喻，何甚失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傳》曰：日月有准，運數也。大小有定，君臣也。觀天之時，察人之事，執人之機，如是則聖得以功，神得以明，心宜理合，安之善也。筌以度數為日月，以餘分為大小，以神炁能生聖功神明，錯謬之甚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傳》曰：其盜微而動，所施甚明博，所行極玄妙。君子用之，達則兼濟天下，太公其人也；窮則獨善其一身，夫子其人也，豈非擇利之能審？小人用之，則失其身，大夫種之謂歟？得利而亡義，李斯之謂歟？豈非信道之不篤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傳》曰：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聽；聾者善於視，遺耳專目，

所以致其明。故能十衆之功，一晝之中三而行之，所以至也；一夜之中三而息之，所以精也。故能用萬衆之人。筌不知師是衆，以為兵師，誤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於目。

《傳》曰：夫心有愛惡之情，物有否臧之用。目視而察之於外，心應而度之於內。善則從而行之，否則達而止之，所以觀善而懲惡也。筌以項羽其目機，心生於物，以符堅見機，心死於物，殊不知有否臧之用。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傳》曰：天以凶象咎徵見，人能儆戒以修德。以迅雷烈風動人之恐懼，以致福无恩而生大恩之謂也。李筌以天地不仁為大恩，以萬物歸於天為蠢然，與《陰符》本意殊背。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傳》曰：未發謂之中，守中謂之常，別樂得其志，而性有餘矣。安常謂之自足，則靜其志而廉常足矣。筌

以奢為樂性，以廉為靜，殊乖至道之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傳》曰：自然之理微而不可知，私之至也；自然之效明而不可違，公之至也。體聖體之亦然。筌引《孫子》云：視卒如愛子，可以之俱死。何也？

擒之制在炁。

《傳》曰：擒物之以炁，制之以機，豈大小之才乎？太公曰：豈以小大而相制哉？筌不知擒義，誤以禽獸，注解引云：玄龜食蟒，黃腰啖虎之類，為是悲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人之所愛厚，於身大過，則道喪而死自來矣。死者，人之所惡，於事至明，則道在而生自圖矣。福理所及謂之恩，禍亂所及謂之害，損己則為物之所益，害之生恩也。筌引孫子用兵為生死，丁公、管仲為恩害，異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以其期聖，我以不期其聖。

《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无所不知而蔽之以无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知四時之行，知萬物之生，皆自然也。故聖人於我以中自居之謂也，故曰死生在我也已矣。人之死亡，譬如沉水自溺，投火自焚，自取滅亡。理國以道，在於損其事而已；理軍以權，在於亡其兵而已。无死機則不死，鬼神其如我何？天生機則不生，天地其如我何？聖人修身以安其家，理國以平天下，在乎立生機以自去其死性者，生之機也；除死機以自取其生情者，死之機也。筌不瞭天道，以愚人。聖人體道，愚昧之人而驗天道，失之甚也。

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注在上文。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傳》曰：自然之道，无為而无不為，

動靜皆得其性，靖之至也。靖，故能立天地，生萬物，自然而然也。伊尹曰：靖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四時之至順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傳》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注在上文。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傳》曰：道之至靜也，律曆因而制之，不能叶其中，鳥獸居之謂也。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傳》曰：八卦變異之伎，從是而生。上則萬象，下則萬機。用八卦而體天，用九疇而法地，參之以炁候，貫之以甲子，達之以神機，閉之以詭

藏，奇譎之蕩自然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傳》曰：陰陽相勝之術，坦微而不違乎本，明之信可明，故能進乎精曜象矣。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6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黃居真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臣聞冥冥之中儻然脗合，不可以形言也。以形言之，上下殊勢，疑若中間，烏得而脗合哉？夫惟此以神與彼以神受，通六極爲一炁，含萬象爲一體，統乾坤爲一物，化機一發，妙用潛該，孰爲彼？孰爲此？庸詎知天地之神非吾之神，吾之神非天地之神邪？昔之至人，動與神契，靜與神俱，動靜之中，間不容髮，故能與太空爲人，與造物者爲友。空性不壞，吾體亦然，體性无殊，是謂得道。與道相得，乃能物

物。今古一息也，晝夜一照也。世之淺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是以役於陰陽，囿於變化，恣睢轉徙，曾莫之悟，又豈知冥冥之中儻然脗合者哉？此西王母所以闡揚道樞，丁寧詳複爲黃帝言之也。然而聖人之言，隱而顯，曲而中，定觀諸妙，冥參真有，汎觀諸微，默造深玄。以此退藏，何泥於虛？以此進爲，何拘於實？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戲事爾。然是道也，豈他求哉？取諸身而足。微西王母不能告黃帝此言，微黃帝不能受西王母此道，二聖相值，若合符節，又豈在諄諄問應之間邪？著之典常，以詔天下來世，故曰《陰符》云爾。臣黃居真謹序。

黃帝陰符經注

虛靖大師賜紫道士臣黃居真注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又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之道運而不積，故日月星辰繫焉。天之行健而不息，故四時萬物由焉。至人於其運者觀之則與之相爲周流；於其行者執之則與之相爲終始。消息盈虛，莫之或違。呼吸屈伸，未始有沚。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夫如是，又何加焉？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人以木、火、土、金、水之炁以生，亦以金、木、土、水、火之炁以死。自至人觀之，生奚足悅，死奚足惡，生我者乃所以賊我也。知其機，識其變，金木未嘗相間，水火未嘗相悖。五者相得，混而爲一，則獨存而常全

矣。何死生之足計哉？順之為天則毀之為賊，咸其心之自取，而施行之則在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闔戶謂之宇，闔戶謂之宙。宇宙為至大矣，而不離吾掌握之間，可使之无陵歷之患，況其小者乎？職職而植，芸芸而動，動植之物為至多矣，而不出吾百骸之內，可使之无天闕之愆，況其寡者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與人未嘗相離，唯至人為然。全天之性曰人，得人心曰機。天性盡矣，斯為三才；心機明矣，斯為物宰。靜而復本，則湛然常寂；動而應變，則幹旋无窮。以人發天，以天定人，則幽明潜通而變化見矣。若夫不能立天之道，則機之發也无已時，而心之出也，豈不殆哉？鳥能相與於定乎？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能變化，機所為焉。天以不言而成變化，機固大矣。立天者，人能无機乎？然有心之機非機之極，无心之機迺極機也。機動於此，化形於彼，咸其自然。故天發殺機，川可為陸，陸可為川；人發殺機，能天之不能載，能地之不能覆，天人之機至是極矣。故曰：殺機天人合發，三才乃安，而萬變以之而定焉，孰能逃吾之機乎？雖然，心生於性，機出乎心。巧者，人也。拙者，天也。冥心復性，雖機之大，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水穀之所化，皆陰陽之邪也。九者之中，其要有三，耳、目、口而已矣。夫耳之惑於聲也，目之惑於色也，口之惑於味也，其為邪莫甚焉。聖人能使九竅不為九竅所使，故曰：唯聖人為能踐形，動而邪不能勝，靜而邪不能入，動亦可，靜亦

可。故曰：可以動，可以靜也。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火固能尅木，方其為水所制，則火不能用，事必待禍發，然後能尅也。姦固能潰國，方其為正所勝，則姦不能用，事必待時動，然後能潰也。是知陰陽之沴，姦宄之作亦有所待而後必焉。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知靜而性，知動而機，知萬變之无窮，知九邪之有要。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元惟默，造道之極。則修之至於不與佞為構，鍊之至於不與物相忤。恬淡平易，抱一而已。夫是之為聖人，若能者，造化所不能移，天地所不能囿，至於富國安民，強兵戰勝，特其戲事耳。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陽一舒而萬物不得不生，陰一慘而萬物不得不殺，自生自殺，孰使之然？道之所理者如此。苟惟不能，

則天之所以為天亦小矣。然則天豈有心哉？咸其自取爾。故曰：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形之大者也。天以炁資人物之始，地以形資人物之生，人與萬物不能逃乎覆載之間，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所不能獨立者也。且非其有而取之曰：盜。天地不盜萬物不能成變化之道，萬物不盜人不能成蕃殖之效，人不盜萬物不能成生養之功，何則？天地之大也，不有萬物為之始終，則天或幾乎殆矣。故為萬物之盜，萬物之多，不以人為之佐理長養，則物或幾乎溺矣。故為人之盜，人之所以靈，不有萬物為之滋生榮養，則人幾乎夭矣。故為萬物之盜，相盜乃所以相宜。故曰：三盜既宜，如此則天地人之三才所由立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神之用固妙矣，或得以議其狀，乃若不妙，則又神之至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茲豈非人知其神之謂乎？又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茲豈非不知不神所以神之謂乎？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行速，日一周天；月行遲，月一周天。遲速有自然之度，不可踰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鷓鴣之大，鷦鷯之小，各安其性命之情，小大有自然之量，不可易也。明乎自然之數，一乎小大之量，靜而聖王之功，妙而神明之機，於此得矣。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盜萬物以成變化之妙，萬物盜人以成蕃殖之效，人盜萬物以成長養之功，皆自然之機也。自然之機，為神所運，孰主張是？孰紀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莫能自己。天下

之人日用不知，烏睹其微？君子機與神契，靜合陰陽之妙，故能保其身。小人機與神違，動為機變之行，故適所以輕其命。明乎盜機，則民安而國富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用志不分，與神為一，瞽者雖不能視，而聽亦多聞矣，奚必用目哉？聾者雖不能聽，而視亦多見矣，奚必用耳哉？耳能聽人，亦能使人聾；目能明人，亦能使人瞽。聖人視聽不用耳目，故聰明益廣；眾人視聽必用耳目，雖有之，何異於聾瞽也？豈非神之所寓，果不在於耳目歟？

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由衆起，故受之以師。夫師之興也，由於訟。訟之作也，由於飲食。飲食亦小矣，而師實源於此。況利之大者乎？聖人不重興師而重貪利，誠能絕利一源，使千毛萬孔不作，則所積益厚矣，民豈得不安？國豈得不

富哉？以此用師，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百可以為千，千可以為萬，故曰十倍。是道也，知之未必能行，行之未必能守，苟行之篤，守之固，於晝夜間三返而不殆焉。則又萬倍於用師矣，又奚必勞吾之民竭吾之財，以取彼之利為我之利者哉？自然不兵而強，不戰而勝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也。

聖人見道而不見物，故其心未嘗生、未嘗死；衆人見物而不見道，故其心生於物、死於物。夫聖人者，御天地於指掌，幹萬化於方寸，皆由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故能物投如市，吾心如水，真機之發，不為物惑矣。人則異是，見可欲而心亂，其為機也亦淺矣。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四時自爾推遷，陰陽自爾造化，天則无為而无不為耳。彼物之生成衰殺，咸其自取，天何恩焉？惟其無恩，故物莫能傷，此真所以為大恩

也。雖然，蠢蠢之物不能自生，必有所待，鼓之以雷，動之以風，莫不並作。

至樂性愉，至靜則廉。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則性分之内，曰不待於外也。世之奔競之流，目有見焉，則生覬覦心，有樂焉，則生歡欣。至人之樂則異於是，故曰性愉。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動則未免乎有累，烏能廉哉？至人端居深眇之地，无一物之可用，无一物之不用，何嗛之有？故曰：大廉不嗛，非至靜烏能至此？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大巧不為物，物具足，雲行雨施，雷厲風飛，有心哉。物得以生謂之德爾，故曰：公公私私，天地之德。飛者走者，動者靜者，咸其自取。萬物皆謂天之私我，使我有是，夫天豈物物而雕刻之哉？此之謂至公。

禽之制在炁。

水火有剋制而无熄滅，蓋炁之所感，

不期然而然也。以形制形，小大不倫，則大者常勝，小者常弱矣。元龜食蟒，飛鼠斷猿，豈以形哉？炁服之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於此者未必不死於彼，死於彼者未必不生於此。至人者，出有无之表，離動靜之域，則生亦奚足悅，死亦奚足惡，尚何係累之有哉？根，猶木之有根，春夏為先，方且生之；秋冬為後，方且殺之。迨夫為之根株而言之，則无生无殺矣。人之墮於有形，涉於有數，亦猶木之有根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至仁乃所以不仁，惟天地聖人為然，豈弊弊然私予奪之權哉？然而天地方未判，聖人方未兆，又何仁與不仁之有？仁與不仁，亦自物觀之耳。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氓氓蚩蚩，初无真識，由於陰陽，役於造化。但見其粲然有睹者為天地

之變，昭然有倫者為天地之理。昧
昧晦晦，不知所持，此故以天地文理
為聖也。至人則異於是，時之運也
不窮，吾則因之而不違；物之生也
无已，吾則順之而不逆。相交以成
文，相錯以成理，故曰：我以時物文
理哲也。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7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沈亞夫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夫《陰符》三百言，旨歸一也。世人多罔測玄奧，談道兵法人事者，非耶。《太玄》曰：陽推五福以類升。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陰幽六極以類降。凶短折疾，憂貧惡弱。聖人敷演天一地二三生，萬物稟一炁而生，是以修心合性，修性合炁，炁合虛無，虛無合體。然後執天行道，觀象法言，測三要之奧文，煉五行之正炁，陶甄日月，潛運坎離，察陰陽造化之權，通天地發生之理。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大

哉。深窮妙旨，洞測真源，得之則長生，失之則輕命。有以見演道、演法、演術三字，古聖賢秘而存焉，乃天機密也，不可輕泄。今略注解，用導精微。直貴无文，易明大意。上則神仙抱一演道。夫演道者，還丹抱一之門，運炁走朝泥丸，如炁丸轉，上朝天也。人之元炁走於首，為之道字。《仙經》曰：長生不老，還精補腦。《太清玉訣》曰：若到河車地，黃金滿我家是也。中則富國安民演法。夫演法者，中去邪欲之心，上朝淳坎之水，為之法字。是心為帝王，坦然得一，正其法度，富國安民也。《太清玉訣》曰：若到褐河津，造白色，藏真是也。下則強兵戰勝演術。夫演術者，木生火，離中虛是水也，坎中實是火也，是以中心行，真水真火相伏，為之術字也。《太清玉訣》曰：若到紫精丹，不死亦不難是也。

黃帝陰符經注

給事中沈亞夫注

演道篇第一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君子仰觀天道，運行不息，合法順動，固其性命乃保毓，天數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五行也。日者，火也。火生於木，木克土。月者，水也。水生於金，金克木。見五行相賊相生，是為寒暑。故曰：予仰視天之盜，五行順逆，得其次序，則天命昌延，乃長生之大本。

五賊在乎心，施行于天。

天有五星，人有五臟，應眼、耳、鼻、舌、心。心者，五賊之首，是以觀於五星，經緯萬象，內外相成，執天之道行矣。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君子曉達真源，譬天地在乎手，造化

生乎心，知萬物稟一炁生萬物之身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命之謂性，人也。人心機變，測造化之功定，行天道无差失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三陽之月，陰陽交泰，水火相賊，乃天發殺機，有雷霆風雨振動，龍蛇出蟄，萬彙發生，見生殺之權，備矣。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凡人心不可動，動則吉凶悔吝生焉。天地非反覆。天者，聖人也。地者，臣道也。反覆者，順逆也。六順六逆不常則，乃為之反覆。聖人不動心，則順天之命；小人逆行機，則不盡天數矣。

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聖人合天道，機衡當无差變，乃定其心機，是故守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夫人巧拙之性，坎離之象，巧則既濟，拙則未濟，故伏藏於丹田。丹

田者，精炁之元也。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身之九竅也，心正則九邪不能入；三要者，陽之正數也。三三如九，陽炁足則動靜无奸邪可入。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陽炁之盛，則戒之在鬪，戒之在慾，勿令奸賊生焉。君子修身鍊行，然後治國安民，聖賢之人也。

演法篇第二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備，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治。動其機，萬化安。

三生萬物，含正陽之炁。一炁盜，受七日來復，乃三才得一而備。人既盜萬物之始，日用而不知，知之者長生，形骸无變，萬化自安也。

人知其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人之有三萬六千神光，故多慾則耗竭精神，故不神也。《易》曰：陰陽不測之為神，抱一存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則火之精，晝夜行一度；月則水之精，晝夜行一十二度半。是故君子盜水火之數，小大運動，乃有殊聖之功也，神光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故賊盜天機，造化運動，愚者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歸真，小人逆之亡命。

演術篇第三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瞽聾善聽視，則絕利根源。人能專一心，而中道不廢，十倍之功不可及也。

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君子專心，反覆晝夜，三陽之時，行用不闕，乃過師之功萬倍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即灰而目不外視，生死絕念，乃忘其機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天之不言，日月无私。人能盜餌精華，得不死之術，恩无極則是大恩生也。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專一志而慤乎不拔，故蠢然而不動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和則包荒有餘，心清則萬化平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垂象，人能盜而行之，至私也；天之造化，无偏无黨，乃至公也。

禽之制在炁。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人因炁而生，因炁而死；萬物因地而生，因地而死。人若能擒制，得天地正炁。乃長生不死之根也。禽者，擒縱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萬物春生夏長，恩也；秋殺冬藏，害也。人因婦人而生，乃恩也；因婦人死，是害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文地理也，天時地利也。象天體制者聖，順時變動者哲。愚者不能察天時人事；若能合天地化育，與時設教，乃聖人賢哲也。道者靜之本，靜者天之機。動則觀其變，變則察其象。故造化動靜，陰陽相推，是以合天運，數不可差忒。《太玄》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乃聖人通達玄理，固帶性命，潛機不宰，至論无窮。令談兵法人事者，豈不遠哉？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8 黃帝陰符經注

蔡氏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原題蔡氏注。《宋史·藝文志》著錄蔡望《陰符經注》一卷，當即此書。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

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
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
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
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
故曰：見之者昌。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
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為性者，寂然至无，不可
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即天地之
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
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
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
人，何所不至？為堯舜，為桀紂，同
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
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炁一
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
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
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
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
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為世網而絕

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
而不可易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
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
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
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所以不能伏
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
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
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无邪矣。目
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
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
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
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
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
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之
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為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原，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反者，即目、耳、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

《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也。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无恩之恩，天道也。惟无恩然後能有恩，惟无為然後能有為，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

至樂者无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无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无為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為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為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

有為於其間？蓋炁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鷲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无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為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為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无違也。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19 黃帝陰符經解義

開州助教蕭真宰解義

經名：黃帝陰符經解義。蕭真宰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著錄蕭真宰《陰符經注》三卷，當即此書。今本合為一卷，缺上章注文。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注闕）

富國安民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解曰：可以无而取之者傷廉，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志動而次，見美而慕分，无欠餘不足者羨，智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誰責而可非，胙篋、探囊、發匱之盜也。《列子》曰：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者皆惑也。蓋莫不有生，生生者未嘗終；莫不有形，形形者未嘗有聲。聲者未嘗發色，色者未嘗顯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至於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孰使之也？則天地

為萬物之盜，人未麗乎物，而天地公盜之。物之數不止於萬，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人之所以為貴者，以其為物之靈也。與時轉徙，物无不備於我，我无不役於物，資之以生而有所養，徇之以死而有所歸，則萬物人之盜，人雖異乎物而萬物公盜之。東郭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迨夫盜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順其發陳，因其暮秀，任其容平，乘其閉藏，自六化以推勝復，淫沉虛實之因，自六變以知甘苦辛鹹酸淡之味。損盛益衰，捨逆取順，因物以有生，役物以有養，則人乃萬物之盜。物固不靈，而人常公盜之，則盜之有道，何時已也？惟三盜既宜，則物各當其分，事各當其叙。隨時之用，各合於義，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故能兼三才之道，貫三極之妙，而天地人各得其道，而安其

所安，豈非真盜歟？老君論資財有餘者是謂盜，誇非道也哉？蓋偷頃刻之榮，矜身外之飾，豈知為道者深根固本，用之不窮？夫天地之間，寇莫大乎陰陽。《陰符》之書，初以賊為說者，蓋養性全真之道，在於无失其則而已。次以盜為說者，蓋養生應變之理，在於各安其分而已。故孰為寇也？孰不為寇也？而皆不麗於天機之幾焉，夫知幾其神矣乎？學者於此，尤在慎思之。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

解曰：古之至人，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怪、為謀、為事，儵然而往，倏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若有不即是者，天鈞役之不足以滑成也。況乃天地散精，動植均賦，炁味滋榮，无物不有。天食人以五炁，內藏心肺，故聲色彰明；地食人以五味，散養五官，故炁味相成而神自生。食飲

之常，然保生之至要，无非具陰陽之和也。脾胃待之而倉廩備，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衛待此以清以濁，筋骨待此以柔以正，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故曰食其時。方春木王以膏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事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以助之也。以子母有相生之道，亦炁同而相求；以夫婦有相養之道，亦相尅而相治。无過焉，无不及焉。凡百骸之有體而可窮者，无不適當於自然之理。惟其養陽以食，動靜以時，豐其源而畜出，復其本以固存，吸新吐故以鍊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太和，无差謬於遠近，默運轉於環中，任靈機之自發，无有入於无間，化入於无所化，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孰不安於性命之情？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夫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神

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狎其所居，不厭其所生，人知神而神矣。至於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是烏知不神而所以神也。竊嘗考《論語》與《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謂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以為此也。黃帝聖神，為五帝之先，其臣莫能及。著書立言，獨明道德之意、理性之原，收斂事物之散，一歸於淳樸、太古之風。舉其書以加之政，可以酬酢，可以祐神，其民淳淳，而謂帝力何以加於我，豈非此書之效歟？謹讀御製聖濟，經卷之序，始於體真，終於審劑；章之序，始於陰陽適平，終於致用協宜。是皆窮神知化，而合於黃帝之書，與老氏所謂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其道一而已矣。則知所謂賊盜之機，皆其筌蹄也。善觀聖人之書者，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則迹出於履，履

豈迹哉？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解曰：《莊子》曰：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草木固有生矣，禽獸固有群矣，父子固有親矣，君臣固有義矣，夫婦固有別矣，長幼固有序矣。聖人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原天地之美，成萬物之理。辨上下於履，明庶政於賁，作樂崇德於豫，折獄致刑於豐，皆因其時數之宜也。蓋謂日昱乎晝，月昱乎夜，日者循星以進退，月者應日以死生。歲者，總日月時而无所事也。《洪范》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數者，一、二、三、四是也。以數作曆，以曆知辰，以辰知星，以星知日，以日知月，以月知歲，歲月日時無易，至於家用平康，是日月有數，大小有定矣。何則？有時既定，則天下之事莫敢廢；有數既定，則天下之分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

日而天下治者，蓋取諸此。非大而化之之聖裁成天地，迭用陰陽，安能坐進此道？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解曰：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則休咎禍福昭然見於眇綿，使人皆避凶而向吉矣。盡性則彰善癉惡曉然示以好惡，使人履仁而蹈義矣。若虞機張，發而必中。所謂真機者，吾不知誰之子。故曰：象帝之先，是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若夫擁萌肇於未判，塞萬源於機上，舍生反真，觸類藏邪，人偽未交，冲融不喪矣。逮至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相射，洪電縱橫，雷震東西，天真見矣。化為陽九之灾，地否闕矣。乃為百六之會，吉凶互衝，衆示灾咎。履坦道者，幽人正吉；居肥遯者，无往不利。冒嶮墟也，行必輿；尸涉東北也，喪朋悔亡。柰何天下莫能見也，

庸詎能高其目而見所不見哉？人生如幻化，寄寓天地間，暫聚烝耳。若營神注真者，與天地共寓在大无中矣。若洞虛體元者，與大无共寄在寂寂中矣。柰何天下莫能知也，庸詎能辨於物而命於物哉？桎梏於情累，甘心於虎口，猶執炬火以行逆風，愚而不釋，終必焚手。貪慾柴內，終必焚和。自非聖人，安能見所莫能見，知所莫能知？惟君子得之則固窮者，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雖无所之而宄以出，則何所不之哉？雖良其身而止諸躬，則何所不申哉？《易》曰：物不可以終窮，君子則能固之。自此而窮理，自此而窮神，則莫知其窮也。小人得之則輕命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殘生傷性，附贅垂疣，无所不至。夫天之命哲、命吉凶，尚矣。且重為輕根，不可忽也。夫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知足，聖人豈以身輕天下哉？《洪范·九疇》具載五福六極之道，以明休咎之證。重其任而罰不

勝，遠其塗而誅不至，刑期无刑以協于中，會其有極以歸有極，皆所以重民命也。老君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者，淡乎其無味而已。夫能去甚、去奢、去泰，則君子得之乃可以固窮也。若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不明乎理，逐物生情而有終身不返，安知所謂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夫臨畏塗而不知戒者，皆所謂輕命也。則君子小人辨矣。聖人知心術之為患也，故辨夢鹿之蔽，覺病忘之失，解迷罔之疾。誑晉國之城，微燕國之悲，所以啓蒙，惑於天下後世也。

強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解曰：昔魯侯聞亢倉子以耳視而目聽，遣厚禮致之，卑辭請問。對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安能易耳目之用？此曰：瞽者善聽，

聾善視，是易所用矣。先王用人無棄才，司火以聾，司樂以瞽，是易所用也。聾，寵也。耳有所寵者聾矣。瞽，鼓也。目有所樂者瞽矣。故能專靜而不雜，致一而不二，乃能進乎其技。若市南之累丸，痾僂之承蜩，去聖於鼻端，遊刃於解牛，皆用志不分，然後能有所致。寓形於盜賊之間，困於偏傷之患者，志有所適，雖一該一曲，不无所容於世也。若乃烝合於心，神合於烝，則不用於耳目，亦无困於患也。焦螟群飛而弗觸，晝拭目者望之弗見其形，蚊睫棲宿而弗覺；夜俛首者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烝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此又見曉於冥冥，聞和於无聲，黜其聰明，亦无麗於形也。夫耳目之原，本乎水火，天一而地二，水精而火神，神徹之則為聰明，物蔽之則為聾瞽。精絕於耳，神且會之，既竭目力焉；精合於神，視之不可勝用也。神絕於目，精且聚之，

既竭耳力焉；神藏於精，聽之不可勝用也。害之所至，而利且隨之；惡之所至，而善且繼之。豈非善其所善歟？夫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言善聽善視繼之，以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不可以形跡求也。竊謂五賊三盜，皆出一源，猶河一而分九，道一而生萬，如水之善利萬物也，若乾之美利天下也，是以知未有化，裁之有制焉。化而裁之，其利无窮矣。天地萬物之機，百骸九竅之會，用兵正奇之本，五行六子之運，皆發乎此而无所逃也。用師其成心，則聖王之所原。抱之為天下式者，以道之真治其身，以德之真普天下。舉之於事物之上，應天下之變，順天下之動，與夫佩方寸之印，提百萬之師，皆投機之會，收十倍之成功矣。即此三盜三才之要，而一反一復，一晝一夜，往來不窮於天地之間，存存而亡亡，始始而終終，本乎陽而反復乎下，本乎陰而反復乎上。往者，反

也。來者，復也。此曰三反晝夜與前所論天地反覆，其揆一也。則機之所會，用師其成心，含光萬象，化貸萬有，密圍萬形，並包萬善，舉而措之，收萬倍之全功矣。猶之太易之道在六極之上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八卦之所以迭用柔剛於覆燾之中，而莫知其極者，孰使之也？凡所以使形者，其誰歟？嘗觀孫子之善論兵，而譬之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首則尾至，擊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皆至，果有以使之也。明乎此，則十倍萬倍、一源三反之機，斷可識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解曰：《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心者，五官之所主，精神魂魄之所依，喜、怒、哀、樂、愛、惡、欲之自生焉。萬法之所自起，萬象之所自滅，寄於神則經緯萬方，寓於道則惟精惟一。聖人

以心合炁，以炁合心，以心為神明之舍，以炁為善惡之馬，故養心以寡欲，養炁以浩然。解蔽惑於大患，捐桎梏於旦暮。以炁為神母，以心為炁主，用炁養神，炁因神生，神行而炁行，神住而炁住，心能住於炁，炁能住於心。不動有道，無來無去也，以直養之勿擾勿撓也。夫心即是道，道即是心。昧者繕性於俗，逐物而不反，喪志於物，終身而莫悟；妄見可欲，心為之憤亂焉，豈知心術之害？老君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唯聖人能知諸物化生於有無，皆非出乎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若然則心境常夷，物曷能亂之？所以不貴難得之貨，而使民無知無欲，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又曰：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心動不違，自然所好也。故不為名所觀，性游不逆，萬物所好也。故不為刑所及，生則異於賢愚貴賤，死則同於臭腐消滅。由是推之，萬物

死生之機皆在心，一身動靜之機皆在目，而機發於踵也。夫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而為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而為陽中之陰。精潛則神集也。神在乎內則潛於心，神發乎外則見於目。心目之橋運，猶形聲於影響，所以相應相使者，其誰歟？白鴉之相視，目運而心化。惟得意於形器之表者，錐末倒瞥而不瞬，矢中目一呼旦切。而不睫。天下皆徇目之所欲見者，美之為美，色之為色矣。而目之已亡者，五色有以盲之冥山，且背而弗見，安能預乎黼黻之觀？故聖人蒿目以憂世之患。《孟子》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夫善惡之積乎心，而昏明之著乎目。其神且不能移易之，其機孰認乎出入也？宋人三世好行仁義，犢兩生白，反母之鰲。問孔子，而俱告以吉祥。父子皆無故而繼盲。三年之後，獨以疾而免。楚攻圍已解，而疾俱復。然則善惡之積，昏明之著如此，則其

機之神非知其道者能視乎？若偃師之有所造也，瞬目而有招，立取穆王之剖矣。其合會復如初，廢其肝則目不視，廢其腎則足不行。且人之巧也，與造化同功如此，況以自然之目而有自然之機乎？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豈非以機與目皆任之於自然？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解曰：窈然无际，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无私以成其私，无有以生於有。此無心於生，生自不窮；無心於化，化自不已。故其為德也，廣矣，大矣。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蓋因其心而有恩者小，惟出於无心則大。恩生於无恩。老君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生而不責其報，妙而不有其功。故

體天之行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澤萬世不為仁，整萬物不為義焉。迨夫伐蘗牛山之美，戕賊栢棗之正者，皆殘生以傷性也。昔人放生示恩，悟有客之問者，曾不如鮑子之言天地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徒以智力相制相食，非天本為人生物，為蚊蚋生人也。然則有以害其生者誰歟？故鼓天下之動者莫如雷，化天下之動者莫如風。然則有以動之者其誰歟？且衆陽出而圍之相薄以成雷，惟迅擊而上達，則利而為雨。自子至卯，乘四陽而後發聲，方帝出乎震也。動必以時，是以屈者斯申，蟄者斯起，必待於迅者。蓋致一而上通，尚或乙之，惟迅乃得達其情也。大塊噫炁，本乎天作。凡動皆有所待，凡蟲皆因而化。前者唱于。隨者唱喁；作則萬竅怒號，吹萬不同，使其自己，方齊乎巽也，動以行權。是以甲者斯拆，枯者斯榮，必待於烈者。蓋如火之烈，神之所藏，禮之所出也。至於春者動之時本陽，

產者以風化，感乎時者以雷奮，故謂之莫不蠢然也。而為雷為風者，又烏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哉？《易》曰：鼓舞萬物者，其為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為號令乎？聖人之御世，生殺予奪而有天恩，慶賞威刑而成大公者，亦何容心於其間哉？咸其自取之耶。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解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孰為封畛？孰判是非？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鼓琴也。果且无成與虧乎哉？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夫至樂无樂，至性无性。樂則生，生則烏可。已有生，故有性，有性故有虛。由中出者固靜，自陽來者固虛。樂天而至於知命，窮理以至於盡性，則一指一馬，无贅无疣；鳧短鶴長，不斷不續。自一性以推萬性，足而无欠，餘而无求。老君曰：聖人无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取之則不竭，貸之則不匱，而餘得於自餘也。是謂至樂无餘。夫性各有

定，靜之則明。不交物而動，不即動而爭；宇泰發於天光，純白生於虛室；辨乎內外之分，定乎榮辱之境；視有所兼而不犯其隅，分有涯際而不侵其域，靜則平矣。《莊子》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平則各安其隅。又曰：心靜，天地之鑑也，鑑則自守其域，而廉出於自廉也。是謂至靜則廉。夫盡性以至歸根，反一以至復命，聖人得之，故清靜為天下正。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解曰：天道无私而曰至私，何也？莫神於天。其運无積，覆冒下土，甫育群生。故芸芸者生，職職者陳，飛走潛伏，動植含靈，高卑小大，凡聖智愚，以形自包，以生自遂，莫不隨量而受之，斟酌飽滿以足其欲而已。自形自色，任其自營，疑若有私也。夫通天下一炁，未有麗於炁而能外乎形之範圍；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炁之橐籥。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照之，春

生夏長，秋斂冬藏，无不盡其公，是无私乃所以至公也，无恩乃所以有恩也。聖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所謂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惟道則无偏黨反側之患矣。

禽之制在炁。

解曰：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炁。形立炁布，斡旋於中謂之神，故炁完則神生定矣。夫怒則炁上而不降，喜則炁緩而不收，悲則炁消而不息，恐則炁下而不升，思則炁結而不散，惟形與炁俱運於神之樞機。聖人於此制之有道焉，而物莫之與敵也。《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豈與物相刃相靡而交戰於欲惡之府？宰制群動，與天地覆載同功，陰陽造化同用，而其炁彌滿六虛也。猶之禽也，乘風鼓炁，展翅翱翔於太虛，或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絕雲炁，負青天，何以異於聖人適於逍遙之遊也？夫禽之制在炁者，炁以陽為主，禽不能亡去也。窮則變，而自

榮至衛而成，乃可制焉。凡有所制者，皆有所麗，故制而用之謂之法。夫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彼騰躍而上下，不過數仞，而翱翔蓬蒿之間者，亦飛之至。孰使之而有制也？小大之辨，豈炁也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解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凡麗乎出入之機者，往來不窮。是謂道樞在卦之體，則艮居東北是也。故能終萬物始萬物，附本旁出，木恃以止，而位非正北焉？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解曰：嘗推五行之理，有恩者必有害也，有害者必有恩也。試舉金父木子以為論，金父用則鋪以始之，木子用則鋪以成之，若金勝於木也，而木有所傷矣。木方反本而後親焉，此恩生於害之類也。老君曰：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孝慈本出於自然，至德之世，人盡其性，民用和睦，孰分孝慈？澆淳一

散，沽名於孝慈者遂至，六親不和。此害生於恩之類也。且大恩無恩，大公至私，恩害相仍，以閱衆甫。孰能出五賊三盜之機也？惟聖人本天之道，利而不害，能使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解曰：天有文，地有理，聖人觀察於俯仰之間，而一身之用備。惟民至愚而靈，至賤而貴，自凡入聖者，豈有間於富貴貧賤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蓋誦堯之言，行堯之道，是堯而已。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蓋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列敵度宜以盡立我之義焉。物无非我之謂治矣，則去智與故以應事物之理焉。是以則天之經，因地之義，上而日月星辰之文，下而山川草木之理。有東南之文，足以經緯萬方；通三才之理，足以化育群動。未嘗不本日之進退以出我之度數焉。夫得隨時之義以觀會通之變，然後其哲足以

服衆，其口足以命物也。夫有濬哲，有秉哲，有作哲，有明哲，惟聖人乘時撫世，作則以哲，而原天地之美，觀萬化之原也，又何以加於我乎？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矣。且天有時，地有物，言天地者指其形器之迹也，言時物者指其運用之妙也。愚人示其迹，我則致其妙。堯之聰明文思，而以道治人；舜之濬哲文明，而以人事奉天。體此道以因其時，一而已。竊原上篇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繼之以五賊，終之以修鍊，謂之聖人；中篇首言天地之盜，繼之以三盜三才，終之以君子固躬，小人輕命；下篇首言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終之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何也？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方其觀天而不助，則形體保神之初，而所以命之者惡。夫賊以傷其則也，而不及於地焉。修其真，鍊其性，皆所以順自然之天，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此父事天明，

母事地察，奈何天下之人，不知戴履於高厚，而昧吉凶之迪逆？則分三盜以各盡其量，貫三才以總合為一，而終有君子小人之辨矣。行法俟命，豈小人能之？惟君子則安時處順也。至于論善視善聽，而一源之利有十倍萬倍之殊，此愚聖之所以分也。使愚而達於聖，亦可以至修鍊以我而用其哲，則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猶老子之書，始於道可道，而終於為而不爭是也。三篇之義，正若譬之率然者也。首尾之相應如此，又若孫子之論兵而曰微乎，微乎至於无形，神乎，神乎至於无声。所以散宜生以軍中疑懼必假於卜，太公謂腐草枯骨无足問之卜以安衆情，筮以决衆惑。散宜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投機之會，聖人未嘗一，而皆有始始終終之道焉。昔之解者，分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之異，嘗觀太公之告武王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

於神，用之在機，顯之在世，成之在君。太宗謂靖曰：讀千章萬句，不如悟之一句。蓋通於一，萬事畢。自古自今，生天生地，捨此何以哉？夫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推五行之循環，觀四時之變通。典墳所宗，仙聖所宅，凡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自非極深而研幾者，安能總其鉗轄，撮其樞要，而統宗元之會，造妙微之門也？唯天下之至神，然後能寓衆妙所寄，見朝徹之獨，而得其闔闢關鍵之原，則有之以為利，无之以為用，不知其盡也。一本哲字下續一百一十四字，非也。

黃帝陰符經解義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0 黃帝陰符經解

經名：黃帝陰符經解。蹇昌辰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解序

夫人生天地之間，稟形者父母，受炁者陰陽，載萬物者身也。然身與道應於物，幽契乎人心者，唯《陰符》而已。昔庖犧氏沒，神農氏出，黃帝作書契，使倉頡觀鳥獸之形與天地之儀，運用萬物之象制爲文字，鬼神泣，其大道裂於是乎？道一變至於事，事一變至於機，而機之用也，上有道德治國之行，中有全身保命之術，次有霸業安邦之理，備而无遺。當是時也，黃帝始祖，道家者流，欲廣真風，得元女三百

餘言，復繫以一百餘字，總萬化之機權，統群靈之妙用，藏微隱妙，該天括地，其經簡，其義深，理歸於自得者也。竊嘗考諸家註解，理各異端，義執偏見，徒知《陰符》爲黃帝之法言，非元女之所授。然觀《內傳》所載云：黃帝得元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契人事，則三百言實元女之所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繹者也。故辭要而旨遠，義深而理淵，觀其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知此則《陰符》之義盡矣，後世不可以加諸。昔者，孔子之講《易》而繫其辭，則《易》之道無餘蘊，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復何言哉？臣所以輒刪諸家舊解，創爲新注，所顯證用，貴无錯焉。且黃老設教，道貴集虛，高言廓論，離世異俗，不誘塵俗之耳目，唯露聖賢之腹心。玩志者得其衆妙，博物者造其至微，制自三皇，道敷萬代，益聖主之謀，資賢臣之用。上至秦漢，下及隋唐，將相名臣，高真逸士，箋注者不勝其數矣。今《陰符》之用，妙在天機，苟造乎心，豈云小補？蹇昌辰謹序。

陰符經事蹟

昔西王母降於王屋山，授帝兵法，用戰蚩尤於涿鹿之野，以剪滅妖孽，除天下害。然後治邦國，立社稷，分土地，封諸侯，五行定，巨盜除。王母再遣元女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至於金丹玉篆之文、寶符飛空之術、入火履水之法，无不備焉。黃帝乃建迎仙之宮，修登真之要，出靈章祕書以廣道教，施之則六合之內无不濟也。自洞庭跨火龍上昇，群臣葬劍履於巴山，具史明矣。傳示此經，使後世體而行之，故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悟之者，大抵在乎序道法術以顯仁藏用；覽之者，理歸自得者也。

黃帝陰符經解

同知建隆觀事賜紫道士保寧大師臣蹇晨解

神仙抱一演道章

惜精保炁，神則存焉。得道不死，名曰仙。為是故神仙之道，應人如谷神，老氏所謂谷神不死是也。人之所存者神，所遇者化，抱一者則萬物負陰而抱陽，故謂之道生一。設數僅萬億兆，而皆自一之起。此章欲浩博該備如水中月，无不現矣。故標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生。是故物有象而可觀，道无形而可得，是物既自得矣。而知天之所為，默而應化，是執天之行爾。行也者，不住之相，是道之循環如樞，始得其環中，故應無方；天也者，廣大悉備，包總群靈，以虛為守，以寂為宗，使人心若太虛，觸物合道，不凝滯於物，而不動也。人既虛己以待物，則物莫不應焉，是物我兩忘，乃契妙用也。

有受道之質，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動合神機，左右逢其源，是聖人无為无不為矣。夫如是，則全之盡之也。由此觀之，觀者觀其心，非目之觀也，執者執其心，非手所執也。无觀无執，天道得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設物之理，是賊功、賊巧、賊時、賊物、賊命，皆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能為也。然大禹賊功，公輸賊巧，孔聖賊時，范蠡賊物，老彭賊命。故賊者，取也。是五子，善天機而為內聖外王之道。且五賊者，譬而言之，在天則為五星，在地則為五嶽，在人則為五臟；該而言之，總五賊之術內，在道曰仙，在儒曰元。遠取之，則外物也；近取之，則內慾也。中主內慾，心役外見。雖居山林而不內息者，名曰坐馳，且喪其天真，是不識五賊之蘊而生，內熱擾其胸中，莊子謂焚其天和爾。夫人之性好尚不同，在彼非此，處此非彼，各滯偏見，不能應於無方，故見之者則大全之

士。動必識機，故能役物，不為物役也。與道為主宰，不逐物遷，則五賊之喻以譬之前境，心既見之則在我提挈之內，善用之則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五賊，故為昌也。

五賊在乎心，施行於天。

彼五賊之用，施於天地人間，未嘗不在焉，止於心而已矣。故道在物，心在身，道不為物遷，心不為身動，則確乎其不可拔。是有道之人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一機動則百神隨，天之遠耶？何其至耶？是念之所至以應於天，又奚遠近乎哉？此言心之運者如此。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輕清者天，重濁者地，宇宙乃上下之至極。何宇宙之所在而手能執耶？老氏謂：執大象，天下往。手者，掌握天地，輪次陰陽，顧大道推移如運之掌上，誠宇宙在乎手也。神仙亦曰：有人識得造化機，手搏日月安鑪裏。如扣妙門，憑乎匠手。此言幽遠，文不可顯。萬化者，物之總

名，而云生乎身者，蓋身者生之質，惟人萬物之靈，身鍾天地之炁，空中四大无不蘊焉。首圓象天，足方象地，中和乃身，身亦一天地也。《列子》謂：天地空中一細物，豈不以萬化生乎身耶？觀其身則萬化之生可知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人之性也，好生而惡死，就利而去害，皆賦之天也。如人求一理，悟一法，成一事者，由習而得之。故天資之性，未有不求而得，心懷遠望，修其身而就之。鄙之者謂之妄想，殊不知妄想乃致道之梯也。故天之性，人使之為也；人之心，機使之為也。人所居靜則心也，動則機也，況天機一發，則可以坐進此道，又豈可與剪剪者言哉？方其人可知矣。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靜而人道動，動而與陽同德，靜而與陰同波。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聖人以虛受人，則能返照也。人道易動而難靜，能知其靜乃應于天，老氏所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謂定然後能應，則窮理盡性矣。故立天道以法人，人若知天之默默，故能體變化而去塵垢，心若明鑑，應物無窮，與天道同遊，於人道又奚遠者耶？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天人之道遠而應近，與時偕行者，是應天順人。如不得時而動，終莫能會機契運也。且夫域中四大，至高者天，尚不敢擅發於人，恐龍蛇之起陸。故龍隱於水，蛇藏於澤，不藏而交相於陸，是彰天之發也。人不得天時而動，則天地晦冥，陰陽錯序，變晝為夜，以示人之擅發。故天得人而行，人得天而動，若人識機以時而動者，雖鬼神莫敢測其情，陰陽莫敢知其奧，發號施令，必不徒然，是謂合發。人之運心合道，默契天真，則三才定其位，五老舉其功。如古

之八百諸侯，同會于孟津之上，豈不謂天人合發乎？治道者無以因循而舍之，考稽古以用之，積功行以求之，則不失其志。且靜而聖，動而王者，是道合乎人天，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此天人合發之時也。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在乎人，可以屈可以伸，見機而作，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使人見其顯而不見其隱。蓋有自得之場，而能全身遠害以亡後悔者也，道德之人又何加焉？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則大巧若拙，不厭深藏。返而用之，則為貴矣。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前賢以視聽、食息、大小為九竅以設三要，戒其動靜，不失其真。蓋人之炁散太虛則无形，聚身中而應事，以為動靜之宜，然一身之主，唯心有九竅，故謂之心之邪在乎三要。故治炁養心之士，身要正，意要直，心要平，乃制心之三要，非耳目口鼻之九竅為之三要也。動靜於人，炁使之

然。持其志，無暴其炁；正其心，無思其邪。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是曰思無邪。此誠得內養其天真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夫木生火，反自剋；人生事，反自賊。故火木之喻在。人為無明，乃畜積怒炁，不自調制，內焚天和而致於殂也。若之人識自然爐鼎，修之身，其德乃真。是人能體天法道，使國無姦臣，身無偽行。而近聖之徒，猶迷而失之；望聖之人，何胡越之遠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物之儻來曰生，物既去矣曰死。生者春之萌芽，死者秋之零落。人之有生，一炁而聚之；人既有死，一炁而散之，則物與人來去死生未嘗息焉。是道之所理而致於斯。萬物興廢，人有起滅，然天地陰陽必然之理也。生死代謝，凡聖共知，故不昧靈原，隨物遷徙，則同乎象帝之先，又

孰擬議乎誰氏之子哉？蓋生殺之常，猶寢猶覺，自古以固存。

富國安民演法章

富國者資身也安民者息慾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育萬物也，或生或殺；萬物又盜天地，而不生不殺；人盜萬物，而生而殺。人又盜萬物以資養，是天地人遞相交取而成。三才者，輪轉和合也。故天地萬物與人而成其變化，故曰：三盜既宜，三才乃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者，接炁也。機者，天時地利也。食失其時則百骸病，機輕於事則言必危。萬化者，萬國也。主上明，萬國安，人心和，萬緣息。蓋養生之道與治世之機，彼此一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神者，妙用无方，人不得而知之。彼

神而自不知其神而神，則人與神是有无也。人有而无也，神无而有也，有無無有，是人與神而共之總出心之蘊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心神其能耶？是誠之至則神感人，故神無方也。在物感物，在人感人，具一切萬法在在處處，目擊而道存，是神之所為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者月之積，月者年之積，紀期十二月為一歲。是日窮於次，月窮於紀，定三百六十日為一終年。或大小盡以增減陰陽消息之數，故五歲再閏，以補周天之闕，於是聖功神明以之生，以之出，故人之生有貴賤賢愚之不等，唯得道者能逃甲子之數。甲子者，天地之總目，聖功陶焉，神明鑄焉。次為萬物之靈，使君臣、父子、夫婦、萬物盡歸於倫序，謂一千年而生聖，五百年而生賢，豈不係神聖之陶鑄乎？《荀子》謂：天地生君子，君子治天地。如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者，非人能之，是聖與功、神與明之所為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者，得失之變。使天地萬物人理為之否泰、興亡、損益、可否、盛衰，皆機之變也。故盜機者，是奪造化於胸臆，拈宇宙在掌中，故人不測其由而成其功業者，機使之然也。上為袞職，中為臣道，下為家節，施之於三才，無不濟矣。大與天地同表，細與毫髮分形，不堪不寂，不濁不皎，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乃機之妙也。如此，世之物有象而可觀，人得而見之。盜之機無昧，兆人莫得而知之，故機事不密則害成。君子得之固躬者，得其機也；小人得之輕命者，失其機也。世之人鄙俚蔽性，而不知盜機之用也，所以固躬、輕命在君子、小人而顯之。

彊兵戰勝演術章

兵者，固國之本，可使彊，不可使弱。以戰則

勝，是彊敵者也。主有三軍之威，不施以安天下。立太平之基，在兵之彊。兵之能遇敵則勝，此國之兵也。人之兵者，則不然。老氏以人之兵謂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用兵之機，要在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是人兵之輕敵也。輕敵者幾喪吾寶，不善戰者而失其真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者也。《黃庭內景》云：長生至慎房中急，如何死却令神泣？此道是賊命之術，惟黃帝、老彭為善得也。身兵臨陣，恐帥易動，故言以喪禮，處之以道，言之可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戰罷陰魔，珠珍滿室，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體道之者，人兵在身，可宜知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聾瞽之輩，雖偏失耳目之不全，而致於無聽之以聲，非視之以目，惟內聽之於心，神專一也。故云：絕利一源，而致十倍；若更三思，可敵萬倍。今人六根具，十相足，以視聽，終莫能全其耳目，而弗若聾瞽之用心真矣。師者，衆也。衆人雖備耳目，而皆外失於視聽。彼之人不足

於耳目而聾瞽乎？彼人以內得之於心，是忘耳目而視聽乎？故至人用心若鑑，瑩然而外塵不私，容物而無私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居中虛以治五官者，心也。惟心者為萬法之源，有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何哉？有生者因心之所役，以致於見利而動，觀名而念，為財而競，睹色而思，皆物之役人心，使不得盡其天算而中道至於夭亡。由此觀之，是人因心而有生死，未生則无有此也。老氏謂：為腹不為目，使內觀无外視，免景動於心也。至乎達法成聖，悟道成真，捨此心，又何達悟乎？機在目，蓋人之心居內以應物於外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璇璣斡運，大道元虛，无一物而加於恩，自以恩矣。故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植而恩者，化物之功。物之有功，以成於大道之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是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焉。

雷風迅烈，天地之剛炁使其然也。夫風雷者，天神之威以震動驚乎妄作，使之其令以行乎上，亂不敢作于下。且夫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使其聞雷霆之聲，而偽者未嘗不介臆焉，休者坦然而無慮，是雷風之動人莫不懼焉。發聲之初，蠢動含靈，皆蘇變化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性者心之生，性餘則至樂；靜者性之本，至靜則行廉。放之而不執者，則無著物於動靜以害其生。人之所貴，在於至廉，而不在于至樂。故至樂則神；清而且靜，以為受道之本，故清靜為天下正道之用矣。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遠而至私，物可容也；人道近而至公，物無逃也。可容者惟天之所為，不可逃者是公之所理。統而言之，至私至公在反掌之間乎？放之於道，則天之可違；使之於人，惟公不可庇。何哉？道以善而用之，

故成其私；公以刑而理之，故不可避。使至公不加於民，則人道闕矣；至私不容於天，則物理闕矣。道之以公私之用，是善惡之教化也。故君得之而盡君道，臣得之而盡臣道，然後可以移風易俗。治道之士得之，私可以運于心者，是謂曲則全也。

禽之制在炁。

二足而羽謂之禽。禽者，心為朱雀也。人之有炁，則喜怒哀樂取捨使之也，皆是心之不能善制。至乎毗於陽則喜，毗於陰則怒。嘗試論之，炁果可制乎？炁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或人曰意馬也，是皆炁之用。唯其心之運，故善炁之士，既調伏心可知也。是治炁養心之道得矣。故喜怒不變其容，榮枯不易其操，乃主宰已定矣。又誰毀誰譽乎？不逐其物遷，是制情之至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死在人，如晝夜不息。此生者死之本，有生必死；死者又為生之本，

死既去矣，必又生焉。如是出沒，溺於六道，何有不生生不死死乎？死生果有議耶？無有哉。蓋古聖人棄之於六合之外，論而不議。今夫不

生生者，脫此形骸而去，得道成真，寂然靈源同於虛空，證入無為，出三界外，與諸真列位，又何生乎？既生必死，又不死者，率逍遙之性，納沆漚之精，吸風飲露，辟穀餐霞，堅固色身，積三千功，累八百行，功成行滿，一旦輕舉，飛遊大羅，與真仙會。是色身而去，又何死死乎？死必有生，是有無休止。老氏謂：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蓋言不生生而不死死。人之道則不然，是不出生死之路，以致於輪迴。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施人曰恩，殘人曰害，此恩害顛倒。任道之人，先勞其筋骨，枯槁其性，以動為靜，用晦而明，此去道則一間耳。故久寓寂寞而身登聖人之闔域者，是害生恩也；恩生於害者，言人

富貴之際，縱其所為，因其所欲，而不知修身，身既脫去，神聖不與提挈，散人諸趣，可不傷乎？故恩害二途，不可不察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茅塞之徒，倥侗顛蒙，聰明不開，謂之愚。愚人之性，不博物，不知道，不率教，以謂天地何物也？文理何道也？故見之為聖，則罔知于何故。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是知人則哲。又，哲，智也。既知人則已可知矣。已可知則博物辯道，定是與非，是智之使用也。機謀籌策，靡不在焉，圖富貴則富貴，圖長生則長生，是時物文理皆在我之彀中，屬我指撝之內，道之能乎哉？奪其時物文理以為哲，是道德之全矣。

黃帝陰符演章

此之演章，黃帝之所述也。然《陰符》辭約而旨遠，義深而理淵。續其旨歸，演釋經意，使後世之學者觀其辭則其經旨思過半矣。

哲人以愚虞，我以不愚聖，人以期其

義，我以不期其聖。

士有道而晦迹，謂大智若愚。故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是修混沌氏之術，人內蘊賢哲之心，外肆愚俗之路以遁世，為不材之木，使終其天年，此哲者之所見也。我以不愚，是黃帝辭以譏。斯人之輩恐沒世而无名稱焉，故大冶造物，為蒼生而降靈，使之為賢為哲，沛澤利世。今放而不仕，得非高尚乎？老氏所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聖人期其天生聖人，繼賢人以輔之。如高宗夢得說，是高宗耶？是傳說耶？自天使其然哉？我以不期者，蓋體自然之道，欲心與天數合，必無苟進，動必合時，於是乎賢不睇愚，聖不期物我也者。是執天之道，使陰陽鬼神莫能得而知之。

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陰中之陽曰火，陽中之陰曰水。火則離也，水則坎也。今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亦人倫之紀，男女之序。慾性不可除，止在於有節，故水火之

喻，則鉛汞之合。虎龍之媾，任用稍荒，幾喪吾寶矣。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此自然之道也。夫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不以生為生，而況於萬物乎？萬物者，輔道之總名，而道體自然之情狀，故萬物生焉。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天道以靜，地道以動；動靜失常，陰陽錯序。今至大者天地尚不能盈溢，而人豈可以踰矩矣。

陰陽相推變化順矣。

天地之二炁曰陰陽，推遷於萬物，故其變化者，是順陰陽之循環也。今旦暮之徙，剛柔之行，死生代謝，寒暑迭遷，凡物流動，人之常情，未嘗有一物而出乎陰陽之度數，但六極冥冥，皆被其陶鑄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

自然之道不與群物偶，故聖人知其

不可違者，因其常數也。所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豈更有違其自然之道也哉？

至靜之道，律曆即不能契。

道之至靜，律曆即不能契，是度數也。人在五行術內，不造其機，豈可以超凡入聖也？人若達於至道，豈可以律曆而測乎？自然之道，虛心實腹，方可語於道之涯約。若機械稍在於胸中，去道一何遠哉？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奇器者，是受生之質。言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爰有則夙有其靈明也，萬象則一身備矣。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

昭昭然進乎象矣。

八卦甲子，神之機，鬼之藏。機藏之用，唯鬼神而能之。故道之為萬化也，无一物而不備，无一入而不全。八卦甲子，天地之機權，神鬼之妙用，故望之無際，處之無中，居不有方，出而無體，乃《陰符》之盡理矣。重言陰陽相勝之術者，此賊命之機，

後世錢鏐，容成氏之所得者是矣。昭昭，則明明也。進乎象者，是大過，卦中九五，枯楊生華之義。若契會卦炁抽添之象、消息之微，識鼎器之法，保精運炁，則能使陰陽相勝。老氏所謂：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言要道也。然後進退用其爻，動靜合其卦，故離得陽以兆形，坎得陰以成體，是之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則《陰符》妙義，非高真上仙之資，其孰能與於此？玩之者可以心知，不可言告，故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是矣。

黃帝陰符經解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1 黃帝陰符經注解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解。任照一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道之所貴者書也，書之所貴者言也，言之所貴者意也。故大道无言，非立言无以明乎理；大象无形，非立象无以測乎奧。象之妙非言不宣，言之妙非學不傳。

混元皇帝有言：吾學而得之，非得於自然也。意者未有不因學而能鑒道者也。蓋一真之妙，道體顯然，其不知者天地相遠，知之者豈離目前？蓋上真慈憫，垂元法於世中，撈攬群生，立教之言，言盡詮而理隱乎意也。黃

帝《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諦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故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臣愚，嘗覽後人注解，往往穿鑿，不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汗漫，使學者无所適從。臣愚不揆，謾有解釋，非敢僭符聖教以光己說，蓋得至人一言，方敢注釋，以補萬分之一，待將來者矣。

黃帝陰符經注解

綏德軍道民任照一注

陰者，暗也；符者，合也。故天道顯而彰乎大理，人道通乎妙而不知，是以黃帝修《陰符經》，以明天道與人道，有暗合大理之妙，故謂之《陰符》焉。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而達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緣有相通之用，故《陰符經》首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觀則望而可見，執則取而可行，蓋《陰符經》三百餘言，首尾盡明。天道始終，動靜之理，使學者執而行之，方盡進道之妙。故天道不觀則不見，人道不察則不知，是以人道與天道同根一炁，有陰符暗合修行之理，要在尋文而知乎根本。探微取妙，搜正遺邪，托日月而成功，即為神人，由乎通微入妙之致也。微則與道為一，妙則

與神同體。《莊子》云：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即知天法與我法不異，我道與天道何殊？不可不察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天道本無賊人之心，以人心自不覺知。五行有逆順相返之炁，猶乎賊之盜也。要在學人繫心，五賊返為我用。故天生天殺，造化萬物，莫不因五行為用也。五行者，是陰陽之炁散而為五星，五星之炁散而為五行。五行之炁散而為萬物，萬物之炁聚而為五味，五味之炁化而為真一，真一散而五芽生，五芽生而五根成，五根成而五行具，五行具而五臟全，是以人有五臟同天地之包五行。故天以五行之炁內人腹中，五臟日日有損，月月添衰，況性命四時推遷，身形寒暑銷燦，一臟有損即有病生，五臟併枯性命何在？以此察之，緣五星在天，或順或逆，賊殺人，能見之者昌也。善見者，人因五

行、五穀、五味而生，因五行、五穀、五味而死，即知五穀之炁，是天之冲炁、地之土液，吾能食之以時，返盜物精，順其造化，上補泥丸，下填骨髓。世人若解返元合於性命，即無五行相剋之虞，自然五臟不朽。雖使五賊施行乎天，吾以得之於心，藏之於用，返為我有。則宇宙雖大，莫不在吾掌握；萬化雖廣，莫不在吾道身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盡人則同乎天，體天則同乎道，道與之生一而不雜。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已。即知天有性，性通人也；人有心，機同天也。是以人抱厥靈，本與天道，心性相合，機務相符，根於一而已。由此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且道通一體，性混一真，為天地本，亦為三才之元。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即知天性同人而人性同天也。機出一心，即知人心機天而天心機

人也。心性既同，則動合天機，心合天機，即知天藏機於混沌之內，即知混沌中藏天機也。天機者，天心也。混沌中玄機者，人心也。以心師心，能契道者，天機與我心同，而我性與天機合也。故天道人道同根一源，是天人不相勝也。經云：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是已。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道純陽，以陰為殺機；人道處陰陽之中，以陽為殺機。故春生秋殺，是乾坤播大道之風，陽炁復而萬物漸生，陰炁騰而萬物漸壯。龍蛇是陰中有性之物，乘五月姤卦一陰始生之炁，隨而奔騰出陸者，是天道顯肅殺之機，自此而始也。人道求生，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善攝生者，能盜天機，乘十一月復卦一陽始生之炁，以動殺機，磨鍊陰滓，蕩除尸魄。故言天地反覆者，是天道人道用陰用陽有所不同，而用機之理同於一揆也。即知天道發機於返陰之初以

定萬變之基，即知人道發機於返陽之始以定萬變之基，是天道人道合發，定基之理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巧則蕩乎心，拙則昧乎性，是世俗巧拙之用也。故聖人之性，巧不露機，拙不昧性，而無馳騁於非道之務，動合天機，無不伏藏也。故天道即無巧拙之用而能長能久者，因本性不移，常守虛寂。合自然之道，萬物潛而自化，是以天有大美而不言，故無巧拙之用也。蓋自古高真，潛符天道，取合自然，惟聖人所以恃道化而不任其智巧也。但韜跡隱智以密於外，澄心封情以定於內，《道經》云：我愚人之心也，純純兮。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純純兮。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茲謂大智。學者能通大智，與天同德，則道化可恃，而豈有事巧拙之性，能契天理者邪？故聖人抱一以守，不搖其精，即知伏藏之性，合於自然之道也。噫，世人之性、事巧之心但馳騫

於外而患乎？人所不知患乎？人所不見，是以失其性而漏乎神，縱乎心而蕩乎志，是不知伏藏之理者也。經云：大巧若拙。是巧得於性，而事拙於守中者矣。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物誘於外，則心悅於內。聽視口鼻，神明出焉。慎汝內，閉汝外，不以通物為樂，無得而引之，則樂天而自得，孰弊弊焉以物為事邪？故九竅受邪，由乎心性之有動靜，邪正之有交涉。心不正則性返為情，情為用也。故動謂之心，靜謂之性。方其動也，返性為情，故萬變無常而不能靜也；方其靜也，返情歸性，故吾心常一而不能動也。是以心性相混，致有邪正交涉也。故學者三要不可不知，心為動靜之要，情為亂性之要，性為樂道之要。知此三要，則不失本性，復其性而處厚也，故喜怒哀樂不能動乎心。或有所動，則發於自然，是不失吾心常一而物不能引也。可以靜則得於守廉，而萬變不

能惑也。故學者動靜之要，不可不察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達士得機，指示後人。中有富國安民之道，取此為理也。緣人之有心，心火受姦，耗損精炁，譬木中有火，禍發必剋。要在修鍊禁姦，然後能通神矣。故木者，物也。陰中有陽，是木中藏火也。及乎陰木就焚，灰燼火滅，其何堪焉？故聖人立法，譬人之有身，包含道體，抑亦生死繫焉。《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故身譬國也，胸腹之為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所以安其國，吝其炁；全其身也。為國之姦者，九竅為受邪之門，三蟲為六慾之鬼，誘惑人心，交涉六情，以此為身國之姦也。所以謂身譬國也，緣人之身抑亦物之象也。內感真一之炁，資養百骸，得全性命；儻心火不禁，一真耗散，尸魄姦

生，天年數盡，是時動必潰之際也。要在禁制心火，修鍊陰滓，防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用意於未然之前，使神自恬而心自灰，性自靜而情自弭。豈不是知之修鍊為富國安民之法者哉？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世之人莫不為萬物所誘，盜乎性命也。要在學人返盜萬物精華，補填耗損以守常道，則德全而神自恬也。故一炁含靈於混沌，是三才同乎一源也。道散則三才分判，元炁各存。天陽也，地陰也，陰返陽則萬物生，陽返陰則萬物死，是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施工於萬物，綿綿若存，或聚或散，是物无定體而道存乎不二也。《莊子》云：物无成无毀，復通為一，即知天地以陰陽還返之機為萬物之盜也。且物中最靈者人也，惟人同天地為三才，抑亦根乎一炁，與天同德，亦為萬物之盜也。惟

萬物同人而生以資人之所欲引，盜人之性情，抑亦為人之盜也。即知人盜萬物以資生，萬物盜人以同死，天地盜萬物以歸根。是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不失造化本末之妙也。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學人既知能盜物精以資吾炁，要在食不失時，則用機自合造化。故食者，是五穀之精也，所以為精者，是天之冲炁、地之土液。食其時則資益五臟，散乎百骸，潤澤肌膚，即不失造化之本末也。是以隨日月之炁，復化為太乙真水，上貫靈源，要在養。舌下神水流入肺化為唾，唾色白象金，心火來剋；流入心化為血，血色赤象火，腎水來剋；流入腎化為精，精者水也，脾土來剋。返上泥丸，其色黃，謂之黃芽。復流入鼎，烹之為白雪，鍊之為青金；復貫入心，洗滌心血；復流於炁海，散化補填骨髓。即知水盛則土多，土多則血強，血強則精溢，精溢則腦滿，是還精補腦之理，要在食其時矣。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至幽而无形者神也，合自然之體者性也，應機接物者情也，故神性本乎一體，情性分為二用。獨知情之為用者，往往事神在彼而不知我能神而神也；知性通至幽而无形者，知神用在我而不以彼神為仰也。故學道者將全精神欲達性命，則性命之源不可不知也。故命者性之本而性其根也，精者神之母而神其子也。精全則神王，盡性則至於命矣。故神恬則性靜，性靜則心和，心和則純素之道可守，而不失與神為一也。能與神為一者，精不離人而神不離炁也。神炁相合，則形全而通乎无方之用，即知不神之神在我，而不在彼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在焉，神明出焉。

日者，陽也。月者，陰也。陰陽者，道用也。故道用法於自然，所以日月之有常數，大小之有定分。大則莫大乎天地，小則不出乎人物。人

物雖小，况萬物中人抱厥靈，蓋與天性相通，機用同一，小可以慕大道之體，聖功生而神明出矣。且人之生也，精受於天一而為智之源，神得於天五而為性之本。及其至也，可以入神，可以復命，即知人分雖小，可以慕天地之大，而聖功生達日月之數而神明出。傳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彼學道者，日月之數不可不知，大小定分不可不察。且天道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帶行日月。日其行遲，一日一夜行一度；月其行疾，一日一夜行十二度。日一年行一周天，月一月行一周天，一日有十二時，六時陽，六時陰。天降地騰，一日一合，五日象一元炁，一月有三百六十時，象一年火候日，月三十日一交，十五日一合，月至晦日隱，朔日又生，循環晝夜。聖功立而萬物生，神明出而萬物化，是以聖人以此取則，修鍊一月之間，奪天地一年火候以立聖功。經云：三十輻共一轂。即知一月有三旬，首尾二

旬是用武火之時也，中間一旬月盛圓明，是用文火之時也。經云：首尾武，中間文，此故也。又云：藥成須藉月為師。又云：高奔日月吾上道。所以高真上聖體天道之盈虛，托日月之定數，以小慕大，與天同一而通乎大理，即知道无小大之間也，明矣。故《莊子》云：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故言大小有定，指乎天人之分同乎一而已。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黃帝得皇人言，為道求生必由所生，法言道機也。達士稱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理在此也。儻人能得機，要在固躬，不可縱情恣欲以輕乎命。《抱朴子》云：善其術者能却走焉以補腦。故事顯而理隱者，天下莫不見也；理有可盜而事有可棄者，天下莫能知也。理有可盜則非道不能取，故善為盜者，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則冲炁不降。機用貴密而事无不濟，惟君子所以能固躬而得

乎機矣。儻小人見理用機行盜，則往往不能固躬，返有所失，是輕命而窮及濫矣。故戰勝之術，理密機深，恐文繁不欲細解，但討《太一固命金丹經訣》，即知其詳矣。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師者，範也。範者，正也。故正者道之常。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于萬變之上，是得心師一源之正者也。故先達得機之士指示後人，稱上有神仙抱一之道，理在斯而已。是以瞽不善視則專於聽也，聾不善聽則專於目也，兩者能視聽之專，而與常人利於十倍看，是得之於心，師而利乎一源也。故聾瞽之微，緣三關外擁，內有所隔，尚能得利於一源，况道者三返晝夜，希夷視聽，專利一源，以心師心，豈不有萬倍之利乎？故學者抱真守一之道，要在歸根，可以長存。歸根者，復元炁之本也。《莊子》云：通於一而萬事畢。所謂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

則不遷。惟其不二則能致一也，惟其不離則能抱一也，惟其不遷則能守一也。故守一之道，要在心不放逸，則性自靜而神自恬，德自全而道自集。蓋神仙抱一之道始因黃帝見皇人，曰：博聞有真一之神，可得聞乎？皇人大驚曰：子在民間，安得聞此？乃上皇主錄首篇，恐文繁不欲具注，但討皇人《三一圖經》閱之，即知抱一守道之詳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學人既習抱真守一之道，或起動念著物之心，要在當用目機以禁乎動念也。且心者是一身之主、百神之帥，勞神疲思，莫不因心也。故心有動用之機，在物不能无惑，在意不能无著，是以心眼有相須之用，情性有取捨之機。故心因物動則死於物而有所著，有所著則心源不一，神性變亂焉，能取萬倍之利乎？故善為道者，心有所著則當用目機，禁乎心而百非自泯也。當泯心之際，勿覺心著，但瞑矐瞪目東瞻能如嬰兒，則精神不去，心

潔而清也。古詩云：髭頭灑血眼如環，是用機在目而泯乎心有所著也。《道經》云：善閉无關楗，而不可開。是心靜而不著物者也。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恩威之大，莫大乎天地，受賜之心，莫出乎人也。蓋天降冲和之炁以資世人，不有乎間也。所以无間者，施惠大恩及於萬類，惟容人之樂善，使通真達道入於聖域。經云：皇天无親，惟與善人。即知道无親疏，亦无好醜，但人能通道，則道自通人。惟至者能受賜天之天恩，與天為徒。雖使天道鼓陰怒肅殺之炁，張迅雷烈風之威，彼至者坦然无畏懼之色，由是乎視聽關於外而心意鑰於內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虚靜而不與物雜，道之體也。古之體道者，以內遊為務，不以通物為樂，樂其性而已。人樂其性者，非意之也。返一无迹，因其自然而已。故樂性則性无不餘，不與物雜則靜

无不廉，是以樂天知命故不憂，性寂喜淡即无貪，則心不勞也。心不勞則神不漏，神不漏則情不動，而性至樂也。蓋至樂之性得乎至美之遊，而達乎至靜之境者，廉之致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容善則至私也，用道平始則至公也。故天道私人而不私乎道。用道至公而不私乎物，是至公也。皇天无親，惟德是輔，是私人而不私道也。蓋世人之性，善惡相混，近善即善，近惡即惡，非本然也，蓋因習以性成而已。故學人之性，要在求訪明師，親近良友，專心剋志，方通入聖之門。天且不違，應感上靈，要在洗心克己，不放道心，自有天神暗助，志不可退也。若尋訪師友得其人，則師事之，不得其人，則兀兀而行，身且安樂，性命之學不可忽也。禽之制在炁。

天虚則炁浮，炁浮則禽因羽而制炁，飛而能上也。故學者要在虚其心而守乎靜，平其炁而恬乎神，則心自順

而不姦，性自靜而不惑。是以神為炁子，炁為神母，神炁相合則真精不散，神安而形固，炁使之然也。蓋人之有身，物之象也。象同乎物，則生死繫焉，有時而盡也。要在炁壯則神全，炁衰則神敗。經云：禽之制在炁。

禽者，擒也。擒乎心，制乎炁也。且禽能飛而上者，猶人之有炁，充實太虛，扶持天地，舉形而仙矣。良由心虛，則炁充大宇，與道集虛。虛室生白，是能養一炁，制使之然也。《孟子》云：吾能養浩然之炁，塞于天地之間。是深得制炁之道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造化密移，陰陽不測，生於神而死於形者，通一炁本於自然也。故生者造化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蓋物无並盛，陰陽是也。即知萬物因陰陽以形，因陰陽以化。本經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故大道根乎一炁，運行日月。日月是陰陽之祖，互相交感，布炁生靈。陽炁返而萬物生，陰炁復而萬物死，即知生死之理

根於道源，若存若亡也。蓋人之道，抑亦生死所繫，根於一炁，感父母陰陽炁合而生也，陰陽數盡而死也。要在以陽鍊陰，陰滓盡而陽體就，一炁充而道自亨，則還元返本，歸根復命而至矣。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以仁為恩，害則隨之。故恩愛相生，是人之用情之本也。學道者往往為恩愛繫累，中道而止，半途而廢，始勤而終怠者，凡民之情莫不然歟。所以自取害，而害生於恩也，要在切知一炁通靈，萬禍不侵；一身達道，七祖昇天。能剋志進道者，恩及身而害不加我也；其昧者，恩愛之心不除，則恩及彼而害及我也。故恩愛之心滿，世人之惑也；榮辱之情舉，世人之貪也。噫，憂苦勞傷之害，何為天下人之樂？從而為害者，是恩愛厚而為害之深根也。善為道者則不然，以恬神為樂，以寂寞為榮，澡雪乎心，靜嘿乎志，所以恩不加彼而害不及我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日用資生養命之物，是助道本根之靈液也。故人有賢愚，量有淺深。人賢則智見高明，量寬志大；人愚則慮淺識卑，出言必下。殊不知天地文理法於自然，循流萬古，不變不遷，以常數為定體。愚人者獨以此為聖，而殊不察時物文理，人所日用而不知其詳也。故五穀者，是天下人之日用之物也。但世人務取乎飽食，而不究乎造化之本末也。蓋五穀盜天地造化而生，盜天地冲炁而實，即知五穀是天地真一之精，長茂成熟，人得食之，接炁延生，受脾胃磨而精華靈液化為太一真水，是五行之先號，又焉知五穀精炁是天地之靈液，日月之華英、五行之精髓，能資我生，能益我炁，能助我形，能延我命，能全我神，能通我聖。所謂我以時物文理為哲者，其是之謂歟？

黃帝陰符經注解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2 黃帝陰符經集解

經名：黃帝陰符經集解。袁淑真撰，約出於北宋。《通志·藝文略》、宋《秘書省四庫缺書目》均著錄袁淑真《陰符經疏》三卷，當即此書。《宋史·藝文志》亦著錄袁淑真《陰符經集解》五卷。今本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集解序

黃帝智窮恍惚，思極窈冥，辯天人合變之機，演陰陽動植之妙，經云：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所言黃帝得之以登雲天，信其明矣。黃帝闡弘道義，務欲救人，或恐後來昧於修習，乃簡集其要三百餘言，洞啓真源，傳示於世。賢人秘隱，寔曰仙經，世人相承，俱謂兵

法。此經文少而義博，詞近而理深。先儒數賢，並精注解，義終省略，使中士或存或亡。洎乎唐隴西李筌，尤加說釋，亦不立章疏，何以光暢玄文？驪山母云：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又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母發明三體，此乃三章顯然。儒流因循，然無分析。今輒叙三章之要義，以爲上中下三卷，各述其本，因義亦有等威，先註略舉其綱宗，後疏冀陳其周細，非廁前賢之廣達，聊申後學之寡文耳。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縣主簿袁淑真集解

神仙抱一演道章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淑真曰：但觀天之道而理，執天之道而行，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天者，陰陽之精氣也，輕清者上浮為天，陰之精氣重濁者下沉為地。天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氣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中，柰何憂天崩乎？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氣，氣中有子，名曰五行者，陰陽之動用也。萬物纔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之五氣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之外，更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經曰：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

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淑真曰：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五賊者，五行之氣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呂望註云：聖人謂之五賊，天下謂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怨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也。袁氏曰：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為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氣，故云：天有五賊。此者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也。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為生煞，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人但能明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為見也，如此實五藏，善能用之，則為福德而昌盛也。又人能知五賊者，何也？在其心，故言五賊在心。心既知之，使人用以

觀執五氣而行，睹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手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履官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盛，豈不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能依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為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界天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仙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虛廣其談也。故宣尼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言不善則違。此其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者歟？合道之體，不在此間，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原者，皆在此《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不閑理要而義深，亦何啻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

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此其義也。

經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淑真曰：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夫人心主魂之官，身是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事有所，此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厚，而況耳目之前乎？故曰：心正可以辟邪。

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機。

淑真曰：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起，私情紊天地而反覆，俱合於公道，則千萬化無不定矣。天含五氣，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動，陰陽變化，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

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氣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興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敢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若姦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兇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有何？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大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有失天地之聖君，若天人俱合其殺機，則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也。伐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是名定機。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用同其天道，此即天人合發。奚為由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道德，下符禮義，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嘿，名曰天機。

經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淑真曰：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言擇善，無使患生也。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也。至如凡情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反招其咎者，何也？為不隱密，不誠慎，以致於傾敗耳。《德經》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言隱密也。《周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斯之謂也。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於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伏藏，隱密巨細，用之恐被嫉妬讒毀，反招其咎。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患咎。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於身，然後內觀正性，外鄙邪姪，善即行之，不善損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聖，不知修鍊而致之，故曰：可以伏藏也。

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

靜。

淑真曰：言人九竅俱皆能生患，在於要耳、目、口也，今誠慎無令禍生。莊生云：人有百骸九竅六腑，體而存焉。人稟五氣而成，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眼、耳、口也。《道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有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忘，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不善者而改之，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則動，逢邪則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眼、耳、口固慎。故云：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也。

經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淑真曰：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理國安身，令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而成聖人也。此一科聖意與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誠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興此火木姦國為喻，令殷勤修鍊以成聖人。言木有火者，喻人身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呂望註云：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氣。《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矣。木中有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慎勿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此國，其中別有姦人賊臣包禍以思國也。篡奪苟謀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於國中，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效忠良，時和俗阜，天下寧泰，姦人縱有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始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斂苛剋，人心變易，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奈何不動乎？又姦者

不一，來此隳敗之時，諸姦競發，其國安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邪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在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動矣；若邪淫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國喻邪正伏隱於身心，此喻賢智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又諸葛孔明云：聖人藏之於心，陶甄天地，黃帝是也。賢人學得其法。淑真曰：為五行之善政，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時，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淑真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等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淑真曰：為將天道五行之氣，不思習善之用，以巧智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在

世，雖暫得富貴，不思禍患將至，反招亡敗，延及後世，是得其殃。祿山思明，古今篡逆悖亂之臣等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也。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皆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各得其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

縣主簿袁淑真集解

富國安人演法章

經曰：天地，萬物之盜；

淑真曰：天覆地載，萬物潛生。沖氣暗滋，故曰盜也。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其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氣而生長，從無形而能生有形，潛自滋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氣，應用無窮，皆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云：天地，萬物之盜也。

經曰：萬物，人之盜；

淑真曰：萬物盜天而生長，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也。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為人之最靈，位處中官，心懷智度，

能反照正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氣，則而用之，今《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等是也。故上文云：見之者昌也。人於此七氣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資養其身，故言曰盜，則田蠶之類是也。《列子》曰：齊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也。

天有時，地有利，天地之時利盜雨澤之滂潤。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吾始為盜，一年而急，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已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無殃咎，汝盜人之金帛，奈何無事辜乎？萬物盜天地而生長，國民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盜之義也。

經曰：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淑真曰：既，盡也，三盜盡食其宜，則三才盡安其位矣。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富，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亦自然之理者。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

凶。故《列子》云：盜亦有道乎？曰：何適其無道也？見室中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無此五德而成大盜者，未之有也。此乃盜中之道。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位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也。

經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淑真曰：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無患咎；興動合其機宜，則萬化安矣。言人理性命者，皆謂飲食滋味也。故《左氏傳》曰：味以通氣，氣以通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也。黃帝曰：人之服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果，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人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不生疾患，長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子》云：冬飽則身溫，夏飽則

身涼，時適則人無疾，人無疾則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則人得終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命也，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將何有國哉？但三盜盡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澤及昆蟲，化被草木，舉動皆合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寧泰，使萬化之類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

經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

淑真曰：陰陽生成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嘿而不神，能生陰陽萬物之至神矣。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生謂之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嘿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陽，三才萬物敷榮而獲暢，皆從此至

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為至神矣。故《道經》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此乃至道不神之中而有至神之理明矣。欲令修鍊之士明悟無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樸還真，歸無為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嘿而不神，然後能而不為，是名不神而已也。故《老子》云：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此則不神而能至神矣。

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淑真曰：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效出焉。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六合之內為至尊者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言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萬物，有動植功力，深妙至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

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至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育，從無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力而生。大小有定分，不相踰則小不愛大，大不輕小。故莊周云：鵬鷄各自逍遙，不相健羨。此大小有定之義也。又言：上至王侯，下及黎庶，各依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俗稔時和，名曰太平。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淑真曰：盜機深妙，易見而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是種植之機，不知所獲之深理，何名為機？緣己之先無，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知者，在小人君子所

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若何？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嘿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至守一存思精以修習，竊其深妙以謹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因躬。小人輕命之機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習才學武略，不辭勞苦，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奢華寵辱，或軍旅傾危，或貪婪損己，或在財色禍生，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以輕命也。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至神之理，此其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朝散郎行潭州長沙

縣主簿袁淑真集解

強兵戰勝演術章

經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淑真曰：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言人眼貪視邪色則不聞正聲，耳貪聽邪聲則目不睹正色，此視聽二途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無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着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也？但心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思慮白，思慮白則舉事發機皆合天道，比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用師也？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言上之身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情十

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用師也？宣尼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義也。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慮，若寡於謀慮，輕為進退，立見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別以為師喻，切今修鍊保固其身，非真用師也。且道德之士，嫉惡如讎敵者，賊也。賢人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妄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也，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諸葛、衛公李靖，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是以致君堯舜之階，成身於榮華之地，然後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以處玄枵之望矣。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是也。

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淑真曰：心貪於物者損壽，目睹無厭則意荒。但能誠目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是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也。故《亢倉子》云：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招，垛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休息也。此言心生貪婪於物，則反為物所盜，使人禍敗也。故《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至者，形其煞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道不得，將以耽養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此乃心生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於物者，皆由目睹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誠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平和之性，以保壽固躬也。

經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淑真曰：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生長萬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也。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地也。故《老子》云：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

經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淑真曰：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也。迅雷者，陰陽擊搏之聲，烈風者，莊生云：大塊噫氣，其名為風也。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無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睹其威令，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恐懼之心，各自警誠，修身慎行也。以此理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云：下有強兵戰

勝之術也。

經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淑真曰：志尚廉靜，心無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也。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性必無餘。故《家語》云：至樂無聲，而天下之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不顧於物，不徇於財貨，則理國安家，無淫刑罰，不越國章，身無過犯，無所憂懼，自然心懷悅逸，情性怡懌，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作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無憂無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逸神貞至廉也。故《亢倉子》云：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體，義存乎至靜者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師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子，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兇剋

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淑真曰：天道是出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天者，至道也。言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無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無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衆可觀睹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心慮廣博，包物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乃至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為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為軍將之體，能用心隱密，機必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上清下，正明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茂盛。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禽之制在氣。

淑真曰：鵬搏九萬，積氣而昇，蜩鳩

槍榆，決起而下，皆制氣進退自由也。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氣者，天地元和之氣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禽鳥運動，皆以翅鼓氣，以心進退，翱翔雲霄，人不如也。言鳥在空中，尚能乘制元和之氣，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己。況人言最靈，不能善用天地道德之氣，固躬養命以至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氣，則遨遊太虛大羅兜率，禽鳥不足方也。為軍師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氣，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為難，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淑真曰：愚人徇物以貪生，為生之理者，促壽也；賢人損己以求生，道德真妙者，固躬而不亡，此言人之在世，貪生而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育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周云：耕而食，織而衣，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

資衣食之育養也。然在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壽之理，任自然之道而年壽長永；及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綵、滋味、膳饋，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康，殊不知養生太過，役心損慮為促壽之根，故曰：生者，死之根也；死者，生之根也。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軀，不貪財，不徇物，以求長生之術，或則餐霞服氣，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死之象也，殊不知此長生之根耳。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師之體，能知幸生而必死，畢命而反生者，則全軍保衆，為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淑真曰：君子免害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人辜恩而起害，害生於恩耳。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本來無害，元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

即恩生於害也。至如賢人君子小人
有危滯，得人濟拔，懷恩感德，終身
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
君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保守恩
德，誠慎始終，一朝恃寵失權，身陷
刑網，不知己過，反生怨害之心，此
辜恩而起害，故曰：害生於恩也。
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
道生成之德，修行善政，反樸還源，
則無害可生於恩，亦無由生害，不將
恩害撓性，守靜嘿以生真利。至如
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見
也。為將師之體，不負皇恩，不憍榮
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
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害，害亦無由
而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
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經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
文理哲。

淑真曰：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電雷
霆、水旱災蝗而生憂懼，不知有道德
政教淳和、安撫黎民，轉禍為福。以
此時物文理，惟聖我知之矣。天地

文理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
宿以示吉凶，皆道體自然之理也。
言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異，睹
雷霆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水旱災
蝗，恐之反身，悉懷憂懼也。愚人以
此時物文理。時物文理者，但君懷
廉靜，臣效忠貞，獯鵠不喧，邊烽無
燧，兆人安樂，寰宇清平，縱天地災
祥，無能為也。聖我以為時物文理
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
法邪，以致之亡，孽，桑穀忽生於朝，
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合生於
郊，今生於朝，恐朝亡矣。太戊恐
懼，側身修德，思先王之政，布養人
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
至，十有六國，則桑穀無能為災。夫
子曰：存亡禍福皆由人興，天災地
妖不能加也。則災妖不勝善政，怪
夢不勝善行也。又堯遭洪水，湯遭
大旱，皆積有歲年，兆庶和平，人無
飢者何也？為君臣有道，政理均和，
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雖旱水不能為
災也。水旱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

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為生。故
曰：聖我以時物文理。夫為軍體，
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怪獸衝營，野
鳥入室，此時天地文理示其災祥，但
能修政令，設謀慮，恩撫士卒，轉禍
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
也。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章。
下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恩靜慮，恩害
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
務，觀天相時，故云：下有強兵戰勝
之術也。

經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
變化順矣。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
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
矣。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3 黃帝陰符經疏

經名：黃帝陰符經疏。原題唐李筌疏。據《道藏提要》考證，應為宋人取李筌《陰符經序》與袁淑真《陰符經集解》合編而成。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參校本：《叢書集成新編》所收夢華館本（簡稱夢本）。

黃帝陰符經疏序

少室山達觀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采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壁中，得陰符本，絹素書，朱漆軸，以絳繒緘之。封云：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應乎灰滅。筌略抄記，雖誦在口，竟不能曉其義理。因入秦，

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倒垂，弊衣扶仗路旁^①，見遺火燒樹，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此是《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甲周甲子矣。謹按《太一遁甲經》云：一元六十歲，行一甲子，三元行一百八十歲，三甲子為一周，六周積算一千八百歲。年少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處。母笑曰：年少顛顛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腦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是吾弟子也。然五十六年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冠杖端，刺筌口，令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乃坐樹下，說陰符玄義。言竟誠筌曰：《黃帝陰符》三百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為一。聖賢智愚，各量其分，得而學之矣。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智人學之得其術，小人學之受其殃，識分不同也。皆內出於天機，外合

於人事，若巨海之朝百谷，止水之含萬象。其機張，包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為大；其機彌，隱微塵，納芥子，不足以為小；觀其精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一名《黃帝天機》之書。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癡、風癩、狂誑者，並不得聞。如傳同好，必清齋三日，不擇卑幼，但有本者為師，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者奪二十紀。《河圖》、《洛書》云：黃帝曰：聖人生，天帝賜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紀，主一歲，若有過，司命輒奪算，算盡奪紀，紀盡則身死。有功德，司命輒與算，算得與紀，紀得則身不死，長生矣。每年七月七日寫一卷，藏諸名山巖石間，得算一千二百本命；日誦七遍，令人多智慧，益心機，去邪魅，銷災害，出三尸，下九虫，所以聖人藏之金匱，不妄傳也。母語畢，日已晡矣，曰：吾有麥飯相與為食。因袖中出一瓠，令筌取水。

筌往谷中盛水，其瓠忽重可百餘斤，力不能制，便沉於泉，隨覓不得。久而却來，已失母所在，唯留麥飯一升。筌悲泣號訴，至夕不復見。筌乃食麥飯而歸，漸覺不飢，至令能數日不食，亦能一日數食，氣力自倍。筌所注《陰符》並依驪山母所說，非筌自能。後來同好，敬爾天機，無妄傳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少室山李筌疏

釋題：陰，闇也。符，合也。天機闇合於行事之機，故曰《陰符》。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但觀天道而理，執天之道，則陰陽動靜之宜盡矣。

疏曰：天者，陰陽之總名也。陽之精炁輕清，上浮為天；陰之精炁重濁，下沉為地。相連而不相離，故列子禦寇謂杞國人曰：天積炁耳，地積塊耳，自地已上則皆天也。子終日行於天，奈何憂乎天崩？故知天地則陰陽之二炁，炁中有子，名曰五行。五行者，天地陰陽之用也，萬物從而生焉，萬物則五行之子也。故使人觀天地陰陽之道，執天五炁而行，則興廢可知，生死可察，除此外

無可觀執，故言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物生乎身。

天生五行，謂之五賊。使人用心觀執，奉天而行，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矣。

疏曰：五賊者，五行之炁也，則金、木、水、火、土焉。太公注云：聖人為之五賊，天下為之五德。人食五味而死，無有死而棄之者，此五賊之義。所言賊者，害也。逆之不順，則與人生害，故曰賊也。此言陰陽之中包含五炁，故云：天有五賊。五者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位為五方，在物為五色，在聲為五音，在食為五味，在人為五臟，在道為五德，不善用之則為賊。又，賊者，五行更相制伏，遞為生殺，晝夜不停，亦能盜竊人之生死、萬物成敗，故言賊也。見之者昌，何也？人但能明此五行制伏之道，審陰陽興廢之源，則而行之，此為見也；如人審五賊，善能明之則為福，德之昌盛也。又

人能知五賊，藏者何也？在其心故曰五賊在心，心既知之，故使人用心，觀執五炁而行，睹逆順而不差，合天機而不失，則宇宙在乎掌中，萬物生乎身上。如此則吉無不利，與道同遊，豈不為昌乎？在仕宦之道，執仁義禮智信，則富貴榮華，豈不為昌乎？在軍旅之道，明五行逆順，則戰取必勝，豈不為昌乎？故曰：見之者昌也。但因此五行相生而用之，則為道德合於陽也；相剋之道用之，則為賊害合於陰也。故三教大師皆用理世，所立經教，只言修善而稱道德，不令修惡而稱賊害也。故知善修道德者，道也，是陽之主也；陰惡賊害者，魔也，是陰之精。除此之外，百萬經教虛廣故也。故宣尼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則至道也，何必廣談修習歟？合道之體，不出此門，能知天地陰陽成敗之元者，皆在《陰符》首章而盡理矣。世人見文少而言近，

自不閑其要妙，亦何在？三教經書廣博所陳也？故驪山母云：觀其精理，《黃庭》八景不足以為學；察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為奇。此之義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言以立天定人，在乎五賊。

疏曰：夫人心主魂之官，身為神之府也。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故心能之士，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觀覽只在手中；萬物雖多，生殺不出於術內。故曰：心正可以辟邪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發殺機，公道也；人發殺機，私情也。龍蛇感公道而震；私情紊亂，天地而反覆。天人俱合於公道，則千變萬化，無不定矣。

疏曰：天含五炁，遞為生殺，自然有之。天道生殺，皆合其機宜，不妄發

動。陰陽改變，時代遷謝，去故就新，此天發殺機，皆至公也。乘天威殺之機，或龍或蛇，沉隱之類皆能震起於陵陸。順天應時，暢達於其間，為乘天之機，不失其宜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人是五行之子，須順五炁之生殺，任陰陽之陶運，何得擅自與其生殺乎？至如世間之法，殺人者死，殺生者罪，何也？為非天之合殺，彼人奈何殺之乎？言人不合妄動殺機也。至如奸臣逆節，違背天道，反叛君親，恣行凶惡，損害於世，擅行屠戮，妄動殺機者，同翻天作地，覆地作天，如此之大亂為逆，天之禍，是名天地反覆。此則人怨神怒，天將誅之，人共殺之，俱合其殺機，是名天人合發，萬變定基。罰叛討逆，順天行誅，皆合天殺之機宜。愜至公之正道，則萬物咸伏，無敢妄動，名曰定基。君臣之道貴其公正，若能動用合其天機，應運同其天道，此則人安其心，物安其體，五行安其位，嶽瀆安其靈；上施

道德，下行仁義，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人靜默，名曰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之巧拙，不可顯露；慎之擇善，无令患生也。

疏曰：人懷性智巧拙，賢愚悉共有之。但少而言之，人有少巧智辯慧，便馳騁顯露，不料得失，顯招其咎者，何也？為不能隱密，不自誠慎，以致傾敗耳。故《道德經》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言隱密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也。可以伏藏者，賢人君子縱有巧智辯慧之性、博學多聞之才，動靜合其機宜，可不為巧乎？常能隱伏，藏匿巨細，用之恐被嫉佞讒毀，反招其咎耳。況愚拙之人，自率於心，造次興動，不自藏隱，立招禍患。賢人養道育德，巧拙之性俱隱伏於身心，然後內觀正性，外視邪淫，善則行之，不善則捨之，修身鍊行而成聖人，外人焉能知我巧拙之性乎？皆謂我天然賢

聖，不知我修而致之，故曰伏藏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言人九竅俱邪，皆能生患，在於要者，耳目口也，切使誠慎，无令禍生。

疏曰：《南華》云：人有百骸、九竅、五臟，體而存之，人稟五炁而成形，頭圓足方，四肢五臟，三魂七魄，遞生邪正，互為君臣，在身通流。運動者，九竅也。邪正禍福之急者，在三要焉，即耳、目、口也。故《道德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也。道德之士，眼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談邪事，所以正事則視聽言談之，此名動也；涉其邪妄，悉不將心視聽言說，此名靜也。宣尼云：擇其善者而從之，此名動也；擇其不善者而改之，在此名靜也。《孝經》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者，所緣身心靜正而無邪惡，以致此也。但遇善即動，逢邪即靜，此則身無禍患，皆在耳目口之防慎。故云：在乎三要耳。可以動，可以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姦火喻人之性，木國喻人之身。使人治國安身，而今姦火不發，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

疏曰：此一科言聖意與其喻也。為上文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慎，恐未能窮理盡性，故與此火木姦國為令喻殷勤修鍊以成聖人。木中有火者，喻人中有邪惡之性、五毒之火也。太公注云：廣成子以為積火焚五毒，故知火者猛烈之炁，《書》云：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矣。木中藏火，慎勿鑽研，火發則木焚矣。身中邪毒，忽縱恣之，則萬善俱滅，其身潰矣。姦生於國，時動必潰者，凡有國則有姦臣賊子，包藏害心，思圖篡奪，苟欲富貴，如此之類不一，皆潛藏國中，人君不可知之。但君懷道德，臣效忠貞；時自雍和，天下寧泰。姦人徒有其心，無由妄敢興動，皆候其時，合動安得？君道失，臣道喪，兵水旱蝗，徵斂苛刻，人心變易，

思亂怨上，當此之代，萬物皆有亂心，何況懷姦之人乎？又姦者不一，乘此隳敗之時，則諸奸競發，其國得不潰乎？此喻上之九竅三要、巧拙動靜也。言人有道德定慧，隱伏身心之中，諸邪淫穢僻亦不能興耳。若邪競發，則身潰矣。故以姦火藏於木^①。國以喻邪正伏於身心。此唯賢哲之士通詳其文，曉達明悟，精念至道，去惡存善，是名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黃帝得之以登雲天，湯武得之以王天下。驪山母云：聖人學之得其道，為順天時，則內懷道德，外任賢良，知之修鍊而成聖人，是得其道以昇雲天，黃帝是也。賢人學之得其法，為依五行之善正，不違天時，不逆地理，不傷財，不害物，富國安人，身為賢明乃得其法，道德之君，堯舜是也。智人學之得其術，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仁義禮智信，忠孝君親，貞廉不失，保其祿位，是得其術，賢臣夔龍、伊

尹是也。小人學之得其殃，為將天道之罔不習善之，用以智巧辯慧之性，專事三反晝夜，煩兵黷武，陰謀屠害，苟求奢榮，傾奪於世，雖暫富貴，不思禍之將至，反招敗亡，延及後世，是得其殃也。祿山、思明篡逆悖亂之臣是也。聖母又言：此文深奧，若巨海之朝百谷，含弘萬象，妙義靈也。

此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一百五言，使人明陰陽之道，察興廢之理，動用其機宜，然後修身鍊行以成聖人。故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讚曰：天道應運，陰陽至神。察其機要，存亡在身。悟者為正，迷則非真。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疏卷上

- ①旁：原作「傍」，據夢本改。
- ②五：原作「此」，據夢本改。
- ③基：原作「機」，據夢本改。
- ④木：夢本作「才」。

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少室山李筌疏

富國安人演法章

天地，萬物之盜；

天覆地載，萬物潛生，沖炁暗滋，故曰盜也。

疏曰：天地者，陰陽也。陰陽二字，洎乎五行，共成其七，此外更改於物，則何惑之甚矣？言天地萬物胎卵濕化，百穀草木悉承此七炁而生長，從无形至於有形，潛生覆育以成其體，如行竊盜，不覺不知。天地亦潛與其炁應用無窮；萬物私納其覆育，各獲其安。故曰：天地，萬物之盜。

萬物，人之盜；

萬物盜天而長生，人盜萬物以資身。若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疏曰：人與禽獸草木俱稟陰陽而生，人之最靈，位處中宮，心懷智度，

能反照自性，窮達本始，明會陰陽五行之炁，則而用之。《周易》六十四卦、六十甲子是也。故上文云：見之昌也。人於七炁之中，所有生成之物，悉能潛取以資養其身，故言盜，則田蠶五穀之類是也。《列子》曰：齊有國氏大富，云：吾善為盜矣，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雨澤之滂潤，吾陸盜禽獸，水盜魚鱉。吾始為盜，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後，施及州閭。吾盜天地而无殃咎。若人盜人之金帛，奈何无辜乎？萬物盜天地以生成，國氏盜萬物以資身，但知分合宜，亦自然之理，此萬物人之盜也。人，萬物之盜也。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既，盡也。三盜盡合其宜，則三才盡興其任。疏曰：言人但能盜萬物資身以充榮祿富貴，殊不知萬物反能盜人以生禍患。言上來三義更相為盜者，亦自然之理。凡此相盜，其中皆須有

道，愜其宜則吉，乖其理則凶。故《列子》言：盜亦有道乎？何適其无道也？見室中之藏，聖也；知可否，智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分均，仁也。人无此五德而能行盜者，未之有也。此盜中之道也。向於三盜之中，皆須有道，令盡合其宜，則三才不差，盡安其任矣。皆不令越分傷性，以生禍患者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言人飲食不失其時，則身无患咎；興動合其機宜，則萬化皆安矣。

疏曰：言人理性命者，皆須飲食滋味也。故《左傳》曰：味與道炁，炁以實志，滋形潤神，必歸飲食。黃帝曰：人服飲食，必先五味、五肉、五菜、五菓，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食時之義也。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越其宜，適其中道，不令乖分傷性，則四肢調暢，五臟安和，無諸疾病，長壽保終，豈不為百骸理乎？故亢倉

子曰：冬飽則身温，夏飽則身涼。温涼時適，則人无疾疢，疫癘不行，得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也。天所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人既棄之，將何有國哉？但三盜既合其宜，三才盡安其任，此皆合自然之理。然後須明君賢臣調御於世，乘此既宜盡安之時，當須法令平正，用賢使能，仁及昆蟲，化被草木，舉頭皆合於天道之機宜，則陰陽順時，寰宇清泰，使萬民之類皆獲其安寧，此則動其機而萬化安，故云：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陰陽生萬物，人謂之神；不知有至道，靜默而不神；能生萬物，陰陽為至神矣。

疏曰：神者，妙而不測也。《易》

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人但見萬物從陰陽日月而生謂之曰神，殊不知陰陽日月從不神而生焉。不神者，何也？至道也。言至道虛靜，寂然而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日月、陰

陽、三才、萬物種種，滋榮而獲安暢，皆從至道虛靜中來，此乃不神之中而有神矣，其理明矣。飲食修鍊之士，明悟無為不神之理，反照正性，而修無為之業，存思守一，反朴還淳，歸無為之道，玄之又玄，方證寂默而不神，此則不神而能至神，故曰明矣。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運轉不差度數，大小有定，方顯聖功之力生焉，神明之功出焉。

疏曰：日月者，陰陽之精炁也。六合之內，為至道也。日月度數、大小律曆之所辯，咸有定分，運轉不差，故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者，六合之內，賴此日月照燭，陰陽運行而生成，萬物有動植，功力微妙至於聖；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者，陰陽不測之謂神，日月晶朗之謂明，言陰陽之神，日月至明，故曰神明。言天地萬物皆承聖功神明而生有，從无出有，功用顯著，故曰神明

出焉。又言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大之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違越，則小不羨大，大不輕小。故《莊子》言鵬鷖各自逍遙，不相繾羨，此大小有定之義。又言上至王侯，下至黎庶，各有定分，不相傾奪，上下和睦，歲稔時雍，名曰太平。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

其盜機也，天下莫不能見，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深妙，易見難知。君子知積善之機，乃能固躬；小人務榮辱之機，而輕命也。

疏曰：盜機者，重舉上文三盜之義也。假如國氏盜天而獲富，人皆見種植之機，不知其所獲之深理。何名為盜機？緣己之先无，知彼之先有，暗設計謀而動其機數，不知不覺，竊盜將來以潤其己，名曰盜機。言天下之人咸共見此盜機，而莫能知其深理。設有智者、小人、君子，所見不同，君子則知固躬之機，小人則知輕命之機。固躬之機者，君子

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必致，如響應聲。但設其善計，暗默修行，動其習善之機，與道契合，乃致守一存思，精心念習，竊其深妙以滋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修鍊以成聖人。故曰：君子得之固躬矣。小人得之輕命者，但務營求金帛，不憚劬勞。或修才學武藝，不辭疲瘁，飾情巧智以求世上浮榮之機；或榮華寵辱，或軍旅傾敗，貪婪損己；或耽財好色，雖暫得浮榮，終不免於患咎。蓋為不知其妙道之機，以致於此。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

此富國安人演法章中，九十二言，皆使人取捨合其機宜，明察神明之道，安化養命固躬之機也。故曰：中有富國安人之法也。讚曰：天地萬物，陰陽四時。更相為盜，貴合天機。聖功神明，非賢莫知。固躬輕命，審察其宜。黃帝陰符經疏卷中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少室山李筌疏

強兵戰勝演術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絕利者，塞耳則視明，閉目則聽審，務使身心不亂，主事精專也。

疏曰：言人眼貪色則耳不聞正聲，聽淫聲則目不睹正色，此視聽一徒俱主於心也。道德之士心无邪妄，雖耳目聞見萬種聲色，其心正定，都無愛悅貪著之心，與無耳目不殊，何必在於聾瞽者哉？但心中納正，則耳目無邪；耳目無邪，則身心不亂；身心不亂，則精思舉事發機皆合於天道。比之凡情，十倍利益。事皆成遂，何必獨在用師。他皆倣此。三反晝夜，用師萬倍者，上云身心正定，耳目聰明，舉事發機，比常十倍。就中更能三思反覆，日夜精

專，舉事發機，比常情萬倍，何必獨在用師也？《論語》云：三思而後行，再，斯而可矣。使人用心必須精審，此之義也。所言師者，兵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處戰爭之地、危亡之際，必須三反精思，深謀遠略，若寡於謀慮，輕為進退，竟致敗亡。所以將此耳目精思，引以用師為喻，切令修鍊保護其身，非真用師也。道德之士，嫉惡如讎，知此耳目絕利之源，三反精思之義，深沉審細，理正居貞，誅鋤邪佞之賊，自固其躬久，久成道，則黃帝滅蚩尤是也。至如古今名將，孫、吳、韓、白、武侯、衛公，皆善用師，悉能三反晝夜，成功立事以致榮華，然終謂強兵戰勝之術，以為輕命之機，必也。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傳說得之以處玄枵也。故上文云：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貪於物者損壽，目視無厭則意荒。但戒目收心，則無禍敗之患也。

疏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輒加於物情。而耽徇之人，取萬物資身養命者，亦天然之理。但不令越分乖宜，反傷其性。故亢倉子言：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垛也。亦云：招，箭人也。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者，以養性命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不知休息。此言心生貪婪，為物所盜，使人禍敗耳。《家語》云：嗜慾無厭，貪求不止者，刑其殺之。《老子》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所貴知足。適其中，不令將心苦貪於物，反傷正性，必害於人。故《劉子》云：火林養鳥，溫湯養魚之義，以生於物、死於物也。機在目者，言人動生妄；心加於物者，皆由自睹而心生。故云：機在目欲，令戒慎其目，勿令妄視邪淫之色，使心於物不生妄動之機，不撓其性以固壽保躬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養萬

物，不求恩報，而萬物感其覆育，自有恩生。

疏曰：天地萬物，自然有之。此皆至道之所含育，不求恩報於萬物，萬物承天之覆育，自懷恩於天。故《老子》言：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迅雷烈風，陰陽動用，人自懷懼，蠢然而驚。

疏曰：迅雷者，陰陽激搏之聲也；烈風者，《莊子》言：大塊噫炁，其名為風。凡此風雷，陰陽自有，本不威人，人自畏之，莫不蠢然而動，懷驚懼也。此言道德之君，撫育萬靈，同天地之不仁，則大地、人民、禽獸、草木皆自歸恩於君，感戴如天，各守其分，各安其業，无不逍遙也。明君但施其正令，以示國章，兆人睹其威命，如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而動，咸生恐懼之心，各自警戒，各自慎行也。以此治軍，則將勇兵強，上威下懼，必能誅暴定亂。故言：下有強

兵戰勝之術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尚廉靜，則心无憂懼；情懷悅樂，而逍遙有餘。

疏曰：至樂者，非絲竹歡娛之樂也。若以此樂必无餘。故《家語》云：至樂无聲，而天下之人安。《三略》云：有道之君以樂樂人。此言賢人君子以心平性正，不欺於物，不徇於時，理國安家，无淫刑濫罰，不越國章，身无過犯，无所憂懼，自然心懷悅樂，情性怡逸，逍遙有餘。豈將絲竹歡宴之樂而方比此樂乎？至如古人鼓琴拾穗，行歌待終，故曰：至樂性餘也。至靜，則廉者既不為小人，絲竹奢淫之樂，自保其无憂无事之歡。如此則不為聲色所撓，而性靜情逸，神貞志廉也。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引此四通之體，義存乎一，故謂至樂至靜也。人能至靜，可致神通，是名至靜則廉也。夫將帥之體，貴其廉靜，杜其喧撓，賞罰不差，父

子為軍，心懷悅樂，性多餘勇，然可摧凶剋敵，功業必成。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夫能棲神靜樂之間，謂之守中，六情不染，二景常然。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幽隱，不可窺測，至私也；萬物生成，聖功顯著，至公也。

疏曰：天者，至道也。言至道包含萬類，幽深恍惚，无有形段，不可窺測，是名至私。私者，隱匿之義也。能於杳冥之中，應用无窮，生成萬物，各具形體，隨用立名。乃至公也。公者，明白顯用，眾可觀之義也。此言道德之君，智慮廣博，包總萬機，智謀巧拙，進退可否，悉能私隱於深心，人不可得而窺之，是至私也。及其動用，觀善惡，察是非，施政令，行賞罰，顯然明白，為天下之可觀，乃至公也。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為軍帥之體，能用以隱密，機數難窺，取捨如神，威恩顯著，上清下正，將勇兵強，剋敵摧兇，功業盛茂，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

術也。

禽之制在炁。

鵬搏九萬，積炁而昇；蜩鳩搶榆，決起而上。皆能制炁，進退而自由也。

疏曰：禽者，羽化百鳥之類也。炁者，天地陰陽之炁也。人之運動，皆以手足進退為利；禽鳥運動，皆以翅羽鼓炁。心動翅鼓，無所不之，上下由之；況人最靈，不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養命以致長生久視乎？若人善能制道德之炁，則遨遊太虛，禽鳥不足比也。為軍帥之體，善用五行休王之炁，能知陰陽制伏之源，則摧兇剋敵，不足為難。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者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①；

愚人徇物而貪生，違生之理者促壽；賢人損己以求道，德其妙者固躬而不亡。

疏曰：此言人之在世，貪生惡死，皆自厚養其身，恐致滅亡也。鞠養身命，必須飲食衣服，此亦天然自合之理。故《莊子》言：耕而食，織而衣，

其德不離。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故知人生必資衣食之育養也。

然在於儉約處中則吉，若縱恣奢溢過分則凶，而反害其生也。至若上古之人巢居穴處，情性質朴，亦不知有長生短促之理，任自然，而逍遙，年壽長永；後代真源道喪，浮薄將興，廣設華宇，衣服紈綵，滋味餽膳，越分怡養，恐身之不安，殊不知養之太過，役心損慮，反招禍患，為促壽之根本。故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者。至如道德之士，損己忘劬以求長生之術，或則冷霞服炁，辟穀休糧，心若死灰，形同槁木，世人觀之，必死之象，殊不知長生之根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也。夫將帥之體，能知倖生即死，必死而反生者，則全軍保眾，為良將焉。故兵術曰：致兵於死地而反生。此是強兵戰勝之術也。《莊子》曰：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君子勉善而感恩，恩生於害也；小

人辜恩而起害，害生於恩也。

疏曰：此言人心向背，恩害互生也。本來無害亦無恩，因救害而有恩，則恩生於害。至如賢人君子小有患難，得人拯拔，懷恩感激，終身不忘，是恩生於害也。至如小人承君子之上恩顧，身居榮祿，不能戒慎終始保守，一朝恃寵失權，身陷刑網，不知己過，反生怨害，此曰害生於恩。道德之士感天地覆育之恩，不辜至道生成之德，修善行正，反朴還元，則無害可生於恩，恩亦無由生於害，不將恩害以撓性，守靜默以生淳和。至如恩害相生，寵辱更致者，小人之道也。為將帥之體，不負皇恩，不驕榮寵，慎終如始，保守恩光，竭力盡忠，成功立事，恩亦無由生於害，害亦無由起於恩，以道德臨戎，有征無戰，豈不美哉？故云：下有強兵戰勝之術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見星流日暈、風雨雷電、水旱災蝗而生憂懼，殊不知君臣道德、政理

淳和矣。安撫黎人，轉禍為福，以此時物文理哲，唯聖我知之者矣。故天地懸日月以照善惡，垂列宿以示吉凶，皆道德自然之理矣。愚人仰視三光，觀天文之變易，睹雷電之震怒，或寒暑不節，或水旱虫蝗，恐禍及身，悉懷憂懼，愚人以此為天地文理聖也。時物文理者，但君懷廉靜，臣效忠貞，獯鵠不喧，邊烽无燧，兆人康樂，寰宇寧泰，縱天地灾祥，无能為也。聖我以此為時物文理者，故《家語》云：殷太戊之時，道缺法邪，以致之孽桑穀忽生於朝，七日大拱。占者曰：桑穀野木，合生於郊。今生於朝，國亡矣，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思君臣之政，明養人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十有六年。則桑穀无能為灾。夫子曰：存亡禍福，皆在於己，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則妖禍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又堯遭洪水九年，湯遭大旱七載，兆庶和平，人无飢色，何者？為君有道，政理均和，主信臣忠，百姓

戴上，雖有水旱，不能為灾也。水旱者，天地也。文理者，時物也。若明時物之理者，皆能轉禍為福，易死而生。故曰：我有時物文理哲。夫為軍帥之體，日暈五色，星流四維，怪獸衝營，野鳥入室，以天地文理示其灾祥，但能修政令，設謀慮，思撫士卒，轉禍為福，則敵何敢當？此乃時物文理哲也。

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下章一百三言，皆使人深思靜慮，恩害不生，曉達存亡，公私隱密，開物成務，觀天相時。故曰：下有强兵戰勝之術也。讚曰：

絕利一源，三思反覆。徇物之機，生死在目。樂出安靜，恩生害酷。天地灾祥，時理為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良曰：天地之道浸微，而唯勝者也。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良曰：言陰陽相推，激至於自化，在於目乎？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不可為，因以制之。良^②曰：深矣，善矣，天人見之為自然，英雄見之為制，愚人見之為化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鳥獸之謂也。

良曰：鳥獸之靜，曆不能機也。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萬一決也。

神樞詭藏。

六癸，即玄女符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七十言，理盡不疏也。

黃帝陰符經疏卷下

①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原作「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據夢本改。

② 良：原作「亮」，據夢本改。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鄒新明復校）

024 黃帝陰符經講義

經名：黃帝陰符經講義。南宋夏元鼎（字宗禹）撰，成書於寶慶三年（1227）。原本三卷，附圖說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講義序

朝散郎權發遣興化軍州事樓昉撰

班孟堅志漢藝文，錄兵書四種，以權謀言者十三家，以形勢言者十一家，以陰陽言者十六家，以技巧言者亦十三家。雖門分戶析，各專其一，然血脉未嘗不相爲貫也。孟堅之言曰：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然則四家實一家也。雖然，孟堅以形勢、陰陽、技巧總之以權謀，吾獨以權謀、形勢、技巧總

之於陰陽，蓋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權謀則有縱閉矣，形勢則有離合矣，技巧則有翕張矣，而所以爲之縱閉、離合、翕張者，陰陽之變化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范蠡之謀吳也，精察於贏縮蚤晏之節，而推極於稻蟹之無種，然一鼓而俘之，既以此謀人之國。亦以此自謀其家，所謂後人發先人。至趨時若猛獸鷙鳥者，非陰陽之用乎？而權謀、形勢、技巧固行乎其間矣。古文善爲兵者，未有不通乎陰陽者也。風后之握奇，武侯之八陣，李衛公之孤虛烏占，特其著者爾。抑又有進此者，張留侯親屈圯下之膝，受書於老人，蘇長公深排之，以爲安知秦之世无隱君子者，吾亦以爲秦之世安知无神仙者，子房蓋偶有所遇耳。《陰符經》黃帝所著，文詞古奧奇澀，讀者尚不能句，況敢下一注脚子乎？夏君宗禹自浙來閩，手一編示予，則所著講義也。夏君少從永嘉諸大老游，而竊獨好觀此書，然未盡解也。他日之上饒，嘗默禱曰：未登龍虎榜，先登龍虎山。

夜感異夢，後遇至人於祝融峰頂，若有所授者。復取是書讀之，章斷句析，援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此豈模擬料度如世之箋傳義疏云爾哉？是必有油然自得而默契者矣。雖然，兵與神仙，未易言也，言兵則流於詭譎變詐，言神仙則流於恍惚誕謾。神仙豈自外求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神仙即兵。通乎神仙則知兵，通乎兵則知神仙矣。种明逸終身隱華山，而累世爲名將，姚平仲京城小不利，或者以爲遁去不死也。特吾儒之所謂神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耳。讀夏君之書者，又當以是觀之。寶慶二年秋八月
中澣謹書。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一

雲峰散人夏元鼎宗禹譔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也者，非可仰求於冥漠之表也。天道在吾身，我能盡其觀之之妙，則目擊道存，至道不繁矣。要當執天之行，須臾不離於十二時中。一語一默，一呼一吸，陰開陽闢，西沒東升，風雲發泄於七竅，坎離交會於元宮，天以是道而運行乎萬化，我以是道而操履於一身。寒暑同其往來，日月與之交合，乾健以之不息，日用自然無窮。不知我之為天，而天為之我也。所謂我命在我不在天，其以是乎？謂之盡矣，不可以有加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賊者，五行也。人稟五行於天，天有五賊於人，是豈天不仁耶？非也。行顛倒大道生焉，順則成人，逆為丹用，如金木必欲交并，水火必欲既

濟，土旺四季而復以尅水為功，是五行相賊。道之玄奧，世人安得見此理乎？故見之者昌，亦誠則明，明則著。虛室生白，充實而有光輝之妙也。既曰觀天之道，又曰見天之昌，聖人揭大道以示人，昧者當面蹉過。惜哉。

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五行五賊，其理幽微，心為天君，實能主宰。此施行于天，皆在吾心之用，蓋心即天也，天即心也，人能即一心之天，以竊造化之妙，即動靜升降，在帝左右，而施行之際，未知其孰為天，孰為心也。

宇宙在乎手，

手為三關之要，學道者當知所先矣。《黃庭經》曰：口為心關，精神機；足為命關，生地扉；手為人關，把盛衰。得非以手者，能按天象方隅，推五運六氣，握固以養和，彈指以攝化，診視以知陰陽之候，訣目以通鬼神之靈，无一而不在手也。宇宙六合，廣大無際，苟得玄妙，其猶示諸

掌乎？《參同序》曰：運六十四卦之陰符，天關在掌是也。

萬化生乎身。

人之一身，一天地也。有陰陽升降有烏兔出沒，有潮候往來，有風雨明晦，有雷電轟閃，有雲氣吐吞，有山河流峙，有草木榮枯，動靜語默，闔闢變化，无一不與天相似，信乎萬化所由生也。然有道者萬化生，无道者萬化息，生者與天為徒，而息者與鬼為鄰也。可不自愛乎？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人一心，機道同轍。自六慾七情，有以奪其性真，則業識火熾，不知其孰為天，孰為人，又孰為機，孰為道也。上聖洪慈，闡明奧旨，謂性即天也，天即人也至理渾融，不可致詰，必得其機而應之，則自然脗合是機也。豈世俗機巧變詐之為乎？非也。乃機緘之運，不疾而速，機關之應，若合符節耳。人能明此之機，心同造化，自然機應不失，則天道立

矣，人道定矣。固非曰捨人道而別立天道，亦非曰先立天道而後定人道也。蓋人道即天道，天道即天機，天機即天性，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三才異位，生殺同機。然殺者乃所以生之，而生者乃所以殺之也。且陰疑於陽必戰，其血玄黃，是殺機之所寓也。況三陽交泰，萬彙咸亨，天發殺機，下除陰邪之炁，則雷轟電掃，天威赫然，龍蛇蟄藏，不容不起，陸於陽盛之時；地發殺機，上承陽剛之運，則湧泉起浪，黃河逆流，北斗杓躔，不容不旋，伏於陰陽交勝之際。人識此機，則潛奪造化，旋乾轉坤，翻天覆地，使地天交而為泰，生殺定而為功。太白真人歌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反覆之機也。雖然，天地與人列為三才，生殺與機同於

一氣。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亦豈捨吾身之外而別有天地可充塞乎？故知一氣之運，非以在天者有餘，而在人者不足，天人合發，不差毫釐，機緘默應，變化萬端，丹基一定，大道滋生矣。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形色，天性也，而技巧出焉。伏藏，待時也，而天機寓焉。有是性則有是機，非曰終於伏藏而无所用心也。所謂懷材養浩明時，正金丹之秘旨也。或謂陰鉛主伏，陽汞主飛，聖人伏陽汞以鍊陰魄，故有大巧若拙之用，非也。殊不知黃帝專言巧拙者在性，伏藏者待時，蓋以性則合於玄元，而鉛汞則拘於形質。苟此性靈明，陽魂日盛，巧拙莫蔽，伏藏待時，天機一應，則天性見矣。此正洞賓謂七返還丹，在人先須鍊己待時也。知待時之說，則知伏藏巧拙之性矣。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人身九竅，上七下二，無非邪穢。學道者審此，必攝乎三要，然後動靜有

无邪之思。三要者何？耳目口是也。《參同契》云：三寶固塞，勿發揚。三者既關鍵，動靜不竭，窮人能謹此三要，則天下之聲萬變而坎之，聰不為所奪；天下之色萬變而離之，明不為所蔽；天下之味萬變而兌之，納不為所亂；自然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動靜之間，一循天理之正，雖萬邪不能干矣。九竅之邪，何有於我哉？此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之道，豈異端乎？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木能生火，終於自焚。國若生姦，終於召亂。此勢所必致之患。學道者知之，使火生於木而木不焚，姦生於國而國不亂，譬猶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固不可以其姦邪而屏絕之也。苟縱是欲，則何所不為？惟以道而制之，則火木相生，不為禍而為福，姦邪雖動，不為邪而為正。豈非聖人修鍊之道乎？所謂居塵不染，出死入生者也。然木火相生於五行

為最盛，人身五行視木火為盛衰，如真元不虧，則木火熾然。潛應天機，常人縱之以傷生，是輕命恣姦也。聖人鍊之以成道，是返歸正也。苟真元衰敗，則木火滅矣，天道缺矣，人道遠而鬼道近矣。哀哉。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一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二

雲峰散人夏元鼎宗禹譔

經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氣應黃鍾，萬物萌動，此天生也；律中夷則，則萬物擊斂，天之殺也。然天既生之而復殺之，何也？蓋有生殺之理存乎其間，何以知生人能充是道於吾身？密參造化，則春生秋殺，陰陽代謝，不在一年之運而十二時中，自可以奪天之妙用，而得道之妙理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道好生，地道好長。人為萬物之靈，萬物為人之用，烏可以為盜耶？得非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天地盜萬物而不使之長榮矣。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是萬物盜於人而不使之永茂矣。斧斤之入山林，數罟之入污池，五穀六蓄烹飪食啗，是人為萬物之盜而

不使之長生矣。雖然，三盜之暗相銷鑠，潛互斲喪，不知不覺，而榮枯生死，莫可致詰。在天地萬物不足以為害，而在人者深所以為害也。何以明之？天地賊萬物而覆載者常存，萬物賊於人而生成者不絕，至於人賊萬物，本資以養生也，而反不能長生，乃為萬物所盜，哀哉。世人能深明此理乎？苟能明之，自然知所修為守護三寶，愛養靈珠，存三守一，精氣神全，赫赤金丹，輝光充實，天地萬物何能為盜於我哉？惟其昧於此也，乃以人生天地間，必資於萬物；萬物利於人，必資於天地，其理固宜也。惟其以為宜也，則必安之而不以為異也。聖人憂之，故曰三盜既宜，豈其宜耶？是悲其互相戕賊而無有終窮也。三才既安，豈其安耶？是憐其鼎分列位而安於相賊也。深所以憫世人之不明乎道，不能超脫乎造化之表，而出死入生，棄枯就榮，與天地萬物相為終始者也。吁，此黃帝所以成金丹而登天，後賢

亦拔宅而上昇者相踵也。三盜何加損於有道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

人之有生，四大假合，肢節百骸，精神血氣，非食啗不能充養。苟失其時，非徒无益，而反害之。況金丹大道，其採亦有時，取亦有日，其甘如飴，其大如橘，食之登仙，金筋玉骨，此其血化為膏，膏化為氣，氣化為神，飛昇金闕，奚止百骸理而已乎？

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造化，深不可測；機緘默運，人身同之。苟得其機，則動罔不吉，萬化雖衆，安而不危。儻失其機，則危殆必矣。何安之有？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而所以神。

神之為用大矣哉。然有隱有顯，有藏有露，聖凡自此分也。世人但知施設注措，言語文章不求而得，不思而中，以為我之神也，殊不知業識忙忙，應酬萬變，逐物忘返，无須臾寧。吁，焰烈者膏竭，芬郁者本枯，自速其盡而已，何者？以其顯露甚也。

惟聖人內觀反聽，塞兑含流，隱藏於中，鬼神莫測。故恍恍惚惚，若无知也，而其中有物焉；杳杳冥冥，若不神也，而其中有精焉。此不神其神，乃所以為至神。非有道者，其孰能與於此？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為太陽，月為太陰，太陽火魂，太陰水魄。水火二象昭著，陰陽何有數耶？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晝夜行一度，月晝夜行十二度有奇。日行遲，故一歲一周天；月行速，故一月一周天。遲速相盪，陰陽相須，故有大盡小盡，其數一定而不易。人之一身，亦有日月，亦有度數，其周天之運不在一年。蓋蹙年成月，蹙月成日，於十二時中，自然陰陽升降，魂魄相生，吾有聖功之用，必使之烏兔交合，龍虎交媾，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虛室生白，入於无何有之鄉，混合回風，得於片餉工夫之際，謂之神明出

者，不知其因神而明者，因明而神也。无中有乃玄中之玄，有中无乃妙中之妙；變化萬端淵不可測，昭徹萬象洞无所蔽，是謂神明，不可思議也。雖然，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即此道也。今人但能誦之於口，而曾不踐履於身，反以神仙為怪誕，哀哉。其行尸行廁，自謂富貴快樂，不知夢幻泡影，深可悲傷之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之喻妙矣哉。盜者何？不可測知也。機者何？不可禦遏也。夜半負之而去，此盜也，人孰知之？若虞機張，此機也，人孰遏之？然此盜此機，能通三才，造化得陰陽闔闢，一氣流行，機緘自應，百姓日用而不知。惟學道者得之以固窮，非曰特守貧窮也，凡其浮雲富貴，不事肥甘，樂清虛，從淡泊，即固窮之義也。小人得之輕命，非曰事刀兵也，凡其御房採戰，嗜酣聲樂，飲酒食，逞財氣，即輕命之謂也。雖然，固窮輕命

既有君子小人之分，而盜機之發，亦何私於有無也？特君子明此機而用之以固窮，小人昧此機而用之以輕命耳。此理幽玄，非盟誓不傳，故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无明，聾者不聰，聰明既黜，視聽何善之有？非此之謂也，人以耳目為生，反以耳目為累，聲色亂於前，視聽動於中，知何者為主也？惟瞽者目所不睹，則心專於聽，而粉白黛綠者不能雜也；聾者耳所不聞，則心專於視，而淫娃鼓吹者不能奪也。此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之妙也。絕利一源，則心无二用，專氣致柔而已。三反晝夜者，乃三官升降上下，往來无窮也；用師十倍萬倍者，乃精神折衝，使邪魔外道非心惡念有不戰而屈之理也。夫以棄絕於利慾精一於本源，萬累消忘，无思无慮，精誠純篤，一念不差，此寂然不動之境也。而晝夜之間，三官反覆，陰陽

升降，符節不爽，循環无窮，此感而遂通之妙也。吁，此道非見之踐履，驗之日用，則曷與言哉？雖然，十倍萬倍，其效猶有淺深，何也？蓋黜聰明，墮肢體，槁木其形，死灰其心，雖可以定靜而入道，而弊有釋氏空寂之偏，不能運化，終為陰靈苦爽鬼而已，其效故止十倍也。若夫絕利一源而復能三返晝夜，自然守真抱一，升降三官，晝夜循環，靡有暫息，天人胥契機，應若神，不可擬議，此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其效實無敵也，非用師萬倍而何？昔魯侯問耳視目聽之道於亢倉子，對曰：傳之者妄矣，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必使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目睫之間，皆莫能逃吾視聽矣。世人儻知亢倉子之視聽，則知黃帝聾瞽之視聽也。玄妙哉。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心目相關，生死相因，物機相應，曾

无間斷也。人生為萬物之靈，日與萬物交際。一念之起，隨念生於物；一念之滅，隨念死於物。然心非自生於物也，其機在目耳；心非自死於物也，其機亦在目耳。使當時黑白不分，妍醜不別，則心同太虛，何由能生死也？惟機關在目，觸之而動。一睹美色，則倏然生愛；一見惡，則悠然增惡。故愛之而欲心生，是此心生於物也；惡之而欲心死，是此心死於物也。原其所自，豈是心之本然哉？皆其機之在目也。故上聖有內觀之經，仙家有簾目之法，儒之非禮勿視，釋之清淨眼根，其旨深，其則不遠矣。雖然，瞽者亦有嗜慾，豈機專在目耶？故曰心目相關。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二

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三

雲峰散人夏元鼎宗禹譔

經曰：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何心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必風雪凝沍，冰霜凜冽，而後萬物有歸根復命之理，是天之无恩而大恩生矣。况迅雷烈風發於春夏，而百嘉暢茂，凡蠢動含靈，莫不戢然遂其生理。所謂猛火烈焰之中，乃金寶成就之地。學者體此，當明殺機，反覆害裏，生恩造无，上之玄元，為天人宗匠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情有悲歡，性則至樂，欲有動作，道則至靜，此仙凡所由分也。學者求道，先當以性天為樂，不使一毫窮通得喪累於其中，則甜淡无為；廉於持養，自然心與道契。彼其七情六慾，悲歡无常，動觸禍機，日裹塵網，无有出期，何性之可樂，何靜之可廉

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无私，然於金丹也，若有所私。天心有私，然於大道也，若无所私。何以言之？人稟賦於天，一點靈明真覺之性，三昧无為自然之火，先天太一，含真之精，无大无小，无貴无賤，无仙无凡，皆獲具足，是天无所私也。然而有道者，陰陽升降，不失其時，日月交合不差其候，呼雷喚雨，振風閃電，真能旋乾轉坤，驅龍伏虎，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有不可思議之妙；無道者反是，陰陽失升降之期，日月无交合之候，雷電風雨自視何有？一身所存，不為飯囊酒甕，則為藥肆淫房。是天果私於有道而不私於无道耶？吾見其有道者，長生住世，雖數盡而飛仙；无道者，疾病纏綿，速與草木俱腐。是天之至私者乃所以極其至公者也。可不警歟？

禽之制在氣。

萬物有生，皆稟一氣。禽若至微，飛

行太空，雖知六翮所鼓，衆羽所扶，儻非一氣之充，則亦廢而不舉。學者知之，則保嗇元和，培養神氣，使之至大至剛，充塞天地而後已。《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氣作之也。夫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乎？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欲通造化，當知生死之根；欲明大道，當識恩害之義。是理也，捨五行於已，死於子，子為水鄉，而金能生水。然則金豈真死耶？木生於亥，死於午，午為火地，而木又能生火。水土生於申，死於卯，卯為木位，而水又能生木。是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然而生死之根固然，而恩害之義却異，惟金火之造化，不可以生死論也。《龍虎上經》曰：金火者，真藥也。丹術著明，莫大乎金火，且火生於寅，死於酉，酉為金鄉，其火但能尅金，豈能生金耶？况酉

為金旺之鄉，而火為就死之地，既不能尅之為害，而金反以生旺為恩。然金亦豈能自生？要必資於所生，惟土能生金，而火却又生土，若无戊己，不成丹者也。嗟夫，五行相生相尅，至理幽微，學者罕知，况金丹一說，只是喜談樂道，曾不深究玄旨，再當一一分辯，以詔將來。且內外二丹不出五行造化，獨不曰水火木土之丹，而特曰金丹者，何也？蓋天一生水，坎為水宮，水為萬物之母，修真者必當先於坎宮留心也。然坎宮之水，豈能自生，惟金能生之，是元始先天之氣從金化生。古歌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錯。蓋鉛為金母，金為水母，水為丹母，其相生相成之義如此。然大道不以相生為用，而以相尅為功，豈非以金能尅木，木歸於盡，木能尅土，土極於虛；土能尅水，水混於空；水能尅火，火終於滅。火雖尅金而金曾不壞，煙消焰盡，金體愈堅。《參同契》曰：金入

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豈非害生恩，恩生於害乎？此其所以謂之金液還丹，謂之長生不死，謂之返本還源，惟只水中金，一味而已。若肝心脾肺腎，精津氣血液，其形質全不相干，其性命却又相干，其理雖有可言，其道則不可言，蓋有攢簇，有合和，有藥物，有火候，有真凡，有賓主。聖人傳藥不傳火，不遇真師莫強猜，非歃血盟天，劃沙文地，不許妄授，違者殃及九祖，禍先一身。張平叔傳非人，三遭責罰，可不鑒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哲人可以虞愚，我以不愚聖，人其期，我以不期。

聖愚賢哲同一初耳，自其心有廣狹，則所造有分量。且天地時物咸有文理，其法象著明，无内无外，人能仰觀俯察，則克念而作聖，克明而作哲。然由愚而哲，由哲而聖，皆自心之廣狹推之，故愚能以天地文理之大，存於仰觀俯察之間，雖至於聖，可也。吾而梏於時物文理之小，察

於日用常行之間，僅止於哲而已。聖哲既分，純疵異念。愚人既聖，在釋謂之直超彼岸，見性成佛；在道謂之一得永得，平地登仙。一念之迷，既純於愚；一念之覺，自純於聖。惟哲人則不然，其初若汲汲於明道，而終則復悠悠而慢道，苟不加防虞之力，則出入无時，操存捨亡，又將入於愚而不自覺矣。我之所希者聖，其可以僅哲而復愚乎？故我以不愚，非特不愚而聖也，亦豈特至聖而已也？蓋聖人其期，猶有限量之可名，是猶梏於天地文理之用也。我乃離形去智，與道合一，而獨超於萬物之表，是豈可得而期哉？此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難造矣，而聖而不可測知之謂神，即金丹之大道也。論至於此，則曰愚、曰聖、曰哲。始也，以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入道，終也，忘天地時物之文理而得道。譬之五行造化，萬象森羅，皆道之用；文字語言，瓦礫稊稗，皆道之寓。凡三千六百門中一一踐履，真積力久

月，无忘其所能，固以限期為驗，如顏子之亞聖不違仁於三月之久，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爾。若夫孔子之集大成，文王之順帝則，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何以期限為哉？彼修空寂者曰：饒君經萬劫，終是落空，亡何謂不可期也。殊不知身經劫火，雖云壞道，若虛空能壞无異哉？金丹大道，肇於太極，成於无極，用於有窮，妙於无窮，不可以凡俗語，當共神仙子細推也。

沒水入火，自死亡兵。
水火有焚溺之患，刀兵有殺伐之威，不待智者，皆知所畏避也。今乃求沒於水，願入於火，樂斃於兵，曾不病風喪心，亦非形格勢禁，其事深可憫惻，何也？彼酒色財氣，乃水火刀兵之異名，入皆焚溺自盡於中，曾不知懼，且嗤學道者徒清修齋戒，縱與彭聃同年，亦謾孤苦一世，曷若我酒色為樂乎？噫，飛蛾撲燈，難以遮護，特為長嘆息而已。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以制之。

太上曰：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又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且至虛至靜，體疑於陰，萬物從何而生？然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則道不見。況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儻不法於自然，處於至靜，則天地萬物决不能生。人以一身參天地萬物之用，得不知所謂靜乎？惟其心猿意馬，日放縱於利慾之場，視天地萬物生成之理，於己何哉？況天地之道，君浸潤焉，自一陽而浸至於六陽，自一陰而浸至於六陰，皆以漸而長，未有驟而進也。故陰陽相推，皆順自然之理，惟聖人知其然也，則无為中有為，至動中至靜，使天地萬物因靜而生。非有道者，孰能知之。
至靜之道，律歷即不能契。鳥獸之謂也。

律歷之法，推筭天紀，有七十二候，有二十四氣，有四時八節，有晦朔弦望，皆度數不可違也。然治歷明時，推步纖悉，疑非自然无為之理也。惟聖人道極至靜，心同太虛，陰陽升降，運化自然，曾无一毫造作，若律歷之多事，得非鳥獸之謂乎？蓋鳥獸者，鳥兔也。鳥兔者，日月也。日月者，水火也。水火者，陰陽也。陰陽者，天地也。天地者，清靜无為、自然之大道也。大道者，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學也。性命者，即長生不死、金丹之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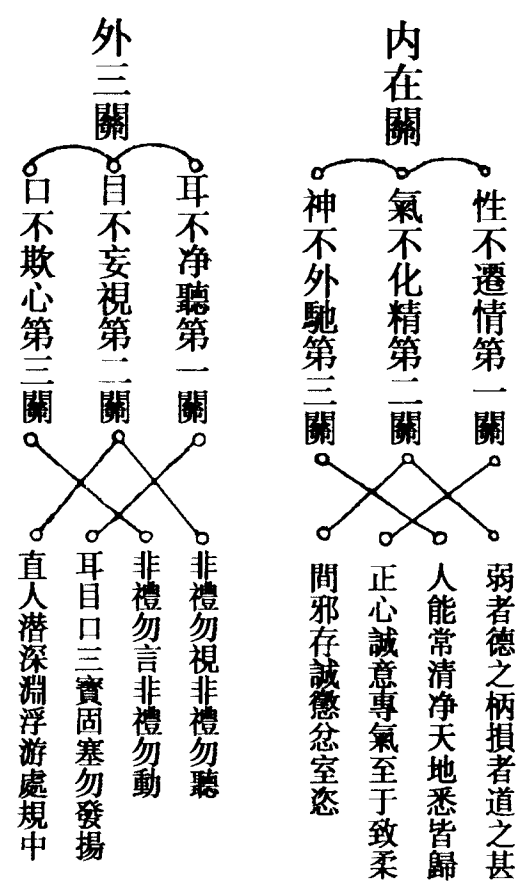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然進乎象矣。
大哉，道乎。至哉，言乎。《陰符聖經》皆黃帝闡道秘言，予輒不揆，解釋其義，妄泄天機，載觀末後，數語總括始終，亦猶乾坤之象辭，備六十四卦之大義，其探蹟索隱，鈎深致遠，未易揣摩，猗歟休哉？敢再拜。熏染而詳明之，且金丹大道，其於一

身，有奇器焉，非必鑄冶也。偃月之爐，太一之竈，无内无外之鼎，至靈至聖之藥，是生萬象，皆出自然。洞賓謂一粒粟中藏世界，三升鐺内煮山川，豈虛語乎？故以八卦言之，則坎離為本；以周天言之，則子為先。其機之神也，則妙用無方；其鬼之藏也，則隱顯莫測。陰勝陽，則水火為既濟；陽勝陰，則日月為合璧。金烏有搗兔之功，木龍有伏虎之德，龜蛇交頸，蚌蟻含珠，懸象昭昭，殆不可掩，得非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測知之謂神者乎？是道也，即吾儒分内事也。昧者謂金丹為異端曲學，是猶坐井觀天而曰天小者，豈天之罪哉？

黄帝陰符經講義卷之三

黄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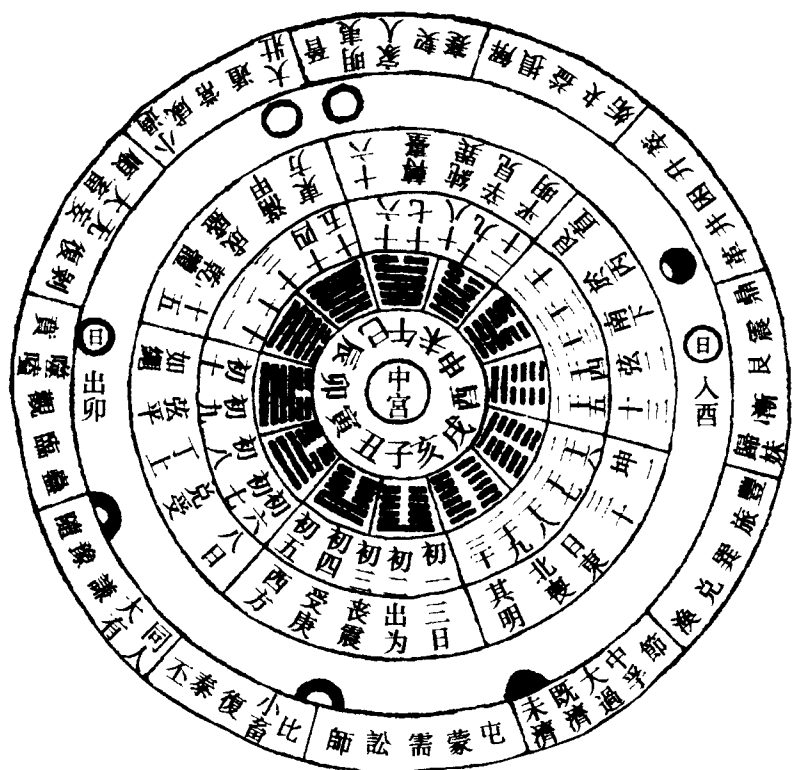
雲峰散人夏元鼎宗禹撰



雲峰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蓋戶者，關也。有關而後行於正道也。儻無關，則有猖狂妄行之患，放僻邪侈之習矣。故曰：內有三關，以性為主，以神氣為宗，所謂常收歸裏，不放出外者是也。外有三關，以口為樞，以耳目為鍵，所謂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是也。此皆日用常行，中庸大道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人豈不由之哉？其初也，婦人女子皆可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故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測知之謂神。是神也，豈非靈明妙用，顯化通神，即金丹之秘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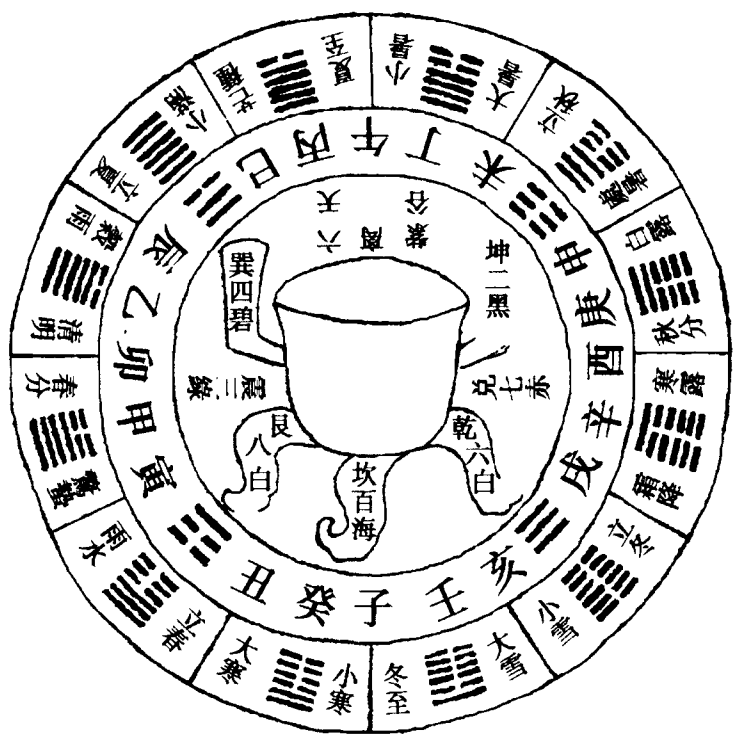
日月聖功圖說



雲峰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元炁配合，萬物生焉。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太陽真火，象應東南，從木而生；外應春夏，發生萬物；月者太陰真水，象應西北，從金而長，肅殺萬物。此二者，乃天地生殺之機，故稱曰水火，曰坎離，曰鉛汞，曰龍虎，其他異名不勝數，皆日月之號也。聖人觀天之道，察其盛衰，明其幽隱，將日月二氣劃成八卦，以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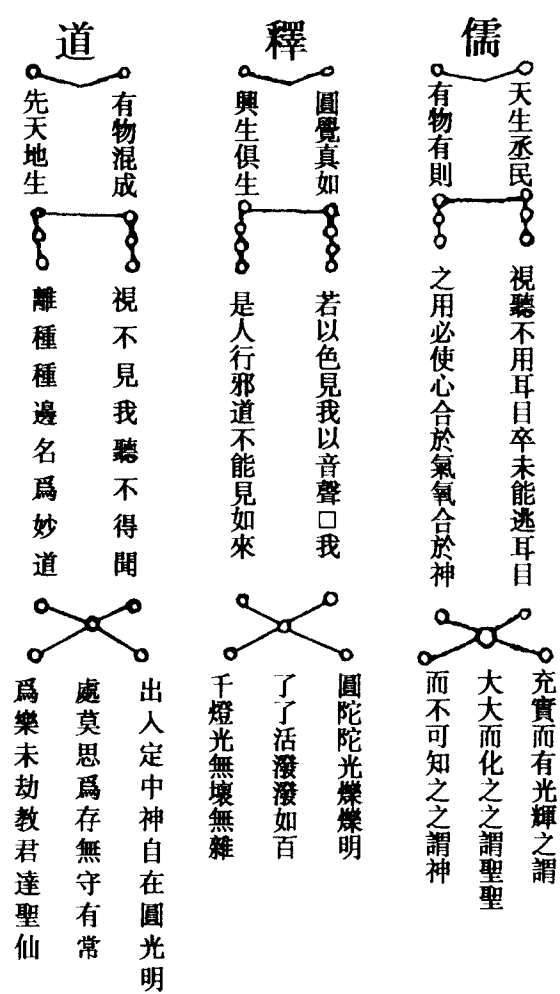
火為二，月之水為一，自一二既分，卦氣以別，故變之為六十四。上十五日，坤三三生震三三，而變兌三三，兌變成乾三三，乾氣圓滿，懸照東方，金水溫溫，金氣既足，自生真水。下十五日，乾損成巽三三，巽復成艮三三，艮損成坤三三，乾坤乃合，日月相交，至精至微，不可思議。雖人物鬼神，推至異類，毫髮不能隱。大哉，日月天地之體也。夫人能窮日月之聖功，則晦朔弦望，體天法象，可以與天地日月同其運用，豈不能超凡入聖、出生入死者乎？

奇器萬象圖說



雲峰按《陰符經》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大哉，言乎。人之一身即一奇器也，萬象皆備，神鬼護持，可謂至貴。太上曰：人身難得，中土難生，假使得生，正法難遇是也。平叔曰：先立乾坤為鼎器，次將烏兔藥來烹。豈捨吾身之外而求乾坤於冥漠之表，取烏兔於日月之官乎？是知奇器在乎身，萬象備於我，几二儀、三光、四象、五行、八卦，九宮、十干、十一曜、十二支、二十四氣、周天六十甲子，皆備於人之一身。苟能仰觀俯察，與天地陰陽同其造化，則機緘密契，鬼神莫測，三才並立，長生久視，仙道豈遠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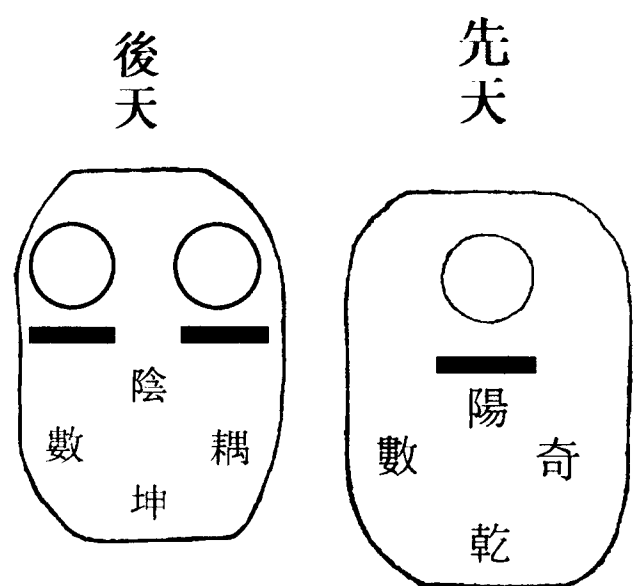
三教歸一圖說



雲峰曰：三教殊途同歸，妄者自生分別。彼謂釋道虛無，不可與吾儒並論，是固然也。自立人極應世變，言之則不侔，至於修真養性與正心、誠意之道，未易畦畛也。惟禪宗一門，脫空異甚，思欲破其迷妄，每未得其要領。一日，專扣蒙庵聰老，請問宗性傳燈大意如何，辨答不已。大要謂：法身即虛空，虛空即法身。且叮嚀俾于參省，特燒香秉燭，以三寶證明。頃間，茶罷，忽喚行童代事，抽身同往後架。出則洗手剔甲，再整方袍，請予歸座，却道老僧頗飢，相伴湯餅。予因難之曰：適間見教，虛空法身，法身虛空，今又飢渴難免，分別觸淨，猜人不得於虛空，事還作麼生。蒙庵愕然，無語可答。及到方丈，見有《雪竇語錄》，乘時閱之。中有僧問智問和尚：如何是般若體？云：蚌含秋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云：兔子懷胎。非惟把定世界，亦乃安貼邦家。若善能於參詳，便請丹霄獨步。僧云：

如何是佛向上事？云：拄杖頭挑日月。又祖師問南泉和尚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南云：與爾往來者是藏。師云：草裏漢。南云：不往不來者亦是藏。師云：雪上加霜。師云：如何是珠？南云：嶮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箇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若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徹去，也是龍頭蛇尾。漢予遂指示蒙庵略露一斑以救其病。渠當時大悟，再還炷香於予。信知三教等无差別，本來面目只是一箇，但服色不同耳。故詳錄此以詔天下明眼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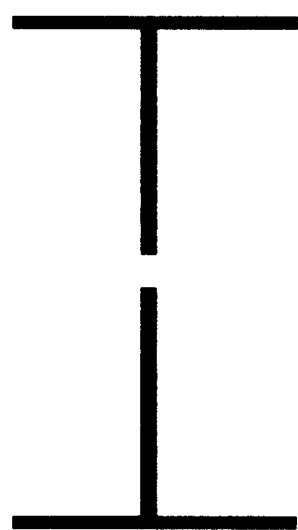
先天後天圖說



雲峰曰：先天者，太極未判混成，孰為陽？孰為陰？自道生一，則其體已露，其用已萌，故一為數奇，為卦乾，純陽之象也。後天者，鴻濛剖破，析一為二，一為數耦，為卦坤，純陰之象也。乾坤既異，陰陽既分，運化不同，何以為道？惟金丹之妙，反本還源，尋根摘蒂，守雌抱一，去陰取陽，不以乾坤之異而求其同；不以陰陽之分而求其合，故異者分者為後天，而同者合者實先天也。先天者，乃元始祖，炁本來面目；後天者，乃臭腐神奇，四大假合者也。達人大觀，苟知吾身是幻，惟道是真，則迴光返照，下手速修尤太遲矣。

上下鵲橋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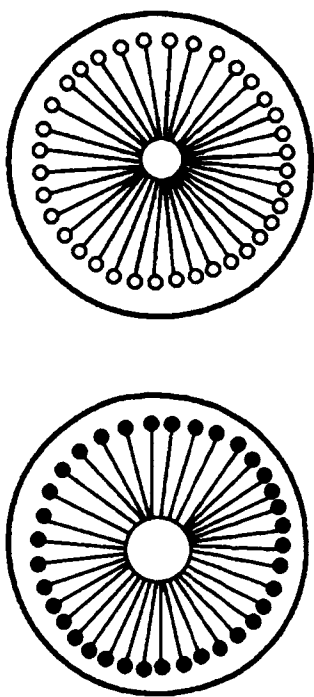
一名曲江鳥橋



雲峰曰：呂洞賓《沁園春》云：曲江上，月華瑩淨，有箇鳥飛。蓋鳥即鵲也。曲江，即有橋也。日中有三足

鳥，鳥屬酉，酉屬金。鳥是西方之金精，日中之陽魂，乃能飛於曲江之上，是鵲能度登仙之橋也。然橋必分於上下，何也？蓋氣脉相通，能度下橋，必能度上橋矣。能度者則為仙，不能度者則為凡矣。釋氏之繫馬椿、繫驢橛者，亦此意也。但其守死善道，塊然面壁，不能使鳥飛鵲度，故落第二義也。然其祖法不然，柰後世子孫迷錯耳。其詳見三教歸一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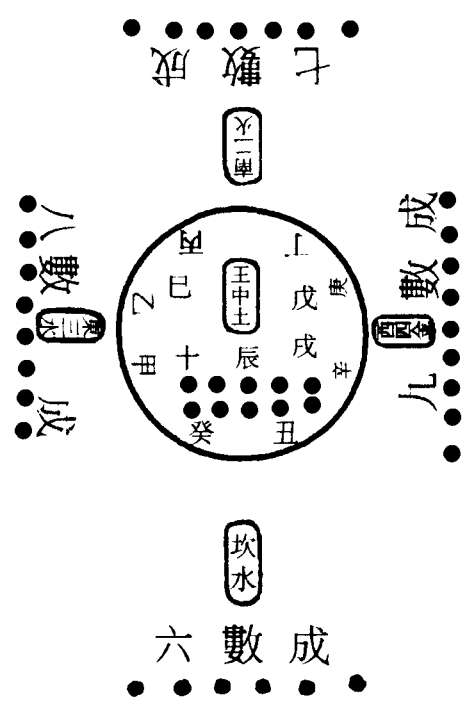
七十二候圖說



雲峰按《元始秘言》曰：恍恍惚惚，火中生神；杳杳冥冥，水中生精。火炎昇上，七返生神；水流就下，六化生精。七六變化，上下相成。精神往來，妙體含真。神七變生真火，精六化生真水。七六十有三之妙數，无出天地之水火。故天候三十

六陽而生火，地候三十六陰而生水，合七十二候，而周天之數足矣。《仙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无邊際，妙哉《大洞經》。然不言五行而專言水火，何也？蓋水火者，日月也。《陰符經》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人能仰觀俯察而得其火候之祕，則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可謂平地登仙矣。

五行生成圖說



雲峰曰：太極分而生兩儀，天地是也。天地既有形名，難逃度數。故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是五行造化彌綸天地之經，則五氣推遷，寒暑往來，周天度數，可得而明矣。故以三十

六日甲、三十六日乙，而木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丙，三十六日丁，而火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戊，三十六日己，而土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庚，三十六日辛，而金之氣數足矣；三十六日壬，三十六日癸，而水之氣數足矣。合五七三十五而計之，則得三百五十日又零二五十一日，通前共三百六十日，則一年十二月之度數无差。其他天度之零，可以積閏而推，所以陶成萬彙造化。夫人為萬物之靈，獨昧於五行之運，徒見晝夜循環，四時代謝，而不知五行造化，實主宰之玄哉，妙哉。

雲峰人藥鏡箋序

左史直院舍人朝請大夫留元剛撰

東嘉夏宗禹奇偉倬儻之畫策，從事制幕，轉徙邊徼，數奇不耦。浩然遊方，訪飛昇還返之術，宜參默授，會粹箋解謁予書之。昔蘇東坡謂安期生世知其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

齊人安期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能用，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每讀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仙者非斯人而誰為之？故意戰國之士，如魯仲連、虞卿，皆得道者歟。虞卿不忍魏齊，問行去趙，困梁失相，窮愁著書。蒯通說信不聽，陽狂為巫，逃亨客參，自序其說，是得為知道耶？必也。不肯仕宦，好持高節，辯魏客帝秦之害，罷燕將聊城之守。壽以金而辭，則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不忍為也。欲爵之而逃，則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嗟乎，有若魯仲連而後可以為仙也。安期生附載之史傳，旁見雜記，似誕不經。應如魯仲連抵掌，吐長虹，難堪踞牀洗，寧挹扛鼎雄事，既兩大繆，飄然爾遺風。乃知經世士出世或乘龍，斯得之矣。宗禹所釋金丹三書，超軼世外，固異八篇雋永，刺譏權變，是將為魯仲連、安期生書。彼虞卿、蒯通說士耳，又安足與二子並言哉？寶慶丙戌

小雪後五日，清源齊雲山人序。

雲峰續記

夏雲多奇峰，晉人得意句也。予以幻質托此幻號，誠畫蛇之足、續鳧之頸也。或者乃以效顰太史公之好奇，而竊詩人之巧語，以自表耳。噫，夏爲四時，雲爲一氣，峰從何來？奇從何有？出岫无心，從龍无跡，爲霖爲旱，起風起雨，千奇百怪，變化莫測，皆非予之所志也。得非以天一以清，地一以寧，時維朱明，炎帝持衡。好風自南，盾日如蒸，火傘熾張，金石流凝。是雲非氣，是峰非形。洞洞天君，聚精會神。明堂丕闡，端拱紫庭。赫奕丁公，煅鍊金晶。崑崙勃鬱，玉井泓澄。太一竈煖，偃月鑪熒。徊風混合，霹靂鏗轟。上通天竅，下徹玄冥。羅衛四獸，左右六丁。周天數足，九轉飛升。雲峰此時，曷獨奇名？淵哉大道，天地德并。元始祖炁，陰陽未分，孰爲重濁？孰爲輕清？鴻濛剖判，生天地人，

上覆下載，人爲最靈。運化亭毒，劫劫長存。烏飛兔走，懸象雙明。弦望晦朔，一遇三旬。胡然九夏，雲獨峰呈。庚將三伏，火必西奔。金丹玄妙，以火爲神。雲騰火氣，峰幻神形。烹坎離髓，奪乾坤精。陰邪潛消，純陽乃成。天地相畢，出死入生。雲峰之奇，不可思議。非夫真一，孰挾其祕？或者无语，徒驚曰異。乃知儒失之拘，釋失之滯，道等太虛，中有根蒂。天地廣大，道能生之；萬物散殊，道能長之；日月東西，道能運之；是雲爲峰，道實得之。吾見其一真不動，擒縱百靈，二氣周交，生成萬有。不知其雲者峰乎，峰者雲乎。故七返九還者，此雲峰也；八歸六居者，亦此雲峰也；玄珠成象者，此雲峰也；而真人出現者，亦此雲峰也；玄哉妙哉，是豈詩句之奇可得而形容哉？斗城夏元鼎記。

雲峰自序

動亂爲業根，靜定爲藥鏡，此崔公

之法言也。豈非以人之有生，四大假合，涕唾精津血氣液，无非陰邪；酒色名利貪嗔癡，无非紛擾，惟一藥鏡之靜定能攝伏之。何謂藥？丹砂木精得金乃并是也。何謂鏡？靈明真覺、回光返照是也。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以日月爲易；仙道以神明爲宗，以日月爲丹；釋氏之杖挑日月、宗性傳燈者，皆是物也。崔公慈悲接物，善於托喻，故呂洞賓謂：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信爲天人之師也。予三閱藏教，凡得《藥鏡》七本，其文各不同，此經總二百四十三字，言簡理當，如《太上》之祕奧，《春秋》之正經，微顯闡幽，探蹟索隱，靡有餘義，真金丹之樞轄也。偶莒節，過八寶，憩於彭忠甫左塾，因其炷香問道，謾爲下一注脚以貽當世。明眼君子并寄豫章靈源子胡季轍、天台元漠子王和甫，皆學仙弟子也。夏元鼎序。

後序

修職郎新處州州學教授王九萬撰

李鄴侯七歲能文，讀書萬卷，已乃衣道士衣，學神仙學，若將終身。惟懶殘勘破曰：无多語，領取十年宰相。其後侯謀人國，智略轉不下張子房。世言方外士，必遺世絕物，然歟否耶？意有道德者特以此爲陳迹，而非所以迹耳。永嘉夏雲峰，少由童子郎振策場屋，遍從諸大老游。長出入兵間，以功得賞，驅馳於山東、河北。登日權拜孔林，以充大其胸中浩然之氣。視世間物无足當其意，遂棄官學道。一日，出所注三書，使下走望洋向若是也。烏足以知之然？竊聞先訓九萬之曾王父殿撰公諱子獻，宣和間嘗偕呂元直丞相、霍安國尚書三人銜命漕燕。是時降虜郭藥師、劉舜仁、張令徽輩包藏不測，三使者同銜上章乞棄燕，忤大闖譚稹，各落職不得去。黠虜愈張，三使者極力隄虞，每夕不寐，曾王父因是得以神守氣之術，其後壽八十九，无疾而終。前一日，尚呼燈作小楷以復李伯紀丞相，中間顏夷仲門下嘗問以書，曾王父爲言人知氣爲體之充，而不知以

神御氣，則神與氣相離而不相守，非養生之善者。夫以神御氣者，在於正心誠意，宴坐而數出入息。蓋息者，氣也。數之者，神也。氣猶馬，神猶馭，以神馭氣之出入而不相離，則可以長生矣。《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夫息不於喉而在丹田氣海中，能不以思欲干其神，不以蹶趨動其氣，綿綿然數之，以至於不可勝數，自淺而之深，自粗而之微，自有而入於无，則和氣充塞于頂踵之間，不知氣之爲神，神之爲氣，其妙有不容言者矣。是幾於坐忘者歟？至其助以經伸按摩之術，自亦无害，在乎不倦而已。晦翁先生嘗曰：此胎息法也，然亦《參同契》之緒餘耳。又孰若雲峰金丹三書超然自應，顯化通神，靈明妙用者哉？雖然，雲峰發身於童子，而得道於衡山，又十餘年頡頏兵間，其與鄴侯之事異世同轍。今聖天子寤寐不凡之士，共起治功，雲峰其以鄴侯之心爲心，爲國家了中原，而後訪子房未遲也。寶慶丁亥武夷山人序。

黃帝陰符經講義圖說卷之四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5 黃帝陰符經注解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解。原題鄒訢註。鄒訢即宋儒朱熹化名。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參見《四庫全書》所收朱熹《陰符經考異》。

黃帝陰符經注解

崆峒道士鄒訢注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為天地，天地分而為萬物，萬物之中，人為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於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

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返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朱子曰：《陰符》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剋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為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即天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為堯舜，為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四方之學以此為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按唐褚遂良得太極真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為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注云：天真皇人言。以下皆然。間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為正。須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

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知所以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由是也。知之修鍊，非聖人孰能之？修鍊之法，動靜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炁，自然而不可逃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

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為殺者也。故返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為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

須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靈怪不測也。不神者，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也。人知靈怪之為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

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功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即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即耳、目、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死生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一其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之物者，其竅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

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為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為而後能有為，此用師萬

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靜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為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為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靜乃所以有為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為於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鷲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於一當萬也。

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烝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為往來。故正言若返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為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觀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違也。

須溪劉氏曰：時物粗近也。

按驪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為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為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按張氏注本云：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

矣。

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好。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挨出，這箇退一分，那箇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高氏緯略》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予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適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澣之作，尤為奇絕，其曰：雷雨在上，典彝旁達，後其粹精，流為聰明四句，精絕不似

唐人辭章。至曰：礪礪之遇合，金匱之祕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秘奇器，萬象不知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也。在人默悟，而善用之云。

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固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

黃帝陰符經注解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6 黃帝陰符經集解

經名：黃帝陰符經集解。原題赤松子等十真人撰。據《道藏提要》考證，應為南宋金元道士假託之作。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赤松子、子房真人張良、太極左仙翁葛玄、西山真人許遜、正陽真人鍾離權、純陽真人呂巖、華陽真人施肩吾、至一真人崔明公、海蟾真人劉玄英、清虛真人曹道冲

鍾離真人曰：黃者中央之色，帝者君主之名。中以統於五行，帝以治於萬物。陰者性之宗，符者命之本，此《陰符》之旨。內以修身，外治家國，包羅天地，總御群方，古今得道

仙真，皆因此義以至於無為矣。張子房頌曰：要知天五是中黃，帝君元始法中王。仙真盡達陰符理，治國修身入聖鄉。曹真人《青霄樂》云：心為君主象中黃，神用无私帝道昌。陰是性宗鉛可貴，錄名天寶命符陽。經垂法教開方便，普濟群迷作巨航。只候行成功滿足，十洲仙島是家鄉。

神仙抱一演道章

呂真人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在人謂之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玄為一，則精神合而不離矣。以精集神，以神御炁，鍊神合道，與天長久。故《道經》曰：抱一能無離乎？又曰：抱一為天下式。昔廣成子誡黃帝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少思寡欲，迺可長生。此即神仙抱一旨歸也。葛仙翁頌曰：混沌玄黃啓肇生，扶持造化立乾坤。學人要覓長生道，太一含真即是真。

崔明公《臨江仙》云：一炁靈根為命祖，專心抱守玄真。杳冥之內隱元精，至人先務本，本立道基成。蚌裏藏珠川景媚，石中蘊玉山榮。地天長久為何因？都緣懷道德，亘劫自清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鍾離曰：大道无形，視聽不可以見聞；大道无名，度數不可以籌算。資道生形，因形立名。名之大者，天地也。即天地上下之位而知大道之高卑，即陰陽終始之期而知大道之前後。冬至則地中陽升，五日一候，三候一炁。經六炁而至春分。是時陽升入陽位，又六炁而之夏至，迺陽升到天，太極而生陰，陰以杳冥，抱陽而下降。夏至則天中陰降，經六炁而至秋分，是時陰降入陰位，又六炁而之冬至，迺陰降到地，太極而生陽陽，以恍惚負陰而上升，升降不失其道，是以天地長久。惟人也集靈以生，資道而立，體天法道，調運陰陽以心腎，方合天地上下之位。用

炁液比陰陽升降之儀，將一日效一年，使一時象一月，養命按法，下功依時，陰陽交合，不失其道，亦當與天地齊，其堅固而同得長久矣。執者，持也。觀天持法，依令而行，萬事皆畢。故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赤松子頌曰：天道无言運四時，雲行雨施物咸資。洞觀玄象依天令，體此修真合聖機。劉海蟾《亭前柳》云：天道乾元，覆廢无偏，列宿瑩高懸。冬至陽生地，夏中液降于天。烏兔精華往復，迺行運虛璇。體道觀天，名照了四時八節，要精研。作用日為年。進火中宵子，有時添汞抽鉛，鍊就金丹大藥，方號神仙。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赤松子曰：五賊者，五行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於眼為五色，於耳為五聲，以至鼻之五香，舌之五味，身之五觸，心之五毒，皆曰五賊。賊者，害也。此五行之炁，各懷生殺。順則吉，逆則凶。天時順則四

序調和，安寧豐泰。逆則兵飢、水旱、蝗疫為災。人有五賊，只在于心。心正則柔和慈善真清，行之則吉；心亂則剛戾狠疾姪濁，行之則凶。見者，覺也。覺了明悟，則身心康寧。故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劉海蟾頌曰：五賊縱橫遍萬方，木金水火及中央。剪除戎馬妖氛息，見之天下永寧昌。崔明公《蘇幕遮》云：五賊機，无形影，苦惱蒼生，遞代相吞併。一藏虧時一藏勝，憊壞形軀，只為陰多盛。脾旺時，當補腎，貪欲无明、欺妬都除泯。照見皆空亡五蘊，性命延昌，堅久如天永。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子房曰：五賊謂賊命、賊物、賊功、賊時、賊神是也。此五賊在心，杳无形迹。覺而悟之，名為照了自然。神定炁和，无諸滯礙，施行法象，與天同然。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劉海蟾曰：先觀天道，次明五賊，作用施行，契合天命。雖宇宙之大，不

離掌握；萬化雖衆，亦生乎身。呂真人頌曰：心鏡澄清瑩且明，施行功業契天星。剛柔宇宙存乎掌，萬化生成只在身。施真人《卜算子》云：心鏡澄澄瑩，五賊皆除泯。天道行時即使行，保命也如天永。宇宙乾坤柄，掌握文明定。萬化生成只在身，抱一功神聖。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崔明公曰：天性人心，本乎一也。天道虚无，湛然人心。本源同此，經以天性，喻於人心，指使人心，合於天機也。立天之道者，陰陽也。立人之道者，仁義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是謂天爵。先修天爵以積其行，次體天道以累其功。功之至妙，无若抱一也。子房曰：經言天性，人也；人心，機也。而不曰人心天也者，蓋明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也。許真人頌曰：皇天本性化生人，天性人心一體靈。善行果圓功滿足，南宮標列是仙名。葛仙翁《西

江月云：大道无形无相，生天生地生人。人心天性體同靈，恬淡无為真本。上士體天行道，道成豈懼朝昏。善功圓滿吉祥臻，七祖超騰妙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子房曰：天道生殺者，皆合其機，非妄動也。殺謂以陽隨陰，機謂適時而變。如春分之時，四陽發生，二陰衰弱，即天道宣行號令，雷乃發聲，聲震徹重泉，驚甦萬物，使一切龍蛇蟄藏之類，皆起於陸，此則天發殺機也。愚人不知天道，恣發狂機，貪利干名，傾人害物，則天道報應，災殃禍亂及於身，是謂天地反覆也。劉海蟾曰：自天性，人也，至以定人也，道之常也；自天發殺機，至天地反覆，道之變也。常者所以守剛柔而立；變者所以運陰陽而適時也。施真人頌曰：雷聲兢兢動天威，驚蟄龍蛇萬物齊。此是玄機真造化，能明此道合希夷。許真人頌曰：人

發狂機禍立生，傾危都為虐生靈。悲思喪國亡家者，金谷章華尚未醒。呂真人《臨江仙》云：晷運推移從復，卦四陽令屆春分。天威鼓物以雷霆。龍蛇皆起陸，藏蟄盡甦驚。下士豈知天道意，狂謀利祿營營。坑人損物害生靈。餘殃不可追，顛覆自危傾。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許真人曰：天得一以清，人得一以生。天人用機，造化无異。故曰：天人合發，即合道機。與天相契，則萬種塵緣皆息於心。故曰：萬變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曹道冲曰：大巧莫巧於造化，而莫知所為，豈不似拙？經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老子》曰：大巧若拙。與此義同。施真人曰：惟聖人發機，合於天道，自然萬變息於心基。是以窮理盡性，與道合真。故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无譽无訾，无是无

非；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行於萬物之上，遊於道德之鄉，故可得而累耶？蓋歸根復命之源也。故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也。鍾離真人頌曰：天人合發定心基，復命歸根盡性時。隱迹韜光修道德，伏藏元火守柔雌。呂真人《望江南》云：天道密，造化四時行。或躍在淵當卯月，括囊无咎應秋分。曆象甚分明。人體此，合發契天星。日用卦爻明刻漏，萬緣不染息心神。功滿赴蓬瀛。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葛仙翁曰：三要者，眼、耳、口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也。《五千言》云：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夫視聽，言人之先也。故在九竅之中，惟三要焉。此三者，可以養人，可以害人。養人者原於靜，害人者域於動故也。蓋動者人之為，靜者天之質。人為之謂偽，天質之謂真。張子房

頌曰：九竅邪風觸正神，三關牢閉得全真。澄心遣慾求玄理，得悟慙懃莫住程。葛仙翁《漁家傲》云：妙理玄玄復奧，聖人制法垂言教。體道觀天為照了。明三要，聞邪勿遣相侵惱。塞兌關肩修內寶，色聲五味都忘了。視聽言皆合聖道，除機巧，隨時動止方知好。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施真人曰：上文說九邪、三要、動靜之宜，切令戒，恐未能窮理盡性，故再舉火木姦國之喻，令慙懃修鍊也。夫性之有情，如木中有火，出於性而賊性，火生於木而害木，惟聖人者，達性命之源，明天人之道，外能鍊形，內能修性。鍊形所以畜精，修性所以養神，故道之真足以治身緒餘，足以治國家土苴，足以治天下。是以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天下，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普。自中以及外，自近以及遠，修是玄風，无所不至矣。故

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者也。曹真人頌曰：木為真性火為情，慾火炎時礙性真。惟有聖人修鍊得，國无顛險木无焚。許真人頌曰：軒黃成道日，說破度迷津。國木如真性，姦火喻邪情。情亡姦火滅，性慧欲情薨。君心修鍊正，身安國泰寧。葛仙翁《滿庭芳》：心動神疲，情澄性適，妙門開啓玄關。火生於木，災發慎礮研。水蓄冰而礙水，田存棘也妨田玄。元教閑，邪正幻安，樂自逍然觀。天明，五蘊知之修鍊去，世何難遣。群魔消盡，復本還源，補兌成乾。事畢妙，因果周圓。尋真悟，三千行滿丹就去超凡。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上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赤松子、子房真人張良、太極左仙翁葛玄、西山真人許遜、正陽真人鍾離權、純陽真人呂巖、華陽真人施肩吾、至一真人崔明公、海蟾真人劉玄英、清虛真人曹道冲

富國安民演法章

鍾離真人曰：富者，足備之稱；安者，康寧之義。身如家國，心比父君。君正則天下普安，心靜則萬神皆裕。一身之中，靈備萬物，精炁血脉，臟腑魂魄，皮膚毛髮，比同兆民。君主无事則民庶均安，知足忘貪，則是名真富。故《道德經》云：知足者富。又云：愛民治國，能无為乎？又曰：為无為，则无不治矣。又曰：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我无事而民自富。此乃安民富國之法旨也。張子房頌曰：高上玄都號玉京，壺

中天地寶无垠。逍然知足為天富，政治民淳國泰寧。施真人《玉堂春》云：閬苑蓬瀛，華胥諸妙境，玉堂金馬寶城，華郡兆庶安寧。達此玄風，祇在身。身比邦家心如君。父敬心正无邪。精神安靜，知足忘貪，斯名真富盛，可謂壺中别有春。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赤松子曰：天之生殺，皆合道機，非妄動也。蓋天地之專精為陰陽，陰陽襲精為四時，之散精為萬物。天有五行之炁，隨時應令，逐序遷移。春夏以陽和之炁生養萬物，秋冬以陰寒之炁肅殺萬物，此皆自然之理，至公之道。故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劉海蟾曰：與萬物之生成，盜萬物以衰謝，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驕淫；人與萬物之工器，盜萬物以毀敗。許真人曰：萬物盜天地而生成，不知天地反盜萬物而衰老；人

盜萬物以資財而充富貴，不知萬物反盜人以勞役而致禍患。葛真人曰：有盜不可非道而盜也。上文三義，更相為盜，自然之理。人能窮理悟真，合道而盜，順其宜而宜，乖其理則凶。是以三盜各得其宜，三才悉安其任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施真人曰：故曰者，相續之義。先明天地生殺之理，次知三盜合道之機，三盜悉合其宜，三才各安其任，然後食時骸理，動機化安也。曹道冲曰：凡理性命必先飲食，五穀、五果、五味，皆須調候得所，量體而進，熟則益人，生則傷臟，此乃食之理。故使飲食不失其時，滋味不乖其節，只令中道不可越常，如此，則百骸俱理，五臟安和，无諸疾病，壽數永長。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張子房曰：凡物色惡者，非炁之正；臭惡者，非炁之和；烹飪失節者，非水火之既濟；不時而成者，非生炁之具

全。聖人於此四者，特有不食之戒，是以《內經》言：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是謂知道。故君子飲天和以潤神，食地德以滋形也。崔明公曰：《道經》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此者食時之深旨也。食其時，百骸理，人道之用也。動其機，萬化安，天道之體也。張子房頌曰：三盜相因遞代偷，食時骸理炁和流。金砂五內如風雨，不礙皇家作貴侯。鍾離真人《滿路花》云：人

人皆有道，迷者不知源。天生天殺理，妙中玄樞星斗，晷運逐時遷。澄心忘愛慾，順序調神，慧通覺性靈圓。既三才三盜宜安，富國豈為難。食時骸固理鍊丹田。无妨市井，不礙作朝官。綿綿胎息，炁養嬰兒，任從烏兔往然。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崔明公曰：專用聰明則事不成，專用晦昧則事皆悖。一明一晦，是謂陰陽。一陰一陽，道之理也。呂真

人曰：衆人以聲色威顯為神，聖人以杳杳虛寂為道。道者，神也。人但遇雷電之威、風雨之猛，心生畏警而謂神，不知此天地萬物皆自希夷虛寂中來，是不神而所以神也。鍾離曰：神者，妙而无方，陰陽不測之謂也。但知萬物從陰陽而生長，殊不知陰陽自不神而生焉。不神者，至道也。虛寂者，无為也。故曰不神。此不神之中能生陰陽、日月、三才、萬物，是不神而所以神也。

子房曰：道常无為而无不為，以其无為，是名正道。是以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此乃至道。不神之中而有至神之理。子房頌曰：人盡知神故使神，神離飛散似風雲。不神自化留年樂，方知大道復歸根。赤松子《小重山》云：壤壤垓垓利與名，竭聰傾智力，漫營營。搖精損炁敗元神，形神善，財命兩誰親。大道坦然平，无為為妙用，用為昏。查冥之內隱神精，除玄覽，方始見圓明。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鍾離曰：日月，陰陽之精華，六合之中，為至尊也。積日為月，積月為歲，行歷周天，各有度數；辰進退，亦有大小。此則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也。呂真人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有温涼寒暑，春夏秋冬，則天地長養。萬物皆因此道造化生成，豈不為聖功神明乎？許真人曰：凡胎卵濕化金石草木、天地萬物生育之理，皆从无入有，功乃顯著。世間萬物皆稟此聖功而生。故大與小咸有定分，不相逾越，則大不輕小，小不羨大，是以鵬鷗各自逍遙，不相健羨也。劉海蟾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以象言者，日月也；以形言者，大小也。有象然後有數，故曰日月相數；有形然後有位，故曰大小有定。人為三才之靈，法陰陽升降之宜，則日月運行之數聖功滿足，神登太虛，修證在人，高卑隨行者也。曹真人

頌曰：日月升沉數，乾坤變易爻。聖功神自去，大小悉安巢。韓信甘超胯，陶潛愧折腰。浮華與清淡，鵬鷗各逍遙。張子房頌曰：長天日月數難藏，坤嶺初交始見光。造化只憑弦望得，神功功積鎮茫茫。施真人《滿庭芳》云：真汞真砂天庭至寶，事須著意存收。五行全處，嬰姪兩綢繆。數倚三天二地，陰陽會，九六同舟。精華媾，温温鼎器，无漏理深幽。剛柔，分卦象，調媒火候，方便連留。待聖功功畢，國富民優。變易離虛坎滿，純陽就，則有歸頭。神明出，高卑有定，隨行列仙儔。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許真人曰：此重舉上文三盜之義。凡盜必合其道，不可非道而盜也。天有時，地有利，吾乘天地之時利，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植吾家，如作田之類，孰不為盜耶？然如是也，人皆不知盜機之理。君子小人志炁不同，君子得之委分固躬，小人得之強

謀輕命。劉海蟾曰：君子知至道之中包含萬善，所求以和，所習以善，凡所運動皆設善機，與道合契，乃至精思守一，竊其微妙以資其性，或盜神水華池、玉英金液以致神仙。賢人君子知此妙道之機，故曰：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即窺弄其機，乃輕其命，恒習惡行，恒蓄巧機，但務營求金帛，不念艱辛。或修學武藝，豈辭疲倦？飾情巧智以求生於浮華之機，所以煩兵毒武則軍旅敗亡，望貴攀高則榮消辱至，或貪婪損己，或財色禍生。雖然，最得榮華，不免其咎患。蓋為不知妙道之機，以至於此。

故曰：小人得之輕命也。葛仙翁曰：至道无形，故天下莫能見，妙機無數，故天下莫能知理於賢人，故君子得之固躬。亂於不肖，故小人得之輕命。葛仙翁頌曰：賢人窮理合虛无，得悟乾坤造化爐。下士只爭名與利，郊原丘塚是前途。呂真人《行香子》云：妙道玄微，達者人希，任聰明、難見難知。杳冥公主，恍惚

容儀。隱真精，藏物象，號天機。大人窮理，祕守三奇，下愚夫逐景昏迷。貪婪財色，舉動非為。喪精神輕，性命可，來癡施。真人《訴衷情》云：大人君子性和平，不與物為爭。唯有下愚无識，蝸角競虛名。虛妙理，載真經，富安民。杳冥公主，恍惚深藏，悟者仙成。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中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赤松子、子房真人張良、太極左仙翁葛玄、西山真人許遜、正陽真人鍾離權、純陽真人呂巖、華陽真人施肩吾、至一真人崔明公、海蟾真人劉玄英、清虛真人曹道冲

強兵戰勝演術章

鍾離真人曰：強者，康健之稱；兵者，禦戎之器。《德經》曰：益生曰祥，心使炁曰強。《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言體天德純陽之道，統御群生，以心為主，以炁為兵，君主无為，无不治矣，此乃清静无為之道。以道降魔，罔有不克。故曰：強兵戰勝。呂真人曰：聖人立法，本要除邪治亂，理國安民，豈在施籌運略，講武興師，驅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兇積孽，禍殃子孫？且如孫、吳、韓、白用陰毒之機，鬼賊見解，白骨丘山，血流河海，致使群生

長撓，帝王多憂，豈為功臣大略乎？故《五千言》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是以《陰符》列為下篇。施真人頌曰：善行无迹號強兵，禦寇除戎即是兵。對境忘心呼戰勝，如斯修治國安榮？曹真人《青霄樂》云：心為君將炁為兵，慈作旌旗慧作營。戒鼓定籌仁義甲，儉恭糧草德安寧。溫良謙慎乘車馬，忠信清廉號令行。孝悌善和排列陣，魔軍一擊便歸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崔明公曰：瞽聽聾視，緣專一也，是以稱善。但能專一精誠，舉事用機，十全利益。就中更能三思反覆，經晝歷夜，又比常情利益萬倍。赤松子曰：師，心也。凡百舉止皆起於心，心神精一，罔有不遂。海蟾子頌曰：瞽聽聾觀必至誠，一源絕利聖人情。用時晝夜明三反，精血相交藥自成。曹真人《蘇幕遮》云：瞽祛

明，聾滅聽，絕利行師，十倍通神聖。萬法不離方寸，謹守天和，即此為修真。但虛心，神必靜，虛靜之中，道炁來歸正。三反明時先務本，精血相交，丹藥憑鉛汞。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張子房曰：生死之機在於物，成敗之機見於目。許真人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下愚之徒，貪婪萬物欲資於身，反被萬物所盜而傷正性，是心生於物，死於物也。葛仙翁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愚人動生妄心，加於萬物，皆因目睹而心生，故曰機在目也。赤松子曰：機在目者，令人戒慎其目勿妄視也。故《太上》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也。

張子房頌曰：心生萬物景牽纏，富貴貪求孽火煎。心主杳冥神不散，自然道體合先天。崔明公《臨江仙》云：心起心生因物景，忘機景物皆泯。經云塞兌閉其門。聖人言句妙，達者自延齡。吾家玄道知之者，

貴家安國修身。帖然烹鍊守精神。悟來機在目，心目兩俱明。天之无恩而大恩生。

張子房曰：天無心而恩於萬物，萬物有心而歸恩於天。故《五千言》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為施而不責其報，生而不有其功。許真人曰：於无心是謂无恩，惟清靜者物不能欺，則曰天恩生矣。張子房頌曰：天炁无恩不化生，三田留得變瓊珍。陰陽醞造升天藥，此是无恩生大恩。葛仙翁《西江月》云：自己天真謹守，無心即是无恩。順行陶鑄結為形，返本還源是本。在欲无恩不化，三田變作瓊珍。無恩何以大恩生，一粒金丹壽永。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張子房曰：迅雷烈風，威遠而懼邇，萬物莫不蠢然而畏之。天本不威物而自懼，而歸天下一如聖人。行賞也，无恩而有功；行罰也，无威而有罪。賞罰自立於上，威恩自行於下

也。許真人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施真人曰：至如軍旅，若能如此上威下懼，必能定亂除邪。故曰：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赤松子頌曰：風雷鼓動應時行，造化爭馳萬物生。兵令信行依法則，剪除兇暴得安寧。曹真人《白鶴子》云：時假風為馭，全憑雷作輪。宣揚天號令，壯觀兩精神。震徹重泉脉，驚回萬谷春。何當用威武，一技靜邊塵。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張子房曰：機在目。赤松子曰：性，陰也。樂則奢餘而陰盛，靜則正廉而神清。葛仙翁曰：夫聖人者，不淫於至樂而愛於至靜。能棲神於靜樂之間者，謂之守中。夫如是，則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蕩，辯士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懼。見福於重關之外，慮患於冥冥之內，天且不違，而況於兵之詭道哉？施真人頌曰：至樂無如至靜心，不沾塵垢去奢淫。功成行滿金丹畢，方表《陰

符》旨趣深。呂真人《蘇幕遮》云：守虛柔，安正性，養育陽魂，却在心源靜。浩炁冲和神必聖，以道除邪，萬景皆消泯。此兵行，陰魄殞，法陣慈幢，往吉來還勝。不比凡情用機倖，引孽招冤枉把生靈損。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張子房曰：天地氤氳，是至私也；萬物化生，是至公也。呂真人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是至私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至公也。赤松子曰：天地生成萬物，萬物負陰，至私也；而抱陽，至公也。明公私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鍾離真人頌曰：天地氤氳象至私，生而不有至公時。用之至公用南北，使之神聖使東西。呂真人《望江南》云：通大道，天地悉皆通。有用用中无作用，无功功裏有神功。升降永无窮。玄與牝，造化合真空。天地合時甘露降，法機幽顯若私公。還返是朝宗。禽之制在炁。

曹真人曰：虛化神，神化炁。炁強者制物，而弱者制於物，故曰：禽之制在炁也。許真人曰：禽鳥尚能乘制清虛之炁，心動翅鼓，翱翔於雲霄之間，上下盡中於己，况人為最靈而不修乎？若能善用天機道德之炁，固躬保命以致長生，而非難矣。施真人曰：炁者，生之元也。善攝生養炁者，雖至強之兇虎，至堅利之甲兵，吾足以勝之，而況於至物乎？海蟾子頌曰：禽制先須伏虎龍，自然萬物總依從。先生訣與通靈術，攢捉陰陽掌握中。崔明公《滿庭芳》云：魂魄東西，精神南北，此中別有玄玄，道无形迹分割略微言。血是朱砂，汞寶精為物神水銀鉛。交加處中宮，匹配恩愛結因緣。崑山通碧海先煉。已返本還元，愚明珠、九曲絲蟻能穿。採得蟾宮兔髓，憑師匠、和合烏肝。當禽制，三千行滿，高步赴蓬山。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曹真人曰：謀生者，先生而後死；

習死者，先死而後生。

張子房曰：謀生者，景物牽纏，勞神役炁，貪求榮富，孽火焚燒，殃極禍踵，不死何俟？習死者，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无所之，炁熙熙兮无所為。萬慮不能感，求死不可得，長生之門於斯可致。葛仙翁頌曰：生門死戶少人知，運用抽添在坎離。二八消時陽炁長，九三榮處定精微。崔明公《白鶴子》云：若覓神仙道，先當識本根。心生神必散，境滅慧還清。天地為爐鼎，陰陽作炭薪。鍊成无上藥，功滿去朝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鍾離真人曰：恩者害之源，受害者恩之流。呂真人曰：本因恩炁而生，不能慎守天真，漂浪愛河，流吹慾海，是恩中生害，害生於恩也。許真人頌曰：當時恩炁无本身生，非理施恩害却生。謹守慎終能若始，還丹修就鬼神驚。赤松子《臨江仙》云：夫歸深誠相眷戀，常流認此為恩。誰知恩裏害還生。欲亡恩自

滅，恩滅害无根。子嗣源因恩結，恩多反害身形。能修恩炁養成珍。三千功行畢，朝禮玉宸尊。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張子房曰：天文者，日月星辰、雷雨風雲也。地文者，山海金石、草木鱗羽也。愚人見景星祥雲、清風甘露、醴泉嘉穀、麟鳳芝蘭，皆為喜悅；或睹日月薄蝕，四時乖序、彗星妖暄、水旱灾蝗、驟雨狂風、天昏地震，惕然畏懼，恐禍及身。觀此天地文，信以為教化、省慎，悛修。自凡之聖，故曰理聖。劉海蟾曰：軒轅氏製《陰符》將畢，先舉愚人用天地文理之成聖，然後自謙之曰：我以時物之文理之作哲，謂後其身而身先也。許真人曰：時物文者，人事也。言不必觀視天文玄象，但常以善道隨時應物，縱有灾怪出現不為害。赤松子曰：理於賢人，亂於不肖。體天法道，合節依時；以此理修革，凡有哲陰盡純陽，真道乃畢。鍾離真人頌曰：玄象高明示吉凶，愚迷悛

理亦成功。但隨時物行真善，日月无窮道自通。呂真人《滿庭芳》云：大道昭然明休咎，吉凶懲警，凡夫悟來，悛省修慎即无虞。禍福惟人自召，觀世物、方顯榮枯。臨機應、常行德善，殃厄永消除。《陰符》然義簡文微旨密，提挈迷愚。放神光燁燁，照燭昏衢。抱一丹成，國富民安泰，神樂清虛。強兵勝，純陽鍊就，飛步入玄都。

黃帝陰符經集解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7 陰符經三皇玉訣

經名：陰符經三皇玉訣。原題軒轅黃帝制。《據道藏提要》考證，當系宋金間道士假託之作。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陰符經三皇玉訣序

軒轅黃帝製

朕詔文武百官同理國事，有護國岐師出班奏，表有奇怪鳥獸，銅頭鐵額，坐高三丈，兩翅如刀，飛騰遮蔽日月皆昏，在地吞石颺沙，江河枯乾，又傷害人民性命甚多，天下無治。遂詔文武百官車駕親出，觀天下人民痛傷，視見蚩尤果有怪鳥難治。朕前去至一大山，夜見紅光紫霧，白氣青霞圍繞不散。再詔文武盡視皆見。岐師奏言：

此山有名虛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朕親駕到山，有一石洞，不知深淺，差勇猛壯士名重山，身長三丈五尺，使入洞內，用燭火前去，經三日三夜方出。重山奏言：中有大石匣，金甲神人八員守定，各執斧鉞，仗劍喝云：不得到此。重山奏畢，朕發心燒香，上奏三清，願臣有分開取石匣，不避凶吉，要知天地祕密天機之事。焚香告禮三清，朕遂同入洞。亦有紅光遶定，不見金甲神人，朕於石匣見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即將經出洞，焚香拜禮，上謝三清。開看見字不常，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爲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強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爲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乃青陽秀炁自然結成文，每字方圓一丈。朕復回皇都，再集文武百官，議此經事之理。盡言不知此義理，不曾聞此經出處。朕遂行宣文天下，名山洞府恐有

玄妙高士並世賢人，深曉經義之事，曾收此經者，便許奏呈解義，如通此《陰符》經義者，朕賞金賜命。天下盡無此經，豈通道理？朕遍訪名山洞府修道之士，盡拜爲師，求長生之路，要解此經之義，絕無人知義理，盡是旁門小法。自此四十餘年，入道身衰，皓髮如銀，道也難成。朕聞崆峒山有一高聖先生廣成子，妙道深玄，朕車駕親詣，自心屈弱，膝行肘步，禮拜侍立，告求廣成子先生指教。臣自石室中得《陰符經》一卷，不曉義理，在世盡不通曉此經。今遇先生，感天不忘，要通此經之妙道。廣成子先生言：此經者，是上天所祕，在世洞天隱此經一卷，鎮天下妖魔龍神精怪，當與世上有德行之人。遇此經者，修長生之路，復升天道，永世流傳天下信道有緣之人。此經要知義理，天下莫能知。見今峨嵋山有一高聖天真皇人，深曉經義理。廣成子同去侍見天真皇人，朕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身、長生不死，復升於天

界，如何修道？朕聞高聖廣成子先生說，高聖天真皇人答。朕當時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朕道成升天之日，恐後人信道修真者，憑何經文，朕乃留此經徧行於世，復隱此經一卷於崆峒山，又留九宮八卦，分陰陽五行，奪造化，動天機，入室登壇，九宮局式，璇璣立斗，時分候節氣，金木生殺，擇真至寶，取時造化，內煉輕清化神純陽之體，返金靈之虎變，赫火龍虛，騰炎天之上，入聖朝元之道，集成文序。又分造化陰陽，日月爲象，天地爲父母，八卦爲子孫，太一行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九宮之圖。如後人獲遇此經者，不得輕泄不信之人，若傳下愚之人者，墮九玄七祖入輪迴，永不得出期，後殃及子孫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黃帝問曰：陰符者，何也？廣成子曰：此陰符二字，上可通天，下可察地，中可化生萬物，爲人最尊。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古之聖人，內動之機，可以明天地造化之根，至道推移之源、性命之本。生死之機，知者可究合天地之機，操運長生之體。故曰陰符也。

黃帝曰：上有神仙抱一之道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夫神仙抱一之道者，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之。神仙抱一者，乃是太一含真之炁。太一者，乃是北極太淵之源，乃虛無煉神之道，上天所祕，世人不可得知。子在人間，安曉此語？一者，天炁也。人將太一真炁與我真炁相濟，更要知天時受，天氣接人氣，人氣接天氣，與天氣相接而不死也。人若包含太和真炁，久而煉之，乃爲大丹純陽也。陽者天道，故神炁合道，乃爲神仙抱一之道也。

黃帝曰：中有富國安民者，何也？廣成子曰：富國安民者，乃煉炁之道也。凡人將真精煉成神胎，名曰胎仙。故聚而成形，散而成炁，故與道相通。道者養炁，養炁者，保神合於大道。故曰真炁相濟，久而用火煅煉成丹。若能全精炁，煉作純陽，故乃成丹換形，萬神皆安，國中有寶，故曰富國安民也。

黃帝曰：下有強兵戰勝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強兵戰勝者，乃真炁戰退陰氣也。煉體純陽，金筋玉骨，鶴體松形，謂之純陽，故得不死，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爲民，以形爲爐。首者，鼎也。精滿於腦，故用火煅煉成丹。因精體見火。火者，陽炁；息者，風也。以風吹火，久煉形神俱妙。故曰：煉神之道，存心於內，真炁自然沖和不死。故曰：煉百關精髓，純陽也。九竅炁定下關，精炁不泄者勝也。

黃帝曰：天皇者，何也？廣成子曰：天皇者，先天之前，五劫開化，混沌之始也。天皇一炁，聖化萬象，主天

聖玉虛聖境，明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地皇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地皇者，天皇一炁下降於地，地炁受之，二炁相合，主生化金光之炁，乃是洞神真境，真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人皇者，何也？廣成子曰：人皇者，在天地之間，虛無至理，爲天皇一炁，地皇一炁，太空虛中相合化，金木五星爲中宮，合乾坤八卦保護化神，乃仙境主中元，人皇之祖炁也。

黃帝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何也？天真皇人曰：觀天者，乃丹陽之炁，純陽之物，精氣運而不絕，昇沉往還，周時復始，包含萬象，乃青陽之炁。天地者，陰陽之精，天氣下降，地氣復昇，昇而復降，人在其中而不知其理。天之陽精爲日，地之陰精爲月。日月運而不休，寒暑煎而無息。凡人不知身內亦有天地之炁，天氣升降有時。人知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何謂不知？廣成子曰：頭以象天，清陽之本，足以象地，濁陰

之源。人能內含天地之道，與天地齊年。人身中有真陽之炁，藏於陰精之內。精炁者，真炁之母；真炁者，精炁之子。常將子母相守，故不死。復歸其源爲人，不知時日。天樞之上，天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下，地元一炁主之；天樞之中，陰陽真源主之。人用天時，混元正一之炁上下無窮，與天地齊年。乃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黃帝曰：人用者，何也？天真皇人曰：聖人存精養氣以保形神，人不知者，貪慾亡精，用心失神，勞形散氣，更不能使其神氣合道，不知天地之升降，日月之運轉，故死也。以其分受日月之炁，若能觀此天地，與我同耳。爲人不知天地之理、陰陽之旨，若合天地之體則至矣。此乃人之用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何也？廣成子曰：天受一炁，內含五星之正炁，而稟清濁之源；地受一炁，故生二儀，復升於天，造化以成三元。布列四時，中有五炁推運，共成五行。五賊者，則五行之正炁也。人能賊天

地之炁，奪陰陽之造化，混三元之返覆，復四門之往來，一炁皆同，故成道也，乃五賊也。

黃帝曰：天有五賊，如何用也？天真皇人曰：五賊者，是五炁也。長養萬物生殺之機權造化之本，始天以五炁聚而成形，散而爲風，子能知道之源者藏於身中分而滿於體內，精氣與天炁相濟，久而煉成丹，是五行之正炁也。天炁下降，地炁受之而不相離，人在其中，五炁之內，若能賊之，故不死也。吾今二十萬二千歲矣，皆因知五賊造化返復之理也。吾今傳受五賊之理，子與吾皆同，子若不知五賊之理，故有死矣。若能從吾之言，賊天地五星之炁，則不死也。乃五賊之理也。

黃帝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何也？廣成子曰：人身中亦有五行之正炁，五行正炁者，五臟之氣也；五臟之氣者，五賊也。水得其一者，人腎屬於水。未生之前，道爲之本，先生左腎，象北方大淵之源，造化之本，爲青陽之炁，號曰青龍，屬木。次生右腎，屬金，

內有真精，主五行之正炁，號曰白虎，乃是白元君一炁。二腎内生白脉二條，上湧朝元，通靈陽之宮，復降下通於巽。坤中有五炁聚四時合於乾，艮出天甲入戊己之內，乃道生神之始。人按天時相接天地之炁，頭圓象天，足方象地，中理五炁，聚而入於絳宮，達於筋骨，升而朝於鼎內，復降湧泉，入於中黃之宮，混合萬神，故青陽至首群陰皆散，更用五行正炁，內濟共一鼎煉成丹，故不死矣，乃施行於天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何也？天真皇人曰：宇宙者，天地，陰陽萬物之本，受陰陽而成形。陰者地炁，陽者天炁。天炁下降，地炁受之，地炁上騰，天炁接之。天炁地炁相交，陰陽感契，萬神生化成象。上古聖人把握天地陰陽造化之元機，機者在於用，知者得而守也。守者，道也，而不死也。故曰宇宙在乎手也。

黃帝曰：宇宙在乎手者，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地交合，宇宙不散內，造化生神，立陰陽神機，則成大道。

大道者，無爲也。無爲則命不亂，命不亂則神不移，神不移則精不散，精不散則氣不絕，更以道氣通行而固身，若運於精火相隨，煅煉成金丹者，乃自然也。吾知宇宙之機運，而連連行之，合於天地之作，勿令放也，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矣。乃宇宙在乎手者也。

黃帝曰：萬化生乎身者，何謂也？天真皇人曰：萬化者，神也，精不散而神不離。神室者，萬神聚會之鄉，在崑崙之中。五炁聚於內，人能將真精炁結成神胎，朝於鼎上，故曰至聖。萬神皆聚而爲一，凡人移精失炁而不能保神，是不知生身之法。生身之法，陰陽之道，故曰：萬化生乎身也。

黃帝曰：何者生身之法也？廣成子曰：從一炁所生，而不知一炁之造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人受一炁，化成三炁，神氣精此，乃生身之法也。

黃帝曰：一者，何也？天真皇人曰：一者，天地之根，陰陽之祖，萬物之首，乃生神也。子能知真一之炁，而

萬物自生則不死，故曰一也。

黃帝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何也？廣成子曰：天以斗運爲機，人以心爲機。心者，神也。神機合道，乃鬼神不測。人未生之時，先受一炁爲命，然後父母二炁相合，故乃成形。胎元生神，故爲性之源。人能澄心，如天地動機，故同天地。乃因性靜，心機合道。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人心，機者，如何用也？天真皇人曰：人心者，機本也。人能存心守神而不忘機用。心者百神之元也，安心者養性也，是以聖人安其心而抱元含真。含真者，安性也。以心爲性，以炁爲命，炁絕則命亡，皆亂於性也，失其氣故死矣。若人如天炁澄清，故不失於性也。性不失則炁不散，炁不散則命不亡，命不亡則形不滅也。天地者，性命之本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何也？廣成子曰：天道者，清陽之炁也，

故以純陽爲本。人能含造化純陽之體，如天地之陽而不棄也。人受一正之炁，體養萬神純陽之理，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黃帝曰：立天之道，如何用也？

天真皇人曰：天道者，人之本也。父母者，人之始也。人能留形於本而不失於始，調神合道，故曰：立天之道也。

黃帝曰：如何留形不失於始也？

廣成子曰：人不憂愁思慮而不失其本，去疾病勞苦而不失於始也。失其本者，自亡其命；失其始者，形還下土。若人能心靜無慾而存神，炁不失其始者，知理也。

黃帝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何也？廣成子曰：天之母者太易，內藏陰陽二炁，日月也。日月未分，聖化生神，神名太一之首。日月又分爲陰陽，陰陽分其五太。五太者，五帝。五帝又分八卦，八卦朝於中，聖化爲九宮，乃是太一之神宮。立其五斗，內有中斗，日月星奇，北斗受機，斡運陰陽。

陰爲機者死，陽爲機者生，陰陽合機爲之道。太一將生殺之機，周游八卦，移星易宿。返陰爲陽，乃長生；返陽爲陰，殺者死也。天之四時造化，八卦循環，人身中亦有，爲人不知。爲陰而殺乃死，展轉輪迴，失其人身。人能致修者，道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何謂不失人身，殺機不死者，何也？天真皇人曰：太一鎮在九宮，出入有時。召太陽君回入陽殿，四時移換，八卦朝元，萬神都聚，殺陰返陽，排列星辰，歸其金闕之內，聖境太清，正陽白元君也。若人知此天發殺機，能將太一真炁，隨機應化，返八卦純陽，復歸乾坤之祖炁，使合混沌九天生神之章，乃爲天道，永得長生，依此造化爲真人也。故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也。

黃帝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何也？廣成子曰：冲和一炁，發者動也，故天運不絕。殺機者，變化也。龍者，天炁也，風也。蛇者，地炁也，火也。

人能運精炁，上下往來，奪之造化，故玄機若去。六慾動於機權，如天地之體，人在其中。有真陽之精炁，名曰蛇，上通天元之炁，呼吸而上下，相應地動之機，起而離陸。故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身中知何用？天真皇人曰：臍下一寸三分者，氣海也。中有真精一合，按於地土中，有二經通於腦。腦中有府，名靈陽之府，有二穴，左曰太極之穴，右曰冲靈之穴，上通天炁，下至海源，故曰呼吸。天炁下降，地炁上騰，二炁相接，則養真精，名曰龍。青陽之本，下者爲蛇，則元炁也。二炁相交成藥，久煉成丹，故不死也。乃陽神超於身外，乃人身中，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也。

黃帝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何也？廣成子曰：人發殺機者，去六慾七情，靜則靜於情意，動則動於神機，內用神炁，上下相合。守於神者，陽氣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天地返覆，乃陰陽升降；人之返覆，呼吸徹於蒂

耳。一吸天炁下降，一呼地炁上升，吸者天炁，呼者地炁。我之真炁相接也，人能下運地炁至天上。故曰：人發殺機，天地返覆也。

黃帝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何也？天真皇人曰：天生萬物，人爲萬生一物之首也。故天地相合而長養萬物，人能用精炁相合而萬神皆喜，天地故不棄而相逐，神在其中。神者，乃天道也，而好清，若濁而神散，不合天道。上古聖人，固精養神，存炁養精，合於天道，乃爲真人。天有一炁，地有二儀，中有三光，四時共備，五行相列，六合相生，七政爲機，八卦乃同，九宮布滿天地。五斗璇璣，人亦有之。人能受天地一炁，相和諸神，配合兩儀，大丹乃成。一炁上下，無窮四時；中有一炁，播於中土；五行顛倒內，六陽上朝金闕，七真常居體內，八卦共起元宮；三光混混，白雪飄飄；七政功成，黃芽內長，九宮貫串萬象，乃合天道。故曰：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何

也？廣成子曰：天性不可亂，神炁若亂，故不知所以神。伏藏者，性如朗月，自然通道。巧者內使天機，外事不可入，故伏智藏神也，乃同天道。拙者爲人不知自有神炁合道，縱心信意生情，一任散失神炁，不明天地造化，亂認陰陽，故有死也。乃性有巧拙也。

黃帝曰：性有巧拙，如何伏藏用也？天真皇人曰：性者，神也，不可動也。故神定炁和，元炁自降。伏者不貪嗜慕慾，藏者藏於神光，炁入絳宮，萬神聚會之鄉，伏藏而不動，萬神不散。故曰：伏藏神定造化，久煉成道，乃性巧不拙也。

黃帝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何也？廣成子曰：九竅者，心有九竅，內藏九氣；上者三清之炁，中者三皇之炁，下者本元之炁，乃精炁神也。出入有時，混而爲一，外通耳、目、口、鼻，陰中也；三要者，神氣與精相合，玄牝玉戶，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通三皇之祖炁，乃三要之道也。動靜耳、目、口、鼻也，目觀則心動，耳聽則

神移，口談則氣散，鼻馥則精髓化爲陰濁之水。若故令靜而不動，則心中二竅左曰玄，右曰牝，下入氣海，上通泥丸，此真炁相通，故使神氣動機，玉戶自閉。穿脊腠，過三關，而朝北極，陽宮動而保養真神。上古聖人云：動則動於神機，靜則靜於心意。精氣神，是三要也。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也。

黃帝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何也？天真皇人曰：木去其火則不灰，人去其惡性則不死。木中有火，火發必焚，其真炁乃成，煙燄即上升而歸天，火煅木爲灰爐而歸土。凡人性惡爲火，火出則神散，神散則氣離，氣離則身死，真陽之炁歸於天，濁陰之質歸於土。謂火從木生，即以水救之即不灰；人起火性，以柔而救之即身不壞。人之火發，而萬神皆散，故死也。人能制火，禍不能尅，乃成大道。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也。

黃帝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何也？廣成子曰：國中有姦，久而破國，

身中有邪，久而亡身。國去其姦則邦寧，人去其情即身安。去姦者，六慾七情，三尸也，人能制姦邪者，成其大道也。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也。

黃帝曰：如何得安身也？天真皇人曰：萬物盜太虛真炁，人腹中有蠱，盜萬物之炁，而名虹蠱。虹蠱者，化爲佞蟲。佞蟲者，賊我之魂魄，亡我之神氣，散我之精血，死我之形也。人能知陰陽造化，起真火煉陰邪之姦，故殺虹蠱，不令爲害，故得身安，返成大道也。

黃帝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何也？廣成子曰：上古聖人用神機測天地陰陽，升降有時，要知火候之數，下火依時，戊己宮內，本始生神之母也。知者復歸其母，勿令放失，更受天炁爲青陽之首，合地炁真陰之母。我之神氣，精在其中；五炁皆全，心靜無慾；用火煅煉，煉成純陽；造化成道，魄返陽魂；情陰盡滅，松形玉骨；百關無漏，上達於天界，乃爲真人也。故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上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中

黃帝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真皇人曰：天生者，人歸元道，正發復升，生也。內合天作，至道生真；遁隱在世，其人能測；聖機內明，外通天地，故知者不死也。天殺者，爲人不信天道，任意損失精神炁，故害物不過天數而死，殺也。故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黃帝曰：天生天殺，如何用也？

廣成子曰：爲人修道，不知天時，歸根復始，錯認根源，故死也。若人知天時真炁，歸根復命，要知道造化者，乃有虛無真源，陰陽合一，爲五行正炁也。乾坤相勝，要知進退，乃無生死。夫人道爲本，若不知生殺者，是謂補不足而損有餘，道之理也。故曰：天生天殺也。

黃帝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何也？天真皇人曰：天以一炁而長養萬物。天地炁散，萬物盜之；萬

物炁散，人以盜之。人知盜萬物之真炁養形，更知升降順天時，接天炁，奪之造化，長生不死，乃人盜萬物之天炁，故成道也。人不曉造化者，爲萬物復盜人之炁，即因五穀而生，即因五穀而死，乃人被萬物復盜之而死也。

黃帝曰：人盜萬物，如何不死？

廣成子曰：人受冲和之炁而生，故不死也。既稟受，有情慾而死也。若能存一炁，故保神。天以一炁而生萬物，更與陰陽相和、五穀共備，人乃實腹強骨，不失精炁神，故不死也。三盜既宜者，人能盜天地萬物之炁以通神明，與天地相宜，三才以安。人之精神與天地同而好清靜，是以聖人恬淡虛無，真氣存元，精神內守，豈得死也？故食飽者，而傷於精血，太勞者而散於神炁，心起情慾者，萬物豈得不盜之也？故止飲食而身自輕，止思慮而神自靈，止嗜慾而神自清，故乃得道也，何勞外求？故曰：三盜既宜，三才即安也。

黃帝曰：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何也？天真皇人曰：上古聖人，食天

炁而有時，自然百骸調暢。引太和真炁注於身田，即五臟清涼，六腑調泰，關節自通，精神以安也。食時奪其造化，乃成大道也。故曰：食其時，百骸理也。

黃帝曰：元炁通百關，如何用也？廣成子曰：天炁柔弱，穿筋透骨，養神安精，皆使關節通流，豈不知理炁者人之本始也，本始者天炁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炁之升降，陰陽往還，有時，受之一炁，長養萬物，若靈芝逢冬不死。如人得道不死，乃元炁通，百脉關也。

黃帝曰：動其機，萬化安。何也？天真皇人曰：神機內用，千變萬化，自然成道。故機者，開其天關，玉戶自閉。而火發天關，鍊髓純陽，乃火相從，久鍊而成丹，故曰機也。萬化者，炁結成神，朝歸於金關，自然安神，安身久而不死也。機者，密也。人運機而化身無窮，內外通，神道合。故曰：動其機，萬化安也。

黃帝曰：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

神而所以神。何也？廣成子曰：人知外象有吉凶之兆，即禱而信求其應，不知自己身中有神，外可通天地，內可修鍊成道，顯自己陽神通聖，何勞外求？因精生炁，精者炁之母，神者炁之子，此爲三寶，鍊成真人，乃謂神仙。故曰所以神也。

黃帝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道機何也？天真皇人曰：日月者，陰陽至精也。故運而致數，周遊天下，寒暑相兼。六日一周，四周爲一備，剋天地之意也，定於日月，周遊於道，故曰出入日月，在於數中。數者一也，一者氣也，氣結而成神，神明自出。神明者，陽精也，無不鑒而無不照也。是以聖人窮日月之交合，神明出焉，知天地之造化，奪陰陽之機權，故生神也。而出幽入冥，故數在一而成人也。而道者，無爲也。機者，心機也。善能發陰陽之造化，入於無窮之數，此道無爲之正也。機者，發也。聖人得之機權，九陽六陰，合其一者，日月有數，大小有定

也。

黃帝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何也？廣成子曰：爲世人貪慕嗜慾而好慾縱姪亂者，爲不知天道而亡其機昧其精而奔其神也。莫能知者，天道機密，陰陽不知也。不識造化，所爲不知者，亡精神，散血氣，焉得知也？欲要知者，靜心養性，固氣保神，靈而自知，道也，見其神也。故曰：天下莫能知莫能見也。

黃帝曰：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何也？天真皇人曰：是以聖人窮於大道，可通天地陰陽之理者，固其命也。聖人得知，固其氣，不失其精也。精氣相合而生成大藥，皆因知造化，鍊神不散，固氣通神也。凡小人不識性命之本而不得保精神，乃亡其身命。故不守其神而姪於世，乃失其精神，輕其命而不自保，故死也。君子久而行之，可以固窮；小人輕其命也，常以輕神失命亡其身。故曰：君子得之固窮，而小人輕命也。

黃帝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

何也？廣成子曰：視秋毫者，不見泰山；聽噍噍者，不聞雷霆。善聽者，非耳聰也，察音聲者而自殺之；善視者，非目明也，察色者而自殺之。瞽者不見日月之光，察聽陰陽交合，久而行道，得長生也；聾者不聞雷霆，察通日月往還，久而行道，得久視也。夫視者內見其機，聽者內聞其聲。此兩者，合道也。故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也。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中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下

黃帝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何也？天真皇人曰：絕名棄利，元炁自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絕於聲色，更用元炁，抱一守中，勝貴人十倍。太上用大道，至於天下爲聖。師藏火於中源，久而不動，動而自然合於大道焉。用智巧，故離其慾，而勝師十倍。故曰：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也。

黃帝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何也？廣成子曰：三返者，三元也。天元真炁居首，靈源真炁居中，本源真炁居下。是以精氣者，師也。心者，君也。形者，鑪也。用精日夜，遇三元，上下無窮，而用之兼倍；精神元炁不散，形體不衰，而通於晝夜。晝則日用而明陽，得夜炁內，動陰炁於外。陽炁者，精神之本也；陰炁者，敗我之形也。若能精神遇三元之祖炁，上下混而爲一，如師使之萬神，俱其一化，其神晝夜不停，陰魄俱消，三陽獨居於

內，久而神自朝元，故不死也。故曰：三返晝夜，用師萬倍也。

黃帝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何也？天真皇人曰：用心者，意動也。意動則神移，神移則氣散，氣散則命亡，故死也。心正者，是神定也。制者則心正一炁之源，內動之機，萬化皆通；心亂則萬神皆廢，故去情意則萬神不失於物也。故曰：心生於物，而死於物也。

黃帝曰：機在目。何也？廣成子曰：道之遠者在八化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含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睫飛鉛，故神機在目，爲其間有神室。內動之機，在目而明也。非常景通道見，陰邪自滅，真境返正，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也。

黃帝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何也？天真皇人曰：以天道而化下方，萬物自然生，乃大恩生也。不可以色慾縱其心，而使其意亂則邪恩生，故有死也。安其心以保其神，自然流通，豈不知烏不染而自黑，鶴不浴而自白，

蛛不教而成網，燕不招而自來？如此，自然恩生。故曰：天之無恩，而大恩生也。

黃帝曰：迅雷烈風，莫不蠢然。何也？廣成子曰：迅速如雷霆，陰陽正氣也。人能食風氣，用陰陽之氣，上下精氣，蠢然而已。行道運動，陰陽神氣內交，真精上移而入於腦中，復降迅速如風雷，三元布滿而百骸火飛，鍊陰而返純陽，是以聖人速了道也，內修真體自妙，如瑞草受陰陽沖和之氣，故不死，莫不蠢然也。

黃帝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何也？天真皇人曰：至樂於神者，陰陽之本也。至者，定也，定於心意，陰陽自合。至靜則廉也。目不觀於色而神不移其炁內保自然，至樂於天真也。去其慾，靜其心，定其意，守其神，抱一至靜而入新換舊，乃達於道。聖人致性命合於天道，志剛則廉也。故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也。

黃帝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何也？廣成子曰：天乃清陽之氣，至

私者，暗發也，則生於萬物，人在其中，復正神也。若能收藏元氣，補養天真，更能善用其功而成道也，謂之至公。精氣固身，知者依時運用，上入泥丸，下入海源，會於中宮，以接元氣，度元關，朝金闕，三田相灌，百節俱通，周身火發，久而鍊之，得成仙矣。故曰：天之至私，用之至公也。

黃帝曰：禽者制在氣。何也？天真皇人曰：禽者，鳥也。鳥者，心氣也。故飛騰而有時。氣者，虛無之發，人能致其氣，久鍊為仙也。禽者，南方火也，人能致其道，使真氣久而如禽飛在太空，人能擒收在中元，鍊成正陽，乃得為飛仙矣。故曰：禽者制在氣也。

黃帝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何也？廣成子曰：生巧者，死於命。人能定心除六慾七情者，神定道生也。若心生慾、情性巧者，神散命亡，死之根本也。心死永得復生，乃生死之根也。

黃帝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何也？天真皇人曰：聖人恩生於道，凡人恩生於情，亡其身，害其命也。損有其餘而補不足，有餘者，心有情慾，補不足也，精神散也。縱心起慾色，是恩中生害而亡其神也。若能澄心不倦，其神自明，是害中生恩。苦志修心而不亂，則害忘也，保其神也。故乃成道和快於心，滅於歡樂而保精神，忘情無慾，至此為聖人也。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也。

黃帝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何也？廣成子曰：凡人知有天地文理，言聖人外像不知我自有天地陰陽，我藏也。陰陽者，鬼神不測之法也，天地通大小幽冥之理，愚人所作，不知我與天地陰陽時物皆同耳。天地之理，聖人之機也。至道之苗，萬物之本，陰陽之宗，故變化無窮，乃至於道至精，我之有也；道之自然，萬物有物，我為哲也。陰陽之非勝，柰我同而勝也。勝者，我之神也。神者，至道之源也。故我靈而陰陽同聖。天地也，一炁結而萬物皆同，神炁超時，

聖於大道也。吾曉大道包含天地，明
哲盡矣。旨真之理，我自然聖化三清
也。黃帝稽首再拜，謝聖君指教愚昧，
臣方曉大道。聖君遂駕雲鶴升空而
去，黃帝回輦而還都矣

陰符經三皇玉訣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8 黃帝陰符經心法

經名：黃帝陰符經心法。胥元一撰，約出於金元之際。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上

蜀潼川六虛散人胥元一註

發明天理章

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欲造陰符之道，便向觀字上下工夫，更莫別生解會，猛着精采。默默自觀，忽然觀見。吾之自觀者，即使前聖後聖，鉗口結舌，無言可道《陰符》之學畢矣。其或未然，請向下文究取，何以故？觀，視也，察也。天者，自然也。道，理也。執，持也。行，

踐履也。謂學道者觀視天道自然之理，以參吾自然之性，得之者持之於日用常行，踐履純熟，須臾無離。《陰符》之旨，至矣，盡矣，無復加矣。此一經之總標，其如天道之理，備載下文。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之道，一氣而已，其變則為五行。不曰五行而曰五賊者，以之形容天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運行於兩儀之間，推移寒暑，遷變古今，造化品物，趨新失故，疇覺之哉。故曰：天有五賊。見則明也，昌則盛也。謂觀天道於一氣，有五行之變；推吾道於一性，有五常之用。所謂五常之用者，亦無形無聲，非陰非陽，能仁能義，善圓善方，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明之者，其五常之德光輝日盛也。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五賊者，天之道也。在心者，謂天道在人心也。天道在心，即心是道耳，至哉言乎。五賊在心，蓋聖人恐後

世之學觀天有五賊，必求之於天之天，而莫知求於心之天。言至如此，其着力為人發明天性之意可謂切矣。人能畢力於五賊在心，直下承當，如曾子聞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唯一唯之外，更無他疑。領解孔子之意，豈不快哉？如或未然，恰須於五賊在心，專精研味，至有所得，始知日用云。為皆吾心天發見，別無他雜，不亦施行于天乎？《內觀經》曰：聖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只多箇修字。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聖人之言，如此之易簡，如此之真截，如此之明白，學者何疑焉？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通玄經》曰：四方上下之謂宇，往古來今之謂宙。萬化，乃萬物變化也。手身，指自己也。人能於五賊在心，信得及明得徹，雖四方上下之廣闊，往古來今之迢遠，萬物變化之無窮，一一皆從自己心地流出，更不

由他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之謂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性離乎靜，動而曰心。心者，一身之君，萬化之機要也。故曰：人心，機也。《大通經》曰：靜謂之性，心在其中矣；動謂之心，性在其中矣。性之一字，學者莫只作紙上語會，須是反己而參，使真有得處，始不負此生之學。若然者，反本還元，超凡入聖，豈虛言哉？否則，機械智巧日載于心，與物相刃相靡，滑夫天性，流為世俗之妄，致使日用不知，懸若天地，誰之過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立者，剛正不倚也。天之道，天性之道也。定，鎮靜也。人則人欲之心也。夫天性之道，學至廓然無我，何人欲之有哉？未至乎此，恰須用力操存，資之以剛正不倚，為一身主。鎮靜其人欲之心，使不得萌，則九竅四肢無由妄作，一身內外咸得安寧。

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若其性無剛正之質，懦而無立，動則徇夫人欲之私，放辟邪侈，無不為矣。如此求安靜於天下者，未之有也。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殺，言威也。龍蛇，謂蟄藏之大者。起陸，出於地也。反覆，則顛倒也。天之威殺，雷霆也。時當靜，則潛伏其機，寂寂然人莫知其所藏。時當動，則應時發機，無私無欲，兢兢然驚震群品，覺寤蟄藏，出離幽昏，各遂通暢，物被其恩也。人之威殺，心神之妙用也。其未發，則與天冥一，鬼神莫能窺，況於人乎？物有所感，私欲乃萌，喪夫天理之醇，肆以虎狼之毒，人受其害，物被其擾，故聖人歎之，曰：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謂人心之動，何得與天地之道顛倒之至如此？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者，天道也。人則人心也。定，不動也。基，本也。天之道，應時發

機，無私無欲，萬物被恩也。人之心於應事接物，亦主之以無私無欲，即天人合發矣。若然者，事物之來，如懸鏡高堂，雖千變萬化，鑑而不辭。其湛然圓明不動之本，未嘗有所擾。若有毫分之欲留其中，則入人發殺機，惡可與至萬變定者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本元正性，寂然未動，湛若太虛，安有巧與拙？經曰：性有巧拙者，言夫習性之性也。夫習成之性巧於書數者，則拙於射御；善於陶冶者，則不能於繩墨。故聖人祝之曰：可以伏藏，伏藏者，謂勿自顯耀也。如自顯耀，其所能者必肆於誇眩，所未能者必欲於歧求。誇眩則喪德，歧求則費真，二者兼妄。復以湛然正性，感而遂通，幾於道耳。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之身上下，具有九竅，以通神明之德，猶宅之戶牖也。其司治亂死生之要者三，曰耳、目、口。耳則聞聲，目則見色，口則言辯，因以動其心，

萌其欲，徇其情，亡其性，九竅於是乎邪矣。雖然，生於人也，耳不可聽乎？目不可視乎？口不可言乎？若曰不可，人非土木，安得不可乎？故經曰：可以動靜。可以動靜者，是教後學於斯三要或有所感，察其可以聽而聽之，可以視而視之，可以而言之；如不可者勿聽，勿視，勿言也。若然者，九竅之邪無由而萌，三要之用可以動靜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如斯而已。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木之生火，火炎而木燼；國之生姦，姦盛而國亂，理之固然也。人之生本，然正性湛然清靜，與天理混一。逮乎耳目外通，欲惡內起，情生性隔，氣散精亡，未及天年，遽取死壞，何異木之生火，國之生姦？聖人垂是教者，意欲後學觀此，除情遣欲，愛氣畜神，寂淡無為，朝夕不二，如此之修，如此之鍊，乃至功夫圓熟，

頓悟性真，反本還元，超凡入聖，乃聖人之道也。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上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中

蜀潼川六虛散人胥元一註

開示養生章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天者，自然無為也。豈有意於生殺，蓋物之生，物之死，時至自然也。然則一生一殺，春秋代謝，古往今來，天道之常理。人之生亦一物矣，生死之理與物奚殊？知此於生何忻？於死何惡？委之自爾，浩然大寧，公於養生也。若然者，可與樂天道之常，遊死生之外矣。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子生由父母之氣而有之。故曰：天地，萬物之盜。夫物盜天地而生，人盜萬物而養，萬物盜人力而成，此三才相生、相養、相成之正理。且物盜天地之氣而生，竊雨露之潤而長，隨其大

小，各盡性分，至乎成之熟之，無不充足。其萬物盜天地也如此。人之有生，先需以養。養之之要，貴賤貧富各安命分，盜物取精以養其生，若彼萬物之於雨露，適足而已。無使容心於分外之欲，則內無所喪，外無所擾，身心安靜，氣血沖和，得永天年，無中道夭。可以階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妙，豈特養形而已哉？若違命越分，縱欲貪饕，勞擾精神，日夜不休者，是愛一黃雀，以隋侯之珠彈之，不亦迷乎？《通玄經》曰：古之樂道者，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不貪得，不多積。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委心而不慮。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宜者，天地以生養萬物為宜，萬物以成遂蕃息為宜，人以安分適足為宜，三者不失其宜，則三才皆得其安矣。若天不時雨，地不生物，天地之不宜也。禾麥不實胎卵不育，萬物之不

宜也。違命越分，縱欲貪婪，內擾神氣，外傷人和，人情之不宜也。學者當取其所宜，去所不宜，內則得心神安靜，外則得人事和悅，萬物蕃息，災凶不作，樂太平之治乎。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夫食，乃人之養形者，貴在當時，則五臟充和，百骸康健，樂其性命之情，過不及病矣。此結前三盜之宜以申動機之義，若是而已矣。夫人心寂然未動，湛若太虛，何所謂之機乎？一念纔萌，未形乎外，此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而謂之機也。人之生，處世立身，養生應事，有所不免者，惡得不動其機？然體前三盜之宜，使養生無過分之欲，臨事無私己之利。事物之來，雖千萬即因而應之，毫分無所留。若然者，寂然不動之本，曷嘗有擾哉？故曰：動其機，萬化安。儻有毫分之欲滑其機，則萬緒擾擾，撥置無暇，彼焉得須臾之空而反顧寂然不動之本乎？求其須

臾寂然猶不可得，況及萬化之安歟？此與夫失饑傷飽，奚以異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人者，世俗人也。神即鬼之見靈。響者世俗之人不知性命之正，安分適足，動輒妄生其心，貪慕分外，憂懼禍患。致禱鬼神，諂求餘福，乃知其神而神者，夫豈知有吾之不神而所以神者乎？且吾之神，雖視之無色，聽之無聲，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亘古今而不一，歷生死而常存。日濟動用，千變萬化，用之不勤，是謂微妙，是謂至神。死生大矣，而不得與之變，而況禍福之所介乎？孔子有疾，子路請禱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此之謂也。《關尹子》曰：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通玄經》曰：心者，身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學者精思之，必自得之矣。

日月有度，大小有數，聖功生焉，神明

出焉。

此正精思探妙工夫之證驗，學者當加意焉。夫日，太陽也，一歲一周天；月，太陰也，一月一周天，此日月有度也。三十日大盡，二十九日小盡，此大小有數也。自冬至一陽生，積四十五日立春，三陽交泰，草木萌動，故曰：聖功生焉。逮至驚蟄，乾陽浸長，坤陰退消，卦入大壯，雷乃發聲，故曰：神明出焉。其在冬之先，萬物歸根，神明隱伏，幽幽冥冥，莫見其狀。喻夫至神未明，滯於昏暗，如處極陰，無所睹見，觸塗皆礙。俾觀聖功生物之理，盜為進修之方，致虛守靜，以探吾不神而所以神者，日往月來，孳孳於是，如雞抱子，暖氣相續，積功不間，一旦忽有省覺，即一陽來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心既覺悟，退藏於密，夙夜精持，神明日盛，知用光亨，乃君子道長之時，非聖功生焉乎？精持既久，工夫純熟，神知圓明，豁然無滯，縱橫自得，左右逢原，

逍遙變化之場，獨立萬物之上，非神明出焉乎？學至乎此，其功極矣。可以友天地，參造化，蹈水火，御飛龍，遊乎四海之外，入乎至神矣。夫盜物養生，盜之小者；盜歲時之光，成吾修學之功，盜之大者也。故次之曰：其盜機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其盜機也者，舉夫盜物之機也。機之為言微小而為至要者，人之動止施為皆由是發，此豈難知難見而曰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何也？蓋天下人貪生，生之厚切於物，欲蔽其所發之機，是以莫能見莫能知。人能移物欲之心，以求其機，孰云不見？是機也，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得則一也，而有君子小人者，自其所稟有清濁之殊，所習有善否之異，是故君子小人名矣。其所習善者，安處素分，養生適足，固守天和，不易以俟盡，如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

其樂。此君子得之固窮也。習之不善者，肆情縱欲，違仁背義，苟貪無恥，不顧危亡，如盜跖橫行天下，強暴侵凌，不顧父母兄弟，取死東陵。此小人得之輕命也。噫，人之性均受之天，本無間於君子小人，由其盜機之動，善與不善，以致君子小人相去若是之遠，可不擇焉？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中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下

蜀潼川六虛散人胥元一註

勝欲復命章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

瞽者，目不見色，其心專於耳，故聽聰；聾者耳不聞聲，其心專於目，故視明。利者，耳目之用，人之所欲者，亦利也。師，兵也。十倍者，萬倍之一十也。夫聾瞽亡耳目之利，而得善聽善視之能者，心專志一也。譬學道者若彼聾瞽，專心至志，固塞聰明之利，斷絕私欲之源，使耳目虛閑，心室空靜，日漸天理勝而人欲亡，功比用師克勝獲其十倍者，乃養神之初階，入道之漸門也。學者不可止是為足，更須勉力進步，圖造其極矣。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三即三要也。反復也。晝夜，謂連

續無間也。夫聽則逐聲，視則徇色，言則誇辯，此世俗之所尚，終年不知反者，悲夫。《經》曰：三反晝夜者，謂反耳之聽於無聲，反目之視於無色，反口之辯於無言。三者既反，一性獨存，兢謹自持，晝夜無間，人欲不得入，邪氣莫能干。涵養日深，天理純熟，還元返本，復命歸根。以比用師克勝，功極萬倍。誠養神之至妙，造道之至極也。《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此之謂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目者，一身之戶牖，三要之最先，其官司視。心靈寓之則能見，見則愛，愛則欲得。私欲一萌，流而不反，故心喪於物也。古之至人，目豈不視物耶？蓋其視物也，直過而已矣，何心死於物之有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非不視也，但不見有可欲者耳。張真人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此語極妙，何哉？夫見物便見心，見心則不見物也。

人能於見物處見得自心。端的盡天地間皆是自心顯見處，更無覆藏也，何者為物耶？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萬物芸芸，皆稟于天，而天未常有所與。天之無恩也，不責報於萬物，萬物自感戴於天，天之大恩生也。然則天固不有其恩，時或變作，迅雷烈風，震動萬物，天之妙用，莫不顯然。陰符之教，以觀天之道為旨，此言天之無恩者，蓋欲王者觀之，愛養萬民而不以為仁，民自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俗；而天下治學者觀之，菟狗形骸，糝糠利祿，外身以養生，忘知而守德，形全精復，與天為一，不亦大恩生乎？至如日用常行，視聽喜怒，性之妙用，發見無隱，又何以異乎迅雷烈風之變歟？嘗試言之，雷風，天地之神氣，陰陽之妙用。其未發，鬼神莫知所藏；其發之，迅疾猛烈，萬物無不震動。喻人之神氣於晦藏蒙養，一念不動，雖離朱師

曠莫測其音容於視聽；喜怒之作，昭然而不可掩。人能於一念未動，具正信心，開智慧眼，照了無疑，即許爾知得雷風所藏，更能於視聽喜怒之作肯自領解爾之迅雷烈風。大機大用，莫不蠢然到，此誠《陰符學》中真丈夫也。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樂者非榮華適意，乃復性之樂也。夫榮華之樂，儻來者也。樂未已，衰又繼之，豈為至乎？復性之樂淡然，常若其樂有餘，故曰：至樂性餘。有如鄙人棄鄉土，離六親，流于他國，久之不歸，一旦反身到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團樂言笑，其樂不可勝言，而況復性之樂久迷塵俗，沉淪苦海，豁然省悟，形累頓釋，反真元始，忘生忘死忘古忘今，其樂又何可勝言？《莊子》曰：至樂無樂。此之謂也。夫廉者莫善乎至靜。至靜者，心無所欲也，無所欲則誠廉耳。如未達乎至靜，雖汲汲潔己為廉此有欲廉之心；豈至廉乎？《莊子》

曰：使廉士守藏，不如閉戶而全封，以其無欲故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天道默默，至私也；四時行焉，至公也。喻天命之性湛寂常存，為人之至私者也。動則形諸耳鼻口身意，為見聞嗅言覺觸思慮之用，若四時之行，無有偏愛，乃性本之至公也。推夫性本之公，施諸家國天下，孰有不公者歟？雖然，此既其文未既其寶也，未若反己於中，豁然自得。人莫得而知之者，此又吾至私之至也，得至則無我矣。我尚且無，又安有人情偏愛之私哉？若然者，誠性存，存應待平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奚俟推性之公歟？若夫未明天性之私，又不能推性公之用，心所存者，人欲而已。其於徇私縱欲，使氣剛強，能不如是者寡矣。聖人愛人，常善救人，故於用之至公，次之曰：禽之制在氣，以勉未悟，俾知縱欲使氣為性之害，當孳孳用力禽

制，令私欲之心不動，剛強之氣不作，反之於虛，復以湛然正性，豈不善乎？若一念之欲不已，一念之氣不息，喪性傷和，殃身及親，反為氣之所制，誰之過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老子》曰：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生者人之所悅，死者人之所惡。心務悅生，過為榮養，以養傷生，故悅生者乃致死之根也。故曰：生者，死之根。百念灰死，寂淡無為，全性保真，不虧其身，故心死者為保生之本也。故曰：死者，生之根。昔廣成子住崆峒山，修身千二百歲，其形未嘗衰，即此道也。謂黃帝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身乃長生，此保生之要也。至論則不然，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夫何故且生於此者必死於

彼，然後有生於此若無死於彼，焉得有生於此哉？是故此生以彼死為根，此死復為彼生之根也。生而復死，死而復生，出機入機，如環無端。孰能於死生出入究其與生死同出同入，未嘗生未嘗死者？明之則根絕矣，獨立而不改矣。《莊子》曰：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今焉得朝徹之人，共其語此哉？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盈嗜欲，長好惡，世謂之有益於生也。孰知欲勝則天性亡矣，害莫大焉。故曰：恩生於害。黜嗜欲，屏好惡，世謂之無益於生也。孰知欲去而天性全矣，恩莫大焉。故曰：害生於恩。由是觀之，君臣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聚，恩害之理，胡可定也？如陰陽然，晴晦然，未有絕而不雜，常而不變者，惟道為然。體道者淡漠虛靜，反身未生，坦坦然樂之無極矣，恩害何干於我哉？學未及

此，恰須於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恩不失而害不及。至於養生君子，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恩害相生之理，尤切於是，可不謹耶？《莊子》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尿，適有蚊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愛有所亡，此之謂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愚人者，謂其無真知也。夫無真知之者，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博窮經史，深究陰陽，謂盡聖人之道，孰知天地文理？經書子史，聖人之緒餘，魚兔之筌蹄也。觀流而亡源，執末而棄本，窮年不反，不亦愚乎？故曰：愚人以天地文理聖。孔子五十有一而未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聃曰：子又惡乎求之哉？孔子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

曰：然以是觀之，天地文理，陰陽度數，皆可學可致者。不傳之妙得之於心，聖人之道也。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曰：敢問公這所讀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輪扁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嗜糟粕而自謂之真味者，何足與言心之微妙哉？

我以時物文理哲。

道在近而求諸遠則不得，反求之近於已則日用常行。事事物物，道無不在。彼不知此，而以天地文理為聖而求之，雖得，則天地文理也，已何與焉？是以聖人推己所達而欲達諸後學，故曰：我以時物文理哲。夫時物者，言時間所睹之物也。文理者，言時間所感之事也。哲，智也。物有巨細，事有輕重，此時物文理也。感而應之於巨細輕重之別，是非文理之斷，非吾本性真知與之發見，孰能與於此哉？聖人以此垂

教，發明後世，俾翫味者覺悟本性真知，返本還元，至於目擊道存活潑潑處。噫，此豈特黃帝而已哉？百姓日用悉皆如此，但知之者鮮矣。人能於應事感物悟得，是本性真智發見，了無疑貳，可與黃帝並駕登天遊霧也。或曰：應事感物而謂黃帝之道，不亦陋乎？子默然，其叩之不已，子不得已而語之，曰：人之妍醜，鑑而後知，不鑑則不知也。心之微妙，感物而見，無物則心不見也。聖人明乎心之妙於日用，不可須臾離。故於切近者言之，示人入處，使人於日用目擊，易於曉悟，猶登高者必自下，行遠者必自邇。子何疑焉？東郭子問莊子曰：道何在？莊子曰：道無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東郭子曰：何其下耶？莊子曰：在稊稗。東郭子曰：何其愈下耶？莊子曰：在瓦礫。東郭子曰：何其愈甚耶？莊子曰：在屎尿。夫東郭子問道之所在，莊子如是答之，非時物文理乎？

《中庸》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且鳶與魚非時物乎？戾天躍淵，非鳶魚之文理乎？上下察者，非其人本性真智發見於俯仰之間者乎？於此而能察之者，其惟子思子乎？又禪家自初祖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繼後得其傳者出世接人，指示參學，或喝，或棒；或豎指，或拈佛；或云庭前栢樹，或云露柱燈籠；或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或曰：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乃至神通妙用，運水搬柴，以此等發揚宗旨，豈不是時物文理乎？自古迄今，其徒領解者不可枚數，但近學者知時物文理之論，而莫悟其言時物文理者。噫，言有宗，事有君，時物文理，聖人假借以示心法之妙，學者當自得其宗與君，不可擬議為時物文理之辯，始契黃帝之心于自心耳。否則，黃帝已乘龍去也，癡人徒爾候攀轅。人以虞愚，我以不虞。

虞，度也。夫真智示明，執滯文理，臆度聖人之道，迷背自真，愚癡之至也。故曰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者，帝謂我日用應機，皆自本性真智，依理發見，不假他學，何臆度之有？誠直指之至言也。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聖，博通也。期，會也。人謂聖人博通，刻意於經書文理，多知博識，會其聖人之道。故曰：聖人以期其聖。夫道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其可多知博識，而會乎其忘物遺人豁然自得者為然乎？我以不期其聖者，帝謂我非心博通以會其道祈為聖人。聖也者，人與之名也。我尚非有，況其道乎？道且強名，而況聖人乎？若以有心博通而要其聖，乃徇名而棄實，逐末而喪本，猶沉水入火，惡得不喪其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夫水火本利於人，其所以害人者，人自投之非道，豈水火之罪歟？經書，聖人留傳以覺未覺，

柰何後學好其文者昧其質？識其粗者亡其精？窮聰明，竭知慮，夜以繼日，講習不倦，惟資談說饒饒，意在過人以干名祿，矯情偽行，絕滅真理，非自取滅亡之類乎？苟能學以為己，於經書窮理盡性，聖人於我何加焉？若然者，經書子史，何棄之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靜者，道之所本也。動則生天地，分陰陽，相推相盪，生克五行，變化萬物，無有窮盡。孰主張是耶？自然之道也。西升《經》曰：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聖人言乎此者，其有無謂乎？蓋人之生性，亦若是矣。嘗試言之；《關尹子》曰：性者，心之未生也。心之未生，靜也，與自然之道冥一。心之一動，萬法齊彰。大而天

地，小而微塵，方圓曲直，隨變仕化，罔有終極。此須是自信得及，則窮理盡性，聖學之能事畢也；信稍不及，則有不信，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

律者，律呂陰陽也。曆乃算數之術也。聖人何以大過人？知天地有自然之道，人有自然之性，物有自然之用，皆不可離。是故設教制禮立法，垂之萬世，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失其序，萬物不失其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非故為之，皆因其自然而然也。至靜之道，即自然之道也。無聲無臭，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惟誠明默識者解乎此，豈律曆之所能契哉？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奇器者，自然之別稱，太極之易名，人心之異號，莊子謂之獨化也。夫

萬象、八卦、甲子，盡從奇器流出，故曰：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聖人於此更名垂教者，以祈後世之學御末而知本，反流而復元。人能於此目擊萬象、八卦、甲子，不作他見，領解自底，奇器則至矣。否則，於萬象八卦甲子未兆究之得，則為幸賀也。神機鬼藏，言奇器之妙用也。且神者陰陽不測，鬼者視聽莫得，矧其機與藏者乎？蓋推美奇器之用，眇幽深，難測難見之如此。陰陽，則動靜之謂也。相勝之術，即相推也，相推則勝負見耳。考陰勝陽則偏乎靜，陽勝陰則偏乎動，適中則為和。如動得其中，無往不利；動失其中，無往不凶。動也者，禍福係乎此，生殺在其中。是理也，雖眇眇幽深，難測難見，其動若日之升，天下之象無不顯著者。故曰：昭昭乎進乎象矣。進，升也。聖人終此告人以慎動。人能於將動之先明白奇器，發之事業，如鏡之照形，月之印水，非特人理無過失之患，亦乃見

吾本性。真智皎然無昧於動，始不負聖人之教也。雖然，與君話盡青城好，不自登臨未必真。

黃帝陰符經心法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29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劉處玄撰，成書於金章宗明昌辛亥（1191）。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陰符真經》三百餘字，言簡而意詳，文深而事備。天地生殺之機，陰陽造化之理，妙用真功，包涵總括，盡在其中矣。昔軒轅黃帝萬機之暇，淵默沖虛，獲遇真經，就崆峒山而問天真皇人、廣成先生，得其真趣，勤而行之，一旦鼎湖乘火龍而登天，斯文遂傳於世。後之修仙慕道者，而能默識玄機，深造闡域，往往高舉遠致，躡景升虛，不為不多矣。數千載之間，為之註解直說者曾無一二，皆辭多假諭，傍引曲說，

真源弗露，使夫學者困於多岐，以至皓首區區，勞而無功，愈窮而愈惑，半途而止者，不可勝紀，遂指仙經為虛語，深可憫也。神山長生劉公真人教法令器，師席宏才學貫古今，心游道德，乃覃思研精，探蹟索隱，為之註解，坦然而明白，易知易行，以利後人，可謂慈憫仁人之用心也。濟南畢守真命懌作序，欲廣傳於四方，為學者之指南。而學者詳覽斯文，可以寤疑辯惑，皆能擺脫塵網，直廁真游，逍遙於混茫之域矣。明昌辛亥二月既望，寧海州學正范懌德裕序。

黃帝陰符經注

長生子劉處玄注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五眼圓明也。明其天眼、慧眼、法眼、道眼、神眼，五光明徹，則五蘊歸空，見其天道也。天中復有天外天，在地之上。清炁，天也，至高八萬四千里，高天也，在人身各受天之一炁，炁有厚薄，沖和則生賢聖，逆而散則沉下鬼。道者，天地萬物之外虛無之體，在人身，瞥見巨容以虛心，則至性與道相洽也。執者守真而不偽，悟正而不邪。天者，天生於萬物也。天生萬物，天生成不收亦不取，濟十方三界萬民亦不望其報，只要一切衆生悟天之道理盡而明矣，要人萬事不憎不愛，如天之平等。人之有情悟天之無情，便是報天之恩也。若不依天理，縱濁惡

邪姪，多病夭壽死，沉地獄，受苦盡，則墮於傍生，失其人身。若依天之道，常善則炁和。常清則明性，常忘情則保命，常無染則明道，常不犯天條則無罪。不修世福，抱道全其真，福不殫傍門小法，頓明無為，萬法，所以三界無拘盡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天有五賊者，天無賊，非世之盜賊，亦非人之六賊，却是甚賊也？天有五方正炁，在人身中為神之母也。周天十二時中自然抽添運轉，至妙無窮謂之無。中有天地傳陰陽，秀炁生於萬物，人食五穀，養形滓穢，沉於水火，五穀之精在人身中，保而為命也。命得性而久，性得命而壽。命者，北海之烏龜也，丁翁常抱則成形也。五賊者，真陽也。天之真陽見其真陰，五賊盜其北海之寶。寶之者昌，如萬物人之盜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在心者，五行顛倒也。在心則

真水上昇也，逆則心竅不通，腎水下行，死路也。世之不達聖人之道，不行道之人皆如此。古之悟道賢達之士多異說，世人各執所見，分別高低。正能容邪，邪多謗正，邪法余觀，恰似螢蟲之耀正道，有似日月之光，夜暗則微光且顯，若見日月之光辉照遍十方三界，豈見螢耀也？聖人掌握宇宙陰陽變通，地天交泰，萬化生乎身，萬化成形也。萬物之中，唯人一物至尊至貴也，奪造化，內修身外之身謂之得道；通萬化，外救物哀衆生，悟金枷、玉杻、石火、風燈世之夢幻，遠濁惡而近於清善，外應人道，內行太上，祖佛之真趣，萬法歸一，混世而性如蓮出水，謂之全其德。此乃止仙萬化之明達也。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之天性各有善惡巨微，所慕文武道俗貴賤高下。人之性，自古至今，投胎換殼，販骨更形，如蟻巡環，未曾暫止。人心之機，日常萬變，各有

巧拙正邪深淺，慈毒孝逆，寬窄長短，清濁賢愚，愛憎是非，察其心機則知人性也。立天之道，天之道愚，不知天之恩大，春溫夏煖，秋涼冬寒，四時而變態，生成萬物，濟於人世。富貴者錦衣美膳，貧賤者糲食麤衣，各各如意。道生於物，朴散以為器，粧點人間，如花似錦，萬民歡樂。天之道以定人也。賢者明天道之理，暗行天道，不言而善，應夷德不令人知，洪禧不望人報。人若依此行天之道，其德以定濟於人也。內懷通達之慧，人要萬化俱明，萬法俱通，萬物無私，萬塵無染，性通於命，命通於天，天通於道，道通於自然，內全其道，外全其德，謂之賢聖。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者，煖極則變涼，涼變金風；金變於朔氣，萬木凋零枯落，龍蟠巨海，蛇蟄邃窟。冬至一陽生，漸生和氣，至春分萬物生萌，龍蛇起蟄於陸地。人發殺機者，人性乃純陽

之靈耀也，人心總所愛欲於世之萬物之有戀火宅，恩愛七情，爭名競利，所迷酒色財氣種種，歡愛所著，無有盡期。念念欲情，皆屬於陰也。性著於陰，下則腎海金龜泄，上則重樓玉汞消，魂迷魄散，真性無主。外陰旺則內陽衰，逐物死，沉下鬼。人若頓明至道，悟徹萬物之有，謂之陽殺其陰。性如皓月，心清似天，萬里無雲，自然光顯，森羅萬象。人發殺機，散盡群陰，自然魂清魄靜，陰陽顛倒；天地反覆，造化生成，三丹而結，出天地之殼，蛻形顯身外真身。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人性通於天也，合發則心盡於物也。人通徹人間世夢，明知榮枯寵辱成敗禍福哀樂生死，古今之常事也。人通天理，真榮而不枯，真寵而不辱，真成而不敗，真福而不禍，真樂而不哀，真生而不死，明道之常也。道常而通萬變，定其性之基本也。至性通極無物，萬變自然萬通，如上善方圓曲直，萬派清通於

江河淮濟，入巨洋而混成歸一，謂之深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古之悟道之人，內性善巧，方便哀人，外如惡拙，可以伏藏，內光隱而不顯也。河上公云：如美玉處石，似明珠在蚌蛤。禽之異，巧鸚能語，鐵籠拘囚；拙鳩訥聲，萬枝縱橫。所以世人偽巧則生萬禍，真拙則生於清福。故天不言而自然變通，天無情而自然不老。人要明於天道，忘言則窮造化之妙，忘情則明亘古之容。人之所欲，多巧則多愆。多情則多患，忘世斷情則乃樂道保命之要。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九通之陽徑。未通者，九陰之邪局也。人心方寸空虛，內有靈明，上人心有九竅，中人七竅，下人五竅，心無竅謂之愚人。邪陰生性濁陽耀降神清在乎三要。天光有日月星，地寶有金玉珍，道通有鉛汞真，可以動靜，天動則三光照，地靜則三

寶通，妙明則三靈結。動者，動於形也；靜者，靜於性也。古之賢隱，混世而不動心，居山而不著靜形，明有動中靜，通無無靜中喧。動靜俱忘，則得道之常妙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人之心日常觸處，不萬變之惡於木者，乃人性也。念發無明，火則焚其木之性也，禍發必剋，違吉而凶，喪福而禍也。剋者，殺於真也。姦生於國者，《太上經》云：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佞詐人生於國，難以萬民無事也，時動則必潰散也。愚者非理亂於世，必遭刑法也。不以智治國，以無事治天下，太平民安也。知之修鍊，非燒五金八石之修鍊，修性命則達理通玄，三教謂之悟道。常救物哀世，知天恩而謂之積德。自黃帝之悟道，有此《陰符經》，周時金輪王悟釋，有此《金剛經》自成佛之後，號釋迦牟尼佛。《金剛經》三十二，分

言其道，要除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四相，心上無萬愆也。如天無雲，性如朗月，自現圓明正性也。性者，如樹之根也。身者，如人之形也。萬法者，如樹枝葉也。《陰符經》造化之趣，如開花結子也。世人學道，謂不能盡通其理，各分別執根梢枝葉，開花結子，各執自是他非。有四相，心未除，謂之傍門也。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生天殺者，春溫和炁，天生於萬物；至秋深金風動，萬物枯槁，天殺也。生殺道理，天无情而自然也。天地萬物之盜，天地四時而變通造化，生成萬物。萬物之中所藏天地陰陽之秀炁，萬物所盜秀炁也。萬物，人之盜，人所盜萬物之精，奪天地之秀炁也。泯欲念，清靜保，守命

也。人，萬物之盜，人所欲萬物之華景，眼觀五色，耳聽五音，舌餐五味，醉飽腥羶，縱邪生姪喪命，樂極則哀。人若棄世而悟，無情則外物不能所盜也。三盜既宜，所盜無窮至寶造化成形，世之萬斛珠珍，難以酬價買也。三才既安，歸依三聖，教明三乘，玄悟三皇，上運三光，倒推三車，耕透三田，周天三火，爐結三丹，神現三陽，升上三天，真而不朽，生而不滅，盡於物道也，真與道同體則安也。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食其時，饑時遇美膳而不愛，逢糲食而不嫌也。不殺生食羶腥，亦不修齋餐瑩素，但饑時不論麤細，困時睡，閑時唱，快時吟，要坐則坐，要卧則卧，要住則住，要行則行，放四大，無拘自在，則百骸理也。十二時中對萬景，只要真心常湛然。動者，不可動於心也。內現寶光，應物動於

形。機者，聖人賢人君子謂之智，將軍謂之計，常人謂之機，小人謂之脫。空聖人為智大理深，世人不能盡明其理，懷妙智，口應常機，信者聽，善者從，萬通闡化，頓悟則安靜道生也。人知其神而神，世人只知地祇陰神而神也，以木雕泥捏神為神，愚者不知，凡造一分愆過則天降一分禍患，殺害猪羊，廣燒錢馬，祈禱，有病則求安，有禍則求福，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不知天上陽道至神各分方位，暗察人間善惡，世人造善三年，不經千日而降吉祥；人若造惡千日，不經三年而降禍患。世人不知萬物之中最靈最通者自己，元神有通天徹地輝耀，古之賢聖，盡是悟道修真，從凡入聖。西天一佛至二十八代，佛未修行時，都是衆生，為六根清淨，五眼圓明，泯四相，名為佛。佛者，人之性也。性者神，性是神，神是性，只是異名，釋門性除四相謂之佛，道門神忘四相謂之仙。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夏至晝六十刻漸減，一陰生也；冬至晝四十刻漸添，一陽生也。卯時東海日生，酉時西山日墜。《清靜經》云：大道无情，運行日月。日者，慧光運而抽添有數；月者，人之命也。男子十六歲全其二八真金，若不悟无情，三年減一兩，至八八六十四卦盡，則腎海枯竭也。多欲則未卦盡而夭壽節，減欲則益壽延長。盈而虧則人死，圓而不缺則人生。大小有定，大者，道也，道大包含天地；小者，微也，論微之妙入於毫芒，運而天地不能量，用而鬼神不能見，自然有定於方寸，聖功生焉，天之道也。天大恩生，濟人養形，道聖功生，救人修真，神明出焉，隱而神遊於三宮，顯而神通於八表。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其盜機也，萬物之機。所盜天地之炁，天下莫能見，天大恩生莫能知。

愚者只知自能養其身，不知天垂恩而養萬民。春種秋收，夏結冬藏，應時霜雪雨露，滋榮萬化。世之知天恩者，性通明達也。君子得之固窮，窮通道，則天地通，天地通則萬化通，萬化通則神通，神通則應機萬變，抱一無離而闐然頓真返朴。小人得之輕命，小人得時，欺謾天地，不敬賢聖，不尊國法，不仁不義，自強他弱，害物傷人，愆極則天報。君子重性得通賢聖，小人輕命失墮傍生。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人之目乃五臟之看窗也，通風則睹於外物也。如紙席僻風，相隔似瞽者，不能見外物也，外景不入於中，則空中有真響亮，善聽無聲之聲也。聾者善視，但世之俗氣到耳則如聾也，道念到耳則聞邪言者

亦如聾也。正理擇其善者，耳竅通也。似鑿壁透外，光入於中也。視無物之物，乃明恍惚之妙也。絕利一源，忘貪而清平也。亦泯利貯財，損有餘而惠不足也。用師十倍，至闐明有十倍功；利物愛人，有十倍福。三反晝夜，一反上元賜福，氣降而清也；二反中元赦罪，神異而靈也；三反下元解厄命通，陰變為陽也。用師萬倍，世人興販物貨，萬苦千辛，更廣有利者，難取一倍利。悟道修真，全其性命，得無窮福壽，住仙宮寶所，受天上富貴，譬喻人之求福利則及萬倍，便海變桑田，永居不夜之鄉，真樂何至只萬倍利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生於物，著於物外也；死於心，死則通於靈物也。世求生則性歸死路，達道則守死，神遊生路，道與俗生，與死路異相違也。機在目外，目視於物，心動於機也。利而有害，貪而有爭也。慧目視靈物，明於天機，知道要妙，物我俱泯也。俗機益於

己，損於人；道機損於己，益於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布炁生物而不有，而大恩生，萬物生成也。萬物不得天地之炁不能造化成形，天大恩生，若無恩者，天不望其報也。人恩惠見其有者，望其報也。天恩與人恩異也。迅雷鳴則甘雨降，天地生萌，烈風動則浮雲散，萬里天青，莫不蠢然。蠢動舍靈，胎卵濕化，莫不總受天之一炁生，何況萬物之無情之物？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

常樂道性之無餘，厭身世之有餘，我無喜則無憂，人有歡則有愁。悟恬淡，得之真常；迷聲色，失之幻夢。至靜性廉，至靜則盡於物也。性廉如蓮，不著於水也。達道之人，居塵不染，在欲無欲，磨開寶鏡，應物之形影何礙？有一等不達中邊悟道之螢耀認至靜棄有著無有取捨之妄想分別高下誇得道之妙世之如麻也。

按《太上道德經》云：善言不美，美言不善。正道真言不美，邪法偽傳多美。管見之明愛其美，所以著於邪，不能達大道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施恩不令下知，至私也；生成濟於人世，至公也。人之有道，如石中藏玉，世之肉眼未見其珍，頻磨頻琢，異日功成，現身外之身，朴散成於大器；人之無道，似蠹木之樹，天眼有日，見用斧用鋸，片時朽爛，詭得魂飛魄散，濁性永墮幽冥。修道衰世，苦盡甘來；造惡福謝，萬禍臨身。天意順者逆行，逆者順行。君子之上，賢達崇於道德，天報預至私盡至公；小人之下，匹夫競於色財，天報先至公終至私。

禽之制在炁。

禽之制百禽異勝者，南山赤鳳也。通輕清之炁，性靈則乘風入於九霄。在炁濁則沉地，清則昇天，因下濁而上清。烏龜吸乾北海，吐輕清元炁八百一十丈，乃九九之陽數也。禽

之三寸冲和，與元炁相接不散。炁通神，神通道，道通自然。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者，死之根。世之求生之厚，利多則害身，入於死路也；死者，生之根。抱道不求生，德多則全身，入於生路也。迷者晝貪世寶，夜喪內珍；悟者坐忘世，夢卧守內真。恩生於害，七情恩憐於偽，六賊暗害於真；害生於恩，害生者慧，劍斷愛欲也，於恩者達道知天恩也。穀食則人無害，鶉居則情無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愚者喪命，告天求安，日常積愆，禱聖求福；賢者知保命則自神靈，無罪則道福洪。人濁惡，天地降其禍；人清善，聖賢賜其禧。大地衆生總造業不改。禱聖賢萬禍難免。中華女男都崇真有志，不祈天地，善福常侵。我以時物文理哲。我以周天十二時窮萬物之變，文俊顯萬華，理明顯萬通，哲極

闡萬化，自然清靜無為也。自然道也。清者，天也。靜者，地也。无者，性與道體同也。為者，施恩不望其報也。萬物造化與人造化無異也。天地運炁，物通變也。玉鼎烹鉛，則金爐鍊汞也。七返通靈，九還丹結，姤女離宮，則嬰兒坎戶也。龜蛇蟠遶，則龍虎咆哮也。前朱雀行，則後玄武隨也，金翁守庚辛，則黃婆伴甲乙也。巨海撈金，則崑山鑿玉也。黃芽長，則白雪生也。玉花開，則金蓮結也。三光照，則七寶明也。二八無虧，則六三無缺也。金木間隔，則水火相逢也。恍惚之中，則隱顯難測也。道之用也。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0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唐淳撰，成書於金哀宗正大己丑（1229）。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深達天機者乃能說天道之妙，未造聖域者烏能釋聖人之經？何哉？蓋聖人之言遠如天，非探蹟索隱者，豈能知哉？如黃帝《陰符經》者，章纔止一二，字不過於三百，言雖約而旨益遠，文雖簡而意彌深。或以富國安民為修鍊之術，或以強兵戰勝為養攝之方，包羅乎天地，總括乎陰陽，視之無色，聽之無聲，冥冥然熟察其精真？杳杳然莫窮其微妙。自非內外虛朗，表裏玲瓏，能提挈乎天地，把握乎陰陽者，先

剖析而註解之，孰能窺其壺奧，測其涯涘矣？然註此經者，不啻十數家，得聖人之微旨者，唐公一人而已。公諱淳，號金陵道人，不知何代人也。於是乃述己所聞，依聖意而解之，傍引諸書而證之，使後來觀者視其經，則雖至深而至遠，求其註則誠易見而易知。一字所說，如燈之破闇；一言所解，若龜之決疑。非唐公素識有無之源，深窮造化之端，達乎天機，造乎聖域，安能為此耶？邇來瑩然子周至明寔，今之好事者，因遊崆峒，感黃帝故事，慨然有兼善之心，懇求此本，鏤板印行。庶修真者亦得淘真而去偽，入聖而出凡，握陰陽乎掌上，攝日月於胸中，真古人之用心也。求予為序，予欲不言，蓋有美不揚友之臯也。於是援毫而書之，以繼公之好事耳。時正大己丑濩澤孟綽然序。

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金陵道人唐淳注

神仙抱一演道章

夫神者，在目為視，在耳為聽，在舌為言，在鼻則聞香，在手則拳握，在足則行；晝則為想，夜則為夢；呼則來，遣則去；在心為志，言為文章。無質之間，聚散無迹。入則為情狀，出則為虛無；散則宇宙九夷無所不至，隱然則微塵芥子無所不入。存乎丹田，出世為神仙。若昏昧為下鬼而有餘神，散者意，聚者氣，氣行則神行，氣聚則神聚。《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在丹田，氣結為胎。真氣不散，神明自來。故神炁相守，豈不為長生之道？神是炁之子，炁是神之母。《道經》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淳曰：子母相守，神仙之道。施真人曰：神炁若不散，保為長生人也。

仙者，遷也。凡人為神仙，仙字，人傍著山。凡人修鍊，性如山嶽，神氣不動不搖，故人傍著山也。夫神仙二字，得道之人稱也。喻人稱郎字者，為有財寶見之稱也。抱者，包藏之意也。一者，道也。故言抱一者演道章上是也。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觀也。上音官字，下音貫字。仰者觀，俯者觀。觀者，六門之觀想也。釋氏云：攝景歸心謂之觀想。故謂之六門之鎖閉，內不出，外不入，名觀行法。仰者，觀也。觀者，見也。觀見天道，北斗直下，太一真君炁也，名曰太一。陰真君曰：太一含真炁是也。凡書云：畜之為元精，施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太一直下，真一運行；太一直上，北斗直符。斗者為柄，但觀北斗月建，以天道觀正月建，寅道在寅是也。周而復始，運行不絕。一氣升降，日月流行；五星六曜，森羅萬象，無不運行。故曰：五日一候，

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發生萬物，天上天下，仙官人世，胎卵濕化，一根一苗，一枝一葉，一花一子，有情無情，皆受道炁而所產也。故萬物內外莫不是道也。故見天道運行，又觀人道不別於天道也。人道太一兩腎，堂間中黃，上赤下黑，左青右白，其包五行、混元一、點真一之道，名曰太一。太一者，水之宗號。北斗直符者，心之七竅也。日月者，心腎也。人無日月，以心腎為日月；天無心腎，以日月為心腎。五星六曜，五臟六腑。森羅萬象者，是皮毛骨節三萬六千精光神也。《道經》云：不出戶，知天下也。河上公曰：人身喻似天地之用也。又將自己太一運行，日月循環，直得真。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水上火下，五臟百脉生津。氣津液血神自然通流，五行四象八卦萬神自歸大道。百骸九竅自得通靈，手握太一，性命固窮。若是依天道運行，豈不

與天地齊壽矣？故曰：執天之行，盡矣。是故聖人指天道喻人觀天道之運行。執天之行，無不成神仙者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得賊則昌，失則亡。七賢云：五星、五嶽、五臟、五方、五賊，五賊五行之義，洪儒珍重之言，無不包也。淳曰：天地用五行，遞相為剋伐，相生相投也。天之五賊，木、水、金、土、火；地之五賊，金、木、水、火、土。見聖人言天之五賊逆行，陰陽顛倒相返也，地之五賊隨地順行，故人有生死矣。若見天賊，隨天賊而運用，故人只有生而無死也。故曰：見之者昌矣。且見地之五行，金生水之類也；天之五行，則不然也，即水生金也。且見水氣上騰，化為雲在天，天屬金，雲氣上騰至天，故曰：水來生金。子見母，現本形，化為雨也。《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是天道逆行也。且見地之五行，木生火；天之五行，則不然也，火生木

也。在人則為氣，在天則為太陽。真氣發生萬物，則是陽氣入木，枝葉發生，薰蒸萬物，木石皆榮。故曰：

火生木也。豈不是天道乎？故聖人指天之道，要人體天法道，人則不會逆行。若要長生，須行顛倒法。如何是五行顛倒法？但取心火發於腎水，水見火化為氣，其氣上騰至於肺，肺屬金，是水生金也。其水化為金液，此是金液來入肝。肝者，木也。心者，火也。火來生木，肝臟榮

旺，目生光明，其黑白自分明。木得火之性，金得水之情；南方火來生東方木，北方水來生西方金。四象二儀復配入戊己土，故云五行不順行，四象合入中宮，名曰五行顛倒術。太白真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真一子曰：此二十字少則少焉，妙則妙焉，是謂泄天地互用之機。陰真君曰：北方正炁號河車，東方甲乙成金砂，朱雀調運生金華，金華生天地寶。人會此言，合至道

內外，同於天地道，志鍊其精，修為神丹，點化四大，輕舉飛升，豈不為神仙之道乎？故曰：見之者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在心者，五行真炁也。以心為主，動則五行隨之。故曰：五賊在心也。施行於天，則並用其心，須依天道，一切善惡由心造。凡有施為，且合天為道，心有作用，合天之五賊而運用施行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此神仙下手修鍊之處，賢聖匠手，陰陽權柄也。陰陽者，日月也。日為龍，月為虎；日為汞，月為鉛；日為離，月為坎；日為火，月為水；日為陽魂，月為陰魄；日為炁，月為精；日為性，月為命。權握宇宙者，性命在乎手也。我命在我，不在天也，在天為日月，在人為精氣，天以日月運轉，人以精氣運行。呂真人曰：有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魏伯陽《參同契》載歌曰：聖人奪得造化

意，手扶日月安爐裏。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日魂月魄若人識，識者便是神仙子。鍊之餌之千日期，身既無陰那得死。《素問·上古天真論》曰：余聞上古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比天地，無有終始。張夢乾曰：攝乾坤於掌上，聚散三辰；握日月於襟前，捲舒八景。《道德經》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其日月在心腎，其心好動，其神好泄漏其精華。是故聖人制伏心不動，權握腎不泄以至無漏，堅固故身輕，乃長生久視，豈不為神仙下手修鍊之處，心腎相交，精炁逆，萬化生乎身？故曰：神仙作用之機變，下鬼為神仙，救死人為活人，是宇宙在乎手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此是三百字內元，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一十六字是杜光庭加此文理也。淳曰：天發殺機者，秋三月也，西方金

氣生霜，降能殺萬物也。金能剋木，龍蛇入蟄，萬物可殺。《道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龍蛇起陸者，春三月也，萬物發生，天地發陳，龍蛇起陸。秋殺春生，道之理。春泰卦，秋否卦，春生秋殺，天地否泰之義也。

人發殺機，天地返覆。

人發殺機者，莫大於不孝，罪在不赦，故天地返覆也。修殺者運一氣而昇騰，三尸自死，殺滅九蟲，造化金丹，純陽為體，故名殺機。天地返覆者，造化一氣，故令死者返生，故陰陽天地返覆。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天人者，一氣也。合發者，昇騰一陽初動也。萬變者，萬物變化也。定基者，萬物皆炁運動也，名曰定基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法性本一，根性不同也。且甘草甜，黃蘗苦，本即一氣一根，性各差互。人有巧拙之性，可以隱密伏藏。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由此言之，道也稟五行而生，故知五行之性情，各逐五行而用事，皆在隱密伏藏也。《劉子》曰：山狙見巧，終必招殃。山狙者，猿也，善能避箭。楚王出獵，山狙遶樹，王見巧，令養由基射猿。由基欲射，山狙抱樹而啼，知由基善射，莫能避也，必見死也。故曰：因巧招禍，人雖至巧，不能得死者，非天巧也耶？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九竅在心，心有七竅，三毛內隱，二竅藏陰陽之所，一孔為陰，一孔為陽，以為輔弼。帝若乃心王也，故心有九孔也。三要者，耳、目、口也，目可視其色，耳可聽其聲，口可納其味。心之九竅，受其聲色口爽，故令納邪可以動乎？在三要也，目不視邪色，耳不聽邪聲，口不爽邪味，心竅不納邪，可以靜也。老君曰：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夫人分七十五等，上二十五

等，中二十五等，下二十五等。上中下分為九品，上等上品心有九竅，中等上品心有七竅，下等上品心有五孔，至下等下品心實無竅，名曰愚，何異蠢物乎？三要之說，乃防於心，此動靜死生之門戶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火生木者，天道逆行也；木生火者，地道順行也。禍發必剋者，地道順行也，木罰而自焚；天道逆行者，木旺而自榮。夫人身之道，順地之用事，順行則死；用天之道，逆行則生。夫人身為木，自發火心，無明不覺，敗壞其身，及事至禍發必剋，此則愚人也。若夫聖人以身為木，以心為火，焚其源，修鍊其身，暗換形質而成聖人矣。

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姦邪惑心，氣動神散也。時動必潰，神氣離乎身，心潰散也。《老子》曰：以身為國，以精氣為民，民散則國離。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

理也。

遭遇聖人，得傳口訣，知修鍊之法，子午下功，勤而行之，以鍊凡胎濁骨，獲無窮之壽，謂之聖人。

黃帝陰符經注卷上

黃帝陰符經注卷下

金陵道人唐淳注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老子》曰：以身為國，以精氣為民，衆神為萬姓。淳曰：精能養形，氣能養神，精氣神為壯之道也。可能運精鍊形謂之富國，存神保氣謂之安民，聖人外指家邦為喻，以身為國，一身之內，鍊精氣以修大道。老母曰：甘酒珍饌，伐性之戈矛也；姪聲美色，破骨之斧鋸，不覺敗壞其身，故民散國離。演法者，演教法也。章者，明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者，萬物盜天地之氣養形。萬物，人之盜者，人盜萬物養其性命，故立身活形也。人，萬物之盜者，不測萬物情性，返被萬物盜人也。蓋萬物之情性者，鍊穀之法也。

人之所食，不宜大飽。鍊穀之法，五日一候，內使火數鍊穀，如彈上九竅，眼如蜂窠，煅鍊大便退滓之法，太陽如白膏所結也。小便之法，四十九日可以小便中溺出朱砂也。故曰：天地又被萬物之盜，萬物又被人之所盜，人又被萬物盜之。有此三盜，不能出離。人能奪萬物之精氣，運用而鍊穀，腸胃如酥酪，運元氣而絕粒，出離萬物，乃令絕食非也。老母曰：天地盜萬物，盜萬物使人不得常榮盛而有衰朽；萬物盜人，使不得常少壯而有老死也；人盜萬物，使不得常存。有此三盜，皆不覺不知互相盜其精氣，是盜其形也。日日不可闕，乏則飢寒疾病生矣。如盜精氣者，勤而行之，則太和充溢，芳華鬱暢，百脉皆榮，三關流潤矣。故不能善用盜者，返被萬物之盜也。故能善盜其形，賊其精，鍊其氣，以保長生。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盜萬物，萬物盜人，人盜萬物，

皆合宜也，不得過分。如失其此道者，先當伐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食其時，百骸理者，飲食知時，百脉自安；飲食失時，五臟不和，靈物受病，百骸不理也。動其機，萬化安，天機運也。呂真人曰：天機深遠，下手速修猶太遲。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仙之處。楊氏註《難經》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命也。丹田者，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真氣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有神龜，呼吸真氣，非口鼻而呼吸也。口鼻是氣之出入門戶也，丹田為氣之本源，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故曰：胎息，炁也。動其機者，機心也。施真人曰：心為使炁，神養成胎，萬化安者。老母曰：食者非貪飲食，所食者，盜萬物之精炁。蓋形能食其味，神能食其氣也。若以時而食，其形則動，其機以用精，

則萬化安也。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人知有陰陽禍福之神，不知自己身中有出入神也，能為了其生死也。人則知手足舉動之神也，不知天機發動用之至神也，故曰神中神也。人則知口鼻內出入之氣，不知丹田有真一之氣，故曰氣中之氣也。人則知五穀之精，不知本來有真一之精，故曰精中精也。老君曰：精中有精，氣中有氣，神中有神，是我自然之道也。老母曰：人則知祭祀之神，不知自己身有三萬六千道精光神，能為出世之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五行之數，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此是生數。又有成數，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數者，三十輻也。三十輻者，水一，火二，木三，金四，金木水火共十數。土無正形，隨四季而旺，在四方

各五數，四五二十，更加十數，共三十輻，一月之用也。如是之運動也，

天地作數人之氣，此月數之用也。日數者，九九之數，令人從冬至一日數九九八十一日，是太陽之數也。五日一候，十五日一氣，四十五日一節，九十日一季。月有圓缺，萬物生成各有定分，故大小曆皆有定分，聖功生焉，神明出焉。修行之士若依日月之數抽添，運用補接，增加日遠，死途漸至，生路既脫。凡軀修鍊真形，神形俱妙，豈不為神仙乎？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

天地萬物遞相為盜，莫能見之矣，是賊盜天地之機也。天下莫能見者，是盜賊之無色，聽之無聲，搏之無形，呼之無名，故天下莫能見也，莫能知也。窮一炁之造化，觀萬物之發生，故莫能知也。《化書》云：仰寥廓而不見其跡，處虛空而亦無聞神明且不遠，君子常正其心。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明恍惚不可為形象

也。淳曰：恍惚者，有無也。故聖人明有無之源，窮造化之端，修之則形成而有象。故謂之莫能知，莫能見也。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君子小人各正性命也。君子得其性命固窮，其性命恐有無常至，故悟其性、養其命，乃得延年，則長生矣。小人得其性命不能守，皆亡其命、失其性，甘酒淫荒志猛，不固其性命，故曰輕命也。《易》曰：君子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者，外修陰德，內鍊心神，固窮養命，以保性命，乃君子也。凡小人舉止，不合陰陽日月，不顧性命王法，而自稱我強，暗中昧其神道，內無寸真，外行不仁，隔宿無恩，常懷荆棘，天地不容，陰公奪功奪筭，然有壽而殃於子孫。故曰：小人作也，故輕其性命也。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夫強兵戰勝者，百萬人戰十萬人，十人打一人，豈不易強兵戰勝也？君子思而詳之，非兵法也。袁叔真人曰：夫用兵者，雄豪入戰，乃獲其勝。使黃公《三略》，呂望《六韜》，孫子《十三篇》，以少敵多，以寡敵衆，以弱敵強，迴敗作勝，此三兵法也。豈用師衆而敵寡者也？淳曰：聖人將修行喻兵法，可以治亂，直指一心喻夫爭勝，心不動則百邪無所入，性濁則氣亂生路遠矣。心靜則道生，神仙自來。李冲曰：強兵者，大道天師，萬化之主，降魔劍氣。若達此道，貪嗔癡毒，六賊無明，神鬼不祥，妖偽陰魔一齊潰散，獨見至尊。是太古玄道謂之強兵。古聖之立法要降魔治亂，教化天下清靜，豈是銳武強兵，亂役生靈，殺害性命，招冤引業，禍累子孫為強兵戰勝者也？章言孫吳韓白，皆得強兵戰勝之術，凡

攻戰之法，兵強陰謀詭詐，以命煞命，神鬼之行，豈達《陰符》旨趣哉？古聖人旨趣哉？攝養之方，是謂強兵戰勝。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者，淳曰：着其聲色也。聲色兩忘，絕利一源，修行加其十倍，運養固性則能專一。至於精神用師者，使兵也。又師者，兵也，衆也。如此言之，則文理可否，言不合道也。李冲曰：師者，非兵之稱也。大道真一無上，至尊元始之君群士，道教文名，背境向心，觀用師十倍；三反者晝夜，用師萬倍。淳曰：三反者，神氣精也。神反氣，心使神，神使心也。氣返精，精火也，火返下，水上騰。既濟相反，運則度過。尾間通腦後脊骨腎脉之間，上行夾脊、雙關、風府、泥丸、百會穴，明堂、洞房、鼻柱骨，流入丹田，復行神龜尾間，流而不絕，血化為膏，此是神仙般運精氣入泥丸之

處也，則用師萬倍矣。逍遙子曰：一迴滿來一迴舉，便與神仙為伴侶。朗然子曰：有人通得泥丸穴，何必區區鍊大丹。又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徑路此為根。《上生經》曰：其水上湧，遊於梁棟之間者是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機在目者，袁叔真人曰：心者欲之源，目者色之根。目主見，心主知；心苟不知，目不能辨，由此言之耳。淳曰：目見一物，無因不動；心着一物，無所不隨；真心不灰，靈物受病。散蕩真元，蓋不能死於物也。機在目者，其目有漏，黑白不分，神光昏昧，此人有死無生。死於物者，得道之人也。目主見而心不動，神氣運行而精炁不泄，此人有生無死。機在目者，黑白分明，其精無漏，神光自明，機在目也。古云：活水銀養死人，死水銀養活人。水銀在人主精。《醫書》云：心重十二兩，藏精計三合。故靈物在心，其精死而

水銀乾，經云死於物。故曰：死水銀養活人，乃真人也；活水銀養死人，修行之士，精氣不能結，水銀不能乾，此乃死人也。故水銀活則人死也。凡鍊神仙者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本不施恩，合時而運動，真氣昇騰，萬物發生，萬物承天之天恩而長久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陰陽發泄，天地氣交，至精施行，自然有聲，萬物蠢然而生。人之修行無別也，子午下功，陰陽作結成精，坎離氣交，水火既濟，自然有聲。如迅雷烈風者，至精發泄而作其聲，陰消陽純，翱翔雲霄，豈不為神仙？取用合陰陽，皆是至精所作也。老母曰：人修鍊陰陽之炁氤氳，如風之行，如雷之聲，故能通流，淘清去濁，五臟生津，百骸調暢也，真一之道存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至樂性餘者，樂天之道也。靜者，歸

根也。故曰靜廉者道也。樂者，天之性以至於命也。老母曰：外無所求，內無所惑，至樂之道也。至樂最樂也，本性無餘，凡性得至真靜，此則有餘。凡人以子孫歡娛之樂者，非聖人之樂也。非山為靜，非市為鬧，聖人悟性，則養命為靜，得一則為廉。《亢倉子》曰：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窮則意通，靜則神通，此四通之義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曲成萬物，隱密藏機也。故曰至私用之至公者，生成萬類，各得其道也，名曰至公正也，以公正萬物。禽之制在氣。

聖人將飛禽翱翔喻如羽客者，飛禽乘一氣而上青霄，人不如也。人為萬物之靈，不能制伏道德之氣，固窮養命。如善用道德之氣者，如龍換骨，如蛇退皮，如蟬脫殼，人則修鍊換形，飛入大羅，上登雲漢，不亦難乎？以至九天之上，盡是從凡入聖。《玉皇聖語》曰：是以九天上卿、司

命真君抱純粹之精，得混元之氣，方可超凡入聖。修行之士，若將混元之氣修鍊純粹之精，盡成極陽之體而作神仙，豈是難乎？凡有所學不見者，如隔萬里山水之外，大小亦然。明聖人制伏之源，奪天地造化之功。假令水至冬寒而結成冰，非冷之至也，遇朔風乃結。朔風者，北風也。至夏月不畏其熱，畏南風能消其冰，後化為水也。夫人真精要結成丹者，使北方腎氣朔風也。其精結成丹藥，要化真一之精。南方心火，化精為氣，薰蒸四大，純陽流注，人無死生矣。老母曰：飛禽身遊虛空之中者憑其氣，沉人為萬物之靈，能修養鍊自己者，盡成純陽之體，氣遂能入金石而無礙，行日月而無影，豈不能變形證果，御氣遊玄哉？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心貪名利，厚養其家，貪姪好色，廣畜資財，人見為生道，我見是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也。夫人不貪非

利，知分合宜，榮枯待命，自守一心，常懷君子之行，拔危拯苦，不害物命，克己安仁，積精全神，死者，生之根也。生者，死之根。根死即生，生死由根。根者，心與腎也。心生者死，心死則生。心是神之根也，腎是氣之根也，心死則性寂，腎死則命存；心活則性貪，腎活則精漏。切在固守根源，乃得長生久視也。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天地以陰陽二氣恩生於萬物，不知萬物情性反盜天地之氣，故曰：恩生於害也。天施恩害，秋殺春生，故曰：害生於恩也。大小亦同，內外無別。道者，本恩害也。修之則壽長，輕之則命短矣。

愚人以天地文理勝，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勝，人皆觀星象，以文理知吉凶、禍福、存亡、得失之事，故理。聖人全不知自己之生死者，愚人。我以時物文理哲者，但觀一物而知盛衰，見一物而曉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視一物而知大

道，察一物而知吉凶，故能生死在乎掌握。我命在我，反老還少，出生入生，故我以時物文理哲矣。淳曰：略以瑣見導注斯經，然不立章句，且光暢其文云耳。

黃帝陰符經註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1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金元間道士侯善淵撰。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大道無方，窮之彌遠；至真不宰，測之彌深。玄微衆妙，孰可期之？曰《黃帝陰符經》焉。陰者，內著陰靈之性；符者，外契純一之真。至真則上通三要之正，其正則下伏九竅之邪。然則死生之理，其機在目。曰不爲聾瞽，故得觀天之道，神明出焉，是謂執天之行，爰夫經義者，聖功必盡於此矣。

黃帝陰符經注

陰符者，性合純一之道也。

姑射山太玄子侯善淵注

觀天之道，

神變適清陽之炁者是也。

執天之行，盡矣。

德與天通，其機盡於此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五行不順，必賊其命；五神通旺，見

之者自昌。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天之五賊，本在於心，心通五神，施

行於天。

宇宙在乎手，

靈樞運變，如挈天地之機也。

萬化生乎身。

萬神通化，體道為身。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心與天性同德，故為心之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無為，獨立不改；人道相通，以

定其心。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龍蛇亦受天地之性，起陸者，施天地

生殺之機也。

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行誅戮，天覆地反，故天人合發其

機也。

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性與天性契同，善惡變化，无不定

其基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巧拙之性皆從道化，无不伏藏其理。

九竅之邪，

耳不聰而目不明，精之妄施，焉得其

正乎？

在乎三要，

一者太始之元，二者遍昱之通，三者

胎光之凝。三一之政，是謂至道之

要也。

可以動靜。

靜則大道寂然无心，動則神用感而

通玄。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

木中隱火，禍發則灰燼其形；人之有性，无明則自喪其真。

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治身不正，其神散亡。

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知存亡，不失其正，則善養元神，上合虚无之道，是謂聖人之德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因天之生，死因天之殺，生殺之機，本道之至理也。

天地，萬物之盜。

物盜天地，所從其化。

萬物，人之盜。

人盜萬物，所計其生。

人，萬物之盜。

物極自反，復盜於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遞互相盜，自合其宜；天地人倫，自安其分。

故曰：食其時，

故神用不失其節也。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百關之正，動合其機；一真通變，萬

化自安。

人知其神

祈於外化，背失正宗。

而神，不知

本真實有，日用不知。

不神所以神也。

非為外聖，自己天真。

日月有數，

躔度依時，明而合數。

大小有定。

至神通道，定合其宜。

聖功生焉。

元神顯化，至道生焉。

神明出焉。

目无疵病，身外有身。

其道機也，

神明出化，乃盜天地之機也。

天下莫不見，

率化之性皆明，至道之中矣。

莫能知。

日用而不悟其理也。

君子得之固窮，

君子悟之，固親其理。

小人得之輕命。

小人悟之，不專其理，背理頓生，自輕其命矣。

瞽者善聽，

神光不明，善暗其聰

聾者善視。

塞耳不聰，善聾其明。

絕利一源，

不貪外貨，專守一源之道。

用師十倍；

守一无雜，師資十倍之功。

三反晝夜，

神明象帝，至道相通；三一混元，晝夜不失其正。

用師萬倍。

三一晝夜無虧，師資萬倍之功也。

心生於物，

見物情遷，神不居妙。

死於物，

心有所着，轉於生死。

機在目。

目為五神之戶牖，開闔有生死之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

天施惠愛，不以仁恩；物之從化，而大恩生矣。

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怒雲暴風，无不蠢然，承天地大恩而生矣。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天施惠愛，物性至樂有餘，靜則靜安常道之中，廉則廉用神變之至也。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之玄德无私，故能成其私者，无用在於此，故能至其公矣。

禽之制在炁。

神真羽化承天地正炁者哉？

生者，死之根；

入生之死，迺出生之生也。

死者，生之根。

入死之生，迺出生之死也。

恩生於害，

道施恩德，物性為害，害及恩生，則

福兮禍所伏。

害生於恩。

物性從化，承德之恩，恩及害生，則禍兮福所倚。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以，用也，文，善美也。若人用天地善美之理，理，猶正也。正達无為，妙通玄化，從凡入聖，是謂至真。

我以時物文理哲。

叡執者以用時物，善正其哲，哲猶智也，然聖用時物焉，入其機，未嘗至於聖矣。

人以虞愚，我以不虞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2 黃帝陰符經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注。南宋末名儒俞琰撰。書出於元至正八年（1348），俞琰已去世。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序

蘇爲澗右甲郡，士林先輩，盛德如石澗翁者遠矣，今難其人矣。翁平生讀《易》有見有得，故能守恬淡，不炫耀，壽考以終。是經所解，發明朱夫子所未盡言者，使夫子復起，不易之矣。況繼志如子玉，力學如孫楨。天之報施，固未艾也。子玉以是示予，俾序篇端。予焉敢僭，披誦累日，感歎滋深，敬書數語以酬之，亦故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耳。予老矣，言之豈足孚於人

哉？言之豈足孚於人哉？至正八年十月望日眉山師餘敬書。

黃帝陰符經注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解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自然而然者，天之道也。左旋右轉而晝夜弗停者，天之行也。《中庸》云：誠者，天之道。又云：至誠無息，誠則真實無妄而純乎天理之自然也，無息則瞬有養息，有存而須臾不間斷也。人能觀天之道而存其誠，執天之行而自強不息，則與天為徒矣。盡矣云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八字言簡意盡，而無以加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五賊，五行也。朱紫陽曰：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即其反而言之曰五賊。愚謂天之五行，水、火、木、金、土是也；人之五行，視、聽、言、貌、思是也。天之五行在天，可得而見；人之五行在心，可得而見乎？人能見其所

易見，又能見其所難見，則無所不見矣。故曰：見之者昌。何以謂之在心？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貌思恭，而心之官則思也。何以謂之？施行於天，風、雨、暘、寒、燠是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人能動其機以奪天地之機，則天地之造化在我矣。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邵康節《觀易吟》云：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即在人。此之謂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曰：天性，人也。機動於中，人之心也。故曰：人心，機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人能立其誠而不為人欲之所移，則天者定而人亦定矣。故曰：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

隕伏。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天發殺機於上，則龍蛇應之而起陸；地發殺機於下，則星辰應之而隕伏；人發殺機於中，則上下皆應之而天地反覆。權謀知術之士知此理，則譬以恒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修鍊之士知此理，則以首為天，腹為地，心為人，其法潛神於內，馭呼吸之往來，上至泥丸，下至命門，使五行顛倒運於其中，降則金水合處而與土俱降，升則木火為侶而與土俱升，上下往來，無窮無已，是為吾身之天地反覆。二家之說，雖各言其志，理則暗合。蓋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而其理一也。不然，此書何以謂之《陰符》？愚觀《老子》之書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修鍊也。又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又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蓋亦兼言治道，不專言修鍊之一端也。如《子華子》、

《關尹子》、《文子》、《列子》、《莊子》皆然。或者執於一偏而專言其一，謬矣。詹谷注此經，乃以御女採戰之穢術為強兵戰勝，則又謬之甚焉者也。

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之機與人心之機相應，其動也，彼此相符，是為天人合發。天人合發之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知其機而不妄動，則萬化之本定矣。故曰：天人合發，萬化定基。修鍊者知此天人合發之機，遂於中夜靜坐，凝神聚氣於丹田片餉之間，神入氣中，氣與神合，則寂然不動，逮夫亥之末、子之初，天地之氣至則急採之，未至則虛以待之，不敢為之先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有知有愚，故其性巧拙不同。若夫大知若愚，大巧若拙，則其性伏藏於內而弗為人所窺。故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邪即人欲。人欲熾則天理滅，此君子所以防閑其邪也。竅有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君子動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動而誠也。靜則無視無聽，而謹窒其兌，靜而誠也。君子動亦誠，靜亦誠，動靜皆誠，無往不可。故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火生木中，火發則木為之焚。故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國中，姦動則國為之破。故曰：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修鍊之法，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安則火無炎上之患，猶木雖藏火，而不為火所克也。閑其邪而存其誠，則猶國雖藏姦，而不為姦所潰也。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有春雨之發生，則有秋霜之肅殺，此乃天道之當然，理之自然而然者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

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養萬物，亦害萬物，故曰：萬物，人之盜；萬物養人，亦害人，故曰：人，萬物之盜。不言其養而言其害，蓋亦即其反者而言之也。若夫三者各得其宜，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故曰：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時謂天地之時。吾能食其時，而與天地合，則百骸理。機謂人心之機。吾能動其機，而與天地合，則吾身之萬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陰陽不測之謂。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非世俗所謂靈怪也。愚者燭理不明，而惑於靈怪奇詭之說，則謂之神。若夫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則習以為常，乃謂之不神。抑孰知不神之所以神哉？愚嘗聞之隱者云：天虛空而其

狀與雞卵相似，地局定於天中，則如雞卵中黃。地之上下四圍、蓋皆虛，空而虛空處即天也。地所以懸於虛空而亘古不墜者，天行於外，晝夜旋轉，而無一息停也。天北高南下而斜轉，故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黃道周匝於天腹，日月則行於虛空之中，而晝夜不離黃道。《隋書》謂：日入水中。妄也。

水由地中，行不離乎地。地之四表皆天，安得有水？謂水浮天載地，尤妄也。冬至之日，晝則近南極而行在天之南方，而陽氣去人甚遠，故寒夜則潛於地底之虛空處，而陽氣正在人之足下，所以井泉溫；夏至之日，晝則近北極而行正在人之頂上，而陽氣直射於下，故熱夜則潛於地外，在北方之虛空處，而陽氣不在地底，所以井泉冷。萬物春而生，夏而長，由地底太陽之氣自下而蒸上也。秋而收，冬而藏，由太陽之氣去地底以漸而遠也。此理昭然，而昧者自不知耳。至如鳥獸蟲魚，胎生卵生，

濕生化生之殊，草木之開花結實，白者白，紅者紅，大者大，小者小，百姓莫不見其然而皆不知其所以然。故曰：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其神矣乎。日月之運行，一寒一暑，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厥亦神矣。非聖人其孰能明之？神而明之，其功蓋在於聖人也。夫日一日行一度，一期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周天。月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八日而周天，則又行兩日乃與日會而合朔；二十七日而周天，則又行三日乃與日會而合朔。故曰：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人慮百姓不知日月之有數而春耕秋穫之失時也，遂為之治曆明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凡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而為一章，則至朔必同日，其數蓋一定而不可易也。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而其功如此，使百

姓咸知日月之神，而其理昭然如此。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機之未發也，隱而不露，孰能見？孰能知？故謂之盜機。是機也，君子得之以固躬，君子知命而不妄動也；小人得之以輕命，小人不知命而妄動也。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目無所見，而其耳善聽；聾者耳無所聞，而其目善視，一而專也。學道之士，有能絕去利欲之私而用志不分，則其功用十倍於衆矣，人苦不自反耳。若能謹守耳、目、口之三要，而晝夜存其誠，則其功用又萬倍於衆矣。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動，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忘返，是死於物也。心者神之舍，目者神之牖。目之所至，心亦至焉，其機蓋在於目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於物也，任其自然，雖謂之無恩可也。至於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普天之下蠢動含靈，咸被其澤，豈非無恩之中而有天恩乎？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知者樂，樂則知命而無所憂，故其性有餘，裕而不迫；仁者靜，靜則定而無所欲，故其性廉潔而不貪。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天道至公而無私也。人但見一物之生，一物之長，遂以為天之至私，而不思日月所照，雨露所及。凡飛潛動植之類，莫不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此則天之至公也，天曷嘗獨私於一物哉？

禽之制在氣。

春則倉庚鳴，孰使之鳴？秋則鴻雁來，孰使之來？禽之制在氣故也。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謂萬物之動，動極則復靜，是生者

死之根也；死謂萬物之靜，靜極則復動，是死者生之根也。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有秋冬之收藏，則有春夏之生長；有春夏之敷榮，則有秋冬之凋落。故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聖則不可得而測也。既以為不可測，則不復窮其理。雖以之為聖，不知其所以聖也。我以時物文理哲，哲則可得而知也。知者窮其理以致其知，則天地雖聖，吾亦得而測之，況時物乎？夫時物之文理，即天地之文理也。不知天之文但觀天之時宜，不知地之理但察地之物情，何必索之高遠哉？終篇又有百餘字，或以為注文，或以為本文，如云：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謂天地間陽盛則勝陰，陰盛則勝陽，如水之浸物，蓋以漸也。朱紫陽雖以為注文而不解注，然答門人之問，則深取其說，愚故併及之。

黃帝陰符經注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3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

經名：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
元明間道士王玠（字道淵）撰。
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
洞真部玉訣類。

黃帝陰符經注解序

天法人，人法天，陰符之所以作也。昔黃帝慕道懇切，故往崆峒山拜廣成子而問至道，授以返還長生之訣；後於峨嵋山又拜皇人，授以五芽三一之文，祕而修之而登上仙。憂道後世恐失其真，遂述《陰符經》三篇，分爲上中下，以按三才而明精氣神，各有極趣之妙。又恐人不知返還之理，故首言以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所以爲《陰符經》三篇之綱目。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

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理。知其理，採鉛汞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經中所謂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此又示人以修真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次則用抽添工夫而不可間斷。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氣全，三要神全。收視則神真，返聽則精真，緘言則氣真。了此三全三真，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煅煉，結成金胎，十月工足，陰盡陽純，當此時，脫胎神化，變現無方，超出生死之外，永爲金剛不壞之身，此所以爲還丹者也。余謂是經文簡而意奧。或有不明其說者，看於傍求而外其道，于是乎不愧僭狂之罪，將先師所授祕訣遂逐段釋其文意，而又述頌總證，剖露玄機，以俟後之同志，非敢爲是，可以爲初學者一助云爾。混然子王道淵序。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上

南昌脩江混然子王道淵注

夫陰符者，一陰一陽之謂也。太極未判之始，溟溟泮泮，遼廓無光，純一陰炁而已。陰因之極，一陽生於中，便分奇偶。陽動陰靜，兩儀判焉。人生其中，三才立焉。三才既立，萬物生焉。生萬物者道也，成至道者人也。聖人所以建天地，施德化，修性命，定人物，此《陰符》所以作也。以世法言，萬物皆有形曰陰，萬物皆有性命曰符，萬物皆有自然之道曰經；以道用言，人之四大一身皆屬陰，唯一點祖炁居天心屬陽，是曰命蒂，性與命合曰符。符者，契合也。分開兩箇，勘合渾淪，陰符二字，身心也，性情也，水火也，神氣也，鉛汞也，龍虎也，動靜也，乃為修丹之根本，養道之淵宗。凡作丹妙用，每遇日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外則運陽火於東南而復退陰符於西

北，存北方不行，正萬物藏形之時也。於此時含光內燭真氣薰蒸片餉之間，混融磅礴，陰氣消化，陽氣日新，此立成丹基之胎，久久純熟，自然精氣輕清如熱雲旋轉。華池津液脈絡之來，澆灌靈根，結成還丹，是謂陰符之道也。經之為言，徑也，人共行之徑路也。《丹經》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到長安。頌曰：太極未分渾是陰，一陽動處見天心。陽舒陰慘相符合，大道生生德化深。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者，仰觀於天也，仰見其天道日月運行，風雲變化，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雨澤，一暑一寒，一來一往，此天道運化以行、鬼神所以生物之大功也。至如在天星象，北辰居其中，寂然不動而衆星拱之，隨斗標晝夜，旋轉週天，此天向一中分造化也。北斗屬水，水得六數，何以有七星？南斗屬火，火得七數，何以有六星？此水火互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

人見天道如此，返求於身，觀之我身即天地，故執天以行之也。人之一呼一吸，即乾坤闔闢也。水上昇，火下降，即日月運行也。鼓吾身之橐籥，即風雲變化也。吸神觀心，鍊精化氣，逆上泥丸，即鼓之以雷霆也。浩氣冲虛，神水流注，即潤之以雨澤也。進陽火，退陰符，即一暑一寒，一來一往也。此執大化運行於身，無不與天道同也。密戶之左，生門之右，中虛一竅，空玄不動，萬神朝會之宗，即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天一生水，從地而升；地二生火，從天而降。水中藏火，火中藏水，即北斗屬水而七星，南斗屬火而六星，丹家所謂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是也。學人能知此數說，不可着在文字上猜度，要明未畫已前造化此箇微意，當求真師口訣而後可知夫修丹之道，一要明鼎器端的，二要攢簇藥物真全，三要運符火烹鍊得法。戒定性智，絕利清源，行住坐卧，綿綿若存。如此勤而修之，未有

不成道者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丹經》云：一馬自隨天變化，六龍長駕日循環。張紫陽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搏烏兔免藥來烹。邵子故曰：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豈不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哉？頌曰：觀天之道運無窮，故執樞機合聖功。顛倒這些消息子，乾坤都入黍珠中。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

五賊者，乃五行之氣也。在天地為水、火、木、金、土，在人為心、肝、脾、肺、腎，又為精、神、魂、魄、意，又為眼、耳、鼻、舌、身。人之一點元靈，父母未生已前甚是分明，始因父母生我之形，此靈入竅，被形所梏。人為赤子之時，性無不善，蓋因年漸長成，習染各異，眼、耳、鼻、舌被色、聲、香、味所觸，而心貪愛，意馬馳騁。于是流浪苦海愛河，迷亂真性，

耗其靈根，失其至寶。此所以被五賊所害，世人不得真道者為此也。尹真人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正謂此也。學人若能勘破浮華幻相皆非我有，唯一靈真性是我本來面目，從今去不被幻軀所役，把已往貪愛之心盡底掀翻，但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動靜之間，以性為主。人以五賊為家臣，君無為而正信於內，臣有為而營運於外，內外合心，君臣混一，自然三花聚鼎，五炁朝元，異骨成親，欣樂太平。《金剛經》云：凡所有相即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豈不是天有五賊而見之者昌歟？了真子曰：酒是良朋伴是花，嶺頭時駕紫河車。可憐金虎一聲嘯，吹散青天五彩霞。豈不是五賊在心施行于天者乎？學人宜於此詳味。頌曰：五行之氣結成形，罩却生前一點靈。五賊若能歸主宰，施天自有道光明。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以道用言，有道之人一心能制五賊。

遇五賊攻心，我則把定三關，天機不動，外施金母之功，簇三千六百正氣，回七十二侯之要津，行道一息，能奪一年之節候。是以昇陽施化，出古超今，皆在吾掌握之中矣。古人所謂：我命在我，不在於天。天地小我，我大天地。皇天不遠，大藥非遙。誠哉，言也。若得真傳口訣，運行符火于一身，如取囊中物爾。靜則為金丹，動則為霹靂。以世法言，一君正位，萬臣咸歸，則天下山河人民賦貢莫不皆奉其主，所有衣冠禮樂刑法制度莫不皆由君出。道用與世法即同一體，且如天下清平，人民樂化，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用文而偃其武也。忽遇寇賊生發，便當建侯行師而討平之，用武而後其文也。魏伯陽故曰：首尾武，中間文。老子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豈不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哉？頌曰：有道之人固本源，經天緯地量玄玄。一拳握定陰陽領，運化風威遍大千。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賦命於人謂之性，人心發用謂之機。性即天也，心即性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明天之性，執天之行，運心之機。夫立天之道者，一陰一陽也。定人之道者，一仁一義也。以世法言，天生於人，唯人得其全，體道必假人以行之。天性妙理，無非在於人心，心所以能包含天理。一動一靜，分明發露天之機也。聖人大觀天下，以謂人人同體，箇箇同真，于是制言行，施教化，立天道，定人倫，布告天下，使人人知其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三綱五常之理，率性修道，盡敬其身。《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也。以道用言，天性常主於靜，人心常欲於動。靜則養性，動則復命。復命曰常，返常合道，是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老子》曰：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孔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如斯之謂也。頌曰：天性人心理一同，機關動靜道相通，乾坤上下君臣合，萬國民安樂歲豐。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鍾秀而生謂之人。天地人三才而各有機，天以斗為機，地以雷為機，人以心為機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者，此謂乾坤運化，斗柄推遷，晝夜不停其機，諸星宿隨其旋轉，此陰陽造化自然之理也。夫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諸星宿皆有行其度次，至如行此一度已滿，必移過別宮度，而行之餘度亦然。是以滿而必至於反，反而必復於初，此氣數反常合道之理也。地發殺機，龍蛇起陸者，此言地道厚載，龍蛇蟄藏，時因陰極而陽生於下，陽漸長而壯，雷動發聲，從地而起，龍蛇聞雷之聲乘

陽而起，此所以地發殺機，龍蛇起於陸也。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者，此謂覆即復也。三才之中，唯人最靈，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審地之理，法地之用，夫惟用是用，返本還元以復之，效天地之道以修其真也。天之星宿，即我身之斗柄也；地之龍蛇，即我身之水火也。凡作丹之用，不過斡天罡而旋轉斗柄，顛倒陰陽而既濟水火。當鉛見癸生之時，便以神呼氣歸鼎握固天罡以旋斗標，此法天機，移星易宿也。流戊土而化火，逼逐金精逆上泥丸，此法地機，龍蛇起陸也。乾坤交姤之罷，一氣流通，直入黃庭而止，產箇驪珠似月之圓，發真火煅煉結成金丹，此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也。張紫陽所謂：捉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由心。《丹經》云：人心若與天心合，顛倒陰陽只片時。《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譚景昇《化書》所言：得天地

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復。正謂此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者，天乃指性而言也，人乃指命而言也。總而言之，作丹有時，時至神知。當此時採取，則藥物應機，施工一息之頃，能定萬化之基，只用半箇時辰而得還丹。《度人經》乃曰：璇璣玉衡一時停輪，河海靜默，山嶽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土皆作碧玉，無有異色，豈非天人合發而萬化定基者乎？頌曰：旋斗歷箕回五常，龍蛇起陸會乾陽。半時反覆施刑德，萬化都歸一粟藏。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人之一點真靈謂之性，百事通曉謂之巧，諸般不能謂之拙。所以巧者多智，拙者多愚。此二者過猶不及，皆不得其中庸之道，正孔子所謂智者過之，愚者不及。蓋為人生於天地之間，風土不同，稟受自異，故氣質有差耳。是以性有巧有拙，聖人

故於此示人得其巧者不可逞於巧，得其拙者不可縱於貪。巧與拙可以伏藏於心，自然復於本性而不妄矣。苟有不藏於心，巧者弄於巧，拙者妄於貪，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者也。《老子》曰：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絕聖棄智，絕巧棄利，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豈不是伏藏者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者，此言九竅，人之首有九宮，乃曰九竅本來天性於泥丸所居，故曰性門，又曰髓海。髓海滿而精神全暢，髓海消而精神耗竭。首之九宮，其名不一，今略言之。泥丸之宮為百關總會之穴，乃萬神朝集之宮。諸星森羅，日月運轉，無非於此處。撥動機關而旋斗柄，此人法天，地合象。如此，凡人性於日用之間，下連於心，心有七孔二毛，亦曰九竅，以應上天北斗七星左轉右弼，此乃有象之心。若言天心在人身，天地正中，混洞空玄，實無形象，聖父聖母所付一點真陽之

氣居此天心，是為元始祖劫性君寄體于此。陽得九數，故乾元用九。是為九竅合之為一，散之則九，所以人心一念動處，北辰即知。是故聖人於此經中垂戒學人，平日二六時中可以虛心靜性，保氣惜精，凡遇邪攻九竅，便當運三要以復之。夫惟三要，有內三要，有外三要。內之三要者，精氣神也。外三要者，眼耳口也。眼為神之門，耳為精之門，口為氣之門。視之不息則神從眼漏，聽之不息則精從耳漏，言之不息則氣從口漏，逐於外而失於內，心為形役，是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也。若能收其視，返其聽，緘其言，當施工發越之際，牢閉三關，飛意存神於兩腎，中根鍊精化氣，上補泥丸以腦，腦補完而金液生，鍊炁下化於神，神復全而真火旺，發神火以鍊虛，虛室受陽而生白，結成靈胎，神明開慧，此鍊還丹真工夫也。須用口傳心授大要，識時通變，當靜以養性，當動以修命，性命雙修，吾道長存，豈非

可以動靜者耶？魏伯陽曰：眼、耳、口三寶固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即經中所謂三返盡夜，用師萬倍是也，頌曰：巧拙都忘遠客塵，回光返聽內全神。三般大藥燒成寶，占斷陽臺一段春。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其動必潰。知之修鍊，是謂聖人。火之為言忿也，姦之為言慾也。所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剋者，以俗人言之，凡因事觸心即生忿，火性上炎，神怒氣發，與人鬥爭，却不知離中之神，被無明火盡焚之矣。姦生於國，其動必潰者，此言國猶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神領在心，情慾交蔽，陽即下奔，動之必潰，却不知坎內真精被姦盡潰之矣。如是之人直至死而後已，豈知修鍊者哉？是以聖人明天地陰陽符候之理，反求於身行之。木旺則火生，金旺則水生。卯酉二八之月，宜當沐浴。凡遇火生於木，則當存性而懲忿也，故禍發而必剋；當姦生於國，我則閉門而

室慾也，流意回坤，故動之而必潰。尹真人故曰：惟其來于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易卦》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所以知之修鍊，是謂聖人也矣。頌曰：野戰防危要識時，龍爭虎鬥兩奔馳。片時風掃浮雲盡，露出蟾光一片輝。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上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中

南昌脩江混然子王道淵注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以世法言，天生陽也，天殺陰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一生一殺之謂理。天生於春，萬物發生於陽，天之仁也；天殺於秋，萬物收斂於陰，天之義也。陰陽消長，道之理也。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理於心，以無為而化天下之民，聖人之仁也；以五刑而齊天下之法，聖人之義也。仁義體用，聖人之道也。以道用言，凡遇身中冬至之時，則當閉關靜定，飛意化火，鍊精為氣，督進陽火，從太玄宮提上南宮，此天生之理也。至此已往陽極而虧，故一陰生于五陽之下，則當斂陽而退陰符。從玉山上京下重樓，送至坤位而止，發武火煅煉，烹陰為陽，此天殺之理也。運用一身，綿綿若存，豈不是道之理也？邵子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

處躡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如斯之謂也。頌曰：陽龍陰虎兩盤旋，生殺天機理自然。鍊出一丸真種子，壺中春滿道綿綿。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天地，萬物之盜者，此謂天地生萬物，萬物之性命，莫不由乎陰陽運化結成其形。舉心動念處，天地皆知。作其善者，鬼神護佑；作其惡者，雷霆典刑，此天地所以萬物也。萬物，人之盜者，此言萬物之生與人並作，人身之內生八萬四千蟲，今略言之，內則五臟被蟻蚋所食，外則皮膚被蚤蟲所攻。譚景昇《化書》所謂：蟻叮者，腹中之蟲也。搏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此萬物所以盜人也。人，萬物之盜者，此言人為萬物至靈，一心包含萬物之理，師天地而知運化，師蜘蛛而結網罟，師蜜蜂而立君臣，師拱鼠而製禮，師鳴鳳而作樂，師螻蟻而設兵陣。聖人能取萬物之理以致一身，此人所

以盜萬物也。總而言之，天地人物之生，皆在大化之中，形形相盜，物物相欺，無非陰陽五行之氣使之而然也。唯有道者了明三盜，超出陰陽之外，則無三尸所盜之害也。學者宜玩味焉。頌曰：天地人同萬物生，一家一竅各含靈。形形相盜陰陽化，悟者超凡入太清。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有道之人一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被形縛，但密行符火以鍊形神，神凝氣結，是謂金丹大藥自能殺滅三尸之蟲，既得三盜絕滅，自然三才安矣。邵子所謂：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張紫陽故曰：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神全不思睡，氣全不思食，精全不思慾，工夫至此，何患乎三才不安矣？頌曰：三盜三才備一身，心君轉物各歸根。乾坤定位邪魔伏，萬國清平荷聖恩。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此又承上云三才既安之義，於此故曰：食其時，百骸理者，此言學人平日大要，調和五臟，飲食不可失其時。苟無失其時，則通身三百六十骨節血氣周流，無處不暢，而病患自不生。既得其身體康泰，可以棲神抱氣，常住中田，依時取華池玉液之漿澆灌靈根，其苗自秀。《老子》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是也。動其機，萬化安者，此言遇一陽初動之時，便當轉斗柄之機以復之，行道一次則通身萬神暢快。純陽真人《金丹詩》曰：獨處乾坤大象中，從頭歷歷運元功。縱橫北斗心機巧，顛倒南辰膽氣雄。鬼哭神哀金鼎裂，雞飛犬化玉爐空。云何俗子尋常覓，大道希夷妙莫窮。《丹經》曰：子細思量是妙哉，朝朝自勸紫霞杯。若將地魄精擒縛，自有天魂祝壽來。此之謂也。頌曰：修真飲食要調停，一氣冲和五臟清。

金液鍊形神火煅，通身毫孔放光明。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之為言靈也，性也。人之靈性，虛明無象。在父母未生已前，不有其始；居父母已生之後，不有其終。至靈至聖，至幽至微，包含衆體，總廓萬靈，不生不滅，不方不圓。白紫清真人故曰：此神不是思慮神，乃與元始相比肩是也。此一節言學人平日修養工夫先以明性為主，心地之中常宜清靜，不可容一毫私欲罣礙於心，亦不可着相求玄。若纔舉箇意思，神便不是神了。經曰：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此神全體之妙在乎心空無物，淵默含真，與太虛同其體，與日月同其明。凡應事接物之間，以性隨機，轉應自然，三界圓通，此所以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張真人曰：視之不可見其形，及至呼之又却膺。《金剛經》云：世人以色相求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斯言盡矣。頌曰：一點元靈是至神，神知神處便

非真。人能了悟神虛體，朗朗真空不掛雲。

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此承上云明性之體，於此故發明修命之用。既得性住，必復命關。若能性命雙修，方得形神俱妙。夫修命之訣，學人可以觀天之道，日月運行而有冬夏二至，陰陽停半而有卯酉二分，積日成月，積月成歲，是以日月有數而小大有定。豈不聞日屬陽，月屬陰，月本無光，借日之光。每月晦朔，太陰與太陽同宮交會，月至此時黑而無光；月自初二初三離日漸遠，日射光於月，生明而小，魂漸長魄漸消；至初八日夜，光平上一半，乃曰上弦；自此已往，至十五日夜，月與日相望，光明圓滿而大，至此魂極而魄生；十六、七日以下，魄長魂消，月光漸減；至二十三日夜，光平下一半，乃曰下弦；自此退至三十日夜，月光盡而又還晦矣。周而復始，循環無窮，此天道運化自

然而然，是以大修行人體此之理，運周天火候於一身。所言日月者，精神也，水火也，鉛汞也，性情也。當作丹之時，以神合氣，主固於內，飛神出在寅方，至申時進火，如日射光於月，漸漸生明而壯；流精化氣，直入泥丸，如月與日對望，繼此陰生，用《青女傳》言，退符下入坤宮，日月合璧，結成還丹，丹始結而小，功深漸養而大，故謂日月有數，小大有定也。勤採勤收，時烹刻鍊，真胎鬱秀，智慧開通，故曰：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頌曰：日月週天數往來，功施梵氣結靈胎。從微至著神超聖，火裏栽蓮朵朵開。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此承上云運行日月於一身，故得聖功生而神明出，於此故云：其盜機也者，此箇盜字非世人竊盜之盜，乃運周天符火之法，一息工夫能奪天地一年造化。《丹經》云：五行順行，虎向水中生；五行顛倒，龍從火

裏出。行此道者，天地不能拘，甲子管不得，是以大修行入乃天地外一賊爾。張紫陽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豈非其盜機也哉？這箇盜機至簡至易，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以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君子之人得之，謙恭退隱，抱朴存真；絕聰棄智，惟德為身；損之又損，混俗同塵；來者即應，無喜無嗔。未嘗顯己之有道，此所以得之固躬也。《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又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是也。小人之人若得此道，便要逞弄，不能伏藏，自是自大，自顯自長，自伐自矜，欺人侮法，全無忌憚，薄德薄行，人皆忌之。如是之人，未有不陷於害而輕於命，如龐涓之流是也。經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強梁者不得其死。孔子故曰：小人反中庸，小人無忌憚也。豈虛言哉？學人宜於此詳察。頌曰：燒山符子盜天機，大

象希形道隱微。君子得之身退守，
小人一得便胡為。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中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下

南昌脩江混然子王道淵注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
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者，無目之稱；聾者，不聽之謂。
以世法言，人雖兩目皆瞽，耳却善能
於聽；兩耳雖聾，眼却善能於視。
此謂世人貪心不止，隨竅所漏，逐於
外而失於內，此乃凡夫之人貪着其
事，故設此喻以為學者之戒。今以
道用言，大修行人聖智圓通，神機無
礙，眼亦能聽，耳亦能視，吁，夫視聽
之妙，非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
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
誠性為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
得其虛靈不昧，終不及行武鍊之工
夫，故云用師十倍之力也，乃形容修
性之工夫。縱得寂然不動，猶屬陰
神，豈若修命三返晝夜而有回陽換
骨之妙乎？其三返有二說：外三返
乃眼、耳、口，內三返乃精、氣、神也。

二六時中，外則回眼光，凝耳韻，緘
口氣，晝夜返顧於中，不可須臾間
隔；內則混成三寶，不可蹉過天機，
當鉛見癸生之時，便當懸黍珠於空
玄之中，握固不動，飛神沉下海底，
鍊精化氣，迫逐度上南宮，補離作
乾，繼此已往，鍊氣化神，直下黃庭
而止，巽門雙開，大火煅鍊，片餉之
間，鍊神還虛。虛空朗朗，復其性
初，此乃性命雙修之道。《度人經》
云：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
靈，萬氣齊仙。《丹經》云：不刻時
中分子午，無爻卦內定乾坤。是以
行道一次，則諸天遙唱，萬帝設禮。
修丹之力，其功莫大。三返晝夜，得
非用師萬倍者乎？頌曰：瞽聽聾視
妙心通，絕利清源十倍功。大藥三
般返晝夜，神施萬化道無窮。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以世法言，衆人之心被形所役，終日
業識紛紜，一心未嘗離物。心生於
物，即死於物矣，其機在於兩目。凡
物現前目必先見，見愛動心，意識外

逐，日積月增，作下死根，莫非皆從眼界之漏也。《老子》曰：人之生，動之死地。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心難制伏者，因機在目也。以道用言，大修行人端心清靜，唯道為身。凡遇心生於物之時，舉六通力，放大金光，照無極世界，運北斗南辰以復之，是得物死而我道興隆，其機實在於天目流意提吸回旋之妙也。此須口傳，未敢顯露。川老註《金剛經》云：金剛腳踏地，旛竿頭指天。要知端的處，北斗面南看是也。頌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應分明在目中。十轉回靈歸竅妙，神凝氣住道興隆。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者，此言天以生物為心，四時運化是自然之理，豈有意施恩哉？蓋因萬物之生，妖正並作，妖反害於正，是不得已大恩生焉。故用雷霆以申其令，揚烈風而播其威，使萬物畏伏皈正。其有妖

物不改過者，雷霆滅其形，風刀碎其體，去一害而安衆。天威昭鑒，豈容其私？此天無恩而大恩所以生，大恩生而迅雷烈風莫不蠢然神妙鼓舞而作，頃刻遍滿虛空，變化不可測也。聖人亦體天道而行，以安天下之民。民淳樂化，無恩可施，其或有悖逆為民害者，不得已建侯行師，陳甲兵以伐之，去一暴而安善良。亦如迅雷烈風，振其威嚴，示之強梗，順於正命，此聖人無恩而大恩所以生焉。此皆以世法釋，若以道用言，修丹之功亦同此理。當其心空性靜之時，形忘物忘，亦無恩可施。因其有陰陽二氣，動靜不常而有分合之兆。時遇陰魔侵犯，我則正位中原，飛神攝召，陽雷電母，擲火奮迅，回烈風掃蕩中山之陰。一息冥情，莫不蠢然暢然而若醉，此大恩生而施造化之功，結成還丹之妙也如此。頌曰：天本無恩恩大生，冲虛二氣怒流行。雷轟風烈蠢然作，造化由來不順情。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神全也。至靜者，精全也。此所謂神全不生忿，性樂有餘裕矣。精全不思慾，性靜有廉潔矣。老君授于吉太平之要，曰：夫人天付之神，地付之精，中和付之氣。人能寶精去欲，固氣愛神，內則身得長生，外則國致太平。況有諸內必形於外，了性則身清靜，了命則丹圓成。性命雙全，自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也。天之至私，用之至公者，此言天與萬物，唯天得其造化之大，以其不自生，是以能長且久，故能成其私，此天所以得之至私也。及其發用，大運流行，無物不被其澤，此天所以用之至公也。聖人體天道而修真，比之衆人，而亦得之至私。及其用於事也，無一夫不被其德，豈不至公乎？禽之制在氣者，此設喻之辭。禽即心也，神也，火也，南方朱雀也，此警示學人大要專心制氣，以氣為藥物，以神為符火，採取依時，烹鍊

合法，自然陰氣化為陽氣，識神化為真人，混融一片，骨換身輕，如禽鳥翱翔太空，皆得制氣之理，故仙人號曰羽客。施肩吾曰：氣是添年藥，心為使氣神。能知行氣主，便是得仙人。此之謂也。頌曰：氣固神和樂有餘。虚心清儉養真軀。丹成自與天長久，身若禽飛上太虛。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此四者，陰陽反復，彼此對待之理，有生即死，有死即生，有恩即害，有害即恩，此氣數之然也。以衆人言，貪生之厚，心被物迷，即造下死之根矣。若能死心守分，絕利清源，即得生之根矣。古人所謂：貪他的着他的，失便宜得便宜。是以聖人於此覺照分明。凡心生於物，心即死之；心既能死，道即生之。尹喜真人故曰：聞道於朝，死心於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老子》曰：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夫何故我得彼失乃得生，彼得我失乃入死？學者可不慎歟？恩生於害，害生於恩者，此言恩中有害，害中有恩，正《道德經》所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文始經》亦曰：天下之理，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此理屬於事而言不聞。譚景昇《化書》云乎：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由為爭奪之漸，即為死亡之基。此皆世法釋，若以道用言，道由魔顯，魔因道化。當性天雲起之時，我則登引群真，轉輪而復禮，豈不是恩生於害乎？苦海波翻之際，我則昇玄同化而歸尊，豈不是害生於恩乎？頌曰：心生有欲死之根，心死無為道自存。恩若妄施招禍害，害窮仍復見於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言愚蠢之愚，蓋為有等。學人因

聰明所障，被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窮究自身天地造化之理，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以此為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為愚人也。我以時物文理哲者，此謂有道之人能大觀天地，以四時之文、萬物之理總歸我身，明徹為哲。如犧皇仰觀俯察，旁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造書契。又如黃帝之廣參，孔聖之多學，豈非由哲而至聖乎？近有註本多於此止，余按褚遂良得太極丹真人所註本及與張果老人註本，其下皆有二十一一句百一十六字，極說得妙，今當以太極丹真人張果本為正。諸本逸去，皆後人傳註之誤爾，即非結經之義。頌曰：愚人外面論虛空，執理拘文性不通。豈識我家真妙用，朝朝日出嶺頭紅。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人以愚虞聖者，此謂有等參禪學道之人，起頭不遇真師所授，他平日只以頑空為性，諸經不去參究，惟守一塊肉心，灰心槁木，死捉箇念頭不放出去，不貪不求，他以此為聖，殊不知癡猫守於空穴，而終不得於鼠也。又如鑽冰求火，而終不得於火也。我以不愚虞聖者，此言大修行入必須參拜明師，開發竅妙，廣通諸經，究竟玄奧，何云是性？何云是命？性如何修？命如何鍊？參去參來，直至到那參不得處方是不愚。到此之時，只用一箇損字來受用，諸緣損盡以至無為，自然智慧生明，道冲靈應，我故以不愚虞聖也。豈不聞大舜之聖，每好問而好察邇言，大禹聞一善言則拜，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以三聖之道，莫非好學而得，以今人之資不學可乎？《度人經》云：乃當洞明至言是也。人以奇期聖者，此言有等。學人不求正法，唯務異端傍門小法奇怪之術以惑後人，如巫炎等尚泥水丹法，擇美

女為爐鼎，以三峰為採戰，金鎗不倒為固濟，提吸女精，作黃河逆流為丹頭，以多入少出為行火，如此，謬術大亂正宗；又有等以手為雌雄劍，取女癸為丹頭；又有等休妻絕粒，漱津運氣，摩擦搐縮，吸日月精華，燒茅弄火，如斯等類，何啻千門？他以此奇而期聖也。《丹經》故曰：道法三千六百門，人人各執一為根。豈知蚩子玄微處，不在三千六百門。《金剛經》亦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是也。我以不奇期聖者，此言得道之士常以無事取天下，內則存真養素，外則隨事應機。國土清平，無為而樂；魔兵忽生，攝情一息；自然而然，無理至理，此所以不奇而期聖也。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者，此當有二說。以弄奇術者言，自迷正宗，喪失真道，耗其靈根，如是之人，將身蹈其湯火，日取滅亡也；若以有道者言，當作丹之時，則行戊己之門，以戊土下沉於水府，捉坎陽去

補離陰，成乾之後，以己土退符，流珠復還神室，火鍊混融，塵垢盡淨，覺身忘如一，太虛洞妙無際，此所以沉水入火，自取滅亡。尹真人《述說經臺詩》云：心昧玄言沉地府，性通妙語合天心是也。頌曰：愚人六會弄頑空，用術為奇性自蒙。我以無為清靜道，黃金鍊出滿爐紅。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自然之道靜者，此謂天道流行，四時宣氣，本自然而靜，所以天地萬物生。聖人體天道而行，亦自然而靜，以無事定天下，所以四海萬民樂無名之朴。《老子》故云：行不言之教，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正是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者，此言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昇，上下不通，故天地否，遂成孤陰寡陽。二氣偏陷，五星失度，日月相刑，四時不調，寒暑失節，冬天震雷，夏月飛雪，赤旱洪漂，萬物耗竭，此天地之

道浸，故陰陽勝也。彭真人曰：陽火過刻，水旱不調，凝冬變為大暑也；陰符失節，寒暖相侵，盛夏反為濃霜也。金官既砂汞之不萌一鼎，則蟲螟之互起，大則山崩地圯，金虎與木龍沸騰；小則雨暴風飄，坎男共離女奔逸，此之謂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者，此言陰陽有離合之妙，水火有既濟之方，採藥依時運符合刻，自然陰陽相推而變化順，是得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頌曰：自然道靜物生全，陰錯陽差便屬偏。會得陰陽顛倒用，回童返老壽齊天。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故者，乃轉語之辭，於此故總結《陰符經》三篇內旨之意。聖人者，有道德之尊稱也。知自然之道不可違者，此言我既知大道是自然之理，則當守我自然之道不可違，而豈別求於他也？因而制之者，此謂我身

之神氣如龍虎之難調習，必須因時運轉，逆回土釜而制伏之。學人能領悟此意，可以鍊還丹矣。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者，此言工夫鍊化之後，自然真空朗徹，如萬里無雲之狀，當此時，形忘物忘，性靜杳無，名象難描難寫，豈律歷所能契邪？爰有奇器者，此謂三寶混合，養成靈丹，貫石透金，變化自在，是為無名之器，豈非奇器者乎？大修行人有此奇器，運用大化如指掌，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矣。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者，此言神機剛烈，鬼自伏藏；陰盡陽純，脫胎神化；自此移神，上居泥丸之宮，正要腳踏實地，子細保養；迸破天門，陽神欲出，勿可輕縱，直待存惜如孩童，力健能走然後可以出神。故曰：陰陽有相勝之術，內功已就，外行圓成，自然感帝君飛詔來徵，則身乘雲輶，鶴駕霞光，繚繞天香馥郁，上昇玉京金闕，隨其功行而與仙宮，豈不是昭昭乎進乎象矣？如軒轅黃

帝於巴山與後宮及羣臣七十二人乘龍而飛昇，又如舜帝於蒼梧何侯之家五老捧詔而飛昇，又如漢之天師張道陵，晉之許旌陽、葛仙翁皆同妻子白日飛昇，為金闕之臣。神仙之學誠有驗也，古今得道者奚止萬千之數焉？學者不可以神仙為荒唐而生退心，大要信得及更求明師口授，勤行修鍊無二，爾心自有天仙保舉，必登仙翁之品，不虛言也。頌曰：胎仙養就脫陰符，朝拜高尊入玉虛。進象昭昭神變化，鸞翔鳳翥駕雲車。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注卷下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4 黃帝陰符經頌

經名：黃帝陰符經頌。原題元陽子頌，約出於唐末五代。《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真部贊頌類。

黃帝陰符經頌

元陽子頌

神仙抱一演道章上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在天垂象化元精，至道冲和在杳冥。得一觀天無別行，太陽元旨盡分明。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惠覺心通九一光，五星聚會入離鄉。若教浮世因修得，黃帝徒誇五賊昌。五賊在心，施行乎天。

五賊剋伏轉天關，次第分飛證九還。咫尺金華門豁啓，淮南王採不為難。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妙手能搏日月光，出身萬象卦牙黃。道之宇宙無瑕謫，不悟焉知坎裏陽。天性，人也。人心，機也。

天利人和宇宙同，人心至感道機通。靈元豈是無情物，得路焉知成有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一陽光顯照西，木三青氣以為妻。水銀不是真鉛力，坎子如何認得圭。天發殺機，龍蛇起陸。

天補將軍丙化權，龍蛇出陸罷潺湲。太清海變蓬萊島，鎮在庚辛位獨尊。人發殺機，天地反覆。

人興殺氣布炎宮，貓鼠交馳不見蹤。既濟往來龍虎見，坎離翻覆定難窮。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人天定蹟合雙弦，進退輝光曉夜遷。萬變既通神室內，本基剛定一丹田。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積德圓成大辨音，智愚人法兩機沈。目前雲路道非遠，拙解應難為得心。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有鼎防姦應八門。密封三要制陽魂。復爻運轉通消息，申得功成直至坤。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

木生真火禍成恩，轉體剛金位更尊。法象不全仁義亢，路元何處覓奸門。知之修鍊，謂之聖人。

仙骨能通上下真，知之重顯不凡身。鍊鉛若得流珠住，太陽應力助於人。

富國安民演法章中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赤髓生來降白天，遇陽與殺却歸鉛。水銀一味仙家祿，住火應知不偶然。天地，萬物之盜；

天地元開覆載門，森羅萬象液乾坤。可憐造化區區盜，五賊交橫曉夜奔。萬物，人之盜。

人求地利顯多同，興廢焉知造化功。恍惚有鉛何不盜，悠悠虛過百年中。人，萬物之盜。

饑食寒衣養色身，不知浮幻盜心神。
何如究取陰符理，免被榮枯賺殺人。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
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三盜同元入兑宮，四時遭遇賴金公。
仙桃美熟延筋骨，百怪機關速命通。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
功道由來立紀綱，有神須假法威光。
白金晦跡誰能測，太一知來助聖皇。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
出焉。

魂魄靈蹤九一興，復遷交媾定相應。
聖功漸覺香氣郁，神裏來官必上昇。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也。

萬萬神機功覆元，人人盡見莫能詮。
積陰居解陰知悟，石火光中得遇蓮。
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道士防姦鍊鼎心，刀圭變老旋填陰。
愚夫小利天官法，輕命唯崇點化金。

強兵戰勝演術章下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

十倍；

視聽行師絕利源，華池截頸削奸煩。
採鉛百日仙鄉近，立降流珠封子桓。
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日月年開曉夜光，剋時三濟幾相當。
筭來萬倍功成歲，顯是長生太上皇。
心生於物，死於物，幾在目。天之無恩
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目分萬望掌乾坤，對境心崇不二門。
泄在蠢然恩在己，物標生死住陽魂。
至樂性餘，至靜則廉。

畢功瀟灑離囂誼，任意遨遊逸道源。
守訥固閑廉已靜，一鑪丹飯壽千年。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天之制禽飛入神，舉之功用未惟新。
卯生金玉潛通碧，戌亥為良火要津。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有生根死死為神，殺汞成丹活得人。
若離五行應不盜，未通元理卒難陳。
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月魂恩生胞在離，又憑庚氏奪金姿。
當從害上恩生惠，特地全由五兆龜。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

從凡入聖歷崎嶇，道合乾坤法有無。
袞芥投峰還自住，了知元會不同愚。
我以時物文理哲。

四時薄氣在陰陽，神水曾清轉醴漿。
平地有鉛鉛豈錫，但窮天理妙斟量。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

二儀交泰氣調和，物象彫鏤似琢磨。
動靜全由烏兔力，易元我在石人歌。
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

地昇天降理元珠，入妙還同水躍魚。
陽動陰消神自聖，日魂月魄味來無。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相生相剋互包藏，變化鉛飛石鍊鋼。
否極泰來歸順矣，眼前誰不是陰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因而
制之。

神仙制氣指元機，金石陰陽不可違。
惠用一門先聖易，自然鼎道合天機。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鳥獸之位
也。爰有奇器，是生萬象。

全陽至靜道冲虛，本末寧教律曆拘。
橐籥既無藏鳥獸，彼中方有混元圖。
八卦甲子，神機鬼藏。

離頭坎水巽金精，兑入龍宮震玉清。
甲會丙壬乾鬼藏，庚辛機艮必坤成。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

姤女求媒欲住顏，黃君聽聖直臨軒。
相携同入金華頂，盡日乾坤掌內閑。
進乎象矣。

回顧塵凡好忖思，進程有路會仙岐。
但求已上陰符理，天道分明有見知。

黃帝陰符經頌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035 陰符天機經

經名：陰符天機經。撰人不詳，約出於唐宋間。《通志·藝文略》著錄。一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太清部。又見於《雲笈七籤》卷十五。

天機經

叙曰：有機而无其人者敗，有其人而无其道者敗。故《易》曰：即鹿无虞，惟入子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故聖人觀其時而用其符，應其機而制其事，故能運生殺於掌內，成功業於天下者也。《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是以聖人保之於靈臺，以觀機變。卷之則自勝，舒之則勝人，察之則无形，用之則不極。《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符象之矣。故聖人

不測之符，陶均天下而无所歸怨矣。夫天爲地主，道爲德君，故聖人奉地而法天，立德而行道，舉天道而爲經首，明地以奉之。《易》曰：乃順承天，待時而動。是故聖人將欲施爲，必先觀天道之盈虛，後執而行之。舉事應機，則無遺策。《易》曰：後天而奉天時。

昌

夫聖人法地而奉天，立德而行道。居天地道德之間，建莫大之功者，未有不因五賊而成也。五賊者，其一賊命，其二賊物，其三賊時，其四賊功，其五賊神，皇帝王霸權變之道也。是以聖人觀其機而應之，度其時而用也。故太公立霸典而滅殷朝，行三風而理周室，豈不隨時應機，驅馳五賊者也？故聖人立本於皇王之中，應機於權霸之內，經邦治身，五賊者備矣。則天下望風而從之，竭其性命而无所歸其恩怨也。乃謂之曰有道之盜，无形之兵，嗚呼，寇莫大焉。五賊在心，擒縱在手，治身佐世，莫尚於斯。《經》云：見之者昌，不亦宜乎？

身

夫人心，身之主，魂之宮，魄之府。將欲施行五賊者，莫尚乎心。事有所圖，必合天道。此則宇宙雖廣，覽之只在於掌中；萬物雖多，生殺不離於術內。則明天地不足貴以遠以厚，而況耳目之前乎？

機

夫殺機者，兩朝終始之萌，萬人生死之兆，處雲雷未泰之日，玄黃流血之時。故天之爲變也，則龍出于田，蛇游乎路，此爲交戰之機，故曰龍蛇起陸。人之爲變也，則春行秋令，賞逆罰忠，此爲顛墮之機，故曰天地反覆。天人

藏

夫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智者能愚，愚者不必能智。故聖人時通則見其巧而建其功，時否則見其拙而昧其跡。故孔明序曰：太公八十非不遇也，蓋審其主焉。嗚呼，性命巧拙之時，識達行藏之勢，可以觀變察機，

運用五賊。所以然者，夫聖人所以深衷遠照，動不失機，觀天料人，應時而作。故《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靜

夫九竅者，在天為九星，在地為九州，在人為九竅。九竅之炁不正，故曰受邪。受邪則識用偏，識用偏則不可發機觀變。故九竅之急在乎三要，太公曰：耳、目、口也。夫耳目口者，心之佐助也，神之門戶也，智之樞機也，人之禍福也。故耳無聰不能別其音，目無明不能見其機，口無度不能施其令。夫三要不精，上不能治國，下不能治家，況兵者乎？懸人之性命，為國之存亡，靜動之間，不得無事，豈可輕而用之？

人

夫火生於木，火發而木焚；國生於姦，姦深則國亂。亦猶蠶能作繭，繭成則殺其身，人能生事，事煩則害其命。非至聖不能修身鍊行，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夫十圍之木，起於拱

把；百仞之臺，起於足下；治小惡不懼，必成大禍。嗚呼，木不相摩，火无由出；國无亂政，姦无由生。有始有終，是非不動。能知之，其惟聖人乎？

安

萬物盜天地之精以生成，人盜萬物之形以御用，萬物盜人之力以種植。彼此相盜，各獲其宜，俱不知為萬物化。故能用機者，法此三事，以道之盜而賊於物，物亦知為盜之道。听以然者，貴得其時也，貴得其機也，故曰合其時而食，則百骸治，應其機而動則萬化安。乖時失機，則禍亂生也。

神

老君曰：功成不有，為而不恃。此全生立德之本也。夫小人者，貪其財則以身徇利，愛其名則以力爭功，矜術神跡而求神名，物共嫉之，必喪其命。欲益招損，是不神矣。夫君子建大功而不恃，防小禍於未萌，退己進人，推能讓物，物共戴之；故不奪其利。自發神智，不能爭物，物共讓之，不居其後。為損招益，是以至神矣。

故老君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誠哉言也。

聖

假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應日月之數所生，而大小之人定矣。夫大人出世，應明德而建聖功；小人當時，則廢正綱而生禍亂。故太公說於西伯，知人望而已歸；周劉琨表於琅琊，識天時而未離；晉陵母自死，知明主之必興；括母不誅，見趙軍之必敗。故天道人事，賢者可以預知，佐非其人，夷於九族。故《易》曰：長子帥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命

夫成敗之道未形，死生之機未發，小人能見，君子能知，則易見而難知，見近而知遠也。夫見機者則趨時而就利，皆不保其天年。知機者則原始而要終，固必全其性命。

倍

瞽者善聽，神不離於耳；聾者善視，心不離於目。其為聽也，神則專耳；其為視也，心則專目。耳之與目，

遞爲用師，當用之時，利絕其一。心之所主，則無事不精，猶有十倍之利，何況反覆？以此用之三思，精誠一計，順時隱顯，應機行藏。以此用師，固萬倍之勝利。

物

夫人之心無故不動，生之與死，緣物而然。物動則心生，物靜則心死。生死之狀，其惟物乎？

目

目者神之門，神者心之主，神之出入，莫不游乎目。故見機者，莫不尚乎目；能知機者，莫不尚乎心。

蠢然

夫道不爲萬物而生春，萬物感春而自生；秋不爲萬物而殺，萬物感秋而自殺。其爲生也，不恃其恩，不求其報，故其恩大矣；其爲殺也，不恃其威，不求其懼，其威大矣。凡物取而得之者小，不取而得之者大，故聖人不取。夫君王有道無道，則人民治亂之機；譎謠或樂或哀，則時年豐儉之兆。時人不能省察，天地乃降徵祥，或五雲

騰起，七曜變行，皆因國風，是以然矣。且宋君失德，熒惑守心；及乎謝愆，退之三舍。用今儔古，皎在目前；以彼喻斯，豈勞心術？故智者悟於人事之初，而愚者晦於星象之後矣。

生

老君以無爲有母，靜爲躁君。夫靜者，元炁未分之初，形於元炁之中，故能生天地萬物。亦猶人弘靜，其心不撓，則能生天下萬物也。

勝

勝，浸長也。天地之道，各自浸長，天則長陽也，地則長陰也。陰陽相招，一晝一夜，遞爲君臣，更相制勝，故曰陰陽相勝。夫開國用師，必侵天道，亦猶金火相交，而非交不伏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順

《易》曰：剛柔相摩而生變化。變化不隱，故曰順也。夫人之育身治性，尚不可逆時爲之，而況經邦佐世之雄哉？

契

至聖之道，窈然無爲。無爲則無機，無機則至靜。夫律曆之妙，動則能知，體既虛無，莫得施其管。術亦猶兵者，不失其機，不露其釁，雖有智士，從何制焉？

象

奇器者，陰陽之，故能生萬物，亦猶人心，能造萬事，象矣。進前，象狀也。八卦、六甲，鬼神機密之事，剛柔相制之術，昭昭乎前列其狀矣。

陰符天機經

（張松之、劉樹勝點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廖名春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五冊

目錄

001 冲虚至德真經	一
002 冲虚至德真經釋文(殷敬順)	三六
003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宋徽宗)	五三
004 冲虚至德真經解(江通)	八六
005 冲虚至德真經虜齋口義(林希逸)	一九二
006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高守元)	二六六
007 通玄真經(河北定縣漢墓竹簡本)	四三五
008 通玄真經〔注〕(徐靈府)	四四二
009 通玄真經〔注〕(朱弁)	五一—
010 通玄真經續義(杜道堅)	五八七
011 洞靈真經	六五九
012 洞靈真經〔注〕(何瓌)	六七—
013 黄帝陰符經	六九五
014 黄帝陰符經集注(伊尹等)	六九六
015 黄帝陰符經注(張果)	七〇—
016 黄帝陰符經注(黄居真)	七〇六
017 黄帝陰符經注(沈亞夫)	七一—
018 黄帝陰符經注(蔡望)	七—四
019 黄帝陰符經解義(蕭真宰)	七—七

020 黄帝陰符經解(蹇昌辰)	七二六
021 黄帝陰符經注解(任照一)	七三四
022 黄帝陰符經集解(袁淑真)	七四—
023 黄帝陰符經疏(原題李筌)	七五—
024 黄帝陰符經講義(夏元鼎)	七六二
025 黄帝陰符經注解(原題鄒訢)	七七七
026 黄帝陰符經集解(赤松子等)	七八—
027 陰符經三皇玉訣(原題軒轅黄帝)	七九—
028 黄帝陰符經心法(胥元一)	八〇—二
029 黄帝陰符經注(劉處玄)	八一—三
030 黄帝陰符經注(唐淳)	八二〇
031 黄帝陰符經注(侯善淵)	八二九
032 黄帝陰符經注(俞琰)	八三二
033 黄帝陰符經夾頌解注(王道淵)	八三七
034 黄帝陰符經頌(元陽子)	八五〇
035 陰符天機經	八五三